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四五冊目次

劉忠肅集二十卷 存八卷（卷一至八）（宋）劉摯撰 清鈔本 〇〇一

太史范公文集五十五卷（宋）范祖禹撰 清初鈔本 〇九五

文潞公文集四十卷（宋）文彦博撰 明嘉靖五年王溱刻本 四九八

劉忠肅集二十卷 存八卷（卷一至八）

（宋）劉摯撰

清鈔本

忠肅集二十卷（永樂大典本）

宋劉摯撰。摯字莘老，東光人，家於東平。登嘉祐四年甲科。神宗朝累遷禮部侍郎。哲宗即位，歷官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以觀文殿學士罷知鄆州。紹聖初，坐黨籍累貶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卒。紹興中，追贈少師，謚忠肅。事蹟具宋史本傳。其文集四十卷，見於宋史藝文志，久無傳本。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裒輯編綴，共得文二百八十五首，詩四百四十二首。以原書卷目相較，尚可存十之六七。謹以類排纂，釐爲二十卷，而仍以劉安世原序冠之於首。摯忠亮骨鯁，於邪正是非之介，辨之甚嚴。終以見惡羣小，貶死荒裔。其爲御史時，論率錢助役之害，至王安石設難相詰，而摯反覆條辨，侃侃不撓。今其疏並在集中。他若劾蔡確、章惇諸疏，見於宋史者，亦並存無闕。其所謂修飭憲法，辨別淄澠者，言論風采，猶可想見。固不獨文詞暢達，能曲盡情事已也。至集中有論韓琦定策功疏，頗論王同老攘功冒賞之奸，而道山清話遂謂文彥博再入，摯於簾前言王同老、洎子皆彥博敎之，乞下史官改正，宣仁不從，彥博因力求退。今考此事，史所不載，而集中有請彥博平章重事疏，其推重之者甚至，尤足以證小說之誣。蓋當時黨論交訌，好惡是非，率難憑據。幸遺集具在，得以訂正其是非，於論世知人之學，亦不爲無補矣。

劉忠肅集目 嘉慶元年秋八月初十日竹白露微微擱抄

序 劉安世

卷一 制敕 元祐二年御試進士制策 元祐三年
御試將來省制策 元祐六年御試進士制策 本
勅擬上皇太妃冊文 并繳進劄子 表 賀英宗皇帝
即位表 賀神宗皇帝即位表 元豐八年賀即
位表 賀皇后表 賀安南捷奏表 慰國
哀上皇帝表 慰國哀上太后表 太皇太后太后慶
慰表 宣仁聖烈皇后山陵禮畢慰表 謝鹽衛
州鹽倉表 謝滑州到任表 謝御史中丞表
上太皇太后謝御史中丞表 辭免尚書右丞表
上太皇太后辭免尚書右丞表 謝尚書右丞表
上太皇太后謝尚書右丞表 辭免尚書左丞表
上太皇太后辭免尚書左丞表 謝尚書左丞表
上太皇太后謝尚書左丞表 辭免門下侍郎表
上太皇太后辭免門下侍郎表 謝門下侍郎表
上太皇太后謝門下侍郎表 辭免右僕射表
上太皇太后辭免右僕射表 再辭免右僕射表
再上太皇太后辭免右僕射表 謝右僕射表 上
太皇太后謝右僕射表

卷二 謝賜資治通鑑表 謝生日賜羊酒米麵
表 七首 謝生日賜器幣鞍馬表 乞外任表 再
乞外任表 又 謝知鄆州表 賀南郊禮成表 上
太皇太后賀表 謝知亳州到任表 乞致仕表 第三

謝分司新州居住表 謝移州安置表 代任安道
南京謝表 劄子 辭免監察御史劄子 再辭免監
察御史劄子 辭免御史中丞劄子 再辭免御史中
丞劄子 辭免兼侍讀劄子 再辭免兼侍讀劄子
辭免尚書右丞劄子 再辭免尚書右丞劄子 又辭免
中書侍郎劄子 辭免門下侍郎劄子

卷三 奏議 乞肄絕英州獄奏 論助獄奏 貼
黃 論助役十害疏 論助役法下等疏 下等第
二疏 代留守張方平留開伯微子請解三廟奏 乞慎
擇諫讀奏 請依程頤言乞奏 帖黃 乞增諫員及
許察官言事奏 依舊推擇監察御史奏 乞依舊
令言駁司閱報差奏 貼黃 乞令學臣先次上殿
二

論三省樞密院差除奏 貼黃

卷四 歲旱乞修政事奏 陳乞待雨疏 歲
旱侍罪奏 論修政事轉運疏 論景靈宮奉后
同殿之下近臣疏 論降詔疏二首 貼黃
疏 貼黃 進知呂海疏 貼黃 論韓琦定策功
重事疏 論大學獄奏 貼黃 請文彥博平章
疏 論取士并乞復賢良科疏 乞重修太學條制

卷五 論役法疏 乞置局議役法疏 乞罷百姓
出言役法疏 貼黃 請定役法修制疏 乞令蘇
軾依舊詳定役法疏 奏 貼黃 論陝西河東備邊奏
乞體量成都漕司折科糴米奏 論川蜀茶法
疏 乞罷水磨茶場奏 乞復錢禁奏

卷六 論保甲奏 論盜賊疏 論捕盜奏 貼
黃 論捕盜法奏 乞差捕盜法奏 論賊賞
精選疏 乞選監司體法州縣疏 論監司奏 論
政令奏 乞修勅令疏 貼黃 乞前杜紘編勅奏
薦人才疏 薦本州處士周孝孫奏 論禁中修
造奏 論備契丹奏 論應西夏奏
卷七 劾程昉開漳河 劾河北漕臣論河事反覆
貼黃 劾趙子幾 劾范純免應奉山陵 劾蔡
確不宿狀 貼黃 劾論蔡確乞罪 再劾蔡確
劾章惇 劾曹昌衡 劾沈希顏非法聚斂 貼黃
劾太原擅興狀 劾韓縝 劾黃隱 貼黃
乞不候結案行遣吳居厚 乞罷寶周文及其子序
三
辰 殿前副都指揮使建武軍節度使賈逵諡武恪
諡議 任虔節諡議
卷八 啓 謝免宥啓 謝差啓二首 謝館職啓
謝文太師傳宣保韓大資范相公啓 謝執官啓
隨州到任謝政府啓 謝免右丞上政府啓 除右
丞謝政府啓 除左丞答謝外路啓 除中書侍郎
答謝外路啓 除門下侍郎答謝外路啓 除尚
書右僕射回謝外路啓 鄆州到任謝政府啓
答文太師乞致政啓 上歐陽觀文啓 賀富丞相
啓 答北京韓相公乞致政啓 賀鄆州李太尉啓
答北京馮太尉啓 答馮太尉免致命啓 答北
京馮太尉啓 答鄭太傅謝官觀啓 賀胡少師
啓 賀王參政啓 舉達河陽李資政啓 上政府啓
舉近中書侍郎啓 問候中書侍郎啓 賀呂
樞密啓 賀宋舍人啓 答韓左丞免執命啓
答蘇左丞免執命啓 答胡右丞免執命啓 答王
右丞免執命啓 答陳州傅侍制啓 答河北都運
顧侍制啓 答永興李侍制啓 答江寧蔡侍制到
任啓 舉達中書呂侍郎奉安神御啓
卷九 回鄭學士啓 回呂學士啓 賀鄭內翰啓
答許內翰啓 回趙內翰啓 賀崔直講啓 上揚
州王諫議啓 賀馬諫議啓 問候長沙益諫議啓
問候殿中丞啓 答西京留守啓 答西京留守到任
啓 答外州前宰執啓 答永興安撫啓二首 回運使
四
趙司諫啓 賀吳省副啓 問候宣州宋少卿啓
開書通國信使啓 上孫安道啓 上蘇子容啓
上王浮啓 書 謝舉薦書 記 楊氏書齋
新記 升於南嶽御書閣記 臨湘縣閱武亭記 壽
州學記 家廟記 鄆州賜書閣記
卷十 序 荊南府圖序 文瑩師詩集序 雜
著 興龍節疏 壽聖節疏 坤成節疏 追薦
英宗皇帝疏 英宗山陵齋疏 追薦神宗皇帝疏
追薦宣仁聖烈皇太后疏 慈德殿開啓莊惠皇太后
三週年道場疏 啓王宮開啓故現國母成賢穆夫人五
七道場疏 春賽諸廟文 秋賽文 渭州祀神文
祭諸廟文 荊州秋雨文 應祈秋雨文 謝雨文

祈雨文　袁州祈雨文　建壇祈雨文　謝龍神文　祈
晴文三首　謝晴文三首　祈雪文三首　祭土牛文
米誕保安青詞　誕充禳謝設醮青詞　生辰賽
願設醮青詞　賽願設醮青詞　李府設醮青詞
小府設醮青詞　書廚銘二首　歙石硯銘并序　跋
張將師雕刻像贊帖
卷十一　神道碑　畢仲游文簡神道碑　孝　唐庸西神
道碑　有天章閣待制郭公墓誌銘　中興
卷十二　墓誌銘　東上閤門使康州團練使陶公墓誌銘　政
直龍圖閣蔡君墓誌銘　朝　右司郎中李公墓誌銘　嘗中　贈刑
部侍郎孫公墓表　成康　宮苑使閤門通事舍人王公墓
誌銘　多

卷十三　贈正議大夫西門公墓誌銘　正議大夫致仕梁
公墓誌銘　升　朝奉大夫致仕吳公墓誌銘　師孟　侍御史黃
君墓誌銘　旦　職方員外郎李君墓誌銘　括　兵部員外郎
直史館吳公墓誌銘　稹　屯田員外郎蔡君墓誌銘　天球　刑部
郎中長官朱君墓誌銘　述　贈朝請郎楊君墓誌銘　宣　承
務郎李君墓誌銘　侃　清海軍推官呂君墓誌銘　呂辰
卷十四　潛山黃先生墓誌銘　彥輝　朝奉郎致仕黃君墓
誌銘　革　太常博士彭君墓誌銘　健　范聖徐墓誌銘　通直　利子
中墓誌銘　守　國博陳武道墓誌銘　修古　國博陳長儒墓誌銘　彥楫
陳仲昭墓誌銘　彥齊　陳少先墓誌銘　彥在　宋宗宰太州防禦使
宗諤妻夫人曹宰府君郭氏墓誌銘　壽安許夫人墓誌銘　[illegible]
仁壽趙夫人墓誌銘　王蜀龍　吳郎君墓誌銘　郎中　李夫人

墓誌　陳彥樸　祭文　滑州祭郭團練文　祭丞相韓儀公文
祭沈太常文　祭趙元考文　祭丁上柷文　熙寧九
年祭先塋文　祭歸文
卷十五　詩　讀書　孝子畫像　雜詩二首　西齋觀雨
臨齋秋日雨後寄李聖和　縣北馬上　答黃莘任
道代書見寄　中秋招趙渥　送趙渥遊暹　白鷺亭
過彭澤　庾信宅　馬融絳帳臺　題晏知縣析
應辰屯田別庵　寄題析郎中留客臺　次韻王潛江
見寄數詩　送鄒澤民還濮陽　次韻青詹吳秀才
傳見貺　荊門軍惠泉呈李使君聲伯　茶
石生茗茶　游白雲山　馬當山　湖溪道中　之雨
次韻　富池口　泛舟　憶山　送吳雍平涼令

寄穎州薛子政二　庭柳病後自臨吳姐有詩　庭菊
白碑　晉遊蔡氏園次孫元忠韻　次韻吳戶曹師
道秋西古風　題句龍緯職方海棠軒　寄題宣州
楊君園亭　御史基相下有叢竹久荒雜廢今剗　規音
中史陳之監察孫君亨有詩如雜事剗某次韻
院僚送事子平出守鄭州探得近字　送文与可同出
守湖州　天蘇酒成次韻韻　食鮓　植菊　芙
蓉　朱李　芍藥　楚者　虎桃
卷十六　詩　從上送黃在道游吳　秋收　社日祭祀
游宮退作長句呈聖能屯田　送若游宮歸王學舍
覽君佩獨登城樓詩次韻奉和　和陪荊門世諸
友　次韻王潛江馬上長句因招之　題孫政朱郎中

逅園林　贈穆道士　次韻番陵吳秀才傳見貺
小孤山　自福嚴下後洞詑折書彌陀碑　代
書寄文瑩道人　壽日述懷　崔仲岳買舟遊易
鶴舟詩　廣城早起道中寄江東幕府諸公
還郭祥正詩卷　送蔡景繁赴淮南運使　再
酬寄　張覽前此唱和詩卷有詩次其韻
作　長句送致三舍斬水　易元吉畫猿　秋日
縣齋　九日再招趙隱　和孫屆二首　登徐州城樓
山台　送曾擇杜深令　次韻米陽鄒明府齋　泊
漢口　舟次胡陵中秋不見月　秋泊　吳澤雨中
次韻楊郎中洙早春　次韻呂書記堤上見梅花
潭州湘陰縣萬氏積慶堂（原注：亭在堂旁以歲時祀享）　送永州

黃判官弄寄丁郎中　唐誦錫二首　次韻聖和
秋夜十八日夜對月　病起酬聖和　留符離待
卿信未至　重陽道中　送王子立寺丞赴
少驷送鐘中道　次韻王仲達龍圖　早行寄丁
四七　簡定國（原注：時以日食在告）　送廉法明　送計孝顏　題
青池舟次韻韻二首　丙子元日三首　和吳瑞甫青
懷　六月二日　送僧懷善　過墓山基　寄長吉
孫二首　次長慶孫自後寄詩韻　挽慈聖光獻皇后
三首　挽濮安懿王夫人三首　挽太行太皇太后三首
挽中書侍郎懿獻傅公三首　挽右光祿大夫知樞密院
事贈開府儀同三司孫公二首　挽司空文定張公二首
挽司空贈太師中園呂公四首　哀魯國宣靖曾公三首

哀光祿王卿二首　哀太尉忠穆公三首　哀慶真孝先
生二首　挽秦國夫人詩三首（原注：安厚卿母）　梁
奉十七　縣齋歲晚寄某某兩同年（原注：寧直孺、孫頤、諸官）
寧縣二年陵（原有注）　送李秘監代還　秋雨用唐誦韻
自省避暑山寺次韻韻　和路秋懷州韻　次韻
跋瑞登雖佳院證心亭　題和州寧蕃軒　城北　次
韻韓氏東亭書事四首　寄長蘆福禪師　雖黃州
馬上示趙隱　紀南道中望別渚　渡橋　將下監利先
寄王令　監利從代郎湖遠王坊州寺　馬上和王監利
見寄并簡州澤氏　高唐孟延年昭府見招　招鄒
澤民　次韻鄒澤民感事　沙頭日下潛江馬上先寄
王嫗之陳子正　五月十日發倫灃先寄王潛江　戲

呈訪會諸友　月夜印庵次韻　次韻真夫喜與嫗之
會　次韻嫗之所寄　寄鄒澤民移枝　送楊移枝
別田延年王潛江　次李稚郭秋韻二首　次韻李
中舍稚秋雨　次韻酬李稚　出郊二首　和彥昌
澤　金陵　南華寺　雲巖寺　連年往返
水陸萬餘里今自鄉少輕春南來已至江州初衡
險阻甚而有作寄之　書次再寄　岸次見梅花
不果行　自衡嶽下福嚴寺之　王福嚴寺以鄒平陽
書固寄　欲登祝融峯阻雨呈少卿　贈南嶽黃少
卿二首（原注：師道貫之嘗南嶽廟再任）　又贈黃少卿二首　少卿送酒看王山
中　次韻貫之見勉冒雨遊後洞　又次韻　登祝融
峰題上封寺二首　貫之自嶽先還衡陽示詩見別次韻

奉和　福嚴寺呈黃子少卿
卷十六　二首　游白雲山二首　次韻陸蹈山行　二子游浦
家不遇次其韻作　賞心亭　令輝閣　王母池
次韻王太傅閑太丞同游石鼓山　次韻陳秀才曹游石
石鼓山書院　元日寄耒陽　次韻耒陽鄭明府廟
亦以舊韻示嘉霽叔次和　簡提刑朱仲隱初五學士
次韻朱仲隱寄鄭寺丞　送呂雅寺丞　路廣
郎以代還　次韻聖和還自京師途中見寄　次韻
李聖和寒食郊居二首　次韻李仲聖和秋懷　聖和
受代　次韻王太傅同陳長史訪僧不遇陳君先歸　偈
令鑾瑩禪師　次韻王太傅答周郎中寄病間前韻
再酬王太傅　次韻王賢飛借書錢君　次韻翁府

九

早春病起　次韻翁府事中大雨　次韻王翁府題承天
寺萃景亭二首　次韻翁呈修題萃景亭　又次韻賞
送衡州王仲和郎中代還　寄湖北運使翁景修朝議
壯日即事　偶吟　被旨還闕謝答諸公韻二首
喜陵璠登科陳宦（原注修撫弟行至元壬午登科）　傳舟崇福寺寄
臨湘衡久許叔丞　衫廣城驛早起寄以來　寄
莫李郎中　次韻王宣閣湖上　和王宣閣　次韻
宣閣移退李氏園池　次韻答王宣閣　次韻王宣閣
懷南郊上元　同韻雁迴李郎中詢積役河上叙
懷二首　送許級倩使河二首　題舂定之小雄亭　留去
日同楊誠之馬會玉王似之泛舟下舊州塔下作　次韻趙
伯堅令錄郎中懷南郊牡丹兼寄子由　城北　喜晴

祖郊居　北山道中　題丙君園壁居　還句龍
緯化文詩卷　贈同作同年　秘閣曝書畫次韻宋
次道　病起次和何溫甫秘丞璞雷中見寄　閬東
園諸學生寄倣寄之　元日示彭器資御史　再和
次林御史次中韻　再次韻　次和次中簡留守蘇子瞻
次韻次中喜子容還朝　次韻次中題廣廟　次
韻次中大雨阻行而聞游江早歸
卷十九　正月十七日迎駕大慶殿次曾子固韻　次韻和門
下相公從駕幸太學　立春後奉祠東郊呈器資二首
奉祠南郊于日馬上口占　次韻日王津園奉陪賜宴
文太師　夜直中書省寄左省子容二首　次韻謝師
厚齋中有感　殿廬次韻趙元考舒學夜　次韻

十

趙技老實學白招帶庭　宣徽王公太乙宮使還洛二首
送路孜太師歸洛　上洛郝文太尉二首　薛景庸
太丞呂朝守和州　次韻韓陽州太守王彥祖侍郎
九月十日過韓子園同會餞送王徽之特出守汝州即席
次其韻二首　重送徽之二首　重送文与可　送孟路提刑
謝師厚郎中二首　送子容二首　送次中　送呂子野
仲敏　送虞元叟大卿出守當塗　徐積政寄之
宿州雪壁陳氏園亭并過妹知之　四月十五日宿平原
寄陵孫　離陵馬上寄御中親舊　于會御先寄而
直孺（原注庚戌六月廿八日）　秋浦寄同同年鍾　還任城謁田直
孺　寄尹元佐　寄高陽陳孺　寄長安王康祖
表海亭　早春書呈溫甫用前韻　登興雅堂

次韻趙正叔　憶景泉山寄龍興輔之諫議丈　次韻
金翼贈陳長史繪　次韻促碁　盛開雪夜録近作數
篇以長句謝之　二月二日過吳德仁　二首　贈孫吳德仁賴
詩　刻刊新州　寄吳州閻使君簡斛原注云紫雲詩　舟次壽
陽寄興國李使君寅卿　送柳判官引對次鄭呈雁
抱　赤岸過柳旺之別業　吉山島竹樓別業書齋
題詩其壁詩故在而竹樓獨故三年矣感而賦詩　上三首
泊板源亭　病中聞子容被召江中東歸　再和　送
鄭穀夫舍人被召五首　九日病起寄文學　春日書事
次韻西邑將誓山居路雨三詩次其韻
秦州　和少卿舟頭山竹寺畫圖二首　次韻秦景華在
梅三首　再次紅梅二首無間李質夫二首　憶梅　詠
士
桃　兵中移白菊　次南陽樓菅徽白菊　次韻傳
推官霜十月菊　蔬菜聖老獻白石二首　謝淸萊
殿學士東郭蔡書遺四三首　挽宋次道二首　虞山西崖戲
文　哭之可三首　哭六叔　次韻唐埔植樓楓三絕句　次
長守長唐雨許寄詩韻二　哭六叔　戲簡許殺侯　馬
融辞帳亭　圓風亭　復古亭　穿楊亭　近亭
亭　翔宝亭　澄心亭閣　七瑞堂　水航　復橋
十月六日上寄游金山乾明寺塔戒壇瓊勒舍利塔放大
山寺三首　偶作　次韻陳供備達夫觀四雁寺二首
樊山口三絕　九日依唐生韻五絕句　次韻畫中舍若
水亭雨五絕句　泛舟南湖三絕句寄公東二首　木芙
蓉　湖上口韓三首　六月廿日湖上四絕句　雪中次

韻王翠廷平四絕句　平原君　信陵君　甘羅　泛
鎧　次韻龔諫議輔之同遊雪巖寺　戲李質夫
再贈李質夫　絕句　東郊次韻器資子開六絕句見
梅三 泛成　九月十六日離梨郡寄回二首　寄孫　題齋之軒
坐梅　石碁局

序

宣和四年七月六日宣教郎知開封府臨河縣丞劉跂寓書於元城劉安世曰先人平生為文方稟諸孤僅存一篋類次之已成編集念當有序引以信于後晚年遷謫事同諸公身後怨家誣謗又蒙朝廷核實已賜昭雪然而元祐大臣不幸亡殁者類皆不敢納銘於壙植碑於隧始終大節不應無聞於後世願因集序并載一二使他日有考焉顧惟衰拙自少受知於先丞相素叨國士之遇中荷薦引浸階禁從晚歲遷謫復同憂患而又板蕩以來行三十年困窮守道俯仰無媿似不為知己

之辱雖懷自顧不足之羞而莫敢辭者蓋義之所在不可得而避也公諱摯字莘老家世單東光人也幼而敏悟有成人風年未弱冠被薦於渤海聲譽藉甚凡四預鄉貢禮部奏名為第一復中甲科初治南宮已著風績英宗詔二府各薦士充館閣忠獻韓公琦以公應詔補館閣校勘王文公安石初秉政擇人材擢為中書檢正居月餘議論多不合會除監察御史欣然就職語家人曰趣裝無為安居計即上疏論亳州獄起不止小臣意在傾故相冨弼以市進今弼已責顧寬州縣之罪神宗皇帝勵精求治奬進臣下公既對面賜褒諭且問從學王安石邪安石稱卿器識公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不識安石也因論人物邪正奏對移時上意獨納公退益感遇思所以稱因上疏論率錢助役官自雇人其事有不可勝言者略陳十害切中時病會御史中丞楊公繪亦論新政并公章下司農司農條件疏駁遂劾繪與公險詖中懷向背有旨分析公奏曰臣有言責采士民之說敷告于陛下是臣之職也今有司駁奏還令分析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及司農所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奏入不報明日復上疏極論時政遂罷御史落館職擬竄嶺外上不聽乃貶衡州哲宗皇帝嗣位宣仁聖烈太皇太后以祖母共政見連年水旱西鄙未寧百姓勞弊而國有大故當務休息遂散遣京城役夫減皇城司覘者廢物貨場罷戶馬等事皆從中出又戒敕內外無敢苛刻擾民已而進退大臣選用臺諫擢公為御史公受命之始即具以熙寧告神考之語復陳於哲廟之前兩宮聽納盡行其言曾未朞月人情於變使天下有泰山之安而無一朝之患者公之力也公既被遇知無不言姦佞刻薄之吏事狀顯著者公皆正色彈劾多所貶黜中外肅然時人以比

包希仁呂獻可上察其忠義誠信可屬重任未幾遂大
用焉公書在中書一日內降畫可二狀其一裁節宗室
冗費其一減定六曹吏額房吏請封送尚書省公曰常
時文書錄過黃門今封送何也對曰尚書省以吏額事
每奏入必經下本省已久今謀至此公曰中書不知其
他當如法令遂作錄黃初尚書令史任永壽精悍而猾
與三省吏不相能數以姦弊告諸宰執呂丞相大防信
任之時戶部裁節浮費後省裁定吏額皆踰年未就呂
丞相專權狠愎盡取其事置吏額房於都省射司空府
為局召永壽輩領之未嘗謀及同列也永壽見錄黃愕
曰兩省初不與今乃有此即稟丞相命兩省各遣吏赴
局同領其事以是白公公曰中書行錄黃法也豈有意
與吏為道地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耶他日又持奏稟
以丞相旨稟公曰吏額事本欲慎密而速故請徑下然
未經立法欲三省同奏依致仕官文書法公曰似非其
類也更當聚議明日呂相又袖稟風色示公曰勢不可
不爾公不欲立異勉應曰諾其後事畢永壽以勞進官
時忱蘇安靜時悍皆遷秩有差於是外議喧然不平臺
諫交章論列以為事在後省成就已十八九永壽等攘去
才兩月而都司不用司勳格擅擬優例冒賞狥私奇數
十上時公已遷門下每於上前開陳吏額本末比皆彼
省者鼓惡言章疏聞過實不足深信呂丞相亦以語客
曰使上意曉然者劉門下力也然自此忌公益甚陰謀
去之遂引楊畏在言路諫官疏其姦邪反覆章十數餘
上竟不能用士大夫趨利者洶洶交訌其事於是朋黨
之論起矣公語丞相曰吾曹心知無他然外議如此非
朝廷所宜有願少引避丞相曰行亦有請是歲八月一
日奏事畢少留奏曰臣久處近列器滿必覆願賜骸骨
避賢者路上遣中使召公入對太皇太后諭曰侍郎未
可去須官家親政然後可去使者數輩趣入視事公不
得已受命頃之呂丞相亦求退不許明年公繼為丞相
不滿歲前日洶洶者在言路詆公竟去位朋黨之論遂
不可破其本末如此公輔政累年剛明重厚達於治道
朝廷賴之及為相益總大體務守法度輔佐人主於無
過之地其於用人先器識後才藝進擬之際必察其人
性行厚薄終不輕授以職任故才明之士或多怨公公
知之不恤也取人不問識與不識或多南士有以肅望
之鄭朋事諫公曰楚士奈何公笑而不答論者謂元祐
以來能以人物為意知所先後而無適莫者公為之首
參事上前言直事核不為緣飾多見聽用與同列語公

平不欺未嘗以私屬人人有所欲多憚公聞之公聞之亦為盡力然終不以語也精力絕人遠甚一見賓客及聞其語終身不忘事無劇易臨之曉然省吏舞以事試公不以久近區處如一言皆可復故三省事經公所裁定者後皆遵用莫能改云趙彥若子敗官下獄彥若奏與監司有嫌乞移獄他路言者論彥若罔上不實王鞏除知宿州言者論鞏前在揚州不法彥若鞏皆公姻家也語稍及公公請辭位章七八上遂遷就外舍詔遣近侍宣召公入既對諭曰彥若鞏輩事何預也言者皆謂交通邢恕及章惇之子牢籠小人為異日討公心知為言者所中不復自明謝曰臣愚闇招致人言願就貶責既退固請益堅乃罷相以殿學士守鄆給事中駮奏謂劉某忠義自奮力辨邪正有功朝廷擢之大位一但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并給事中罷之於是中外疑駭莫知所謂久之乃知言者雖多專以章邢事為媒孽初公家子弟亦遊科場嘗至府第而言者指為交通之迹邢恕謫官至京師以書抵公公答以手簡其末云為國自愛以俟休復茹東濟為東排岸官數有請求而公不之許蓄怨甚久適見公簡陰錄其語以示言者言者織上之且解釋云休復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辟也劉某所懷如此蓋媒孽之語不一而此最為甚朝野憤之其後楊畏遂升從官搢紳共惡甚於虺蜴東濟亦除提舉常平諫官復論其素行士論不齒不宜任以監司除命遂寢人情更以為快公天性高明不以已長格物既貴恭儉好禮不改平素淳靜嗜書自幼至老未嘗釋卷家藏書多皆自讎校得善本或手抄錄孜孜無倦平居不親妾媵家事有無不以經意雖在相府肅然不室其後南遷不知者謂公不堪其憂親族門人乃知公謫居自奉簡約與在相府無以異也凡有議論惟尚中道不習異說不貴苟難務在謹名教而已尤好禮學講究三禮視諸經尤粹晚好春秋考諸儒異同辨其得失通聖人經意為多公文章雅健清勁如其為人辭達而止不為長語表章書疏未嘗假手凡奏議論說記序銘誌詩賦文誥總千餘篇次第著集為四十卷藏于家公自青社罷職知黃州又分司徙蘄州語諸子曰上用章丞相吾勢當得罪若章君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第恐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於色初無一言及遷謫也嶺表之謫公拜命即日就道惟從一子家人涕泣願侍皆不聽水陸辭馳見星乃止至貶所屏跡不交人事亦無書自隨宴坐

靜默家人具饌告之食則食喜怒不形意澹如也公年未五十即屏嗜慾晚歲南遷氣貌安彊無羸瘁之色居數月得微疾公自謂將終戒飭後事精神不亂安卧而薨公旣殁於嶺外所屬爲公請歸葬於朝不許已而諸子坐廢家屬再徙他郡而不著罪狀人無知其故者雖公家亦不知也今上登極大赦天下公旣歸葬而文及甫蔡渭皆貶湖州然後人猶知其事起於此初及甫持喪在洛陽邢恕責永州未赴亦以喪在懷州數通書有怨望語及甫又以公任中司嘗彈罷其左司郎官怨公尤深以書抵恕其畧云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稍怨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大意謂服除必不待京師官當求外補故深詆當路者紹聖初恕以示蔡碩蔡渭渭數上書訟呂丞相及公而下十餘人陷害其父確及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爲驗朝廷駭之委翰林學士蔡京御史中丞安惇究治焉遂逮及甫就吏而所通初無事證但託以亡父嘗說之究治所問司馬昭謂誰及甫對意謂公也問其證據事狀則曰無有但疑其事勢心意如此朝廷照知其妄獄事遂緩會公薨閒猶用蔡京奏以不及考驗爲辭但坐諸子而已時紹聖五年五月四日也其後諸子叔復護喪還鄉里公嗣子跂徑伏闕下上疏訴其事又持副封詣都堂叩宰相韓忠彥曾布等皆取實封案牘閱視知其謬妄明白具以語跂至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二十五日有旨文及甫蔡渭所陳顯無實狀已行貶責紹聖五年五月四日指揮更不施行然後公殁後讒謗所生皆得解釋渭今改名懋云崇寧元年正月癸酉葬公於鄭州須城縣大谷山之原先塋之東曹國夫人任氏祔焉有詔特依前宰臣例又除公壻通直郎蔡蓄知陽翟縣應副葬事送終之禮極其哀榮四方覩者莫不歎息嗚呼公之厚德高行追古人嘉謨偉績播於天下士民者固不可勝數今特取大節載之其餘非公出處所繫皆略而不書八月一日承議郎提舉南京鴻慶宮賜紫金魚袋劉安世序 卷二萬二千五百三十七

劉忠肅集卷一目錄

制敕
御試策問三首
冊文一首
表
表三十一首
卷二
表
表二十二首
劄子
劄子十一首
卷三
奏議
奏疏十三首
卷四
奏議
奏疏十三首
卷五
奏議
奏疏十首
卷六
奏議
奏疏十六首
卷七
奏議
彈事十五首
議二首
卷八
啓
啓四十首

劉忠肅集卷一　　宋劉摯撰

制敕

元祐三年御試進士制策

朕肇膺駿命涉道寡昧懼無以奉承太母之慈訓而彰先帝之休德夙夜以思樂得天下之忠言嘉謀庶以濟茲今子大夫羣至在廷朕甚嘉之蓋聞天之災祥以類而至古之善言天者能推斯變以應斯事若合符節粵自去冬大雨雪至于春二月不止人大失職廣罹凍餒莩死者衆夫常寒之罰久陰之異必有以召之其故安在朕為政于茲四年蠲天下逋負輕

卷一

征而散利苟可以足下無不為者而民力猶未裕也捐金幣之厚廓信義之度以安邊柔遠而戎心猶未革也豈所謂至恩者未可崇本務與特施設之序或失其當歟官之流至多門也舉天下之闕不足以居其人財之費至無藝也量天下之入不足以為之出將革之乎或疑於傷恩將因之乎懼無以善後必有至道未燭厥中先王之時上之陰陽和風雨時下之稼穡茂衣食足官簡而士貴財通而禮行四夷款附邊場安堵又何修而至於斯與夫切而不迫縷而不迂朕非求於空言也蓋將有考而行焉其悉心茂明之

元祐三年御試特奏名制策

朕觀先王之時道德一於上風俗同於下家有孝悌鄉有忠信人人知禮義之守廉恥之行其進退斯有制取舍斯有分雖虞人也招之非其物則不往雖乞人也予之不以禮則不受習俗既成施於後世雖世衰道喪勢利出其前禍患臨其後而終不以易其節故姦雄或為之屈寇盜或之避彼上之所以養之與士之所以自養者何道而至於此國家昭德塞違示人以不爭信賞必罰示人以好惡學士大夫莫盛於斯時然所謂道義重則輕王公志意修而驕富貴風之所被使貪夫則廉薄夫則敦者其亦有是人乎朕欲使仕者不獨為貧學者皆知為己所以厲其節興其志蓋必有道子大夫其考古之所宜施於今者著于篇

元祐六年御試進士制策

朕聞六藝之教同適於治而禮樂為急制忠以節民情道和以養民性政行斯二者刑防斯二者四達而不悖然後上下輯睦一之乎中和茲二帝三王所繇昌也先皇帝悼道之鬱滯建官設屬以討禮文定雅樂始自郊廟行之朝廷以風天下規摹宏遠矣而美

意未終澤不下究朕奉承遺烈夙興寐(夜)嘉與宇內臻
與(於)斯路令天下之俗分守不明僭侈相勝家自爲禮
人不知樂自學士大夫齊人編戶率以其意從事故
是非生於貴賤隆殺繫其富貧風俗流溢和氣弗兆
昔者聖人雖未制作必因先王之禮樂宜於世者用
以教化是以禮樂之於天下不可一日缺也令頗欲
考古今之宜制經典之義立爲昏姻喪祭之文器服
宮室之制隆雅頌之聲斥優侏之音使習俗知節謬
戾不作建中和之極以述成先皇帝鴻業而其損益
先後之序朕不敢知固以待周詢而博訪焉子大夫
以謂如之何而可或謂解令之法而更張之民將駭
而難從姑因循其舊而徒如屢禁又終不足以合乎
先王之法度然則放古便今必有中制昔漢修三雍
行大射調八音聽樂均號稱永平唐損益曲臺制度
亦盛於貞觀開元之間采其遺意緊之先王之法其
亦有合於今乎不然史家所載前代之跡粲然具在
要必有可言者至於賈誼劉向其論深美而不見施
用房喬杜如晦達於爲政而不知禮樂其失安在乃
若節文度數其詳則有司能言之非所問子大夫也
其推古今之所以廢興與於當世而宜者著于篇

奉勅擬上皇太妃冊文 幷繳進劄子

臣准勅撰皇太妃冊文臣詞學鄙陋不能鋪紀皇
太妃休德盛美上稱詔旨勉強以成冒廛聖覽臣
不任惶懼愧汗之至謹具繳進以聞謹進

維元祐二年歲次丁卯某月某日皇帝某謹再拜言
曰昔我神考迪祖宗休德以孝事親以正御家而天
下化之方是時皇太妃寔左右內治以柔順誠敬奉
事兩宮以仁淑儉勤綏帥九御受祉上帝篤生冲眇
以顧以復以濟及茲俾獲紹統序欲報之德物無以
稱永惟仁君之行莫加于孝而孝雖四海九州之養
莫大于顯其親之名矧曰我神考厥有訓命未于小
子敢不欽之茲用稽合羣志恩與義稱不勝至願謹
遣攝太尉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上柱國南陽郡開
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韓維攝司徒
中大夫守尚書左丞上護軍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
千四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賜紫金魚袋王存奉玉冊
金寶上懿號曰皇太妃恭惟皇太妃學詩書所載輔
佐之道施于家邦者備矣宜膺典禮丕顯徽懿上焉
寵承崇慶隆祐之尊下焉保安持盈守成之子永懷
多福光照無窮某誠懽誠忭再拜謹言

表

賀英宗皇帝即位表

臣某言伏奉月日赦書恭承皇帝陛下祇膺先志昭
履慶基九在履臨樂深欣戴中謝伏以皇帝陛下睿
智天縱聰明日躋迪靈源之休祥把五聖之仁孝昊
穹眷命主祀邑以承祧正統傳歸大啇華而協德繼
重明而繼照乾六龍以御天之政光華三靈泰定舜
盡循於堯道武能廣於文聲宅后膺符協謳歌之所
載守成保極與天地以無窮臣無任

賀神宗皇帝即位表

順承顧命寅踐丕圖大號四孚萬方一慶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幾神明哲性德晴淵佑民作君宅天衷之
所相守文繼體一神器於有歸璿璣察而七政齊聖
人立而萬物覩光符歷數之在丕協人神之依寔奐
紹堯烝哉下武潤色大業作者謂聖而述者謂明守
成太平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臣親逢邦慶限守藩
條不能躬覲闕廷蹈舞班次無任

元豐八年賀即阼表

伏奉三月六日敕恭承皇帝陛下祇若遺訓詞嗣膺大
歷詔命所逮罔不懽幸中謝伏以皇帝陛下聖質天
提同符祖宗啇統有歸萬世永賴正位之始四海欣
歡臣假守外州不獲以時奔赴闕下無任

賀立皇后表

椒房懿德寶冊降衷慶溢宮闈歡騰海宇竊以握乾
希統必資助於坤儀理外宜風示光成於內治母儀
斯備婦順以明稽合舊章楙隆新制恭惟皇帝陛下
纘承丕緒紹復洪圖踵邁武之重光措函生於累洽
先孚民物明王者之至公及于閨門著天下之大義
維皇立配體國承家載嗣徽音將以正心而逮下不
加崇號無以示民之有尊誕賜洪名榮褒淑德然家
人利正講閑叢易之詞而君子好逑載羨關雎之義
自古所重于今是稱位定壺中化成天下無任

賀安南捷奏表

准進奏院報克伏交趾者威靈所被萬里收功凱捷
布聞兆民頼慶中謝臣聞聖人之於征伐也用非得
已先王之於蠻狄也威然後懷物萃聚而除戎時豈
亨而致法蓋方飭治之既備故苟犯順而必誅虞帝
所以事有苗之征宣王所以有淮夷之伐監此前載
率於盛時恭惟皇帝陛下剛徤體天休明超古萬方
順以無侮三靈和而允懷曾爾交蠻干我天討跳嚻

肆於南土虔劉及於數州不示大刑曷懲不軌軍聲
振疊甫如金鼓之下天皇澤漸濡囿若雲霓之救旱
俄焚然而請命因示之以好生惟盛德所以成無戰
之征惟至誠爲能有不殺之武出車薄伐既奮靈刑
之威徯后來蘇行紓北狄之悠海隅大定氛祲一清
赫然盛勳若無所右臣無任

慰國哀上皇帝表

臣某言伏奉四月一日遺制大行皇帝留位盛時還
神太極詔發一旦哀纏四方伏惟大行皇帝德盡上
下澤春華夷禮樂文章越四十年治矣政刑風來曠
數百歲無之民方父於至仁天豈予以受壽宮居奉
諱臣妾無生伏惟皇帝陛下隆孝儲思巨創抱痛恐
草寢門之問勉扶翼室之居唯天性之賢固爲哀而
已甚然聖人有訓貴循禮之大中伏願斷私於情立
公以義對寶命之所屬一羣心而有歸

慰國哀上太后表

大行皇帝不天斯民遂仙大駕詔遺無外哀入有生
伏惟聖心何以勝處大行甞今盛德曠古太平大一
百歲之基明而有述享四十年之治安以至誠謂有
克之仁必有克之壽豈期一旦忽棄萬方人心畢推
天理孰詰恭惟太后殿下拱毋儀之重扶天德之明
義隆三綱位愛一極痛有先於臣妾哀兩著於國家
願少抑於過情用上全於中制

太皇太后上僊慰表

令月六日奉太皇太后遺誥伏審大行太皇太后奄
棄天下詔命所傳哀纏萬國臣某誠哀誠隕頓首頓
首恭惟皇帝陛下孝德純備追慕攀號無所追及何
以堪處伏望上念宗社之重下副臣庶之心少抑聖
情俯就禮制臣限以守藩在外不獲奔詣闕庭無任

宣仁聖烈皇后山陵禮畢慰表

伏審大行太皇太后今月七日山陵禮畢者恭惟皇
帝陛下聖孝之德追慕日遠哀情至性何以勝處伏
望上爲廟社下慰臣庶少抑過制不勝大幸

謝監衡州鹽倉表

議全獻言知典刑之無赦原心觀過荷仁聖之有容
貸其餘生處以善地中謝伏念臣稟生艱拙遭世盛
明學不能窮理而知幾材不足趣時而適變睎名途
以孤進濫文館之末遊和鈆何功索米逾歲間承人
之偶攝掾于中堂旋誤聖知使備員于憲府仍職書
林之舊就行御史之中始自愚臣前無故事方陛下

繼承于五聖而國朝平治者百年力勤首種之田大
解不調之瑟蒐拔羣材而審以器使變化百度而曠
然日新臣于此時職在言路誓殫忠義敢避勢權寧
以孤蹤訐切咈衆而危身不忍從容偕和負恩而速
進狂愚自信裨益無功故宿官之日幾何而瞀言之
罪非一至如均民而馳役因之卒戶而出泉雖慮始
樂成者愚人之不知然損下益上者先王之大戒輒
條十害冀補萬分議臣見疑以爲敗謀而亂化清衷
獨見知其有責而盡忠特徇以誠止容其去梳臺閣
之二職置瀟湘之一隅有録食使之存全有職事可
以報効銜恩載幸揣分增憂此蓋皇帝陛下察臣孤
忠全國大體不惜戮一夫之法庶幾留衆王之門護
當上體恩仁期于必報下堅節義死而不諭無任

謝滑州到任表

去職逾年法初得調賜符出守恩實過優内省叨踰
竊深震懼中謝伏念臣之所領地實近畿自昔後唐
之要津爲今趙魏之孔道中間一廢新造未完河流
方洪騁傳將至蘇蒲之嘯閻發興梁之艖始興謂宜
得王尊之獲民叔圉之治客消灘之術有若龔遂濟
人之政賢如國僑乃如愚臣學緼昧陋資材闒踈幸

遭睿明每備任使愚有餘故專於盡瘁智不足故無
以自庥所向多艱豈堪治劇罪車虔命使道疾馳視
人郡章循或驚異諭上恩音罔不歡欣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明道德以建太平修法度以熙庶政謂孤臣
之多所慮取拙者之或能勤敢不祗力夙宵疚心事
職況詔令明具止於奉宣德澤汪洋易於究達庶憑
覆燾之祉小効消塵之勞

謝御史中丞表

無非常之才被不次之命叨逾自省震悸靡皇中謝
伏念臣學謏朴踈禀資中下不倭薄聞乎大道竊思
少補于斯民念事君者先正身故不爲枉尺然守義
而弗知變故未可與權孤負清時侵尋白首比者不
遺於墜履使之再冠於惠文無所建明謂宜澄汰忽
起從於橫榻俾遂正於中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廸
德聖神紹休祖考仁心惠澤昭百姓而協萬邦大公
至明聞衆正而杜羣枉主張孤寒付畀紀綱仲山不
吐剛而茹柔汲黯願拾遺補過期殫此節上報誤知

上太皇太后謝御史中丞表

與自臺端起專憲席雖有故事曾無幾人何意孱愚
遽玆叨冒中謝伏念臣奮跡寒陋逢辰盛熙多歷歲

年每叨任使竊慕古人之所立不知直道之難行無
補事功動罹罪悔咎錯之爲遠慮或謂之愚潘岳之
在免官皆由於拙僂屢風憲滋觸怨仇方俟曠官之
誅顧蒙越次之寵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乾坤爲
德日月並明知臣至孤譽無聞於左右察臣所論意
不出於阿諛全付耳目之司使冠紀綱之地任之隆
則責亦重恩之厚則報敢輕誓竭一心無辭九隕

辭免尚書左丞表

疊上囊封願收恩檢誠可信本期十百之見從天聽
彌高敢避再三之有瀆中謝伏念臣承學淺陋禀生
拙艱雖久玷於名途無可稱之官閥紀綱執憲愧古
古人直清之風帷幄侍經乏名儒道義之益坐糜稍
廩動畏譏訶已煩善貸之仁敢意非常之擢負貳秉
足以致冠名與器斯謂假人方陛下明道德以建太
平修法度以康四海所與共此宜得何人自非廊廟
謨明之才曷副廣陛都俞之託令頒及於至陋是將
強其不能伏望皇帝陛下思國體之重輕在柄臣之
賢否追還綸綍之命以釋氷淵之危上不累知人之
明下以息徼幸之望

上太皇太后辭免尚書右丞表

橫被殊恩擢居重任竭愚衷而引避邀宸鑒之未迴
嚴降訓詞彌深隕越中謝竊以進有德則朝廷爲之
尊任惟人故公輔不必備此古今之所同慎蓋治忽
之所繇生臣以一介之微遇四朝之盛比從末路驟
玷中司志少懿而不渝言多迂而難用莫逃臨照日
俟譴訶豈期尚屈於聖知更使參承於國論永惟綿
薄敢犯是非身之傴而升高將有笑者器既盈而必
溢固其理然詎自受於捐軀蓋深憂於累國伏望太
皇太后陛下愼重名器無以假人眷求耆明與之共
政庶各安賢愚之常分不至召中外之煩言特監至
誠收還成命誓堅犬馬之志仰報天地之仁

謝尚書右丞表

僶俛至於循墻空積授受號令難倚反汗竟致叨逾
撫心兢惕無地踧踖中謝竊以國家建夫三省政事
行於中臺稽古以董正厥官置丞以左右其長進陪
四輔退率聯若網在綱如車在轄苟任人之非稱欲
興治以何繇臣出於諸生藐然孤進外之吏州縣黌
庠之任內之徧臺閣省府之游譽不足以償毀功不
足以補罪爲邦司直曉備中執法之員正色指邪慚
無古君子之節方俟瘝官之戮敢期共政之圖幸有

非常進擢不次此蓋皇帝陛下孝於述事以丕承祖
宗哲於知人以允蹈堯舜物有可用非下體而不遺
積非以功薪後來而或上曾是孱瑣冒茲寵榮臣敢
不以道事君以身徇國義之所在知無不爲庶收銖
髮之勞仰報乾坤之造

上太皇太后謝尚書右丞表

愚款既殫曆恩滋寵終奪匹夫之志遂塵四輔之班
於分過涯當榮爲懼中謝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以上
聖之德撫多難之時聲氣不動而邪正分堂帷不下
而華夷治所與同邦家之體戚豈不在股肱之二三
宜疇異才以副公望臣學不造於道義智不研於變
通惟是樸直愚魯之資安於所稟至於得失利害之
際初不自謀謬長憲綱無裨經幄方且憂虞於大譴
豈期超擢於近司力小難勝器盈將覆此蓋伏遇太
皇太后陛下宅俊以翼嗣聖至公以馭萬方謂孤臣
之慮常深或能有達謂一人之材不備無求其全特
出聖明之知不緣左右之譽列臣言路入輔政機昔
之常所敷陳人將責其施設知之亦允蹈豈非甚艱
言之必可行敢不自勉惟矢心於忠義以報德於生
成

辭免尚書左丞表

蒙恩云云進封開國伯加食邑四百户實封一百户
勲賜如故再具劄子准詔不許竊以國之爵祿以待
賢能士之進退必循名義有或異此何以示民中謝
伏念臣綿力薄材至愚極陋比蒙誤寵擢備近司之
宏遠之規模空銷疲於精銳未嘗小補方俟大訶敢
期恩憐更進位序考其歲月則既非久次課其職業
則又無顯勞倘叨冒居實干清議伏望皇帝陛下慎
名器以厲在位明是非以正有功深察誠言許伸愚
分無難反汗之命庶拯臨淵之憂

上太皇太后辭免尚書左丞表

寵厚恩深已憂於未報力小任重不可以有加敢過
量以貪榮輒叩閽而瀝請中謝臣誤遭識拔超寘顯
嚴慷慨大心初不自量其孤拙低佪寡術今皆不出
於尋常竊祿可慚黜幽是俟敢意包荒之度更推進
位之恩况在官之日幾何而宿業之勞未著惧人言
之一起累國體之非輕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於輔弼
必觀其心於爵祿必慎所與矜臣非矯僞之志免臣
於顛仆之危特徇忱辭收還成命

謝尚書左丞表

朝有虛位宜賢明是求名無假人乃次第而進危於
據蔡愧若負芒中謝伏念臣學不足與有明道未至
於無固事君之義唯有愚忠涉世之疎真同强聒安
能謀王体定國論何以塞厚望稱明恩不狷獧而有
頑久慚尸素譽江湖之集雁無聲少多未諳曠官更
叨進秩隨增封户之數併益冰淵之憂此蓋皇帝陛
下紹休祖宗同德天地常體道以爲用故萬物曲成
不求備而與人故小材無棄致玆孤拙常冒寵靈敢
不激昂大忠奮厲儒志庶有一得以補萬分

上太皇太后謝尙書左丞表

進位一等自訟於無功詔班十行趣使之就列恭於
承命惕然爲憂中謝伏念臣足以謏聞暗於大體親
逢聖運濫跡天臺出於流離孤寒之餘任以佐佑弼
諧之責斷斷自守略無他奇落落難成空嗟懦志位
高祿厚功少過多方近輔之惟人坐期汰礫會左綱
之虛次乃使續貂進其爵封益以户賦控辭勿固秪
服若驚此蓋太皇太后陛下以任姒之聖仁御唐虞
之休治知臣有忠於所事之節察臣無善自爲謀之
私容之以底其成進之以厲其志臣敢不以禮以義
惟幾惟康庶牧壓勺之勞仰報生成之造

辭免門下侍郎表

勞能不聞名品益進懼必投於顛朴敢冒貢於誠情
中謝臣進德不強造道甚近遂循尺寸之守遭會聖
神之知久負丘山莫報之恩初無絲毫可紀之善粤
參大政及今踰至於西還并貫東臺所歷遂周於三
省益高股肱之任況備喉舌之司爵視上公邑增真
食償罔功而濫處實累國以起羞伏望皇帝陛下如
日燭幽體天成物察臣衷之既盡矜臣器量之已
盈特收誤恩以允清議

上太皇太后辭免門下侍郎表

發政西臺無裨於聖治陞班東省忽霈於恩書揣分
未安控詞自列中謝惟先王制爵祿之等以待賢能
而君子謹進退之方必以禮義臣起於寒賤職至顯
嚴獨恃聖明特達之知不緣黨友更相之助歷塵近
輔更涉累年愚於直者人情之易睽公而固者衆怨
之所聚每幸曲蒙於善貸保此孤危豈敢更冒於誤
恩遷其位叙上乘朝廷陟明黜幽之典下致臣子見
得忘義之譏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愼名器以申大公
明勸懲以厲百辟收還成命改授有勞

謝門下侍郎表

輔政備員久無功於右省冒恩進次預出令於東臺
懇至偪墻終難反汗中謝臣資緼不足拙方有餘雖
心危而慮之深然力小而任巳重謂之事道則有愧
乎聖賢之方至於徇公或有負於天地之監士無可
述賢有所妨保全巳費於至仁叙擢更傾於異數況
夙夜出納之地以侍從駮正爲官授之非人凛若無
地此蓋皇帝陛下明見萬物道御四隣體貌之以屬
其心馴致之以底其績敢不究事君之大義庶以報
含垢之異恩

上太皇太后謝門下侍郎表

才屢試而巳窮位每遷而逾重常容懇避徒積憂危
中謝臣力不逮心名常浮實徒以口耳之學遂玷股
肱之司初不自量寔忝於謀國迄無所就徒碌碌
以因人此宜清朝汰斥之必加豈復要地褒升之敢
冀矧今左省乃古納言審王命之允而後行受國事
之成而不作均爲執政尤號近司夫豈孱愚所宜叨
冒此蓋太皇太后陛下躬任姒之德御成康之朝忘
巳之聖而資於愚取人之長而略其短吹噓成就至
哉造物之難酬寤寐勤勞唯以捐軀而自誓

辭免右僕射表

伏奉制命云云已具劄子懇辭中使閤安賜降詔書
尚閟可報者揆席久虛治廷敎號猥及非才之録大
驚群聽之公敢冒至恩輙忘素守中謝頓首竊以論
相雖人主之職得賢乃太平之基必先全德之老成
或待遠方之特起伏念臣本蹤疏賤叨寘顯嚴備數
邇臣獲進帝王之說與聞大政顧慚禮樂之文竟作
章而纔成漢分府以方重謂宜簡斥更辱廷登夫褒
德者天下之大公而竭節者人臣之常分念蚤塵於
機要巳久席於高華冀事屢遷乃能畢力威望匪重
將取侮於四夷智略更疏無可言之十事苟從昧進
冒尉具瞻儀選於衆而求之多出於臣之右者伏望
皇帝陛下慎名與器以尊朝廷昭德選勞以勸臣下
俛徇畐平之懇曲成考父之名收還過恩庶允清議

上太皇太后辭免右僕射表

敷告于廷疇咨以位惕然驚汗浹於愧顔中謝竊以
師長百司位隆於端揆權與大政地重於西臺進德
則朝廷尊當賢則臣下服而臣學不足以斷國論才
不足以達事婭孤奉恩私稽留歲叙處非其據者巳
久受過其量而莫勝方興引分之言冀逭妨賢之責
敢期𨗳垢更使代工儻懷苟得之圖妄作自賢之行

公器不嫌於多取豈曰知難高位必致於疾顚安能
圖報上則詒盛朝之累下則躓衆正之資伏望太皇
太后陛下別擇皐夔改圖丙魏登寘宰路使東國成
大明庶物之情不奪匹夫之志亟收渙渥以息煩言

再辭免右僕射表

臣某言云云尋累具劄子及上表辭免今蒙中使李
偁賜批答不允者辭受匪輕殫愚誠而自列訓詞申
敕邀天聽之逾高敢投稽命之誠冀鑒由衷之請中
謝恭以皇帝陛下以盛德紹天地以至孝承祖宗恭
默無爲方在持盈守成之日左右同體宜得東道明
義之臣如臣學術甚疎智謀弗競雖事君之義固守
不移之愚然陳力以來初無可紀之善久尸官而請
積釁多病而志銷當返田廬遽躋鼎鉉無揚縮之德
必不足以化在位非臯陶之舉必不足以遠不仁徒
召煩讒上孤渙渥伏望念輔臣之當否繫國體之重
輕特炤孤忠曲全晩節還收成命改授眞賢臣無任

再上太皇太后辭免右僕射表

微志未伸誠言難止儻獲安於名分其敢逭於典刑
中謝恭以國家之賴相難其人臣子之進退必以道
蓋治忽之所由繫而榮之於是生臣遭會四朝周旋
三紀感厲忠義常見古人白璧不爲之非風來功名
愧乏大臣巖石具瞻之望略無効久侈訶譏邊關獻
苦之音擢寘宰司之重力不勝任實憂代斲之必傷
偃而升高將有指頂而見笑下招覆餗之辱上玷知
人之明況有廟堂之耆明而多中外之俊乂改畤公
望乃協師言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昭鑒至誠保全晩
節使器盈者不至於溢植弱者亦足以支特反誤知
庶無虛授

謝右僕射表

伏奉制命除授臣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
侍郞加上柱國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累具辭
免今月八日蒙降中使王純齎賜批答不允仍斷來
章者恭以周王之愼令不反惟行雖知安世之自量
深辭弗得竟靡非據伏積內憂中謝竊惟命相之難
爲邦所重粤五帝三代而後逮兩漢有唐之隆蔚然
多賢煕于方册惟皇盛世尤愼此官君臣賡歌令百
三十年勲業繼踵裁五十二人上之職在理三光而
調四時下之責以鎭百姓而遂萬物苟非邃道德高
世之望何以紹今古得人之光如臣至愚於世孤進
先朝過聽擢臺閣省府之華二聖誤恩寘輔弼疑丞

之地位高徒聞於播惡德薄不足以尊朝功少過多
怨叢謗積未諧士師之議遽忝端右之遷名與器是
謂假人負且乘殆將致寇已備墻而至偃終渙汗以
難回謂如臣宜爲愚莫避漢廷之公議曰俞咨益汝
往終叨虞帝之命官危不自還凛亡所處此蓋皇帝
陛下保龜鼎之重稽祖宗之謀體堯之在知人本湯
之不求備臣敢不究事君之義厲報國之忠雖燭大
難補於大明然駑馬可勤於十駕庶收塵露仰答乾
坤

上太皇太后謝右僕射表

使節皇皇臨門而慰寵詔詞亟申命之丁寧雖考父
之益恭愈富平之竟拜中謝竊以百揆之任師長於
中臺萬事之幾本源於右省用道德之望則可以總
方畧而廣教化非賢明之選則何以制號令而平典
章臣可與小知無他大畧會兩宮之識拔先三府之
推移勞不足以償罪尤譽不足除讒謗黃覇見謂功
名之已損貢禹徒以質直而見嘉區區其間錄功何
有請避賢路嘗披効以自言終貪國恩復尸官而未
去敢意非常之寵遽膺爰立之求並進秩勳益數食
食三篇納誨遠慙傳說之來十事可行近愧姚崇之
進顧視圭組若臨氷淵此蓋太皇太后陛下躬任姒
之徽音翼成康之嗣聖敷求忠直保乂成平臣敢不
職思其憂義之與比安社稷爲悅期勉慕於前人非
堯舜不陳庶答揚於休命

劉忠肅集卷二

宋劉摯撰

表

謝賜資治通鑑表

今月日進奏院附到資治通鑑一部共一百七十七冊賜臣者來事之師莫如稽古作者謂聖嘉此成書思前訓之共錄勅有司而申錫敢期孤淺曲被寵榮中謝竊以帝王之道雖同治忽之時不一史惟廣記欲俾後世之永多聞書不勝繁常患當年之莫能究簡則易治統之有綱恭惟先朝之緝熙遂詔名儒而論次網羅乎數千載之事潔齊於三百篇之中類集

羣書劉卽上皇覽之要發明舊典録因成史考之篇祕以名山之藏進於華光之讀今期傳信更及分頒此蓋皇帝陛下聖學日新孝思善繼亦既省觀於座右又將訓廸於臣工曾是家愚與叨恩禮學如皇謐方興表借之心能愧班游遂有家藏之幸臣敢不玩篇籍之載求臣子之宜效終始以擇是非因成敗以昭勸戒庶見古人之大致少副盛德之萬分

謝生日賜羊酒米麵表七首

恩班中禁慶集私門每於生育之辰曆此便蕃之寵義無以避情不自遑中謝臣既玩亂而孤爲貧以仕賦分涼薄逢時盛明遂以斗筲之微越承廊廟之任鼓孤復旦自傷弗逮於親存頒餼示恩敢謂不緣於人廢綸言溫厚使節光華將內府之醪牽萬太倉之稻麥禮雖有舊恩實非常此蓋皇帝陛下守位曰仁使臣以禮道契兩儀仁函萬類恩愛屢實睿及疎愚盡鹿鳴之心非徒推飲食之惠効天保之報願以致岡陵之崇

覺書將訓王府班常發禹好賜之仁寵及誕彌之日拜嘉興感攜分載懃中謝伏念臣學本小知器雖遠用幸遭聖明才不求備之旦亦玷左右民所具瞻之司惟係多艱故易銷於精鋭而尸官既久徒日積於謗譏留願紬而未行識已荒之已厚尚矜舊物曲記始生皇乎使節之光華肅傳天語餽以公臺之儀物榮發私門此蓋皇帝陛下謹六聖之典章本二儀之亭育亦既飲食推所以燕嘉賓之心繼之康厄行所以養君子之道顧惟極陋孤奉至恩誓堅忠義之特仰報生成之施

誕育紀辰方起思親之感匪頒錫福遽瞻遣使之華餼牽有加醪醴惟旨中謝伏念臣志愚於古材散而蟠越承共政之圖曾乏尊朝之德留連歲月辱三禁

之四遷窮竭技能無萬分之一補竊位之刑未正匡
戢之澤已深會析木之集辰寔左弧之紀日敢期眷
記特沛訓詞馳酒正之上尊啜饔人之厚饌歲膺慶
式幸積私庭此蓋皇帝陛下體貌四鄰興行百禮嘉
與四海同忠厚之政惠及臣下得燕樂之心不緣無
能而廢故事祿不逮養虛饗推食之恩進思盡忠宜
獨屬饜之幸
猥以誕辰上紆睿眷勑公臺而發餽賁私室以爲光
拜受以還兢懃莫喻 中謝 臣越從羈丱誤被廷登徒
稗小知無補興運下考清議未免竊位而妨賢仰賴
至仁有以包荒而含垢敢謂此日記其始生方懷顧
復之恩遽拜匪頒之渥此蓋皇帝陛下體貌近輔勸
養衆材飲食已盡其心既胃嘉賓之賜福祿以報其
上敢忘萬壽之歌誓竭忠愚用酬覆燾
生育復辰方起思親之感光華遣使遽膺錫福之仁
內自省循莫勝熱懼 中謝 臣志雖慕古慮不極深匡
區歲月之間錄錄碌諧之地上焉萬分之何所補下
焉多士之無所稱尚容素飡已愧善貸宜謂門弧之
舊且更頒函詔之深詞餽以饌羣勞之酒獲此蓋太
皇太后陛下道成萬物公御羣臣推所欲以及其私

不以人而廢其禮祿不逮養空饗儀物之豐孝可移
忠唯誓捐糜之報
使節皇皇詔詞亟亟賁以匪頒之數寵其誕育之辰
內惟至愚曷稱優渥 中謝 臣本非遠業偶玷近司雖
葵藿自然知傾於李照而腹背之細何益於高飛素
飡懷不稼之憂肉食甘無謀之誚未蒙澄汰更辱眷
存祿弗及親方感門弧之旦人無廢禮亟蒙莖餽之
恩投受以還進退無所此蓋皇帝陛下德冒萬物政
播二儀欲以盡忠臣之心推此養君子之道予以馭
其幸仰戴於至仁忠可移於君誓堅於素節
莖之有餽本所以養賢辰及始生誤叨於錫福感深
銘骨愧極汗顏 中謝 臣幸遭異知擢備近輔事君以
道福敢取於容容當官而行功不聞於赫赫空饗優
廩日懼大討尚頒推食之恩政及設弧之日慈惠之
渥見於訓言饑醴之豐榮於私室此蓋皇帝陛下體
天丕冒合日大明道成乎物而不遺禮不爲人而或
廢欲養不俟常拜賜而念親作忠可移期捐軀而報
國

謝生日賜器幣鞍馬表

析木集辰適及賤生之日細書命遽推慶賜之仁睠

名物以在門撫屛虛而踞地中謝伏念臣本非國器
誤玷宰司當路妨賢久懷于多愧無功報祿更積於
內憂徒依末光未諳嚴違斗筲之器旣盈之將傾雨
露之私有加而無已於此誕彌之日曲頒齒記之恩
洛內府以班常敎近親以將命氷紈文綺發珍笥之
衆衣絛革鍍錫鮮上閑之良駟攻金之器琱瑑纖文〃
帑纖華崇莫逮于報親力非踰于稽古服乘而拜挽
仰以兢此盖伏遇皇帝陛下謹六聖之典章篤四隣
之禮貌德薄而禮之厚功少而錫之多以尊隆本朝
以風勸在位天高地厚莫知圖報之宜義重命輕更
識矢心之所

乞外任表

臣聞事君必盡其誠故當無隱陳力有時而止盖以
不能執傾底裏之懷仰瀆高明之鑒中謝伏念臣所
學昧陋稟生拙艱敢希當世之功名徒慕古人之節
行逮四朝而竊仕遭二聖之誤知濫厠羣材遂與初
政遭進歷廣於三省首尾已及於四年不繫去來無
能軒輊匪惟智慮淺而已竭加以憂患多而早衰兩
目頻昏百骸多疾遲徊戀寵出入醜類內招竊祿之
災外生妨賢之罪與其待人言而後去上煩典刑不
若揣已分以自陳猶全出處輒傾孤懇願丐一州伏
望皇帝陛下廓日月之明廣乾坤之度矜此已疲之
犬馬貸其無補於消塵特推欲從之仁不惜分符之
寵使有民社宣惠澤而下流庶於桑榆收微勞以自
効

再乞外任表

不備而惟其人故輔臣必用賢者無功而在其位則
詩人所以刺之執控籲天之誠冀逃衆國之責中謝
伏念臣起從羇遠擢寘顯（顯）嚴才不足以達政經學不
足以斷國論無嘉猷以副虛佇之託無重望以慰具
瞻之心願慕留連遂徧俯仰雖皇慈之善貸豈淸議
之所容夫物理之常器滿則必覆古人之戒位高者
疾顚加之多愧而積憂是以早衰而易病外雖強而
中涸目常眊而髮童日迫傾危上孤任使再殫螻蟻
之志敢避鈇鉞之威伏望皇帝陛下大明燭幽至道
成物察臣今日進退之計本無它賜貸臣累年尸素
之愆俾全晩節庶稍循於禮義免大玷於生成藩宣
儻畀於一州報効敢辭於九隕叩閽俯伏得請是期

再乞外任表

近上封章願辭職任恭承批答尙祕俞音輒再冒於

譴誅非敢輕於出處中謝臣誤膺獎拔本乏器能一
預政幾四更歲籥有妨賢之積愧無事道之顯名每
驚弱植之漂摇常賴至仁之掩覆滿溢必功盈虛有
時非不聖神之運難逢天地之恩未報然材智止於
如此疏繆見於已然用之易窮如鼠之五技去不爲
少若鳥之雙飛況爵祿者天下之至公難貪而久處
進退者人臣之大節竊冀於少完儻可効於涓埃願
何分於内外伏望皇帝陛下憫其懇款賜以始終大
譴大訶稍歆黙幽之憲有民有社顧膺共治之咨警
將勸養於小民尚得仰酬於洪造

謝鄆州到表

上書歸相知政路之罔功出守分符荷天仁之從欲
仍以中違之節臨茲故社之邦内省幸榮曷勝感懼
中謝伏念臣起身一介竊祿四朝比孱使令擢從孤
遠初繇蓬萊道山之府載服柱後惠文之冠以横榻
之敬郎正中司之執法無爲容於左右不自意其感
遇遂與政機纏歷寒枯然而据非其所者危之道技
多而短者易以窮空精銳之坐銷曾分毫之未報罪
多而功不見譽至而毀亦隨思其所安去猶有補章
哀祈者六七詔敦諭而再三不求所欲悟東野之御

將敗敢釋其位寮次孺之辭以誠秘殿清切以寵其
名東方浩大以爲之部張良微志止願得封于留漢
帝重恩乃使歸侯于絳以時去國不日到州示以印
章人生榮觀識其城郭心喜來歸既見一方所部之
吏民具道二聖愛人之恩德感嗟頓首鼓舞瞻天已
獲逢白髮之故人又得拜先楸於舊隴書生之幸仕
路幾希此蓋陛下純仁厚義以康保萬方至公大明
以照臨百辟事業至而有是非之辨人雖進而識邪
正之情使肆戇愚獲全出處臣敢不謹進退之義厲
始終之成孑孑藩方身雖在外惓惓王室心不謂遐

更期宣化之餘益罄納忠之報

賀南郊禮成表

臣某言今月日准勑書到州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
者臣即日徧下管内施行訖聖人能饗熙事脩成皇
矣顧懷隤擁肇禋之福沛然教錫肆均大賚之恩中
謝恭惟皇帝陛下凝命乾剛重熙離照西清訪道學
緝於光明東朝致恭孝通乎上下以小毖之心求助
以鳥騭之道守成謂大祀之重五經謹始郊以見上
帝朝薦真館裸告太宮候長日以道迎肅圜丘而陟
降百神之靈受訖諸福之物致祥宣室儲精既逆釐

於三極端闈渙號揮作解於羣方仁入有生歡通無
外臣叨蕃宣之任布寬大之書執玉甘泉莫効駿奔
之力馳心魏闕獲同慶賴之私鼓舞昌辰百倍常品

上太皇太后賀表

精意以享昭格天人之休斂錫厥民丕宣雷雨之慶
車書所底蹈舞同榮中謝恭以太皇太后陛下全德
在躬大公御政憂塗山之教化同太姒之勤勞粹氣
淵嘿而賞罰行堂闈天高而夷夏治扶維重器日置
於安平擁佑清躬益躋於聖敬吉禮咸秩肇禋告成
寒暑正而風雨時福祿來而菑害去反始報本不顧
鄉於洪禧蕩垢滌瑕與更新於庶域有生茂預嘉氣
橫流臣幸守藩方親承惠澤雲天在望跡類於周南
玉帛侍祠心馳於漢畤

謝青州到任表

東方大國莫如鄆青愚臣何人繼命帥守莅官茲始
攜已不遑中謝伏念臣器隘至淺智靈弗競遭會維
明之始越曆共政之圖三府空遠於六朝千慮茂闡
於一得雖進退必繇其道嘗願學乎聖人而功烈如
此其卑終難收於士論寬典刑於司敗假丘壠之便
藩報政稽期寔愧三年之會改符易地猶叨四履之
齊惟東泰號一都會士知禮義境控海山厥民富饒
少飛揚之舊習其俗舒緩有平易之餘風謹於承流
可以無事曾是迂愚之品獲塵寄委之優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乾健而粹純豐中而光大況機以觀變化
定鑑以御妍媸人無遐遺材以器使臣敢不振厲衰
境激至愚簡禮法煩稍究前修之治推仁宣澤庶求
遠俗之安償集涓微仰酬覆燾

乞致仕表

事君主於無隱誠必自通陳力至於不能勢宜知止
輙露引年之請仰祈從欲之仁中謝伏念臣親際盛
明蚤塵華顯文章不足以潤色才業有愧於經綸歷
事三朝殆逾四紀內之清濟堂嚴閣極侍從之榮外
之名城大都偏藩守之選乏嘉猷以告于后無膏澤
之下于民徒以忠義愚直之心期于希覺至於得失
利害之故初不自謀緣茲誤被於聖知嘗亦與聞於
國論士儒至此幸遇已多比奉對於清閑頗自陳於
衰晏由保留官之綸坐安喬木之邦惟厚祿不可以
久叨顧良時忽焉而如失年齡浸邁疾疹交乘神明
潰虛雖支於外慮筋骸摧蘚頓異於前時榮敢尚貪
福知已過非特招滿盈之禍懼將累覆燾之恩迫此

憂危敢祈引謝伏望皇帝陛下曲矜舊物深燭至誠
貸其無補於消埃衰此已疲之犬馬許上還於印綬
俾退養於丘園順服生經償保完於餘喘願陪鄉老
永歌詠於太平上以成君父始終之仁下以全臣子
進退之節伏望聖慈許臣致仕

第二表

致期屠耆未賜俞音惶汗雖濡危誠難止中謝伏念
臣材質極陋跡援至孤寅緣三聖之知柬拔衆人之
上事功何有祿位過盈雖愛君之心死然后已而從
公之力老矣無能向被恩憐許叨居守屬衰殘而振
迅不免曠官懷寵遇以留連又將滿歲災變乘時而
或至疾病攻老而日深形神之勞兩皆弊竭外內之
適紛莫支持臣非不不知聖明之治難逢天地之恩
未報迫茲頹朽無以勉彊況今時不乏人物皆遂性
自惟由處無所重輕曲煩優詔之丁寧益重孤忠之
感涕伏望皇帝陛下惻其底裏保以始終俾解組以
去歸獲全生而退養逍遥潭浦之休息茂陵之居既
以免鐘鳴不止之譏又以脱器滿則傾之禍陶然歌
聖樂以終身則於君父之豈特丘山之重

第三表

未賜允俞倍深感涕在念舊之恩雖厚顧籲天之願
未從敢瀝肺膺再干鈇鉞中謝臣蚤緣一介獲際三
朝出入恩榮周旋章遇積歲時而徒父曾報稱之茂
闕居懷竊位之慙且困負薪之疾比乘燕見頗嘗懇
激於引年貪奉德音乃復遷延而就次坐持留鑰又
浹歲籥衰齡益頹壯氣滋耗精竭形羸而莫之復日
改月化而益以深疾相與以侵陵勢無因而强勉倀
倀末路犬馬之力無餘奄奄餘輝桑榆之期有幾故
抗章告老謝病乞骸敢謂聖度寬大而不忘其愚訓
言惻怛而未容其去雖事君之禮要以承命爲恭然
陳力有期至於不能則止苟尚貪於厚祿殆自迫於
餘生豈獨貪冒以取世譏亦將滿盈而致陰禍上辜
覆燾下喪始終敢竭一誠復申三請伏望皇帝陛下
廓日月之明而幽無不燭推天地之造而物皆遂生
特賜殘年俾還重責奉松楸而躬事完葺学以裕生
釋去軒裳以消災危之數輔近藥石以冀衰疾之康
儻形神之可支安甽畒以自樂優游老境歌詠聖辰

謝分司蘄州居住表

臣某言某前任知青州六月十五日准告落觀文殿
學士降授左朝議大夫差知黄州事行至江州於九

月十二日再准告授依前官試光祿卿分司南京蘄
州居住臣已於今月二十三日到蘄州訖伏讀訓詞
俯循罪跡理不容於萬死恩猶畀其餘生祇命奔馳
悼心隕越中謝伏念臣羇孤無助勤苦自為承家本
出章句之儒所望不過州縣之吏偶緣人乏獲與於
政機寢以次遷遂塵於宰席以罷任之愆而渡江漢
以翾蠕之力而負丘山空端一心曾無遠慮得罪期
月而已固嘗不勝於人言去國三年于茲終至再煩
于朝論舉累暴列彈劾交興擢髮不足以數罪辜伏
讀不足以謝公議敢冀好生之德曲推念舊之仁祇
令分務於別都更俾安身於善地咎深誅薄感激涕
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同德昊穹紹休前烈記臣父
侍於帷幄憐臣自蹈於典刑昔嘗察其所安未忍置
之于理如犬馬舊勞之賤猶弗棄之雖天地父母之
慈不過如此臣敢不省非內訟刻意自新往咎莫追
長負誤朝之愧來日無幾尚堅糜骨之忠無任

謝蘄州安置表

臣某言今年閏二月十六日准蘄州送到告命伏蒙
聖恩責授臣單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即日上道於
四月二十六日已到貶所訖上負國恩自干罪憲悔
心追悼感涕莫收中謝伏念臣以一介之微叨四朝
之祿當大明之繼照蒙外服而賜歸歷塵近司實叅
機政心貪榮利久竊位而無勲識闇事幾日播惡而
不悟仰累任人之哲自貽誤國之愆置散投閑固公
言之未厭積咎餘責譴顯戮之必申尚蒙異恩聊復
遠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好生以奉天地任德以法
祖宗截加震曜之威備示存全之澤譬父母之諱其
子或賜矜憐然瘴癘之逼於身何能淹久儻厚德之
可報誓孤忠而弗渝臣無任

代張安道南京謝表

天近威顏初違于咫尺地興王業叨任于保釐已見
吏民奉宣恩德愿榮兼甚感愧內并中謝伏念臣昔
繇諸生驟致膴仕惟兩朝獎遇寖階文武之崇資雖
一節始終而乏涓塵之小補曩從留務起殿藩達
歸覲于路朝旋躋榮于徽省雖時陝降聽奉于清光
曾無謀猷仰裨於顧治屢緣類憂自丐便安圭符之
榮久方頒于俞命車服之賜禮特異于故常洪惟別
都是謂大國奉藏衣之原廟謹留鑰之離宮襟帶淮
濉左右齊楚當舟車之會列府衛之萬兵閭巷熟錦
衣之榮兒童習竹馬之舊感時足以展先猷之拜恩

禮足以交故老之歡內省𢘆然其何稱是此蓋皇帝
陛下作新大治總厲庶工憐臣之于踐更既勞而久
察臣之于利義粗識所趨特示眷懷寵綏優寄敢不
殫犬馬之效庶以報乾坤之仁

辭免監察御史劄子

右臣今月二十二日准閤門告報伏蒙聖恩除臣監
察御史裏行令臣受勅者竊以御史者朝廷綱紀之
所在而天下公議之所出居是官者必得博學多識
剛明方重之人然後爲稱其任如臣頑嚚空疏性智
昏塞材亡所長名不著見天聽之過遽此授任深恐
輕累風憲之地而無以厭服天下之望臣實不敢冒
處須至瀝懇辭免伏望聖慈特賜矜允所有閤門勑
命不敢祇受

再辭免監察御史劄子

右臣昨蒙聖恩除臣監察御史裏行尋已具狀辭避
伏准中書劄子內聖旨指揮不許辭免者聞命震恐
罔知所措竊以臣之事君雖以承命爲恭然而不度
己之能否貪冒以任事者亦不可謂之忠矣今御史
之屬缺員日久天下皆知陛下慎擇精選思得行誼
素重可以表肅著位之人以充其任而臣既無學術
以明政典故又無素望以取信清議一旦出于過聽
陞之此職其何以副聖君所以用人之意而允中外
之望哉伏念近歲以來御史補外者雖一時以言事
得罪然其人皆有公忠亮直之節竊謂陛下宜賜召
還處以舊職必能有補以慰天下如臣之愚不敢冒
處所有勑命乞行寢罷

辭免御史中丞劄子

准閤門告報蒙恩除臣某官令臣受告身者竊以御
史府自近世不置大夫而中丞爲之長其職在肅正
朝廷紀綱糾遏內外姦枉天下之事無不可論非夫
有德有言剛明厚重臨義理而知所擇者其誰宜居
之臣智疏材下資淺望輕承乏臺端已逾器量雖殫
狂瞽無補毫分日懷失職之憂敢意誤恩之及陛下
進臣名位不若行臣之言加臣寵榮不若使臣無愧
況備官之未久實揣分以難安伏望矜察愚衷追寢
成命

再辭免御史中丞劄子

准詔書一道以臣辭免恩命不賜俞允臣供職以來
爲日未久略無裨益方俟譴訶恩例横加莫知其故
衆人見臣超擢將謂言事有功則恐使倖生心希想

希効沽激之議傾訐之風爭進紛然卻致多事然則
臣雖以能言而進其弊猶且若斯况臣所論之無功
反是當黜而反陟且官爲御史本在繩愆苟身冒過
恩何以自信此所以夙夜內省踧踖靡皇上繫朝廷
懲勸之方下繫臣子進退之分伏望云云

辭免兼侍讀劄子

准閤門云云伏念臣孤拙不肖自待罪中執法夙夜
憂畏志慮耗竭甚恐顚仆孤奉恩獎今復寘之經筵
豈敢當此恭以皇帝陛下春秋富盛嚮意經術講讀
輔道正在得人而儒學之士布滿近列擇以屬臣寔
非其稱伏望追還成命非獨下副公議而使臣安分
畢力以守職事獲逃咎責則陛下賜臣厚矣

再辭免兼侍讀劄子

准詔書云云仰戴寵遇懽不自勝理有未安義難苟
止方陛下嗣復之始儲意經藝將以尊所聞而極高
明凡在帷幄左右之臣宜皆博訪宿儒以極天下之
選而臣素無資涉德義不聞此臣揣分而不敢受也
又臣自去冬初備言職首嘗言講讀臣僚宜愼擇之
言臣自以爲已寔能堪之此又臣畏義而不敢當也
伏望察臣區區非有飾說特賜寢罷

辭免尙書右丞劄子

今月四日准閤門告蒙恩除授臣某官者㬥聞寵命
驚隕失次伏念臣淺闇寡識無所肖似昨蒙召自孤
外任以風憲愧無古人正色獻替之効莫副陛下虛
己聽納之公靦顔尸官日俟罪譴敢冀誤寵擢寘近
司今二轄之官爲四輔之任用人當否繫國重輕况
舊德老成布在要近其閒皆出臣之右其踐歷皆在
臣之前舍而不求乃此虛受苟輙冒處必致顚危伏
望追寢以安愚分

再辭免尙書右丞劄子

准詔書不允天聰甚高愚誠不達與頒訓勅益用震
惶臣竊以士平居時當歎無位以行其道臣今幸仁
聖在上好善求材長短畢用遭遇斯時而擢於可爲
之地自人情觀之宜若可以奮迅而進也臣所以遜
循不敢受者蓋達時變日雖當汲汲而審已揆分又
有義存焉臣愚而多艱或可以小用不可以大受苟
力不能自量學未能自信而務謀謨國事是所謂苟
得者其於國體爲累甚夫臣一身顚仆安足道哉伏
念中執法其任已重常憂不勝今願得因此幷解言
責別除一閑局庶可以自効伏望察其誠心哀而憐

之

再辭免尚書右丞劄子

蒙差句當御藥院閤安齎降詔書不允仍宣聖旨不須固辭者使軺光華里閈榮歎拜制詞之深厚聽口勑之丁寧息遲有加兢惕無地臣非敢偽爲廉退以邀譽於流俗亦非有故自違慢以干誅於典憲實以陛下今日之勢於左右政事之臣必當純用德望乃可以重朝廷而鎭羣下臣材質駑下自度不可大任故不避再三稽命之戮實懼玷聖明知人之鑒伏望追寵恩制改任賢傑庶允公議以全螻蟻之命伏聞御史中丞已差人訖敢乞别賜差遣亦足以自効無任

辭免中書侍郎劄子

竊睹錄黃除臣中書侍郎者伏念臣出於孤平驟遭識拔備員省轄漫已逾年雖夙夜畢力圖報萬分而略無善狀日俟嚴譴方欲自爲投劾之請豈敢更冒遷次之榮況中書之地幾政所出其所付任尤須得人臣自揣量寔難稱副伏望云云

辭免門下侍郎劄子

臣才質空陋久玷近列徒以國恩未報未敢引身退避而累蒙遷擢職位愈高退自揣量實不遑處況東臺出納制命其任尤重伏望察臣不逮收寢新命以允公議

劉忠肅集卷三　　宋劉摯撰

奏議

乞結絶亳州獄奏

臣伏見亳州官吏昨以住滯俵散青苗本錢朝旨本路轉運司差官取勘及今累月尚未結絶訪聞命及干繫人等在禁者其數甚衆遂成大獄驚駭物聽臣愚以謂本州官吏所犯止於不依限支散青苗錢其罪可以一言而定非有暗隱難窮之狀而起獄不正有司未測朝廷風旨張皇事勢連逮證左當此暑月追呼淹繫殊可矜恤欲望陛下速降指揮嚴責勘司須令日近究結其照證人逐旋先次疏放所貴盛夏不至淹延所進止

論助役奏

臣伏見近日有畿縣百姓數百人紱宰相居第告助役新法不便及詣開封府出頭又赴御史臺陳訴稱保東民税户令來全出錢助役各保貧户生業微薄每年賦税并諸色官債已是供輸不前難於更出助役錢數及稱提點司升起逐户等第已蒙曉示起納期限數百人往來街市京師喧然臣竊以畿甸者天下根本之地常宜安輯之而愛養其財力使有豐佚閒暇之樂故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非義所以重都下根本之勢昨者團結保甲是時西邊用兵法令一出民間驚駭至今憂感而未寧今又作法使人均出緡錢非時升立户等期會急迫所以人情惶駭無所赴愬恐非所以強幹重内愛人寬役之意寔由有司未能宣陛下大均之意以立法度乃爲此等紛擾臣伏願先降指揮告示逐縣今來新法未得施行別聽朝旨以安衆心然後乞根究昨來承准是何條制輒有升降户等及如何出牓依理施行所在役法臣愚欲望陛下深求民情博采中外之論再行講求其要不至重斂勤衆而可以經久者而后行之繫民休戚此最大事惟陛下謹慮而審取之天下幸甚

貼黄

臣聞王建老張靚將兩浙差役合用錢數增起一倍科在民間本路人情嗟怨不安今來府界又敢擅升户等此等皆是妄意朝廷欲以羨餘爲功臣竊慮諸路亦有似此擅升等第多配役錢去處乞速降指揮嚴爲約束

按本傳摯爲監察御史時入見神宗面賜褒諭因問摯從王安石學耶安石極稱其器識摯對曰臣少孤獨學不識安石安石退而上疏其畧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才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向不

在於義故者實之志每在事先憲公之心每在私役陛下有勤東之意令變而爲頻擾陛下有爲役之意今倚而爲聚斂其有吏君之心憂開之事害無以客於其聞令天下有喜於斂爲有禁於無事復以此爲流俗此以役爲亂當農義者以進取爲可知嗜利者以守遵爲無能此風浸成潰唐覺禍少起吏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臣願陛下虛心早聽當察好惡前日意以爲是者令更察其非前日意以爲短者令吏用其長損新虛肆報偶志連志遠幸於苟合之人漸察忠事徇重[illegible]遵最退可與有爲之士救過與不及之俗使會於大中之道則撫設變化唯陛下號令之而已令大典本關謹述

據宋史補入

論助役十害疏

臣聞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言人君雖有仁心仁聞苟不因先王之道爲良法度以行之亦不免於民不得被其澤恭惟陛下至誠好治憂念元元謂天下役法久失其平故慨然有意其大均之也然有司建議立法頗無以上副詔旨而下協人情者臣請言之其法曰率錢助役官自雇人臣謂其害不可勝言而略陳其十害天下戶籍均爲五等然十七路三百餘州軍千二百餘縣凡人之虛實役之重輕類皆不同今欲錢用等以爲率則所謂不同者非一法之所能齊若隨其田業肥瘠因其所宜一州一縣一鄉一家各自立法則紛錯散殊何所總統非所謂畫一者其害一也新法患等籍之不得其實故令品量物力別立等第以定錢數然舊籍既不可信則今之品量何以得其無失不獨騷擾生弊亦使富者或輸少貧者或輸多其害二也上戶常少中下之戶常多上戶之役數而重故或以今之助錢爲幸中戶之役簡而輕下戶役所不及故皆以今之助錢爲不幸優富苦貧非法之意其害三也新法所以令品量立等不取舊簿者意欲多得雇錢而患上戶之寡故臨時登降升補爲等以充足配錢之數疲匱之人何以堪命近日府界其事已驗其害四也歲有豐凶而役有定數助不可闕則是助錢非若賦稅有倚閣減放之期其害五也夏秋二熟農人唯有絲綿麥粟之類而助法皆用見錢故須隨時貨易逼於期會價必大賤借使許令以物代錢亦復有退揀糜費及吏緣乞索之患其害六也兩稅及科買貸責色目已多使常無由毀猶病不能給又起庸錢竭其所有恐斯人無憀而頑爲盜者天下戶口日當耗失則去爲商賈爲客戶爲惰游或父母兄弟不相保抓冒法禁析而入下戶大則聚而爲盜賊其害七也儌幸之人又能當緣法意虛收大計如近兩浙科起一倍錢數欲自以爲功而使國家受聚斂之謗其害八也夫既爲之民而服役

於公家乃所謂治於人者天下之通義也況鄉縣定
差循環相代上等大役至速者猶須十餘年而一次
之至於下役則動須一二十年乃復一差今使縣出
緡錢官自召雇蓋雇之直不重則不足以募不輕
則不足以給輕之則法或不行重之則民不堪命其
害九也夫役人必用鄉戶蓋其有常產則必知於自
重性愚實則罕至於欺公舊法雖有替名鄉人自任
其責今既雇募恐止得輕猾浮浪姦偽之人則所謂
帑庾場務綱運凡所以主財者不惟不盡心幹守亦
恐縣官之物不勝其盜用而抵冒法令罪獄日報至
於弓手者壯承符散從手力胥吏之類職在捕察賊
盜發行文書追督公事者則恐遇寇有畏避之患固
事有賕援之姦而舞文霈事無有虛日其害十也夫
民可安而不可動財可通而不可竭以臣之淺聞寡
見而所列如此其沸於民口有大於此而臣未敢有
言者其又何窮然臣嘗爲陛下博訪而深計之蓋天
下差役莫重於衙前今司農新法一項云鄉戶衙前
更不抽差其長民人等並聽依舊將天下官自出賣
到酒稅坊場并州縣坊郭人戶助役錢數以酬其重
難臣謂此法有若可行然坊郭一等戶自來已是承
應官中配價之物及飢饉盜賊河防城壘緩急科率
郡縣類之今亦難爲使之均出助錢外舊來官中將
場務給與衙前對折役過分數然多是估價不盡虧
却官中寬數今既官自拘收用私價召賣則所入固
多又應係衙前當役去處事件官爲裁省使無舊日
糜費而支酬之際稍優則人情必當樂爲可寬鄉戶
重役而似無害民之事臣乞陛下將此一法詔有司
講求其詳逐路坊場錢數可以了得本路召雇衙前
酬獎則其詳具條目行而觀之以三二年間若見其
利則其他役法更革無難矣所在助錢之法伏望早
賜睿斷一切寢議以幸天下夫更令創制可以漸而
不可以暴況欲内自畿甸外至海隅一槩率錢可謂
重斂又欲迫急而成之使生靈不得以自全陛下安
得不寘重其事哉

論助役法分析疏

臣近曾上言論助役之法其害有十今奉聖旨批送
下司農寺曾布劄一條件詰難奉聖旨令臣分析者
竊以助役之法有大臣主之於中書有中書之屬官
及御史知雜者講畫於司農寺有大臣所選擇監司
提舉官行之於諸路上下布置其勢若此可謂易行

矣然曠日彌年未有定論可以為法者其故何也不順乎民而已矣民之所不欲古今未有可以勢力強而成者也故雖命使者奔馳道路稟之於內而劫之于外然其擬議參差條制殊異衆情紛然不知其可行之計則此法利害明若觀火矣臣有言責故前日采中外士民之說敷告于陛下今司農之辯說既如此陛下以臣言為是耶則事盡於前奏可以覆視陛下以臣言為非耶則斥黜之而已雖復使臣言之亦不過所謂十害者不惟重辭又過煩黷天聽而風憲之官豈與有司較是非勝負交口相直如市人之交競者則無乃屏陛下耳目之任哉有司謂臣等除詖欺誕則上有陛下之聰察而下有中外之公議所謂中有向背則臣所向者公所背者私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父所背者權臣今方辯助法之利害而無故立向背之論以朋黨之意敎誘天下此可駭也所謂曾無畏忌則陛下之法臣所畏也陛下容受忠直臣為御史實不敢隱情自為忌諱今司農欲使臣畏忌權臣則誠臣之所不能者也伏望陛下將臣前後所論助役章奏與司農之言宣示二府大臣中外百官以考是非若臣言有所取則乞速罷奏議以安天下之心若稍有欺罔則乞重行竄逐以謝專權之人而戒妄言者

分析第二疏

臣昨日准聖旨批下司農曾布劄子為詰臣所言助役事尋已具分析奏聞去訖臣竊以耳目之於人也事物過者必見必聞以走其心而心必受之未有不信其耳目而反以其能視聽為疑者先王以言置官代天子耳目內外相信無以異於一體之相為用也其言雖直必容雖多必受則國家治不然則反此故諂佞諛詖不設危亂之國鼎鑊斧鑕不在皇明之朝恭以陛下躬上聖之德好問樂善凡延見臣下雖賤官小吏必溫恭和容以訪逮之此堯舜之盛也然至於臣等以職事為言則使之分析者中外皆知非陛下意乃司農挾寵以護改作大臣設法以蔽聰明爾因事獻忠敢一言之今天下之勢陛下以謂安耶治耶未治耶苟以為未安未治也則以陛下之睿智言動起居躬蹈德禮夙夜厲精以親庶政而天下未至於安治者將誰致之耶陛下即位以來注意責成倚以望太平閭閻動搖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

青苗之議未竟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漳河之役作漳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水利也則民勞而無功又淤田也則費大而不效又省併州縣也則諸路莫不強民以應令又起東西府也則大困財力禁門之側斧斤不絶者将一年而未已其議財也則商賈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利也則下至於歷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古之賢人君子行道必馴致之有漸持久而後成至於設施皆有次序今數十百事交舉並作欲以歲月變化天下使者旁午牽合於州縣小人挾附佐佑於中外至於輕用名器混淆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儇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壞民者謂之通變能附己者不次而進之曰吾方擢才不可招者爲名而斥之曰吾方行法凡政府謀議所以措置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屬掾曾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聞乃在布後故奔走乞丐者布門如市雖然猶有繫國家之體而大於此者祖宗累朝之舊臣則鐫刺鄙棄去者殆盡國家百年之成法則剗除廢亂存者無幾天下所謂賢士大夫以歲相引而去者凡幾人矣陛下亦嘗察此乎去舊臣則勢位無有軋己者而權可保也去異己者則凡要路皆可以用門下之人也去舊法則曰今所以御取天下者是己之所爲而陛下必得久任以聽其伸縮也嗟夫此事之實也其名則曰革弊而興治是以陛下樂聞其名而難察其實也夫賞罰號令乃陛下所以砥礪天下而鼓動四方以爲勸信者今有人焉能舞公事以傾數獄能興大獄以遂官吏其事是耶乃其職爾何至超任以爲職司耶趙濟是也又有人焉以渭源田欺罔始既以此得罪而終復以此增秩王韶是也程昉事漳水以興大役困一方而無成功趙子幾挾情以以違法禁接吏以防民言則皆置而不問乃是賞反施於聖人之所當罰罰不及於王法之所當誅也畿邑之民以助錢爲訴也陛下聖旨令召情願東明知縣以不能禁民有訴而被劾也陛下聖旨止令劾擅升戶等之事二者皆獨斷之善政而中書皆格而不下此則陛下之號令不行也西師無功而曰非朝廷之本謀天下但見給軍之費輦出京師空名之誥馳下於西路又命一知制誥於將幕使專代天子之言報復號令絡繹於道苟以爲非耶何不止之迨其事

敗則曰非政府謀也捐貫賂錢以千萬計秦晉之人
肝腦塗地增軍旅之怨結邊陲之釁而不自請咎乃
致陛下發中詔以責躬抑徽號而不受忠義之士誰
不痛心而疾首至如助役之法臣嘗言之矣其條制
纖悉臣雖未能究見然終以謂使天下百姓賦税貸
責公私息利之外無故作法升進戶等使之輸出緡
錢皆非爲人父母愛養基本之所宜爲者故臣謂之
聚斂非妄言也陛下任遇輔臣如此此其重而致主
之術乃用此道是皆大臣之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
誤大臣也今既顛謬乖錯敗亂綱紀知天下之不容

懼寢衰之回悟以謂雖中外之士畏避無敢言者然
其尚敢言者獨御史有職爾故又使司農熒惑天聽
作爲備辭令臣等分析以摧沮風憲之體艱梗言路
欲其憂惴苟容而緘默或欲撩其危言從而擠逐不
知忠臣節士雖戮辱不懼所以盡事君之義耳今羌
夷之欸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疲潰未瘳河
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困財力縣官匱竭聖君恭勤思
治萬方之所知而在轄弼者方欲蔽天下明使下情
不得而上達其何心耶臣願陛下思祖宗基業之艱
難念天下生靈之危苦少回幾慮收還威柄深恐異

時專權肆志將有陛下所不能堪者則必至於虧失
君臣之恩是今日養之適所以害之也若夫馮京王
珪同列預政皆依違自固不扶顛危雖心悟其非而
無所救正己之進退又婾婀而不決皆非所謂輔臣
之體臣四海之內孤立獨進陛下過聽任以風憲嘗
竊思之近歲臺諫官疊以言事罷免豈其言皆無補
於事歟豈皆願爲訐激險直之語以自爲名而去歟
嘗以謂欲言政府之事者其譬如治湍暴之水可以
循理漸道之不可以隄防激闕而發其怒不唯難爲
功亦爲患滋大故臣自就職以來竊慕君子之中道

欲其言直而不違於理辭順而不屈其志庶幾感寤
少悟天聽而亦不敢婞然如淺丈夫以一言一事輕
決去就致聖朝數數逐去言事者而無所稗補思以
上全國體而下亦能久其職業而成功名兩月之間
纔十餘疏其言及助法者止三疏耳當天下多事之
時而臣言簡緩又不足以感悟則其負陛下亦多矣
不意大臣之怒已至如此令臣等分析分析之事前
代無之祖宗無之近年以來乃爲此法以摧言者之
氣方陛下孜孜聽治嘉於納諫而大臣所爲則不得
正目而視此所以發臣之狂言而不能默也伏願陛

下深察事物之變用安靖之治以休生民有所措置以大小緩急爲先後之序以義利經權爲本末之辨自茲凡有獻替於陛下者乞有以誘掖獎厲之雖分析之命以尊嚴朝廷而養多士敢言之氣臣不勝惓惓憤懣愛君待罪之至

代留守張方平留閼伯微子張許三廟奏

伏見司農寺奏請降制懸天下祠廟並依坊場河渡例召人承買狀取淨利本府管下所管祠廟五十餘處各已施行內有閼伯宋公微子廟閼伯歲納錢四十六貫微子廟十三貫並三年爲一界臣切以閼伯遠自唐堯遷此商邱之地主祀大火而火爲國家盛德所乘而王本廟歷世尊爲大祀微子宋之始封君開國於此亦爲本朝受命建號所因載于祀典垂之甲令所當虔潔以時奉祀又有雙廟乃是唐張巡許遠以孤城死賊所謂能捍大患有功於民者今既許承買日後小人以利爲事必於其間營求招聚紛雜冗褻何所不至慢神瀆祀莫此爲甚歲收甚微實損大體自餘利害不敢言又欲乞朝廷詳酌留此三廟特免出賣以稱國家寅恭典祀崇尚前烈之意御批司農見出賣天下祠廟辱國黷神此爲甚者宜速降指揮令逼行下更不施行司農寺官吏令開封府取勘聞奏熙寧九年八月九日下

乞慎擇講讀官奏

臣竊以聖人之德其聰睿神智固天性之所自有然孔子曰吾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孟子亦謂人皆有是四端猶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在乎充之而已苟不充之將失其本然之性則雖聖人方其始也學問以達之範圍以成之者其可少哉昔者周成王幼沖踐祚其師保之臣傅之德誼道之訓教者周公召公太公其人也夫左右之人既如此則成王雖明其耳目所入蓋無有不正者矣我仁宗之初亦以盛年嗣服用李維晏殊爲侍讀馮元孫奭爲侍講惟茲數人皆名儒宿德極天下之選是時方親庶政聽斷之暇每於雙日召使入侍講說經典或讀祖宗故事盛明之政慶澤無窮恭惟皇帝陛下紹膺天命傳序統業夫以異稟之資夙成之善而又上有太皇太后陛下之至仁厚德保護開祐所以成就者固不備至矣然方春秋鼎盛在所資養左右前後宜正人與居語默見聞宜正事是接所以起善養源保微慎始尊德美而長智習致廣大而熙光明則勸講進讀輔

導之官其可不慎擇也哉伏見兼侍講給事中陸佃
蔡卞皆新進少年越次暴起論德業則未試語公望
則素輕使在此官衆謂非宜伏請罷其兼職以允公
議仍欲望聖慈於內外兩制以上官內別選通經術
有行義忠信孝悌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其任遇非聽
政之日便殿燕坐時賜延對使之執經誦說陳天下
之義理古今君臣父子之道以廣睿志仰副善繼求
治之意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請依程頤所乞奏

臣伏覩制命以布衣程頤爲通直郎崇政殿說書者
恭以尊儒重道振擧遺逸使天下歸心固聖朝之所
宜爲也然臣竊惟進退者臣子之大節爵祿者天下
之公器進退不失其義則人道立爵祿不輕所與則
士心勸二者蓋不可不也始頤以節行自守陛下高
其風故以州推官西京教授起之頤既力辭從而赴
召而陛下又以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待之頤既至
未即受命而陛下又賜之延對官之以通籍置之於
經筵蓋頤之遜避不已而陛下恩命每有加焉臣恐
頤於出處辭受之際義有難安者也孔子曰如有所
譽其有所試矣孟子曰仕有時乎爲貧辭尊居卑辭
富居貧頤好學求志有君子之行遭際盛世其心豈
徒欲以辭名自售哉固願有所未就也頤親老家貧
兄瀕有賢行官不達而死在頤之義當仕也爲貧而
仕則若孟子所謂居卑者可也今有學而不試每辭
而加進臣於是知頤之不敢受也若夫紛紛之論致
疑於頤者非獨如臣之言也直以爲自古以來先生
處士皆盜虛名無益於用若頤者特以迂闊之學邀
君索價而已天下節義之士樂道不出如頤等輩蓋
亦不少彼無所援乎上故不聞耳又以謂頤辭免爵
命之言曰前朝召擧布衣故事具有是頤之志欲爲
神故常秩而亟欲得臺諫侍從者爾臣固知論者之
或過也然而是非疑似陛下亦不可以不察也聖人
自有中道過之則偏天下自有常理背之則亂伏望
陛下審真僞重名器聞頤方辭恩制乞降指揮依頤
所乞成就其節止授以初命之官既使得以祿養其
親又使受之有義免於似是之謗後日見其可用而
進擢之蓋未晚也於陛下尊德擧賢之道無過不及
者不亦休哉取進止

貼黃

聞頤有所建請數事如欲令經筵侍臣坐講之類又

有非所宜言者衆傳以爲笑不知有是事乎惟望速
降聖旨依頤辭免促命之以初官試之以西京教授
廣觀成頤之志完頤之節以息羣議而亦不害異日
擢用也夫廉耻不立於天下也久矣今幸有一人焉
若授受不當於義則使天下靡然益不以廉耻爲事
豈不重哉

乞增諫員及許察官言事奏

臣蒙恩過聽使備員御史因得竭盡愚論知無不反
而竊惟陛下即阼臨政之始其所先者宜莫若廣言
路故臣今就職之日首獻其說蓋聖人以一心御萬
事而無遺慮以一視周四海而無遺照非能身親而
目得之也爲能咨諏訪度致人之言開闢其塗使無
壅蔽上之公卿大夫百執事下之雖工瞽執技之賤
蒭蕘負薪之陋皆得輸意自竭雖然至前而聽吾之
所擇惟懼乎言者之不能多祖宗以來諫官御史張
設員品罔不備足凡在職者皆有言之責臣今伏見
諫官止有大夫一員御史臺自中丞而下雖十員然
止於中丞侍御史兩殿中法得言事外監察御史六
員專於察治官司公事文書之稽違言而不與於言
則是在朝廷以言爲官而任其責者裁此五人而已
天下之大臣工之衆擁蔽之漸朋比之萌民之休戚
政之利病其於獻納伺察誠恐耳目之未廣事或有
不得盡聞于聖聰者此非帝王明四目達四聰開衆
正屈羣策者也臣欲於諫院增置諫官員數本臺六
察御史並許言事其所領察耳目不廢如故所貴共
盡思力交輔聖政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依旨推擇監察御史奏

准尚書省劄子節文臣僚上言近降指揮御史臺察
官並許言事臺官共置六官則在臺八員之中當减
二員莫若指揮長貳察視本臺除言事官外某可使
言事某可罷奏聖旨依奏續准尚書省劄子朝散郎
試御史中丞黄履奏見今監察御史六員除劉拯外
其五人並係臣論薦伏念臣既嘗稱其材以進之又
擇其不材而退之在臣私義實恐未安欲望聖慈指
揮止令侍御史劉拯推擇奉聖旨依奏並劄付臣者
右謹件如前臣契勘本臺監察御史六員舊來專領
察按近制並許言事遂官皆係臣僚保薦堪充御史
之人今除陳次升一員見令奉使差出臣未之識外
有劉拯安惇二員到任久次可以减罷伏望聖慈量
才別加任使其餘合依近降朝旨指揮施行

乞依舊令封駁司關報差奏

檢會准元豐五年五月七日門下省劄子門下省奏據給事中應狀封駁房勘會昨舊封駁司准元豐三年七月十八日中書劄子節文御史中丞李定狀奏乞應有差除並令封駁司限當日關報本臺奉聖旨依奏續准當年九月二日中書劄節文同知諫院蔡卞奏乞應有差除及改更事件並令封駁司抄錄關報奉聖旨應差除及改更事件封封駁司者並令抄錄關報者勘會近准新制撥封駁司歸門下省爲封駁房其舊封駁司准朝旨廢罷又准官制新條諫院已廢諫官係中書門下官即不言舊條合與不合行使所有本房每受差除及改更事件今來未敢依舊關報未審以何司存爲名如以本房緣已隸門下省若以本省又恐內省無關報外之理及檢會公式令即無門下省關牒外司條式奉聖旨更不關報臣竊以朝廷慎於出令故使官司更爲檢察內之則門下得以封駁外之則臺諫許其論列然朝省之上事有漏泄禁罪不輕人誰敢傳若非門下以司關移則臺諫所聞常在命令已行之後此定與卞之所以有請而先帝所以從之也其後給事中徙以封駁改司爲房又疑內省不敢關報外司遂作申稟致有續降指揮遂革今來唯是勅命以至六曹已作奏行方始隨事關報苟理有未安給事中失於駁正或雖駁而失當其差除之告命政令改更之制往往已授受施行矣而臺諫官方從其後論之雖以聖慈優容聽納必無難於追改若或者以謂號令已行不可反汗則是雖設之官而無補於事也故臣愚欲乞且用元豐三年指揮凡差除及改更事件並令門下封駁官依舊於當日關報諫官御史臺所貴成命未下先事裨補而朝廷亦易於施行

貼黃

封駁司改爲房名號亦雖小異而事任不殊若謂不可用關恐合以給事中移牒逐處乞詳酌

乞令臺諫先次上殿

臣昨於十一月十日曾具狀奏乞先次令言事官上殿不蒙施行後來竊聞恐僥聞并降指揮以此不敢頻有申請今來已是歲盡伏望早賜聖旨先次許令臺諫官上殿奏事所貴公議人情不至隔塞得以詳悉開陳上達天聽

論三省樞密院差除奏

臣准吏部牒十月十六日三省樞密院同奏聖旨唐淑問除左司諫等事又牒十月二十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陸佃等罷侍講事臣竊睹自來朝制又近降官制格凡差除有中書進擬者有樞密院者有三省樞密院同進者蓋建官分職各有所治法無相參也三省樞密院同取旨者似止於差除帥臣邊鎮大吏內臣近上差遣而已今來差諫官罷侍講不委樞密何爲而預也外言藉藉皆以三省容縱密院侵紊政體莫不疑異臣竊以國家所以待者在綱紀大臣所宜守者在名分綱紀正於上則下無邪志名分治於下則政無多門一有奪移何患不起況朝廷今日正當尊強君道謹守祖宗法制嚴臣下之分以消壓權僭之心今廢置官吏陛下大政而三省之事也樞密院非其職逾法出位橫遷議論公然犯分臣恐積微至著交亂官守漸行私意以害政事上則陛廉之等慢下則傾奪之患生杜漸防微寔繫國體欲望聖慈特降詔旨戒諭三省樞密院臣僚凡以差除擬進者各依自來條制班次取旨所貴正名循業事無侵逾以尊朝廷以正在位取進止

貼黃

臣又慮上件差除諫官等事皆降聖旨特許樞密院同進借有特旨乃是聖恩優禮執政欲合同衆論之意而大臣之節自當引義辭免惜朝廷綱紀以安分守不應承便冒進漸隳失體制

宋劉摯撰

奏議

歲旱乞修政事奏

臣伏見自入冬以來並無雨雪亢陽爲厲被災甚廣群情嗸嗸驚憂四顧考原經典可謂大異夫人之氣與天地陰陽之氣相爲出入流通而往來者也人情和于下則天道順于上人事乖于此則天變倣于彼是謂天人相與之際也故聖人之事天也知其在上不遠應以類至則九析穰消伏以謂末節小數而專修政事以應之竊以陛下委國仰成與之均休戚同

榮辱者不在三省樞密院執政之臣乎今廟堂之上大臣八人情志乖暌謀議不一無同心同德之節有分曹懷貳之意故議政之際排抵依違相激相閉其語往往播在中外所以政令壅隔而不下文書稽滯而不行官爵濫于無名而不應于典故公道屈于貴近而獨施于疎遠私邪朋比上下隔絕況當皇帝陛下淵默諒闇之日太皇太后陛下制出房闥之時朝廷政柄盡在大臣而大臣不咸如此故天下但聞頻併之事而不見和善之政政不和則人情不和人情不和則天地之氣繆沴而生此變也書曰肅時雨若五行傳以謂冬旱政舒緩之所致也今上可謂不肅朝廷之政可謂驕慢廢弛號令可謂二三不振矣古者災異水旱咎在燮理陰陽之官故策免三公以塞其譴今來歲已窮盡旱暵如此宿麥在野無潤澤之入春氣相乘有疫癘之變生民一歲之大命豈可不念之哉又一月以來日青無光風霾昏翳考之古驗皆非小變而上之人恬不以爲怪此中外之所以恐懼而不寧也伏望聖慈深省上天譬告之意俯察朝廷乖戾之變特詔大臣修飭政事凡賦斂之害人者法令之未安者大改而更張之至于決獄訟之私枉趣諸司之稽違進忠良退阿諛通蔽塞去疑貳務以至誠寔事上塞天譴下救生民則和氣之應將不旋日而得之矣臣不勝惓惓之心今外議皆謂朝廷自升祔後來政事懈弛不及日前此蓋有以召之非虛言也

乞禱雨疏

臣伏見近日都城之中火災頻起人情惶懼轉相驚訛蓋自冬春以來久旱所致今暴風晝晦氣候乾燥故易以致火必得雨澤乃可消伏欲望聖慈命官精潔祈禱以安人心以致天澤然已近四月中氣春麥

方入夏麥將結正渴雨之時也伏乞速降指揮取進
止

貼黃

臣按五行傳曰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則火
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
恭惟陛下聖政英斷其於辨別賢佞固已至矣然願
陛下常以此事留心勿使讒言可進邪或勝正則天
人之際應如影響一雨不難致而灾熖息矣

歲旱待罪奏

臣等伏睹春夏以來旱沴深廣徧走群望雨澤未應
上煩聖慮焦勞惻怛奉今月九日詔書避殿損膳深
自退抑臣等伏惟災異之應必繇政事政事失當咎
在臣等今乃致陛下降詔責之言裁居養之節則是
歸過君父臣等夙夜不遑伏望特賜罷黜以懲不職
或先次依故事各降官職庶幾少謝天戒臣等以三
省闕人不敢闔門待罪各且在職聽命伏乞早賜處
分

論政事稽滯疏

蓋聞傳曰朝廷正則百姓理又曰衆賢和於朝則萬
民和於野今夫上之人誠能同德一心盡分憂國則
必有和善之政而下無朋比之士苟人有異意轉相
非疑則必有避違之政而下有向背之俗於是民被
其害矣臣伏見昨者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聽治
之初惠綏天下去民之所同患更法之所不安至於
振淹滯絀貪刻發政施命無有虛日故近自畿甸至
於海隅莫不鼓舞承風傾耳以聽太平而迩者一兩
朝以來政事號令之見於施行者曠然希闊中外顒
顒無所聞見深求其故皆以謂執政大臣情志不同
議論不一之所由致也有陰拱以坐觀者有陽合而
內睽者有強橫以肆制者有隱耻以懷咎者滯事積
前相顧而不發故仁澤屯於上而不下庶事壅於朝
而不行以至文書稽留人情隔塞聖人之化雖曰久
於其道而後成然固有緩急之勢今事至輕小明有
比例或止於一法令增損一官吏之廢置猶不肯倡
端主論則才令邊鄙之大利害賦役之大是非天下
百姓之困苦如在倒懸而望解者當誰任其責何時
而議也幸遭聖明哀愍元元爲廟朝大計而謀國之
人方身是恤方私是圖坐玩歲月亦可謂不仁矣況
今皇帝陛下以聖年居諒闇太皇太后陛下以垂簾
而稱制於此時也而輔弼不咸相擅相激非獨政事

壅積而已誠恐疑貳漸深分曹因黨徒傾險之士煽於其間上下乖戾何事不生此又臣之所爲深憂也伏望聖慈深察事變防微杜漸特詔輔臣當務同寅協恭相與以信去其貳志以濟國家之事今來政事之稽滯未決者趣令條上取旨則望聖明發自睿斷別自施行以幸天下

論景靈宮帝后同殿乞下近臣疏

臣伏見神宗皇帝神主既祔太廟竊計於景靈宮當依祖宗神御別建朝殿伏緣宮中地步今已隘逼若或開展民居則理有未安臣惟原廟之說始見於西漢而其制度蓋不傳而無聞今景靈宮之聚神御也固有祖於原廟之意然帝之與后各建殿室蓋緣舊來神御散在諸寺故亦各殿乃出於一時現畫別無義據臣愚竊謂既曰廟當倣於宗廟之制帝后宜同御一殿如此則今日神宗所御遂可無事於興作矣奉還昭憲皇后於宣祖殿合配而復以太始殿易名爲神宗之殿非徒簡節勞費便於時而已也致之禮典則無違質之人情則爲順此大事也伏望聖慈詔三省兩制禮官雜議以處其當聽陛下聖斷爲臣淺陋妄議合即罪誅如此自與廟制相合逐時酌獻行香亦無妨礙取進止

論降詔疏

臣聞朝廷議欲降詔中外慰安人情傳聞二三臣不敢信儻果如此臣實未諭伏見陛下即位以來修先朝政事損益法令進退臣吏大要專以安民四方曉知上指坦然明白矣至於懷私負釁貴近不赦而思信之言雖小必錄此又人人皆能道之臣獨不知國家尚安所疑欲家至而戶曉也若謂日者黜責一二臣僚恐附離黨與不無反側故以詔書安之臣謂人情無甚相遠不從上令而從其意動民以言不若示之以行事自古而然朝廷果將吹毛洗垢擿抉宿過則詔令雖行人亦不信今但朝廷罰罪之意出於公議惟責大體不問其餘則雖無所言何患人不知之近者朝廷法令方具功罪明白吏民安堵自如正宜鎮靜無事何故自生疑貳覆欲以言語區區過自分說以勝士大夫之心臣恐中外有以窺陛下也前世自漢唐以來因誅鉏叛逆或尅復僭僞危疑之始慮有動搖故亟下詔令慰撫未萌今升黜官吏何時無之何至張皇自生不安之意臣竊以爲過矣抑臣聞之人才寔難自非大姦大猾懷邪怙終此外安有終

身棄置之古人以功贖過所謂使功不如使過良以
此爾前以罪退後以功進是乃國家所以公天下者
見之一二則中外將不得言而信矣臣謂要反側之
計無以尚此何必空言哉伏望廓斷寢降詔之義見
四方疑惑以幸天下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再論降詔疏

臣近聞朝廷議欲降詔中外得於傳聞未見本末然
竊謂朝廷舉動不可不愼昨已具狀論列今者外議
籍籍又異於前大意謂陛下即位以來增損法令進
退官吏今已改意自悔故欲下詔委曲解說又深厭
臺諫言事故欲止約多士轉相告語且謂自此臣僚
雖有罪犯無復憂畏臺諫雖有聞見無復敢言詔令
未下人已非議臣備位言路所聞如此不敢不論臣
竊謂刑賞予奪天下公器非苟順人情惟當而已日
者朝廷加惠元元取官吏虐國賊民之尤無狀者顯
黜一二以勵其餘此甚大惠陛下其以爲當邪誠以
爲當則足矣何必家至戶曉自起疑貳之意使忠義
自失姦罔幸免臣所未諭也臺諫臣僚類皆疎賤孤
寒之人而使以識切主上躬治貴近爲職其勢固已
不勝若稍加沮抑且使有誅責之憂則人人顧私自
便雖肯盡言又況聽與不聽上繫朝廷去取大抵欲
言十事退思反顧已去五六其言雖上又經裁擇則
言而聽者率不過十一二然則朝廷聽言可謂審愼
論議雖多言者何罪且臺諫以言爲職今若明出詔
令戒使勿言則是予之官而奪其職爲小人之所睥
睨輕誚必不能自立相率引去然則言路塞絶誰復
以利害之計上聞此又臣所未諭也臣思慮累晝夜
其事甚易見不知爲陛下建此計者誰乎臣願陛下
深思臣言無忽速賜寢罷降詔之議以安士論若本
無此議臣聞之誤妄罪當萬死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三論降詔疏

臣今兩具狀奏乞寢罷降詔指揮未知聖意賜與不
賜省察朝士大夫億度風旨轉相傳誦不無非議臣
謂降詔本欲安人情而詔令未下事已宣露反使人
情疑惑則利害固已可見甚非陛下鎭靜中外之意
臣備員言路此而不論臣則有罪是以不避煩瀆願
畢其說臣謹按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
於國人國人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下竊意之也
故朝廷之人不爲則已苟有所爲雖秘謀密計人且
意而知之況陛下以修政事清人物遂欲闊略細故

含垢匿瑕示天下以寬大誠大惠也但此意一定何
患人之不知若更施於行事一二則中外諭意坦然
洞達矣何必空言喋喋過自分辨急於取信無乃害
國家大體哉詔書大意不過以謂罪惡者已治欲使
其餘改行自新恭惟先皇帝養育人材布滿內外其
中邪慝不能無之今已行懲勸則是乃所以成就先
帝之意若必形於詔書示蕩滌之恵使之自新則似
分別前日政事虧損治道無大於此然則人情安與
不安乃在陛下立意行事其實何如耳不在降詔詔
下之後事體窒礙其害乃至如此臣願陛下深賜省
照特罷降詔以全大體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論韓琦定策功疏

臣等去年二十六日奏事延和殿論韓琦等定策以
立英祖勳烈顯著近年爲人掩奪其功乞賜明辨方
權借冒偷聽罷誅伏蒙聖慈開納宣示本末不待臣
言而自已曉然見是非之正臣等退而感歎因竊思
念自至和以後臣子以國本事建爲言者蓋不可勝
數或乞早定儲貳或願擇宗室之賢者至於請立
誰何有所主名則萬一無敢及之者至嘉祐六年琦
與歐陽修用司馬光疏日日叩請開道引翼天意感
悟太議始有主名而英祖皇子之詔遂下矣言之者
雖多而爲之者琦也憂之者雖衆而任其責者琦也
此四海之所共聞天地祖宗之所昭鑒而今日莫如
太皇太后陛下之所詳而知也琦等有社稷之功而
不能自保於存沒之際王同老爲父貪功上其私室
所藏之文引中書同列竊議之語乃云至和已有定
議神宗以爲賞疑從予思過寡僭於是進官錄予所
以褒顯之者傾動一時而詔旨直謂嘉祐立子之詔
但宣至和已定之命而已嗟夫大忠元勳移彼而就
此有所與奪矣此公議之所不伏而是非之際不可
以不辨也術蹟考理皆有證左臣已列九事具之前
疏同老乘琦與同時執政皆亡而慈聖光獻皇后上
仙之後謂無有知其事者乃出而據之而不虞太皇
太后陛下之知之也臣等區區非爲琦修等家積冀
恩澤亦非欲追葦同老等賞典但乞降一詔書辨正
定策大功所在布之天下付之實錄院以昭信使以
伸公論以慰士大夫心爲萬世忠義之勸伏望早賜
指揮取進止

貼黃

前後臣寮乞建嗣者雖多然琦等嘉祐未定策之日

正[諫]官司馬光章疏琦等日持其疏懇請於前其功
業皆相濟以成之也伏望於今來詔書中明賜別白
褒顯以示天下其與元豐旌賞之事自無相妨

進論呂誨疏

臣伏以辨大姦而究未萌人臣之先識褒遺忠而發
潛德國家之令典臣嘗觀熙寧之初王安石以道義
文學起而輔政先帝舉天下聽之天下士民亦罔不
指期以望太平上下向之無異辭當此之時故諫議
大夫呂誨爲御史中丞獨以爲不然屢有奏論其略
曰安石居廟堂天下必無安靜之理又曰誤天下蒼
生必此人誨坐是貶官于外未幾亡歿其後安石與
其朋黨變亂祖宗法度專以聚斂爲事顚倒邪正進
退失其當發民之所同欲興民之所同害欺罔朝廷
天下被其患者十七八年其間雖有踵事增虐之人
然要之權輿造端寔自安石始四海困擾皆如誨言
誨可謂有前知之明矣誨名臣之後爲人忠信剛正
立朝行己有古人之節大臣之風在言路前後三黜
皆以擊姦邪忤權勢最後尤以直道大義爲公論所
高誨之死於散地在熙寧四年官至侍從而朝廷未
嘗有所贈卹誨之妻今在生事微薄有子皆碌碌小
官恭惟陛下臨御以來惠綏生民修完庶政以成先
先帝求治本指昭顯于世而開獎言者敎敎聽納凡
臣子在前日輸忠獻直嘗有一言于朝者莫不收拾
褒用之而誨不幸既亡未見遇于今日此天下有志
之士所以歎惜而不能已臣不勝愚慮欲望聖慈嘉
誨之有識敢言不獲用利不得及于世哀其志節
特賜褒贈及賜謚以表顯之錄其諸孤稍賜任使非
獨以慰幽壤蓋亦以勸天下之忠義而愧人臣之爲
姦諛者非小補也候進止

貼黃

臣不識呂誨然寔慕其爲人其讜論直節近世在言
路者少及焉而又逆知安石爲政之害使其言用豈
不有補于天下此朝野之所同知也原注九朝長編紀事本末哲宗元祐元年五月丁丑以侍御史劉摯言詔特贈通議大夫男田辰與堂除合入差遣

請文彥博平章重事疏

臣伏見陛下降詔遣使詔太師文彥博赴闕惟彥博
以勳名之重翊亮四朝可謂社稷元臣宜乎陛下思
見其人而加禮起之甚盛事也臣竊觀自古以來莫
不貴德而尚齒然宗工大老遇之必以禮而處必以
道故或尊之以爲師保或養之以爲三老五更或使

之朔望一朝或間趨朝廷平章重事或有大政就而咨決考於前載故事具存今彥博之來在聖謀神慮必有以處之將一見其儀形而已耶又將有所咨訪耶將留之朝廷以自輔耶又將任之以政耶今外議但見宰相虛位久未除人皆以謂陛下必將以三省長官命彥博矣雖臣愚意亦不免出於此然臣竊謂誠若議者所料付以三省之政有官則有職有職則有事四海之大萬務之繁大小無所不總日夕裁決朝會陞降殆恐非八十餘年老臣之聰明筋力所能宜也有職事則不能無得失使任其責則傷恩釋而不

問則廢法又非所以養元勳而尊耆老也彥博雖老矣然忠厚敦大足以慰士大夫之心其氣畧足以彈壓强悍其威望足鎮服外裔誠宜今日優游佐佑以爲朝廷重古之人以老成有過於典刑蓋爲是也臣欲望聖慈詔彥博以本官朝朔望遇有軍國大事特賜宣召詢以籌策不須以官政嬰之夫以三師之尊搢承天子清問獻納以決大議而不勞以事此陛下之所以尊禮舊德者至矣不親於權以進强君道不疲於職以休養老臣而無累於出處之際此亦臣子之可以處而安也愚慵義稱無以易此伏望決自聖心

使天下無異辭不勝區區取進止

論太學獄奏

臣先准朝旨看詳訴理熙寧以來罪犯并元豐後來探報斷遣公事洗雪抑情可矜憫並許上聞数內一件制勘太學公事龍原等二十二人已具看詳事理奏聽指揮去訖伏緣事有未盡須至論列臣謹按太學公事本因學生虞蕃就試不中狂妄躁忿上書告論學官陰事自此起獄又因勘官何正臣迎合傅會將教前及狀外於法不該推治之事奏乞皆行推治親畫特旨依奏自此獄遂大熾上自朝廷侍從下及

州縣舉子遠至閩吳皆被追逮根株證左無慮數百千人無罪之人例遭箠楚號呼之聲外皆股栗臣聞論者謂近年慘辱冤濫無如此獄其所坐贓大率師弟子贄見之禮茶藥紙筆好用之物皆從來學校常事雖經有司立法而人情蹤故未能遽革盡以監臨枉法當之終身故廢可謂已甚其間雖有寔負罪犯之人終以下獄其上事廢不正獄官希合諸虐太過故雖得其罪論者猶不以爲直又況學士大夫不堪困辱類多引虛自誣並坐重責深可嗟憫臣所看詳緣止是據案考事而獄吏等從來鍛鍊文案唯恐罪

反故首尾牢密曲直莫辯況此獄由於王寀希功用
意尤極巧詆今雖已具案內事狀奏聞然在於實情
天下之所知者有所未盡若不曠然加惠一切昭洗
止用有司看詳之文恐冤抑不伸不足上副聖仁矜
恤之意臣愚不勝拳拳欲望陛下特出睿斷將太學
制勘命官舉人等優賜恩旨等第除落罪名取進止

貼黃

見今看詳訴理所若於公案內見得冤抑或可矜事
狀即本所自可陳奏其雖有冤抑可憫之情衆所共
知而案內文致完密非看詳所能見之如此獄者若有
司不以事實上聞則冤者無由可伸臣待罪言路義
不可以避嫌自嘿惟陛下酌情制事毋拘常法特與
優加除雪以示寬大仍乞作特旨施行

乞重修太學條制疏

臣切以學校之制主於教育人材非行法之地也群
居衆聚師而齊之則誠不可以無法然而法之為學
校設者宜有禮義存焉可也比歲太學屢起大獄其
事一出於誣枉於是有司緣此造為法禁煩苛凝密
士之學其間者轉身舉足輒蹈憲網束濕愈於治獄
條目多於防盜上下疑貳求於苟免先王之章禮義
科旨迹已盡矣法有大可怪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
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但博士月巡所隸之齋而
已謂如此則請問者對衆足以為證左以防私請以
杜賄謝嗟夫學之政令豈不大謬先王意哉私請賄
謝如是真可以絕之乎而又齋數不一不可以隨經
分隸也故使之無巡如周易博士或巡治禮之齋禮
學博士復巡治詩之舍往往所至備禮請問相與揖
諾至或不交一言而退昔之設學校教養之法師生
問對憤悱開發相與曲折反復諄諄善誘蓋其意不
如是之疏也其道不如是之嚴也先王之於天下遇
人以長者君子之道則下必有長者君子之行而報
乎上者斯有禮也遇人以小人犬豕之道則彼將以
小人犬豕自為而報乎上者不能有義也況夫學校
之間哉太學置三舍之法奕寒至今未嘗應令成就
一人豈真無人也主司懲前日之禍畏罪避諸士雖
有豪傑拔萃之才誰敢擢品以人物自任而置之上
第哉則是先帝有興賢造士之美意而有司以法害
之也臣愚欲望聖慈詳酌罷博士諸生不許相見之
禁教誨請益聽其在學往還即私有干求饋受自依
律勅仍乞先次施行外應太學見行條制委本監長

貳與其屬看詳省其煩密太甚取其可行便於今者有所增損著爲科條上禮部再行詳定上之三省以聽聖斷

論取士幷乞復賢良科疏

今有建明貢舉條制謹具下項臣伏見國朝以來取士設科循用唐制進士所試詩賦論策行之百餘歲號爲得人熙寧初神宗皇帝崇尚儒術訓發義理以新人才謂章句破碎大道乃罷詩賦試以經義士儒一變皆至於道夫勵士以經可謂知本然古人治經無慕乎外故其所自得者內足以美已而外足以爲政令之治經以應科舉則與古異矣以陰陽性命爲之說以泛濫荒誕爲之辭專誦熙寧所頒新經字說而佐以莊列佛老之書不可詰之論爭相夸高場屋之間雖羣輩百千而混用一律主司臨之珉玉朱紫困於眩惑其中雖有眞知聖人本指該通先儒舊說苟不合於所謂新經字說之學者一切皆在所棄之列而已至於蹈襲他人剽竊舊作主司猝然亦莫可辨蓋其無所統紀無所檃括非若詩賦之有聲律法度其是非工拙一披卷而盡得之也詩賦命題雜出於六經諸子歷代史記故重複者寡經義之題出於所治一經一經之中可爲題者舉子皆能類集裒括其類預爲說左右逢之才十餘年數榜之間所在義題往往相犯然則文章之體貢舉之法於此其敝極矣詩賦之與經義要之其實皆曰取以言而已也人之賢與不肖正之與邪終不在詩賦經義之異取於詩不害其爲賢取於經義不害其爲邪自唐以來至於今日名臣鉅人致君安人功業軒天地者磊落相望不可一二數而皆出於詩賦則詩賦亦可負於天下或取一詩賦或取一經義無異道也但有司攷言之法有難有易有難易故有利害有利害故予取或失其實而所繫者大矣然則法不可以不改也臣愚欲乞試復詩賦與經義兼用之進士第一場試經義第二場試詩賦第三場試論第四場試策經義以觀其學詩賦以觀其文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材前二場爲去留後二場爲名次其解經應與通用先儒傳註或己之說而禁不得引用字解及釋典庶可以救文章之敝而適乎用革貢舉之敝而得其人亦使學者兼通他書稍至博洽

一　臣伏見漢唐之制因天見災異或政有闕失則詔郡國及在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天子親策以求其言至於國朝沿襲故事於是政

爲賢良茂材科目隨貢擧召試其於得人視古爲盛近時之制遂罷此科臣竊以爲國之道得士欲廣故取之非一塗謂常選不足以致異人故設制科以收超絶之才而每擧中等不過一二人而已令夫官人之法入流門户日益增多未有澄汰而於三年取一二非常之人則廢其科不用此何謂也臣愚欲乞復置賢良方正及茂材異等科每遇貢擧詔近臣依舊制擧試所以廣言路求人材體祖宗之制也一臣近見制明法律擧人試以律令刑統大義及斷案謂之新科者吏部得司法員闕先次差注在進士及第人之上臣竊以先王之治天下以禮義爲本而刑法所以助之者也唯君子用法必先之以經術法之所以治理之所在也故惡有所懲而常不失忠恕之道舊制明法最爲下科然其所試必有兼經雖不知其義止於誦數而先王之意猶在也今新科罷其兼經專於刑書則意若止欲得淺陋刻害之人固滞深陰之士而已又所取之數比舊猥多調擬之法失其次序臣以謂宜有更張欲乞新科明法幷加論語孝經大義登科之額裁減其半及註官之日並依科目資次所貴從事於法者稍不遠義而士之流品不失其分

右謹條件如前伏望聖慈裁酌如賜開允即乞今年
降詔並自元祐五年秋試爲始

劉忠肅集卷五　　宋劉摯撰

奏議

論役法疏

臣竊以聖人之治雖一道亡敝而道之寓於形名法數者必有偏而不起敝而不行者聖人因時而變之變則通通則久以盡天下之利此五帝所以異制而三王之所以不同禮也國家承唐末五代熟爛之後祖宗創制造法趣時之宜順事之變雖聖聖相繼而其法令日增歲損或舉或廢未嘗同也至於寧民適治所謂道之亡敝者則未嘗異也神宗以仁知之慮

卷二

達因革之數凡政令制度急維慢弛大解而更張之故天下蒙其利然至于今殆二十年所謂偏而不起敝而不行者蓋復有之矣其事則非一而其大者則役法是也於役法之敝相為首尾而寧當更者則坊場吏祿是也始者以時役不得其平農民勞費故命有司議所以均弛之而有司不深惟其故乃一劃祖宗差役舊勅為官雇人人之法率戶賦錢以充雇直曰助役又曰免役自上戶至於下五等從來無預差役之家一縣斂之蓋於賦稅科調百色買納求取之外又生此重斂歲歲輸納無有窮期古人有言平地無銅鑛農家無錢鑪今所輸必用錢而地土所出惟是絲帛穀粟幸歲豐收成而州縣逼迫不免賤價售之無以養其私若歲凶則破易資產或以倍稱之息舉責於兼并以應期限更無減放之法州縣上戶常少中下之戶常多自法行以來簿籍不正務欲數配錢數故所在臨時肆意升補下戶入中中戶入上今天下往往中上戶多而下等戶少富縣大鄉上戶所納役錢歲有至數百緡者又有至千緡者每歲輸納無已至貧竭而後有裁減之期舊來鄉縣差役循環相代上等大役至速者十餘年而一及之若下役則動役三二十年乃復一差雖有勞費比之今日歲被重斂之害孰為多少也今天下錢日益重貨日益輕民日益困矣若之何坐視而不恤也哉然則前日有司立法非有意於寬役利民正在聚斂刻剝損下益上為國取謗大失朝廷惠綏生靈本意臣竊見諸役昔者有至于破產而民憚為之者惟衙前一役爾今天下坊場官司收入自行出賣歲得緡錢無慮數百萬以為衙前雇募支酬之直計一歲之入為一歲之出蓋優有餘裕則衙前一重役無所事于農民矣農民既除此一重役外唯有散從承符弓手手力耆戶

長壯丁之類此役無大勞費宜並用祖宗差法自第
一等而下通任之比於舊制除役輕矣治於人者事
人古今之通義則安用給錢爲哉坊場之法舊制撲
户相承皆有定額不許增擡價數輒有剗奪祖宗非
不知增價之爲公家之利也所以不許者知其目前
之利必有後日之害故也新法乃使實封投狀許價
高者射取之於是小人徼一時之幸爭越舊額至有
三兩倍者舊百緡今有至千緡者交相囊橐虛自抬
本課額既大理難敷辦於是百敗隨起次至虧欠州
縣勞於督責患及保任監錮係累終無償納官司破

惜課額不爲减價則誰人復肯承買今天下坊場如
此者十五六矣故實封增價之所得與敗闕之所失
殆不相補也蓋財利可以通之而已不可盡也少捐
分數與民共之則公私相濟其利長久臣欲乞罷實
封投封狀之法應天下坊場委逐路轉運提舉司將
見今買名淨利額數與新法以前舊額相對比量又
地望緊慢取酌中之數立爲永額一用舊法召人庶
乎承撲者無破敗之患而官入之利有常而無失也
吏祿之法天下吏人舊制諸路及州縣法各不同有
鄉户差充者有投名者有鄉差投名雜用者入仕之

後既以衆司之優重迭相出入以爲酬折又積累歲
月有出職之望行之久遠人自以爲便此時有司見
禮經有庶人在官之祿遂假其說資以揞民殊不知
三代已遠其事不可行于今日者多矣夫庶人在官
之祿雖有其文而其法與數不可見其詳乃鑿空造
端聚歛民錢給爲吏祿不重之不足以慕不輕之則
不足以給今内外之吏除重法人外其它每月所給
無幾於吏固未足以有濟而官給所積天下蓋以不
貲無故竭民財而爲此費誠何爲哉至於所謂重祿
以行賕法尤非義理夫一錢以上以徒坐之謂之嚴

行可也遂以謂吏懼而不受賕則臣不敢知也今主
議者曰禁既嚴則吏必畏故今下已來犯者少臣以
謂非犯者少敗者少也非敗者少正其罪者少也網
之密則與者取者藏聲匿跡亦將避之工也故曰敗
者少也一錢坐徒誰則忍之誰敢易之故苟有敗者
若稍涉疑晦及自非有告人當賞則官司往往遷就
平反釋重入輕若外路則雖使者亦或諭意州縣使
之如此亦人之情也故曰正其罪者少也借使犯者
皆敗敗者皆正其罪固亦先王制刑之所無而聖人
所當矜慎之也吏受賕於律自有刑名而曲法者一

足以上至徒則刑亦不為輕矣今變先王之刑而重之又多賦吏祿以買法之行無謂也臣愚欲乞除熙寧以前舊法有祿公人並依舊外應新法所創又增給吏祿並行減罷臣愚誠不知忌諱令衙前之役則待之以坊場價錢手力等役則均之以祖宗差法吏祿非舊法所給則皆罷去惡役人麋費私役之類則禁之以熙寧新法苟如是也則所謂免役錢者於是可以一切蠲除矣或謂役錢藉于常平固非獨以待募役也縣邑費多有賴乎此則未可以利害論也臣以謂役錢領于司農非有特勅未嘗以給常費今罷

去無損於國用況祖宗以來至於役法未改役錢未斂以前百餘年間不知何以為國也亦曰用之有節則取之有道矣今天下百姓疲筋骨忍飢寒冒鞭笞終歲急急為國家納錢爾不幸有連年災荒之變賣恐窮苦之人流亡轉徙為溝中瘠而強梁者賒死惡命不得為陛下之良民矣然則役錢乃民性命天下安危之所繫奈何欲以為不利之令哉古者富藏於民誠令百姓賦稅之外有以自養則其贏餘乃國之外府緩急取之而已無事之時坐困竭之非計也臣故以謂役錢宜一切罷之役錢罷則提舉常平官司

亦可罷去以見存職事付之轉運司足矣天下既減罷監司數十人則州縣稍得從容上下省事非小補也雖然此大法也頃臣之言蓋其畧耳至於法之纖悉或參差抵捂宜有畫一之論欲乞於兩制臣寮選差明於治體深於民事者三兩員置局講議裁立條格於三省執政官與領之以待聖斷施行

乞置局議役法疏

右臣伏覩今月七日勅節文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諸色役人依熙寧元年前舊制委州縣定差者命令既下中外人情鼓舞歡喜皆謂此一事為害最大從來百姓日夕延望今陛下一旦行之救其困苦天下幸甚臣竊聞令下之日姦邪之人論說紛紛造作浮言意欲搖動其事不知陛下察其然乎蓋今日廟堂之上侍從之間其人多以新法而進至於外之監司亦皆由新法而進今法既更改則其心皆非所欲故誹議熒惑欲幸其失而不能成爾勅命內固有小節舊法異同及措置未盡之事緣已帶下指揮許州縣監司申明利害擘畫自可俟到日修正立法今來改免役為差役乃是大體也大害已革譬如疾患之人病根已去其他氣體未和當徐徐調養之而已臣恐

上下觀望之人指小小未圓事張皇鼓扇伏望皇帝
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堅持此意力行無疑勿爲異論
所動候臣僚及諸路論列到未盡未便事理乞付三
省類聚參詳爲法內如有合先次施行者即乞隨先
賜處分

乞罷百姓實封言役法疏

伏覩今月四日勑節文在京差官詳定役法奉聖旨
諸路且依二月六日勑定差仍自京來指揮到日縣
與州及提舉轉運司各速限兩月體訪役法的確利
害保明聞奏仍令逐州縣出榜許舊納免役錢令來
差役人戶各具利害實封自陳縣申州州繳奏臣切
以免役錢之爲天下害也久矣陛下一旦罷去復用
祖宗差法中外罔不欣快臣曾奏乞堅守差法大意
力行無疑勿爲異論所動其有條目未完措置未盡
之事外則已於前勑許州縣監司申明內則已蒙選
建官局但宜趣具畫一宣布行下大法既先定如州
縣奉行委有未便方聽依限申請然後隨事修完則
豈不簡直易行而何用此紛紛以遂沮害之計召天
下之疑哉伏望速賜契勘如已班行即乞於勑內自
仍令逐州縣出榜以下三十三字更不施行

貼黃

先王順人情以立政故政令之行自合於人情莫不
服也今設官建局以議大法但思所以便安於人可
也何至徧問天下百姓使人爲之說此古今所無也
天下百姓實封之議雖然而至將如何去取哉此止
於稽滯以生變不可不察

請定役法條制疏

臣伏見天下役人已復差法自置局以來未見修立
畫一條制作者雖有指揮令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
施行緣熙寧以前勑條其間亦有不可行者兼近降
二月四日勑令自有與熙寧以前條貫牴牾相妨如
役人正身不願者令來兼許顧人而嘉祐舊制耆戶
長弓手之類並須正身充役臣不知見今州縣如何
施行且諸役大者無如衙前始者改法一槩鄉差既
而復以坊場等錢雇募未幾又改雇募爲招募三兩
月間命令屢變臣恐天下循用或有疑誤而異意之
人有以窺伺臣竊料朝廷欲候諸路申請然後立法
如此止是一路事件臣欲乞指揮先立適用役法條
貫將近降累次勑令大意爲主畫一立法先次頒行
若諸路有未盡未便方聽申明隨事別降指揮所貴

天下先有大法可守不至乖戾取進止

乞令蘇軾依舊詳定役法奏

臣聞中書舍人蘇軾辭免詳定役法有旨不許又具辭免者竊以差役之法最合重事陛下欲使利害曲盡置局講求此甚盛德然自置局以來爲日浸久未見就緒而議法之官頗已屢易今聞軾以議有異同力欲辭避人人如此則法度之成何時可冀乎臣聞五味不同而適于口者味相足也五聲不同而悅於耳目者聲相備也一可一否一是一非雖然並作此議之所以同歸於盡一人曰可皆曰可一人曰是皆曰是信如此又何以議爲哉議有異同正宜反復曲折相足相備以趨至當而遽爲避就非獨議法難成使姦人乘之伎隙伺釁搖撼法意非國之計也臣願深詔執事者毋矜能毋慢衆毋以小利妨大體使利害曲盡以稱朝廷之意所有蘇軾且令依舊詳定仍乞催促成就以時布宜鎮慰天下喁喁之望取進止

貼黄

呂大防范純仁韓維皆係朝廷遴擇無官爲執政事無不領雖離去本局其責尚存軾若陳乞獲免則不復干預非大防等比不可不論

論陝西河東儲糴奏

臣竊見陝西河東昨以軍興之際調發辦運所至倉廩支用耗竭今邊隙始開未爲無事其所以備守之計食爲先急兩路今年夏麥度越常時經畫儲時時不可失伏乞速降指揮逐路轉運司廣作計置乘時貯糴然諸州軍昨經煩費帑藏蕭然若候移用轉易恐成稽緩欲乞除交鈔及本司調度應副外將諸色封樁錢物並聽逐急支用漸令收簇撥還其逐轉運使副近日數有遷易往往未到本任兼又瘡痍之後經制事務不少可以權時添差提舉糴便官一兩員使專其事庶幾可以辦集緩急不誤邊計取進止

乞體量成都漕司折科税米奏

臣准去年十月十八日聖旨指揮節文詔令屢下寬均民力如聞官吏不切奉行如尚有違戾委御史臺覺察聞奏臣風聞成都路轉運司將百姓税米科折絹帛折之者輕取之者重每米一石二斗折絹一疋民間米每斗六七十文而絹價每疋一貫七八百文當壐併限逼之際有至二貫文者又有送納退揀諸色糜費以此一路倍有傷困遠方之人無所赴愬甚非仁政惠綏萬方意伏乞指揮下别司體量指實

施行

論川蜀茶法疏

臣伏覩陛下即位聽政以來嘉與天下休息于安治凡法令之弗便於民者疏通損益之官吏之弗良于政者罷免放黜之中外欣戴人人如被大賚然事猶有在遠方重地爲害尤甚者則河北江湖之鹽法福建川蜀之茶禁是也數路之害同而河北江湖福建已蒙朝廷遣使廉治之獨蜀之茶害未聞詔旨臣竊嘗博訪于知其事者繇得其說曰蜀地陋而茶之所出不過十數州而已始時人賴以爲生今茶司盡榷而市之大約園戶有茶一本而官市之額已至數十斤矣官所給錢又以糜耗于公者名色不一如預借息錢驗引錢頭子錢村角錢稅錢之類費去常已過每歲春官司預以券給借錢糧必以牙儈保任之又輸入之日引驗交稱又牙儈主之故其費于牙儈者又不知幾何則是官于園戶名爲平市而實奪之也園戶有逃以免者有投死以免者已而其害猶及鄰伍欲伐茶則有禁欲增植則加市故其俗謂地非生茶也地實生禍也茶場司以茶爲息始者息一出于茶也其後市之價愈下取之息愈多園戶不勝爲之也故作茶日少栽足以應官額而已於是上茶息者議不獨賴茶而又爲博易以充之也博易之事它貨百物貿販皆刻錐刀瑣屑無不爲者依茶爲名通曰茶息商稅務坐視漏失歲課而不敢有所論也至于商賈諸筭者平時便私散之州郡茶地今則一集于成都之都場爲其估以與之又總計平時州郡遠近道里之費入之故都場之取息又如此此商旅之所以難行也官吏以息爲功以功第賞既進官減年矣又以息額之餘錢使與胥吏牙儈分取入已日用市易法也市易之賞固非法也然其取息猶曰與民和市而茶之取息一用嚴刑重禁網羅致之亦爲暴矣奈何均用一法賞之也今一任有分錢少者不數千緡而減年磨勘至有三十餘年者此何理哉法亦可謂敝矣而朝廷遣使未之及者豈非以蜀之茶法與熙河蘭會之經制相爲用者歟蜀茶之利以給熙河蘭會者天下十之三熙河蘭會之費不止而蜀茶之害未可息也然熙河蘭會之費今昔宜有不同昔者事邊之外前有王韶後有李憲提兵奉財用之大權朝廷捐金帛市粗莫知紀極聽其自用不領于有司無所會計非徒私二家也于是依倚苟合之客罔功

興事以利相市之徒公取公予莫見其跡則熙河蘭
會大費外又有以泄之者如此也今既制之于有司
無二人之横霧若又于邊外泄之者如此也約則蜀
之茶可以弛其禁而所謂十之三者殆必何損矣伏
望聖慈選使指考茶法之弊欺者會計緣茶公家所
費與實息之數大減歲市之額稍增斤直之價削納
茶無引之錢以完養園戶裁官吏之員牙儈之數以
省冗給罷息賞之濫分錢之弊以革欺偉而以其事
與轉運司通治之如此則蜀民之困苦庶乎可以蘇
也臣得罪言路既有得于人之言敢不亟以上聞然
此其大略至于利害纖悉則願敕使者詳究

乞罷水磨茶場奏

臣伏見京師所置水磨茶場前後累有臣寮論列乞
行寢罷尚未蒙指揮臣契勘官自磨茶之初猶許公
私交易故商販之茶或不中官則賣之鋪戶自去年
二月遂禁鋪戶不得置磨然都下雖禁猶有界縣鎮
可以交易故客人不避重出腳費津置出外至當年
七月遂并府界一切禁其私易於是商賈以茶至者
觸落抵禁須至中賣入官而又使牙儈制之不量茶
之色品一切痛裁其價留滯邀遏其狀百端此商旅
之所以不敢行也商旅不行故沿路征商之數其虧
額已多又磨河之水下流壅散浸瀦民田被害者數
邑聞去年已破省稅矣臣疑所得未必能當所失而
而民間食貴茶園戶失常業抵冒刑罪又備賞錢利
害細瑣其狀不一至于傷國大體則臣未暇論之竊
聞臣僚所言多送戶部戶部送太府太府送本場本場
次第上之蓋所司知奉法取利而已安肯為朝廷論
義理哉臣亦聞議臣之語曰歲可得息錢二十萬緡
以助經費何可廢也此亦利言之者也苟以謂有助
于用而不廢則何事不可為哉亦有道而已矣宋用
臣未還此累以前不聞國用闕此二十萬緡也譬夫
為人之子曰攘竊于人取財以養其親為之親者知
其如此也須利以奉養而聽其為盜則可乎伏望聖
慈早賜出自睿斷罷水磨茶場以通商賈以養細民
以完州縣稅額以免農民水害而上以副仁聖惠綏
天下之意取進止

乞復錢禁疏

先王之制錢幣也所以御萬物通有無而調虛盈人
主之所操天下之利勢也故鑄之權一制於公上而
下不得私之其發散交易流布運用雖積于公或藏

於民轉徙出入之不常而要皆爲縣官之物使不出
於中國用爾是以糜毀之姦散泄之弊不可以無禁
也天下諸路監冶所鑄入于王府歲亡慮數十百萬
緡自國朝以來積而至此其數幾何謂宜公私沛然
有餘裕矣然今都內之藏既不聞於貫朽而民間乏
匱時或謂之錢荒此何謂也其故大者在泄之於四
夷而已曩時著令銅錢出中國界者數及一貫其罪
抵死立重賞以告捕而居停資給與夫官吏之失檢
察者皆罪有差今熙寧刪削去此條而徙開沿邊有
每貫稅之之令利之所在民不憚於犯法前日殺之
猶莫能制況遂其弛令者使四夷不勞而獲中國之
利以爲利三邊之所漏海船之所運日積一日臣恐
竭吾貨財窮吾工力不足以給之而區區之美稅權
其得失何啻相萬哉夫錢以銅爲本銅之必禁前世
固有禍福之論今朝廷方增置錢冶而刪去銅令
官之所積日益發散民間得以貿賣雖爲器用以每
厚利蓋非獨失銅而已也而又至於銷毀法錢蓋緣
錢者和煉之已精其工費尤簡變而成器又有數倍
然則既泄之又壞之欲錢之充濫不可校如古之盛
理宜無有也故臣愚乞敕申嚴邊制以塞流散之路

復立銅禁以蓄鼓鑄之本而息消毀之患取進止

劉忠肅集卷六

宋劉摯撰

奏議

論保甲奏

伏覩近制保甲罷團教朝廷所以惠綏疲瘵思施甚厚民得去其所苦就其所安遠近承風莫不鼓舞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夫鄉野之民其性易于轉習臣往見農人或被差役一為弓手手力者壯之類及罷滿而歸則拱手閑惰已不復能反業于農蓋出入公門游集市井有所誘導之使然也今之保甲則又甚焉者衣必華細食必酒肉固已變其向者布麻麄糲

卷六

之習矣羣聚而笑喧呑臂而矜勇固已移其向者椎魯勞苦之性矣其家質田賣屋出錢以濟其所用官司歲時教試與之金帛寵之名目以養其欲故凡保甲之父母兄弟妻子一家憔悴終歲困擾而身為保甲者未必不自喜以為樂也今既歲教止于一月罷其團集省其監督去其羈縻勞費之患則保甲之父母兄弟妻子欣歡休息復有生理而身為保甲又未必不自失以為戚也彼有自失之意而欲使人人俛首甘心盡如平日昔復從事于耕勢蓋難矣惡少而失其欲悍強以成其性又挾素所教弓刀刺擊之技以為之資臣懼其非獨不能於耕而已也亦恐其得為陛下之良民者少也臣愚以謂有法以斂制之蓋保甲之技藝強弱高下州縣皆有等籍今按取優等之人召其情願刺以為本州禁軍若舊保正長等名色則比類軍中之階級隨其等差對換補之自餘中下藝等亦召願充公人者依近制募以為弓手手力耆戶長之役所置在軍者既團隸部督束之有法又使得伸其素習之技能其在役者既不失服職於公家比之名額浮浪乃得熟事鄉民必賴其用為多伏望詳酌保甲既有換充軍者若本保階級闕人或一有闕數即乞遇冬教日推擇排連填補則不損保甲之額若換充它役則自不廢教習取進止

論盜賊疏

臣竊以天下有極治之政而不能使民不為盜也然要能禁其為盜而已歷世以來法嚴則盜衰法寬則盜熾國朝自近歲差役用募法而官弛捕盜之禁保甲行教法而民滋為盜之心前來滑州之韋安商州之王冲以村野之人逃亡之卒一有呼嘯遂能橫行蹂踐鄉縣殺害官吏以至煩遣兵將重為騷擾大勞大費僅能散撲皆由防禁寬縱賞罰不明而飢寒猖

狂之人附之者衆故也近日制旨既薄斂輕賦稍還
其衣食之路又復置弓手及縣尉巡檢而捕察賞罰
並從舊典所以防備姦惡安養善良之意可謂甚厚
然訪聞州縣不甚究心召募弓手至今殊未就緒巡
檢兵級多未填差見今河北陝西京東京西所在常
有盜賊擾劫鈔竊殆無虛日鄉閭閭井人頗不安蓋
前來保甲巡檢指使既有更不管指揮則其意固已
不在於捕盜而新復官吏又未就職此盜之所以乘
間而作累歲已來民間豈稔今尚如此自去冬大旱
二麥失望積穀之家觀望不發人已艱食臣慮將來
寇盜更有甚於今日欲乞指揮逐路監司爲備盜之
計督促州縣速招弓手及差撥巡檢兵級嚴責近限
早令數足以時訓齊准備緩急及再乞指揮吏部所
差注巡檢縣尉畧加選擇催遣赴任近制新復弓手
所用器甲營房令所屬應副臣伏見諸處巡檢自更
改後來其廨舍營房往往闕少或只於鄉縣寺舍安
泊欲乞一就下所屬移挪營葺仍委轉運提刑司候
招募弓手差填兵級及應副事件了畢節次具數足
及已了月日申奏若州縣明有稽違專方便仰提刑
司取勘聞奏臣近論役法乞除衙前依熈寧法用坊
場錢召募外其餘弓手等役人並乞用祖宗差法今
來顧召又須候七分方行勾抽切慮妨闕伏乞檢詳
前奏早賜指揮

論捕盜奏

臣伏見去年京西路賊人王冲作過出入商虢數州
傷害官吏殺虜軍民今王冲雖餘黨猶在而成俊者
爲之首自近日於杜管鎮劫略嘯聚漸盛討捕愈難
臣訪聞商虢等州舊有禁軍一指揮自置將以來將
逐州禁軍隸延州治下分番出戍以致逐處守禦之
人及急緩捕賊事欲乞將逐州禁軍權免延州勾抽
具令在本處防守及准備出入所在就糧土人可用
使之捕盜易得其力仍乞指揮明信賞購募務令早
得賊捕獲取進止

貼黄

訪聞京畿近日盜賊不少欲乞指揮開封府及府界
提點司嚴切督責應令捕盜官吏仍點檢諸縣弓手
及巡檢兵級差填足與未足

論捕盜法奏

臣伏見舊制賊盜地分應職在捕察之人皆給百日
以爲三限每限不獲抵罪有差蓋使身任其責必有

所畏然後肯出方略張耳目求賊以自免自募役法既行捕盜不獲者雖亦有罪然乃將兩限科較聽各罰錢日以充捕賞其次仍許收贖及保甲之法行則保内被盜止出賞錢更無認限決罰之法小人之情不以刑懼而勢驅之使有不得已者則何事肯爲公家索賊邪比歲以來盜寇稍多者殆由此養之耳近日勅命已復差役諸色役人並依熙寧以前指揮則捕盜之法自當皆依舊制然臣訪聞諸路役人雖已差定其應緣差役條件尚多疑惑方聽候詳定役法所畫一指揮如捕盜之法亦其一事也今所在時有盜賊欲乞聖旨下詳定所將捕盜立限科較等舊法先次申明施行取進止

乞復捕盜法奏

天下雖有極治之政而不能使民不爲盜也三代兩漢以來比進督嚴捕察其法張弛時有不同要皆謹於捜逐姦惡以安善良者也國家於盜賊其防禁固已明具而近時捕法一二有可言者舊制盜發地分應職在伺察捕索之人皆給百日以爲三限每限不獲其罪有差蓋使身任其責心有所畏然後肯協出方略張耳目捕賊以自免故官司頗得其用今新勅雖不獲賊有罪然乃將兩限科校聽罰錢以充捕賞其次乃許收贖而鄉村耆長壯丁近且廢罷代以保甲保甲之法保内被盜止出賞錢更無認限决罰之法小人之情不以刑懼勢驅之使有不得已者則何肯出賞錢力爲國家捕賊耶其所輸錢又不過資取衆人歸以自利資其所便今具前後勅條節文下項

論賊賞稽違疏

臣竊以聖人之運天下也其政事大要在於賞罰賞罰之令堅於金石信如四時使有功者不逾時而蒙賞失職者不旋日被罰故天下凡待賞罰而後勸沮者莫不奔走從事趨上之令此天下所以治也然則賞罰之施於天下不可以不信而臣以謂施於盜賊者尤不可緩也方民之被盜也田里閭巷晝夜惴恐縣官惻然開告捕之科不愛厚賞提官爵抱金帛恨不得有功者付之幸而賊得矣而有司不能推奉諸旨乃苛以文法勅誥稽留使人不得亟蒙有勞之利臣竊以爲後日憂也伏見元豐乙年澶滑之間保甲有爲刼盜者其首曰單安曰乞驢又曰張謝留離合出入凡數十人往來二州間虜掠平民焚蕩村落殺人取財以至傷殺官吏屠害軍兵又嘗轉入衛州界

一方不安朝廷督責捕盜官司至於自京遣使募衆而州郡調發將兵及降尊賞指揮是年遂賊皆於澶滑次第捕獲各正其罪而推賞之典至今逐司不爲保明首尾二年矣夫奮不顧死冒矢石以與亡命者格雖莫不有職然要之趣賞之意多也今失信而後時誠恐緩急不足以率屬此其爲患有不勝言伏乞指揮根究住滯官司特賜詳酌重行黜責以明賞罰以戒違慢臣勘會下項

一　元降指揮單安等令河北東路提刑呂仲應得功人疾速保明聞奏

一　元豐七年九月指揮令開封府界提舉賊盜范元取索捉殺到韋城縣劫賊王乞驢等退檢下兵級保明聞奏前降保明指揮更不施行

一　元豐八年五月奉聖旨令河北東路京西北路提點刑獄官限半年同共根究得功人具指實保明聞奏前降范元保明指揮更不施行

一　元豐八年七月京西北路提刑司根究得本路發獲單安合該酬賞人所得及尊賞閱牒河北東路提刑司修寫以憑同書申發去訖

一　河北東路提刑司十月申吏稱元勘獲賊公案累牒范元封取內有澶州元勘張謝留淨案其范呈城稱去年送到在本司房內尋失依限來該覓去年十二月稱已累牒

習俗懷利迎意而作故所爲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雖因革之政有殊而觀望之俗故在但所迎之意有不同耳其爲患一也昨差役之法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量可否不度利害一槩定差騷動一路者朝廷察其意固已罪之矣推此以觀人情大約類此且天下之事散在諸州總制于監司其大者治財賦察官吏平獄訟考疾病爲使皆務爲和緩寬縱苟於安靜則事之委靡不振法之受弊不勝言也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其非法掊斂意在市進害民甚者亦非欲使之漫然不省其職廢所宜治之事謂之寬厚也昧者不達故矯枉或過其正臣謂此俗不可滋長要須大爲之禁伏乞聖慈詔執事申立監司考績之制以常賦之登耗郡縣之勤惰刑獄之當否民俗之休戚爲之殿最每歲終以詔誅賞仍自今歲始爲庶幾有所槩括裁制之使循良者不及于弛肅給者不入于薄然後上副聖明制治用中之意夫察時之寬猛緩急觀俗之過與不及而張弛其政正今日事也取進止

乞選監司澄汰州縣疏

臣准尚書省劄子准十月十八日聖旨指揮節文比

撿壽臣看詳范元於元豐七年九月承准朝旨保明至八年五月首尾九箇月日並不結絕保明卻將取到公案恣縱吏人去失緣賞典至重當時甚有爭功害能之人顯是吏人別受受倩弊毀匿或致竊取事理重害其河北東路提刑司亦至去年五月承准朝旨元限半月保明至今將一年並不專心疾速定奪兼范元既稱去失公案限滿不見亦合別作擘畫既見京西北路提刑司根究到本路軍安功賞自合先次保明申奏卻因范元失去張謝留公案遂將別案事一連住滯致朝廷賞典稽遲無以取信于人皆由范范元又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官弛慢不職枝受聖旨公然不以爲事經隔歲月不務結絕欲乞詳酌重行黜責

論監司奏

臣自待罪風憲屢曾以天下監司爲言乞澄汰選擇誠以朝廷政令使監司得其人則推行布宣可以諭上指而究惠澤茍非其人則所謂徒善而已終於民不得被其利夫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以名實爲事行總覈之政而下乃爲舒緩茍簡之行朝廷以敦化爲意行寬厚之政而天下乃爲舒緩茍簡之事皆者詔令屢下以寬民力便安公私官或致廢格自令州縣悉心奉行監司黜撿御史臺覺察彈奏者臣有以見陛下誠心愛民慎重政令天下幸甚臣竊謂州縣之政廢舉得失責宜在監司夫監司之任亦重矣人一有賢不肖則環地數千里休戚係之曩時朝廷大更法度選建推行之人故不以資任務果建強銳敢屬風生之才盡規以就事倚辦於一時又法行事立矣而其後用人猶復因襲未曾揣量時宜有所張弛之也是以至今使者之政刻覈褊廹相師成風郡縣承望亦莫敢不然使民不見德與義而惟刑是覩惟利是聞者蓋亦久斯豈政令之本意然哉奉宜繆戾積習至此故也比蒙聖明哀念元元取監司罪惡已甚者既去之矣然其餘人材頗尚駁雜情志未一各懷所私蓋其陰有覬望者則少習常而慢令以致惠澤之壅其淺中覬利者則又將矯枉而過正或廢其所宜治之事二者不可不察也唯得其人庶懲此患臣欲望聖慈詳酌河北河東陝西素號劇部向來所用使者出於暴進多非更歷民事人微望輕雖自過爲威刻而下終不服今宜稍復祖宗故事於三路各置都轉運使用兩制臣僚充職以重其任自餘路

路亦望推擇資任稍高練達民政識治體近中道之人分捕監司之任明授之以詔令使忠厚安民而不之寬弛肅給應務而不失之淺薄部使者誠如此州縣之政隨之則先朝之仁政陛下之恩德庶幾下究而與民休息無難矣考察見任之無狀者一切澄汰罷之被罷之人苟非有顯過宜遷其資考別為任使要令不至於失職無聊而已方今先務恐實在此伏望詳酌施行

論政令奏

臣聞之衡策不調雖造父不能善御法令不一雖有虞不能善治故曰慎乃出令言慎始也又曰令出惟行弗惟反言慎終也聖人制法造令於堂奥之上熟復兢慎若不得已者故其出也天下信之以命則行以禁則止所謂信如四時堅如金石若始之不慎既出而反之則何以示信出而勿反則又將有受其敝者由此言之始既不慎雖欲慎終不可得矣恭惟陛下即位逾年加惠海宇修完政事大要專以便人天下幸甚然累月以來法令寡信議者竊有疑焉夫法非不善而施行之際使議者致疑此亦不可不察臣謹條列一二以槩見其餘乃者朝廷患免役之敝下詔改復差法天下知之久矣置局設官以議施行之叙天下望之又久矣造法不慎其始施之倉猝故改而立顧募之議繼又為招募之法而法至今不能成也朝廷患常平之敝並用舊制施行曾未累月復變為青苗之法其後又下詔切責首議之臣而斂散之事至今行之如初此二事大事也四方傾耳拭目以觀盛德之舉而反復二三雖近侍諫議之臣皆不敢必知法將安出尚何以使天下信之挾銅之禁行之未幾復限以五斤勿禁一開其端則輕重多寡誰復可辨官司固未易家至而數之禁而不能止與不禁同大河職事河北轉運司言之則屬轉運司都水言之則歸都水夫二者必有一得則亦必有一失矣此其小事然推此類言之則議者之論安可不察且改之易之誠是耶君子猶以為反令況改易而未必是徒以暴過舉於天則曷若慎之於始乎今朝廷建一事命一官令已行矣議者必曰此未也且將改之曾未淹久而議者之言果信臣愚未識朝廷知其不可而姑為之以待改耶不知而偶為之耶始議既狙行之必有牴牾拾遺補過之臣以言為職知而不言則為曠職言而易之則為反令故臣願陛下深詔執政

大臣遠慮熟計愼重出令其始既愼度可以必行而後行之則至其終也不可反矣惟陛下加惠留神思之毋忽上以嚴政令下以示信四方又以杜塞異議使無所幸其失今日之治宜莫先此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乞修敕令疏

臣竊以法者天下之大命也先王制法其意使人易避而難犯故至簡至直而足以盡天下之理後世制法唯恐有罪者之或失也故多張網目而民於是無所措手足矣世輕世重唯聖人爲能變通之祖宗之初法令至約而行之可久其後大較不過十年一變法豈天下之大民物之衆事日益滋則法不可以不密歟臣竊以謂非事多而後法密也殆法繁而後姦生也神宗皇帝達因革之妙愼重憲禁元豐中命有司編修敕令凡舊載於敕者多移之於令蓋違敕之法重違令之罪輕此足以見神宗皇帝仁厚之德哀矜萬方欲寬斯人之所犯恩施甚大也而所司不能究宣主德推廣其間乃增多條目離析舊制用一言之偏而立一法因一事之變而生一條其意煩苛其文晦隱不足以該萬物之理達天下之情行之幾時蓋已屢變令所謂續降者每半年一頒每次不減數帙矣夫法者天下之至公也造之而不能通故行之而不能久其理然也又續降多不顯言其所衝改故官司州縣承用從事參差牴牾本末不應非所謂講明畫一通天下之志者也臣愚以謂宜有所加損潤澤之去其繁密合其離散要在簡易明白使民有所避而知所謂遷善遠罪之意伏望慈酌時之宜究法之用選擇儒臣一二有經術明於治體練達民政者將慶曆嘉祐以來舊敕與新敕參照去取略行刪正以成一代之典施之無窮取進止

貼黃

當平差役法及罪人就配法令已更改於敕內刪淡不少以此須至刪修正刺史以上致仕於嘉祐祿令料錢衣賜依分司官例見任官例支給至熙寧四年五月聖旨指揮致仕正任給金吾衛大將軍俸則是已衝改嘉祐祿令今來元豐敕却依嘉祐祿令即不知熙寧七年及元豐六年編敕日因何漏落熙寧四年續降指揮訪聞在京支正官致仕俸料並依熙寧四年指揮其外路多依嘉祐令支給內外法令如此不同慮其間更有此類不可不行修完

乞留杜紘編勅奏
伏覩詳定勅令格式刑部郎中杜紘已降勅命同黄
廉相度茶法臣等竊見自來編修官差移不定難得
成書益前官雖已盡心後官豈敢憑信却須盡究本
末使若創行編修兼所見異同屢有移易不惟歲淹
久亦致議論難合今來重修元豊勅令格式方始置
局杜紘職在詳定朝廷許令權罷刑部叅書蓋是欲
其專一忽差遠使秦蜀臣等深所未諭況紘曉習法
令同輩少比如或改差必難得如紘稱職臣等欲乞
朝廷別差官相度茶法令紘得盡詳定之効庶幾編
敕早見成書

薦人才疏
臣今月四日奏事延和殿因論人才伏蒙聖語詢問
臣即具奏臣自待罪言路亦嘗求訪内外人物但職
非薦舉未敢奏上又蒙聖慈嘉納許令具姓名進入
臣退而自念久蒙陛下拔擢之恩常思竭盡愚力圖
報萬一凡有所見必欲上聞況今人才尤為急務雖
薦士之路自有常法然既荷陛下至誠大信降問不
疑豈敢更為形迹避嫌自外若有所補獲罪無恨謹
具所知姓名并其才之所宜如左梁燾德性方正顧
臨長於謀議范育深有器略盛陶文行純粹孔文仲
學識高遠上五人可充兩制侍從之任丁隲恬正守
道顏復學問該洽劉戴文行兼茂吳安詩器識深靜
趙挺之博學有守上五人可充臺諫之任林旦風力
彊明何琬才識疏通胡宗炎詳練吏事温致敦厚明
敏羅適公直勤廉上五人可充卿監省曹監繁劇之
任楊國寶劉發朱彦劉世安孫諤上五人皆文學優
長士論所推可備館閣之任右謹件如前伏望聖慈
赦臣僭逾特賜考察稍加采録庶幾少助聽政得人
之闕取進止

薦本州儒士周希孟奏
右件人躬樂墳素棲遲丘園檢身以法於人為學毎
先於禮屢貧不易其節講解以養其親本州兩次近
臣論薦再蒙朝廷束帛之賜臣自慶歷中知福州至
今十五年備見希孟履行去年曾講周易座下嘗及
三五百人委實經義精通文詞深厚今來年及強仕
迹尚編紙至寶避遠衆所共惜伏乞朝廷嘉其退靜
優與收録以勸學者臣不勝勤勤之至謹具狀奏聞
伏候勅旨

論禁中修造奏

臣竊聞禁中計料修飾福寧殿彩繪制度極於藻麗惟人主之奉以文為稱而一殿之飾亦無大費然而敦朴素者所以為天下先卑宮室者前聖人之盛德方今生靈靡敝財用耗竭居養服用僭擬無節陛下正宜躬率儉德以淳風俗示之獨文下必有甚伏念藝祖遺訓宮中止用赤白為飾仁宗故事欄楯微去朱漆之采陛下纂服所宜守之又聞慈壽長樂二宮殿宇華侈金碧朱丹竆人力之巧豈非誠心孝德尊事兩宮故極所以奉養之觀然踰禮過制不可以訓今外論籍籍以謂左右諛說之人進譏陛下指二宮以為法使論出於聽度不過臣為妄言萬有一寔則於聖德不為有益臣所以先事為言伏冀寬其狂瞽而采其誠特寢罷以解天下之疑取進止

論備契丹奏

臣竊以北敵之為中國患自詩書已來世常有之方今之勢雖劫順情睦服威德而利金幣然其驕貪之情常能觀伺中國動靜一見間隙則造端興謀起事以撼我昔者寶元開定間國家間西夏之罪而遣使肆嫚有非理之侮中外憂恐至倍增歲幣而後已臣愚不足以論事勢然竊有私憂過計以玩日之故有可以動驕貪之觀伺者臣謹言之昨者基州用師連三歲皆踐議臣失計理曲而無名契丹之於西夏自以為甥舅之國此一事也今高麗遣使朝貢將至闕下高麗自天聖中嘗以事請于朝廷朝廷不從遂附庸契丹自是方貢不入王府者數十年矣夫既已臣屬于彼而一旦面內中國則恐彼不能無疑此二事也臣以謂此二者彼皆足以藉口而為請于朝廷者也伏念大河之北自戊申以來地大震水大溢民大失職離鄉而徙空虛塞下至于今三年而地震未已此何祥也今歲漳河春役財力並竭中路夏旱二麥不登災變困仍人不寧處夫彼既有以為藉口又乘民心皇皇公私疲匱傑倘百廢朝廷厭開邊患之時臣恐契丹見利投隙而區區之盟誓豈足以保其心而恃以為安乎彼固不至敢有狂謀假令遣一使持尺書援二事以請朝廷其用何辭以杜其口臣恐勞人以繕城櫳倍估以儲廩庾更易將帥輕用名器張皇擾攘大勞大費而已爾康定寶元之事蓋可以鑒也又議者籍籍皆謂高麗之至有徼幸希功之人誘而召之者使無此理也不過臣為妄言使誠如議者之論則釁自我始西兵之禍覆車未遠安得不先事

而言哉伏乞陛下密詔二府大臣使日夜謀畫以求
防微杜變之理而伐其心且河北重地據天下安危
之勢願陛下寢食以為念而無忘北顧常務勞來其
其人民安輯其田里薄征斂之數省煩急之令恤其
凋德足其衣食使無守生涯而維持其心凡所謂邊
備軍政調度之數皆宜因事稍稍經畫藏其用而隱
其跡兵法所謂恃吾有以待之者惟陛下留神毋忽
以消連年地震之異夫無事而言其若狂而人皆易
之有事而言其言雖足以取信而事已無補臣寧以
狂得罪不敢後事而為無益之言以負陛下耳目之
任

論應西夏奏

臣伏見元豊中出兵西界增創城壘議者講求利害
久矣臣亦嘗具三策上于朝今夏人所遣使者已到
闕累日其勢必有邀請雖廟議默定而區區不能自
已謹復條列一二補前奏之未備以待采擇議者之
論臣嘗詢訪本末備得其說為棄地之議者曰往年
興師本以弔民伐罪既取地自利其勢必爭傷財害
民以爭非其地其勢不得不棄因而復棄不如一捐
空城予之以示恩惠此言是也然難者謂予地所以
息爭若虎狼亡厭爭求不已得地據險益復近郡其
能保不為患乎為守地之議者曰頃儲設阻增募土
兵遠斥近援何地不守且先皇帝之所得而以予人
非是此言亦是也然難者謂夏人不得地兵難不解
日引月長邊釁益大其能保終守此地乎故議者之
論非不曲盡事理是於未然之患如難者所憂則
雖好謀之人莫敢任責竊料朝廷深計遠慮未欲遽
決亦必以此臣愚不佞獨謂用兵以終守其地誠難
保也棄地而使不為患臣雖老矣願保沒齒不見邊
境之憂惟陛下赦其愚使行其說臣聞向所得地在
熙河為蘭州在鄜延為五寨蘭州本西蕃故地而五
寨本西夏所有也其地道里迂直瘠利厚薄所須守
兵多寡轉餉勞逸皆朝廷所熟究臣不復道而自夏
人視之為必爭之地彼將以誓約為請而固不予彼
將獸困而鬬借兵契丹以逞其忿朝廷且有西顧之
憂使我師每戰每勝臣猶以為非國之利又況殺傷
相當成敗未可知皇帝陛下諒陰之際太皇太后垂
簾稱制正思與民休息而顧欲戮力血戰以爭尺寸
無用之地所謂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由此言之
終守其地是臣之所以不敢保也國朝自祖宗以來

歲捐金帛數十萬遣使修約而二敵稽首順命者數
十百年矣其好爭亡厭固天性也然且如此則恩深
利厚足以羈縻其心故也今乘先帝討擊之威因其
屈服之勢曠然推惠歸侵地復歲賜丁寧戒勅分棄
前患復謹舊約彼雖有傑黠睚眦之意既一杜塞其
欲無所發則亦感激退聽復如前日何苦必欲動衆
犯順以自魚肉其民雖彼之國寧獨利乎古之養虎
者時其飢飽適其怒心虎或可養而況人乎由此言
之弭患息爭非獨臣以死保之自祖宗以來御二敵
者用此道也臣願采議者之論觀異日之勢而斷以
此意大計既決其論措置纖悉施行次第在朝廷裁
之而已雖然臣猶有拳拳之愚不敢不盡今夫請地
在彼予地在我是以主制客以逸待勞之勢也爲彼
計則不得不急爲我計則正宜從容閑暇鎭以無事
臣切怪近日議者皇皇汲汲視此地如金城湯池唯
恐不守不然如附贅縣疣唯速去之爲快異議紛起
先自惑亂又何其迫遽無大體也今使者雖在邸臣
願且毋遽許以地而厚禮答之善詞遣之或先復歲
賜而徵示以不愛地之意度其効順堅決至于再至
于三然後以歲月予之所謂許敵人不一而足夫豈

晚予臣愚不知大計惟陛下裁擇

宋劉摯撰

奏議

劾程昉開漳河

臣伏見內臣程昉大理寺丞李宜之於河北開修漳河功力浩大凡九萬夫所用物料本不預備需索倉猝本於非時官私應急勞費百倍除轉運司供應稈草梢椿之外又有差官採漳堤榆柳及監牧司地內柳株共十餘萬皆是遂州自管津般河北難得薪柴村農惟以麥𪐴等燒用而昉等妄奏民間已料一萬餘工差本司土兵散就州縣民田內自行收刈所役

奏七

人夫莫非虐用往往逼使夜役蹂踐田苗發掘墳墓殘壞桑柘不知其數愁怨之聲流播道路傳至京師而昉等妄奏民間樂於工役無不忻喜民夫既散役兵尚衆本路廂軍剗刷都盡諸處不闕事而昉等奏陳不已形跡州縣凌侮官吏仍乞於洺州調起急夫又欲令役兵不分番次其急功擾擾至於如此本路監司畏昉之勢不敢言其非而上下以目臣不知昉之爲是役其利安在或聞欲泄邢州大名等處積水令使此水如昉之意通行而北緣下流狹無所容受不免泛濫乃是移此就彼易地爲患今來朝廷既令權罷則利害姑置之如聞昉爲見罷役忿恚偃蹇有休退之請朝旨又令總領淤田司事臣謹按程昉李宜之將命興事初不以事之可否實聞於朝貪功幸進擾民殘物前後奏報事皆欺罔而昉又敢邀君肆慢在於典憲可誅無赦若尚令昉以都水丞領事河工伏恐生事興患未有窮已伏乞明布昉等罪狀重行貶竄以慰一方殘弊之民天下皆知此役之害非朝廷意且以戒僥幸希賞罔上賊民之人謹具彈劾以聞

劾河北漕臣論河事反覆

臣竊以天下至廣非朝廷耳聽之所能及故分建監司以寄耳目凡一方利害休戚唯監司之言是聽也使監司皆忠慎不欺則其言可信一有誕謾輕易邀功狗私之論則朝廷將受其罔而下將有受其禍者矣伏見河北轉運司昨者妄建河議欲爲迎陽故道之役以奪大吳新河之勢乞許一面經畫謂如此則新河下流數十州縣盡免水患叙述果敢其言藹如也及聞朝廷遣使按視而本司遽復變而爲孫村之說欲便施工今春了畢既而使者到部情見理得於是李南公范子奇翻然又盡以前所議爲非其略

曰故道隄岸盡已拆去壟平歸岸深占河身上下扼
東必為大患又曰迎陽下瞰京師孫村水勢不順而
處回河事節委寔不便臣按南公等正月十八日狀
稱今來躬親相視乃是前此累作奏請之時都未嘗
親至河上而遽以非常之利害不貲之勞費輒爾上
聞欲以僥倖有成設使萬一朝廷以監司之言為可
信而過聽其計豈不誤大事輒夫臣子之分建策進
說苟其志在陳獻利便則後遂有當否固無足深咎
者然如南公等身任職司其言為朝廷所信今日河
事又在所部咫尺之近固宜考見底裏然後為言而
慣習欺罔妄圖功利及見朝廷遲遣近臣知其必究
事寔自以前議鹵莽恐得罪咎故不待使者同行閱
視之畢本司已自奏陳公然反覆輕侮君父輕大議
是非如反掌視一方安危如兒戲夫事上之道唯恭
與誠故書為不足故人有憂其謾死上書不寔勅律
明著以大罪南公等前之言乃出於輕發妄作非恭
慎也後之奏乃欲以姦計求免非忠寔也不有顯黜
何以申明典憲少戒欺謾反覆姦僞之人伏望指揮
正南公等罪狀特賜寘謫庶協羣議謹具彈劾以聞
伏候勅旨

貼黃

自頃歲以來天下官吏習為姦欺以圖功賞如淤田
水利濬川迴河及邊鄙之事皆罔上希進雖試之無
効虛為勞費殘民害物然終不曾坐罪故南公等尚
習故態無所忌憚欲起不可為之大役於瘡痍之地
而復自為反覆侮玩朝廷不可以不正其罪庶幾有
所懲

劾趙子幾

臣伏見五月中有開封府東明縣人戶就宰臣私第
或隨馬披告助法不便并升起戶等詣御史臺陳訴
臣尋曾具狀及上殿劄子奏陳利害陛下令府界提
點司體量升降等第因依今竊見趙子幾別舉發到
知縣賈蕃在任日代借官錢與手力因同天節沽市
村酒創買部夫席屋等事朝廷以其狀下本司取勘
者臣竊以為過矣朝廷變更役法意欲均民民苟以
為有利害也安可禁其所欲言者且畿內人戶幸以
居近輦轂故可以自陳以近推遠以一求萬則天下
之情可知也然四方之人限在遐遠上雖有州縣而
安敢之又有監司提舉司之隔閡其欲赴愬勢固難
矣今又因徼民有訴而行劾之人反怨縣官意謂不

能禁過故擂摭它事期寘于法不意朝廷不辨付之
施行臣恐四遠之人必疑朝廷以謂欲鉗天下之口
而職在主民者必皆視蕃以爲戒爭務拘民而禁其
言然則天下休戚陛下無時而知矣臣伏覩編勑節
文案察之司所部官屬有犯不得於官屬離任後始
行發擿雖罷不復受理若犯贓私雖離任有人論告
或因事彰露即依法施行方于蕃之體量於其縣也
蕃已得替離任矣于幾初求其事於寮佐又誘而鉤
之於吏史借令蕃有贓私罪則亦不得謂之論告與
因事明矣法之所不當理而于幾肆志敢爲者于幾
方以詭僞怙寵用事務在力行司農新政而不復顧
陛下之法與陛下之民但驅使就令異日以收功恐
困民不服撓動其事是故作威以脅衆違法以挾吏
欲使畿內乞邑與天下官吏畏罪避禍閉過其人民
使不得有言以聞于朝廷爾如蕃以司農榜內椿定
人戶數目使出助錢遂將縣籍下等次第升起者凡
一千戶以就足榜內之數此其爲罪固不可赦是以
前日聖旨指令體量此事臣願陛下治蕃此罪而已
自餘昏後所按乞依條不問盡借蕃今日所以解四
方人情之疑使知陛下不禁民言之意臣所以區區

論之與少補治體非爲蕃計也如于幾領按察之任
已久當平日不聞舉擿蕃事乃今挾情逞忿勑禁原
心考察可見險薄伏請付吏施行

勘范峋免應奉山陵

臣近准尚書省劄子節文據戶部狀爲府界提點司
合應副山陵用度本司官范峋前後申奏異同奉聖
旨令御史根究曲直尋據取會文案看詳並係提點
司虛妄理曲已具狀奏聞去訖臣恭惟山陵興作朝
廷之大事中外臣庶莫不願竭心畢力以效萬一況
今靈駕經歷之頃皆峋所部正其職事而本司有應
奉慈聖光獻山陵故事未遠峋乃輒敢推免妄引治
平年財賦領於三司之事以爲辭省司數數移問索
以舊例匿而不言巧之飾說出欺誑及情見理屈方
稱備員畿內不避狂僭乞行管認意以爲非己之事
曲爲朝廷承之云耳偃蹇自肆反覆不情忘先帝拔
用不次之恩爲不義慢陛下崇奉大事之令爲不忠
臣子之分峋敢如此伏望詳酌重行黜責以厲在位

勘蔡確不宿狀

臣伏見今月六日神宗皇帝靈駕進發准勑前一日
五使三省執政官宿于兩省及幕次竊聞宰臣蔡確

獨不曾入宿中外莫不疑駭伏以山陵國之大事遷
坐發引莽之大節前夕羣臣宿於內者以陛下是夜
躬行祭奠之禮臣子之心同於攀慕不得安寢子其
私也下逮執事奔走之衆誰敢不虔奉期會以共厥
事而確位冠百辟身充山陵使正當典領一行職務
而乃於是夜獨不赴宿慢廢典禮有不恭之心謹具
彈劾以聞伏望聖斷特賜詳酌施行

貼黃

確如曾到禁門遇已鎖閉亦立具因依奏入別稟處
分不當公然便以不入宿爲是

劾論蔡確十罪

臣近具狀乞罷宰臣蔡確至今未蒙施行緣臣備員
御史以觸邪指佞爲職今宰臣姦險有犯公議臣若
失職誰敢言者伏見祖宗以來所用相臣考慎選擇
必取天下有德有望之人故內則廟社妥外則夷夏
畏下則衆庶伏其功名事業貽于天下至今稱之未
嘗有獄之吏聚斂之人詭譎之才陰賊之行天下所
嫉而使在相位如確者也臣所以不避再三干冒天
聽確之當去其罪非一公違陛下勅命不赴神宗發
引內宿爲大不恭其當去一也 山陵使田明有歷代

及國朝故事而畧不引罷廢禮貪位其當去者二也
皇帝陛下之立乃天人之所助而太皇太后之德也
確輒自稱定策貪天之功其當去者三也在中書二
年不得差除與三省合奏及身還門下陰使言者申
請招權營私其當去者四也其弟犯法寒周輔承勘
兩次皆滅裂平治其事故今日周輔父子有罪言路
累有彈奏而確力主之不罷其任屈公法報私恩其
當去者五也執政臣寮已經罷思遷轉無故又進一
官妄引嘉祐治平不可用之故事欺謾聖聽不顧廉
恥其當去者六也與章惇死黨相結一家一門一合

一離欲以銷磨同列牽制善政中外皆知其術其當
去者七也自去年十月至今並無雨雪驕陽肆虐天
下大旱民情惶惶實由確姦邪所召況位居上相正
任其責其當去者八也確在熙寧元豐間鍛鍊冤獄
排逐善良引薦姦僞變更祖宗政令以誅求民財確
在言路言司農在執政首尾身任其事見法令未便
何嘗聞有一言論列裨補惟是阿諛護持以謀進用
及至今日自見其非乃稍稍語於人曰在當時豈敢
言也此確之意欲於今日固其名位故反將歸曲先
帝是可謂大不忠矣朝廷以高爵厚祿尊養輔臣欲

何用哉豈有可言而不言也假如言之而不聽當以死繼之假如畏懼而不敢言則當辭事而去乃臣子之常分也當時詭隨及時移事改方爲自全之計而責過歸咎是可謂大不忠矣於先帝不忠則安肯盡忠於陛下也哉此其罪惡尤大其當去者九也近者奉使山陵回隨行屬官故事自皆推恩而確乃特薦高遵惠張璪韓宗文乞從優恩上欲以悅聖意旁欲以餌同列賴陛下至聖至公照其狡計而議遂不行中外聞之莫不欣快陛下觀此用心則確之邪正不難知也此一事尤喧物論而罪尤大者其當去者十也確之罪惡如此羣議沸騰臣愚區區之言略已竭而聖度包容一切不以爲意在聖慈不失恩於確則可也其如朝廷之輕重天下之安危生民之禍福人情之去就在確之罷不罷爾則所繫豈不大也今忠臣義士當盛明之時人人皆願自效而確猶在位誰敢明目張膽盡心於朝廷哉正人不得立則陛下之善政不得行天下之敝法不得改今大旱累月燥風修日自冬入春宿麥已槁疾疫將作內外之情驚惶不安皆由大姦在朝廷天示譴告伏望聖慈深察事勢以天下爲念早發聖斷罷確職任使之外補以答天變以召和氣以慰公議以新改元之政天下幸甚

再劾蔡確

臣聞周書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此言人臣之義有善則稱其君雖謀出於己亦必曰吾君之德者上下相成忠厚之至也伏見宰臣蔡確辭位求退其所上表無引咎之意有論功之言自陛下臨御以來美政盛事民所歌誦者確皆鋪列條敘以爲己功中外傳之靡不恠笑夫收接耆舊之臣置諸左右乃陛下至明獨見以天下公望用之而確乃以爲己之所引罷去有司漁利刻下苛細之法而黜逐汙吏乃陛下仁心惠德以蘇疲民而確又以爲己之所請至於申戒邊塲不使生事分遣使者求民疾苦修法令以究先朝之政包同異以行大公之道此中外皆知出於陛下聖謀睿慮寔新政之甚善者而確乃一切任之掠爲己事貪天之功欺示天下其意謂此數者陛下不能知之因己請而知之陛下不能行之因己請而行之其於輕慢君父欺罔臣庶違道干譽甚於知此凡確之所引數事者確果曾有所建請乎蓋不可知也確在言路爲執政前後久矣不言之於先朝而

言之于今日此何意也果有建請固大臣職爾如君陳之歸美於上可也而叙于求退之表又何意也夫不言之於先帝此不忠之罪也言之于今日此取容之計也叙之於表謂我有功則是陽爲去寔欲陛下疑以爲功而留之因欲求免於公議此持上罔下之謀也古之人有意於上退則削其藁不欲使人知善之出於己所以推遠权焰避掠美干名之議不知此則何足以爲大臣乎確無禮不恭朋邪懷貳無廉耻之師昧進退之義又自去冬大旱至今確爲上相身任其責其罪惡之著無補朝廷今既逼於公論不得已而求去正當痛自咎責踧踖偪側爲懇切必退之詞乃大臣去就之體今確誇功揚己露行行不平之氣爲臣如此不謂之大姦大邪則可乎伏望以確表幷臣此章付之三省議確之惡重之竄逐以正典憲使天下爲人臣者知事上之道

劾章惇

臣竊以傳曰有德進則朝廷尊又曰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伏見知樞密院事章惇資性佻薄素無行檢廟堂議政無大臣之體專以驕强輕肆作俳諧之語以凌侮同列夸示左右其語播于都下散及四遠傳以爲笑比來聖旨增損政令之未完善者惇則必出異意沮持其事方宋用臣驕橫不法惇在政府與之厚善納其所遺酒醪雖更恩宥臣以爲大臣不廉犯大義之責不當如小臣論赦令前後也謹按惇夤緣遭遇幸得備位近輔不深惟朝廷高爵厚祿稍自矜重以忠義圖報而凌轢諧戲不可謂德閑善害政不可謂仁而交非其人又從而以貨取之可謂無廉隅矣可謂播其惡於衆矣方且揚揚高位人皆指而議之殆非所以尊朝廷厲羣下也伏請聖斷罷惇政事以允公論

劾賈昌衡

臣伏見勅令差兩浙轉運副使賈昌衡權三司戶部副使臣竊以昨者杭州守臣不公相繼犯法昌衡以轉運使坐養二州之惡不能按舉朝廷削其一官降以爲副使以示懲責適實緣發運使以均輸留之于今未及一年遽此名用中外有疑若以資任則奪官降差還日月未久若以均輸爲有功則昨者漕入都下之物如糯米等至今滯積由易不行若以選擢人才不以次序則奉使廢職理財失計而昌衡才蓋可知矣所有令降差命伏請依昌衡所乞特行寢罷

劾沈希顏非法聚斂

臣伏見西轉運副使沈希顏昨於本路妄有興作非法聚斂已蒙聖旨委官究定事皆有狀未聞施行謹按希顏起於常調委以使指前日以不虔君命坐廢未幾先帝記擢復其職任不深惟補報大義乃欲專以利事國違法欺罔誅求瑣屑無所不致冒昧祈進光貪無耻孤負任使所宜放黜以戒它路臣竊慮朝廷内以所按事狀下吏勘劾虛爲煩擾伏乞即賜指揮

貼黃

希賢于本路爲確鹽之術徒變舊法而食鹽之人與商賈皆被其害於公家殊無所利至於果蔬日用之物例增征筭雖屠販之事皆不肯爲之中外具知伏乞速賜施行

劾太原擅興狀

臣竊以國家患莫大於發政行令而無人敢違人臣之罪莫大於邀功罔上而爲國生事記曰不從令者死於律擅興千人者誅蓋自古夫御臣之道使其陵上召亂而後患有不勝言者多必繇此然則法令不可不嚴而人主不可不察也臣伏覩去年三月六日

陛下登極赦書節文應緣邊州郡仰長吏巡檢使臣鈐轄兵士及邊上人戶不得侵擾外界靜守疆場勿令擅操命令既下邊境之上風塵頓息蕃夷之情感服内面當此之時知太原府呂惠卿輒於四月中旬被受赦勅之後連遣部將折克行訾虎相次以數萬人入西界討蕩所得首級皆是淺邊老弱虛夸以爲功而官軍人騎死傷甚衆未幾西人復仇以五月犯塞疆臣戰没士卒腐亡臣以爲勞師動衆奏功不寔以至購怨于夏猶皆未足論是也而其公違詔勅擅出師徒寔無人臣之禮則其罪不可以不治臣謹按惠卿遭遇綦起初不以道幸嘗備位執政不深惟大義報國乃欲造非常之功圖再進用且邊陲本自無事又陛下新即位衛恤慎始故上循祖宗以來踐祚故事加惠邊鄙禁相侵擾丁寧戒諭所以休息軍民慰安夷夏詔號宣布明若日月可謂至恩盛德人情孰不欣戴而惠卿以前兩府居帥守之任所宜與國家同休戚將順上意以鎮方面乃敢用貪功幸進之志爲此亂階夫違棄制詔虧臣子之道其罪一也當陛下諒陰之中謀動干戈其罪二也受神宗遺詔未逾月而忘哀疚之情覬幸功賞爲大不忠其罪三也

致新天子命令失信於四夷其罪四也開外域之隙至令警備未得安靖其罪五也夫惠卿天下知其爲姦人也方命擅兵天下之大惡臣恐防微杜漸朝廷不當涵養而不慮也昔漢之王恢欲徼一時之幸於匈奴故建馬邑之役孝武誅之是恢奉詔以從事也然終以謀出於恢故下恢吏不赦使自殺馮奉世使外域以便宜擊莎車立功萬里終以擅命不侯焉古之御人慎兵法義如此若惠卿則非如恢之請命也又非如奉世之止於擅命也被新詔復勅禁約甚明而廢格不顧是叛命者也方陛下嗣政之始以威福信義懷寧天下之時而第一命令爲强悍之臣叛違而不從若朝廷無所誅詰上下不敢誰何臣知陛下異日有大政號將不足以令天下而信四夷姦臣之逆命心輕國憲者將接迹而動矣臣位中執法職在糾治姦慝伏請以臣章付外議正惠卿罪狀考古之義依律處分以伸大公之法爲姦雄之戒謹具彈劾以聞候勅旨

劾韓縝

竊以聖人於天下有一物不安其性命之分則盡然傷之以謂已使然也一物失所猶引以自任況夫民命之重哉是故先之以仁後之以政使其有罪而入吾法猶哀矜惻怛不得已而刑周之夫以人君之勢其重愛天下猶若此況人臣分憂共治而敢有專殺者哉祖宗仁愛萬方官吏之入人罪者皆有法而故入者特深夫意雖有故然猶假文法以致之也而已爲祖宗之所不容又況專殺無辜者哉臣謹按前知秦州韓縝因飲宴至中夜而罷指揮使傅勍持燭侍縝入于門縝見之怒明日杖勍背一百三日而死其家持血衣以訴于朝廷始者下本路按劾而縝輒自有論述然其大要雖過爲詞說亦不能文殺人之罪其後但聞朝廷敎敕有體量之旨至于今踰月矣臣竊以縝之於勍雖貴賤有間要之分職共事陛下之臣也勍有罪罪則有陛下之法在當責有司閱寔而斃之今乃肆一時忿懟捽首鞭背非理踰法杖至一百而死之方太平之世内外莫不畏法令蹈繩檢而縝以帥守快私忿恚蔑侮典憲暴殺官吏意輕朝廷不識朝廷尙何所疑而體量委曲如此徐徐也議者以縝家世其親戚交游多在勢貴根株表裏雖不爲力使孤弱單平無援助者敢殺一無罪必不優游遲久至于如此將使延及明堂之宥也臣又聞王韶之

梁頠聳鎮寃韶昨以邊地欺朝廷坐降一官而頠乃
保蔽以𡨚其事故韶極力游說以惑朝廷姦利相市
意在報頠若朝廷萬有一信則恐死寃不伸國法不
正非陛下為人父母之意况頠所至暴戾肆為不法
殘人害物前後非一今邊陲未靖不重頠責不伸勍
枉恐無以感士心而得其死力伏望速賜施行

劾黄隱

臣伏以國之教化出乎學校學之廢興蓋繫師長故
聖人既建庠序必立之官苟非得通經術而有德行
者則不能使學士誠服而心悦之祖宗以來莫不慎
其選任而仁宗慶歷中最號得人如胡瑗孫復石介
寔為之首育材之効後世有考焉神宗崇儒重道大
建學制訓發經典以尊多士恩施甚厚今在學學者
衆多與古爭盛而師儒之位豈可以非其人伏見國
子司業黄隱學不足以教人行不足以服衆於學之
政令唯考校課試遷補職掌最繫勸奬不可不公而
隱違法狥私事皆有狀以至大喧物論多於生員試
卷之末立詞說出牓以示衆變棄義理疑惑學者陰
附權要覬進浮薄故使學衆不服怨猜洶洶至有牓
為嘲謗之詞者議者謂近時學官之肆為私枉無若
隱之甚者抑隱本無術業使在此官非其所長恐不
足以表率士類奉宣教法無以稱陛下首善造士之
意伏請罷隱職任除一外官以安學者取進止

貼黄

故相王安石經訓經旨視諸家議說得先儒之意亦
多故先帝以其書立之於學以啓廸多士而安石晚
年溺於字說釋典是以近制禁學者毋習此二者而
已至其所頒經義蓋與先儒之說並行而兼存未嘗
禁也隱撰見安石政事多已更改輙爾妄意迎合傳
會欲盡廢安石之學每見生員試卷引用隱排斥其
說此學者所以疑惑而怨之深也夫安石相業雖有
間然至於經術學誼有天下公論在豈隱之所能知
也朝廷既立其書又禁學者之習此何理哉伏望速
賜罷隱以允清議以一風俗

乞不候結案行遣吳居厚

臣伏見前京東轉運使吳居厚吕孝廉昨於本路科
斂掊刻違法害民朝廷罷逐其職任根正其事及今
半年尚未結絶風聞勘司方於本路州縣遍行取索
居厚等到任以來逐件興置伏緣事在累年案牘不
一檢討齎送重為煩擾護察居厚孝廉奉使無狀不

爲陛下愛惜百姓專以朘削爲事誣下罔上意在徼
倖市進民不堪命愁怨以自聖明炳知二人去任
一方始有更生之意其罪惡亦已暴著四方莫不知
矣今殺治節次方爲此徐徐使外疑惑誠恐所司有
所顧望欲乞速賜指揮不須更候究結徒爲追擾據
已體量到罪狀重行竄黜以明典憲以謝疲氓以戒
曉諸路使知二人不法聚斂非朝廷本意

乞罷蹇周輔及其子序辰

伏見刑部侍郎蹇周輔及其子員外郎序辰昨日以
塩事奉使江西湖南而相繼創增賣鹽州縣與催承
望皆出配抑使人陷罪破産數路愁怨朝廷已遣使
按正其事如聞周輔無所忌憚復自論列以飾非文
過而父子方雍容侍從出入朝省此豈待罪者之所宜
衆人莫不指議臣誠恐周輔等懷患失之意或致刻
爲經營以圖幸免有失公議伏請罷周輔序辰見任
職事各令補外候察治到事狀別聽旨

殿前副都指揮使建武軍節度使賈逵謚武
恪謚議

賈逵少以氣略雄毅聞及服事邊圉周旋兵閒料敵
致命嘗爲士卒先故所至數有功皇祐中智高擾南
部狄青表逵從行歸仁之戰青令于軍曰有輒動者
斬及前將孫節覆于賊逵度賊必將乘勝薄我而視
地形有便利可據者即不待令引所部疾趨之甫成
列賊果至因得乘高鼓譟大馳擊逐之遂潰其衆焚
城以遁方此之時非達應機達變不以全軀保私爲
計則勝負殆未可決也至於築堡河外以居蕃户使
免西人之所驅掠置軍壁於鄜延以蔽二城杜絶寇
兵臨敵之患在秦州及并代多提輕兵游察境上地
雖險絶人罕至者亦必深造之或召羌族與之較射
藝執其酋領使還所掠得邊民數千人釋而歸之以
故戎人懾服疆埸以安大抵其所施爲出於忠義果
敢奮決雖有浮言流議一不以自卹其周慮王室與
治禁旅嚴而不苛寬而不弛使軍士懷上而畏己之
持法出入二十年無纖毫過失寵禄倚任克有始終
夫謚者所以公善惡之實也按逵之居邊也遇事輒
奮果於有爲時或脫棄拘攣務以建立事功至在近
衛則恂恂謹密舉蹈軌撿外内異迹若非一人所爲
者蓋亦可謂之賢任矣謚之灋有奮其威勇曰武謹
居官次曰恪節惠攷行狀請謚武恪

張康節謚議

公德厚而政易簡業隆而心恭慎不匱於惠下不亢於履髙夫惟簡也所以爲不匱慎也所以爲不亢公之治郡若縣凡十有一寛而信敏而靖與民之所同欲而去民之所同害所至有政民愛之若父母寧州積用尤大較著遭歳凶饑哺活流餓二十餘萬在朝廷侃侃正色其所建明多國之大事如識罷倖孳姦攡申誣罔者其危言正論今落落具在也仁宗立嗣秉公力敂自爲御史丞雖以及大位並三請之卒是天子感悟定策受遺遂與有功焉凡皆志立而後發慮定而後蹈以忠報爲守不䘏身利害故多得其言

至於周旋二府不爲勢焰門無苞苴客無私謁不以富貴異廉儉之舊不以寵利嬰清方之介然榮名享眉壽其於成物行己終始出處可以爲無愧者矣謚灋安樂撫民曰康能固所守曰節以公之行合之灋而參之公議於是爲稱請謚曰康節

劉忠肅集卷八　　宋劉摯撰

啓

謝免省啟

此年課藝幸據上游今日程文復叨優等妄充名於桂籍行待問於楓庭得非所宜愧不能稱竊以先王育材於學本以取人君子修善於身固將從政惟所用出於所教故能言必其能行詩書所稱豈有異致公卿之選悉由此途凡其一時出長入治之庶官莫莫非六鄉詩書孝考之多士待以積久取之盡公斯民所以宜直道而行在昔稱爲至治之極降及後世溺

卷八

於末流以六藝爲聲文謂上庠非急務太常受業徒評平日之空言到郡應書盡出臨時之私意上之所求幾於無用下之所學亦非可行不知操履之爲安爲有畫餅之可食嗟矣千載猶乎一塗此衰世之軌所以相尋而聖人之道未知能復恭惟國家承百年之積弊挾列聖之大猷從觀古今洞見根本謂兩漢而下所以失由觀人以一日之長而三代之治所由興蓋入學者中年之考延闢黌舍以來俊英增弟子之千員須新書之萬卷春誦夏絃而經以師授月書季考而士由舍升既考之於尋常復試之於倉卒且環橋

者億萬不已多乎及揭解之再三僅有存者故自元豐之肇造迄乎紹聖之纘承雖有求者罕年于茲而所得者數人而已宜拔異材之間出以彰新法之大成如某者智不適時學方爲己徒以親老養未忘干祿之心三舍序升式重興賢之禮俛首百試旅身七年幾成上考之功猶屬中變之法頃造公選再程叢文言實工於前時名亦玷於異等知其非幸許以從新方慶再鼓而衰甘爲殿後不謂適失復沓優入彀中退懟毀兎之無功進喜望雲之有日蹟其所自敢不知歸茲蓋伏遇某官項膺明命兩董學宮幸升夫子之堂獲就諸生之列參乎未達方求一道之歸偃也何如或許片言之是待以殊等出於衆人雖華塗浸進於台司而雅意不忘於璧水龍門益峻猶許再登駑馬方疲幸叨一顧縣餘光之下庇使朽質以生榮故於選掄誤被收錄力探聖賢之閫域誓竊師友之淵源

謝薦啓二首

過賜寵嘉特形外舉自反而視內愧以兢惟本朝任官之公得君子舉類之法然取之頗泛濫而不嚻故進者亦坌至而叢來銓選困于平衡真鴈揉於一律今之議論樂患才能之不多考其源流豈非法制之甚弊是故近歲之講計增損舊令而改爲內之責任凡文武之人悉止其歲貢外之使者與守相之薦均殺其常員向舉以親民者且俾之從軍近所謂監郡者皆不得歷令雖未足大清乎多士亦庶幾少制其末流顧進退之尤艱亦知人之豈易伏況剸數千里之部察十二州之官人人飾修家家康茂就而求者當以衰然某昏愚之人孤寺以仕講學不足以覿道德之畛爲文不足望述作之藩籬常有志於斯民令已無異於尋衆日思投劾以自去慮煩汰擇之不容伏遇某官以經術護明嘗盡心於御史以忠恕簡重今握節於外臺如陵善養而材無不包下車未幾而聽有所過喜爲寄君御帳龍門之未登請從郭隗先雖馬骨而猶市是爲不德之德應於無求之求敢不廼忠清之大方安性命之常分窮不失義進不尸官庶其終身無辱高誼

向者誤釆屬愚特形慰薦惕然自視愧以無容某支離之人孤子以仕學問不足以立己才智不足以合人比遭休明嘗備任使器非大受進局補於涓埃恩勸後來退猶逃於鈇質省非無益竊食更優會諸公

之有容臺三歲以自庇深惟過幸常已厚顔敢謂某
官以清通簡重之政而綏安一方以公明樂易之德
而鎭慰羣下乃玆不肖上辱一言擧不使知仰古風
之猶在恩無所謝愧士禮之已隳敢不云云

謝館職啓

榮林課試辱奏等之不遺冊府備員荷詔恩之均被
名浮其實寵忝爲憂惟古今選邦準以經籍求治美
君臣父子之大本而禮樂教化之所興故建府以寶
藏且命官而典正漢之石渠天祿別夫中秘唐之麗
正崇文校夫四部國家之盛祖宗以來大開儒館而
聚羣英文學養人材而增置員品上錄當直下底校
讎小言之則訂正國籍文字之異同大言之則與聞
朝廷政事之論議雖清流之可貴亦任責之豈輕故
國之用人非以榮之而將以考其實士而居職非以
慕之而求以稱其官某也寒生出於下國讀書薄聞
乎大道修辭有媿於古人性愚不能以頑頑材猶不
可以鍋刻出慕丹衆蓋有爲貧其猶鑿鬼書無所補
兩河試邑北楚從軍顧常懷功名之心頗亦究義命
之說踽踽自守無意於含龜偃偃何從僅同夫卽鹿
恭惟治平之特詔並命四輔之大臣俾類求於能儒
將器養於文館顧惟一介之在遠乃辱諸公之爲言
神聖嗣天都俞繼志所擧二十人者無一遺不越
四三年間以次召進惟時江湖之賤起預鸞鴻之游
翰禁景長玉堂春暖地近清切方歷觀之生驚事非
故常忽天題之拜賜求之農桑爲政之論策之以治
亂歷代之原劉蕡忠嘉雖不避誅夷於斧鉞仲舒淺
陋而不能別白於文章僅足成言曷副審聽一問知
十良謝於該通書等入三誤曆於題品奏篇待罪畫
可湛恩殊渥之不容偶續貂之有取深惟孤進何
補斯文雖俗吏服勞一紀始書於六考然選人入館
本朝不過於數公足以幸榮良有前地斯蓋某官登
翊聖治顓求俊心高疑有加士以爲權鑑一言所拔
國以爲蓍龜如薦清廟而雜用庶羞如成大裘而畢
收衆腋致玆孱納曲冒寵靈敢不廸忠清之大方安
性命之常分退不失義進無尸官仰俯覆燾之私次
荅陶鈞之施

謝文太師張宮保韓大資范相公啓

奉被制書延登宰席循牆以避雖極於深辭反汗爲
難終成於虛授此蓋某官至仁成物盛德憲朝服膺
善之人心能擧其類推轂天下之士先爲之容常突

忘其弗堪俾刲致於此地據非所稱寘不自安所仰高風康立懦夫之志騁馳材館莫陪下客之游徒感愧之在臧欲名言而莫得

謝轉官啓

拔膺寵命伏積愧榮伏念某諸生陋儒四海孤進學徒知于適道才不足以趨時試邑蔑方曾微善狀從宦楚北益之能名浸浪逾夫十年日月累夫六考仰賴造化獲係寒微比從銓攷之書以就叙遷之課中緣詔試擢與俊遊書林未久毋對御史部爲言其功狀時踰常制就錫寵名佐述史于蘭臺仍校經于儒館皆所謂文章之選夫豈宜疎野之人此蓋某官弼成治猷敎引士類絶墨一工材各入于輪轅雨露所施物不遺于蕭艾致兹愚品冒進官聯敢不益脩厥身仰奉高誼

滑州到任謝政府啓

比承詔札猥賜守符驅馬過家懷章入郡以才能之素薄當責任之匪輕惟感與憂俾夜繼日伏念某降才不腆賦命多畸每遭遷擯擯逐罪戾免官歸里滿歲恭朝豈謂聖主推覆瑕之仁諸公篤念舊之義屬補郡之多故使假守以備員當殘廢不完之餘況事工方造之始大非守拙所克堪承此蓋某官因能任才爲國造士不遺一介之賤兼聽百官之成儒者遭逢養名願以爲戒古人造次集事敢不自強庶酬已知且避官謗

辭免右丞上政府啓

非常之恩內省而懼竊以廟堂之任世所具瞻丞轄之官今爲執政擢寘此位詎容匪才某學不高明識惟淺闇幸遭盛治稍玷近班雖殫千慮之愚無有萬分之補日虞汰斥敢意超踰名忽假人寵如墜谷方嗣聖之來助盛諸公之在朝聚精會神同德協志固已副仰成而治矣奚取於不肖而參之屢貢懇辭未聞可報伏遇某官朝家之柱石國論之蓍龜願借一言仰達天高之聽庶回誤寵使逃器滿之傾

除右丞謝政府啓

比者誤被制擢進丞中臺名器假人猶墻而莫避負乘致寇天已以爲憂矧惟省轄之官實與政機之論用人當否繫國重輕而某所禀孱遭辰教育悵古人之不作慕直道之可行遷歷歲年何裨任使執法憲府愧繩姦糾繆之風侍經帝閣無引古諷今之益方期汰斥乃此超踰斯蓋伏遇某官謀謨信於朝廷德義

明於天下蚤嘗借論樂於成人顧駑爲而一言以倍其價器蜡木於萬乘先爲之容遂致屑恩叨塵光寵愧感之厚豈易而宣

除右丞答謝外路啟

蒙被恩書進遷位序辭不獲命有深非據之憂德在成人特枉相先之慶内惟涼瑣仰識謙隆媿荷之懷敷陳莫罄

除中書侍郎答謝外路啟

左綱承乏方佚於黙幽右省躋榮復叨於遷次惕以自視愧無所容此盖某官有德以成於人引重而爲之地致茲孺品亦冒寵光方具私書遽詒榮問感懇不敏紬繹莫窮

除門下侍郎答謝外路啟

參政西省無補於毫分出令東臺復遷於位叙辭不獲命榮以爲憂此盖某官引類惟公成人以德務匿瑕而借論常推轂以爲容致此衆屑盖叨進寵方栽誠以通悃蒙貽問之見先愧悝之深敷叙難罄

除尚書右僕射回謝外路啟

奉膺制命延賓本司恭極猶牆雖自量而懇避令難反汗終虛授而冒居愧不遑安懍無所措此蓋某官至誠與善盛德成人左右以容器輪囷於有用吹揚雖力致蝝𧊲之居前上何以塞厚恩重責之所加下無以慰多士大夫之所望深惟兢愧敢處不遑

鄆州到任謝政府啟

祇膺中詔許錫右符寬尸素之大呵釋顛危之重負閑職禁發相居便藩喬木故存未覺去家之久先楸所在更諧上冢之私獲此叨榮過於自擇實二聖矜憐而善貸亦諸公輔道而曲成溥職之初撫心增感重念孫恩之跡方依陶冶之私屬嚴敘之迫寒望門閑而日遠仰祈保衛少副顒言

答文太師乞政啟

恭上求封懇還公政方膺眷之增厚宜沖懷之莫伸雅詔而俞孚言允協某官文武具德廟朝宗工風烈勝乎華夷勳勞光於旂鼎方雍容師席以鎮天下之望而逍遥達觀以慕聖人之清蓋膺寶尊賢襄今常爲之輕重姬王貴老周公不去於朝廷願迴遺榮知止之心少副尚齒貴賢之願敢明謙德過賜函書徒敬服於高風念難拖於末議感懇之臆敷叙莫窮

上歐陽觀文啟

一閒門墻屢環歲覚泰階輔政徒望於昭回大鈞運

和陰煩於造化未嘗輙通於懸欵蓋虞自犯於僭踰
恭審徑命制函均勞方國仰旌車之甫舍宅福杜以
日蕃某官學茹古今才張幽渺當今名世孟氏自推
予天以道覺民伊尹素爲之任恭紫閣步虹蜺飛光
先諸老以告猷偕斯文而還古憂勤許國之志慷慨
得君之思公府勲勞歌吟於四海賢人事業致見於
三朝往意方安露章懇辭扶文昌之正位職秘殿之
隆名偃息而邦行奉衮衣之賜歸來東之水詔霖雨
之求某賦職遐方瞻風前屏春餘氣潤准服地清更
冀云云

賀富丞相啓

恭被制書冠居台席聖志先定發於大明天下傾心
仰夫舊德休命所及歡誦樂同某官國家宗工文武
元老賛襄而陳九德逸陶風惠於帝謨以道而覺斯
民伊尹素爲之已任望猶四裔而不敢侮勲戴二府
而皆可歌蹤熙百工康保萬物向偃藩而得謝比均
佚以頤年曰咨多故之時爰即來朝之詔衮衣既襲
有光東土之歸巖石所瞻尊據上公之寧宗廟增重
泰階以平致君堯舜而賡載乎明良如古房杜而無
愧乎禮樂抑常有配天地無窮某自惟猥微久在陶

治（原本）

答北京韓相公乞致政啓

伏審上褒封懇還公鉉屬眷懷之方厚冥冲志之莫伸
雅詔弗俞公言九協某官出處安守一德勲勞被於
四朝正期家續之還亟有軒裳之厭雖心知止足欲
退遂聖人之清而國有典刑其孰如天下之頭回遠
人遺榮之尚以副明主貪賢之勤符尋函書備形諷
德維高明之是仰愧末議之何施

賀鄆州李太尉啓

拜恩北闕易地東藩戍旗十乘之容甫聞拜節鈴閣
教人之衛巳樂輕裘龍簡上心歡符士論緬惟鎮撫
之裕休有福祥之歸某官剛厚稟中輝光燭外抑常
有紀功懋於姬庭親賢並隆德眺於漢室均佚勞於
右輔旋連帥於東方清照兼資長城是倚珮戈金鉞
方重專征之權淑哲絲章行光入覲之錫某里族單
陋材性朴疎唯是鄉梯之微實居台曜之庇眷言天
幸獲陶沐於至仁尚以州符阻趨承於前屏更祈上
爲廟社下庇兵民

答北京馮太尉啓

賜節東吳偃藩全魏已下車而涓日初開府以臨民

源畧方頌福基增厚某官粹和清敏博大靖深輔政
三階休烈銘於宗廟宣勞四國膏澤下於生民爲時
重輕以道出處乃眷北門之鎮曰咨耆德之賢上將
用儒盛齋壇之尊龍雄宫有守付留鑰之謹嚴國倚
長城人瞻巖石佇被綸綍之錫弗容緩席之休方㒺
慶儀首承榮問感仰之素布叙莫殫

荅馮太尉免新命啓

薦上囊封懇辭跡節方審懷之所注冝冲尚之莫伸
某官學深天人德文武出處不渝乎一節勲勞先被
於四朝惟皇思賢乃眷圍舊倚以北門之留鑰建以
南國之將旄詔號有孚師虞已揚願迴持謙難進之
志少副注意分憂之咨乃枉珍函過垂敦諭惟高風
之是仰念輕議之何施感服之心敷叙安究

荅北京馮太尉啓

報成美政孚號大廷就更西鎮之旄仍付北宫之鑰
上恩協稱歡議輿同某官德在四朝功高群辟人思
衮繡期政路之調元國倚翰垣尚稟書之增扶忽貽
榮教具示沖懷願至拜於恩輝庶仰符於眷委感仰
之素敷叙莫殫

荅鄆太傅謝宫觀啓

懇上左符榮膺中詔宸宫列將莫若上衛之崇琳觀
奉真實重養賢之地某官學深文武功在廟堂冀旻
想聞其高風出處不違乎大義殊庭竭欵聊適於曠
懷召節走趨佇光於圖舊豈其謙厚特枉緘封感愧
之懷叙陳莫悉

賀胡少師啓

懇還公綬得謝帝庭升拜官師之崇榮尊國老之重
清風廻古賢人究出處之歸全德鎮乎天下無始終
之譏仰大臣之達觀均四海以載驩某官航縣霜中
靈襟素哲識窮人物之盡學富古今之儲當天聖之
開符賀德輝而蒞社泰紫闈步虹蜺飛光正議鳴詞
倡斯文於禁掖嘉猷亮節運大政於天樞勲烈被于
三朝忠勞篤乎四紀欄馬鄉錦仕就榮於過家確乎
素封禮弗容於賜几沖和天爵鎮拂世風固將安車
駟馬以游乎親賓清泉嘉木以適乎嘯詠逍遥賢者
之樂拱揖聖人之清憲而不煩方典刑之所在浩然
吾養宜壽祉之無窮某材稟下中世親幸會昔者先
子識賢氣於星津其後諸孤聯榮名於慶閥追茲勉
强以就仕屢辱薦延之大恩賢哉嗟嗟固已倍都人
之慶形于歌頌又將酬國士之知

賀王參政啓

奉被詔恩進陪政論大臣重國畀自聖人之明賢者得君慰夫天下之望陶鈞所造歌誦同辭某官業履大醇輝光燭外非今儒者尋常之學有古君子久大之儲言行弗渝求聖賢而允蹈進退有裕達義命之所安禁中再告於嘉猷天子類嗟夫見晚故進處四輔而非有左右之助度越諸老而不聞先後之言昔之爲國者嘗患賢之不同時士欲致主者或嗟才之不見用深惟求治之日復此逢辰之亨明良一時社稷盛福某與聞休命屬在遠了莫遂龍門之登瞻際度之賀

攀違河陽李資政啓

懇謝繁機均勞近屏聽言推拂悵遠於風徽畏是簡書阻伸於郊餞傾衣之懇細繹離觴謹奉狀攀違

上政府啓

食子之久曾何補於消埃材散而蟠徙陰煩於造化去違台屏淹葦歲甫伏惟平運萬機贊襄九德天相炎壓日擁太和某官誠格天機德符坤厚驂二府之注意廸宗工之大猷稱百官而四表平三階而遂萬姓發忠定策國倚泰山之安熈載亮工民陶元氣之運屢勞逾乎二紀功業被於三朝盟府藏勳方茂皇天之眷中書有考永光巖石之瞻某材非敏明志已衰鳴駑馬十駕知致遠之已艱鷦鷯一枝祈庇身之有地

攀迎中書侍郎啓

抵事西陵言旋北闕適冒風霜之候宜多車馬之勞即遂瞻承預深欣慰謹奉狀攀迎

問候中書侍郎啓

剔願扈從于邁夙夜載勤方冬序之始嚴惟福基之奉軒后之成容即漢陵之增厚益祈保衛以副瞻馳

賀呂樞密啓

祕府論檢進貳幾庭聖賢同時朝野胥慶某官元精毓粹名世應期挺特千載之英危壓四方之望自結明主雅意本朝鎮靖西州眷倚長城之固經綸北省仰資大計之頒上方纂緒先猷急圖極治願畢師之重柄繫宗社之大謀權出幾微地居宥密參議乃事誠難其人唯公勳閥之高爲國老成之選注意所任具瞻已歸行傳丙魏之聲即屢章平之拜

賀宋舍人啓

奉膺詔制榮步掖垣賢能進升遠近欽悅國家號令
上應于五星朝廷文章遠同于三代王言至重國論
所關奉之以桄夫綠綸拖之以示乎威福誓教軍旅
而齊其勇誥命四方而等其功總爲贊書其任乃古
之内史觀諸上象其文猶天之紫微職重而清把髙
而近精求文章之老能達訓詞之深發揮帝謨如開
日月之炤鼓舞神化以肅雷霆之威唯今得人與古
同盛其官言髙瓊字道濤淵源研摩六藝之歸博極
九流之要校文册府克家素重于劉歆視草禁塗縱
世雖同于賈至寔聖賢之盛際增臺省之榮光典辭
應機宜有五王之册清修素履固無四夕之推欽聞
寵章曷勝欽誦

答韓左丞免新命啓

丕承詔綍進總臺綱四輔得人多士相慶其官高才
應世一節承家論議有經推兩侯之寬大險阻不撓
抱胡公之中庸重世德之遠辰偉聖朝之求輔遂膺
帝簡入秉國成顧枉誨音具形冲尚願亟承於渙渥
庶仰副於虛懷感頌之深敘宣罔悉

答孫左丞免新命啓

側承明詔登用舊儒四輔得人士多文慶其官治行
高妙誼韞粹深蚤以繼世美人之能蔚有先生長者
之望白首一節清明四朝士心所居上簡攸在玉堂
典誥極將明之功幃幄侍經多道義之益肆時賢譽
來秉國成顧枉晦音具形冲尚願即承於渙澤庸仰
副於虛懷

答胡右丞免新命啓

光被詔綸入司臺轄寵章誕布歡議疇同其官學足
以洞先王之微知足以經當世之務心兩忘於出處
節一致乎險夷時然後言天下服其忠諒義形于色
朝廷爲之尊嚴果奉春圖進承慶政士相爲慶民用具
瞻惟聖主得賢方側聽諸生之頌而君子難進來承
三揖之求特辱晦音具形冲尚願亟膺於渙渥庶上
副於虛懷

答王右丞免新命啓

丕承帝簡來秉國均成命式頒輿情交慶伏以其官
德業致位方政立文爲儒者之宗望出廷臣之古周
旋國器揚歷禁途京兆致功德威夙著文昌典政績
用有成果膺綸綍之音入拜丞疑之任至公所属枚
卜已從佇觀久業之施以副具瞻之意豈期冲旨特
示巽詞額即拜於寵章庶上符於睿眷其於感服紬

繹莫殫

答陳州傅待制啟

拜職廷閣請符近藩亦既下車云初開府某官誼蘊
閎博德名光華弗渝之誠貫于金石後凋之操見于
雪霜以奥學待經幃以大節專憲席國所倚以立邪
正之辨士所賴以識是非之歸凜然清明無吐茹當
處有道佚勞斯均即被鋒車之還豈容安席之煖敢
期謙眷特枉臨丞

答河北都運顏待制啟

陞華延閣杖節北陲涓日之剛下車云始方暑序之
煩𢿱惟福基之靖康某官學謹本經文華貫道險夷
一致義無愧於神明出處兩忘節不渝於風雨輟東
臺之獻納付朔部之澄清行以節超豈容席煖方斯
誠悃遽辱貽書感仰之懷敷敘妄究

答永興李待制啟

被寵制書陞華延閣兼提請詔就師全秦伏惟慶慰
某官學通古今材適正變名寔高於士論術業著於
吏師以從官之嚴盡護諸將以元戎之重外總十連
坐收靜勝之功行被節旄之召下車云始勝踰見詒
慶抑之深布宣難悉

答江寧蔡待制到任啟

更賜左符徒臨近屏涓辰受事視履介祥某官望重
士林學優聖域禁塗陟降日告於嘉猷南國藩宣勤
敷於惠政茲雖易地益便均勞恐席煖之未遑以節
旄而來起宜國摽徳逺貺書皆慶感之深布叙莫究

舉運中書呂侍郎奉安神御啓

恭惟威神往臨原廟謹與仗侍承之職御風霜偃薄
之勞仰冀保順以膺符貺系

太史范公文集五十五卷

（宋）范祖禹撰

清初鈔本

范太史集五十五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宋范祖禹撰。祖禹有唐鑑，已著錄。其文集世有兩本。一本僅十八卷，乃明程敏政從祕閣借閱，因爲摘錄刊行，非其完本。此本五十五卷，與宋史藝文志卷目相符，蓋猶當時舊帙也。祖禹平生論諫，不下數十萬言。其在邇英守經據正，號講官第一。史稱其開陳治道，區别邪正，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故本傳載所上疏至十五六篇。而集中章奏尤多，類皆湛深經術，練達事務，深有裨於獻納。惟其中論合祭天地一事，祖禹謂分祭之禮，自漢以來不能舉行。又謂一年再郊，此必不能。且夏至之日尤未易行。同時蘇軾等據周禮以分祭爲是，而祖禹與顧臨堅持之。後卒從祖禹之議。蓋其君習於宴安，而議者遂爲遷就之論，誠不免於賢者之過。然其大端伉直，持論切當，要自無愧於醇儒，固不以一瑕掩也。當時以賈誼、陸贄比之，良亦庶幾云。

太史范公文集目録

第一卷　詩
第二卷　詩
第三卷　詩
第四卷　表狀劄子
第五卷　表狀劄子
第六卷　表狀劄子 劄記附
第七卷　表
第八卷　表狀
第九卷　表
第十卷

第十一卷　表狀 賤功德疏右語附
第十二卷　表
第十三卷　表 劄記附
第十四卷　奏議
第十五卷　奏議
第十六卷　奏議
第十七卷　奏議
第十八卷　奏議
第十九卷　奏議
第二十卷

奏議
第二十一卷
奏議
第二十二卷
奏議
第二十三卷
奏議
第二十四卷
奏議
第二十五卷
奏議
第二十六卷
奏議
第二十七卷
進故事
第二十八卷
翰林詞草
第二十九卷
翰林詞草
第三十卷

翰林詞草
第三十一卷
翰林詞草
第三十二卷
翰林詞草
第三十三卷
翰林詞草樂語附
第三十四卷
啓狀
第三十五卷
賦 論 策問
第三十六卷
記序銘書傳
第三十七卷
青詞 祭告文 哀詞 誄文
第三十八卷
墓誌銘
第三十九卷
墓誌銘
第四十卷

墓誌銘

第四十一卷

墓誌神道碑銘

第四十二卷

墓誌銘

第四十三卷

墓誌銘

第四十四卷

墓誌銘

第四十五卷

皇族墓誌銘

第四十六卷

皇族墓誌銘

第四十七卷

皇族墓誌銘

第四十八卷

皇族墓誌銘

第四十九卷

皇族墓誌銘

第五十卷

皇族墓誌銘

第五十一卷

皇族墓誌銘

第五十二卷

皇族墓誌銘

第五十三卷

皇族追封記　石記

第五十四卷

皇族石記

第五十五卷

手記

太史范公文集目錄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一

詩

樂通神明 御試

世治興和樂陽來符正聲純能格天地幽可逮神明
協氣流無外靈心識太平九歌人鬼享八變地祇迎
翕繳多祥集欣歡萬祉生須知熙德大聖作掩英莖

春鮪初登錫慶院試

風煦陽和候冰消水澤春乘舟施密罟登鮪薦明神
大登鱗紅鬣長波失錦鱗味忝遥實美羞與潤毛新
事異觀棠日時非濫泗辰猗欤潛有頌率職自敬人

遊先主祠堂置酒

驅車出坰涉溪上青岑萃頭野寺不足到先主祠
堂猶可尋祠堂之前流水長翠屏重疊搖清光老松
窈窕入雲漢五月鬱鬱炎天涼廟中女巫日歌舞神
去神來何處所龍吟虎嘯生風雲未似當時臣遇主
三分割據伯業開山河氣象皆西來功臣烜赫陵宇
宙覷盼可使強敵摧西南歷數俄遷改岷峨伯氣今
何在萬里浮雲卷壯圖空餘江水東流海山風吹月
海上來松間雲氣噓酒盃高歌且醉一盃酒昔日英
雄安在哉此時分散已陳迹何足慘愴令心哀

四皓

南山石壁陵蒼蒼中有四老眉如霜中原龍虎困格
鬬九霄鸞鳳高飄翔赤精斬蛇入咸陽南極老人轉
遁藏一朝相顧下雲獻共爲羽翼安儲皇白雲黃鵠
高飛揚雖有繒繳安能傷君王慷慨但飲酒戚姬起
舞無輝光古人不見蹤已遠吾將杖策登崇崗

席上探題二首

紅蕉花誰植風流太守家爍爍庠燈燃晚雨亭亭密
炬照晴霞

秋夜雨點滴梧桐亂人語幾行寒雁起沙汀萬里漁
舟泊烟渚

資水

資水通巫峽誰家萬里船隨雲排楚氣隱几上吴天
神女迷朝雨湘娥泣暮烟何時一飛檝長嘯下牢邊

資中八首

劍閣橫空鎖蜀門資中岩岫若雲屯天傾白石(日)千山
底峽束長江萬里犇(奔)

資山岩谷多神仙鸞車鳳馬隨飛烟神女蕭蕭來暮
雨浮丘往往下雲駢

醮壇高倚碧天開中有清都白玉臺霧擁霓裳(旌)乘月

去風吹仙樂下天來
五月江流萬貫舡迅如飛電擊群山荊雲峽雨須臾
過白帝江陵朝暮間
六月炎蒸烈火高黑雲驅雨駕波濤千崖雪浪飛泉
吼萬壑陰雲古木號
風定江澄境象閑閒水清波影倒雲山漁舟蕩漾清光
裏白鷺驚飛杳靄間
夷界荒山幾萬重西窮月窟與天通何時漢使還持
節從此乘槎上碧空
武溪祠廟迤空山萬古名垂宇宙間昔日南人皆稽
首至今歌舞聚夷蠻

資州路月山亭

軒亭枕蒼峯縹渺視空濶長江蟠天去廻斡地軸折
洪濤破山門崖谷盡爭裂孤雲行無蹤飛鳥去自沒
遊子怨路長煩襟此披豁昔視黃河流浩蕩竅禹穴
乾坤何壯觀永歎舊遊絕茲亭雖非西山水頗秀發
茫茫八紘內所歷但毫末安得乘飛飈人寰恣超越

資州路東津寺 寺有古佛殿唐乾寧元年所建

山行無晨暮日暝崖谷昏哀猿落客淚永路驚旅魂
憑陵高山巔俯視大江奔廻環島嶼合縈轉洲渚屯
行雲赴楚天飛鳥下蜀門地邃怪物聚寺古深殿存
憶昔李氏末烟塵暗中原姦雄競草竊割據窮海根
干戈百年後見此敗屋垣我來屬清秋登覽無俗喧
山深虎豹歸水靜蛟龍蟄臨風獨笑吒浩蕩欲飛飜

月夜舡行入資州

憶昨卧碧山蒼〻叢桂間白雲為屏石為枕綠蘿長
掛明月間忽乘輕舟泛江水山月隨人還在此白鷺
驚飛宿靄間青山倒卧滄波底此時孤棹發中流川
后停波聽棹謳不學子猷中夜返欲乘明月向資州

七月五日熱退喜涼資中有懷二十四韻

仲夏金火爭陰陽勢相奪乾坤鼓洪鑪夸父死奔渴
昔天無纖雲厚土方丈裂亭亭太陽午安得日車跌
清冷想寒門浩蕩思舞雪數彼老農耕有苗不得活
乞雨禱潭龍望雲驅旱魃帝車俄廻指四序苦飄忽
木落天地秋清霜洗空闊涼風破閶闔勢欲卷溟渤
衆鳥盡不飛崢嶸見孤鶻登臨滌魂神颯爽動毛骨
因懷京洛間車馬塡城闕紅塵暗天宇愚智共汨沒
出門無所適肝肺為枯竭平生喜林泉瀟灑愛風月
滄浪有漁父逸步脫覊紲超然思遠遊万古訪遺轍
安能公侯間俯僂事干謁及來山水縣素志得少豁

白日拂雲眠芳蓀隶露擷壽山喜幽勝照水玩澄澈
雖無巢許操風慕夷齊潔廉以保吾真無為事其末

文路公生日

天監仁皇德惟時嶽降神英姿倫文武賢業富經綸
夢賚求岩野于畋載渭濱三朝膽上宰四海入洪鈞
謨烈重光啓樞衡萬化新珪璋扶日月劍履上星辰
述職分東陝宣威震北垠長城萬里遠奠枕四夷賓
仍昔登儲右惟公秉國均川河賴舟檝霜雪見松筠
閶闔朝黃道雲龍對紫宸忠勳藏廟祏異禮冠臣鄰
風雨王城會烟花洛苑春庵噇近泉石袞繡出埃塵
照社祥光盛充閭慶旦臻御鑪薰馡散天庭毅麒麟
帝念深元老邦基屬柄臣公雖莫前哲天欲覺斯民
左右蕭何手安危晉國身濟時歸壽域遐算等靈椿

送趙清獻入蜀

上聖隆西眷中朝輟鉅賢三刀重夢寐四國賴蕃宣
自昔方隅遠惟公惠澤徧　初撫字使節再聯翩
召父深仁浹文翁美化全南圖迴海浪北極上星躔
霖雨蘇羣物卿雲被八埏從容方論道引避不居權
忠馭何頻叱行惟又一囊漏天開霧雨燒棧掃雲烟
玉壘山橫雪羅江水映縣閭閻瞻冕服父老識旌旃
清靜嘗能理煩苛盡蠲銷兵無吠警含哺但安眠
富庶寧加此功名固有為豈惟私蜀土佇更秉陶甄

送聖徒入京兼呈紀常子進

二年隔京洛思見亦已久驪駒將戒行姑共一杯酒
君來買園林山川既富有顧我猶旅人安排卧林藪
不意萬嶺雲翰君先入手謀生已知拙高適懃居後
富貴等浮雲名聲似箕斗終當結茅屋鄰舍聞雞狗
杖屨作往還過從惟野叟愛君修竹間一水似崖口
掃除石上月寒榕搽青當早賦歸去來無為事奔走
前期知非遠同集待洛友寄我思洛詩東風想迴首

大雪入洛陽

昨夜關山雪僕夫晨起驚揮鞭騎紫馬曉入洛陽城
川原渺茫〻長嘯視八紘有如乘風馭迢遞奔玉京
伊水象天河雲濤向東傾喧然古都市沽酒吹玉笙
寺心正浩蕩萬里赴歸程遙望嵩峯頂連天凍峥嶸
欲舉玉女窓舉手摩太清思之不可去悵望空含情

寄名山李著作

斂外雖云遠名山信日聞漏天常洩雨蒙頂半藏雲
萬里飛鳧舄三年隱豹文茗芽春後好應許故人分

庡柱四首

黃河傾落九天來底柱三山立欲摧崖谷吐吞成霧
雨蛟龍戰鬭作風雷
巨靈贔〻兩山開東放黃河萬里來地軸橫斜爭斡
轉天維欹側恐傾摧
禹開底柱放河奔濁浪軒〻日月昏惟有三門君不
見驚波一起動乾坤
底柱初開禹力窮黃河從此去朝宗長鯨一噴連山
起岌嶪高於太華峯

望嶽

客行西入函關道秀氣東來滿關好北顧黃河天際
流回望荊山欲傾倒前瞻太華三峯高中天屹立爭
雄豪羣山朝嶽皆西走勢似長風驅海濤金天殺氣
何蕭爽羽駕飈輪應可往安得雲梯倚碧空上拂烟
霞看仙掌

希夷陳先生祠堂

太華朝紫清蓮花開綠烟嘗聞希夷隱欲學南華仙
道與寥廓友形隨變化遷餐霞倚八極御氣遊九天
靜夜披藥笈清晨漱瑶泉閒臨白谷嘯下拂雲窓眠
一朝玉棺墜委體同蛻蟬霓旌自宛轉羽駕何飄翩
空餘故館在遺像猶依然嗟吾生已後不得見當年
扶搖若可借永謝區中緣

望朝元閣

昔年曾上閣遥〻行步〻陵霞出太清鶴駕不歸雲縹
渺鳳簫空斷日分明秦川錯繡孤烟媚渭水浮銀落
日橫惆悵重遊今未遂參差天半望飛甍

長安

東風吹塵客心起京華去蜀三千里我來踏雪走函
關下視秦川坦如坻曉登太華三峯寒憑高始覺天
地寬却惜京華不可見烟花二月過長安長安通衢
十二陌出入九州橫八極行人來往但西東莫問興
亡與今昔昔人富貴高臺傾今人歌舞曲池平終南
虚繞帝王宅壯氣空墻佳麗城黃河之水東流海漢
家已去唐家改茂陵秋草春更多豪傑今無一人在
細觀此事何足愁不如飲酒登高樓秦王何苦求九
鼎魏武空勞營八州當年富貴一時事身後寂寞餘
高丘春風開花不易得一醉何必封公侯

過朝天嶺二首

夜上朝天曉不極舉頭惟見蒼〻色迴看初日半輪
明下視嘉陵千丈黑
地拆天開此險成飄蕭毛髮壯心驚人間行路難如

此歎息何時險阻平

遊李少師園十題

松島

孤嶼何亭〻蒼松鬱相對池中蛟龍起天際風雨會

芡池

向日鋪青蓋浮波散綠盤明珠洛浦佩白玉水仙丹

笛竹

鳳食實已美龍吟聲更奇惜無蔡邕識那得馬融吹

鶴

王子吹笙去仙翁下雲端夜棲松月靜朝舞檜風寒

水輪

崩騰噴雪浪晝夜無停息迴旋天磨轉運動日車側

竹逕

整〻植翠旗森〻列羽衛微風摩玉動赫日蒼雲翳

蓮池

藻荇遍回塘芙蕖出清水紅燈迭照映翠蓋相摩倚

月桂

天寒桂子墮花發向庭中月華十二滿常照此芳叢

鴈翅栢

高枝含烟霧密葉張羽翼參差隨風勢慘淡入雲色

茅庵

結茅深林下門戶流水邊曉聽松風坐夜枕雲壽眠

和張二十五遊白龍溪甘水谷却居雜詠

七首

君家蕭灑住園林更入青山逕路深唯有白雲爲得侶秖應流水是知音

松姿鶴性自宜閒天與幽奇避俗喧謝客風流臨海嶠秦人歌嘯入花源

南窓高卧看雲生日暮迴風動紫荊鼓吹不須過野塢青蛙雨後自能鳴

田家何所樂野老飯蒿藜沙月鷺投宿松風猿亂啼侵衣青竹冷拂面綠蘿低幽步無車馬唯應杖可携

石逕人行少山雲袖拂香水流情共遠天闊望隨寬笙磬珍禽響龍蛇怪蔓盤洛川迴首處烟靄暮漫〻

夜靜月明溪水喧先秋風物已蕭然藤蘿作帳雲爲枕冷掛絺衣石上眠

青山跬步去無由唯有登臨可散憂浮世只知軒冕樂幾人能得少時休

西街

西街春日永輦道與天通御水橫銀漢仙橋掛綵虹

草荒平樂館花發上陽宮擾擾都門路輪蹄日向東

和子進六言二首

夜靜碧天如水山空明月隨人此興庾公非淺遠遊王子何頻

蕭散獨遊何處寂寥四顧無人月露霑衣覺久水風吹面宜頻

和子進千春院觀桃花二首

西度天津水見沙軟風飛盡緑楊斜相逢喜到千春寺最後方開第一花富塢英華當闇出東君照育想非賒神仙高格黃裳色安得深根植帝家

鳳刹花光照碧霄龍樓柳色暗朱橋今娥素月人疑近姑射仙山路豈遥琮玉溫姿輕拂拂鞠衣嘉色宛飄飄都人莫恠芳華晚如隔烟霞在泬寥

三月十八日雨後訪張二十五以詩見寄次其韻

池上魚相樂林間鳥不驚雨餘荷氣濕風動水紋生俗客心猶與高人興自清何時作鄰里卜宅剪榛荆

又和再寄二首

青春忽已過白髮不須驚招隱尋居士論文訪友生到來塵慮息歸去夢魂清尚想穿幽徑楸花間紫荆

花落春臺靜鶯啼曉桃驚竹間流水過窓外白雲生襟抱懷冰與詩篇叩玉清荒唐漆園吏環堵但披荆

張三十病愈久不相見以詩寄問

公幹清漳卧維摩淨室居作詩心在否問法意何如臺榭花飛盡池塘雨洗初劇談能强起便欲駕柴車

和張二十五春日見寄五首

綽約花無語間關鳥自吟及時須賞玩風雨不能禁

莫恨生華髮唯須不負春風光無老少秖屬有情人（末詩云未分生華髮）

蕭灑幽棲地山嵐日夕昏松風吹緑綺溪月湛清樽

白日春臺上歡娛莫訴盃飛花留客醉啼鳥近人來

流水家家入修篁處處同城南履道宅白傅有遺風

和子進夏日憶寶上人

逕蘚鋪蒼錦林花落絳趺山光入户牖雲氣起瓶盂宴坐期三月迷行有萬途寥寥方丈室一物更應無

秋夜

月上霜威重烟消霽景分嶺猿寒嘯侶澗鹿夜呼羣天靜纖毫見山空落葉聞此時真吏隱高卧看浮雲

送廷珍殿丞允通判閬州

十年京洛弄殘書喜見西歸别駕車錦里追遊頻莫

厭紲衣榮侍樂何如詔條安遠民爲本才力如君地有餘不日還趨宣室召伊川重訪野人廬

寄題傅欽之濟源草堂

傅公有幽居近在盤山下清濟出其間白石明可把盈科赴溟渤習坎日傾瀉竹色洗娟娟松姿照蕭灑室有古詩書門無俗車馬公居雖畎畝寤寐惟朝社雲山聊嘯遨魚鳥同遊冶在我本無心塵生緊用捨終當入帝夢肖象求岩野題詩寄林扃俚調慚非雅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一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

詩

和蜀公紫薇花再發寄中書舍人

幾年幽獨飽風霜一日榮觀似堵墻地養深根成異產天迴淑氣發新陽賓朋須醉千鍾酒蜂蝶爭偷百和香留得有餘真舊物于今鳳閣有名郎

和五十四翁登恩第後贈楊君章

力穡良農晚歲收英名初喜動凝旒光如劍氣斗間沒文似河源天上流莫歎黄金纔易篇安知布被不封侯（平津侯年六十方對策擢第）暮年烈士心方壯變鵬搏風向九秋

孫秀才下第暫還京口留別起居邀余和以贈行

翔鸞戢翼下層空南浦歸帆逐曉風夢寐蘭陵清露白嘯歌江國火雲紅王畿結綬來無久天漢乘槎去可通莫爲淹留銷壯節力行須與古人同

和蜀公八十歲自詠

衛武年將百傅公壽有千形方通帝夢兆始見王田白髮高山雪新詩清水蓮福綏真樂只燕處自超然濁酒中徐聖冷風御列仙勁松臨絕壁獨鶴在青天

出處知之望清虛性所便老謀方眷用微物正思憐
漢室求園綺周家重天顛雖懷冀頴志應未許終為

答孫華老病中寄謝諸同舍

言有逆耳忠藥有苦口利康强本危慮憂患生逸意
先生蹈周孔陋巷樂仁義新命登諫垣四方想平治
舞雩逐清輿伏枕送炎熾作詩存警戒敎告在同志
蒼(生)天係正人舟辰渇高議刓當數經訓勸諭日嚴侍
栢榮太史(師)胥鄭公三鑑倫天衢進方亨王路坦無陂
告猷補袞職正色伏蒲地陽城可以起醇酒毋數醉

春日有懷僕射相公洛陽園

闕塞當門外伊流遶舍西松筠不改色桃李自成蹊
禕蔔穿塔迸珍禽拂面棲公歸卧林壑好作釣璜溪

和呂龍圖賀僕射相公

鼎鉉承家有慶基蒼生翹首聖神知章賢世德傳經
遠衛武年華入相遲霖雨八方隨說命帶河千古誓
蕭規行看鳳沼原鴒集莫為旌麾滯朔陲

蜀公懇辭經席改領萬宮賦(以詩)以代獻壽

累詔褒優免造庭兩宮虛竚想儀形千年遼鶴高華
表萬里雲鴻獨杳冥綺皓抹芝終佐漢栢(栢)榮稽古舊
傳經真宮参寂烟霞外南極光中作壽星

和門下侍郎東省夜直寄左丞光祿

黄閤訏謨作帝龍(門下之職古訓盡言)文昌綱轄振邦風群才
藻鑑歸能哲萬事鈞衡仰至公連璧光輝時共美斷
金情契昔相同折衝千里精神壯正似山河繞漢宮

和子開從駕朝謁景靈宮

雨師洒霈光勻華蓋香風不起塵億兆歡呼真帝
路謨猷左右盡君陳雲隨仙馭三山遠日出咸池六
合新一別部門變桑海來瞻原廟祇悲辛
瑤池真氣降東菜營室新臨渭北開戴見辟王遐邇
至思齊任姒肅雝來龍胡尚泣遺弓鮓燧火儀鸞變
挪提誰識九重宵旰意中天雲漢望昭回

四月三十日慈孝寺山亭席上次韻經父

舍人送子敦都運待制赴河北

去年使河東飲餞天始秋今年使河北復作蕭寺游
愧我燕居息送公頻授州雍容鵷鷺列環琨鳴琅球
豈知勤徒御與國揚王休譬如果適口安問梨與榴
此行功名會肯使歲月流載酒都門餞行當遲歸輈

同子瞻送子敦赴河北都運次韻

顧公涉滄海宇宙觀奇偉十年守沈冥應笑拄下史
動靜雖有殊要之蓋棺已通來拜東臺岩穴彈冠喜

昂藏出風塵壯志在千里忽持膚使節急病仁為美
翰林出新詩風霆奔落紙朝廷日清明君子慎所履
行當繼禹公洒熒淡洪水過我伊洛間松風醒俗耳

和張給事喜雨

王屋往勞惻席居侍臣憂阻畫應徐寢心有感先離
畢星使分祈未下輿觸石寸雲叢襄沁寓過播天巨浸百
川趍不才太史郡能頌唯待豐年以喜書

又和張給事喜雨

瞻望昭回漢夜分崇朝忽起泰山雲乾坤蕩暑如醒
醉江海生波想識叔禁滿深逢天闕曉朝衣涼帶御
爐熏特許封奏何妨篇獻納賡歌見愛君

席上分韻送天覺使河東以登山臨水送
將歸為韻分得臨

唐堯茹藜藿民俗猶憂深晉國壯山川羌虜皆外禽
宸心敬折獄使節慎所臨天君臺閣覺書空老翰墨林
松柏飽歲寒鵰鶚候秋陰攬轡上太行北風與煩襟
當令桑棗地愁歎為謳吟二江帶雙流三峨聳危岑
何時早歸耕扶犁日相尋

謝賜御書詩五言十韻并序

臣今月十五日賜燕東宮伏蒙聖恩就賜御書詩一
首臣不揆荒淺謹賦五言詩十韻少謝榮遇之萬一
謹隨表上進

聖志探淵學皇慈示至仁論經窮古訓錫燕比嘉賓
天醴堯觴舉簫韶舜樂陳隆恩均近輔賜禮下嚴宸
洒墨星辰爛飛毫日月新聰明欽作后氣志儼如神
龍馬觀纖逸伏羲氏畫八卦始作書契延陵識聖真孔子觀書有吳延陵季子
字愛藏揮鄭室家過極儒紳方講三王治思還四海
淳須慙愚陋識何所補涓塵

殿試覆考和子由侍郎

十五年前宿殿廬伊川一紀臥岩居雕蟲尚憶長楊
賦汗簡猶殘太史書日月瞻當天瞻法座烟霞落紙看
華裾品題牽預諸公末更許追隨侍玉除

和子瞻禁林鎖院昭詔賜燭酒

晨入金華暮浴堂聲容不動筆奔忙星間忽降龍銜
耀天上重分玉醴香是日早過英講讀退以風寒賜執政講筵官御酒是夜翰林又
被燭酒之賜欲炮寒宵宮漏永半酣歸夢蜀山長起看烽
闕銀河曉山立千官拱未央

送周思道再知漢州三首

千山行盡見平川雞犬相聞俗燕然父老共知仁聖
意十年重借使君賢

使君昔日撫疲羸曾奏囊封有直辭一卧家山今白
首重來猶擁舅(舊)旗棋
兩川相望各繁華二牧蕃宣出一家衣繡聊為鄉社
寵行看召節向天涯

送周正孺知梓州

先朝直節貫秋霜殿壁于今有諫囊汲黯猶煩卧居
邵馮唐何事老為郎山川壯麗開戎幕草木榮華過
故鄉青蓋從來宜白髮行看高步入明光

寄題蒲氏清風閣

閬山錦屛秀閬水碧玉寒高閣俯城邑飛甍出雲端
惟昔隱君子卜築慈(蓺)考槃圖書作藏室一一手自刋
山園養松桂庭砌披芝蘭霧深豹文蔚風壯鵬翼摶
來為廊廟重歸為里閭歡乃知哲人訓基構自艱難
我昔侍先君惜書嘗縱觀題詩尚可記手澤想未乾
爾來三十載感事一汍瀾側身西南望安得陵風翰

久雨中廚屋壞

我從山中來安宅豈敢卜窮秋積霖潦陋巷没車轂
環堵不蔽風下林每塗是(趾)竈鼃日已長釜魚時可漉
瓦解豈一朝糞土扶朽木中夜若崩山微軀憂壓覆
晨炊無尺椽慨歎食重肉益思反遂茅終老依松竹
雲居蔭蓊蘙野性狎麋鹿澗溪可濯飲薇蕨餘肴蔌
寧惟此寓館薄宦同旅宿吾食敢求飽民生猶歉腹
囊空庶無寇囷竭尚有粟墨突不暇黔誰能憂破屋

寄題穎昌王氏巽亭二首

危檻跨層城憑高俗慮醒鵬飛適莽蒼鴻去上青冥
隱地臨箕嶺賢游會德星躋攀何日共遠目寄郊坰
舊館懷賢躅先朝翊帝圖虹梁引層構血汗出奇駒
几杖延鄉老詩書問魯儒南天望雲氣應泣舜蒼梧

送道純歸南康

平生聞廬岳夢想入松門京華走塵土歲月空崩奔
緲思放岩壑枕石清心魂羨君歸舊隱山水富高軒
雲林對寢食烟霧變朝昏晴空天池溢瀑布銀河翻
奇觀窮宇宙夢澤可以吞少年負志氣海運期鵬鯤
晚登桂堂籍燕可(石)笑璵璠飄飄考城吏放浪彭澤園
迴首出都邑仙翁謝籠樊顧我老文史望天方戴盆
俛仰半世間同僚念金昆存亡已永隔風義古所敦
寄語謝嵇紹終慚山巨源
珍臺閒館切昭回瑩鶴應無俗駕陪天浸祥池三島
向春迷神囿百花開沙鷗汎〻人相近風燕飛〻巢
莫猜清洛故園荒徑在與君何日賦歸來

同安誕日賦小詩祝延

海上蟠桃方結子月中仙桂欲生枝須知陰德多餘慶仁者從來與壽宜

又

奕世登公袞羣生入化鈞須知盛德後宜有正家人令日垂門帨清風釆澗蘋兒孫環坐側歲〻祝千春

送呂通直致仕南遊歸壽州

揆天疇昔阻雄飛未及耆年早拂衣白日浮丘仙訣遠清秋范蠡片帆歸京華歲月雙奔轂泥上滄浪一釣磯況有孟光為道侶散花諸國叩岩扉

答劉中叟

十年卧伊洛半世老鉛槧君恩還故棲盡簡幸窺覘濫陪英雄游自覺山野僭有美劉夫子相逢樂無厭騰騫入霜臺便若阻城塹朝言渴蹇諤民瘼侍鍼砭清詩叩哀玉孤秀出羣艷伐木激頹風佩蘭起幽念顧我久覊寓來如水邑汎晨興三想川夕夢越雙斂終當出都門瘦馬推破韉事業付公等斯言免為玷

和劉華老贈王聖美三子姪補試太學聯中髙等

風流江左孟淮原王氏衣冠不乏賢文似三珠才競奕名如羣玉氣相連九秋鴻雁方遵陸萬里驊騮始下鞭白髮星郎推雅量似聞折屐喜成顛

黄魯直示千葉黄梅余因憶蜀中冬月山行江上聞香而不見花此真梅也魯直然余言曰不得此樂久矣感而賦小詩

江上清香隔岸水林間不見雪紛〻春寒忽憶登山屐歸夢猶尋谷口雲

水紋扇

剪出瀟湘一片秋動揺君手向空流微風自有雲濤氣夢入江天一釣舟

寄蜀州吳廷珍太守

紅旆前驅一舍間里閭相望俗安閑春風城郭千家柳落日樓臺四面山南畝勸耕丹詔遠北堂侍膳綵衣斑梁園倦客思歸久五馬何時命駕還

臘後一日雪晴西知

臘後寒威壯春回歲律窮薄雲霏小雪爱日解嚴風銀闕千門迥瑤林萬里同誰能拂毫素移入畫屏中

寄華州提舉崇福李侍郎

洛社曾陪祭酒閒承明復接侍臣班論交晚見松筠操駐景長思氷雪顏（純之服兔絲老而有少容）華嶽閑門窮簡冊

吾思窒群欲豈獨艮其趾高深有前戒来者慎所履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

来書云閑門讀書所樂甚多 卲堂隱几看河山相逢一笑知何日

心逐飛雲出故關

李方叔饋潭筍

穿雲斸石遠林空来涉烟波幾萬重貫比梧桐堪食

鳳籜翻風雨便成龍一枝未許塵鞍掛千畝終留渭

水封陋巷菜羹知不稱君王玉食願時供

和李方叔惠嵩山朮煎松黄

八公淮水留丹灶四皓商山餘紫芝嵩嶺今成花鍊

朮周原空詠菫如飴容顏氷雪端能變心腑塵埃信

可治多病直疑生羽翼更紆仙客上清辭

右朮煎

直幹千年老雪霜不隨群木四時芳冥冥黛色凝寒

碧冉冉雲英末嫩黄仙桂一枝聊比德幽蘭九畹幸

同香移文應恠歸来晚安石東山興未忘

右松黄

石耳

廬山五老峯下臨大江水絶壁千餘仞青冥洞無底

蒸雲自太古流雨洒千里白日照層巔陽崖生石耳

採之懸絙梯磴蘚滑䟫齒朱門登華筵味敵蓴絲美

小人勇趨利所得僅刀匕鴻毛輕軀命一墜即已矣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

詩

和張芸叟左司被賜資治通鑑

六世承平有史臣（班固稱六世史臣謂司馬遷）紬書東洛布成均
網羅遺佚三千載採擷精華十九春天作冠篇墳典
大上思稽古憲章新烏臺御史辭讎校頭白空餘汗
簡人（芸叟同校定以執簡先罷）

送鄭閎中待制提舉洞霄宮

成均祭酒出儲胥歎息東門祖二疏頗我言非韓吏
部多公節似孔尚書諸生共惜陽城去三徑重開蔣
詡居琳館遐騰霄漢外秋風一鶴上空虛

和呂原明上清宮落成

炎曆儲祥億萬年宮成四海共熈（然）玉虛真境朝群帝
金闕冷氣（風）下列仙初日翠華來照耀半天碧瓦欲飛
蹇（騫）已瞻聖孝勤三殿（有司定儀本命殿遣官分獻是日有旨親獻三本命殿）更
寫歡聲入五絃

送李邠州

文昌魁劍擬名卿書殿丹書（青）得老成曉日旌旗熊虎
動秋郊組練雪霜明邠郊風教農桑國秦帝山河屏
翰城竹馬兒童應借問使君償覺舊澄清

和門下相公從駕視學

堯天雲漢炳文章親學嚴師款上庠萬乘及門先降
輦諸生望日儀成行三雍盛典遵前訓千古元龜鑒
逸王儒服觀光真幸會爲容深愧魯高堂

興龍節傳法院譯經御筵

誕聖千年日祈祥億劫尊祕言翻貝葉勝事集祇園
寶蓋天香仗銀璫詔語溫曾無才義學空愧酌堯樽

送文周翰出守陜郊

維師謝公家稷契仰高躅公子聯庭闈西郊作侯牧
飄飄丹穴鳳燦爛文昌宿雅望冠朝端妙年分陜服
綵衣照洛水紅旆驅崤谷荊山連太華翠氣堆群玉
長河從天來迴斡卷坤軸東奔觸砥柱北向摧平陸
壯哉山河固屏翰神明隩秦人亦勞止生氣日已蹙
兵戈困瘡痍賦斂苦敲朴使君得召父庶可飽饘粥
耕桑遍南畝禮義興比屋門前長安道日夕擊征轂
念昔西祖東經過厭結束爾來卧岩谷十載歸天祿
猶如閑樊籠恨未隨鴻鵠隱几思故山側身望喬木
何時拂塵衣假道西走蜀駐馬問甘棠歌謠聽淳俗

守歲

歲逐更籌盡春隨斗柄迴和風先傍柳薄雪暗藏梅

坐對燈花結歡吹酒蟻開莫嗟華髮短且喜一年來

和呂子進元夕

何處元宵好天街第一坊九重金闕外萬壽絲山傍
扈蹕凝祥島十四日迎鑾資善堂十五日帝城燈火滿歸
坐若禪房

原明宮闈以余兼職良苦作詩見勞次韻
二首

忘言象外已無求應物環中自不憂匠石傍觀傷手
斲尚應皮裏有陽秋右原明
野性從來麋鹿遊強加冠服祗為憂何時放出樊籠
去定似飛鴻上九秋右言志

送秦主簿赴仁和

我思適吳越懷古意如何太伯振高風仲雍揚清波
緒餘有季子飢食玉山禾山水發奇秀古來英俊多
秦君淮海彥文鋒雄太阿早依蘇揚州匠手為礱磨
光芒侵星斗氣象奔江河青衫拾科第試邑佐絃歌
春水生南國扁舟浮綠羅方將剖蚌璞焜燿隨與和
我病久廢詩緬思聆庭柯徬徨戀紫闥歲月屢蹉跎
看君登朝廷奏頌助猗那為我謝蘇公先歸待江沱

和錢穆父尚書蔣穎叔侍郎從駕景靈宮
二首

紫嵩清洛映重闈紫嵩清洛西都二館舊隱荒蕪白髮新麋鹿
未能馴野性鸞凰何敢望前塵分班拜舞趨丈陛扈
蹕賡歌紀慶辰共助成王廟太室慚非史使奉明禮
寢廟威神挾正元天興殿左右門名曰正元初晨天仗下端門寒
生碧瓦氣凝日麗瑚與景曇溫霜露感時知世遠
星辰拱極見君尊自憐多病思歸客唯有山川役夢
魂

子瞻尚書惠涵星硯月石風林屏作歌以
送之賦十二韻以謝

端溪千仞涵明星號山太古藏陰靈蘇公贈我此二
寶使我坐臥瞻雲屏我覩天地間有物皆流形或從
清空入幽谷中夜隕石斷階蓂齊譜志怪不能狀欲
說但恐同優伶公遊浙江探禹穴長嘯宇宙臨滄溟
手攀天河弄星月醉落大筆還微醒故分星月入我
室光照窗戶風生庭長林偃絕壁曉色寒青冥似聞
洪濤卷萬木直幹不折當風霆玄雲欲落雪夜久孤
燈熒報贈慚無青玉案苦吟徒使鬼神聽

送蔣穎叔赴熙州

詩書謀帥得豪英去擁洮河十萬兵舒卷風雲為號

令笑談樽俎是功名胡塵不近彈箏峽漢月長懸細
柳營莫謂安邊無上策農桑千里見升平
和王都尉押高麗人燕射北園
天上星弧日射狼副車衣袂得餘香朔雲曾落雙鵰
羽遶海將歸萬里航酒瀲堯觴賓已醉春迴漢苑漏
初長何郎拜舞恩波渥花簇金鞍道路光
謝子瞻尚書惠墨端溪硯二首
禹平洪流錫玄圭班予舉神朝會稽遼東飛烟逼滄
海徂徠古氣臨天齊丹砂化出黃金粤雄霸楚身何
噬臍魚膠清堅豈易致燕支山北隨鴻鵠雙龍蛇蟠
戲欽月吳軍破甲光水學墨雲如輪起端溪揮洒倏
忽奔鯨鯢先生海內文章伯窮年萬目愛黔黎玉堂
新製自心巧想見星象纏寶奎落毫無脛走珠玉雨
雹霽止垂虹蜺陋儒窮經唇欲腐石室汗簡空沉建
眼昏畫角僅成字何異月闇投瑰璨唯當藏作篋中
寶併荷蓑笠歸鋤犂右墨
瑞溪清冥幾千尺玄潭噴雲噓紫石層空飛溜瀉珠
璣太古陰崖摧霹靂翦裁岩屏作風字琢磨水鏡成
月魄似闇松上颸颸聲一洗塵埃傾七澤先生每思
窮禹穴東叱天吳掛帆席山祇水若獻幽寶贈我不
啻千金璧玉堂金井汲寒泉坐視青天浸虛碧豈知
來從海嶠外鳥道穿雲下絕壁嗟我本自山中人慙
無辭藻對鄉客鄉人予雲思奇苦終老漢庭長執戟
至今舊宅有墨池何怪著書玄尚白行當提携返敝
廬更廣寒愁弔遺迹右硯
初到玉堂
舊廬風雨瞻紫荊扛墊元無綆冕情一紀周南陪太
史八年殿厠拒榮陳綿豈待僞麟止藻思那能倚
馬成空愧朱衣華髮吏玉堂三世見題名院有老吏當引援叔
祖忠文公叔父資政今又引援入院
翰林寓直
雨冷絺衣初覺單清秋寓直玉堂寒濛濛宿霧昏鳷
鵲獵獵光風轉蕙蘭蘚積書筠塵不落雲生硯水墨
無乾十年曾向伊川卧長憶閒中夢寐安
夜直闕御溝聲
銀河秋瀉月明中雲卷風吹下碧空終夕玉堂魂夢
冷蜀江聲繞水精宮
送陳元輿侍御赴廬江
憶昔仁皇憑玉几延和春晝神龍起諸袍黃傘放諸
生郄下紅蘂半天裏君為第二驚衆人愧我非才居後

後塵題名桂籍皆年少有似鵷鴻毛羽新爾來四朝
三十載相逢何怪容顏改昭陵拱木鬱參天麟閣名
臣幾人在侍從同登白玉除每思風昔夢華胥君今
出作八州牧千里旌旗引舳艫淮陽卧治豈當久宣
室夜召終非疎下車先表崔節婦勗我汗簡成新書
記崔公壽李節婦居廬江

八月十一日夜玉堂對月

銀雲栉栉玉堂明奩鏡初開六合驚天末纖毫光不
隔風收萬竅夜無聲蓬萊想像皆雲氣宮殿虛無盡
水精一夕夢飛雙劍外已疑身到雪山清

送七主簿赴龍水

山行水遠迤欝屈如盤龍緣溪夾修竹被嶺多長松
懸門倚岩石終日對青峯初仕昔為宰讀書過三冬
忘機狎鷗鳥勸稼覩老農訟庭可羅雀銅印蒼蘚封
邇來三十年夢想幽人蹤風塵京洛間邑子或相逢
晩歲上玉堂天門深九重緬思寒潭碧一洗我心胷
送子西南歸恨無羽翼從為我謝邦人今愧白鬓容

和子瞻尚書儀曹北軒種桔

蘇公滄洲趣日夕懷山陰公堂植珍木寄夢天姥岑
亭亭碧玉幹氣象附喬林雷霆已難拔霜雪何敢侵
蒼皮叅鱗甲細葉抽鋒鍼稍出珊瑚枝中含笙磬音
鸞鳳待棲息詎肯容凡禽西風蕩積雨畏日方流金
潭潭宗伯府窈窕岩谷深北窓卧羲皇笑語合朋簪
蒼生望安石出處本無心萬象入毫端四溟納胷衿
文房俎豆列武庫矛戟森甘棠愛召伯勿使螻蟻尋
世俗多貴遠豈知古猶今他年老東山應記梁父吟

吏部彭侍郎召會馮少師園亭即席賦詩

門生猶記歘龍登載酒東堂命友朋終日清談陪几
杖赤松况是坐禪僧

多病

多病心牢落驚秋鬢颯然風乾桐葉地雨冷菊花天
舊隱荒江漢新居俯澗瀍西都長夢想何日賦歸田
成都西都也

九日寄諸弟

白髮宜新酒黃花似去年懷歸雙劍路極望九秋天
喬木西山外觚稜北斗邊進知行樂處棄市隱真仙
綵飾籃輿訪隱扁雲松雪竹想儀形函關應望真人
氣傅野今無處士星猶憶九臯聞鶴唳徒勞雙目送
鴻冥將迴俗駕頻搔首深愧山文舊勒銘

永州作
京華驛候遠楚越山川分心馳桂江水夢繞蒼梧雲
夕輿木石居朝遊麋鹿羣聖治踰繩契皇明軼華勲
炎陬曁海表休氣塞無垠羇臣免幽縶何以答恩勤

御製太皇太后挽詞四首
任姒基王迹塗莘肯化風德超千古上治定九年中
日月無私照乾坤不宰功寧神登太室永佑宋無窮
定策元豐末勞謙聖烈光外家深自抑俊德盡明揚
恭儉隆三世寬仁覆萬方功成身不處仙駕白雲鄉
天祐周邦世世仁篤生文母齊斯民嗣徽懿后光宗
祖配極英皇育聖神崇慶垂衣寧寶祚延和負扆翊
沖人長言永慕遵遺訓要在齊家與正身
八荒同軌壽原成雨露俄悲歲律更曉日曈曨閶闔
晏春風縹緲轉龍旌晨朝尚想趨金殿馭難留返
玉京實冊形容雖四字誰知盛德莫能名
臣奉　御寶批撰挽詞四首進入内兩首七言兩
首五言謹依　聖旨撰進
古今詩體多以五言在前伏乞裁酌

太皇太后挽詞二首
誕保天基命光開帝永圖軒星臨斗極堯日上雲衢
美化形風雅成功入典謨群生何以報損壽濟寰區
授几咨元老垂帷攬衆賢舜功成二十周士得三千
德澤流終古規摹遺億年寧惟照彤史石室爛青編

又三首
九載扶皇業三朝賴母儀成乾功不有孟日照無私
天上軒星暗人間薤露悲君王自仁孝舊典奉元龜
治道初無事齊家與正身練繒躬至儉行葦被深仁
受冊辭隆禮爲霖屬老臣太平遺德在白首泣堯民
能助君成聖惟知諫必從徽音推二后盛治見三宗
虛扆翔丹鳳仙輜駕玉龍淒涼厚陵路墓木拱髙峯

王岐公挽詞三首
景運光華際洪鈞十六年文明憲前古禮樂被數天
有美經邦業無成載物權（易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終）君臣時契會
俛仰遂流川
乘雲仙馭遠出震帝圖新百辟瞻元宰繁機伏老臣
中天扶日月拱極失星辰終始先朝遇勤勞至沒身
王儉風流相岐公博贍資（唐相杜佑封岐公）數文成國典亮
采作官師斂佩空黄閤音容想赤墀元臣莫禮盛靈
吹朔風悲

王開府挽詞三首

聖曆當千運天庭第一人榮光親日月優寵極臣鄰
買馬推先進夔龍接後塵藩垣賴耆德宣力至終身
康寧五福備出入四朝安斂佩逼台室旌旗登將壇
天池將浴鳳雲漢擬驂鸞縹緲陵霞意今成逝水嘆
連帥諸侯長維師列爵隆儀刑憲萬國眷禮視三公
白日年華盡浮雲世事空九原伊洛上松柏自悲風

司馬溫公挽詞五首

伊呂爲時耦夷齊得聖清精忠貫日月至行格神明
微物霑仁澤窮荒服德名須知千載後瞻仰重嵩衡
文母扶皇運成王紹慶基蕭公莫左右裴相係安危
共恨登庸晚俄成殄瘁悲旂常紀勳業長與日星垂
上相經綸日群生化育中初開仁壽域重立太平功
海寓還淳俗朝廷復古風英靈在王室應佑宋無窮
盡瘁憂民瘼孤忠簡聖心忘身甘首疾報國競分陰
天奪揚公速人思召伯深秋風咽笳鼓行路泣成霖
自昔龍門峻叨蒙國士知紬書陪太史問學仰宗師
一紀依林壑千秋隔履綦餘生愧彎紱無路送靈輀

韓獻肅公挽詞三首

孝友天生德公忠世象賢八元推亮采四海入陶甄
枌杜棠陰老槐庭棣蕚聯諮詢賴黃髮零落已重泉
舜禹勤勞治皋夔翊贊功秉均瞻上宰憲老佚三公
壽考登耆耋哀榮備始終凄涼潁川路簫鼓怨南風
東閣開無倦西園宴不疲蒼生望安石多士美當時
功業歸青史音容閟繐帷烏衣門巷在過客有餘悲

李朝議挽詞二首

美行商山老高年渭水翁政留循吏迹家有古人風
操几門庭在安車里巷空子孫皆孝養餘慶自無窮
解組紅塵外忘機白日遲烟霞隨步武松竹想風姿
洸水流清範盤山厚福基鄉人應配社猶恨不期頤

鮮于諫議挽詞二首

西蜀文章老中朝侍從臣諫垣風烈在書殿寵光新
宣室虛前席清漳歎病身致君才未展青史迹空陳
白首方登用忠規溢皂囊仲山違袞職汲黯卧淮陽
墓斂知誰掛人琴竟兩亡猶思挺直操松柏凜秋霜

哭司馬公休

昔在西都日趨庭見伯魚金華同勸講石室共紬書
鮑叔深知我顏淵實喪予衰年哭心友忍復望靈車

中書侍郎傅公挽詞

岩野爲霖後千年復有人累朝推鯁直二聖倚經綸
盡悴憂民色孤忠許國身徐公德不變可使俗還淳

洛社瞻賢躅書筵繼老成公昔免講改侍讀祖禹承乏是職聲容陪
風昔論議想平生節與盤山峻名隨洗水清草堂空
舊隱松月為誰明

常大夫挽詞

禮樂追先哲文名動縉紳忠勤白首節惠愛遠州民
石室詩書在天衢日月新九原何所憾有子嗣芳塵

王承事挽詞

井絡西南奥今無處士星天真養恬淡世累出塵冥
松菊陶公徑詩書孔氏庭傳家清訓在潛德繼先銘先生考官叙蜀郡忠文公爲銘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

表狀劄子

辭免兼侍講狀一 元祐元年九月

右臣準閤門告報除臣兼侍講者臣伏以邇英勸講職參近侍必得耆哲之士端方之人日新輝光仰備顧問臣語學則不足議行則無取承命愧恐不知所爲竊今名儒碩德並在左右啓發聖學不無其人而臣自知最爲淺陋頻蒙議擢未有報稱輒玷茲選實非所堪恐無補聰明之萬一適足以累朝廷之公舉乞還誤恩庶厭清議

二

右臣準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許臣辭免兼侍講者臣不唯學不稱職恐無以塞責而義有未可不敢不言伏以 陛下深居九重不見聲色唯以大公至正身先天下進退黜陟以明好惡將使人知廉恥興禮義也至於風俗厚薄人情美惡則凡爲士者皆預其責是以臣之素心官不敢虚受利不欲苟處恐傷廉恥則敗風俗上累國體罪之大者也而臣擢於小官無尺寸之長朞歲之間薦蒙褒叙史闕記實濫脩討論經幄數言復俾陪侍雖 陛下選用義不及私

而臣有姻戚之嫌敢不自列臣妻父呂公著方秉國政雖在臣職業所不當避而於臣情分則有未安竊恐仰累至公下負夙志豈可冒昧先諸儒而進乎伏乞 聖慈特賜矜察追寢成命庶使迂拙少安分守臣不勝拳拳之愚謹再具陳免以聞

實錄院乞避親狀

右臣伏覩已降 勅命差尚書右僕射呂公著提舉修神宗皇帝實錄伏緣公著是臣妻父於條合該迴避伏乞罷臣檢討之任謹錄奏聞

乞給假至潁昌狀 二年六月五日

右臣伏為臣親叔祖端明殿學士鎮行年八十居潁昌府多苦腹疾近以次子喪亡憂傷尤甚臣之私情實所不安欲望 聖慈特賜給假旬日暫往省覲不敢久妨職事謹錄奏聞

謝賜銀事狀

右臣伏蒙 聖慈以臣請假往潁昌府特降中使宣問賜臣銀臺伍兩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奏知狀

右臣今月十一日入內內侍省內侍高班李正臣至臣家傳 聖旨以臣請假往潁昌府賜臣叔祖鎮實封御前文字一封實封銀合一具令臣齎賜臣已依
聖旨收領謹錄奏聞

奏為將到臣叔祖鎮謝恩表狀 七月

右臣昨蒙給假往潁昌府準中使傳 聖旨賜臣叔祖鎮實封詔書一道龍茶一銀合因令臣宣問臣今將到臣叔祖鎮謝恩表二道謹通進司投進

謝講論語畢賜燕表 九月

聖人之言高弟所記王者之事大學為先永惟百世之師實首六經之訓顧慙讜陋獲侍清閒方迨終篇曲蒙飫賜恭惟 皇帝陛下務學時敏作德日新遹儒臣從昭聖志以為學直錯枉則萬民咸服克己復禮則四海歸仁取法於堯必則天之惟大思齊於舜當恭己以無為尊其所聞終之無倦式頒禮食昭示寵光臣等咸偹邇聯預霑慈宴屬厭知愧盡莽為期

又謝賜御書詩表

宸暉熙爛聖札飛騰拜手受藏震驚喜抃臣聞孔子稱堯之德曰煥乎其有文章書稱舜曰濬哲文明詩美文王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公多才多藝孔子將聖多能論語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書

即六藝之一也古之聖人莫不以好學為先游藝為美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天縱睿智日躋嗣膺大統于今三載間御便殿延對儒臣數求經訓啓發聖學雖太冬盛夏肄業不輟臣竊觀　陛下容止周旋動必中禮垂拱淵默性唯含道終始如一日進無疆四海之人方翹首以望輝光之傾新耳以聽問譽之隆然在廷之臣未有被親札之賜者臣以末學濫備勸講適終篇秩無補涓埃預蒙優恩加賜燕勞忽領宸翰獲覩飛毫乃知　陛下閒燕之中留神筆畫研精備思欲臻其妙臣願　陛下篤志學問亦如好書盡進道德皆若游藝則聖神可至事業可成如天之積高地之積厚廣大深遠不可測也臣不勝拳拳之愚敢以此謝謹當傳之子孫以為永寶夙夜思職以少圖報稱

謝開寶錄院賜宴表三年三月十七日

編摩云始燕衎遽頒祗荷詳延伏深震懼臣聞繼志嗣訓以為孝記久明遠莫如書　先帝之御萬方僅踰七閏信史之示後世動流億年顧以碩疎誤當屬任和鉛就職未知書法之謂何折俎示慈亟荷　聖恩之特異均頒肴核詔集搢紳事雖故常寵實優渥此盡伏遇　皇帝陛下紹承先烈祗適燕謀瞻望西陵永悼威神之不復論著東觀將傳功德於無窮曾未濡毫特先置醴徒重太官之費豈有良史之才思稱所蒙敢忘自竭表裏詩書之策為法具存畫繪日月之光強顏何已

謝　太皇太后表

信史誕脩恩筵顯設仰膺寵獎內切競榮伏以　先帝之盛德成功群臣之嘉言善行將傳永久爰命討論敢意孱庸遽叨屬任龍胡已遠經圖日月之光晨技未陳猥被雲雷之施此盡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思光往緒垂裕來昆睠茲傳信之勤加以示慈之厚編摩代匱雖有玷於甄收尊閣視成庶無慙於器使

謝開寶錄院賜銀絹表

紬繹信書方謹編研之職分頒學幣遽霑優渥之恩拜賜無功受藏有靦此盡伏遇　皇帝陛下纂隆下武追孝前文仰惟丕顯之謨莫重不刊之典將以示億年之永久齊　列聖之休光頒恭司存誤膺詔委春開綸而首事加賚篚以示慈才乏三長方懼曠官之責恩均九式實叨戀賞之私異竭微勤上酬鴻施

謝　太皇太后表

職當載筆方紬垂世之書賚及有家忽降自天之澤便蕃所被揚厲靡寧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勤治萬方詒謀億載保佑重光之祚緝熙前烈之文申敕攸司發揮大典顧循謭薄誤玷選掄眷茲簡冊之初優以金繒之賜先事後得懋勸賞之遽加賡記倫言惟服勞而仰報

謝開實錄院賜硯墨筆紙表

典司太史論次新書頒在諸儒已塵盛選遽拜出中之賜采深載筆之榮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茂烈謹於丕承達孝資乎善繼發揚　先帝甚盛之蹟圖示萬世無窮之傳以臣等預游著作之庭亟給上方之札抽毫執簡使倫於編摩抱槧和鉛適資於潤色將何報稱秖益慙惶思繪畫於乾坤罔知不可裨涓塵於海嶽勉竭所能庶集微勞少酬洪造

謝　太皇太后表

伏以發揮天地之功潤色聖神之業自昔文章之用敘事尤難方今儒學之官紬書為貴顧慚譾陋輒冒詳延屬藁云初拜嘉有腆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垂精大典貽訓後人發禁省之珍藏循書林之故事陰山堅石之璞上黨芳松之烟妍妙曄光水苔之質圓和正直秋兔之毫曲示優恩併推異數寵靈甚溼報稱謂何誓殫夙夜之勤少荅龍光之厚

辭免除起居舍人狀一 四月

右臣今月二十日准閤門告報已降告命特授臣守起居舍人者臣竊惟左右二史選擢尤重文學之士號為顯塗方　陛下延登衆賢式序在位臣以非才謬曆書省同時並直前輩猶多而臣幸得執經日倫顧問夙夜惟念無補聖學其敢過貪榮寵以速罪戾伏望　聖慈收還誤恩旁求俊良副茲慎簡如臣淺陋實無以堪所有告命未敢祇受

二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許臣辭免起居舍人者承命震恐不知所圖臣以侍經職在左右豈敢過為矯飾煩瀆至於再三直以誠實上干天聽伏念臣賦性朴愚臨事不敏往在書局十有五年不敢有榮進之心述史之餘粗不廢學至於辭藻實非所長是以前此蒙恩除授著作檢討乃至經筵兼職苟可勉強不敢固辭今蒙　陛下擢寘西省俾之執筆記言日侍殿陛臣不唯非才無以當此美職竊聞舊例中書舍人若值假故則以次記注之官當權草制臣

實無敏疾應猝之才不敢以所不能貪冒天寵黽勉就命瘝官塞職爲罪滋大是敢先事自列不避重誅況臣著作已爲史官勸講亦參近侍數陳經訓以承
聖問常懼不足敢有二事以及其他伏望 陛下矜
察特賜寢罷今來恩命臣謹當窮思端(竭)精專意所職庶有微益不負聖知

三

右臣近兩具奏辭免除臣起居舍人恩命準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依前降指揮不許辭免者臣非不知頻瀆聖聽稽違君命邦有常刑然臣以才性遲鈍不能及人竊自惟念累年以來荐蒙褒擢未有報稱今茲進職漸陪近侍實懼無以堪任伏望 陛下察臣肺肝令臣且守舊職責其報效若臣朴學少有補於
聖德在臣所願勝於遷兩省之職多矣所有告命臣必不敢祗受伏乞早賜俞允

四

右臣準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依累降指揮不許臣辭免起居舍人者聖恩深厚無有窮已非臣隕首所能上報重念臣實以文字遲澀不工如前所陳乃其平時素心不敢冒昧由此以進臣今若就職將來或未以罪斥則文字之任無說可辭若謂今日可以且受而俟他日堅辭則是臣緣此美職以爲進取階梯然後却辭他日差遣懷利事上不唯臣所不敢 陛下亦何所用之伏望 聖慈察臣至誠實非矯激特賜追還所授免更辭費上瀆睿聽臣無任䀎惶迫切之至

申三省狀

右具近準閤門告報蒙恩除授起居舍人前後已具四奏辭免備述誠懇決難祗受伏乞特賜數奏早降指揮追還告命免至辭費上瀆朝廷謹具申三省狀候 裁旨 五月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所乞

請假往潁昌狀 元祐四年二月七日

右臣有親叔祖故端明殿學士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臣鎮不幸考終卜以今年三月一日葬於潁昌府陽翟縣臣欲暫請朝假旬月往赴襄事不敢稽違以妨職業伏望 聖慈特賜矜允

辭免召試中書舍人狀一 三月

右臣今月十四日奉 聖旨召試中書舍人者聞命震恐不知所從臣以凡才謬塵史職後緣朴學進侍經帷至於文詞實非所工今茲給札以備代言之選

大懼無以厭塞士論輝光帝猷兼臣昨已辭起居舍人之職今不由記注直俾試言天恩過隆弗循舊典在臣愚分豈敢免當伏望　聖慈特賜寢罷召試指揮臣無任祈天俟命懇切之至

二

右臣今月十六日奉　聖旨不許辭免召試中書舍人者伏念臣昨蒙除起居舍人非敢辭記注之官實以文辭不工竊恐誤被書詔之選故不敢冒昧榮寵乃是　辭今日之試也豈陛下不以臣為菲才仍降召試之命臣若就試則寧如前日勿辭且前日之辭是則今日之試非今日之試是則前日之辭非前後相違何以事上臣雖至愚實不遑處伏望　聖慈察臣懇誠特賜寢罷令來指揮庶安分中敢不畢命以報聖知

辭免除中書舍人狀一

右臣近兩具奏辭免召試今準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中書舍人者非常之恩不赴試而授震懼隕越無所自容臣伏以　祖宗以來用人有序必記言動乃司訓誥舉以次則人不競取以試則下不偷所以示名器之公嚴侍從之選踵為故事未之或渝惟是文章宗工人望久屬館閣舊老士論共推或絕倫之才躐等而進不待試可曾無幾人以臣方之何能為役況乃辭記注而特召辭召試而直除何以厭服人言答揚　聖選而復遂格召旨又隳故常啟僥倖之塗喪廉隅之節皆自臣始誠何敢當伏望　聖慈察臣悃愊追還新命俾安分守免更瀆煩天聽愈重罪戾

二

右臣近上奏辭免除授中書舍人恩命準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許辭免者竊以內史文學之選號為清華秉筆之士無不願慕臣遠方孤生讀書仕進心非木石豈不求榮況自臣叔祖臣鎮叔父臣百祿皆由科第歷踐此官今臣非才復被誤恩若一日就職遂為三世掌誥豈非寒族之寵小己之幸實以詞學荒落才力有限久偷修書之職後參勸講之任粗容朴拙黽勉冒居昨蒙選授右史非謂不能記錄言動正恐循次而進用承人乏用以先事瀝懇至於數四及　召旨期於必辭不圖天恩更越倫等重念臣始辭記注實辭召命既辭召命實辭此職舍本若祇受自食其言前之所辭皆為虛矯豈惟愚臣心知不可實亦清議皆所不容伏望　聖慈矜察本末早賜追還

新命

辭免除諫議大夫狀四月

右臣今月四日準閤門報已降告命授臣試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充實錄修撰者聞命震恐無所自容臣聞三代之時自公卿至于列士皆有諫職降及後世乃特置官　祖宗以來尤慎此選必得忠正之士骨鯁之臣言足以廣君心學足以知治體乃不誤於耳自目而有補於聖明茍非其人無以重國臣識智淺陋心力衰疲受恩不貲無裨毫髮近蒙選授內史榮參法從臣愚竊欲專講勸之任不敢復兼書詔之職是以不避煩瀆至於懇辭伏蒙天恩曲徇誠請不圖求諫之廣下及芻蕘擢寘西省責任愈重大懼無以補袞職之闕塞搢紳之望內自揆省實非所堪伏望聖慈特賜追寢令臣且守舊職所有告命不敢祇受

謝諫議表五月

從大夫之後以諫為稱近天子之光唯言是職顧慙謭陋深積兢惶伏念臣識智甚愚資才不敏久玷通山之籍獲趨便坐之班入則執經奉一人之典學出而紬史紀　先帝之成功非堯舜不敢陳於前庶文武尚未墜於地螢爝無裨於日月涓塵何補於山淵已叨儒者之榮復被爭臣之選付之言責寵以服章俾圖報國之忠未識隕身之所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聰明時憲聖敬日躋體軒皇敦敏之仁躬帝嚳靜淵之德思聞讜議深沃清衷兼收一介之微進備七人之列重念臣自陪經席日侍威顏曾無稽古之能每荷虛中之聽唯畢精而竭慮嘗廢寢以忘食矧今眷遇加隆事責彌重敢不益勵前公之節不移介石之誠冀畢餘生仰酬洪造

謝　太皇太后表

右從諫則聖俾服在於邇僚臣責難曰恭敢不祇於休命覥顏而受恩職惟憂伏念臣遐逖孤生顓愚情學賜第　仁皇之末紬書　神考之書功天祿三年周南一紀唯槧精於蠹簡敢覬幸於榮塗迨奏終篇召眞儒館荷大德之廣覆兼收細微屬壽明之統臨旁燭幽隱史闈記實濫倫討論經幄數言復參陪侍員戴有丘山之重勤勞無毫髮之微擢右史之華資進西垣之近職皆從懇避特出矜容竊希散秩之安乃被爭臣之選朝無幸位義不辭難仍服不稱之衣越處非據之地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母臨萬國坤載群生思齊任姒之功誕保成康之聖建大公而

在上登衆正以交修明目達聦來直言於遠邇獻可替否圖庶政之中和重念臣叟自下僚以躋近列每膺除命皆出宸衷徒堅報國之心未獲隕身之所冀殫微力上荅鴻私

舉自代狀

右臣伏覩朝散郎守尚書禮部郎中陳軒資性耿介志守不(康)靜學以為己不求人知使居言責必有所補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五

表狀劄子

乞避親狀 六月八日

右臣伏見戶部尚書韓忠彥已除尚書左丞緣臣妻是忠彥妻之堂妹於條合行迴避謹錄奏聞伏候勑旨(十二日內批特不許迴避不得為例)

上殿乞避親劄子 (十六日延和殿進呈)

臣近奏乞與左丞韓忠彥避親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特不許迴避者臣竊見近歲言事官與執政有親不以疏踈近遠例皆迴避今蒙　陛下待以不疑在臣愚分尤難安處伏望　聖慈特依近例許臣迴避(同吳司諫上殿宣諭云卿等公心必不為親戚不言且為官家文字不須進入)

辭免中書舍人狀 七月八日

右臣準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中書舍人者臣蒙陛下擢任諫議(職)未及兩月曾無毫分之補職事實未舉修夙夜以思未知所處今蒙進擢西省華要之職在臣愚分深不遑安兼臣自去年蒙恩除起居(舍人)之職凡四次辭免今年三月蒙召試及免試除職亦四次辭免前後不避瀆煩天聽實以文字不敏不敢當書詔之職今臣愚執與前無異伏望　陛下天地之恩

察臣累辭出於至誠特賜追還告命臣無任惶懼俟
命激切屏營之至

辭免給事中狀十月八日

右臣准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試給事中者聞命震恐無所容措臣竊以門下封駁之職最為要塗比虛其員益重此選臣自居言責曾無裨補萬分之一今超越西垣擢置左省臣不唯才識愚陋所不敢當在於義分亦不遑處伏緣臣近上言回河不便乞罷修河司實係生民休戚數路安危未蒙朝廷辨別臣之所言是非若臣是乞賜施行若臣言非即當顯黜而論列未及累日遽蒙進官由臣菲才不能稱職內省愆咎唯俟譴誅豈敢貪冒復當遷寵伏望 聖慈特賜追還新命除臣一外任差遣

二十三日

臣近奏乞追還除臣試給事中恩命除一外任差遣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許辭免者睿恩深厚天地難踰臣義有未安敢避煩瀆伏緣臣近論回河不便乞罷修河司臣所引 先帝詔書及 陛下昨降罷修河司指揮及中外人言皆以為非便臣不知大臣何以止信一李偉之言遂不用 先帝詔書及却改 陛下先降指揮一切不恤人言而興大役動大衆困擾數十州生靈將來河不可回民不堪役何變不有何事不生為無窮之費又有無窮之害而章奏纔出未及累日遽蒙優遷臣竊惟 陛下設置諫官責之以言欲得其忠益若不然其言而復進其官將何以來天下鯁直之論亦非朝廷黜陟之典諫官以言責事 陛下職在於救正若忘其職業而唯貪寵利 陛下雖不以為罪臣亦何以勝中外四面之責哉伏望 聖慈特賜辨別臣言之是非然後議其升黜則臣之幸所有告命不敢祇受

三二十日

右臣近兩具奏辭免除臣試給事中恩命準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依前降指揮不許辭免者螻蟻之誠未回天聽伏念臣入侍經幄於今四年擢居諫垣及此累月豪分無補夙夜不遑遽被誤恩進升左省名品加峻班秩增隆人臣事君誰不求寵臣以有言不效得罪為宜是以傍徨未知所處伏望 聖慈特賜追還告命除臣一外任如朝廷姑務含容即乞改授臣京師一閑慢差遣二十一日內批依前降指揮不許辭免二十三日受告

謝給事中表

言責無補宜加詰誅寵典惟行乃被褒進辭不獲命
以榮為憂臣聞帝舜命龍作納言夙夜惟允仲山補
王之衮職喉舌是司門下之官蓋本於此號令之所
出納政刑之所慘舒　先帝董正羣司分置二省封
駁之任選授尤艱　二聖並明萬邦承式職業粹於
群下治亂在於庶官臣以庸虛入侍勸講謬塵法從
之末濫倫爭臣之聯曾無藥石之言上負耳目之寄
遽從西省擢處東宮臺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學日
新至仁天覆淵默守道垂拱視成慮一二之萬機差
毫釐於千里罔兼庶慎自爾師虞黎獻共為於帝臣
群僕交修於后德不遺菅蒯俾効涓塵謹當風雨不
渝冰霜自厲庶竭餘生之力上酧鴻造之私

謝　太皇太后表

倫員諫省曾無補衮之勤進職瑣闈誤被出綸之寵
祗膺褒序深積兢惶伏念臣才不逮人學非造理唯
知竭盡以事上不敢依回而愛身進偶休明擢升侍
從濫處七人之列輒希五諫之功終非藥石之良詎
有涓埃之益復因人乏冒進宮榮升東掖之華資竟
納言之要地恩無虛授禮有固辭尚不至寘於嚴誅終
莫回於成命靦顏而受居寵惟危此蓋伏遇　太皇
太后陛下德協勛華功齊任姒建大公而御極守至
正以治繁登進群才緝熙庶績乾坤至大曲成物以
無遺日月有明在容光而必照顧臣孱瑣亦預釆收
盡堅匪石之心庶效捐軀之節

講筵乞避親狀　五年三月二十二日

右臣伏見新除臣叔尚書吏部侍郎百祿兼侍讀臣竊
以叔姪並侍經筵近世未有此例於臣私門實為榮
遇在臣愚分豈敢遑安伏望　聖慈許臣迴避特罷
講職

二　二十五日

右臣近上奏以臣叔百祿兼侍讀乞罷臣講職準尚
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許迴避者臣竊惟　陛下置
講讀之官以備顧問若稍涉物議則無以輔導聖德
今臣叔姪並侍左右求之故事未有此比豈敢貪榮
以自取戾伏望　聖慈特許迴避

三　四月一日

右臣近兩具奏以臣叔百祿兼侍讀臣乞罷講職準
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依前降指揮不許迴避者臣
伏見太學博士吳師仁德行純懿經術淵深修身慎
獨非禮不動朝廷起之布衣授以學職宜在左右敷

陳前訓伏乞罷臣講職擢用師仁稽之士論必以爲
允敢望　聖慈特降指揮

乞避親狀五月二十六日

右臣伏見司馬康除左司諫臣有女許嫁康之子承奉郎植於今月二十四日已行定禮準敕官員親戚職事相干並迴避今臣與康門下後省及講筵所實錄院並職事相干合迴避伏乞罷臣職任以協公議

乞免館伴狀六月十八日

右臣今月十八日閤門告報已降　勅命大遼國賀坤成節人使到闕差臣充在京館伴使者伏念臣久苦脾胃之疾經年不愈造朝供職雖粗可勉強竊恐應閤（對）使客以病闕事伏望　聖慈矜允特賜改差所有勅命臣不敢祇受依奏

乞郡狀七月二十四日

右臣輒傾愚懇干冒宸嚴仰恃矜容未即誅譴伏念臣自去夏傷冷得脾胃之疾經涉一歲有加無瘳又積年苦暑暍之病重以腹疾殆不能勝近累在假曠廢職業緣臣賦命羇薄受才拙艱誤被獎擢叨塵侍從寵祿已過災病並侵況臣入官以來止爲試銜知縣一任自熙寧後專以修書爲職未嘗優歷州郡官政民事多所未知伏望　聖慈察臣悃誠憫臣延劣特除臣京西一閒郡使之自效因得休養疾病若幸痊愈未塡溝壑誓竭犬馬之力圖報天地之恩

二　八月一日

右臣近上奏乞京西一閒郡自效因得休養疾病準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允所乞者臣私懇迫切不能自已再瀆天聽無所逃罪伏念臣識智凡近學術疎淺　陛下過聽誤加狀（狀）擢入侍經席於今五年記實史闕亦既再閏臣非不知講書將畢修史垂成臣子之心誰不欲久處朝廷長侍左右臣實以脾疾害於飲食氣力羸劣今已彌年竊恐向去更難支持遂成膏肓不愈之疾況門下省經筵實錄院皆不可以瘝官曠職數在假告豈敢遑安伏望　聖慈察臣至情實非矯飾早賜俞允除臣一郡

貼黃如蒙矜允欲乞差臣知襄州一次

三　四日

右臣近以疾病兩具奏乞京西一郡準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依前降指揮不允所乞者睿恩深厚天地難踰非臣隕首所可上報輒瀝危懇重干天聽臣以朴愚久侍經席嘗忝諫職進擢東臺曾無絲毫裨益

聖德素餐尸縁祿為罪已多况復疾疢嬰纏心力減耗
大懼廢職而煩刑書伏望　陛下曲垂父母之慈不
違螻蟻之志特賜矜允除臣知襄州一次

乞解給事中狀九日

右臣近三上奏乞京西一郡準尚書省劄子奉　聖
旨依累降指揮不允所乞者仰瀆天聽每煩睿訓震
悸隕越無所自容臣雖疾病屢違詔旨未敢更乞外
任輒有愚懇冒昧陳斷臣伏見　仁宗皇帝天聖四
年初讀唐書侍讀宋綬乞解勾當三班院以專講勸
章獻太后許之　神宗皇帝治平四年　仁祖實録
將成提舉韓琦奏修撰王珪權免學士院諸雜文字
呂夏卿宋敏求亦免舍人院輪直專意筆削遂成大
典今臣菲才豈敢跂望前人而兼門下省講筵實録
三職比之同輩過為僥倖加以久病心力俱耗實恐
隳廢職業以重罪戾伏望　聖慈矜察特解臣給事
中之任止令兼講筵實録二職或乞依孫覺近例領
在京宮觀一處庶竭愚慮少裨聖學萬一仍得專精
史筆發成　先帝一朝大典臣不勝幸願

二十四日

右臣近奏乞解給事中之任止乞供講筵實録二職
或乞領在京宮觀一處準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令
臣權免發書給事中文字候實録書成日依舊者聖
恩隆厚曲賜優容天地大德未知所報臣以非才兼
領三職罄竭愚短非敢避事止以久病心力減耗雖
欲勉強實恐不逮是以冒昧陳情今蒙詔旨權免發
書在臣之私則為僥倖然於事理深所未安伏緣今
兩省職事官與昔日知制誥之類職名不同臣豈可
居其官而不治其事受其祿而不任其責臣昨奏援
引王珪呂夏卿等故事蓋以前輩猶須專一乃得成
書臣以疾病止欲比附解罷一職宋綬但以進讀猶
許解三班院今講筵實録於臣疎拙職事已不為少
伏望　聖慈特解臣給事中除一在京宮觀差遣臣
願畢力以供二職螻蟻微誠乞賜矜察累瀆天聽實
非得已臣無任惶懼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辭禮部侍郎狀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右臣準閤門告報已降告命特授臣試尚書禮部侍
郎者臣竊以春官亞卿省部清選必得博聞強識之
士達於禮樂制作之原乃可以稽古典常折中論議
居是職者古難其人伏念臣學術迂疎識慮卑淺誤
被爵拔擢泛服顯休擢處東臺徒更歲月雖殫薄力無

補萬分如加以氣耗蚕衰體羸多病生懃尸祿深懼瘝
官唯樸被以俟行箕守麾之得請未從譴作尚荷兼
容敢謂春知復加遼寵伏望　聖慈迴乾坤之施察
螻蟻之誠特寢過恩俾安愚分改授臣一閑慢差遣
所有告命未敢祗受

謝禮部侍郎表

倫員左省久塵夕拜之班賦政中臺進貳春官之長
避命弗獲召寵為憂臣竊以舜命九官秩宗典禮周
分六職師屬佐王肅恭神人建保邦國欲稱茲任實
難其人伏念臣識智昗頑術業淺陋猥緣末學誤被
聖知入侍經帷忱已更於六歲進參法從方僅及於
三秋徒懷愛日之誠曾乏適時之用報國已窮於薄
技竊祿實非其本心訖無横草之動列有負薪之疾
宜紬居於散地乃升列於清曹此蓋伏遇　皇帝陛
下懋建大公緝熙庶政貴交修於近輔分小治於羣
司堯帝欽明咨百工之允理文王陟降思多士以圖
寧特收一介之微俾預六卿之亞仍加藩飾以示寵
光臣敢不夙夜惟寅服勞匪懈風雨如晦有隕不渝
庶効涓埃仰酬覆載

舉自代狀十月三日

右臣伏覩左朝奉大夫直集賢院兼侍講吳安詩識
慮清遠學術淵源向在諫垣獻言鯁切入侍經席進
講詳明臣實不如今舉自代

謝講尚書徹就東宮賜燕表

古文畢講徒殫歲月之勤聖學又新益廣乾坤之業
式頒燕衎昭示惠慈竊以虞夏商周之書出於孔氏
之壁典謨訓誥之作備見聖人之心歷代之所寶藏
人主以為矩範載之行事能自得師恭惟　皇帝陛
下稟軒皇敦敏之資法堯舜欽明之德順稽古道遠
監前王日御西清躬勤典學九仞俄成於覆簣三年
遂見於通經優寵儒臣載加禮食肴核惟旅並秩於
周筵絲竹之音如聞於魯宅臣等幸陪勸講每愧空
餐適當肄業之終更被屬厭之賜

謝　太皇太后表

經幄侍言方訖帝王之大訓宸慈錫宴實為臣子之
至榮荷天度之包容叨特恩之寵厚恭惟　太皇太
后德凝坤載治協離明謹律度以誠身正端源而馭
俗申命博帶之士入講華林之庭竊觀聖德之日新
殆與古人而契合淵默臨朝則體虞舜無為之化恭
儉好禮則稽召公敬德之言庶績其凝九功惟叙固

將著見於實效非徒紬繹於多聞臣等妄陳口耳之知魯之涓塵之補終篇甚幸示惠過陰金奏宣和聽鈞天於夢寐皇華命侑滲漏湛露於蕭稂深惟稽古之勤早及逢辰之幸致君有道當取於百篇報上無窮更祈於萬壽

進　神宗皇帝實録表

竊以書契之興以紀天下之事典謨之作乃見聖人之功欲垂法於將來在屬辭於信史適當際會預備討論恭惟　神宗皇帝爰自東宮暨升大位孝行同於舜帝友道比於文王極典學之高明勤治功於旰昃乾健不息日照方中將追三代之風遽損百年之壽惟規摹之宏遠有注注記之浩繁　太皇太后陛下保佑丕基布昭明德　皇帝陛下纂隆下武駿惠先猷申詔儒臣裁成大典臣等謬被聖選愧非史才徒廣記以備言實殫精而竭慮久淹歲月僅就簡編無以發揮經緯之文髣髴緝熙之烈將陳疏衣若蹈氷淵其新修實録二百卷事目十卷謹隨表上進

乞梓州表元祐七年五月十八日

臣某言入侍經幄七改歲華違去鄉邦再終星紀輒傾丹赤上去瀆高明伏念臣生本遐方才非大器猥緣末學獲近清光荷天度之兼容竭秋毫而無補誤膺寵典寖浸歷顯途恭遇　陛下盛德日新多能天縱蘊神明於默識集聖智於大成所宜旁求俊傑之才上奉緝熙之學顧臣淺陋何所發揮大明方中宜收爝火無臣浸無際奚取細流況臣氣耗發衰體羸多病日視昏近幾盡字而不成骨節支離殆勝衣而弗克精力殫於簡冊夢寐役於松楸恐填壑之無時唯首丘之是念伏望　皇帝陛下迴乾坤之施察螻蟻之誠特假守於方州俾暫還於里社倘餘生之未泯庶九死而可酧敢望　聖慈特除臣知梓州一次

乞梓州劄子二十六日

臣近上表乞特除臣知梓州一次伏蒙　聖恩賜詔不允仰煩謨訓丁寧誨諭震懼隕越無所自容臣子味之於君親義無隱情故不敢避再瀆之罪輒復冒陳請臣以庸虛久侍經席積日累月已涉七年　陛下天縱聖神日躋蹐睿智高明之度非可管窺臣之所學竭盡無餘肺肝底裏皆可鑑照顧臣淺陋中無所有繁言複語無裨聖學　陛下方躬蹈堯舜壹與日深宜得儒學之宗道德之老延之西序執經於前數陳墳素發明聖蘊一辭開析析百慮洗然乃可以益新輝

光奉承濡哲如臣之比實非其人加之疾病連年心力耗廢若不自揆貪戀寵祿失之一發百發皆棄差之毫釐千里爲謬　陛下雖欲保全庇護亦不可得伏望　聖慈以其久在左右特賜矜允則臣之餘生今日以往皆　陛下之所賜也臣無任惶懼懇切之至

二六月七日

臣近上奏再乞知梓州一次準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依前降詔書不允所乞者天高地聽卑未能感動再三爲瀆無所逃刑臣伏思元祐以來與臣同時勸講之臣程頤以人言罷黜孫覺病廢死於揚州顧復司馬康皆死京師而臣抱疾累年日加羸劣形骸若此福祿可知竊臣願及罪戾之未聞疾恙之未廢得郡而去一展先臣丘墓庶幾死無遺恨若未先犬馬填溝壑則臣之報國猶有日也今儒學之英皆在左右宜更詳延俊德旁求岩穴博問遐觀益廣聰明如臣已陳之迹已試之效　陛下所悉無補可見伏望聖慈察臣愚誠早賜俞允

辭免翰林學士第一狀二十日

右臣準閤門報已降告命除臣翰林學士者臣近三奏乞知梓州未奉俞允方欲再露誠懇干瀆聖聽忽蒙遷授恩出非常聞命震恐不知所措臣竊以學士近職侍從之首文章議論儒者所宗必得天下英材聲稱第一乃可以厭服人望爲國光華臣以朴愚獲侍左右才力綿薄無所堪任使之解經述史粗能勉强至於文辭實非所工是以前不敢當書詔之職已蒙聽許今茲禁林尤爲極選重以久嬰疾病形神俱耗豈可强顔秉筆貽朝廷羞在臣之義必難冒處伏望　聖慈特出天恩追寢成命檢會臣累奏特除知梓州一次

二二十五日

右臣近上奏辭免翰林學士恩命乞差知梓州伏蒙降詔書不允者虜恩隆厚聖訓丁寧在臣之愚何以堪此臣不唯文學無以過人前已辭書詔之職近又累乞鄉郡義雖難祇受兼於　國朝故事有不可者伏緣臣叔百祿見任中書侍郎臣竊見　仁宗時翰林學士王洙以兄子堯臣參知政事避親改侍講學士昨蘇軾除學士承旨亦以弟轍執政懇請出知潁州今中書政本樞機之地無不統攝臣若就職理實有嫌伏望　聖慈許臣依王洙蘇軾近例避免臣未敢

吏乞川蜀遠州欲乞除臣京西一郡自效誓畢餘生以圖報稱

三二十八日

右臣近兩奏辭免翰林學士恩命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前降詔書指揮不許辭避者稽違詔命知有常刑然臣子之情不敢不竭盡於君父臣竊以避親故事簡策具存方 陛下懋建大公以先天下而臣豈敢貪冒榮寵晏然自居雖無人言豈不內疚此臣所以不避誅責至於必辭也伏望 聖慈察臣肺肝實非矯飾追還新命特除臣京西一郡誓殫犬馬之力圖報天地之恩所有告命不敢祗受

四七月七日

右臣近三奏辭免翰林學士恩命乞京西一郡準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依累降指揮不許辭避者瀆煩天聽非止再三罪不容誅義非得已臣竊以侍從清切莫如禁林儒者之榮孰不願此況臣一門自叔祖臣鎮叔父臣百祿前後相望今臣復蒙遷授是為三世迭居此職臣雖至愚豈不思上奉聖神之眷知下為門戶之光寵力欲祈免殆非人情然臣所以不避誅責必辭不已者伏以朝廷有避親之法貫閱盛衰蓋將垂永世之規非特為一人之計遠則 仁祖之世故事甚明近則 神考之時韓維亦避兄絳出守藩郡今 陛下訓迪在位未嘗不以至公然則 祖宗故常君臣所宜共守臣豈可靦顏居職隳廢舊章天下之人莫不戶曉竊恐上累朝廷無私之舉而於臣有貪得苟位之譏此臣之所不敢處也伏望 聖慈矜察特賜收還告命除臣京西一郡他日任使臣不敢辭報國之心死而後已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五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六

表狀劄子 劄記附

辭免翰林侍講學士狀十七日

右臣準閤門報已降告敕除臣翰林侍講學士兼修國史者聞命震恐無所容措臣竊以侍講學士之職始於 真宗所以延登耆儒專尚經術自 神考更定班制止以侍從兼官元豐以来久虛學士之選恭惟 先帝神功聖德在太史金匱石室之藏今將繼五朝之書成一代之典考之故事多委輔臣伏念臣以樸學侍經帷以薄才居史觀徒積歲月訖無勞能閒引親嫌懇辭禁職願從外補少養沉痾乃蒙假以寵名付之事任大懼無以報塞唯速悔尤方今獻臣宗工在位服采必有傑俊可當選掄伏望 聖慈改授賢才庶協公議所有告敕不敢祇受

謝翰林侍講學士表七月

臣某言伏蒙 聖恩以臣辭避翰林學士恩命特授翰林侍講學士兼修國史尋具陳免伏奉詔書不允者辭其可辭敢忘故事受其可受祇服新恩[illegible]洪惟 真宗初置講職問學常勤於日昃論經或至於夜分以啓迪於後人俾監觀於成憲 先帝更新治職止命兼官雖因革之制不同而經緯之文則一惟熙寧元豐之成烈有金匱石室之舊聞丕顯帝謨尚資史筆追觀 列聖之典多委四輔之臣夫何一介之微膺此二任之重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欽明文思齊聖廣淵如日方中法天不息謂二帝三王之道當窮極於高深 一祖四宗之書已光昭於永久惟念終於典學聿追孝於前文以臣夙侍書筵叨塵史觀曲加寵數用示眷留昔魯穆公之於子思亟饋鼎肉燕昭王之於郭隗改築金臺二子者或以無人乎側而不能安或欲致士於遠而先爲始如臣陋學敢望古人非懷人爵之可榮竊喜聖心之不倦

謝 太皇太后表

三請鄉邦莫遂告歸之懇四辭禁職獲伸引避之文成命曲迴明綸載降省循非稱震悸交深臣竊以在昔文武之興本由任姒之聖繩其祖武詒厥孫謀教誨之勤詩書所述恭惟睿德光越前聞大公如天地之無私至明如日月之必照保佑元聖躋登泰寧思出入起居罔不欽故左右前後惟其正篤 先朝之成烈有太史之陳編申敕司存俾加論次如臣淺陋曷副選掄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丕冒羣生荅

揚　列聖以正君心為定天下之本以守國典為固
後嗣之基惟廸前人之光以成昭子之法兼收末學
俾賛大猷重念臣病骨支離壯心消落周南一紀已
期終老於岩林書殿七年窃覬歸榮於桑梓分安閒
散乃寘高華臣敢不勉企前修益堅晚節庶圖薄效
仰荅至仁

笏記

臣伏蒙　聖恩特授翰林侍講學士兼修國史者侍
言經幄特升嚴近之班汗簡史閣俾綴緝熙之典此
盖伏遇　皇帝陛下遵法堯舜孝承　祖宗永言若
昔之猷仰對在天之烈夫何重任猥屬非才當勉竭
於衰疲庶少酧於造化

又

執秩經帷奉邇英之典學紬書史觀揚　神考之烈
先須臣何人獲預兹選此盖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
坤元至正天造無私積思六經日日進聖神之德垂鴻
千歲春言簡册之文永宥有報國之忠益勵致身之節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表

臣某言伏蒙　聖慈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
銀鞍一副馬一匹者錫六命之章仰勤司服加三接
之禮進視康侯循已無加堪在顏有靦伏念臣布韋䖏
仕徒步入官經術空疎謝栢梁之稽古史才淺陋慙
倚相之讀書驟升清要切之班復被便蕃之澤儀專所
棄飾以青黃芻狗已陳加之文繡此盖伏遇　皇帝
陛下顓俊尊帝養賢及民藩飾羣臣寵綏四海德必
稱服愧無君子之容負以乘車當戒小人之寇

謝　太皇太后表

華林勧講益覩咫尺之威文陛對揚更被龍光之渥
省躬非稱拜手若驚伏念臣寬褐一夫疲駑十駕衣
緼袍而不耻每欲書紳馭款段以言歸敢蘄乘駟豈
意草茅之質併蒙車服之華此盖伏遇　太皇太后
陛下貢物柔以納民重爵祿以勸士既錫之福又昭
其文同緇衣之好賢授之館餐異白駒之食藿加以
縶維罄竭忠勤仰酧眷禮

進　神宗皇帝御筆文字表昒六年十月四

臣某等言先奉　聖旨編修　神宗皇帝御筆文字
今已了畢者出而為詔見王者之深心言則成文表
聖人之能事著為軌範屬在繼承恭惟　神宗皇帝
天縱聖文神資睿斷體虞夏舜之大智躬夏禹之克勤
經緯萬機焦勞百慮自朝至昃而不遑暇食昧爽待

旦以啓迪後人號令惟行若風雷之鼓舞指麾所定如日月之照臨惟門下省審之司實王命出納之地欽承聖畫洞察物情舊訓具存眞蹤已遠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　皇帝陛下並明御極濬哲在躬適追燕翼之謀仰對丕承之烈將覩成式以起治功申敕司存俾加紬次編之簡册用資乙夜之觀列於圖書永爲大訓之寶臣等謬居職業幸預討論迄奏成篇愧無寡效其御筆十卷目録一卷計十一册謹具進呈

辭賜茶合狀八年二月十日

右臣伏蒙　聖慈以臣進　神宗皇帝御批眞筆特降中使賜臣茶一銀合者伏縁三省同進　先帝宸筆臣以門下後省舊職亦預上殿所進止是七件在臣殊無絲髮之勞今茲隨例受賜實懃面目伏望聖慈許臣回納庶安分守則臣蒙被　睿恩過於拜賜多矣

二十六日

右臣近奏乞回納賜到茶一銀合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臣前後受賜未嘗敢辭今所進神宗皇帝眞筆不唯文字至少與中書尚書省不同兼臣實無微勞是以不敢避煩瀆之罪伏望　聖慈除本省主行吏人支賜外特降指揮許臣回納

辭免翰林學士兼侍講學士狀四月二日

右臣準閤門報已降告命特授臣翰林學士兼侍講學士知制誥者臣以朴樕學久侍經帷前蒙誤恩擢處禁職既以親嫌引避天造曲成特修廢官俾專講勸先帝大典付之論撰兼此二任惧不克堪而曾未期歲後承人乏顧慚淺陋每簡聖明重念臣蚤衰多病心力減耗使之執經述史尚可勉强至於辭翰實非所工誠不足以塵汚玉堂之禁重乘金華之職矧今儒學之英布列中外可備此選不無其人伏望　皇帝陛下察臣懇誠特迴睿聽追還成命俾安舊職亦所以全覆其短不違所長庶竭薄力少圖報效所有告命未敢祇受

二六日

右臣近具奏辭免翰林學士兼侍講學士恩命伏蒙降詔書不允者仰煩睿旨訓諭丁寧内省庸虛伏深震畏輒瀝愚懇再瀆天聽臣伏見　仁宗之初孫奭爲侍講學士凡七年乃兼龍圖閣學士又三年以本職出知兗州馮京避親除侍讀學士後爲翰林學士

不兼侍讀　神宗之初司馬光呂公著皆以翰林學士兼侍講初不兼學士之職臣叔祖鎮事　仁宗英宗再入翰林治平中以侍讀學士出知陳州　神宗召還復爲翰林學士亦止兼侍讀不帶學士臣於去歲蒙除禁職　聖恩許避親嫌改授侍講學士今蒙復申前命遂兼舊職是臣因避親嫌不一期歲得兩學士在臣之分夫豈敢安朝廷如不許臣辭免新命又以臣久在經筵仍令兼職卽乞依舊例止兼侍講不帶學士則於職事無改而不違典故少安分守庶免罪戾貪冒天寵臣無任懇懼激切屏營之至

謝宣召入院表

右臣今月日翰林待詔秦訓至臣所居奉　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使命光華誤被以旌之召臣衣顛倒豈容俟駕之行閭里生榮搢紳動色臣竊以謀猷入告於內是論謂思號令固有不藏實繫大翰自唐世始命名此職及　聖朝尤慎擇其人宜得宗工進爲治表如臣者學雖爲己才不逮人叅塵儒館之游久倫書筵之訪徒勤夙夜無補涓埃五歲乞骸固已慙於疏廣九年歸道何敢望於栢榮聞引親嫌復辭禁職復膺前命殊匪初心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縱聖神日躋睿智德剛健而篤實學緝熙於光明登進衆賢兼收一介俾陳薄力以助鴻猷臣敢不策勵疲駑激昂忠義苟可益國其敢愛身

謝　太皇太后表

王人將命天詔頒恩望宸極以拜嘉卽私庭而示寵省循非稱僵僕若驚臣竊以正王者之心慎在左右鼓天下之動係乎文辭惟茲翰墨之林實有論思之地仰膺異選宜得偉人如臣者經術不明藝文無取金華勸講獲覩日月之光石室紬書俾述乾坤之業冒蔭闌於績效乃冞入於禁嚴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洪覆無私大明普燭急堯舜之先務哲在知人躬任姒之思齊寡多士況臣一門叔姪三世後先起下國之孤生受　累朝之殊遇負荷豈勝於山嶽糜捐何啻於毫毛臣敢不彌激儒衷益堅素守誓不渝於終始庶少荅於生成

箚記

臣蒙　恩特授翰林學士知制誥者數言經幄無裨典學之勤視草詞林實玷右文之選避命弗獲居寵惟憂此蓋　皇帝陛下慮愿　祖宗面稽堯舜克艱厥后無競惟人思廣覽於羣才故曲收於末學唯當

盡瘁以答殊私

又

西學侍經無入神之精義北門掌誥非華國之懿文祗荷寵靈交深愧汗此蓋　太皇太后陛下照臨區寓擁佑聖神宮不及私人惟求舊無管蒯之或棄同茅茹以並升冀竭微誠仰酬洪造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表

臣伏蒙　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匹者司服頒衣以儀辨等飛龍出駿凡賞賜功頒惟何人亦預此賜伏念臣文采不足以自表學問不足以有行軒冕之來實惟絕意文繡之美不願施身已叨儒者之極榮復倫通臣之異數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慎司名器訓迪臣工以為都士之容宜有常而不貳君子之乘欲既閑而且馳故於侍從之聯特加蕃庶之錫書紳自儆惟敬慎於威儀希驥為心當戴加於鞭策

謝　太皇太后表

使軺趨召入居文翰之司宸扆對揚荐被龍光之渥省躬非稱拜手若驚伏念臣短淺凡材顓愚朴學謬塵法從誤簡聖知驟膺識拔之私復荷便蕃之錫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坤元廣載兑澤旁流逌在寶慈人無易物重金飾帶特頒上楷之珍錯綵成韉仍輟內閑之駿仰愧崇賢之禮難逃致寇之譏惟勉励於疲駑庶少酬於覆露

舉自代狀　十八日

右臣蒙　恩授前件職合舉官自代伏覩國史編修官著作郎集賢校理國史院檢討張耒文章瑰瑋論議閎博必能發揮典誥為國光華臣實不如今舉自代

謝敕設表　二十四日

享有加籩雖循故事與之禮食以示優恩惠浹賓筵榮生官次伏念臣挈缾小智挾筴陋儒蓬華桑樞進處玉堂之禁藜藿餬食驟加雕俎之珍於臣無饋肉亟拜之勤而人有既醉太平之行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重祿勸士大烹養賢稽虞書稟餼之文從周家忠厚之禮食呦鹿於草野俾得盡心觴鶢鶋於魯門愧非所養唯當夙夜圖報恩私

乞郡劄子一　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臣輒瀝誠懇仰干睿聽退省僭瀆無所逃罪臣自熙寧之初受詔修書　先帝末年擢真儒館　陛下嗣

位寖加簡拔經筵史觀併兼二任遂塵禁近竭力無
補而不離文字之職二十五年兩目昏闇幾於失明
蚤衰多病心力損耗自元祐五年任給事中日乞知
襄州一次六年七年又累乞知梓州一任皆不蒙開
可臣實何人誤被眷知罔嘗盡死以圖報稱而臣目
疾愈甚衰病日加實懼精力不逮瘝官廢職雖塡溝
壑無以塞責重念臣自入仕以來未嘗歷官州郡今
筋力疲憊未敢遠乞近鄉差遣伏望 聖慈特除臣
京西一郡俾之展力自效因得休養羸瘵尚未即死
則臣之報國猶有日也伏祈天恩特賜矜允臣無任
惶懼激切之至

二

臣昨日因上殿面陳至懇伏蒙 聖諭不須入文字
臣受 陛下殊常之知雖隕身喪元未足為報罔當
虔遵詔旨靖共職事然臣竊伏自念入侍經席于今
九年自元祐以來侍從之臣得在 陛下左右無如
臣之久者豈可貪冒天寵處之晏然夙夕傍徨不能
自已是敢干犯嚴憲剖列私誠伏望 聖慈終賜保
全特除臣外任一次臣無任恐懼俟命之至

三 四月五日

臣近上奏乞除京西一郡伏蒙 聖慈特降詔書不
允捧讀震懼無地自容輒復傾竭愚懇干瀆天聽臣
伏見 仁宗乾興之初孫奭入侍經筵至天聖九年
出知兗州 祖宗之時侍從出入盡示優容非以在
外為疎也今 陛下聖哲天縱輝光日新而臣至愚
無奭經術自初入侍今九年矣羸瘵多病心神衰耗
目視昏闇日甚一日是以不勝螻蟻之誠徼幸大恩
特許外任俾效薄力因得少遂休養庶幾所疾不至
況痼未即塡委溝壑猶當糜軀隕首仰酬天地之造
伏望 陛下曲迴睿聽早降俞旨臣無任懇切俟命
之至

四 九日

臣近兩具奏乞外任準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依前
降詔書不允者再三為瀆罪不容誅仰恃寬仁亮其
誠實伏念臣先於元祐五年八月兩具奏乞京西一
郡又奏乞知襄州一次六年三月兩奏乞知梓州一
次七年五月六月四奏乞知梓州三奏乞京西一郡
然則懇請補外乃臣素心非始於今日也伏望 聖
慈察臣螻蟻之誠憫臣犬馬之疾累煩宸聽為罪已
多曲垂天恩早賜俞允除臣京西一郡臣無任惶懼

激切俟命之至
謝除龍圖閣學士知陝州表紹聖元年四月
北扉入直已竊玷於華塗內閣延登復謬塵於近列
付以民社處之藩維祗荷寵私伏增震惧伏念臣受
材譾薄逢世休明學不足以造微文莫能於行遠徒
以久陪勸講誤被眷知訖無橫草之勞素有負薪之
疾剡章屢上請郡以行詞禁嚴凝獲解論思之職河
圖秘邃猶叨侍從之班仰惟天地之仁難圖螻蟻之
報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欽明稽古膚智如神廻日
月之光幽深必照廓山海之度細大兼容憫駑力之
已疲施洪恩而下濟臣敢不激昂晚節砥礪初心益
礱磨捐仰酬覆育
謝對衣金帶鞍馬表
伏蒙 聖慈特賜臣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
一副馬一匹者延閣升華搢紳以為榮遇明廷拜賜
車服加於圓功伏念臣寬褐陋儒衡門賤士仰際亨
嘉之會獲親咫尺之威累塵侍從之班重被便蕃之
澤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寵綏四海藩飾羣臣爵賞
所以勸能恩禮欲其稱事臣敢不省身知愧彌堅報
上之忠執策忘勞益勵首公之節

笏記
臣伏蒙 聖恩特授臣龍圖閣學士知陝州軍州事
者伏念臣蚤緣朴學久侍清光誤被聖知累塵法從
獲避北門之直復躋內閣之班此蓋 皇帝陛下大
德兼容至明委照察丹衷之有素垂洪造以曲成普
竭疲駑仰圖報稱
陝州謝到任表
伏奉告命叅臣知陝州軍州事於今月二十六日到
任上訖對揚宸宁方違遠於清光分職藩維已布宣
於寬詔伏念臣蚤緣末學誤被眷知經幄九年無發
明於古訓史閣十載獲紀述於神功非堯舜不言竊
慕責難之義惟 祖宗是憲仰裨求助之明日月之
光螢爝何補乾坤之德繪畫難工迫衰疾之交侵瀝
懇誠而屢瀆獲解近嚴之職猶塵侍從之班惟陝服
之舊邦有召公之餘化西當蜀道東邇洛郊稍即便
安良為優幸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欽文稽古濬哲
在躬育德新其輝光典學念於終始謂臣久修顧問
每傾竭於肺肝深簡膺明實照知其悃愊曲從所欲
用示至仁臣敢不上體宸慈俯求民瘼庶有承宣之
效少寬宵旰之憂

國史院取索實録草稿奏狀六月二十三日

今月二十三日準尚書省劄子撿會提舉修實録
呂大防劄子奏臣昨奉　勑提舉修撰　神宗皇
帝實録今已成書竊聞舊例所修實録草稿史官
各收一本照證今來本院所修實録草稿合依舊
例又緣别無公案見得欲望　聖慈特許依例除
定本外將見在草稿各分一本與見在提舉修撰
官以備照證外餘依前降指揮焚毁取進止黄貼
子稱如蒙賜允委不傳寫漏泄元祐六年十月十
二日奉　聖旨依奏六月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
旨令范祖禹將所得草稿限當日如法封角差得
力人管押遞鋪轉送赴修國史院送納如有傳寫
到别本亦同封角送納或轉寫與他人即令自陳
如輒隱留當重行貶責者
右臣尋依準尚書省劄子内　聖旨指揮將所得草
稿并事目共二百一十稿並於當日如法封角共計
五籠差職員十將各一人管押遞鋪轉送赴修國史
院送納去訖外即無傳寫到别本及不曾傳寫與他
人委是詣實謹録奏聞并申尚書省照會及申國史院乞依數交割訖公文回示
貼黄草稿外有官簿五冊係是院例撿閲實
録文字亦同分到不敢隱留今并送納合具奏
知
開封府界居住報應院國史院取會文字
狀
今月二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龍圖閣學士左朝
奉大夫范祖禹已降　勑命差提舉亳州明道宫
左朝奉郎充集賢校理黄庭堅已降　勑命差管
勾亳州明道宫六月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各
於開封府界居住就近報應國史院取會文字
右臣尋依準前項　聖旨指揮已交割本州公事與
通判管勾訖見赴發前去開封府界居住聽候指揮
報應國史院文字次謹録奏聞

永州謝表二年三月

臣某言臣於正月五日準告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
永州安置尋於七日起離開封府界於今月二十五
日至永州公參訖者罪惡盈積重於丘山仁聖覓容
厚侔天地伏讀訓戒感極涕零伏念臣鄙野陋儒荒
唐末學徃承人乏之進倫官職紬太史金匱石室之書
紀　先帝成功盛德之事才不稱職罪豈容誅無以
仰述對天之休共成垂世之典實由愚闇自速顛隮

宜正典刑難逃顯戮尚蒙全貸投畀幽遐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法唐堯之至仁體虞舜之大智以好生為
德故刑罰必主於輕以不忍為心故昆虫亦保其命
特屈士師之議不加蕭斧之誅禹下車而泣辜湯開
網而祝獸重念臣稟生素弱賦命多奇疾病有年死
亡無日今茲越洞庭重湖之國鄰桂嶺炎瘴之鄉形
魄雖存喘息殆盡敢不刻心念咎刻骨銜恩螻蟻至
微誓答乾坤之施犬馬雖斃永懷帷蓋之仁

賀州謝表三年十月

臣某言臣先蒙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準
告責授昭州別駕賀州安置臣已謝恩祗受即起發
赴貶所於十月十七日到賀州公參訖者竄投湘浦
痛省咎愆流放炎荒尚寬誅殛仰荷全貸伏切涕零
伏念臣賦性至愚受恩過溢頃居近職嘗有瞽言不
慎發於樞機宜即刑於鈇鉞聖心惻隱訖至累年天
造涵容難逃公論由臣迷罔失道狂惑妄行自災厥
身以陷大戾百生何補萬死猶輕伏遇 皇帝陛下
天地施生日月臨照躬蹈堯舜心存禹湯推文王葬
骨之仁軫仲尼埋犬之惠雖當殄戮猶或哀矜賜以
餘生屏之裔土已投身於魑魅之域將淪骨於瘴癘
之鄉儻及泉而有知猶結草以圖報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六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七

表

代王君貺宣徽北京謝上表

偃藩全魏掌篇留都選拔所艱寄付尤重謝中伏念臣識非慮遠才不兼人被遇　三朝歷年四紀叨隆名於嶽省視峻秩於台司往歲詔自西都日朝法宸宣聖猷而何補尸厚祿以空慙輒貢需章懇祈閒職寬恩從欲蕃錫示慈特置使於祠庭俾即安於私館間者祗奉召節入對邇顏幸陪宗祀之儀復預駿奔之列天光委照宸眷曲臨特頒渙汗之恩復假北門之守越從散地併總劇權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盛德日新至仁天覆責實辟台分治九圍眷朔土之奥區為浚都之巨屏大河期控重兵所屯當輟元老之臣俾居連帥之職夫何圖舊猥及匪能重念臣久齒近班三領茲任撫綏之要鎮守之宜雖素乏於智謀嘗粗經於心目敢不益堅晚節彌激懦衷勉企前修仰酬洪造、

謝勅書獎諭賜銀絹表以下代司馬溫公

臣某言伏蒙　聖慈以臣編修公卿百官年表成書降　勅書獎諭仍賜銀一百兩絹一百疋者奏篇甫上褒詔爰頒荷寵若驚省躬無措謝中伏念臣淺才末學苦節孤忠久塵侍從之班曾乏猷為之補頃膺睿旨俾纂舊章恭惟　祖宗創業垂統之難知國立政任官之要必表年而紀月可鑒古以驗今略舉宏綱庶存成式淹留累歲紬次終篇仰稽乙夜之觀方虞曠職之咎敢期溫詔發自淵衷錫外府之貢金加工圖之貢帛載惟虛受罙切靦顏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順考百王丕承列聖德剛健而篤實學緝熙於光明眷執簡之微勤形賛書之重獎寵踰華袞既稽首以嘉拜賜厚百朋實無功而冒賞

謝再任崇福宮表

曩奏上陳實為貪祿莊聰垂聽亟沐頒恩仰荷寬優伏增兢惕伏念臣器非適用學不知方被遇　三朝叨塵二禁辱天光之顧問侍經席之從容亦嘗委總憲司謬無報稱擢陪樞府終獲懇辭剖竹雍都莅闉於治效分臺洛邑幸養於沉痾仍再領於祠庭逮十更於歲籥頃自受命　先帝俾刊舊聞迨　陛下之纘圖發德音而繼志而臣勞藁在外奏篇未終蓋簡冊之浩繁致歲時之淹久雖官守無事懃四體之不勤而史筆專精費寸陰之是惜懼先溝壑以負恩知

久去班行顧其他而無補坐糜祿廪常自訟而靡遑
尚或無厭曾不知耻輒敢私懇輊冒宸嚴豈敢謂 皇
帝陛下大德包荒至明燭遠罔責再三之瀆曲垂開
可之私盡特出於異恩故不拘於畫法乾坤至大雖
萬物皆遂其生雨露所私或一夫獨被其澤惟顧愚
之無狀容俛俾以濫多臣敢不深戒宴安祗勤夙夜
畢精撰述圖報生成

慰山陵禮畢表

臣某言伏覩今月十日 慈聖光獻太皇太后山陵
禮畢者溥天同軌有嚴 聖后之喪卜壤因山備盡
孝孫之志寢宮長奄廟祏維新臣某誠哀誠懼頓首
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行過高宗念深 文母極奉
終之大事懷追遠之至哀瞻容衛以如存痛音徽之
不返原陵永固與天地以無窮祀享深思惟春秋之
匪懈伏望順禮之變卒哭以時加養體之膳羞護如
神之志氣上承宗廟下庇羣生凡在臣民不勝懇願
臣屬居宮次阻覲闕庭瞻望宸極臣無任悲隕激切
之至

謝四任崇福宮表

自天有命如地兼容祇荷寵私伏增汗愧中謝伏念臣
性非諳上學昧造微仰會聖朝謬塵侍從久去近嚴
之列曠修臣隸之勤荐領祠宮坐貪天祿而年齡逾
邁齒髮益衰疾疢交攻形神日耗唯識思於簡冊庶
上助於謀猷敢期復霈厚恩俯從私欲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大明垂照闔闢幽遐洪造曲成不遺品物
收髮履而未棄憫蒲柳之先凋特加異於常倫俾養
痾於散秩頌勤勞之靡效曷報丘山冀撰述之有成
少裨毫髮

辭免轉正議大夫表

中天霈澤近輔書勞亦及罔功豈容私虛受伏念臣素
無他技唯罄孤忠誤蒙 累聖之知寖服近僚之列
終因人之進貳宰司 先帝審訓羣臣靡預謦言之
末 陛下嗣膺大寶曾無翊戴之勤豈弗畏於多言
詎敢當於懋寵矧乃方任人而立政惟即命以記功
將深戒於官邪宜先從於近始伏望 皇帝陛下慎
司名器申勅臣鄰收出綍之過恩亮循墻之愚懇爵
惟馭貴免上累於至公賞必及勞庶率由於舊典

上 太皇太后表

仁惟圖舊賞異及勞義所辭當情難冒處伏念臣早
緣末學被遇 累朝之舊古之令猷無致君之遠業

入陪經幄久覲日月之光出領祠宮實荷雲天之施
會慈宸之御極登 嗣聖以承祧誤膺乏使之求
擢預賛襄之列屬寵褒於近弼特序進於文階頓無
攅草之勤均被出綸之澤輿情共駭内訟靡遑伏望
太皇太后陛下洪造聽卑至明燭隱慎守馭臣之柄
無輕出器之名昭示大公輟己行之成命少安愚分
息誠譏己之深譏

謝表

離明繼照光澤旁流祗受以還震惶無措臣聞以賢
詔爵則民興行民誼賦功為賞則下絕覬覦故德盛者
其位隆力勤者其報厚勸沮斯在授受靡虛伏念臣
學不適時才非經世謬塵近列最後諸臣叨體貌之
兼隆竭股肱而無補屬舉懋官之典咸畸衛上之勞
績用蔑聞褒章誤及雖居衰之倫列終成命之莫迴
居寵無名在顏有靦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馭臣惟
禮厚下以仁優其進等之恩責以致身之節乾坤至
大均覆載以不遺日月無私委照臨而盡及永圖報
塞唯誓糜捐

謝 太皇太后表

明綸誤及渙汗難收弗獲懇辭終懃冒處伏念臣自
陪機政無補聖猷雖夙夜以自強惟事功之匪立每
流年之是惜加衰疾之所嬰敢以療官復當懋賞是
以歷陳攷實備述悃誠荐奉詔音兩紆使節對天威
之咫尺煩眷訓之丁寧循走無從強顏祗受此蓋伏
遇 太皇太后陛下至仁勤施大德兼容推均一於
鳲鳩昭忠厚於行葦體乾坤之覆育品物不遺並日
月以照臨充明下濟誓殫駑力仰答洪私

謝起居減拜表

伏準閤門告報今月十四日内降以臣與呂公著近
各推恩轉官所有將來正謝特令兩拜起居餘免舞
蹈仍於執政官班次後别作一班及自今後凡遇前
後殿應干大起居特令别作一班止兩拜起居恩出
非常禮加異數優假太過慙負愈深謝中臣猥以瑣才
預聞機政去春以後疾疹屢生入冬以來飲食漸少
迨兹歲序之首頓覺筋力之衰拜起絕艱朝請殆廢
内惟恩紀之重天地所不能踰退思績效之微絲毫
未嘗有立欲避位則為罪益大欲就列則強力不前
朝夕為衆目所觀啓處無措躬之地敢謂 太皇太
后陛下仁霑枯朽明燭幽微特虧著定之儀曲遂形
骸之便臣詢諸故老或謂有舊章然彼皆位躋宰輔

之崇德著耆明之美豈臣么麽所敢比方欲辭則貫所不支欲受則自知非分蹴踖心悸戰兢汗流惟仰賴於寵靈冀有瘳於藥物病痪適已禮得如初期於竭忠不敢愛死

辭免除右僕射表

非常之寵丕降於中天不次之恩驟加於庸品承命震駭顧己醜慙伏念臣起自諸生初無遠業學不足以迪先民之覺才不足以儀當世之宜徒以被遇累朝服勤庶職荷生成於天地無裨補於消埃惟知直道之可行勉罄孤忠而自守仰屬繼明之始首膺訪落之求拔自散僚進陪機政苟可利國知無不為期於致身死而後已比嬰衰病累貢危誠祈解組以即安庶負薪之可愈忽奉告庭之命併叨躐等之榮越從三事之中擢冠百僚之上力小任重居寵思危義所當辭情難冒處伏望 皇帝陛下達聰垂聽勍宸任能灼知三俊之心深慮萬機之委慎名器而不假念臣之克艱俾逃竊位之譏獲遂循墻之請

上 太皇太后表

誕告外庭眷求同德延登上宰猥屬匪能承命兢惶無所容措臣聞宰相者所以代天理物論道經邦上和陰陽下遂動植權衡賞罰藻鑒賢愚大廈棟梁豈容於撓弱巨川舟楫將濟於艱危苟非得人則必誤國臣早塵顯仕晚玷近司受恩不貲竭力無補加以疾雖損而未已老將至而益衰將何以率萬邦恭獻之多居三事大夫之首內撫百姓外鎮四夷非薄力之所堪懼衆官之有咎義當引避情敢冒居矧今俊乂孔多耆碩咸在必有良弼仰當聖心伏望 太皇太后陛下孝慎其人登庸於位俾熙帝載以亮天功如臣之愚恐不克稱乞迴明命以示至公

第二表

衷奏上陳誠辭既竭綸言申答謨訓未俞臣竊惟自古睿聖之興皇天所佑必有碩輔為時挺生同德協心建功立事故有堯舜之后乃有稷契之臣有成康之君乃有周召之佐用能盛烈格于上下鴻名冠乎古今方冊所稱軌躅可見 陛下大明出震至德承祧始在亮陰動循禮法既親典學日就緝熙實惟億世無疆之休兆民咸賴之慶宜得先覺之士老成之人左右有民承弼厥辟同底于道永孚于休如臣之愚曷副茲選而況弗循位序夐越等夷非拙分之所安亦多言之可畏靡遑夙夜如踏冰淵伏望 皇帝

陛下洪造曲成至仁廣施聽𣪍已行之命免貽非據
之災詎敢飾辞恭祈報可
上 太皇太后表
命出非常義無虛受仰勤 睿旨未奉俞音臣伏以
在昔、 仁皇纂圖 明肅聽政 英祖嗣服 慈聖
臨朝皆有宗工之臣一德之相誕保皇家之定命發
揚 文母之徽音是以左右前後罔非正良號令風
采咸可稱述免有成烈底於太平民到於今益受其福
陛下齊任姒之聖保成康之君坤德靜而直方母教
仁而慈愛端拱宸極丕冒海隅敷求哲人式序在位
宜得碩輔冀宣大猷臣本非長才久乏遠識誤膺器
使進貳宰司不以德功超居鼎鉉將何以對揚休命
追配前人安海內於覆盂尊京師而奠枕茲任尤重
非臣所堪伏望 太皇太后陛下深軫睿慈亟迴成
命庶少安於過分免上累於知人
謝表
君勞求賢實出過聽聖識論相非容懇辞拜命以還
靦顏無措伏念臣受才至薄造道匪深無所有以及
人唯自信而行已遠事 仁祖被遇 英皇膺前席
之眷知奉邇顏之顧問當熙寧之初政近 神考之
清光唯知至誠可事明主真以直道少裨聖時 先
帝察知不欺聽順所守恩厚倖於天地禮待優於臣
鄰恩隕首以無從痛上賓之已遠 陛下大明繼照
庶政惟新祇適先先猷春求舊物越從散地擢寘近司
尸厚祿以空慙甕拙謀而無補屬嬰病苦久賜告休
宜從策免之科乃奉庭揚之命延登揆路進倫家司
顧非經世之才實玷代天之任日有萬微之慎慮身
無數器之乖能辭不獲從居之益懼此盡伏遇 皇
帝陛下虔膺駿命誕受丕基永惟立政之艱思致生
民之義謂職業粹於羣下故加體貌之隆治亂在於
庶官必自股肱之助方恭默以思道將垂拱而責成
乃俾瑣才遽當重位臣敢不上體至眷愈堅一心不
遺力於餘生庶少酬於鴻造
謝 太皇太后表
成命已行難收渙汗力辭如僞終負靦顏祗受以還
震惶無措臣竊以經綸天下之務必得名世之才斟
酌元氣之和實惟宰物之任德稱其位古艱其人矧
當宵旰之勤協濟艱難之治伏念臣早緣末學歷事
累朝徒罄愚忠無裨至化荷天地生成之德蒙山海
包納之仁知其一介之無他惟有寸誠而可錄 陛

下睿明臨照旁及幽遐聖政始初眷求耆艾擢居左省參翊大猷豈閑歲計之有餘未覩時雍之於變臥家嬰疾曠日療官猶圖報於君親已分塡於溝壑遽奉告庭之奎命併加職等之恩承之宰司秉均揆路越處百僚之上榮升三吏之崇夫何迂拙之人驟被燮和之寄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布昭明德保佑丕基思濟群生永綏四海惟責成而任下故獨斷而不謀特出淵衷俾司大柄雖自昔君臣之會遇如此幾希而當今宗社之安危莫斯爲重臣敢不夜以繼日公爾忘私庶圖毫髮之勤上答乾坤之施

謝優禮表

非常之禮振古未聞不世之恩容身無所伏念臣自嬰疹疾久限朝趍違夙夜匪懈之勤迴日月丕明之報方祈病免乃被褒升既孚號於大庭仍賜告於私室相臣如此舊典所無欲辭則阻覲於天顏欲拜則不虔於君命進退惟谷戰兢履氷實上賴於寵臨幸小瘳於藥物猶以足瘍爲梗體力未勝詔免造朝俾先治事愈弗遑於寧處終獲遂未於懇辭復膺眷注之優曲就癡羸之便諒非獲已乃敢欽承肩輿及門百辟駭視給扶入殿兩宮賜存對咫尺之天威幾顛倒於臣節自昔元勳碩輔大老宗工公或以詢謀特加異數豈伊庸瑣乃更超踰顧茲綿薄之餘生蓋恐荒亡之無日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覆載侔於天地恩義兼於君親曲垂恤下之仁特越循常之制雖不能陳力就列猶將使同寅協恭懋非論道之才叨被改容之禮振臣鄰之殊遇損著定之彝儀顧雖殺身無以報德斗筲近器螻蟻微誠苟有益於公家唯當效其死力

遺表

臣聞始則有終物之常理生而必死人之大期垂沒之言哀鳴以叙伏念臣久居散地寖迫頹齡仰被眷知遽當大任伏遇　陛下恭默思道垂拱仰成圖底政之惟艱登衆賢而共濟臣備位上宰總率群司嬰疾三時臥家累月殊常之寵曠古罕聞每思糜捐無以報稱常欲竭股肱之力繼之以死圖國家之利知無不爲雖喘息之僅存唯憂勤而不已而膏盲育之苦藥石難攻將永謝於明時猶瀝陳於愚懇伏望　皇帝陛下務學時敏作德日新體堯舜之欽明視　祖宗之憲度奉親思孝守位以仁永建無窮之基益隆有大之業臣雖瞑目猶生之年臣無任瞻天戀聖哀

切屏營之至

上　太皇太后表

臣聞凡物之生必皆反本忠臣之死猶不忘君敢陳偏續之言上達垂帷之聽伏念臣天與愚直性惟拙迂謂古道之可行排衆言而自信嘗欲省躬而無愧事上以不欺被遇　累朝照知忠藎擢居上宰斷自宸神伏遇　陛下思齊任姒之功誕保成康之聖延登衆正共濟多難而臣受命以來半居病告造朝之際每荷優容蹋其下拜之勤寵以給扶之禮惟知盡瘁以說餘微生聖明之時獨先隕越太平之業不逮落成沒身有銜報國無所伏望　太皇太后陛下明昭在位保佑有知御六氣之中和躋群生於仁壽本時咨哲艾慮　祖宗迄登濟於成功不惑移於物議臣雖終螻蟻之褱猶依日月之光永辭聖朝無任瞻天戀聖哀切屏營之至

為司馬公休謝賜銀修牌碑樓表

臣康言伏蒙　聖慈差管勾修建先臣光碑樓入內供奉官李永言齎賜臣銀二千兩充修碑樓支費者天恩遠臨優賜下逮銜感泣血未知所報伏念先臣歷事四世唯堅一心晚節遭遇得行所學是以夙夜盡瘁不敢愛身勞心役精繼之以死恭惟　皇帝陛下天地覆載日月照臨深軫股肱之虧曲流泉壤之澤恤典之厚超越常倫寵穸送終哀榮已極今豐碑之建優加頒賚於念存沒感格幽明重惟先臣儉約清貧未嘗畜積啓手之日家無餘貲聖明燭知俾濟終事伏思前後罕此異恩非臣隕身喪元所可上報待盡丘壟不知所言瞻望天庭臣無任攀戀號頌激切屏營之至

為司馬植謝賜錢營葬表

右臣言伏蒙　聖恩差將作監丞張其催黄河運木就管勾先臣康殯葬仍賜錢一千貫已於今月二十四日遷葬了畢者忠如嗷日痛覩志之永沉德及幽泉載君仁之下逮伏念臣父康篤行成己力學傳家二聖以似其先人一旦欲加之顯任而頃因過毀已屬沉痾搶遺恨而莫伸委深恩於不報自初告卧以至喪還賜藥賜珍歸賻歸襚優命沓至常分已踰復因近屬之鳩材俾過家塋而視坍克襄大事無費秋毫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禮遇臣工孝治邦國將為世忠良之勸豈獨臣父祖之私往者不亡當有鬼神之結草微而含氣猶知鳥雀之斷環

謝 太皇太后表

致主之心已淪幽壤飾終之錫更躐舊章兆協卜之以時恩殞身而莫報伏念臣祖光以德業名世嘗權任於宰衡臣父康以詩禮承家亦登延於勸講而修俗方改哀楊綰之已亡太醫遽臨痛桓榮之未老無祿私室荐罹鞠凶日啓手足之初至掩宅窆之際君命屢至賵賜有加復因近屬之媢材俾過家塋而視塴殘喘何力秋毫在官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仁深念切禮不遺舊弁博勸於士類篁曲私於臣門充意紹先獨自朔於忠孝縗哀待盡而無報於君親

太史公范文集卷第七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八

表狀

慰 太皇太后梓宮發引表 以下代呂韓公

真馭不留悉願莫覩奄及祖庭之禮永違壽殿之名臣恭惟 皇帝陛下感創至深哀號難處攀龍輴之將駕攀鳳翼以無從凡在食毛同增隕涕臣退居田里阻覲闕庭瞻望哀極臣無任悲哀殞越之至

慰 皇太后表

山陵備禮儀衛啓行祖載及期真遊永遠恭惟 皇太后殿下孝思罔極號慕難居名瞻服御以如存望輴軒而不返凡在臣庶同切哀悼臣退老田廬久違京闕不獲奔詣宮庭無任悲隕哀越之至

慰梓宮掩皇堂表

昊天罔極率土同哀遠日有期因山制禮掩玉衣於栢寢閟金殿於泉扃恭惟 皇帝陛下號慕難居名孝誠備至痛悉闈之永隔哀真馭之不還億兆之心感涕斯切臣身居田里心在闕庭瞻瞻皇宸極臣無任悲戀殞越之至

慰 皇太后表

神山祔卜從 先帝以上賓真宅言歸與厚坤而同

久恭惟　皇太后殿下奉嚴宗廟致孝皇姑想真馭
以如疑痛徽音之永遠臣退居田里阻詣宮庭臣無
任悲殞之至

慰祔廟表

三殿問安音容永隔九虞畢祭廟貌惟新恭惟　皇
帝陛下孝極奉先感深追遠天長地久蒙休佑以無
窮春禘秋嘗惟時思而匪懈伏願節哀順變調贍御
宜仰奉宗祧術安區寓臣阻陪慰覲徒切悃誠

慰　皇太后表

仙伏除還容衣長掩升靈清廟合食宗禋恭惟　皇
太后殿下追慕增深哀懷罔極惟春秋之孝享感雨
露以時思臣不獲奔詣宮庭無任悲殞之至

賀同天節表

伏以朱火司辰薰風應律當　真聖挺生之旦乃
皇家累治之期蠻海宇以傾心望　帝宸而獻祝恭
惟　皇帝陛下躬膺駿命寅御寶圖體乾健以當陽
向離明而布治流虹紀慶甲觀延祥文軌所臻華夷
胥抃臣叨塵三事親際千齡退老故廬阻趨魏闕處
陶唐之俗豈知帝力之深效華封之民但祝聖人之
壽

乞免赴明堂大禮陪位表

合宮蕆事將嚴宗祀之儀宸檢頒恩俾預駿奔之列
顧惟衰耄實切兢惶恭惟　皇帝陛下聖孝日躋慈
仁廣被秩百王之盛典因四海之歡心對越上靈陟
配　昭考執籩在列拱侯甸以同寅鳴玉造庭瞻臣
工之率職何圖求舊亦齒陪祠伏念臣自處田廬久
嬰疾疢步趨多梗拜伏為艱懼隕越以無堪頓恪恭
而難勉徒荷乾坤之施曲迴日月之光唯同擊壤之
氓預享寧神之福心搖魏闕莫申顯相之容夢想鈞
天阻聽我將之頌臣以老疾不獲依詔奔詣闕庭無
任瞻天感聖戰汗激切屏營之至

謝詔書允所乞者表

昭事上帝神特降陪祠之召閔勞黃髮優推從欲之恩
祇荷寬優伏增榮悚伏念臣久塵爵位無補聖明雖
退老於故廬實係心於魏闕尚紆宸眷洊沐恩波將
嚴饗帝之儀俾預造庭之列虔奉自天之命豈當俟
駕而行俯念殘年素甘多疾奏囊封而懇惻望宸極
以踟躕莫克駿奔惟懷惕厲伏遇　皇帝陛下至仁
廣覆大德兼容知其筋力之衰既難為禮免其道路
之苦俾遂養痾頒溫詔以撫存荷清衷之矜允禮加

舊物風厚裒區異畢餘生仰酬鴻造

賀明堂禮畢表

五室奉祠嚴　祖宗而陟配諸神受記祚邦國以流
光熙事脩成晉天同慶恭惟　皇帝陛下虔恭寶位
駿惠先猷澤浸群生化孚四表建大中而順帝茂馨
德以事神載諆載惟祗率精禋之典我將我享式隆
孝治之風物采倫陳福祥紛委御中天而發號普率
土以均恩書軌所臻動植咸遂臣退居田里阻覲闕
庭徒傾就日之誠莫預稱觴之列

辭免轉司徒表

明綸忽降寵數併加內自省循交深震慄伏念臣本
由孤進仰會　先朝擢居三事之崇謬處眾賢之列
當　仁祖御圖之久惟　英皇執德之初於時執政
之臣肇啓建儲之議計安社稷乃惟報國之宜力贊
聖明是亦秉均之職　九廟威靈以在上　慈闈保
佑以居中景命有開大統終集實由天啓諒匪人謀
敢伐善以稱功期抱忠以沒世年踰二紀事歷　三
朝退安田里之居俯迫桑榆之景豈意故臣之奏議
仰紆當宁之覽觀特篇淵衷遽形哀詔數聞華宴震
聳聲紳渙大號於明庭需鴻恩於私室發自睿斷匪
由僉諧特遷五教之司益重三階之秩領茲衰朽敢
冒寵榮且既往之功僥何足錄而非常之澤義所當
辭伏望　皇帝陛下俯亮丹誠慎行過賞聽輟出綸
之命免貽揉蒸之災重念臣早玷近班素安拙分年
將及耄寵則踰涯己踐位於公槐仍兼華於將鉞當
知止之日曾饗榮之時雖蒙虞帝之念功曷稱武公
之耆職由衷之請報可是期

謝明堂加恩表

世室奉祠明庭渙號鴻恩俯被黃髮為榮伏念臣素
乏異能早逢亨會荷　三朝之眷遇秉二府之鈞衡
徒膺體貌之隆豈有涓埃之補迨引年而遂請象佚
老之推恩獲偃息於故廬幸優游於聖日此者伏遇
皇帝陛下講求國典親饗明堂對越上靈嚴配　昭
考受皇天之篤祜擁宣室之蕃釐慶澤豈融羣生鼓
舞薦紳蒙福朽株回春頒惟殘槁之姿均被厖鴻之
渥矧更新於官制特序正於文階圖畀飪之前勞形
賁書之厚獎哀悰感慨舊典光華雖居畎畝之微敢
忘天地之施

謝轉司徒表

渙汗難收未容懇避哀章申答重荷褒嘉祗受以還

震惶無措伏念臣早緣末學進叅清朝誤蒙　仁祖
之知擢倫宰司之位迨　英皇之嗣服長樞府以秉
均曾無補於聖猷遂出修於藩職興寧袛載膺哲統
天入居論道之司重辱攻畓之禮屬嬰疹疾靡效毫
分幸賴曲全始終久逐體佚亶意登儲之請仰關當
宁之懷特追念於前人敎俾對揚於休命顧臣何力胃
此殊榮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駿惠先猷纂隆下武
推至仁而求舊舉懋典以記功上昭　神祖之明丕
承　文考之志不遺耄耋猶錄微勞雖貪天之功古
有明戒而惟帝之念敢不奉承當仁寧負於靦顏追
孝實彰於睿德昔爲羽翼之助者隱不復顯書龍蛇
之詩者死而後知逢時之榮在臣何幸頭迫桑榆之
景曷酬天地之仁

謝男受閤門祗候表

有命自天延賞于世祗奉宸旨弗獲懇辭俯念衰遲
豈勝感慰伏念臣本興孤族幸守素風唯忠孝以傳
家非公侯之繼世致位上宰席寵　三朝何圖退老
之時猶被褒功之典中台進秩弱息預榮斷自清衷
加於私室此盖伏遇　皇帝陛下天臨萬寓子育黎
元追　先帝之升儲眷輔臣之定策以爲國社稷者
猶將宥其十世詔爵祿者所以馭於羣臣體虞帝之
寬仁法周家之仁厚特推懋賞以及貳宗因垂勸於
將來故深矜於舊物臣敢不知恩所自重義於生雖
典謁無能盡勵教忠之訓倘析薪克負俾酬及幼之
仁

辭免册命表

君牙拜命祗聖訓以奉承史佚贊辭在臣工而曷稱
軏殫悃愊小冒高明伏念臣起自諸生謬塵三事之
代天之遠用踰淳貫之隆榮眷求輔政之初嘗有登
儲之請因推懋賞追錄微勞矧惟告老之人當避滑
宸之禮伏望　皇帝陛下特迴睿聽俯徇私誠罷法
宸之臨軒寢明庭之發册庶安止足之分免昭過溢
之尤

慰　慈聖光獻太皇太后大祥表

再朞之變三代所共禮制有限聖情無窮適臨祥事
之辰深切永懷之感伏惟　皇帝陛下奉先思孝追
遠厚民體高宗之宅憂同大舜之終慕上遵祖統虔
遵服重之文仰法天時俯就立中之制淵衷軫念率
土同哀臣以告老不獲奔詣闕庭云云

遺表

臣竊以天地者生成之本故物終必復其初君父者倫類之先故人死不忘其報垂沒之懇泣血以陳伏念臣夙以薄材起於孤族思有為於當世竊志學於古人進會休明復躋華顯奉使方强之虜馳身不測之淵仰憑宗廟之靈獲繼先皇之好仁皇帝以臣祖知忠義嘗冒險艱擢自諸生俾司大政英皇纘服慈后臨朝入長天樞助宣聖化陛下大明繼照濬哲統臨祇適先朝(獻)春求舊物延登三事委總萬機任遇不殊於兩朝優禮實冠於群后而臣拙謀無補衰疾有加乏期月之成功辜帝心之妙簡守藩無狀報政蔑聞俄得請以告歸俾養痾而自便曲全終始許遂退休闇者聖孝奉先皇明燭隱尚蒸(恭)策勲之拜特遷掌教之司而臣沈瘵日侵頹齡愈迫蓋桑榆之向盡非藥石之可瘳重念臣歷事三朝辭榮一紀年登八十位正三公進則光顯於朝廷退則安佚於田里在臣揣分何嘗踰涯故雖喘息之僅存唯抱忠誠而不已臣常思竭股肱之力繼之以死狥國家之急奮不顧身苟蹈義而可為雖沈疾而不悔今乃牟終牖下獲盡天年將歸宅穸之墟莫效糜捐之節頃瞻白日睠戀明時受恩不貲圖報無所伏望皇帝陛下欽承寶命光宅慶基養氣志以如神憲聰明而作后臨下以簡守位以仁躋俗雍熙之期納民富壽之域臣雖瞑目猶生之年臣永辭聖世無任瞻天戀聖激切屏營之至

代范堯夫辭給事中兼侍講狀

右臣準閤門報已降告命除臣給事中兼侍講者臣竊以門下封駁之職實惟出納之司苟非公忠正直之人無以振舉綱條論議得失選任所重實難其才伏況陛下日親儒臣啓發聖學勸講帷幄數陳典訓必得經術行誼之士厚重端方之臣緝熙光明啓侍左右臣久去朝庭(廷)待罪外官識智闇淺記問涉獵加以衰遲心神耗廢學憂不講經患不明將何以供奉禁密仰承訪逮兼是二職皆非所堪聞命震慄靡所自容又臣與司馬光舊為姻戚臣隸左省義亦有嫌伏乞天恩聽許引避亟收誤寵遴簡衆賢必得時髦以副眷委所有告命不敢祇受

代楊中散遺表

臣聞生則盡忠乃人臣之常守沒猶有戀惟君父之難忘輒陳忍死之言仰瀆蓋高之聽伏念臣早由科舉進齒仕途慎守詔條悉心民政惟謹廉而潔己

勤恪以在公未嘗枉道以事上官附勢而取高位寀
司五邑典守三州雖無可紀之能薄有見思之愛徒
積勞於嶽闕遂升秩於卿曹洛邑分臺盖免官(宰)摩之
責祠庭領職盖懷尸祿之慙伏遇宗祀無成鴻恩普
被更新官制數錫臣工錫(特)易文階仍疇封邑而臣頻
光已薄衰病內侵杳杳重泉將歸於幽壤昭昭白日
永謝於明時頭無論報之因徒切哀鳴之懇伏望
皇帝陛下御中和於六氣同長久於二儀聚會百祥
覆庇四海臣雖瞑目猶生之年重念臣自歷官涂踰
五十載未嘗被監司之刺舉煩朝憲之譴訶內揆始
終實無愧悔猶希漏澤俯及微宗輒歷悃誠敢授(拔)故
實臣今有孫男某粗承家訓未齒官榮伏望　聖慈
特賜於文資內安排臣永荷及泉之恩敢忘結草之
報臣無任瞻天恋聖激切屏營之至

代唐通直提點利州路刑獄謝上表

中宁頒恩外臺領使載驅傳遽已案部封祇荷甄升
伏增震悸伏念臣材資最下術業無聞徒服歎於義
方遂策名於士路備員冗吏絕意榮階蒙召對於燕
閒獲覩聆於謨訓會有嶠南之役俾為湖外之行惟
罄忠勤惧辜選使擢參公椽旋属家艱起哀疚之餘
生貳轉輸於外計猥惟孤進盡出淵衷當右輔之劇
繁頒小材之縣薄一麾官次三換歲華曾無奏最之
能宜被黜幽之典敢期易地仍委案刑叨任使之寵
隆荷寵靈之下賜惟岷梁之舊域邇庸蜀之奥區封
壤雖遐獄訟素簡術容策勵分職紀虔此盖伏遇
皇帝陛下剛健博臨高明廣照總攬英髦之效不遺
疏遠之臣將收轉餉之微勞進備宣條之乏使臣敢
不上體欽恤志期肅清俾山谷之遐邇識朝廷之惠
澤盡殫犬馬之力圖報天地之私臣無任

代楚待制謝再任崇福宮表

宸扆頒恩琳宮分職載循衰朽祇荷寬優伏念臣世
緒單平天資闇淺誤膺頻使寖履榮塗曾無尺寸之
長謀乏涓埃之補延登天閣久塵侍從之班委綏价
藩荐被干城之寄自戍歸於外閫獲退領於祠庭屢
易歲華坐糜祿廩及茲滿秩輒復冒聞敢期從欲之
仁特遂庇身之請此盖伏遇　皇帝陛下至仁天覆
大德海容無一物之遐遺俾群生之咸若致維蒲柳
之質特(猶)霑雨露之私冀竭微誠仰酬洪造

代忠文公遺表

臣聞生也有涯卒隨於物化人之將死尤切於情言

易簀以正其終視壙而知所息敢忘忠懇仰列瘖聽
伏念臣起自孤生出逢華旦叅備諫垣之職誤膺
仁祖之知入　三朝之禁林侍　二帝之經席堅一
心而事上冒萬死以進言荷山海之兼容返耕桑而
自樂伏遇　陛下大明出震盛德承祧延登正人春
求舊物錄臣初議進陟峻班遠追尚齒之風特降通
英之召而臣已不任於筋力阻趍覲於威儀顏旣獲懇
辭復遂休佚窃惟禮樂之大實繫國家之隆臣在
先朝嘗陪末議是敢輒伸所學稍惜餘生克諧金石
之音仰備廟堂之奏方志願之永畢迫年齡之已頹
偹聖作明述之有成則朝聞夕死而無憾伏望　皇
帝陛下日躋聖敬時憲聰明畜德新其輝光典學念
於終始刑孝風於四海冒仁澤於群生追堯舜之隆
名揚　祖宗之大烈臣雖瞑目猶生之年臣永辭聖
世無任悲恋激切屛營之至

上　太皇太后表

臣聞自古有死乃前聖之訓言君子曰終亦先賢之
志願啓手足而知免視丌原而與歸猶陳垂沒之誠
上達蓋高之聽伏念臣本由孤進素乏異能被遇
仁皇擢居諫省期於死職不敢愛身暨家　英祖之
知再入禁林之直　神宗皇帝召從近輔復寘邇聯
唯堅一心如事　二帝辱賜骸骨許歸田廬荷天地
之兼容戴丘山而莫報犬馬之齒踰八十年麋鹿同
遊幾二十載伏遇　陛下翊扶眞聖保佑丕基登進
群賢眷求遺老錄至和之初議加秘殿之華資仍推
延世之恩以及負薪之息召陪經幄起領祠宮特矜
枯朽之餘亦遂佚休之請得以考正鐘律之法講明
禮樂之原莫獲造庭克諧奏御方同百獸之舞未覩
三雍之成而臣年已迫於桑榆疾無瘳於藥石將歸
黃壤難忘明時方今天人和同夷夏歡悅功莫於高
任奴俗將躋於成康偹制作之有期雖隕越而無恨
伏望　太皇太后陛下深惟廟社之重仰對　祖宗
之休澄宸慮於繁機納天和於冲氣加膳玉食順神
法宮永底烝民之生益隆萬壽之祉臣永辭聖世無
任悲恋激切屛營之至

代呂正獻公遺表

臣窃以死不忘君乃人臣之常節窮則反本惟生物
之大情雖餘喘之至微猶孤忠之未泯伏念臣叅由
末學進備邇聯重膺累聖之知克紹前人之烈材力
不逮豈期位列於三公氣血早衰敢望年踰於七十

伏遇 陛下踐盛德之祚擁無疆之休思庶政之惟艱圖舊人而共濟紬扶以登文石之陛特班以拜大昕之朝顧未能致主於唐虞躋民於仁壽愁無補衮之效已迫首丘之期伏望 皇帝陛下思 先帝之緒以遺大投艱奉 文母之訓以永世克孝不替詢謀於黃髮勿忘視戒於丹書作德日新務學時敏無爲以守至正好問而察邇言集成聖功永對宗祏臣沒而不朽尚依日月之末光死者有知雖爲泉壤而受賜臣無任瞻天戀聖激切屏營之至

上 太皇太后表

臣聞學不羨生古皆有死惟歸全而知免乃得正以告終敢忘垂絕之言上冒蓋高之聽伏念臣夙聞前訓蚤服近僚席累世之弓箕倫 六朝之鼎鉉升降相與休戚是同伏遇 陛下思齊任姒之功誕保成康之聖延登衆正共濟多難而臣入侍經帷進陪冢席獨膺一相之任愧之三年之成屢陳請老之言歷饕避賢之懇重辱改容之禮特躋論道之司同軍國之謀謨參師保之輔藥尚貪天寵往踐世官惟高位之疾顛矧羸軀之多病僅存殘喘猶抱孤忠雖深軫於慈宸訖無瘳於眩藥伏望 太皇太后陛下儲神

壤湲澄慮穆清疇咨哲艾之良顧提 祖宗之墨納民仁壽躋俗雍熙則臣雖委骨於重泉猶銜恩於永世臣無任瞻天戀聖激切屏營之至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八

表

賀升許州爲潁昌府并德音表（以下代王樂道侍讀）

伏覩某月日　勑命升許州爲潁昌府今月某日德音赦潁昌府管内徒罪以下并蠲放秋税進士免解賜耆老粟帛祭山川祠廟者太嶽舊封伊昔建旄之地黃圖近輔惟時啓聖之基爰錫嘉名特開新府上奉　祖宗之慶俯慰臣民之心盡表傾懷寰區抃蹈臣竊以帝堯光宅肇發於唐邦孝文纂承越從於代邸然未有適王畿而夾輔固宗子之維城遂升明兩之輝以久太平之運珍圖大定景命有融孝濬哲之勃興在冊書而絕擬恭惟　皇帝陛下大明出震盛德統天丕承　五聖之休高視百王之表惟　英考御圖之始席　仁皇累洽之期　陛下天挺至神地居上嗣溫文夙茂淵懿日躋於時特陞主器之儀初被撫軍之寄疏封東土杖鉞南邦允當四海之宅心奉荅皇天之眷命旋膺帝典登踐儲闈歷數在躬謳歌歸啓運屬離明之盛歲踰星紀之周命式九圍光被四表乃眷興王之舊聿懷追孝之誠冠潁府之太名即許昌之故號合爲美稱用協休祥明命惟新鴻恩下霈宥罪寬賦招亡禮神甄錄賢能優恤耆老人祇共喜動植交歡況臣被遇青宮觀光朱邸潛躍之始攀附最先仰麗澤之荐加與群黎而同慶阻預稱觴之列徒傾就日之誠榮幸之私倍萬倫等

謝傳宣撫問表

今月日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某乙至西京伏蒙　聖慈以　大行太皇太后山陵升祔奠事臣幹治悉已辦集傳宣撫問并賜臣茶一銀合者　先后在天方飭尊崇之禮尸臣謹職特加撫諭之恩拜以受言感如挾纊恭惟　皇帝陛下德齊天地孝格神明銜罔極之深哀嚴送終之大事瞻原陵而感慕知臣子之勤勞臨遣使軺俯傳天問念違離之歲久憐衰朽之力殫載聽綸言如親咫尺乃頒茗飲俾滌昊煩況臣早翊儲闈今司宮鑰夙夜匪懈惟知勉效於公忠日月有明敢謂特迴於私照蓋當盡瘁仰荅兄知

謝山陵禮畢表

今月十日　慈聖光獻太皇太后山陵禮畢者雲收仙馭從列祖之威神天作崇丘與厚坤而長久克終襄事幸免瘝官伏以　先后扶持保佑之功邦家永

賴　陛下報復尊崇之志典禮極隆申詔有司恪供
大事嗟上賓之邈遠迫同軌之届期臣夙夜在公寢
食俱廢猶懼不及豈敢遑寧資群吏之鳩工功致多儀
之肅給此盖伏遇　皇帝陛下大孝格於天地至行
感於神明遐邇一心中外畢力靈祇幽贊先寢永寧
曲全守土之臣俾逃曠職之咎臣荷恩實厚居守方
遥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屛營之至

、祔葬禮畢謝表

今月十日濮安懿王二夫人祔葬禮畢者寢園祔卜
兵宅言歸克成三板之封永閟六珈之服訖無曠失
苟逭譴訶臣竊以濮王二夫人福慶所基音容久翳
未倫葬禮實軫聖情因展事於橋山俾制儀於藩國
二役並作庶功實繁迫先遠之届期率烝徒之允集
此盖伏遇　皇帝陛下孝嚴宗廟敦睦懿親追遠以
厚生民送終以當大事禮儀悉備兆宅以安上承
英考之聖靈永慰濮園之泉壤惟庀司之官守免獲
戾於簡書臣分職留都阻覲襄闕無任瞻天望聖激
切屛營之至

謝宣賜銀絹表

伏準宣命以臣修奉　慈聖光獻太皇太后山陵了
畢賜臣銀一百五十兩絹一百五十足者橋山展事
曾無述職之能宸扆頒恩猥被賞勞之典載自惟省
深積靦慚臣聞以庸制祿則下不覬覦先事後得則
人無僥幸故功大者其禮厚力勤者其報優授受靡
虛勸沮斯在伏自軒宮掩耀宸極纒哀四海遏音共
奉宅兆之攸萬邦同執恪承送往之儀而臣居守都
畿典司陵寢同當上體聖孝祇率官常竭臣子之至
情奉邦國之大事庀徒僅集卜兆克成皆上稟於廟
謨實資於衆力凡居執事敢憚服勤至於道路所
經次舍之設唯懼不供之獲罪豈謂有勞而可書錫
外府之貢金加正園之貢帛頒茲忝冒深切兢惶此
盖伏遇　皇帝陛下大孝格天至仁育物使人不求
其備序情而閔其勞上嚴　聖后之喪內盡　神孫
之志務從優厚以稱尊崇顧無補於涓埃亦預霑於
寵賚雖賞之寧僭曲存勸善之方而受以無功豈逭
伐檀之刺誓殫忠力仰答恩私

皇后賜絹謝　皇帝表

雲軿遠降方展禮於因山星使俯臨遽頒恩於守土
宮庭之積私室是充祇受以還兢惶無措伏念臣、典
司筦籥營奉陵園駿奔遠郊迎虛仙蹕属母儀之届

路修宮守以在公曾無供億之勞僅免曠瘝之責已荷內朝之大庇復叨實蓮之珠恩仰戴便蕃實為僥冐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敎先宮壼德御家邦禮尊奉於宗祧惠曲加於臣子體乾坤之覆載品物不遺並日月以照臨光明下濟推恩有自論報何階異竭愚衷少酧鴻造

謝德音表

陵寢卽安甫終於大事宗祧升祔肅奉於明禋孝惻哀衷恩覃甸服詔音所被蠢類相歡恭惟 皇帝陛下祗遹詒謀布昭明德極奉終之盛禮廣立愛之懿仁眷言二宅之卹爰及三城之壤陵土旣復役車告休謂真馭之所游意聖靈之降格哀矜庶獄悉緩於青災甄序百工特疇其勤績賜田租於農畝蠲屋粟於經塗開釋逋逃之辜申嚴樵採之禁恩被動植德歆神人臣等分職留都叨司陵邑恭陪營奉幸免曠瘝已蒙寬宥於爾書更獲究宣於睿澤感抃踴躍倍百常情

慰蜀國長公主薨表

臣某言得進奏院狀報今月十七日蜀國長公主薨謝輟朝五日者主第纓哀天文掩秀訃傳中吳慘結輿情伏以故蜀國長公主柔靜宜家肅雍成德鍾先朝之至愛有賢女之令聞姆敎弗煩化風自遠早築王姬之館大開蜀土之封宜茂享於脩齡永增徽於寶蔓而穠華蚤落眩藥無瘳倏爲降渚之游遽終歸妹之祉恭惟 皇帝陛下念深同氣愛本篤親趣駕臨喪驚復衣之不返廢朝出令極卹典以追榮況宗祧之升祔猶新昭寢之哀思未遠重此悲惻撓夫睿神伏願推理於難諶割情於無益上釋慈闈之悼念俯安群下之憂惶臣掌鑰留都違顏法坐莫由慰覲徒切悃誠

賀明堂禮畢表

饗帝報功極聖人之能事配天嚴考舉有國之盛容熙典備成鴻恩誕布聲明所暨抃蹈攸同恭惟 皇帝陛下神智在躬至仁守位法陶唐之稽古專講於舊章效帝嚳之執中丕冐於群品荷三靈之眷命因四表之歡心練日季秋戒期百執齋宮蠖濩儲精意以致虔清廟顯嚴展孝思而入祼然後御六龍而旋軫躋五室以交神黍稷馨香式昭於明德金石擊拊脩薦於和聲辟公顯相以在庭侯衛駿奔而率職靈心昭格景貺薦臻發大號於中天均洪休於率土異

鳳鼓舞兑澤豐融九任萌生率同茂遂臣幸班持橐
阻預侍祠守籥留都病數周南之滯受釐宣室何階
前席之榮

謝傳宣撫問賜藥差醫官表

今月一日某官某乙至西京伏蒙　聖慈特賜傳宣
撫問并賜臣湯藥一銀合仍差醫官某乙看醫臣所
患者王人俯降天語遥臨頒藥品之良俾蠲除於積
疾詔醫師之屬就診療於微軀九死之餘再生可望
祇荷憫卹伏切兢惶伏念臣自領留都實殫拙力頗
久尸於爵祿冀少效於涓埃惟成周分正之郊素稱
多事屬　先后因山之禮仰迫嚴期夙夜在公寢食
俱廢唯知竭節且昧養生甫及暮春已動累年之病
苦載離炎暑復加百體之厄羸寒熱交爭於腑腸瘡
痏外毒於肌革精魂飛越蓋積勞而損神視息耿縣
嗟鮮食而伏枕藥餌苦口極眩瞑而弗瘳疾痛呼天
迫困窮而返本瓶傾血懇仰籲宸闈豈謂　皇帝陛
下曲記舊臣特迴睿眷恩深覆育軫父母惟疾之憂
德過生成念犬馬至微之命遠馳星使傳諭兗言仍
分御劑之珍更委國醫之妙慈仁俯被沉瘵復醒蘇頒
茲望外之所加豈盡生涯之可報臣謹當專精歛藥
委命就醫倘肉骨以生存誓沒身而酬補

辭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表

恩惟求舊賞乃及私聞命若驚撫躬無措伏念臣本
由孤進仰會　先朝倫擢臺閣之榮詎有謀猷之補
徒以朴忠少與猶直自將當　陛下潛躍之初首東
朝翊護之選回淵講學最承訪逮之私内寢問安日
奉温恭之德寢叨誤寵進履亨衢掌右掖之贊書奉
西清之密議旋升内閣之直出領全秦之師屬景命
之有開方儲闈之肇建亟膺嚴召俾預下僚遂承英
馭之賓天幸會飛龍之撫運擢居憲府曾無報稱之
能作守輔藩曲荷保全之力越從舊許入領大農復
違去於適願尚保釐於西洛守府屢易報政蔑聞俄
得請於别臺幸即安於私館衰遲晚節蹭蹬十年已
絶望於榮塗唯係心於魏闕間自淮陽之卧再司鼎
邑之繁疲力已殫頹齡寖浸逼養生素拙多病日侵既
歷三時僅存餘喘曠瘵斯久隕越是虞方哀籲於宸
闈丐生還於里舍忽奉自天之命特加躐等之恩載
自揣循實為僥冒伏望　皇帝陛下至明日照洪造
天垂延登俊髦慎假名器聽輟出綸之命俾安據蕪
之憂況當　陛下旰食九重勵精百度憲章前古董

正治官昜可無功而進階豈容越次而受職輿情共駭自訟何安重念臣疾疢未瘳醫療方切實懼滿盈之咎敢叨寵数之榮高位疾顛昔賢明戒由衷之請報可是期

謝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表

渙汗難收絲言俯諭未容懇避徒積兢惶共惟 先朝経始内殿聚典學之古訓延儒問之宗儒擇人甚艱其職多闕必踐二府乃居此官未有夐越等夷輒假名器 上聖有作百度惟新稽古建官任人立政始定大夫之位以昜貳卿之聯詠惟考績之明乃頒升階之典如臣者識非慮遠學不知方歷事 三朝叨塵二禁寢闈調護懃無羽翼之能甸服蕃宣屢被股肱之寄素甘多疾久去近班荷大德之包容嗟微生之屯阨自膺 壽旨再領留都甫及周星半居病告危衷倫列垂照曲臨蒙降侍醫俯救殘喘存被出綸之命併加躐等之恩内揆無功敢當誤賞雖露章之甚苦終賜禮之靡俞祇服寵榮實踰涯分此盖伏遇 皇帝陛下布昭明德保宥群生承 英考之烈光御寰區之泰定謂啓封之地已優復於黔黎賜履之邦亦惠需於勳植追惟潛躍之始猶録攀附之勤因宗祀之休成需鴻禧而普被方叙勞於康尹亟興念於遺藩推顧卬之餘恩記儲宮之舊物力排群議深簡 聖衷將特示於寵私故靡循於功次臣敢不益親醫藥强整筋骸冀畢桑榆少酬塵露

謝加開府判大名表 以下代韓康公

進階極品昜鎮别都懇避莫遑冒榮有靦伏念臣才非經濟識昧幾深兩塵鼎鉉之司累玷節旄之寵頃從祠館起涖洛師迫 神考之遺弓奉 裕園之復土遂被中天之命再叨朔部之行肆覲闕庭仰祈旒扆冀遂乞身之請靡收渙汗之恩顧殘槁以何堪豈勤勞之敢殫俾勉祇成命深積愧懷矧乃相印聯華天倫並列逢辰之幸曠古莫儔此盖伏遇 皇帝陛下濬哲統天至仁洽物責成群后分治九圍圖任舊人特舉懋官之典奄受北國俾修述職之勤磬竭疲駑仰酬覆育

謝 太皇太后表

禮均三事寵冠文階節制諸軍任隆藩閫伏念臣早緣末學進齒近班被遇 累朝歷年四紀雖朴忠之自竭無嘉績之可書夙聞知止之風屢有告歸之請邇者對揚 宸陛親奉 德音叠貢需章特紆使節

懼頻煩於　睿旨敢確守於私誠終叨將相之榮尚
被腹心之寄傾循朽質深切汗顏此蓋伏遇　太皇
太后陛下保宥群生照臨萬國眷求舊物宣布上仁
錫以龍光兹及臣工之品倚之屏翰特嚴宮鑰之司
唯誓糜捐以圖報稱

辭免恩命表

恩唯厚下易可誤加賞異及勞豈容虛受伏念臣早
塵上宰出守别都愴神馭之賓天屬橋山之卜壤八
荒同軌極哀孝之深衷七月成期嚴送終之大事而
臣典司陵邑申畫徼封暨復土之克成乃居官之所
職唯虞獲戾敢謂書勞上聞　聖表誕宣庭告進陪
多賦衍食真封懍如蹈涉於氷淵敢避瀆煩於旒扆
伏望　皇帝陛下特迴　宸聽深亮愚誠亟收出綍
之恩俾遑伐檀之刺恭祈報可詎敢飾辭

上太皇太后表

明綸荐降寵數併加義所當辭情難冒處臣向以典
司宮鑰修奉寢園竭臣子之至情嚴邦國之大恤實
唯官守非曰事功而況萬國會同百執奔走共奉因
山之禮豈緊守土之勤麗澤天垂明庭宸(辰)告盍疏井
賦增食異田夫何送往之微勞乃預報功之懋典伏
望　太皇太后陛下曲迴睿聽深軫淵衷輟成命於
已行慎褒章之或過俾安愚分庶協公言

再免恩命表

記功惟厚祇寵靡遑恭布危誠未奉俞旨臣竊以慎
終追遠以敦教義之風送往事居當竭公忠之力臣
備位藩鎮服勞國家何足言功乃蒙推賞伏望　皇
帝陛下慎司名器深察肺肝特寢過恩免貽公議

上太皇太后表

宸暉下濟霈澤曲加敢避瀆煩必期俞允臣竊以命
書之寵井賦之封表疏爵之隆恩係馭臣之大柄非
其分義雖一介以難加苟有勳勞則萬鍾而可受臣
職當居守禮在奉終乃事國之所宜顧何顏而冒處
伏望　太皇太后陛下俾人浮食慎賞圖功深矜悃
愊之誠特輟褒優之命

謝表

因山制禮奉　神考之真遊復土書勞錫戶臣之壤
賦弗容懇避唯切兢榮伏念臣席寵　累朝受恩奕
世義均休戚任處藩宣方聖宇之宅憂當臣工之走
職共襄大事戫底庚功惟殫夙夜之勤敢期日月之
照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奉先思孝守位以仁眷惟

西屏之臣實司同軌之會旻加懋賞特越常倫盍圖報國之忠仰荅念功之賜

謝太皇太后表

命出告庭恩加守土懇辭弗獲祗受尤慙伏念臣頃濫別都奄承遺訓方切上賓之痛已驚先遠之臨祗率群司克集大事而況中外咸獻其力邇遐各致其誠豈臣獨勞膺此異數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穆清垂照睿哲宣慈知臣子之服勤重原陵之送往賁書示寵率土知仁誓竭精忠仰酬鴻施

北京謝上表

分正成周獲辭宮鑰僃藩全魏復總兵符祗荷寵光伏增震悸伏念臣久塵近列仰際先朝委秉洪鈞再司上宰一違鼎鉉累建節旌引年則過於從心報國唯知於盡力頃從西洛入覲邇顏歷陳匪石之誠願遂歸田之請豈膺睿旨莫奉俞音終叨衮鉞之崇重被翰垣之寄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如天覆明與日升方庶政之始初飭群工而勵翼深簡股肱之舊曲加體貌之隆乃登進於文階俾殿臨於臣屏臣敢不上體至眷乃心本朝虔修述職之勤勉企壯猷之效誓堅晚節仰荅鴻私

謝太皇太后表

保釐洛宅曾無分正之勤僃息魏藩更委居留之重方臨舊部祗荷渥恩伏念臣被遇累朝歷年四紀秉鈞宰府再塵工衮之司授鉞齋壇荐忝元戎之寄唯朴忠而許國無敏智以過人頹迫殘年久尸厚祿未遂乞身之請復膺渙汗之恩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懋建大功敦求至治仁惟圖舊道在宣慈眷郭貽危耕桑失肄責老臣之綏緝分聖宇之憂勤特加三事之宜俾修連帥之職臣敢不恪恭夙夜強勉事為庶圖毫髮之功上荅乾坤之施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九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

表狀牋功德疏右語附

求退第一表以下代文潞公

竊以不能者止蓋量力以效忠有疾則辭豈愛身而避事輒殫悃愊上冒高明伏念臣學古迂疎受材淺薄惟不欺而行己敢有志於濟時徒以辱 先朝過聽之知荷 陛下非常之眷越從散地擢處近司雖智力之已窮諒毫分之無補屬嬰衰病累涉旬時況綿幾及於耄盲羸瘠僅存於皮骨桑榆向暮藥物難瘳未知朝謁之何期唯恐顛隮之無日千鍾賦祿豈高卧而可當三事列居非養痾之所處夙宵興念惕厲匪寧何待人言固當自省伏望 皇帝陛下仁深惻隱明燭幽微曲成萬物之宜不奪匹夫之守使其全進退之義察其無矯激之心早賜允俞俾遂安養伏乞除臣宮觀差遣一任下情上達必冀於感通人欲天從誓期於得請

二

忱辭仰請初冀於必從溫詔報聞敢煩於曲諭荷并容之至廣增危懼以彌深再瀝由衷仰祈垂鑒伏念臣少而志學出則事君豈徒于祿以代耕頗已委身而許國竊欲粗行其志庶幾有補於時在畎畝以無忘翊廟堂之或處自陪機政思竭愚忠蓋欲知無不為期於死而後已倘非疹疾敢就便安蒙賜告之恩已將累月在具瞻之位曷可曠官久處公居坐尸厚祿豈敢慕名而自潔蓋惟揣分以難安伏望 皇帝陛下感動天仁哀矜舊物廻大明之久照察一介之微誠賜以殘年全其素守使得上還重任退即散僚則臣永荷生成之恩猶圖隕越之報

三

疾難自力並將止於不能聽未及平尚莫從其所欲敢避再三之瀆終祈聞可之私臣伏自學古以入官當欲捐(惜)軀而報國在下位猶將竭力備輔臣豈敢憚為所指者艱際之時所處者可行之地初心未遂羸疾已侵強力外殫疲神內竭革膚日削食飲至微顧此形骸已臨溝壑況復眷存特厚禮貌加隆累降侍醫頻煩詔使垂天地大生之德軫父母惟疾之憂屢轉伏思戰兢無所非不欲力圖報塞勉就痊除而勿藥難期造朝曷日所以懇祈引避實不遑寧伏望 皇帝陛下深諒至誠曲加大惠察臣力小而任重閔臣福過而災生處以閒官俾安(拙)揣分肉骨之賜沒身

敢忘俞允為期屏伏以俟

再求退第一表

竊以論道經邦惟人乃可以勝其任陳力就列不能焉可以强其為輒瀝愚誠上干天聽伏念臣久要散地寖迫頹齡猥以薄才遽當大任伏遇　陛下恭默思道垂拱御成圖庶政之惟艱登衆賢而共濟臣倫位上宰總率群司而嬰疾三時卧家累月虧君臣之至敬損著定之常儀每自省循不遑啓處咸顔咫尺莫伸下拜之勤病骨支離猶貪攘臂之祿復以足瘍為梗步履艱難賜告滋多在公幾廢不唯非養疾之所亦恐違責任之宜豈可瘝官猶將卒歲伏望　皇帝陛下曲垂昭鑒深惻至仁閔枯朽之逢春榮華無幾哀疲駑之盡力驅策何堪特解近司俾安散秩倘未填於溝壑猶圖報於毫分

二

囊封有請恭布悃誠綸旨載頒曲垂訓諭荷眷存之至厚增惕厲以彌深敢避瀆煩必祈聞可臣伏以君為元首臣作股肱休戚所均逸勤胥共既委身而許國敢避事而貪生况臣親逢難際之時道在可行之地豈不欲久要祿位益勉事功而力不逮心事將違願嬰纏多病困阨百罹舊痏未平新瘍復潰形骸若是溝壑可虞豈可猶居三吏之崇徒竊千鍾之凜廟堂之上乃處病夫軒冕之榮仍加犒賚實恐累國誠非愛身伏望　皇帝陛下洪造曲成至明委照俾全進退之宜特示始終之賜上還相印退即里居則臣永荷更生之恩敢忘九殞之報

三

臣以久嬰沈疾累貢危誠　頻煩睿旨尚閟俞音義不遑安言非獲已臣竊以上宰之任大君是毗師長百僚儀刑列近臣川舟檝將濟艱危大廈棟梁豈容撓弱當靖共於夙夜以帥正於朝廷而臣受命以來年居病告造朝之際每損國容復歸卧家又已踰月華膚益削喘息僅存備勉强以能支必疲羸之愈甚内則萬目所視外則四夷所聞豈可尚偷家司猶尸重祿邇者合宮蔵事百執駿奔既免侍祠又違宿衛端居公館阻受釐宣室之朝近望闕廷有卧病周南之滞今明禋已事率土蒙禧是愚臣可去之秋况拙疾無瘳之日敢祈避位庶免曠官伏望　皇帝陛下深諒至誠曲加大惠察臣力小而任重閔臣福過而災生使之弛負擔於東釣專精神

於救藥退安散地以盡餘齡涯懇叩閽期於得請

賀　太皇太后受册表

報功　文母奉册東朝書軌所臻人祇交慶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天臨萬國坤載群生濟皇業之艱難
佑聖圖於久大號令之動淵然而雷聲德澤之流雲
行而雨施幽遐鼓舞跂喙涵濡惟時盛典之行曷稱
難名之烈至乃預抑徽稱之請退避外朝之居躬大
禹之勞謙體文王之寅畏爰諏穀旦率籲歡心百辟
造庭九奏協樂載揚玉册祇上鴻名同傾就日之騰
共祝後天之祉騰頌聲於四表翔休氣於九清

賀　皇太后受册表

涓選休辰誕揚鴻册書文所暨岳抃攸同伏惟　皇
太后殿下儷極　先朝母儀萬國褘衣褕翟奉宗廟
之烝嘗卷耳葛覃首周南之風化布宣陰教保定皇
家莫隆帝母之尊爰脩天秩之禮群后在位六樂充
庭祇率歡心奉將容典體坤元而同久與聖祚以無
疆臣近望宸闈覩逢華旦

賀　皇帝表

秉圭正宁發册明庭三殿講儀萬方知孝伏惟　皇
帝陛下穆清居位濬哲在躬聖敬日躋聰明天憲露
門親學惟先五典之從溫室問安豈止三牲之養奉
東朝之慈訓揚　文母之徽音德教始於愛親神明
參其事地容臺秩禮筵史涓辰弁冕在庭笙鏞備樂
金蟠玉檢發揮帝典之文褕狄褘衣炳煥軒宮之耀
詠大明於周雅稽賁母於魯經凡在群生率同大慶

賀　皇太妃牋

展儀中禁發册外朝盛典惟行群生共慶伏惟　皇
太妃塞淵秉德柔順承天輔佐　先朝勤勞內治附
寶婺軒皇之運妻媖與周室之基誕育　聖明纂承
謨烈爰膺萬乘之養寔冠四妃之尊涓選休辰奉揚
顯册壼門協慶軒耀增輝

賀太陽不虧表

伏覩今月一日太陽當食不食者此日而食方克謹
於明威先天不違遂仰錫於變青伏惟　皇帝陛下
虔恭正事赫奕疑圖茂馨德以感神建大中而順帝
當正陽之告朔有太史之奏占識勝法宮霈恩海寓
誠心所格精禋自通是以靈雨夕流清風旦發三辰
澄渙萬物昭蘇光明不虧爽夏成覩昔者商宗祗畏
享國百年宋景憂勤退星三舍雩高鑒德今古同符
臣親覩殊祥限守留鑰莫由慶覲徒切歡呼

謝賜六典表

伏蒙 聖慈特賜臣六典一部者上聖有作百度惟新稽古建官任人立政將憲章於周典爰考正於唐大眷惟當世之宜必視後王之法須於列位延及守藩俾私室之受藏仰慈宸之訓迪披觀敢怠紬繹知榮、

慰圻殿攢表元豐三年二月

伏審今月三日 大行太皇太后圻殿攢者大事請期西階眷殯慈顏寖遠真馭不留恭惟 皇帝陛下號慕難居孝思罔極凡在臣庶同切憂惶伏望少抑孺懷俯遵經制上嚴宗廟下庇生民臣夙奉春宮遠司留鑰阻趨慰列倍切常情

慰發引表

伏審今月二十日 大行太皇太后靈駕發引者鳳翣啓行龍輴肅駕適臨祖載尤切攀號恭惟 皇帝陛下孝性自天哀情過禮痛真游之不返瞻內寢以如存中外之心追慕同切臣阻陪班慰但極涕零

留司慰發引表

伏承今月二十日 大行太皇太后靈駕奄及發引恭惟 皇帝陛下攀號摧咽聖情難居臣等伏限官守不獲奔赴闕庭無任殞越之至

又留司慰 皇太后表

伏審今月二十日 大行太皇太后靈駕奄及發引恭惟 皇太后殿下攀慕摧咽聖情難居臣等伏限官守不獲奔詣宮庭無任殞越之至

靈駕至西京慰 皇后殿

伏覩今月日 大行太皇太后靈駕已至西京境內者恭惟 皇后殿下遠違鳳闕祗護龍輴俯臨洛宅之郊即次橋山之邑追攀罔極哀慕難任臣居守封畿奔迎道路無任悲殞之至

又留司慰殿

伏覩今月日 大行太皇太后靈駕已至西京境內者恭惟 皇后殿下躬御雲軿遠護仙蹕將奉安於昭寢爰俯次於洛郊哀慕惟深孝誠罔極臣等恪居官守迎奉道涂無任悲殞之至

靈駕到陵慰 皇后殿

伏覩今月日 大行太皇太后靈駕已至 永昭陵下宮伏惟 皇后殿下配位宸極嚴事宗祧祗率六宮遠護仙駕奉安甫邇哀慕難居臣以職事奔赴山陵無任悲殞之至

又留司慰牋

伏覩今月日 大行太皇太后靈駕已至 永昭陵下宮伏惟 皇后殿下遠違椒掖親奉梓宮上體聖懷倍深哀慕臣等各以職事祗赴山陵無任悲殞之至

進 皇后禮物狀

具銜臣某某物右謹隨狀上進冒瀆尊嚴臣無任惶懼激切之至謹進

謝 皇后回賜狀

具銜臣某右臣伏蒙 皇后殿下特遣中使賜臣某物若干臣無任感荷激切之至謹具狀奏謝以聞謹奏

慰掩皇堂表

伏覩今月十日 永昭陵奉安 慈聖光獻太皇太后梓宮禮畢者橋山既祔永追 先帝之游蒼野不還深結溥天之痛伏惟 皇帝陛下深居恭默西顧哀號想真馭以如疑慨慈闈之杳隔臣駿奔陵寢祇奉典司慰覲無由憂惶徒切

又留司慰表

伏覩今月十日 永昭陵奉安 慈聖光獻太皇太后梓宮禮畢恭惟 皇帝陛下攀慕摧咽聖情難居臣等伏限官守不獲奔赴闕庭無任殞越之至

留司慰 皇太后表

伏覩今月十日 永昭陵奉安 慈聖光獻太皇太后梓宮禮畢恭惟 皇太后殿下攀慕摧咽聖情難居臣等伏限官守不獲奔詣宮庭無任殞越之至

掩皇堂畢慰 皇后牋

伏覩今月十日 永昭陵奉安 慈聖光獻太皇太后梓宮禮畢伏惟 皇后殿下奉先盡禮送往增哀大事甫終孝誠脩至臣以職事祗從行宮無任殞越之至

又留司慰牋

伏覩今月十日 永昭陵奉安 慈聖光獻太皇太后梓宮禮畢伏惟 皇后殿下哀深送往號慕難居臣等各以職事陪從行宮無任悲殞之至

慰祔廟表三月

伏審今月十九日 慈聖光獻太皇太后神主祔廟禮畢者金輅徐還玉衣長掩從 昭陵之劍履合清廟之樽彝恭惟 皇帝陛下聖感難居孝思罔極音容未遠虞朝夕之問安饗祀有嚴惟春秋之匪懈伏

願順禮之變節哀以時調護清躬遵迎協氣仰副神
祇之望俯安億兆之心臣居守都畿馳情軒闥阻伸
慰覲徒切憂思

又留司慰表

伏審今月十九日嚴奉　慈聖光獻太皇太后神主
升祔清廟禮畢恭惟　皇帝陛下攀慕摧咽聖情難
居臣某等伏限官守不獲奔赴闕庭無任殞越之至

慰　皇太后表

伏審今月十九日嚴奉　慈聖光獻太皇太后神主
升祔清廟禮畢恭惟　皇太后殿下攀慕摧咽聖情
難居臣等伏限官守不獲奔詣宮庭無任殞越之至

同天節功德疏右語

右伏以朱火司辰薰風育物月紀正陽之德天開甲
觀之祥罄海宇以傾心望帝宸而獻祝恭集祇園之
侶並翻貝葉之文憑覺力之雄深薦福田之廣大伏
冀乾坤長久等曆算以無疆日月照臨與皇明而不
息永居天寶丕冒群生

留司賀同天節表

伏以炎帝執衡時司大夏斗樞繞電天發殊祥當元
聖之挺生叶千齡之盛際鴻明繼照景祚無疆罄率
土以傾心效華封而獻祝恭惟　皇帝陛下誠明天
縱濬哲日躋丕承　五聖之基翕受三靈之貺惟正
陽之紀月乃甲觀之誕辰玉帛會朝梯航納貢臣等
謬塵通籍分守留都就日望雲阻預在庭之列後天
絙月徒傾祝壽之誠

同天節功德疏右語

伏以帝出膺期虹流紀節茂對當千之運於昭時萬
之祥敢率懽悰仰依覺蔭誦金言之秘密瞻玉相之
妙嚴總集勝因虔申久禱伏冀壽山高聳長居當極
之尊慧日增光永庇含生之品彙欣萃祝倍萬常倫

留司百官謝賜冬衣表

伏蒙　聖慈各賜冬衣者清風戒候方秋律之正中
賁帛表恩俾冬裘之預備顧惟虛受實切靦顏恭惟
皇帝陛下深覆萬方寵綏黎姓垂裳而聽海內之治
求衣而念天下之寒申勅有司時頒列位出大盈之
委積均麗澤以霑流豈曰無衣詎有秦人之賦何以
卒歲皆同豳國之歌惟誓捐軀以圖報效

留司賀明堂禮畢表

伏審今月二十二日明堂禮畢者展采合宮孝德馨
於上帝因嚴　聖考廣孝治於多方大事熙成鴻恩

普被書文所混告抃欣同恭惟　皇帝陛下則效乾
坤憲章古昔神化覃於無外至治格於太寧規恢
五聖之基誕受三靈之貺若稽舊典亟藏上儀消吉
季秋戒期百執告虔清廟肆饗總章薦豆苾芬孝四
時之和氣工帛奔走同萬國之歡心坐宣室以延釐
御闈而霈澤騰頌聲於海寓塞休氣於穹旻凡在萌
生率均茂遂臣等獲班寬詔幸覩昌辰屬拘掌籥之
嚴阻預稱觴之末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一

表

西京謝上表以下代文潞公

假藩全魏獲解兵符分正成周復司宮鑰極荷寵屋
伏切兢榮伏念臣被遇　三朝秉均二府任極代天
之重才無經國之能屑體貌之兼隆竭涓埃而何補
頃從踐土仵鎮北門俾總護於將壇遂七周於星紀
自越從心之歲累輸乞骨之誠豈奉宸章莫迴睿聽
比膺召節入對迩顏奉陪宗祀之儀克謹駿奔之職
忽承告庭之命復乘謝事之期進秩上公居留西土
拜封章而懇避祈仰節以丕還靡收艳等之恩然蒞
換封之政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至仁守位大德記
功責實眾賢深矜舊物改容加禮將申勸於臣鄰佚
老示慈許漸還於里舍曲全終始尚委蕃宣臣敢不
上體眷懷乃心王室勉企壯猷之効粗修述職之勤
莫畢餘年仰酬洪造

謝加食邑實封表

慈仁圖舊慶典策勳極服寵私交深榮悸伏念臣早
塵異選遽履亨衢誤膺　仁祖之知擢處冢司之任
洪惟　英考命自帝庭仰當付畀之心俯協謳歌之

望登儲有請實爲輔相之臣衛社稷勞敢期爵賞之
報荷皇明之燭隱頒天詔以褒功仍稽進律之文亟
登告庭之號節旋並建井賦兼增幸獲於甄錫揭曲
加於麗澤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懋昭明德祗適詒
謀永懷追孝於前文效特眷求於舊物功衛丙吉增
天博陽之封羅越韓侯奄開北國之土誓竭糜捐之
節仰酬覆育之仁
謝男安道授承事郎表
公朝懋賞私室叨榮懇避無從感抃茲極伏念臣早
處列爵幸克有家服采 先朝備位上宰奉詢謀於
大議同登翊於元儲何圖神聖之知存被褒嘉之典
甄收弱息並預周行篤前勳而不忘衛舊德之可食
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睿明稽古信厚記功俯覃及
幼之恩數錫馭臣之福賞延於世既祇服於寵私仕
效王忠誓共期於報塞
謝賜詩序表
宸眷俯臨天言誕布拜受之始服寵若驚臣聞昔者
帝舜作歌申勅天命推功臣下爰及股肱皐陶拜手
颺言共事周之成王諸侯助祭還之於廟亦歌臣工
列於詩書著爲典訓而未有褒優黃髮甄叙舊勳昭
神祖之明述 文考之志然則聖作之美獨冠古
今必得鴻儒碩學之臣序而紀之天書示慈輔臣奉
命復頒温詔賜以表恩榮過之極曠古莫比顧臣無
狀何以克堪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神質天縱聖學
日躋制作參於造化惠澤涵於動植以臣被遇三
朝服勞四紀簡在宸宁錄其涓埃寵貺通隆寵搞加
寄親紓宸藻羅其行役竊惟聖哲之言度越風雅當
傳示永久與天無極今序述之作又所以定昭發揚
聲如日月之光振以卿雲之氣璧琮之采蕃以藻藉
之輝蓋將榮勸於後來豈獨照臨於私室謹當刻之
金石傳之子孫對揚休烈耀朽質非常之寶居有
神物之護持不世之恩誓畢微生而報效
進 御製詩碑狀
宸藻惟新鐫功甫畢非特一時之寵乃爲萬世之傳
在臣之榮何以過此伏惟 皇帝陛下聰明文思齊
聖廣淵書成典謨勢構風雅雖天文下照萬物咸覩
方册所載德祀不刊然臣受藏寶章負荷聖訓唯刻
金石可圖永久末學淺陋無能敷述蒙被恩光不勝
感遇謹爲之記附於其下謹書詩序別刊琬琰凡爲
二碑立之私室家廟之右 御書關下榮及祖考傳

之子孫頓荷異渥冀以報稱惟殫忠力仰荅洪造其
刊石摹本謹隨狀上進

留司慰　太皇太后小祥表

伏審今月二十日　慈聖光獻太皇太后小祥者坤
儀永謝天序不停奄及諱辰脩臨祥祭伏惟　皇帝
陛下孝誠罔極聖感難居聽風木以興悲歎隙駒之
倏過練冠始御勉遵禮制之文廟祏猶新哀慕時思
之享凡在臣庶同切憂惶臣等伏限官守不獲奔詣
闕庭無任云云

乞致仕第一表

黃髮殘年過忝公主之責成周京邑猶司留鑰之嚴
仰祈從欲之仁俯遂乞身之請伏念臣頃居朔部累
貢需章雖備列於危悰尚矣避於宸聰寵祿既極筋
骸益衰將老及以無堪頑職思而難勉况聖朝念老
賢相舒榮如臣之年謝事已久輒後於前懇異獲保
於餘生伏望　皇帝陛下深軫睿慈憫矜舊物全其
終始許以歸休庶低息於故廬少便游於聖日未就
溝壑敢忘朝廷

謝遣中使賜詔不允表

使軺傳命宸捷頒恩荷異寵之眷存撫微躬而榮惶

引年有請頓未遂於私誠佚老推慈冀終理於睿聽
罄竭衰殘之身仰酬覆燾之仁

乞致仕第二表

危衷上列高聽未迴仍頒深厚之訓言重荷哀優之
寵數敢再瀝於悫懇冀終奉於俞音伏念臣猥以薄
材謬當大任備將相踰於三紀竊名器冠於群臣仕
以勞遷望豈及此內自循省實已滿盈矣從累歲以
來屢有乞骸之請宸聰屢瀆私志莫從既久越於常
期復將加於耄齒犬馬之力雖志於主恩乾坤之仁
望息於老物伏望　皇帝陛下曲迴睿矜俯徇微誠
閔其蒲柳之衰賜以桑榆之景俾還印紱退處田廬
上以全君父始終之恩下以安人臣止足之分帝閽
延首得請是期

謝遣中使賜詔不允表

王人遠降天詔俯頒如聽咫尺之威仰戴便蕃之寵
禮加舊物猶由未於禁趾日兢殘年頹難勝於強力
重煩使節親諭德音惟銜雨露之私更竭涓埃之報

乞致仕第三表

遲年請老已屢瀆於宸聰累詔申恩尚未從於私欲
荷寵章之至厚揣愚分以難安敢冒重誅復殫危懇

竊以華實既落物性必歸其根筋力衰聖人不及
以禮茲乃天道亦惟人常伏念臣學以入官固有致
君之意出適逢世本無經國之能分建爵不爲不多
被春遇不爲不久形神弊竭齒髮凋殘數年以加八
十漸至難勉從於官政當退伏於里居伏望 皇帝
陛下洪造天壽至明日照念其周旋四紀出入 三
朝雖無補於毫分嘗勤服於夙夜閔茲篤老賜以殘
骸則臣永荷生成之恩猶圖隕越之報

謝遣中使賜詔不允斷來章表

訓言溫厚渙發於嚴宸使傳光華儼臨於蓽室仍昭
異渥俾弛來辭荷虞言之丁寧撫悉悰而震悸然人
臣之義退豈忘於盡忠君父之恩老或容其謝事雖
君畎畝猶在朝廷頹家朽以無堪復滿盈之是懼分
當知止久已過期終異哀矜曲從誠請頻煩詔諭感
極滿塞唯誓糜捐仰酬覆育

第四劄子謝遣中使賜詔不允斷來章表

四馳使節疊奉詔書仍煩聖言復斷來請君父之恩
過厚人臣之分難安仰天聽之至高惧物誠之多瀆
恭承寶訓永鏤丹衷頓澀側於桑榆久涵濡於雨露
誓知止足可質神明冀終閑於衰殘幸早賜於俞允

惟竭已衰之力少酬下遣之仁

慰 慈聖光獻太皇太后大祥表

恩重者其服重故極於至隆痛甚者其愈遲故久而
後釋中月而禫告民有終伏惟 皇帝陛下取法二
儀定憂三祀考先王之制禮服天下之通喪誠孝兼
隆情文備至感歲時之變易履霜露而愴悽奄及祥
除益深哀慕臣限守留鑰不獲奔詣闕庭云云

又慰 皇太后表

真馭不留慈顔永違祥除奄及禫祭俯臨伏惟 皇
太后殿下孝感雖居哀誠罔極奉宗祧之先祀思一
文母之徽音禮制有終喪期無過宸闈逮慕率土同
哀臣限守留鑰不獲趍詣宮庭云云

又留司慰表

徽音如在遽仙馭以無從中制有期遵聖經而俯就
伏惟 皇帝陛下興禮家乎天地至行格乎神明哀
慕廓然孝誠顯若日月遄遷驚歲律之再周霜露荐
臻側窮哀而增感臣等限以官守不獲奔詣闕庭無
任云云

謝賜生日禮物表

至仁甫眷多物分頒荷寵若驚撫躬無措伏念臣材

非秀世業昧經邦風備位於家司寵躋榮於極品沐雲天之澤踰分無涯依日月之光歷年斯久未遂歸休之志猶塵居守之榮逈此周星茂聞報政適屬始生之日復叨行慶之私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厚禮優賢寶慈御極深恭肱膂之舊曲加寵貺之隆俯記微生特推異數篚盈貢帛器備精金仍舊錫爲之恩曷逭雖鵜之刺纘戎於祖慚山甫之將明受祉既多侔魯侯之燕喜載循璞質若蹈深淵敢不倍竭精忠仰祗休寵庶效廉隅之節用酬覆育之仁

賀鄜延路奏米脂川大捷表

神武有征鋪敦河右王旅無敵震疊海隅丞奏膚公大屈群醜臣闗苗民弗率舜帝所以徂征昆夷不賓文王所以肆伐蠢茲羌虜盜彼朔方恭惟 皇帝陛下得謀自天受命於祖式遏亂略爰整六師如飛如翰始惟揚於我武于疆于理將即叙於西戎告捷九重騰歡萬寓臣限守留鑰阻預慶班瞻望闕庭無任云云

賀瀘州奏破蕩乞第巢穴班師表 五年

鬼方負險王旅淄征俾以天威渙如冰釋伏惟 皇帝陛下誕敷文德載纘武功撫荒服以來王冒海隅而率俾蠢爾小醜敢犴大刑爰興米芭之師式舉淒瀘之役殲其種落靖我封疆臣限守留都阻陪慶列

再乞致仕第一表 四月十六日

請老連年辭情既竭賜詔盈篋恩禮逾隆敢冒慈宸重列丹懇伏念臣自塵守鑰載越周星愈迫頹光猶必重任力不能而當止老將及以奚爲臣之所以事君必知進退之分上之所以待下貴全終始之宜俾其佚休是謂仁厚伏望 皇帝陛下大明委照洪造曲成深矜衰遲特賜開可庶託乾坤之施尚延犬馬之年偃息以親太平優游以樂餘歲雖在畎畝敢忘朝廷

謝遣中使賜詔不允表

使驛載馳有光於原隰詔函拜對如近於威顏頓稟朽以無堪尚未收而不棄恩榮斯過志願未從重辱王人遠傳天語誓竭涓埃之力仰酬雨露之私

乞致仕第二表 五月四日

臣近上封章願還印紱詔書俯諭天聽未回雖天君之命當從而匹夫之志難奪期於俞允敢避凟煩臣竊以七十致事著於禮經臣今行年七十有七昔伊尹告歸於亳周公退老於豐伊周聖賢老亦謝事況

臣何人致疾高位貪重祿而不知止乎雖聖主慈仁
篤厚優寵老臣後世其謂臣何又　國朝以來宰相
致仕者不可悉數未聞有如臣之年而不得謝者直
先朝簿於雅故之臣乎乃所以厚之也伏望　皇帝
陛下閔臣衰篤察臣懇誠賜以殘年遂其風志使之
含哺鼓腹行歌放言爲華胥之民樂堯舜之世豈獨
臣之幸亦足見國家忠孝安佚老者之至于斯也
陛下幸而許之臣不勝大願無任祈天佚命激切屛
營之至

謝遣中使賜諾不允斷來章表

星使俯臨天言荐降恩雖求篤特貽示於優隆志切
引年尚未俞於悃愊頹循殘稿蒙被恭存雖殫螻蟻
之微誠曷報丘山之大賜

乞致仕第三表　二十四日

臣近以囊封纔上歸據重瀆雖荷遲恩未諧懇請周
避再三之瀆深懷隕越之憂庶動聰卑必期報可伏
念臣受材頑薄逢世明昌甫越壯年亟躋近列位陸
二府久親日月之光位冠三階何補乾坤之德自叩
閽請老覬閾輸誠獲解兵符復更宮鑰俾從優佚許
漸歸休瞻依松楸息偃蓮華非不知萬鍾厚祿保之
足以豐家極品崇資居之惟當報國其如形神獘竭
心識耗昏生亦有涯老當知止矧屬朔方用武隴右
關驛使傳之所往來川塗之所交會惟是劇緊之地
必資強敏之才使臣筋力方剛勤勞敢憚深憂曠怠
上累保全伏況　陛下旰食九重厲精庶政憲章前
古蒞正治官百度惟新衆材並用將責實效以趨懋
功尤非老者惰偷之時郎夫尸素之日固當自省何
待人言伏惟　皇帝陛下光被四表仁育群品曲理
照鑒深軫庸慈念臣自久從心時無虛歲特加哀老
許以乞身歸印放於有司納節就於故府優游畎畝
歌詠康衢仰戀聖時食延暮齒庶未塡於溝壑獲遐
老於丘園臣之至情實盡於此無任祈天佚命激切
屛營之至

謝遣中使賜諾不允斷來章表

奏牘剖誠屢千天聽封轄纔執三錫寵章仍煩諄誨
之言俾絶牋來之請荷寵榮之甚渥循涯分以難安
疲篤無堪雖切君軒之戀勤衆欲息惟求枝木之依
重辱使華親傳康音葉竭餘生之力仰酬鴻造之仁

第四劄子　六月十五日

臣近以頻上封章屢塵日月聖恩優厚眷遇曲私疊

馳使軺累賜詔札雖古有勳勞於國罷致或未之聞況臣無裨補於朝耄昏何以當克下年隕越伏惡震懼臣位極三公年重八十苟有毫分之益敢遺力於聖時既加齒髮之衰願休老於私室伏望 陛下天地父母哀而許之臣緣詔旨令斷來表不敢復具章奏以煩聖聰直布懇誠仰祈報可無任惶恐俟命之至

謝四道中使賜詔不允表

優許屢貢深責猶溫語俯頒重煩謨訓祗服自天之寵曲加如地之容惟恭禮之遇優頒懇祈之未遂遺簪不棄尚蒙取朱之至仁篤爲己疲罔報生成之大施

賀生皇子表

帝庭數佑天屬挺生告慶中宸騰歡萬寓伏惟 皇帝陛下度膺駿命實御寶圖丕承 五聖之烈光誕受三靈之景貺且本支之蕃衍昭福祚之熾昌獻祝先封觀聖人之多子作歌周室緜瓜瓞於無疆宗社降休人祗共喜臣限司宮鑰阻覲闕庭無任騁天望聖歎呼抃蹈激切屏營之至

謝男及甫授吏部員外郎表

天官之屬人爲是司選授惟難罷擢非次伏念臣男及甫早蒙慶澤獲齒仕途移孝爲忠粗服義方之訓閑詩及禮每虞踰面之譏已塵東觀之榮敢覬中臺之職伏遇 皇帝陛下更新百度登進群材體芃棫之能官遵卷阿之求士頓惟孤族隔在清衆黃髮無堪父玷上公之隆器懸忝何幸驟叨選部之華資仰御延世之恩益勵教忠之志懔祈斯而克荷庶橫草以效勤

賀皇子哲宗田名進封延安郡王表 八月

數詔大庭推恩上嗣茲爲盛典允属昌辰臣聞周德昭天茂本支於百世漢邦稽古建藩輔於諸侯所以對揚祖考之休並荷親賢之助伏惟 皇帝陛下繆清居位濬哲在躬命式九圍光被四表重熙累洽纘隆列聖之基燕翼詒謀誕受多男之慶帝庭錫社天序展榮仰尊宗廟之靈宜疏茅社之寵啓封河右遠荒西旅之區維翰皇家永固王天之祚瑞發之象歡震華戎凡在有生率同大賚臣外司留鑰阻預慶班瞻望闕庭無任 云云

賀皇躬痊復曲赦數內表 九月十五日

勿藥有喜自天降康宗社殊休生靈大慶伏惟 皇

帝陛下儲精蝡渡受命修淸祖述憲章日愼萬微之
慮欽明文思大凝庶績之熈乙夜親書昧爽待旦壽
域既勤於躋俗大庭敞閟於怡神旋淸明而復初旦
福祿之豐厚中天發號幽圖露恩乾健離明光於海
表雲行雨施惠此京師戴湯后之寬仁歌周王之壽
考臣遠違泝扆外守別都徒傾就日之誠阻預奉觴
之禮與萬物而鼓舞同四海之歡欣

謝賜生日禮物表

淸衷俯記慶誕曲加祇服羅章伏增愧汗伏念臣賦
材無取寄辛何多生遇亨期久塵顯仕兼鈞宰府曾
無寅亮之功守鎬留都蔑有保釐之效崇階已極治
績無聞適當生育之辰復荷便蕃之渥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惟求舊道在實慈推斂福之至恩示敦
容之異禮恠衣在笥錫馬旣蕃仍加罽幣之珍倂厚
龍光之渥誕弧於左劬勞之感增深拜賜於庭咫尺
之威下瞻顧循朽質薦被洪休惟竭涓埃之勤仰酬
雨露之施

賀生皇子表

乙鳥祠禖天垂景貺維熊占夢神告嘉祥伏惟皇
帝陛下濬哲在躬慈仁守位保兆民而如子與萬物
以爲春宜膺帝祉之休自協螽斯之慶邦家罄祐海
寓同歡臣外守留都阻趍宸闕無任云云

謝獎諭表

伏蒙聖慈以臣開濬漕河了當特降勅書獎諭
者明綸俯逮華袞遇榮祇荷寵私伏增愧汗伏念臣
智非周物材不兼人謬居中畫之司曾乏保釐之效
惟成周之帝宅有淸洛之天津而漕運多艱舟航靡
達考諸圖牒因其故道之存相彼卯嚴實有通川之
便得請于上不日而成爲利雖多奏功殊寡伏遇
皇帝陛下至明日照大德天臨考實記勞不遺于微
小首公成務深簡於穆淸恭言溝洫之勤亦被黃書
之獎頓叨寵末豈稱褒嘉敢忘夙夜之忠仰答聖神
之遇

賀景靈宮奉安祖宗神御禮畢表 十二月

卽眞仙之境茂對鴻禧考列聖之宮肇稱休享靈
心寔喜熙事備成書軌所臻人祇交慶伏惟皇帝
陛下席文天縱聖孝日躋至誠感于神明馨德格于
上下眷殊庭之悲祀仰眞蔭之炳靈思覲祖宗之
烈光茲成祼獻之縟禮采漢家原廟之制放唐室太
淸之丈闕琳殿以崇隆合晬容而妥侑載涓吉日祇

奉嚴禋饎精審思極齋明而合莫庭祥降嘏昭福祚之無疆發大號於中天霈洪恩於寰寓億兆蒙祉鑫息懷仁臣外守別都親逢華旦阻預鳧趨之列徒傾岳抃之誠

又賀　皇太后表

珠庭展釆原廟落成真馭來寧嘉祥紛委伏惟　皇太后殿下母臨寰極婦事宗祧首風化於二南敦孝恭於四海頹膺先寢祗奉游衣戴嚴鸞翟之儀將潔蘋藻之薦開上真之琳闕合列聖之睟容允協帝心用成邦禮宜三靈之降祉享萬壽以無疆臣久荷國恩幸逢聖旦無任云云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一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二

表箋記附

賀正表 以下代文潞公　元豐六年

伏以曆啓初正禮陳元會萬方畢賀億杜來同伏惟　皇帝陛下道冠百王化敷四表體乾坤之覆育品物不遺並日月之照臨光明下濟春陽開泰實祚延休臣職在具寮歡同率土仰北辰而拱極效中岳以獻觴

謝賜元豐六年曆日表

江詒僑臨遠徼誕告歲將更始曆乃惟新伏惟　皇帝陛下觀象九乾宣精百度致中和而育物納仁壽以躋民紀以日星中鈞羲和之職頒於方國大同正朔之文臣祗守藩條奉宣時訓承休于下拜賜為榮

賀魏國長公主出降表

帝乙歸妹以貴而有行王姬續華下嫁而成德人倫之始邦國所興伏惟　皇帝陛下色養慈闈恩均懿戚隆天枝而制禮率民俗以興仁啓魏國之大封築魯邦之外館受風所被率土同歡臣叨預列藩恭聞盛禮欣愉融戀實切愚誠臣限守留鑰不獲奔詣闕庭臣無任云云

乞致仕第一表四月十五日

臣竊以量能而授任者人君之綱也陳力而蹈位者臣子之常也能不勝任則上不可以強使力不稱位則下不可以苟居故致老則君必賜之休不能則臣當告而止君臣之際所以全始終之義養廉恥之風也輒殫悃愊上瀆冕旒伏念臣累年以來拜疏請老稠疊之懇備簡聖明　陛下每降異恩未從所請歲復一歲益加衰昏譬如日薄西山駸駸何暮儀墳可待餘光幾何重惟遭遇　累朝無補聖化高位重祿四十餘年過則生災滿將招損豈可鍾鳴漏盡行不知休違禮經進退之文老氏止足之戒強顏於世臣獨何心伏望　皇帝陛下深測慮衷曲迴宸鑒閔臣篤老賜以殘年臣之許國義均休戚雖居畎畝區區之忠猶在朝廷也惟　陛下幸察

謝遣中使賜詔不允表

恩擇下矚使節俯臨載睹絲綸於詔函若親瞻於法扆仰天威之咫尺荷聖訓之丁寧黃髮無堪尚縻留而不棄徼日可鑒庶懇願之獲從誓畢餘生少酬洪覆

第二表

請老於朝歷年既久復煩詔旨未賜允俞雖失命子聽當勉以順承而人欲天從必祈於理然再三之瀆屢越無從臣竊以禮之實者無外矯言之切者無飾詞今臣年齒迫而懇請益堅　陛下眷意愈隆而寵數彌孚臣雖糜隕詎可報投況臣與國家義均一體非敢仰慕前哲以辭榮肥遯為高苟有益於朝廷豈愛其犬馬之力且進而不知退者易之明戒老而必致事者禮之大經　陛下縱矜而憐之未忍棄去而臣受祿已過其量引年久越其期竊意四方之人儔閑累歲之請必以臣貪為請不以臣退為疑在于聖明何所虧損俾臣冒處實有愧懷今雖免於公言使必玷於良史伏望　皇帝陛下察由衷之至懇推佚老之深仁聽解藩垣許還印紱少優游於聖日遂偃息於田廬乃心之忠惟在王室

謝遣中使賜詔不允表

輶軒入里溫詔自天荷睿眷之優隆誘聖言之訓告載循衰老彌積靦榮未徇於懇祈仍曲加於寵數重煩使指親諭德音唯竭涓埃之誠仰酬雨露之施

第三表

縱從心之年已過其八乞身之請復至于三敢罄竭於悉誠期終迴於睿聽臣竊以自昔高賢辭祿哲士還

榮彧掛冠於都門彧稱疾於家第毋强勉以承命公
勇果于退身故疏廣乞骸即日不起鏡舒告老擧朝
莫知未有如臣累數十年歷八九載未動擬疏之慮
每荷賜札之榮中外久聞衆庶共悉 聖主之恩已
極老臣之分雖安不有人言寧無愚責伏望 皇帝
陛下穆清齊聽惻隱推慈曲成始終俾遂休佚豈敢
慕進松子退做羲皇堯野黎民異獲壤歌之樂廣庠
庶老猶需惠養之仁雖居畎畝之中敢忘天地之施

謝遣中使賜話不允斷來章表

宸暉下燭使軺載馳衆奏屢闌遐懇誠之切至辭封
三賜荷眷札之優隆仍煩譔訓之言俾斷來章之請
恩榮所被踧蹐靡不遑益堅匪石之心庶動惟天之聽
誓殫晚節圖報洪私

第四劄子

臣近以屢抗封章仰干旒扆頻蒙賜札未聽引年伏
念臣改領居留已涉三載連乞歸老於今九年豈惟
罄竭于愚誠亦已多煩於睿訓况臣衰篤上簡聖明
加疾疢之災生在筋力而禮廢朝夕貪於餘景視聽
異于曩時豈可強整殘骸猶尸厚祿伏望 皇帝陛
下齋乾坤之覆育迴日月之照臨降鑒丹誠閔勞黃
髮俯伏以俟命允是期情迫於中志守不奪

賀皇子仙授山南東道節度使封儀國公

表

帝庭欽命天屬啓封壽軌所臻人祇同慶伏惟 皇
帝陛下懿休景祚登治太寧忠孝以布淳風吉蠲以
修明祀三靈眷祐多子備祥爰卜休辰併推異數建
旄南土錫爵上公特疏茅土之封遂荒江漢之域睠
賢並建藩屏維強盛典昭融群生歡舞臣外司宮鑰
阻覲宸庭仰麟趾之實蕃詠鳧藻而載躍

賀上 仁宗 英宗皇帝徽號表

尊嚴 祖考昭假神明祗薦隆名顯揚徽冊照臨所
被鼓舞相歡伏惟 皇帝陛下天縱睿文日躋聖孝
纘武下武踐恩先猷虔宗廟之威靈荷皇穹之顧諟
荐敷二后教光萬方丕顯丕承文武之謨烈不顯不
肅觀政教之治成盛典欽崇含靈慶悅臣屬居藩守
阻預班趍瞻望闕庭無任云云

又賀 皇太后表

二聖在天威靈降格太宮奉冊功烈誕章慶始宸闈
歡同海寓伏惟 皇太后殿下孝嚴宗廟德庇生民
恭儉以奉先猷吉蠲以薦明祀形容盛美遹駿鴻名

對揚丕顯之休將示弥文之典敎風所被黎姓咸欣臣
扃西洛之居留阻東朝之慶覲無任 云云

賀四后升祔表 七月十二日

孝章皇后 淑德皇后 孝惠皇后 章懷皇后

德孚者其流光禮盛者其文縟登于 先后對越宗
祧鉅典歆崇澤天休慶伏惟 皇帝陛下虔膺駿命
肅奉精禋纂隆 列聖之基秩禮百王之典本生民
而尊祖廣大孝以寧神育恤閟宮載嚴於祼獻於穆
清廟升合於烝嘗報重德於坤儀刑爰風於海宇含
生之品知敎之隆臣外守留都阻陪慶列無任 云云

又賀 皇太后表

徽音如在容典惟新四室奉祠萬古均慶伏惟 皇
太后殿下宣慈毋道儆法坤儀莅明德之馨香達至
誠於上下睠閟宮而恤祀嚴先后之赫靈升合宗祧
增隆孝治臣限守留鑰阻預宮庭無任 云云

賀冬至表

伏以黃鍾應候南日迴躔陽德初升剛道浸長惟一
人之有慶咸萬福以攸同伏惟 皇帝陛下乾健純
臨離明廣照茂對時而育物大報本以事天升燎泰
壇達精禋於上帝迎釐宣室冒丕祉於群生適當亞
歲之辰永固如山之壽臣謬塵近列親際昌期無任
云云

賀皇子 徽宗廟諱 授鎭寧軍節度使封 國公

表

宸闈錫祉天序升榮盛典惟行群生胥慶伏惟 皇
帝陛下荷天眷佑濟世純熙下武繼文丕承 五聖
之烈詒謀燕翼誕受多男之祥爰卜休辰將推異數
建旄近屏永壯於皇猷畫壤大邦用加于公袞洪枝
擢秀盤石維強臣限守留都阻陪慶列無任 云云

賀南郊禮畢表

祇見昊穹即郊丘而展采誕敷大號聲海寓以均禧書
軌所綏人祇同慶伏惟 皇帝陛下欽明稽古虔肇
臨民馨德升聞至仁丕冒損益百王之典緝熙 列
聖之文謨日候時御群龍而順動配天尊祖薦騂犢
以將誠上帝居歆百神受職福祥分委禮樂備成然
後廻御中天之閣大覃率土之恩巽風鼓舞公澤沖
融塞休氣於九清動歡聲於萬域肖翹之品茂遂惟均
臣外守留都獲班寬詔竊慶逢辰之幸阻修肆覲之
儀臣無任 云云

謝賜生日禮物表

宸慕俯臨天休茂對祗荷光寵伏功兢惶臣竊以朝
廷優禮近僚重記生日特加慶賜以表遝恩示我至
仁降之遐福臣父儁將相無補聖明受恩　累朝拜
賜三紀爰從壯歲以及耄期豈無他人獨被此賜惟
臣無狀竊幸居多器服每陳於私庭斧鉞常出於天
府子孫銜命閭里生光仰惟便蕃何以報稱此蓋伏
遇　皇帝陛下仁如天覆惠洽陽春紀其載育之辰
厚以下流之澤日月之照雖同閶闔於幽遐雨露所私
尚生榮於枯朽誓殫微力少答深慈

謝男及甫賜緋表

臣某言得臣男及甫報今月九日以職事隨本曹長
官於垂拱殿奏事蒙　聖恩特賜臣男及甫緋章服
并詢及老臣者文陛對揚清光俯照曲廻天眷特賜
身章仍結顧問之私重示記存之旨伏以臣男及甫
早蒙朝選獲預郎曹曾無報稱之能遽被褒嘉之寵
惟慈宸之念老俾弱息之增榮親奉迩顏載承溫語
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勵精政治申飭官常收一介
之微臣及二宗之末品赤芾不稱知席寵之有因黃
髮猶詢見在心之所簡衰悚感慰私室光輝共誓糜
損仰酬覆育

賀正表

伏以天地交泰品物惟新日月相推歲時更始伏惟
皇帝陛下穆清居位濬哲在躬體皇穹覆育之仁順
青帝發生之德三靈薦祉萬壽齊期臣獲齒近班覩
逢華旦無任云云

辭免轉太師充兩鎮節度使致仕表

乞身之請屢瀆於清衷賜几之榮曲加於舊物推恩
絕等曠世罕儔命出非常義難虛受伏念臣素惟碩
薄仰會亨嘉無敘器以兼人唯一心而許國秉均二
府被遇　三朝曾無補於明時已過貪於厚祿雖誓
畢生而永報顧當陳力以無堪自反鉞心之年累仲
乞骨之懇忠誠儁宸聽莫廻九載于茲四方具委天
矜民而從欲聖念老以俾休豈國進秩維師兼榮二
鎮益封并賦命作册書誥示殊恩併加禱賛制乃出
綸涣美褒褎遐優眷禮傳于始終寵光照乎今古幸
冀得謝致玷懲官伏望　皇帝陛下特廻睿恩俯鑒
精懇聽輟已行之命免貽非據之災重念臣位冠三
公年垂八十載循涯分深戒滿盈豈宜叨極品以歸
田擬雙旌而就第非惟濫處寔慎疾顛願守舊官祇
承明命寶藏謨訓榮示子孫言則由衷恩期報可所

蒙聖恩除臣守太師及兩鎮之命乞賜寢罷止令
臣守本官致仕仍乞貼麻處分臣無任云云
第二表
君恩佚老身則至榮天寵殊常義難茍默不違潛處
敢避瀆煩臣竊以帝師之官人爵最極為臣及此自
古蓋希矧乃並建節旄兼領方鎮惟懿親而可授非
列辟之敢當伏念臣已忝上公甫周三載今雖退老
詎可復加徙者懇避殊榮嘗蒙矜允誓堅晚節敢易
初心況臣常戒滿盈素知止足公槐亢極之位豈有
屢遷將鉞辭聯之名無容虛受方當謝事曷可冒榮
匪惟興朝野之譏實懼獲神明之譴伏望皇帝陛
下清衷日照洪造天臨俯鑒精誠特追異數俾守舊
秩即安故廬則臣永荷始終之恩猶圖頂踵之報
第三表
臣近以告歸得請霈澤過優越上封章仰祈旒扆乞
收異渥秪守舊官載錫詔函未奉俞旨虔瞻寵眷
被華褒忝冒益深震惶無所臣竊以乞骨而歸田里
乃人臣之始終安車以示子孫寔儒者之榮幸固已
上還於印綬豈冒濫假於器名惟當辭其所處之官
致其所職之事方且追隨野老祝頌堯封而乃寵以
袞衣繡裳加之虎符犀節在丘園而曷稱豈蓮華之
所施一已非宜二為安可況臣常守止足之戒實懼
滿溢之尤殊異之恩崇隆之禮敢以死請誓於懇辭
伏望皇帝陛下昭鑒危衷特寬可報重父虛之職
秩寢不世之寵光俾揣分之少安庶餘生之未促如
以臣既諧請老必欲推恩即乞止授雄師之官聽辭
兩鎮之命適貪榮遇深負靦顏宸聰下臨恐違天而
有答精誠必然侍簡帝之在心期於獲從守不可奪
謝辭免兩鎮節度批荅不允表
天言俯諭宸檢載頒命出非常未從於報罷恩加無
狀益愧於使蕃誓竭精衷仰回睿聽冀慈仁之矜允
俾耄齒之保全庶畢桑榆之年少酬天地之施
辭免冊命表
呂望雖師鈞本承於休命史佚作冊曷仰稱於隆榮
輒瀝悃悰重祈俞允伏念臣妨賢茲久告老獲從荷
神聖之誤恩陟宗公之極品未容息避終愧冒居倘
頒涓辰之臨軒復受明庭之備禮匪惟僭越寔懼顛
隮伏望皇帝陛下俯徇物誠特迴天聽罷涓辰之
故事俾賜冊之盛儀庶安止足之心免招過溢之咎
謝授守太師致仕表

再加兩鎮五拜三公爲臣有終舉世莫比雖獲辭於
將鉞猶祓罷於帝師受命以還撫躬無措伏念臣早
塵顯仕徒瑩朴忠之趣世之遠謀屬代天之重任
仁祖恭默守道責拱責成委秉洪鈞再登上宰 英
皇纂嗣聖政始初召自外藩入長衡猶 陛下大明
出震盛德承祧協同神人增戴日月極 三朝之榮
適冠群后之迹聯及茲休退之辰重被褒嘉之典惟
是父師之位首乎天秩之崇官惟其人君豈虛授唐
虞之際一二蔑聞夏商之間闕遺靡記周則公旦樵
乎呂望畢命出於康王漢唐以來職位多闕雖或畀
名之假匪由懋德而居 國朝惟趙普以佐命元臣
太宗特優禮舊相其後久虛此職書及百年夫何老
臣乃忝異數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至仁勤施洪造
曲成總攬英髦不遺耆老委容輝於葦里哀盡力於
壯途特全始終俾遂休佚極臣鄰之位號陞體貌之
寵光擊壤而歌將優游於卒歲循墻而走惟俯僂以
益恭雖居畎畝之中普荅乾坤之施

謝遣男吏部員外郎及甫賜誥命并傳
聖旨宣諭表

嘉命自天殊恩不世師垣進秩里第居榮俾愚息之
言歸倚皇華而出使奉將宸澤親諭德音恭承謨訓
之撫存若對威顏之咫尺誓畢桑榆之景仰酬雨露
之私

謝遣使賜詔許入覲表

王人遠降天語俯頒眷惟耆老之臣入謝龍光之渥
亟爲訓辭之厚特紆多節之嚴言不宿家仍戴馳於
使傳行無假駕將趍造於宸庭瞻周道以志勞望堯
雲以孔邇

笏記

蒙恩特授依守太師致仕依前開府儀同三司河東
節度使太原尹加食邑實封者進伏師垣歸榮里第
禮全終始恩許佚休顧慚衰櫚之姿備極褒嘉之寵
撫當身居畎畝心在朝廷處畢餘生上酬洪造

謝男貽慶等轉官表

恩容謝事退老家庭賞異及勞需露子姓莫遑懇避
惟切競榮伏念臣早遇聖時久妨賢路遍被不貲之
寵每懷知足之誠而位極臣鄰方還印綬慶流宗族
並襲簪裳靜言忝冒之多敢有干祈之請雖愚誠之
備列終靡澤之靡迴與調未能亟擢陞於近職祈薪
克荷咸甄叙於崇階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明與日

并仁如天覆燾秉均之舊物推延世之隆恩俾私室之光輝示本朝之信厚坐叙其福庇祗服於寵休仕敎之忠誓共圖於報塞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二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三

奏議

論喪服儉塟疏 元豐八年六月七日

臣謹案禮喪服斬衰父傳曰爲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諸侯爲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君傳曰君至尊也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此所以勉乎人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改至漢文帝遺詔始令吏民三日群臣三十六日而除後世又爲易月之制二十四日而大祥三日禫而釋服喪紀之數尤薄於漢爲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喪君之服而人君遂亦不爲三年之喪惟晉武帝以疏素終三年其群臣多以爲非蓋諂諛之人習於流俗而不知禮也唐之人主無有爲三年服者而二百年間議者亦未嘗及之蓋世無達禮之士而人不知事君之義也惟 國朝自 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宫中實行三年之服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爲服故也今君上之服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是以大行在殯而百官有司皆已復其故常容貌衣服無異於行路之人無哀戚思慕之心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

上不為之制禮也夫衰麻哭泣孝子仁人之所以表
其哀也賢者無服則無以致其哀不肖者無服則遂
忽而忘之是以禮義偷薄忠孝陵遲則由無服以啓
其情也素冠之詩刺不能三年蓋為是矣且其禮之
失者臣請得以悉陳之今群臣易月而人主實行喪
故十二日而小祥朞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
朞而又大祥夫練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為之又
以月為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朞而大祥中月
而禫禫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為之紗服三
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矣至葬而又服

之蓋見梓宮不可以無服也祔廟而後即吉纔八月
矣去山陵未久也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
漸者也臣伏見大行皇帝之喪自三月十三日服
至二十八日而除群臣衰麻練十六日遺詔易月因
襲故事已行之禮不可追也臣愚以為過山陵望令
群臣朝服止如今日而未除衰至朞而服之漸除其
重者再朞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
此非有所難行惟存其衰麻而已今之冠服非古之
制也至於禫不必為之服惟未純吉以至於祥然後
無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略如古矣夫衰裳不可以服

勤斷以日月而易朝服以治事誠是也然既葬而遂
除之臣竊以為太早矣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又曰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恭伏惟 皇帝陛下聖政之美
四方風動上順天意下順人心書曰今王嗣厥德罔
不在初於以革千餘歲之弊正一代之禮教天下使
知君臣之義其於風化非小補也如以臣言為然乞
下有司考正其禮臣又聞儉葬者聖哲之訓也奢葬
者世俗之失也宋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為不臣漢
世山陵多藏金寶故有張釋之之言劉向之論世所
明知也武帝在位歲久茂陵中物無所容霍光不達

大體以奢葬為愛君無所減損從而益之故西漢之
末唯霸陵獨完葬之厚薄禍福可覩矣臣誠知國家
山陵送往儉於前代然猶以為言者欲於儉約之制
損之又損使天下知其中無所有見其中無可欲則
萬世之利也臣昔者伏見 仁宗皇帝葬於昭陵有
緘封皮匣納之方中者甚多皆出於禁中人莫得而
知也臣愚以為如此之類無益於 先帝竊恐沿襲
故事猶或藏之推此類以損之必猶有可省者也昔
周太祖將終戒世宗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
發掘者此無它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

歛以瓦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周祖生於五季之末非有前聖之識而其葬乃如太古此其智賢於秦始皇遠矣近事不遠即 本朝所代也臣以為周祖懲唐奢葬故以儉薄矯之然以天子之喪而幾於羸葬則太偏而不可以為訓今惟於儉制之中加損約焉可也臣頃在書局未嘗敢越職言朝廷得失今非職而言者竊以 先帝之服臣子所同也 先帝之葬四海所共也臣身服 先帝之服預 先帝之葬知其不合於禮而不言憂其或過于厚而不以告臣所不能已也臣嘗釆唐事為唐鑑數百篇欲獻之 先帝屬 先帝不豫未及上其中一篇論厚葬一篇論喪服輒不自揆謹錄上進庶幾覽古以知今少裨萬一焉干冒旒扆臣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唐鑑二篇

太宗

正觀十一年二月帝自為終制初文德皇后疾篤言於帝曰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願勿以丘壟勞費天下因山為墳器用瓦木而已及葬帝復為文刻之石稱皇后節儉遺言薄葬以為盜賊之心止求珍貨既無珍貨復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復如此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為已有今因九嵕山為陵鑿石之工纔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幾姦盜息心存沒無累當使百世子孫奉以為法至是帝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孫倉猝勞費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於是自為終制因山為陵容棺而已

臣祖禹曰厚葬之禍古今之所明知也夫藏金玉於山陵是為大盜積而標示其處也豈不殆哉是以自漢以來無不發之陵後之人主知其有害無益而姑為之以冒禍迹相接而莫之或戒也太宗雖為終制以戒子孫而昭陵之葬亦不為儉及唐之末不勉暴露之患豈非高宗之過乎

高宗

永徽元年正月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有司以為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上言漢文立制本為天下百姓公主服本斬衰縱使服隨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畢成昏帝從之

臣祖禹曰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君喪三年
自古以來有未知有改也漢文率情變禮薄於喪
紀始令吏民三日群臣三十六日釋服雖欲自
損以便人而不知使人入於夷狄也自是以後
民不知戴君之義而嗣君遂亦不爲三年之服
唐之人主鮮能謹於禮者故有公除而議昏亮
陰而舉樂內無父子外無君臣而欲教化行禮
欲成難矣夫君臣父道也臣者子道也無君是
無父也況人君而可以無父乎若君服於內臣
除於外是有父子無君臣也爲國家者必務革
丈之薄制遵三代之隆禮敎天下以方喪三年
則衆著於君臣之義矣

再論喪服疏 七月九日

臣前上疏論 大行皇帝喪服已令群臣依典禮三
年之制臣之愚見以爲過山陵雖易朝服宜存其衰
麻而服衆之飾止如今日至朞年而漸變之以至于
祥禫然後全吉此非有所難行惟令有司考正之而
已今已卒哭山陵有期喪服事重道之隆汚俗之厚
薄繫焉不可不早裁定也 國家承平百有餘年列
聖欽明動循典礼人倫之正朝廷之治考之前世自
三代以後未之有也惟是喪服猶依漢制遂使臣爲
君喪情禮至薄後世或謂 本朝無一違禮之士臣
竊惜之且在禮臣子一也今君服於上臣除於下是
有父子而未君臣也天子者天下之共主也故其喪
使天下共服之臣伏見朔望之禮群臣朝服以造
於 先帝之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也而人主獨以衰
服在上上下異禮是以 先帝之服爲人主之私喪
也以吉服臨喪以 先帝之服爲人主之私喪此皆
禮之不安者也臣前所言君服斯服者竊以爲君臣
當同服也伏惟 祖宗以來此禮未改者蓋喪事常
出於倉猝而有司惟舉故事因襲而行無所損益爲
今欲風天下以忠孝使民德歸厚莫若先正此禮則
衆庶曉然明於君臣之義矣夫居喪之禮衰麻本不
可以去身然而朝廷之上異於私家故古者君臣居
喪而行吉禮則釋衰而服冕既終禮則釋冕而服衰
今人君素服以聽朝群臣素服以治事蓋亦古之遺
法也臣愚以爲群臣燕服亦宜爲之制度以齊之吉
禮則朝服與燕服皆吉凶禮則朝服與燕服皆凶居
喪朝服所以從宜也而燕服有紅紫之飾則何以異
於無服者乎聖人所以制服者使民見其服而哀不

忘於心也必使之脫去朝服而猶以有喪者自處則人情不可得而忘矣朞年之內燕服冝純縞素至小祥而漸變之古者練衣黃裏縓緣此練之服也既小祥則燕服亦可以有色而服素之飾漸加以緣可也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古者禮不下庶人惟遏密三年所以為君服也詩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然則民亦臣也今祔廟以後惟群臣不舉樂而四海之內萬民得以作樂焉此所以不知戴君之重也臣愚以為冝禁民舉樂三年竊惟朝廷所以不循遏密之制者蓋不欲使天下之民三年不樂而為樂工者所在有之恐其失業故寧殺礼以使民也臣以為凡天下之為俗樂者率皆游民非良農也使之廢業三年乃所以救之使知為君之有服也彼不為樂必有他業以養其生未必至於困窮也今殺禮以姑息之是使人不知君臣之義也故臣以為禁之合於禮而無傷於俗足以厚天下之情夫為國家者以禮為急不可忽也伏望 陛下幸察斷之以禮而勿疑

貼黃乞并臣前疏降付尚書省

進唐鑑表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

臣竊以自昔下之戒上臣之戒君必以古驗今以前示後禹益之於舜則言其所無于佚于樂微虧之作防於未然周公之於成王則相古先民歷年墜命日陳於前皆所以進哲德而養聖功也臣其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昔在 先朝承乏書局典司載籍寔董有唐書於紬次之餘稽其成敗之迹折以義理緝成一書思與庶人傳言百工執藝獻之 先帝庶補萬分比臣赴職不幸 先帝洮頮被冕遽迫登遐追攀莫及抱恨沒世伏遇 皇帝陛下嗣膺大統廣智日躋詳延耆儒啓迪聖學蓋于前代宜莫如唐儀刑祖宗之典則四方承式萬世永賴臣之此書雖不足以發揮德業廣助聰明拳拳之忠不能自已苟有所得不敢不告輒以狂愚塵玷日月罪當誅死伏惟清閒之燕少賜省覽其唐鑑十二卷繕寫成六册謹隨表上進以聞

又上 太皇太后表

臣聞觀古所以知今章往所以察來唐於 本朝如夏之於商商之於周也厥監不遠著而易見臣頃在書局多歷年所不勤而祿無補聖世 神宗皇帝明燭幽遠一物不遺特垂誤恩擢寘秘省臣比及赴職

不幸 先帝遺豫遽棄群臣不獲一覩清光螻蟻之
忠無所復伸臣嘗於職事之餘討論唐史摭其行事
緝成一書妄以私意而發明之可以精參得失監觀
成敗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毋臨萬國天覆群生酌
于民言以美聖政臣區區之忠旣無及於 先帝思
報之於 陛下是以冒昧自竭不敢隱默古者史爲
書瞽爲詩百工獻藝庶人傳語思不出職文修於上
冀以塵露仰裨崇深臣職文史敢忘斯義竊惟治亂
興廢皆起細微言之於已然不若防之於未然慮之於
未有不若視之於旣有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
也其唐鑑十二卷繕寫成六冊謹隨表上進以聞

上 太皇太后乞崇儉戒奢疏 二年四月四日

臣濫倫勸講夙夜思職愚慮所及不敢不言伏以自
先帝厭代諒闇三年今祥禫將終卽吉方始服御器
用內外一新奢儉之端皆自此始臣愚以爲珠璣金
玉之飾錦繡纂組之工凡可以蕩心悅目者不宜有
加于舊增多於前也 皇帝方嚮儒術親學問膚質
日長聖性未定覩儉則儉覩奢則奢 陛下所以訓
導聖德者宜動皆有法不可不愼也古之聖帝明王
莫不以儉爲美德侈爲大惡帝堯所居之堂土堦三
尺茅茨不翦舜稱禹曰克勤於邦克儉於家孔子曰
禹吾無間然矣菲飮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
美乎黻冕黻冕祭服也伊尹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
言儉之可以長久也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周公戒成
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凡此皆 陛下所宜日以
啓迪 皇帝之志者也東漢明德馬皇后常服大練
左右但衣布帛無香薰之飾欲以身率下前史以爲
美談臣竊惟 陛下聖政度越前古少不使明德馬
后專美漢朝若崇儉敦朴飾正後宮以輔養 皇帝
之德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音非禮不
言非禮不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
福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老子曰不見
可欲使心不亂古語有之曰貴不與驕期而驕自生
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夫少習儉約長猶侈靡少習侈
靡長將若何今天下之大生民之衆繫在 陛下
陛下儉於上則百姓富於下 陛下奢於上則百姓
貧於下此年以來天災流行年穀不熟國用虛乏百
姓困弊幸賴 陛下勤恤民隱存養休息視之如子
有所不便輒罷禁以利民民方有樂生之意小康之望
當今之務宜痛爲節約昭示儉朴以率天下自古

為國未有不先儉而能致四海富實者也漢文帝身衣弋綈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景帝遵業務農訓儉以雕文刻鏤傷農事錦繡纂組害女工下詔戒之故太倉之粟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稱賢君必曰文景以此周之成康及其衰微民心思漢而不能忘以文景恭儉德澤及民者深也臣願 陛下上觀帝堯舜禹文王之法考伊尹周公孔子之言下視文景之故則 皇帝少而習之長而安之惟知儉約不知侈靡他日海內富庶自今日儉德為之始生民之類受 陛下之賜豈有窮極哉臣竊聞奉宸庫已取珠子至六十斤戶部已用金至三千六百兩不為不多矣臣所以先事而言者恐增加無已滋長侈心也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人何也遂良對曰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已必金為之金器不已必玉為之古之爭臣必諫其漸若事已橫流則無所諫矣是以紂為象箸箕子歎曰為象箸必為玉杯為玉杯則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古之人見微而防患如此唐明皇開元之初悉取珠玉錦繡服玩之物焚之於庭以示儉德及其末年猶以窮極奢侈天下敗亂今臣區區之忠竊以 皇帝即吉之始若一開侈靡之端恐後日奢費之無已也故願豫為之防止於未然臣愚不識忌諱惟 陛下裁赦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三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四

奏議

乞罷開樂宴劄子 六月二十一日

臣伏見今月一日以後群臣累拜表請聽樂所請愈數而批答愈緩以此見 太皇太后陛下 皇帝陛下仁心孝性深遠無窮發於至誠有所未忍今已批答允許臣竊恐有司請宴開樂不敢不先言之臣愚以為居喪則行喪禮在吉則行吉禮除喪之後如遇吉禮即可聽樂不當特置一宴以開樂為名君子之於喪服以為至痛之極不得已而除之若以開樂故特設宴則是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也臣伏請至七月其開樂宴亦更不作惟因事則聽樂庶合先王禮意取進止

貼黄如以臣言為然乞候有司奏請只作 聖旨指揮

論農事劄子 七月十日

臣近蒙賜告暫至許昌竊見畿內已苦雨潦詢之村民皆云鄉村安靜公私少事無呼召煩擾惟是年歲未得豐熟不旱則水民常艱食夏麥既薄或全不收秋苗雖茂惟憂潦損臣竊惟 陛下哀矜百姓賑恤鰥寡德澤所及可謂至厚然終和氣未應陰陽隔并欲修政事以應之願 陛下推其心而已矣夫天道不遠在君心所以感之人君愛民則天亦愛人君愛民者在知其勞苦而恤其困窮天下之人至勞苦而常困窮者農民是也周公作無逸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又言商之先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夫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勞人君不可以不知天生時而地生財自一粒一縷以上皆于民力然後人得而用人臣之祿受之於君故不可不報君人君之本取之於民故不可不愛民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共尊養之凡宮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取於天下皆百姓之膏血也其作之也甚勞其成之也甚難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從來思其所從來則愛之而有不忍費財之心愛之而有不忍勞民之心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大生民之衆惟係於一人之心君心靜則天下靜君心不靜則天下亦不靜朝廷惟約儉節用無所營為常恐煩百姓則天下安息先王豈能人人而食之人人而衣之哉推其仁心修其仁政以及天下則所被者廣矣臣願 陛下當食則思天下有飢

而不得食者當衣則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凡於
每事莫不皆然惟推至誠以召和氣庶幾皇天報應
降豐年之祥使百姓家給人足則太平矣昔漢昭帝
耕於鉤盾弄田其事至微史臣書之蓋以昭帝欲知
稼穡之艱難與周公戒成王之意同也周世宗留心
農事常刻木為耕夫蠶婦置之殿庭欲見之而不忘
國朝祖宗以來尤重農穡　太宗嘗謂近臣曰耕耘
之夫最可矜閔春蠶既登併功紡績而縑帛不及其
身田禾大稔充其腹者不過踰時若風雨乖候稼穡
不登將如之何　真宗於內殿植稻奉臨觀刈穫欲
知田畝之勞至今遵之惟　陛下深留意於農政而
常以保惠小民為先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置無逸孝經圖劄子

臣竊以無逸者周公之至戒孝經者孔子之大訓
陛下嗣守　祖宗鴻業方以孝治天下二書所宜朝
夕觀者以益聖德昔　仁宗皇帝初建邇英閣即書
無逸于屏間其後歲久而獘又命知制誥蔡襄書之
仁宗曰朕不欲背聖人之言乃置之左方又諭侍讀
學士丁度取孝經之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對
為右圖命侍讀學士王洙書之又命學士承旨王拱
辰為二圖序亦令襄書之　仁宗尊崇經訓如此
陛下宜以為法今邇英閣止書圖序于屏間而無逸
孝經二圖不復張列臣欲乞指揮所司檢尋如舊圖
尚在乞置之左右如已不存即乞特命侍臣善書者
書之其蔡襄所書圖序從來置在御坐之後昨因修
展邇英閣方徹去卻書于屏間此圖乃　祖宗舊物
臣竊惜之伏乞依舊張掛二圖並列如　仁宗朝故
事以彰　陛下欽明稽古仰遵先烈之意取進止

貼黃邇英閣兩壁見有前代帝王事迹畫圖如
置到無逸孝經二圖只乞重上張掛別不換動
即無所妨

十月二十九日上此奏十一月二日邇英進講
三圖皆張掛無逸孝經　仁祖朝舊圖王洙書
無逸蔡襄書孝經此云襄書無逸洙書孝經乃
據實錄之誤　兩朝寶訓與實錄不同據圖則
寶訓是也

乞不限人數收養貧民劄子十二月二十日

臣伏見　陛下以今冬大寒異於常年聖心憂軫救
恤小民無所不至近又出禁中錢十萬貫以賜貧民
此誠博施濟眾堯舜之仁也禮記曰財聚則人散財

散則人聚臣知此財一散而人心皆聚於朝廷矣古之聖人未有不矜恤孤窮者堯命舜舜命禹皆以四海困窮為託書稱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堯能之蓋置而不恤則虐之矣棄而不養則是廢之矣伊尹稱湯曰先王子惠困窮周公曰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孟子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夫聖人養天下之民使貧者不致失所則不貧者自安是故古者為政必先恤困窮之民　國朝祖宗以來惠恤孤貧仁政非一每遇大雨雪則放公私房錢以至糶米賣炭散錢死者則賜錢瘞埋惠及存沒近日朝廷無不舉行又發內帑之錢降非常之恩德澤之厚無以加矣　陛下勤恤小民如此而臣忝在左右竊思有可以少補聖政之萬一者忍默而不言哉古者鰥寡孤獨疾皆有養既養之則不至於凍餒而死朝廷自嘉祐已前諸路有廣惠倉以救恤孤貧京師有東西福田院以收養老幼廢疾至嘉祐八年十二月又增置城南北福田共為四院此乃古之遺法也然每院止以三百人為額臣竊以為京師之衆孤窮者不止千二百人又朝廷每遇大冬盛寒則臨時降旨救恤雖仁恩溥博然民已凍餒死損者衆矣救飢於未飢之時先為之法則人不至於飢死救寒於未寒之時預為之備則人不至於凍死今每歲收養與臨時救濟二者等為費用不若多養之為善也臣愚以為宜於四福田院增蓋官屋以處貧民不限人數並依舊法收養委左右廂提舉使臣每至冬月多設方略救濟或給米豆設糜粥不必專散見錢其使臣存活人數書為課績量與酬獎死損多者亦立殿罰如四廂使臣提舉難遍即委吏部臨時更選差使臣四員相兼提舉量與添給仍理為重難短使存活死損殿最亦依四廂使臣法其天下廣惠倉務慮州縣不以為急乞更申明成法每歲以時舉行委逐路監司丁寧行下所屬州縣及因巡歷案視或於逐州別差官點檢使知朝廷掛意令官吏用心振恤須要實惠及貧民不得輕易以為末事幾內諸縣亦乞令擘畫官屋依京師收養無令遠者聚於都下重亦條禁以絕主掌支散之人減剋之弊如此則物不虛費而所活益多矣　國家富有四海每歲用係省錢一二萬緡於租賦之入無異海水之一勺而飢窮之人日得食錢之資升合之米則不死矣此乃為國者所當用王政之所先也況朝廷幸不惜費唯更增修舊法推廣

祖宗仁政以副 陛下惻怛愛民之意夫何難哉臣竊惟 陛下近日所行萬萬於此而臣之所陳事乃至微然古之聖人莫不以此為先務所以拯生民之性命其法不可不備也如臣言稍有可采伏乞詳酌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竊見四福田院條例逐院每年特與僧一名紫衣行者三人剃度推恩至厚而所養人數不多今若增添人其恩澤亦乞詳酌立定分數每存活若干人即與剃度一名如死損及若干人即減剃度一名所貴各務存養人命

進經書要言劄子 三年四月

臣近於邇英閣進講嘗指陳尚書要切之語望 陛下因習筆札書之以置坐右臣退而伏思古之人君雖在閒燕之中出入起居必存儆戒左右前後動有箴規所以正心修身自強於德以舜之聖而益戒之曰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禹戒之曰無若丹朱傲湯有盤銘武王於席之四端為銘於几杖為銘於衣帶為銘於屨履為銘於觴豆為銘於戶牖為銘舜湯武王其自修如此而況於後世之君乎今 陛下纂承 累聖日勤問學若於翰墨之際不出聖人之經略舉要言以為明鑒置之左右朝夕觀省與夫舜禹之戒湯武之銘其揆一也臣職在勸講無補毫分苟有愚見不敢不盡謹節略尚書論語孝經切要之語訓戒之言得二百一十九事以備聖札所異 陛下手書之目觀之心存之庶可以少助進德之萬一臣不勝拳拳之愚干冒宸嚴無任惶懼之至

進古文孝經說劄子 八月二十日

臣伏覩 國史 章獻明肅太后嘗命侍讀宋綬擇前代文字可以資孝養補政治者以備 仁宗觀覽臣職勸講雖不足以跂望前人之髣髴然區區忠益敢不盡愚竊以聖人之行莫先於孝書莫先於孝經孝經有古文有今文今文即唐明皇所注十八章古文凡二十二章由漢以來唯孔安國馬融為之傳自餘諸儒多疑之故學者罕習 仁宗朝司馬光在館閣為古文指解一卷表上之臣竊考二書雖不同者無幾然古文實得其正故嘗妄以所見又為之說非敢好異尚同庶因聖言少閑省覽伏惟 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此乃群經之首萬行之宗倘留聖心則天下幸甚其古文孝經說謹繕寫為一冊上進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之至

勸學劄子二十二日

臣不侍經席已踰兩月 陛下深居閒燕聖學日勤然臣等無由罄竭愚短輔助萬一昔唐憲宗不對學士兩月李絳奏曰為臣等竊祿偷安之計則便矣其如 陛下何今臣之愚竊欲 陛下以學為急故敢畧陳一二惟 陛下留聽臣聞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揚雄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夫學者所以學治天下王者之事也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皆及汲於學仲尼雖聖亦皇皇有所不暇此聖人所以不可及也後世繼體守文之君生而驕逸不能務學忘其祖宗之艱難累世之勤勞徒見天下無事以為禍亂無從而生或荒耽於酒或盤於遊畋或窮奢極侈或輕用民力諂諛日親忠正日疎人心離二遂亡其國其所行之迹後世視以為戒自古以來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推原其本由人君不學故也天下治亂皆係於人君之心君心正則朝廷萬事無不正故天地順而嘉應降陰陽和而風雨時古者三公太師太傅太保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無他術焉惟正君心而已保保其身體傅傅其德義師道之教訓皆所以正君心也如欲心正未有不由稽古好學而能致也臣竊考之前世揆之當今恭惟 本朝累聖相承百有餘年四方無虞中外底寧動植之類蒙被涵養德澤深厚遠邁前世皆由以道德仁義文治天下人主無不好學故也 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四方創業垂統日不暇給然而晚年尤好讀書嘗曰宰相須用讀書人 陛下試思 太祖此言宰相既用讀書人則自餘執政侍從之臣臺諫之職必皆文學之士然後可用外至州縣亦必由進士出身乃可委以親民刑獄之任是朝廷之士皆不可以無學也然則天子豈可以獨不知學乎 太宗嘗謂近臣曰人君當澹然無欲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而入朕年老無他欲但喜讀書用鑒古今成敗耳 真宗之時益修 太宗之業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問學未嘗少廢今邇英講讀乃 仁祖之成規也 英宗 神宗皆遵守 仁宗之法稽古好學 陛下所知不幸 先帝早棄四海 累聖已成之業任大守重傳付 陛下 陛下嗣位於今四年幸賴太皇太后以至仁盛德垂臨天下 陛下垂拱無為海內晏然當今之務莫如學問之為急也陛下今日學與不學係天下他日之治亂臣不敢不

盡言之　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皆欣慕願立
於朝以直道事　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　陛
下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
邪諂事　陛下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君子專於為
義小人專於為利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學也小人
之得位將濟其所欲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君
子與小人皆在　陛下心之所向也凡人進學莫不
在於年少之時　陛下聖質日長龍德進升數年之
後雖欲勤於學問恐不得如今日之專也臣竊為
陛下惜此日月願以學為急則天下幸甚論語記聖
人言行之要修身治國之道無不在焉尚書吉帝王
政事人君之軌範也論語雖已講畢望　陛下更加
詳熟尚書未講者亦望　陛下先熟其文臣等以次
講解及之則　陛下聖意已先有得矣臣不勝拳拳
之愚

薦講官劄子　十一月十七日

臣伏聞　仁宗天聖初嘗詔天下訪求講說之士今
陛下方嚮學問宜博選正人置之左右臣誠愚陋承
之於此大懼無以少補聰明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臣
伏見前校書郎司馬康年三十九篤志好學行如古人
質性端方克肖其父臣昔與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康
為本局檢閱文字與之相接近十五年備觀其人操
守如一尤長於講說使之執經必能稱職質於公論
皆以為宜臣竊以光之忠直簡在聖心如康之賢
陛下必自拔擢今臣止言其所長伏望　陛下知察
而已取進止

貼黃臣聞　先朝舊置講官四員今孫覺在寬
假臣與顧臨輪講委是闕官臣與司馬光相知
眾所共患今之所言非敢私於知己輒薦其子
實以康之學行可備勸講臣受　陛下厚恩惟
欲得人以助聖學故不敢見避嫌疑寓入此奏
伏乞留中特自聖意施行　二十二日司馬康除侍講

進尚書說命講義劄子　四年正月七日同崇政殿說書顧臨上

臣等近進講尚書說命竊以為君治天下國家欽天
稽古修身務學任賢立政至言要道備在此書誠能
法之可為堯舜昔　太宗皇帝嘗曰尚書主言治世
之道說命最備特詔孫奭講此三篇伏望　陛下詳
覽深思必有啓迪聖學之益臣等雖罄竭駑闇講解
于前謹輒記錄所言編寫成冊以備尋繹或賜顧問
庶幾少助聰明之萬一其說命講義三冊謹具上進

取進止

點論語劄子

臣等昨進講論語伏見舊本點句差誤不少臣等雖逐旋改正尚未能盡竊慮御前見用本亦有誤點欲乞降付講筵所臣等參詳改正進入以備溫覽取進止

貼黄　乞下國子監别取一本點定進呈取
聖旨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四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五

奏議

正始劄子 元祐四年五月十六日

臣衆　陛下擢授諫職才力淺薄俱不克勝受命以來夙夜不遑寧處深思天下之事自非大者遠者未之敢先恭惟　祖宗受天明命百三十年自三代以來未有承平如此之久累聖基業付畀子孫成之至難壞之至易是以古之明王欲治天下先正其本其本在於人君一心而已天下治亂出於君心君心一正則萬事無不正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失以千里臣侍經筵因進講每及人君正心修身之要君子係於治亂之際未嘗不反覆開陳伏計　陛下聞之已熟今有言責不敢忘此竊惟天下之本在於君心臣愚伏望　太皇太后陛下日以祖宗之艱難治天下之勤勞萬民之疾苦群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說諭　皇帝存之於心若　皇帝陛下聖心曉然明于邪正是非他日衆說不能惑小人不能進則萬事定矣臣竊熟思莫大於此惟　陛下深留聖意以幸天下取進止

乞再既蔡確劄子 十九日

臣伏見已責降蔡確分司南京確之罪惡天下不容尚以列卿分務留都未厭衆議伏乞處以典刑更重行竄謫取進止 三省 乞降付

論執政闕官劄子

臣伏見自胡宗愈罷闕尚書右丞一員執政係朝廷重輕自非人望所屬有益於國不可以備位乞 陛下精加審擇若聖意未得其人寧且虛此一員亦未至於闕事取進止 乞留中

乞差實録檢討官劄子

臣伏聞曾肇已除外郡修實録闕官一員昨差司馬康充檢討康以非久書成因辭而罷今來曾肇未了文字須得一人成之欲乞却差康充檢討官不惟史官得人亦公議皆允取進止 乞留中出自聖意指揮

貼黄著作與修撰檢討文字相通本不可分今康見在史院修日歷不兼實録職事未得安便

乞竄刑劄子 二十三日

臣伏見蔡確已責降英州別駕新州安置臣知 陛下寢謀遠慮斷在不疑除去大姦實爲宗廟社稷之計非以 陛下一心私喜怒也恐於一人所以不忍於天下之人不愛一人所以愛天下之人也然確以凶德叨竊相位作威作福數同 先帝屢起大獄排陷善良致聞確名者無不震畏以朝廷名器爲己私物市恩招黨故貪利之士多爲確用今左右確者不過懷其舊恩寄與之相濟爲患或畏其後起不敢結怨不然則所見偏謬謂確以詩得罪欲薄其責不當此三者而已臣聞書稱刑一人而天下服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古之明王征討叛逆亦不過誅其元惡餘皆赦而不問使之自新若窮治支黨滋蔓不已恨罪者衆則人情不安必有過刑濫及無辜此先王所深戒也夫聖人之道不過得中天下之事不可極意一時極意後必有悔用刑寧失之於寬不可失之於急寧失之於畧不可失之於詳自乾興政丁謂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今已用大刑四方聞之無不震聳然人無愚智皆以確之得罪爲當不宜更有驚駭物聽且丁謂見在相位故朝廷有黨不可不懲然而 章獻明肅太后 仁宗既懲謂黨即下詔曰内外臣僚凡與謂往還者一切不問所以安人情也今確已罷相數年 陛下所用多非確黨其有素懷奸心爲衆所知者固不逃於聖鑒自餘偏見異端者若

皆以為黨確而逐之臣恐刑罰之失中人情之不安也又確已投荒裔不憂不死小人破膽不憂不慴惟當選用忠良力行仁義繼之以善政而已若因一凶人延及士大夫相繼黜逐不已則人情震動不安方今朝廷惟保安靜臣願　陛下天地之德包含隱忍容養群臣不責其全俟有顯過黜逐未晚臣受恩深厚不同他人苟有益於國家不敢隱情臣無任恐懼之至取進止

上殿劄子二道

辨邪正

臣聞邪必害正正必去邪自古以來未有邪正並立而可以為國者也雖堯舜在上未嘗無小人惟能使小人不勝君子所以治也雖桀紂在上未嘗無君子惟使君子不勝小人所以亂也在易內君子而外小人其卦為泰泰者通而治也內小人而外君子其卦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天下治亂未有不由君子小人君子在位必無惡政小人在位必無善政聖人為天下惟能使小人外而不內在野不在位而已非能使天下皆無小人也　陛下自初臨政以辨別君子小人為先登進忠良亦退邪惡以致今日之治所進所退天下之人皆以為然雖舜舉十六相去四凶不過如此也而比年以來大臣以兼容小人為寬好惡不明邪正不分所引進者不盡得人夫今日之省寺他日之侍從也今日之侍從他日之輔弼也宰相豈能使之終身不進乎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自宰人綴衣虎賁趣馬小尹左右攜僕藝人表臣百司皆勿以憸人其惟吉士夫憸人在上位則害政事在下位則壞風俗大則傾覆邦國小則戕敗善類朝廷之內何官可不擇人也邪人得志則正人不安正人不安則閑無善政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而邪正不分豈不負國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此相之事也臣伏望　陛下戒飭大臣本以公心求賢多引端正之人以重朝廷無使小人得在下位為他日之患以副　陛下至誠求治之意取進止

論城濠

臣伏聞開修京城濠日役三四千人雖和庸夫力調發不及民其錢不屬戶部然財出於民一也豈可不計校愛惜而枉費用之臣聞開濠深二丈五尺闊二百五十一步廣于汴河三倍自古未聞有此城池也新城周世宗所築　太祖因之建都于此百三十年

無山川之險可恃所恃在修德在用人在得民心此
三者累　聖所以遺後嗣子孫也　神宗時宋用臣
提舉修京城大興土功板築過當小人之情惟欲廣
用民力多廢國財上則徼幸爵賞次則隱盜官物故
役無有不大費無有不廣此奸臣之所利本非　先
帝意也　陛下始初聽政散遣修城役夫百姓皆歡
呼鼓舞今欲終成前功但完之而已可也何必廣作
無益以害有益乎又京城外門正門即爲方城偏門
即爲甕城其外門皆用純鐵裹之此　祖宗時所無
有也甕城乃邊城之制非所以施於京師今東西南三
面偏門亦欲爲甕城臣不知大臣以何見而爲此謀
也必以爲威北狄也使北狄果渝盟南向大臣將坐
守此以受敵乎春秋時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戍
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
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
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
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
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
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今大臣不修德政而急於城
池此囊瓦城郢之計也唐神龍中張仁愿爲朔方摠
管築三受降城不置壅門曲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
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賊退守死至當併力出拒
敢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恤其心哉後常元楷代
爲總管始築壅門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今於京
城爲受矢石之備是不如張仁愿之守邊城也自修
城浚池以來議者皆以爲無戎而城無冦而溝公宮
此言不可不畏其北門甕城已就改之重勞臣欲乞
降指揮東西南三面偏門止爲方城其濠廣闊可減
三分之二稍正王城之體以惜民力以省國用取進
止

論李之紀蔡京劄子 六月十九日

臣伏覩知成都府李之紀除戶部侍郎知瀛州蔡京
除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臣竊以成都兼兩路鈐
轄方面之任最爲要重　祖宗以來尤慎付與閫之
紀寬厚簡靜蜀人安之宜且令熟任或增秩再任今
戶部雖欲得人而遠方數千里休戚安危所係亦不
爲輕蔡京素附會奸臣蔡確衆所共知雖有才能而
年少輕銳非端厚之士又故事自成都回者多爲執
政其次猶爲三司使知開封府朝廷方當分別邪正
如京者在所裁抑不宜崇長今進職遠帥則資任愈

陛為他日大用之漸實未允愜伏望且令依舊如必欲名用之乞別擇人付以遠方取進止（二十日批出來得施行二十四日蔡京罷江淮發運使事之既□任滿取旨再任）

論執政闕官劄子（七月七日）

臣伏聞安燾以母病在假孫固以老疾求退聞燾母病已危假固年踰七十必是筋力漸難支持臣竊慮執政又有員闕不敢不先事而言執政與人主同執天下之權其任至重必有才德公正無邪可保其不敗誤為天下所服者乃可登用不可止以勳舊亦不可止以科第也樞密院必得曉知邊事多所更歷之人門下侍郎實任最隆皆此輩相伏乞深留聖意慎加選擇　陛下自去年以前所用執政多協人望其間雖非全德亦有所長可稱惟近日所用二人殊不類前後差除臣昨於簾前奏陳料　陛下必盡記憶今若有闕不可更不得人重失天下所望也臣不勝區區之愚取進止（七留中）

再論城濠劄子（十四日）

臣昨上殿論修城開濠欲乞改東西南三面偏門甕城曲門為方城直門其濠廣闊可減三分之二稍正王城之體以惜民力以省國用今將兩月未蒙施行臣竊以京城為甕城尤為失體識者必謂可以威服四夷今使外國傳聞天子居於甕城不足以示威乃所以恭偽此公卿大夫之辱也而大臣以此為守國之計臣愚竊所未諭況當國用窘乏之際計無所出而枉興土功為此無益之費不知紀極假使作之有用不惜費而為之可也今實無用其費豈不可惜又發掘既廣多發人塚墓害及幽明恐傷和氣此皆朝廷所當恤也伏乞檢會臣前奏早降指揮施行取進止

論封樁劄子

臣伏見近遣戶部郎官往京西會計轉運司財用出入之數自來諸路每告之朝廷詳酌應副其餘則責辦於外計今既遣郎官會計必見闕少實數若其數不多則朝廷可以應副若其數浩大不知朝廷能盡應副邪或止如常歲量事與之也若量事與之則朝廷既見其闕少之實而不盡與無以為說若盡數與之則恐他路援而為例朝廷視天下如一無有厚薄欲悉應副則力或有所不逮不悉應副則轉運司無以為計不剝刻百姓何所取之如此則　陛下赤子必受其弊不可不深慮也又朝廷既委轉運使副以

一路財計而不信其所言虛實必遣郎官然後可信
是使諸路使者人人有不自信之心每遇缺少則何
望朝廷遣官會計愈不任責臣以為此不可為使法
欲乞自今諸路凡有告乏只委轉運司官會計保明
聞奏如有不實即重行竄責其擬敢妄臣竊謂今諸
路經費所以不足者由提刑司封樁闕額禁軍請受
錢帛斛斗萬數不少此乃戶部轉運司本分財計
先帝特令封樁以待邊用蓋恐倉猝調發不及故為
此權宜之制今朝廷方務安邊息民則封樁之法宜
悉蠲除欲乞自熙寧十年初封樁以來已起發上京
及今日已前未起發上京數目盡以賜尚書戶部諸
路轉運司以佐經費今天下諸路例多窮乏而畜其
財於無用之所坐視困竭而不為救濟非均通有無
足用於民之政也緣自封樁至今已十餘年一旦撥
還諸路必稍紓緩其利害較然無疑伏乞早降指揮
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恐議者或謂 先帝以此條建今不當
變改臣恭聞 先帝嘗有弛張之議蓋自古權
宜之法多不可久行時異事殊則後人必有更
張三代以來無不如此若張而不弛不惟無以

濟國家之急亦非 先帝聖意

論常平劄子 二十日

臣竊以當今天下之患在於公私俱無畜積無以待
水旱此數一時不雨則民飢餓流亡昨春夏旱京西
陝西艱食尤甚唐鄧人民相食遺棄男女流離道路
其存者食犬彘之食飢民群行劫米坐法配流者係纍
相屬幸而得麥民復有生望故大盜不作耳然轉於
溝壑與配隸遠方者已不可勝數仁聖在上豈不哀
閔而為之計慮哉夫以數月不雨適當青黃不接之
際民已如此若不幸復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將何
以救之自中夏以來雨水不至過多秋成可望諸郡
雖有被水災之處然約計之數無異之處必多年穀稍
豐則公私逋負督迫民間速欲得錢無由貯積必至
甚賤此農民所以豐凶皆困也自非朝廷廣為收糴
以時發斂則無以平糴濟民今諸路提刑司積常平
錢尤多竊恐自罷散青苗錢以來常平之法尚未修
復如舊臣愚欲乞速降指揮諸路提刑司來今秋豐
稔穀賤之時盡以所有之錢增價收糴使不至於甚
賤傷農來春穀貴則減價出糶使不至於甚貴傷民
若止以常平錢收糴恐亦未廣 陛下誠能出內庫

金帛數十萬以為糴本專以備水旱凶荒發斂以時
則官本存常而民被患澤無窮濟民之命無大於此
祖宗置內藏庫本以備軍旅非常之用　仁宗嘗出
錢一百萬緡以助常平糴本此仁恩所以深結於民
心也夫財出於民復以濟民但使民存不至流亡則
今年散之明年復有何患乎無財也前年冬大寒
陛下出錢十萬緡散之窮民民皆於寒　陛下不忍
坐視其死捐以與之誠知民為國本不可不愛惜也
況糴本常不動而可以利民止是以內庫之錢借之
外路又有　先朝故事何憚而不為乎如以臣言為
然乞早賜施行取進止

再論封樁劄子 二十三日

臣近上奏乞以熙寧十年以來諸路提刑司封樁闕
額禁軍請受錢帛斛斗悉歸之尚書戶部諸路轉運
司以佐經費以紓困急臣竊以當今之患在于天下
空虛朝廷不可不為之計封樁之與經費均出於民
皆　陛下一家之財也苟可以利國何所愛焉譬如
移之於東而還之於西出之於內而歸之於外也昔
唐之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庫太府四時以數聞
尚書比部覆其出入至代宗之時租賦悉進入大盈
內庫以中人主之天子以取給為便遂不復出以天
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窺其多少國家不能
計其贏縮殆二十年及德宗即位宰相楊炎頓首於
上前曰夫財賦邦國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亂輕
重皆由焉是以前代歷選重臣主之猶懼不集往往
覆敗大計一失則天下搖動先朝權以中人領其職
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請出
之以歸有司如此然後可以議政德宗乃詔凡財賦
皆歸左藏庫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美之以炎知
為相之體德宗知為國之椿也今封樁之法未至如
唐之大盈　陛下聽言納諫遠過于唐之德宗若大
臣有楊炎之請　陛下豈有不從之者乎昔　先帝
有經畧四夷之志是故別貯以待用今　陛下安撫
守成志于無為蓄聚於此將安用之昔漢高祖創業
老于兵間日不暇給文帝躬修儉節勸課農桑則高
祖之政文帝有所不用也武帝驕樣戎狄無歲不征
昭帝輕徭薄賦與民休息遂罷鹽鐵議榷酤宣帝經
核名實選用郡守則武帝之法昭帝宣帝有所不用
也臣前所謂時異事殊則後人必有更張自三代以
來無不如此非獨漢唐也今諸路窘乏不可不救若

其計窮豈免指克民奪之於此而取之於民也惟
陛下無疑於改　先帝權宜之制則天下之民幸甚
取進止

再論常平劄子　四日

臣竊以為國之本在於務農務農之本在於貴穀舜
咨十三(二)牧曰食哉惟時洪範八政以食為首孔子曰
所重民食畜積者邦國之大本生民之大命也臣伏
見累年以來天災流行年穀不熟非(昨)春夏之交天久
不雨　陛下憂勞戾食於上大臣惶恐請罪於下豈
非以倉廩空虛民無所食盜賊並起將有不可知之
變哉一朝得雨報賽神祇則君臣釋然慶會不復以
民生為念矣夫歲之有農(豊)凶天之常也豈年年常少雨
年常多水旱之災堯湯所不能免然而國不困民不
亡者有畜積以為之備也昨春夏未雨之時民以無
復生理幸而(得)麥出於望外豈可常恃使倖天災之不
成也臣訪聞諸路今秋可望大熟民間不惟速欲得
錢若至甚賤又小民不為遠慮一熟則輕賤五穀粒
米狼戾古之聖王知其如此是故操斂散之術以權
之管子曰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
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輕重之權在上則其制(利)不
入於兼并之家而農民常得其平此所以家給人(足)也
至於衰世豈不知斂以不知散故其政荒其民流孟
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斂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如
此者其國幾何而不亡也今天下背本趨末民惟視
上之所好若朝廷以農為急乃可以使民務本黃金
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人貴之者好之者衆
也誠使貴五穀而賤金玉則民豈有不以穀為重者
哉布帛不可一日而闕亦皆人力之所為至於五穀
天不生地不長則非人力所能致也昔梁武帝享國
幾五十年江南久安風(俗)奢侈不務畜積侯景之亂建
年旱蝗富民皆懷金玉衣錦綺相枕籍而死唐末高
駢亂淮南揚州米斗至直錢五十千皆史冊所載古
有此事安知來世之必無也今夫夏則畜炭冬則藏
冰凡民皆能知之至於豐年則不知為凶歲之備蓋
以五穀為(常)有而輕之耳古人旱則備水水則備旱豈
登則備凶歟知天時之有必至也惟　陛下留意于
務農貴穀修常平之政以厚天下取進止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五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六

奏議

乞罷韓忠彥劄子 七月二十六日

臣伏見韓嘉彥已宣制授駙馬都尉其兄忠彥執政祖宗以來無此故事　陛下動遵成憲愼建大公豈可使後世姻戚預政自今日始夫　祖宗舊典君臣當共守之而不可隳也伏乞罷忠彥政事以爲後法取進止

二 八月

臣伏見韓忠彥弟嘉彥已授駙馬都尉忠彥執政非祖宗故事　陛下方以大公至正率先天下豈可首變　累朝舊典開姻戚預政之端伏乞早罷忠彥政事以爲後世之法取進止

論樞密院闕官劄子 十二日

臣竊見樞密院缺官　陛下選用執政臣不當預然臣忝備耳目之任有所聞見不敢不盡若但避嫌疑形迹恐非　陛下所以任臣之意謹具開列如後

一臣於六月十六日上殿面論中外未見有可相之人在外惟有馮京聞其病損亦有女嫁蔡確臣言如此非謂京便不可用也但欲　陛下知而察之耳文彥博亦與蔡確爲昏姻吳充亦與王安石爲親家趣向各異何嘗相黨若趣向皆同雖不爲親自是黨也馮京在　神宗朝爲參知政事與王安石論議常不合　先帝知京中立亦善待之其後與呂惠卿同執政又多不協遂爲惠卿所傾因鄭俠獄罷京政事天下爲之不平及王安石與呂惠卿爲仇敵惠卿繳進安石私書其一紙云勿令齊年知京與安石同歲故安石謂之齊年　先帝因此知京不欺故安石再罷相之日即召京於成都府知樞密院其後京疾病廢忘以此罷去卽無他過聞京精神不致虧損　陛下如欲知子細只須遣一使至此京觀之可用與不可用不難見也京又在密院經歷事多　仁宗朝翰林學士存者惟京一人今人才難得若復以京知樞密公論必皆允愜又得一前輩老成之人與後進者相參後進者亦必有所畏忌京年當七十必不爲欺密院止藉其謀慮知識宜得老成之人臣與京素無恩分止是京初作執政臣守官京師隨例祇見後來臣一向在西京修書京過西京臣亦止與

賓客一見此外更不相接今之所書朱之公論謂宜如此非獨臣一人以爲然也宗與王安石呂惠卿論議不合多書于時政記今修入神宗實錄可以考驗

一 趙卨守邊治軍素有威略深知兵法善撫虜情熙寧之初　先帝一見卨卽知其有將帥才略加拔擢委以西邊之事今已二十年中間討伐安南雖無大功然處置南事多卨之力故　先帝雖貶爲宮使知桂州久不得還至藉其鎭邊故也今爲久在延州於國實有勤勞　陛下若實在樞密則所照管者不獨鄜延一路西北二邊及蠻夷之事皆可訪問廟堂謀慮動繫天下安危豈比鄜延一路也臣竊料朝廷以守延州者難其人故未用卨臣愚以爲若使卨自擇一人可代己者必須得人爲是臣叔母之兄叔母已亡有此親嫌者采用卨臣自嘗引避今不敢以親之故不言於　陛下臣從中熟知邊事實未有如卨者

右取進止

明堂劄子　九月七日

臣伏見明堂大禮已在散齋恭惟　仁宗皇帝若稽古典斷以　聖意自皇祐二年始制明堂之禮先詔有衆與服御務從簡儉無枉勞費御撰樂曲舞名服靴袍御崇政殿閱試雅樂如行禮之次又於禁中靴袍親書明堂及明堂之門二榜將近祀日霖雨不止　仁宗禁中齋禱極於恭虔應禱開霽天日清潤風和氣協祀前之夕卽罷警嚴　仁宗無詣神座行禮畢鞠躬卻行須盡褥位方改步移蹕以示肅恭之至又令侍臣徧諭獻官及進徹俎豆悉安徐謹嚴無怠遽失恭質明禮畢比之他時行禮加數刻之緩御樓宣赦畢降詔中書門下止絶請託應內降恩澤及原減罪犯者不得施行　仁宗欽崇禋祀布昭明德傳之萬世大略如此　英宗神宗聖孝遵承皆極嚴敬今　陛下嗣位五載再舉宗祀上帝顧饗　神考配侑國之大事莫重於此惟陛下內盡誠敬法則　祖宗則神天降祉群生蒙福夫齋者所以致其精明之德孔子之所愼者齋齋必有專一精潔之誠乃可以交於神明禮之言齋曰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古之君子其齋如此齋三日必見其所祭者誠之至也夫惟致齋肅恭然後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書曰皇天無親克敬惟親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夫皇天惟親至敬鬼

神惟事至誠天人之交相去不遠惟誠與敬可以感
通　陛下躬行於上則百官有司莫敢不恪肅於下
經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惟　陛下虔恭祀事以
教天下之孝使群臣萬國瞻望盛德伏乞臣不勝拳
拳之懇取進止

上殿論法度劄子十八日

臣竊以朝廷治道出歸於一　祖宗創業傳之萬世
造立法度皆因衆人之智積日累月講磨而成非獨
出一人之意取一時之便而已　累聖相承百三十
年比之前代治安最為長久其法有已成之效此可
信而不疑也然行之既久則其間不能無弊熙寧之
初　先帝勵精求治思致太平稍欲更革弊事以光
大　祖宗之業而王安石用意過當獨任私智悉排
衆論呂惠卿曾布之徒欲以敗法進身一切變易
祖宗舊政至今天下以為不便前執政臣僚論之已詳
不待臣言而知也自魏晉以後官名不正　國家承
平日久未遑制作元豐中　先帝置局講求此誠一
代大典然有司亦失　先帝本意一切遵用唐之六
典夫唐六典雖修成書然未嘗行之一日今一一依
之故自三省以下無不煩冗重複遲滞不如昔之簡
便臣恭聞　先帝已厭官制之煩但未及修完不幸
早棄天下今　二聖垂拱循守成規除去弊事十已
七八海内安靖已有成效今臣之愚欲謂朝廷既以
王安石之法為非惟當修復　祖宗舊政則天下無
事伏望　陛下明諭大臣凡所措置變改悉遵故常
無得出意於新舊之間别立一法自官制兵制將法
民事有未便者更加修完　祖宗時所無而今所
有其可行者存之不可者去之　祖宗時所有而
今所無可復者復之如官制正名則如　先帝之
規事實則仍　祖宗之舊其他可以類推如此則
上可以存　祖宗救弊之法成　先帝制作之意下
亦便於當今之宜庶使法度不至數變紀綱不至隳
壞取進止

論回河狀二十八日

右臣伏見元豐四年五月河決小吳六月三日　神
宗皇帝詔旨更不修閉決口至十二月又宣諭輔臣
曰以道治水無違其性其語書及聖語已書於實録
謹節録進呈恭惟　先帝聰明睿智窮神燭理不出
九重而洞知河之利害斷以聖意如親臨親睹雖神禹
復生亦不過此所以終　先帝之世人莫敢輕議河

行大吳今已九年自元豐八年以來識者乃有異同朝廷疑惑故前遣李常滿宗遣後又遣臣叔百祿趙君錫案視皆言無可塞之理卽用北流為便士大夫亦言不可塞者十有九可謂衆矣昔堯之時洪水滔天堯咨四岳誰可治水者四岳皆薦鯀堯知鯀不可用曰吁咈哉方命圮族言其為人狠戾少不能順五行之性也四岳皆曰試之堯乃命鯀治水九載而功不成夫堯既知鯀不可用然而勉從四岳者何也稽于衆捨己從人也雖勉從四岳然鯀治水果無成功辛如堯之言夫以堯之聖知鯀不可用然猶捨己以從人而況執政大臣出一言而欲天下莫之敢違乎夫河為四瀆之宗萬水所會自大禹患其難治然禹所以能治之者順水之性而已漢武帝時河決瓠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武帝好神仙時方憂河決方士言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此四者皆武帝所欲而不能得故方士以此說之至以塞決河比求神仙及長生其難可知也自是以後二十餘年不復塞武帝既封禪巡祭山川因祠太山還至瓠子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令群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填決河帝悼功之不成作瓠子之歌乃卒塞之名曰宣防其難亦至矣非朝廷使李偉分導大河入孫村口歸故道以解下流之患遂命偉等曾勾疏導二股河臣竊詳李偉止因閉沙河直堤第三鋪口放漲水入孫村口强名之為二股水落當復如故其理必雖久行就使大河能成二股則東西兩流占地愈多所備益廣隄防之費自倍 先朝亦嘗為二股而終不成者河之大勢必歸於一故也而李偉因此乃欲以塞宗城決口及移深州之費四年大河復歸故道希合執政無所忌憚敢肆大言以罔朝廷朝廷更不博謀於衆卽依偉奏置都提舉修河司亦未嘗審問吳安持可與不可卽令與范子奇同提舉安持既閉直隄第四鋪口而第七鋪危急觀安持奏自八月八日救護至二十八日日數不為不多用梢草等百萬物料不為不豐調急夫至六七千人力不為不至官吏自夜達旦不為不勤埽岸愈危隨卽墊去甚於漏危何時窮已終不能守而直隄自潰決百餘步今移閉一鋪而河勢變移人意已不能測功役已不為小安持所奏已執兩端將來閉塞北流何止萬倍於此若其無成豈責任責又閣范子奇申言河不可回朝廷已令分析昨謝

卿材奏乞兼領河事制置一年必使國用不加費民
力不加勞河清住招物料住買水行地中兼不決溢
河灘之地漸可耕墾自來春府界京東不銷調天亦
免科出夫錢又乞赴闕稟議河事自河決以來監司
未嘗肯任皆責獨卿材所奏如此朝廷何不且試之
一年若其無成顯行黜責如此則誰不盡力孰敢妄
言而尚書省批令先具措置利害聞奏不令赴闕非
先移卿材河東及復置修河司而改用范子奇意稍
子奇必不敢違耳然子奇亦明言不可者豈固欲違
朝廷哉子奇只任河北必亦知其可與不可也臣竊
見去年相度二使之時大臣方且力爭或曰可塞或
曰不可今言不可者已罷免所以廟堂無異議之人
止用一李偉之言暴然復興此役用物料發急夫調
兵已不為少凡河役一起則公私並坐將來聚十萬
兵夫不惟窮困河北一路生靈京東京西亦當震擾
人民離散盜賊並興國之大憂或在於此今河去北
京止十五餘里若遣為頭建瓴河水則其勢不可測
知脫有疎虞北京將何以捍禦當此之時雖誅李偉
輩不足以謝天下生靈　陛下悔之何及夫河不可
塞在理甚明稽之帝意則當從衆驗之神為則當順
下質之　先帝詔書具存　陛下非欲遣使之時先
已降詔恐人有觀望之意後遣使之此乃　陛下以
大公為心無所專主不輕河事(慎)之至也及二使還奏
大臣論議猶不能一循　陛下聖意主張遂罷修河
司數路之人方稍休息中外無不以為至當今隸歷
三時復為回河之役　先帝既以為不可　陛下又
以(為)不可而執政欲駁其前言之失必欲遂其非不復顧
天下之安危生民之休戚妄舉大役輕動大衆河本
無事而人強援之臣不知執政以何為詞必以北流
有決溢之害也夫夏秋之際百川皆漲非獨大河河
中河陽西山之間猶時有決溢況於河北河出平地
無所阻束而北流隄防未理水性趨下安得全不患
也今秋水漲多於常年如(非)顯昌水入城郭陳蔡亦有
水災豈由河不復故道乎熙寧中河決曹村東南注
鉅野與漢武帝時瓠子正同河決而南不可不塞故
大興人徒塞之然曹村之役人力已無所施一夕河
自退背靈平乃成故議者以為天助非人功也　祖
宗時王楚横隴商胡皆不可塞非不欲塞也勢不可
迴也　先帝知其如此及河決而北遂不復閉蓋幸
其北去無南決逼近都邑之患而河薄西山稍近禹

之故道李垂孫民先嘗欲遵河使之北流當時議者但以功費太大力不能為而已今河自行其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夫河者天地之氣氣之所向誰能禦之今東行故道已高借使能以人力開之至海於不能使水自下升高自大禹以來未聞用人功開土渠而引大河行其中者今不以人意順水而法使水隨人意此乃鯀堙洪水汩陳五行之失也元豐中范子淵為武濟之役欲横絶大河費國財害人命不可勝計京西之人恨不食子淵之肉及其敗事奸臣黨庇止奪一官 陛下嗣位方加貶責今欲塞北流與子淵何以異校其勞費與其為害又非武濟之比也夫水官欲興河役正如邊臣欲生邊事冀使臣利於功賞俸給吏胥主典利於官物浩大得為奸弊豪民利於賣售梢草瀕河之人利於聚衆營為凡言回河之利者率皆此輩非為國家計也且以國家今日事力何如漢武帝與 先帝之時以漢武帝之雄材 先帝之神武皆以塞河為難而今日執政容易為之此臣所不敢信也假使有可回之理可塞之勢方今國用匱乏民力困弊朝廷惟宜安靜猶當省費息民況必無可回之理乎又有言北流之害者或曰淤塘濼或曰河入北界則失中國之險此皆私憂過計也塘水不依元法已久非緣河決而後淤淺今河入界河日益深闊東流幾二百里乃入於海昔以界河為阻今以大河為限其為天險豈有過於此者乎漢武帝時齊人延年上書請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開大河上嶺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絶壤斷也此功一成萬世大利武帝壯之詔報曰延年計議甚深然河乃大禹所道也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夫延年猶欲決河以注匈奴武帝以其非禹迹故不為也今欲使河入北界此乃天遺禍於契丹也彼河入百里則失百里之地入二百里則失二百里之地河之所在國之民也何利於我而必欲專之議者又以為恐虜浚河入寇此又私憂過計也今河上流自西夏經北胡乃入中國自古未有戎狄以舟師入寇者也況其為下流乎若北虜能以舟檝與中國較勝此則書契以來未之聞也假使東流成功北流遂為平陸臣不知朝廷能聚兵於北境浚塘水而修界河乎凡以北虜為說者皆以妄言恐朝廷望 陛下拒絶勿

聽而已俯古欲舉大事動大衆必先盡天下之言不忠異同之論使人人各伸所見而後利害是非出焉至於治河必委忠實可信之人其論議必斷以經術非專用貪利邀功之人也漢武帝使汲黯鄭當時塞瓠子猶復壞成帝時平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領河隄今乃欲望大禹之功於王李先李偉之徒不亦難乎陛下凡兩遣使行河執政皆不以爲信而獨信一李偉輕犯大河興討伐西北二虜無異其費無有限極國財民命委於洪流此之違事也不可計而朝廷晏然爲之此臣之所大戚也臣愚伏望 陛下明諭大臣博采群言息意回河勿輕動衆無以有限之財力生民之性命填不測之巨壑勿爲無窮之役與無涯之費以徇一言之失而望必不可成之功罷都提舉修河司散遣官吏兵夫以紓將然之患其北流決溢隨宜救護委外都水使者自來春爲始亟理隄防仍建行相度修閉諸處決口臣自聞復置修河司指揮即欲建言緣臣叔百禄嘗被使指言出臣口理亦有嫌是以踟躇至於閱月今中外恟恟皆言不便臣有言責當 陛下耳目之任若避嫌緘默坐觀國事有誤則臣之罪大矣 陛下亦何賴焉是以冒昧竭盡其誠惟 陛下深察臣無任懇悃激切之至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六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七

奏議

乞罷回河劄子 元祐五年十月五日

臣竊聞已有旨除臣試給事中臣蒙陛下擢任言職未有毫分裨補今遽蒙遷擢實懷愧懼雖捐軀隕首無以上報然臣有愚懇不敢不陳臣自九月以來聞朝廷復置修河司實見人情洶洶不安皆言回河不便臣因經筵每與傅堯俞相見講求利害皆以為此事至大不可不言至二十八日臣方進入文字今緣數日聞堯俞改授吏部尚書臣除左省之職臣非不知給事中職高而責輕諫議大夫班下而責重人情誰不以升進為榮以免憂責為喜然臣竊以回河之役最為當今大患又聞差使臣五十九員往五十九州刷差兵赴役又差內臣大使臣四員團結與發次第如此天下豈不驚動且河北百姓未嘗安跡乞朝廷回河而無故興此大役逆天地之理易山川之位以國財民命填無窮之壑而取不測之憂此實安危所係臣豈敢不力爭夫河不可回臣論之已詳朝廷若以臣言為然即乞罷回河之役以免河北將來倒齧之急息數十州困擾之患臣願以一身救數路生民之命雖死無憾若河不可不回以臣言為不然則當顯行黜責不當卻得優遷此乃執政大臣欲以美職塞臣等之口使人貪利而不言乎朝廷若使執政得以官職誘人則畏威者無不鉗口貪利者亦皆結舌天下利害之實人主何得知此非陛下之福也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方垂簾聽斷皇帝陛下未親政事正當明目達聰之時而大臣乃以官爵為蔽言之具臣雖至愚所不敢當臣若黽勉就職是與執政同為欺君若陛下一日覺悟以臣為如何人也伏望陛下詰問大臣臣所引先帝詔書可用與不可用陛下昨降罷修河司指揮可行與不可行今來復置修河司是與不是中外人言便與不便然後考校臣言之是非若臣言是乞賜施行若臣言非乞加黜責免至叨冒恩命再三辭避瀆煩天聽臣無任懇激之至取進止

又乞罷回河劄子 七日

臣聞周靈王之時穀洛鬬將毀王宮太子晉諫以為不可夫穀洛二水小川也王宮天子所居也小川水鬬而妨王宮太子晉猶深陳禍福之戒言川不可壅壅必有禍以其違天地之性也今大河豈穀洛之比

又無王宮之害以何理而欲塞之也六國之時鄭款相傾則勸人以勤衆役民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疲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間以說秦令鑿涇水為渠流田夫以一渠猶能疲秦使無東伐今回河之役不知幾渠而自困民力自竭國用又多役人命有不可勝言之害此乃西北二虜所幸也是以臣與傳堯俞極言論列實以河北數路生民休戚國家安危朝廷輕重所係天地血脉已此何九年必非人力所能遏絶今之河流方稍復大禹舊迹入界河趨海初無壅底萬壑所聚其來遠大必無可回之理自古亦無容易塞河之事欲望 陛下與執政大臣考臣等言之是非若臣等所言為是即乞以數路生民為念以國家安危輕重為急速賜指揮停罷修河今將大冬盛寒宜早降德澤免生民飢凍死亡正李偉等欺罔之罪如以臣等言為不然方册中語皆不可信而河有必回之理不於他處決溢為州縣大患不至苦虐數路兵民力役以致逃亡起為群盗及不至大患收買數千萬物料致非時斬伐林木殘害天地之所生科擾州縣鄉村坊郭人民徵督枷錮星火督責致百姓驚擾流離之苦又免枉費國家不貲之計以致公私匱乏倉庫空竭內則姦狡窺伺引致生事外則四裔傳聞萌心作禍但令大臣保得必無上件數事回河必有成功則臣言顯為繆妄豈可但隱忍而已須當正臣等所言不當之罪黜責以勵後來乃可以示朝廷與決今不試驗臣等所言是否以救朝廷過舉而章奏牌下未及累日即蒙優加褒遷臣下知大臣此謀為國耶為身耶若為國則當公天下之言盡河事之利害不當以官職姑息使人不言若為身則是惟欲人之同己而不欲人之異己豈惟國事不當如此為大臣身計亦未為得也人臣官愈進則當憂國愈深寵益加則當愛君愈切臣若聞命遽緘默不言不惟臣心實有所愧有識之士必指臣為貪利無耻忘國不忠之人伏望 聖慈宣問大臣等所言回河是否如上所陳數件事理必有必無則自是非明辨可否使如臣輩不得緘默取進止

貼黄昨聞第三第四鋪而第七鋪潰決已非人意所料恐替來開塞必有不測之患

乞罷河使狀 十一月六日

臣所領工房伏見朝廷應副修河司所司如支河陰汜水等處綱米五萬石及差裝卸兵士二千人洛口

雄武埽緻手各三百人支在京躕場蘆蕟四萬領條
役兵營寨之類日有行下文字臣非爲諫官極論回
河不便未蒙施行今河役不息功費漸大恐修河司
須索不止於此輒述若不罷河役則無不應副之理
門下亦無由不行下臣稽之於古考之於今質之中
外人言竊謂此功必不可成恐雖應副枉費國財民
力有害無利謹具所聞見回河不便畫一如後
一水性趨下自　祖宗以來河決以次向西此則
地勢東高西下其理不疑向胡故道已行三十餘
年隄防日增如築垣居水淤填積久其地必高
此不待見而可知今北流千餘里欲使復爲平
陸故道千餘里欲使復爲洪流恐非人力之所
能也
一四瀆者天地所以節宣其氣如人之血脈不可
壅遏今北流已九年豈非天意有定就下趨海
乃是地形順便今來回河上違天意下逆地理
騷動數路幾半天下枉害兵民性命空竭公私
財力扶之決流不知紀極非徒無益更致患害
已上是河不可回之理
一北流水行地中已是見成河道只須修立隄防便
爲永久之利若歲歲增修一丈一寸皆是所得
不爲枉費東流已廢九年闕故隄穿穴一萬餘
處陵谷遷變況於埽岸人力所爲今若修完便
同創置恐非人功國力所能扶傾譬如朽爛水
槽多年不使一旦盛水豈不疎漏況水之性必
不捨下就高設使能以人力變向故道必爲大
患
一北流積年不免決溢自是隄防未理水勢不修
埽岸扶薄全無備禦當夏秋之際小川猶漲自
古未有無患之河豈可因漲水些少決潰便欲
全河回改設使能回向東不知可保無決溢之
患否
一南宮上下埽連年決潰皆緣隄岸卑薄深冬嚴
凌衝破臣不知去冬以來曾與不曾增葺隄防
如其不然則今冬重凌之際豈可保其無虞訪
聞北流西隄自信都以南三百里許一例卑薄
非南宮埽止高二尺闊五尺瀕河長短無不寒
心又官中累年不調春夫埽岸使臣皆有免責
罰措揮河清兵士爲修河司諸處抽使所存無
幾水政如此豈得河不爲患又有決潰則歸咎

北流使欲回河豈爲實論

一議者謂北流横絶御河夫漕運之利及西山諸水塞䕶爲患且大河何北自可漕運何必御河西山諸水自上古以來有之非獨今日大爲舊迹循西山而行與今北流正相待合西山諸水入河無疑但築堤防空留西山水道使之入河何爲不可

一李偉元奏欲以閉宋城決口及還深州之費回奪大河夫宋城決口雖大必不至費一千八百萬物料茹意元初撿計官故作情弊大數撿計意欲朝廷見其費大不若用以回河然後李偉却索此數自謂能了朝廷若遣可信之人别行撿計的確合用物料當見數目且塞全河與宋城一決口大小不同可坐而知臣嘗計一千八百萬物料塞宋城則必多塞北流則不足李偉必是且索此數將來一千八百萬必了不得朝廷既已興工不可中輟必須接續應副大抵興事之人無不如此范子淵武濟之徒已用此計及至敗事又無窮須索朝廷知其不可方罷而子淵猶以此藉口歸過朝廷以爲不應副非是功不成今李偉與子淵正同而河徒浩大又非武濟之比奈何信偉此言

一熙寧初已議移深州至今不能移者人情重遷故也今欲回河雖免深州之患而不顧北京可乎非沙河第七鋪潰決已逼北京可爲寒心今欲移一深州二十年猶不能也况北京之大豈比深州將來河不可測萬一北京被患如何可移

一李偉稱北流殘敗者稅近一百萬臣以爲此是堤防未理水政不修今若理堤防修水政則河不決溢不占民田河灘可耕省稅可復而又東流故道多爲膏壤彌亘數百里皆出省稅今爲失稅而欲回河不知先費用幾百料稅

一閉塞北流處水既高則上流必深諸處堤埽豈可不慮大抵河患常出人意外如非來閉第三第四而第七鋪決將來閉合未知爲患所在豈可保上流諸埽必無決溢

一非吳安持奏第七鋪危急調過急夫七千人而後兵不在其數用梢芟一百餘萬閱其實數不止於此下七鋪埽皆披吹墊勢如漏卮經二十

日用功終於棄捨任其決潰此乃救護積年壯
隄上一決口猶不能為力而況兩岸漸逮馮頭
於急流巨浪中旋下梢草客土欲合龍門此也
不可為明矣
一此汎雖有決溢乃是天災非人所為瀕河之民
雖被水害然亦有填淤肥美及漁採之利不閑
失業愁苦之數今回河向東若有潰決乃是引
河水以灌注州縣百姓豈得不歸怨於朝廷譬
如天火人火天火自是災草人火必有歸咎且
自古未有無患之河利多害少耶不須改作今
此流實有大利豈可以有小害便妨大計
一塘濼淤淺非因河決所致熙寧中　先帝以塘
水多埋廢嘗遣監司以巡歷為名案行檢視此
乃積年不修然　先帝亦本遣疏濬也且朝廷與
契丹通好數及百年豈是塘水能限胡寇乃朝
廷恩信深結其心每歲饋遺金帛厭貪厚利所
以不動若其素好背盟何路不可入寇豈塘濼
所能捍禦朝廷亦何嘗恃此以為險固
一河入界河凡二百里乃入海此最為天險實中
國大利識者曾不計此乃受河入北界若入北
界當於初決時一道北注不應却東入海又西
隄屢決水還河以此可知向北地形高仰設使
河入北界乃是契丹之災況必無此理
一竊聞欲用沙囊以合龍門自古惟韓信用沙囊
壅濰水以敗楚兵未聞大河可用沙囊壅合此
與范子淵用鐵龍爪濬河與異河水所向土山
亦推豈有布袋盛沙土可禦決流也
一臣見傳堯俞言有人自河北來言北京地無橫
草石炭非常踴貴此乃九月中所聞未知今更
如何聞往年六塔河役民間費錢五百丈方了
納梢草一束當如此則生靈何辜朝廷闕之豈
得不動心也
一近依修河司所請降朝旨下河北轉運司并修
河司體諭州縣民戶間去別無科配物料臣竊
恐此止是空文物料不出於民何從而得與動
大役豈有不驗擾者但恐朝廷雖降此指揮民
間困苦亦無由盡知如役兵死未免只作逃亡
申報民夫死則當中吏不知數此尤可哀憫也
一修東流故道是一大役閉塞北流又一大役此
二大役其害已不可勝言非民力所能堪今西

戎未款服萬一更有還事將何以枝梧

一 天聖初朝廷遣參知政事魯宗道往滑州相度塞河口功料其後欲塞商胡亦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議　先朝慎重河事如此今傳伏一李仲昌與舉大事臣前上言士大夫言不可塞者十有九今采於中外之論無小無大皆言不可非止十有九而已自古未有違衆作事而能成功者也

一 修河司奏打量第四鋪已下至孫村口大河水面即目高如孫村口二丈五尺九寸者臣聞前年頗臨謝卿材王孝先唐義問陳祐之張景先等衆官講議躬親相視據孫勤等開撥井簡衆定得有二丈一尺有餘取引不過難以還復故道後來再遣使案視與前所驗無異今修河司所奏已是河水伏槽之時猶高二丈五尺已上則非來夏秋之際漲水必更倍高何以回奪不過五宗師去北京不遠河水深淺地形高下皆可案驗而二年之間前後所定如此不同豈可不考校虛實坐受欺罔輒使孫村口實為低下要是東行故道大勢已高流河不決所以輒下

昔漢武帝時河決平原遣王延世塞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言延世前受楊焉術以塞河而欲置不言不若遣焉與延世雜作延世與焉必相破壞深論便宜更相難詰足以分別是非擇其善者而從之鳳如欽言奏遣焉等作治六月乃成古者欲舉大事故欲人為異同反覆詰難至于窮極然後利害可見朝廷擇而從之非謝卿材以議不合先罷范子奇至河北纔兩月又以異議罷而專信李偉偏說此中外所以未服也

一 臣案歐陽修言慶曆中橫隴之水自下流先淤是時修為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後下流既梗乃於商胡口決據此則先是下流不快上流乃決小吳之決恐亦無異商胡今修河司專閉塞北流而不嘗啟道可行與不可行海口快與不快若海口出泄不快將如之何今只打量孫村口高下便望成功亦恐利害未盡

一 李偉稱北流河道動闊三五十里至七八十里然大河行流謂之一漲一退豈能必使之攤平過滿散毋緊溜走移或東或西所向即決蓋無

隄防捍束之弊者臣觀古人惟不欲與水爭地
故遠為隄防使游波寬緩而不迫正以隄防捍
束為水之害則多決溢若兩隄相去數十里其
河自有中流豈有撫平遍滿之理水退則人皆
種麥比及水至麥已倍收且　先帝宣諭惟欲
遷州縣以避水而李偉乃欲以隄防束水不惟
極非　先帝聖意亦正與古人治河相反
已上是河不可回及不須回之事
右臣竊以論議之臣止言其理至於知河事者則言
其事今其理已極為不可而其事又如前之所陳
先帝所謂以道治水者言其理而已至於以人事治
水乃後世之弊　先帝之所不取也昔堯知鯀不可
使治水然而四岳請試鯀者豈固欲違堯意而害天
下哉蓋當時治水之人未有以易鯀而鯀必執其說
以為水可堙塞而治故也　仁宗時李仲昌欲塞商
胡復橫隴歐陽修極言不可執政不聽修而聽仲昌
仲昌終以敗事得罪以　仁宗之明豈不知修可信
而仲昌功必無成然而用仲昌者亦堯試鯀之意也
熙初張鞏宋昌言欲塞二股河北流　神宗遣司馬
光等往案視光亦極言不可而鞏等急於有功終塞

而復決泛溢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之境以　神
宗之明豈不知光可信而鞏等功必無成然而用鞏
等者亦堯試鯀之意也夫前事不遠後事之師方今
四方無虞西北晏然年穀稍稔民力稍紓若更休養
數年庶幾有太平之望惟患河徙則中外無復一事
豈可試一李偉必待如鯀及仲昌而後止也臣考之
古冊自古塞川瀆必有禍敗共工壅高堙卑以致
滅亡鯀堙洪水上帝震怒續用弗成殛于羽山周靈
王欲壅穀洛太子晉深陳禍福以共工為戒梁武帝
伐魏作浮山堰壅淮水以灌壽陽窮竭境內之力以
爭一州四月堰成而九月堰壞緣淮城戍村落十餘
萬口皆漂入海怨毒盈於遠邇古今以為無道今塞
此流與堰淮何異且梁武帝以灌敵國今乃自困吾
民而河之大又不比淮以此較之尤為不可凡論河
役正如邊事搢紳之儒則言和戎介胄之士則言征
伐今問儒者必欲息民若問水官必欲興事欲塞河
者是用兵之說也欲不塞者是息兵之說也彼水官
之欲興役如將士但知攻戰而已朝廷豈可不審擇
利害而興天下大役止以為此輩進身之資臣今雖
無言責而有官守職在出納通達上下之情聞見如

此不敢不言伏望　陛下與大臣早章善當如衆論有害無利即乞早罷河役以幸天下以福生民其修河司兵夫物料可就用修塞諸處決口若外都水使者漸理北流隄防如此則數路人心必安此乃管仲相齊桓公轉禍為福之計也臣言狂愚伏乞少賜裁擇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七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八

奏議

論大使臣持服狀 元祐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右臣近準樞密院錄白高陽關路兵馬鈐轄兼河北第六將揚永節為母亡乞解官行服續據本路都總管司奏乞不許本官解官行服所貴得人協力勾當奉

聖旨依高陽關路總管司所奏者臣檢會元祐編勑諸武臣丁憂者若係小使臣及元是軍班換授并見任管軍或充緣邊路分總管鈐轄都監知州縣城都監寨主都同巡檢雖係大使臣並不解官其乞解官行服者除緣邊任使奏候朝旨外餘並聽臣竊以小使臣不解官行服已損孝治之風朝廷恤小官非奉祿無以養不得已而未之改耳自大使臣以上官既升朝祿亦足養而緣邊任使亦不解官其乞行服者又須奏候朝旨帥臣因而奏留朝廷重違其請循例奪服惟狄詠是狄青之子帥臣為之奏請特許解官當今緣邊無異內地帥臣遭喪者無不解官自餘將領寄任輕於帥臣非有金革之事而無故奪其喪服全無義理若言藉才則方今武臣常患員多豈至無人可使若恤其貧則在內地者均是人也何獨於緣

邊卹之若以解官爲優恩必待如狄青之子然後許
之則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古者庶人有喪三年不
從征役豈可仕至升朝以上而不使執親之喪臣愚
欲乞今後大使臣以上丁憂者雖係緣邊任使並解
官行服如遇有邊事即許本路奏留係自朝廷指揮
庶使武臣皆知禮法有益風教而稍忘藉才亦不失
金革從權之制如以臣言爲然乞下有司修立
貼黃臣竊以喪服之禮本非古典祖宗時文武
官尚少故因襲前代權制不許解官今承平日
久吏員益多宜使人知禮教或遇有邊事藉武臣
宜力則奪其喪服亦可

乞夏國人使只從密院指揮狀 仝日

右臣近準樞密院錄白勘會夏國賀興龍節及正旦
人使過界及到延安府日月計程合至某日到京竊
慮至時朝見不及並奉　聖旨令引伴官趲路量力
趲程須管於某日到闕者臣竊以西戎陪臣朝賀闕
庭自當奔走以赴期會若有稽緩責在有司今頻
聖旨催促行程非所以示朝廷之尊也臣欲乞今後
夏國人使過界奏到只從樞密院勘會日數舉行催
促訖奏知更不盡降　聖旨庶於事體爲允

乞進德愛身疏 二十三日

臣伏見　陛下嗣位以來端拱淵默專意學問臣侍
經席於今累年　陛下天縱生知聖德純茂接對臣
下日日如一未嘗小有差失此實上天眷祐　皇家
保育生民宗廟社稷無疆之福也恭惟　太宗皇帝
肇造區夏櫛風沐雨削平僭亂以立子孫萬世之基
傳之　太宗至於　真宗遂致太平　仁宗年十三
即大位　章獻明肅太后安定邦家調護聖性是以
四十二年之間德澤深結於民天下至今思慕不忘
英宗自藩邸入繼大統四海之內同心愛戴　先帝
勵精求治宵衣旰食躬勤萬事十九年不幸早棄天
下　陛下年始十歲嗣登大位當此之時人心懍懍
憂危萬端幸賴　太皇太后保佑扶持勤濟艱難亦
退凶邪登進忠良詔令所至百姓歡呼鼓舞數年以
來中外晏安北狄西戎無不從順此皆　太皇太后
之德也臣不知　陛下將何日以報之臣竊思　陛
下所以報之惟在於進德愛身而已　陛下進德則
爲太平高世之主光顯　祖宗之烈發揚　文母之
訓使天下之人皆欣然曰　祖宗之德　太皇太后
之力如此則豈惟皇天　祖宗向祐　陛下　太皇

太后亦不虛勤勞矣　陛下愛身則無疾疾不貽
太皇太后之憂子夏問孝孔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夫
父母之憂莫切於子孫之有疾疾他日　陛下有子
當自知之矣　陛下若不進德不愛身雖撫四海九
州之養亦未足爲孝也臣自今秋聞外人言　陛下
於後宮已有所近幸臣初聞之不以爲信數月以來
傳者益多或云已有懷娠將誕育者言之所起必有
其端臣誠至愚不能不惑故敢先事懇切言之　陛
下內承慈訓外勤聖學方當效堯以事天地誠孝以
奉宗廟思　六聖之勤勞念帝業之艱難四方之人
無不延頸舉踵注目傾耳觀聽　陛下德業之光名譽
之隆以想望太平　陛下可不慎哉今　陛下未建
中宮而先近幸左右好色伐性傷于太早有損聖德
不益聖體此臣之所甚憂也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
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言人少時血氣未定而先
傷伐根本則損壽考之福故君子戒之　陛下今年
十四歲而生於十二月其實猶十三歲也此豈近女
色之時乎　陛下上承天地宗廟社稷之重守　祖
宗百三十年基業爲億兆人之父母豈可不愛惜聖
體哉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
大守身所以事親也愛身所以愛天下也　陛下上
有　太皇太后　皇太后　皇太妃休戚皆係於
陛下之一身豈可不愛惜聖體哉中庸曰君子之道
本諸身未有不先愛身而可以進道也　陛下方向
學問躬儒術欲爲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君堯舜禹
湯文武成康之君未有不勤而成者也昔　先帝年
十五六講學東宮一言一動天下傳之是以多才多
藝群臣莫及今　陛下聖學天下未有所聞而先以
嗜欲聞於天下此臣之所甚憂也　陛下有上聖之
性必行上聖之事有上聖之位必求上聖之名豈可
不愛惜　聖體哉方今群臣之心萬民之情延望朝廷
如天聖以來所願　陛下法則　仁宗而已　祖宗
天下百三十年如寶器之無缺　陛下行純德備如
美玉之無瑕臣竊爲　陛下寶之惜之愛之重之
陛下豈可不愛惜聖躰哉臣聞　仁宗未納皇后以
前未嘗近幸後宮是以氣體康實在位最久臣今觀
陛下氣怯恐不能如　仁宗少時豈可不愛惜聖體
哉前世人君多所經歷乃能周知天下之情今　陛
下生長深宮稼穡艱難未知也人之情僞未見也國
家政事未習也六經聖人之言未盡讀也前世興亡

之戒未盡聞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何所不關聖慮
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古人有言後宮盛色則賢者隱
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 陛下春秋鼎盛方當崇
經術延端士敦尚素朴屛去紛華不宜先留意女色
使天下失望以啓小人之心何則 陛下如好德則
賢人皆動其心欲助 陛下之德而圖天下治安故
於 陛下有益 陛下如好色則小人皆動其心欲
奉 陛下之欲而圖一身富貴故於 陛下有損賢
人進則治小人進則亂人君所好不惟繫一身損益
實係天下治亂不可不愼也 陛下於此二者將何
擇焉昔漢成帝自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其後逸欲無
節終爲漢室昏亂之主漢之基業由成帝而壞豈可
不愼其細哉唐太宗欲納鄭仁基女魏徵諫而止之
憲宗時敎坊使稱密詔選良家子納禁中李絳上疏
乃悉還之文宗從李孝本女入宮魏謩諫卽出之古
之忠臣愛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欲置君於無過之
地使天下莫得而非議也人君所愛莫切於身人臣
亦莫切於愛君之身臣濫備勸講以輔導聖德爲職
懷此憂慮已二三年不能言於未然致 陛下已有
聲聽流聞於外此臣之罪也臣今若猶不言他日
陛下或專意聲色委權臣下紀綱壞亂政事荒弛使
天下以 陛下爲逸欲之主則臣之罪豈可勝責雖
悔恨萬狀何所及哉伏望 陛下察臣之言專精一
意強於學問日新德業無時逸豫事親則思孝居處
則思敬動作則思禮祭祀則思誠服用則思儉養民
則思仁使人則思恕心則思道視則思正當食則思
天下之飢當衣則思天下之寒 陛下每思及此而
強學不已則將以道德爲塵以仁義爲美豈聲色之
可移哉惟 陛下抑情制欲以愛養聖體爲先則動
植之類無不蒙福生靈幸甚臣不勝拳拳愛君之心
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上 太皇太后乞保護 皇帝聖體疏 吾二十

臣伏見 陛下臨御天下於今五年聰明叡斷
萬事所以勞心竭力者凡皆爲 祖宗社稷億兆人
民將以太平天下付之 皇帝也臣愚竊謂 陛下
憂勤天下之事必先憂天下之本愛養四方之民必
先愛一人之身夫一人之身天下之本也孟子曰天
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天下安危係
於人君之一身身安則天下安天下治亂出於人君
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欲安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

下必先正心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久遠之計慮也
陛下內保佑聖躬調護起居外成就睿德勉進學問
前此未嘗聞有纖毫之失今之所聞則異於前外議
藉藉皆謂　皇帝已近女色後宮將有就館者有識
聞之無不寒心　皇帝今年十四其實猶十三歲耳
千金之家有十三歲之子猶不肯使近女色而況於
萬乘之主乎　陛下愛子孫而不留意於此非愛子
孫之道也譬如美木方長正當封殖培壅以待其蔽
日凌雲若戕伐其根豈不害哉臣嘗見司馬光言
章獻明肅太后保護　仁宗皇帝最為有法自即位
以後未納皇后以前　仁宗居處不離　章獻臥內
所以聖體充實在位歷年長久　章獻於　仁宗此
功最大臣考之國史　仁宗在繈褓　章獻使　章
惠太后護視　章獻臨朝　仁宗起居飲食　章惠
必與之俱所以保佑扶持恩意勤備然則　章惠保
護　仁宗乃　章獻太后之意也今　陛下臨朝日
有萬機至于左右護視　皇帝臣不知有如　章惠
者乎若未能如　章惠則　陛下豈得不留聖意也
陛下以朝事責宰相以邊事責將帥人君闕失群臣
邪正責諫官御史　皇帝學問責講讀官若朝事不
治宰相之罪也邊鄙不寧將帥之罪也人君闕失不
知群臣邪正不分諫官御史之罪也　皇帝學問不
進臣等之罪也至於　皇帝早夜起居之節嗜欲之
際此最切身之事豈可無任其責者乎　陛下博覽
史冊洞知古今古之帝王何嘗不以女色損壽考之
福惟傷于太早敗于無節耳思之至此可為切骨之
戒臣所以不避誅戮為　陛下言之伏望　陛下與
皇太后皇太妃詳論此事有損聖德不益聖躬宜戒
敕保傅令一以　章惠為法令聖心已有所知雖不
能防於未形猶可以止其將然俟中宮既建然後漸
廣繼嗣之路則　陛下亦可以不勞聖慮矣今若不
加止節女色爭進數年之後敗德亂政無所不有
陛下雖欲悔之豈可及乎臣竊觀　皇帝天質純粹
有上聖之資年益長則宜德益進方當務學以養聖
功天下引領以望輝光之新傾耳以聽名譽之隆聰
明之開發實知之深遠皆繫於十五六之時不可失
也　陛下必欲　皇帝氣體康強德性成就以為宗
社無疆之福莫切於今日矣不宜先以好色聞於天
下失衆庶之望臣所以拳拳而不能已也惟　陛下
深思遠慮察臣狂瞽之言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俟

罪之至

謝宣諭劄子 二十七日

臣自今月二十三日為吐瀉腹臟不安請假將理於二十七日叅假門見退至門下省見宰臣呂大防諭臣二十四日面奉 聖旨兩諫議并臣所言後宮御幸無此事皆臣自二十三日為病家居當日上 皇帝疏至二十四日呂大防令實錄院吏語臣如入省即過廳相見臣以方病未能入至二十五日又上 太皇太后疏緣臣二十五日以前未見大防不知已有 聖旨所以更入後來之字今日大防面諭乃知臣等所聞外議皆是虛傳 陛下恕臣狂愚不賜誅責復蒙宣諭令臣具委臣且喜且懼不能自勝實天下幸甚天下幸甚然臣所言 皇帝進德愛身所宜常以為戒 太皇太后保護 皇帝安身正心久遠之慮亦願因而勿忘今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也臣竊惟 皇帝有上聖之資方養德向學涵育仁義臣侍經左右而有聞於道路竊懷私憂是以不存舊迹不知忌諱發於誠心愛上不敢避妄言之罪凡亦言於未然則誠為過慮及其已然則入無及雖言無益 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因聞虛言以為實戒則四海生靈動植之類永被其福臣蒙寬有罪庶無任恐惧喜幸之至伏緣 聖旨令大防諭臣令具奏知謹奏

貼黃大防令臣諭與本省諫官臣退至門下後省已諭劉安世令安世轉諭朱光庭訖

乞留文彥博劄子 五月正日

臣伏聞 陛下已許文彥博求退降詔俟至中春議從所欲者彥博年八十五爵位已極惟是得解重任歸休私第乃其幸也 陛下憫其過老以其累請而從之為彥博身計私計則可謂美矣若為朝廷計則臣請試言之彥博為相四十餘年歷事 四朝 仁宗平貝州之亂名聞夷狄 英宗 神宗時為樞密相八九年 先帝已加優禮許其致仕 陛下嗣位復召而起之蓋藉其威名宿望以為朝廷之重也京師及四方軍民久服彥博之名以為在朝廷則朝廷必重向若 陛下不復召之則亦已矣今既起之則不可使輕去朝廷彥博雖老精力尚強卧置京師足以為重外則西北二虜必懷畏憚夫以四海之大若常無事則人人皆可為大臣矣豈無萬一非常之慮哉彥博在朝非謂日日有用蓋備緩急或有時而用

之耳當　先帝之時足以容彥博間退今　二聖垂拱委政大臣尤宜得老成之人以服天下之心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老成之人重於國之典法也蓋以其經歷既多但聞以　累朝之事所知尤勝他人況其別有所補哉今舊老惟彥博一人若去則其餘在朝者皆是後進無復前輩矣老者任用之日不久國家所宜重惜臣自聞　陛下許彥博之去朝夕思慮竊謂　陛下若欲彥博更得優逸但聽其解軍國重事以太師就第留之京師以備訪問不必再除致仕朝廷有責老尊賢之美足以係屬天下人心所得實多　陛下進退元老臣不當預論議然臣職在侍從苟有益於國不敢不言惟　陛下深留聖思更賜裁擇取進止乞留中

一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八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九

奏議

薦士劄子元祐五年正月十九日

臣聞報國之忠莫如薦賢負國之罪莫如蔽賢昔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舉孔子以爲竊位又以爲不仁臣蒙　陛下累加拔擢寘之諫省又迁門下兼職經筵于今累年受恩深厚無裨毫髮常思竭盡愚慮無所有隱庶几以此少酬萬一竊慕古人報國以薦賢為忠實惧有臧文仲竊位不仁之罪臣今有劄子四道並乞留中若　陛下以臣言薄有可采乞出自聖意處分則臣之幸如以臣言為不然臣不敢避妄言之誅惟　陛下裁赦臣無任震惧之至取進止乞留中

一

臣伏見經筵闕官宜得老成之人以重其選韓維素有鯁直之稱　先帝以維東宮之臣眷遇甚厚維與王安石不合以此齟齬不至大用未嘗少屈於安石之黨天下皆以為賢　陛下用為門下侍郎中外皆謂得人維於政事雖有執滯不通然其人風節素高疾惡如仇姦邪畏之前年罷免不聞顯過今又領宮

觀乃與章惇為一例甚非宜也　先帝東宮之臣唯
孫固與維二人見存　陛下所宜加禮若召維以經
筵之職不唯學識論議足以開益聰明維有人望物
論必大以為愜臣竊恐執政以維觸忤　陛下故不
敢言夫君之於臣如父之於子有過則譴而逐之怒
既息則召有(而)使之豈有終怒而不赦也　陛下刷(嗣)位
以來言事之臣亦嘗以所言過當上忤　陛下或罷
其職或出之外任已而皆復召還(退)擢用是以天下皆
知　陛下聖意至公不以喜怒進退羣臣昔　仁宗
平生無怒惟是唐介彈文彥博其日　仁宗極怒貶
介春州別駕尋復悔之改介英州未久復召為御史
因此重介剛直驟授擢至兩制天下皆知　仁宗不
徇喜怒最為盛德　陛下若出聖意復召韓維天下
必皆伏　陛下之至公此深為聖德之美取進止

二

臣伏聞翰林學士承旨蘇頌近乞致仕　陛下已降
詔不允臣竊見頌博聞強識白首好學至於詳練
國朝典故尤非諸臣所及熙寧中王安石用選人李
定為御史頌知制誥封還詞再頭三不肯草制坐落
職歸班二年方除一群(郡)其後又為姦臣所惡追捕對
獄卒無一事恐其進用排斥在外然　先帝素重其
博洽召令脩書眷遇保全以至今日更歷夷險操守
不變方今朝臣資望履歷未有先於頌者頌年七十
有一精力不減少壯之人　陛下左右宜得　見洽
聞之士以備顧問臣竊慮頌別有陳請伏望聖慈且
留之經筵取進止

三

臣伏見知杭州蘇軾文章為時所宗名重海內　陛
下所自拔擢不待臣言而可知臣竊觀軾忠義許國
遇事敢言一心不回無所顧望然其立朝多得謗毀
蓋以剛正疾惡力排姦邪尤為王安石呂惠卿之黨
所憎騰口於臺諫之門未必非此輩也　陛下舉直
措(措)枉別白邪正以致今日之治如軾者豈宜使之久
去朝廷況軾在經筵進讀最為有補臣愚伏望聖慈
早賜召還今尚書闕官　陛下如王(欲)用軾何所不可
朝廷選授常患乏才每一官闕久之不補今有一蘇
軾而不能用不知更求何者為才也臣為竊　陛下
惜之取進止

四

臣伏見刑部侍郎趙君錫孝行書於　英宗皇帝實

錄臣案宗實錄尚書工部侍郎趙良規傳云子君錫甚孝以良規老而酒色不節棄官出入則趂隨之昔周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稱魯侯孝宣王乃命之大雅宣王之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言宣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古之選臣先取其孝盡孝者人倫之冠百行之首也人君與孝友之人處則德性粹美而風俗淳厚是以輔導人君者宜莫如孝也君錫之孝士大夫所共知為人溫良恭敬動有規矩給事中鄭穆館閣耆儒操守純正中書舍人鄭雍慎靜端潔言行不妄穆雍久在王府清謹無過此三人者皆宜置左右衛講讀之職如經筵闕官伏望　聖慈於此選擇取進止

進無逸講義劄子

臣今月七日準入內供奉官李備傳　聖旨今日邇英閣講過無逸義令詳備錄進臣今寫錄進呈二月八日侍講臣范某劄子

傳宣進講義劄子

臣等準入內押班梁惟簡傳宣今後邇英閣說過所引證口義令次日別具進呈臣等已知委訖二月八日臣司馬某臣吳某臣范某劄子

乞踈決劄子三月十三日

臣伏見　陛下以久旱踈決在京及三京繫囚聖心焦勞欽恤庶獄　祖宗以來赦過宥罪多蒙嘉應然今溥天不雨旱災甚廣恐刑獄冤滯以傷和氣者不止於四京臣願　陛下因推恩澤以及四方詔諸路轉運提刑司官疾速分詣所屬州縣引問見禁罪人疎理決遣仍先編行指揮疾速結絕無令淹延深戒官吏務察冤枉使朝廷德意及遠感動人心庶可消弭大異取進止

貼黃乞留中特出聖意指揮

又　祖宗時遣使決獄或詔逐路監司踈決其例不一欲乞參酌

論支錢和雇修河人夫狀三月六日

中書錄黃尚書省送到元豐庫狀准勅三月二日同奉　聖旨特支賜元豐庫錢二十萬貫和雇人夫令都水監相度分擘與南北丞地分并深州及應係將來取古緊急須合預先興功去處功役仍不得令州縣科差尚書省看詳元豐庫既無河北路起發上京錢物即難以充那三省同奉　聖旨於河北東西路提刑司封樁舊法坊場免役內特就便支給錢二十萬貫餘依

已降指揮所有令元豐庫支錢指揮更不施行
者
右臣伏詳二月六日所降　聖旨權罷修河放罷人
夫衆論皆謂東流故道夫役當罷其北流河水見行
地分則當修葺固護以備夏秋水患實不可罷　陛
下哀憫百姓不欲科差所以今月二日續降　聖旨
支賜封椿錢二十萬貫和雇人夫自降此指揮外議
皆謂南北兩地分并深州合興功役外所有應係將
來取旨緊急預先興功去處即是李偉所領東流故
道回河之役緣二月六日　聖旨内有候今秋取旨
之文所以三月二日　聖旨又帶下將來取旨去處
功役　陛下以久旱欲息民勞北流興役蓋不得已
而修河措置未一月東流功役復興竊恐枉費國賦
重爲無益河北百姓見此次第依前惶惶伏望　聖
慈於今來支提刑司封椿錢指揮内除先降　聖旨
應係將來取旨緊急須合預先興功去處功役一節
更不施行外餘依已降指揮以慰中外之心臣已封
還李偉請給等録黄乞罷李偉差遣所有今來録黄
亦未敢行下謹具封還伏候　勅旨

乞優恤蔡延慶家劄子

臣等伏見故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蔡延慶
被遇　先朝遍歷華近出守方面入典京畿宣力中
外夙著聲迹先出繼伯父故參知政事齊既而歸宗
盡推財産以與齊子贍給族人無所吝惜身殁之日
家計索然今將歸葬潁昌府陽翟縣聚族衆多並無
居止伏望　聖慈特依近例優賜賻贈及下潁昌府
應付葬事并差察河人船津送靈柩家屬并乞頒潁
昌府差人到出津陸處般至陽翟縣仍許借本縣官
屋居住免致狼狽遺失所以稱朝廷礼待侍從仁恤存
殁之意取進止

乞車駕所過不毀民屋劄子四月十二日

臣伏見　祖宗時執政大臣第宅散居諸處或過七
殿車駕臨奠儀衛簡省雖入隘巷亦不拆毀民屋自
熙寧初置東西八位大臣所居近在闕門雖有臨奠
更不經歷街巷昨來曹佾之喪　二聖臨幸有司毀
拆屋舍太過居民不無失所雖百姓多侵街蓋屋毀
之不敢有怨然因車駕經過比之他處獨被煩擾恐
非　陛下仁聖子育萬民之意也今孫固亡殁已在
外第街道甚遠竊慮車駕臨奠有毀拆更多臣愚欲
乞先降指揮除大段窄隘處量加拆去外無令過當

拆屋廢徙聖駕所過小民知恩取進止

乞車駕不出劄子

臣等今日入侍經筵伏見 皇帝陛下氣體清羸猶未復舊過聞來日車駕欲出臨奠孫固緣固家見居石頭巷往來甚遠又方盛暑竊恐聖躬初就康復正當保護未宜衝冒昔唐太宗欲出臨高士廉之喪長孫無忌伏馬前流涕切諫太宗乃還并檢天聖故事宰臣張知白參知政事魯宗道薨殁 兩宮亦不並出臨奠伏望 聖慈更與執政大臣詳酌特罷臨幸取進止四月十三日侍講臣司馬康臣范祖禹侍讀臣趙彥若劄子

貼黃臣等三人今在實錄院更不及與范百祿吳安詩同共聞奏

邇英留對劄子 五月

臣伏見 仁宗皇帝慶曆元年七月出御製觀文鑒古圖記以示輔臣皇祐元年十一月御崇政殿召近臣三館臺諫官及宗室觀 三朝訓鑒圖臣竊以古之帝王常觀圖史以自戒 仁宗皇帝講學之外為圖鑒古不忘箴儆以養聖心又圖寫 三朝事迹欲子孫知 祖宗之功烈如目覩之二圖皆嘗頒賜臣條禁中必有本臣願 陛下以乘日觀書之暇閱覽此圖可以見前代帝王美惡之迹知 祖宗創業之艱難不憚有所戒勸易於記省亦好學不倦之一端也取進止

乞復降詔恤刑狀 六月四日

右臣近準中書省錄黃節文尚書省檢準元祐勅諸獄暑月五日一次湯刷枷杻其罪人以時沐浴五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令刑部遍下諸路開封府界今後每歲暑月依上條施行者臣檢會 祖宗舊制每歲冬夏降詔恤刑自 太宗皇帝雍熙三年以來累聖遵行未之改至熙寧三年編修中書條例所奏委逐路提點刑獄司每歲於四月十月檢舉牒逐州長吏親閱臣竊惟 祖宗欽恤庶獄特從朝廷降詔蓋當盛暑大冬之月使溥天之下至於海隅狴牢囹圄之中皆知 聖主深居九重而憫念及之此所以為仁恩也今令刑部遍下諸路監司提刑司檢舉然州縣奉承宣布及書之史冊猶未若恤刑之詔臣竊惜之欲乞依 祖宗舊制令學士院每歲冬夏降詔仍自今年十月為始以副 陛下仁恤刑獄之意

編孟子節解劄子

臣等準入內供奉官徐湜傳宣奉　聖旨令講讀官編修孟子節解作一十四卷進呈臣等已知委訖六月八日臣司馬康假臣吳安詩臣范祖禹臣趙彥若臣范百祿劄子

乞免館伴狀 六月十八日

右臣今月十八日閤門告報已降勑命大遼國賀坤成節人使到闕差臣充在京館伴使者伏念臣久苦脾胃之疾經年不愈造朝供職雖粗可勉強竊恐應對使客以病闕事伏望　聖慈矜允特賜改差所有勑命臣不敢祇受伏奏

乞司馬康給俸劄子

臣等竊見著作佐郎兼侍講新除左司諫司馬康自今月一日以疾請假尋蒙恩旨給寬假將理準條便合停俸康素清貧加以久病用醫繼住請受已見不易伏望　聖慈矜恤特降指揮下有司令依熙寧中常秩例停給月日依舊支給庶使其家不至窘乏以稱　陛下遇康之意取進止六月二十一日侍讀臣范百祿臣趙彥若侍講臣范祖禹臣吳安詩劄子 有尋旨給俸

舉張咸賢良劄子 七月二十二日

臣伏見前陵井監仁壽縣令張咸素有履行富於文學元祐三年有近臣舉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蒙召試秘閣以不中第復歸本任臣竊惟朝廷復方正之舉欲求絕異之才若稍誘進則士知嚮慕或自前舉報罷益強於學今官滿赴闕欲就再試而兩制以上所舉人已足遠方孤進無由自達伏望　聖慈特降指揮與免奏舉許令就試庶使寒俊之士不至遺滯取進止

舉學官劄子

臣伏見朝廷分置學官以教養天下之材近嵗增廣員數師儒之任尤難其選寒遠之士無因自進乃如臣輩所當稱舉以待上用也臣竊見左宣德郎劉渙瀛州防禦推官知峽州夷陵縣事李傳新授滄州南皮縣令張景仁皆詞學優長履行修飭為士人所推重並堪充太學博士正錄及諸州教授伏望朝廷更賜考察選用以助長育人才取進止

乞優恤司馬康家劄子 九月七日 經筵同入

臣等伏見直集賢院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司馬康操履端方學問深遠士大夫共推其賢以為能繼其父

陛下采於人望置在經筵所補實多迄擢諫職未克就
命不幸疾病遽至亡歿惟有一子承奉郎植纔十三
歲二女幼稚家世清貧一旦遭喪已闕露乏伏望
聖慈特優賜賻贈以恤忠賢之後仍乞差廂軍兵
士津送本家一行并差汴河坐船及兵梢載送行李
等並至西京候有葬期乞下合屬去處應副取進止

乞照會司馬家并留使臣劄子 二十五日入 經進同

奏是依

臣等伏見元祐元年九月司馬光薨十月降 聖旨
勘會司馬康將來在陝州夏縣墳所御河南府常與
照會本家骨肉及園宅等至十一月又降 聖旨司
馬光置到西京第宅園池及賜書令司馬康常切照
會不得破動今司馬光身亡子植纔十三歲本家往陝
州夏縣營葬却歸西京居住先有三班借職溫景純
係司馬康居父喪日奏留本宅管勾理監當資任合
至元祐六年十月任滿緣康妻子孤幼今來居喪營
葬更不比康存日欲乞特再降 聖旨下河南府令
常與照會本家骨肉及園宅等并再降指揮所有西
京第宅園池及賜書令本家常切照會不得破動及
乞候溫景純滿日特再差管勾一次與理監當資任
仍乞下西京帖付溫景純照會遵守昔唐憲宗時魏
徵子孫典宅於人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進絹請贖之
翰林學士白居易上言太宗嘗輟殿材為魏徵起堂
今其子孫貧乏自可官中為之收贖不宜令師道掠
美憲宗深然之然則褒恤名臣之後責其施之於上
也今司馬光父子忠賢百姓追思不忘而妻子孤幼
已蒙聖恩優恤備至其第宅及賜書本家必當保守
更乞降一指揮并留一使臣再任則其家始終受賜
皆出朝廷伏望 聖慈特賜矜察取進止

進無逸講義劄子 十月二十八日進呈

臣近於邇英閣面奏乞候講尚書畢錄無逸全篇講
義上進以備聖學溫尋臣等今編寫成一冊謹具進
呈

乞看詳陳祥道禮書劄子 十一月二日得旨送兩制看詳

臣竊以國家之用典禮為急典禮之學制度尤難
太祖皇帝時命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聶崇義考正
禮圖參唐張鎰等舊圖凡六本撰成三禮圖二十卷
奏之 太祖下詔嘉獎令太子詹事尹拙等集儒學
三五人更同參議又下工部尚書竇儀裁定其三礼
圖畫於國子監講堂臣伏見太常博士陳祥道專意

禮學二十餘年近世儒者未見其比著禮書一百五
十卷詳究儒義說比之聶崇義圖尤為精當該洽非
臣僚上言乞朝廷給紙札差書吏畫工付祥道錄進
今聞已奏御降付三省臣愚欲乞送學士院及兩制
或經筵看詳如可施行即乞付太常寺與聶崇義思
相參行用必有補朝廷制作取進止

薦曾孝純劄子

臣伏見奉議郎曾孝純故太傅公亮之子節操履行
皆人所難好學修身深自藏晦年十七歲為殿中丞
今三十七歲出官以來並不磨勘熈寧中鏁廳應舉得
解省試下第及公亮薨　先帝特賜孝純同進士出
身孝純以父存日曾許奏一族人而未及奏堅辭出
身乞迴授族人一官以成父志　先帝許之自元豐
元年丁父憂服除即乞尋醫至七年　先帝特除太
常丞以不參吏部又不就命臣竊以孝純恬尚之節
雖在岩穴之士寒遠之臣猶當旌顯以厲風俗而況
三公之後勲臣之世豈可有滯才而不用乎伏望
聖慈特加不次陞擢或處以館閣之職朝廷必有得
人之美臣忝備侍從不敢不言乞賜詳察取進止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九

第五行司馬光忠字誤應改康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

奏議

論立后上　太皇太后疏（元祐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臣伏奉詔旨　皇帝納后六禮令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兩省給舍與礼部太常寺官同共詳議臣竊伏思此　國家大事萬世之始福祚所繫風化所先自古聖王重之今　陛下宜先知者有四不可不慎也臣謹稽之上古參之後世為　陛下悉數而詳言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礼四曰博議所謂族姓者臣聞古之帝王所與為昏姻者必大國諸侯先聖王之後勲賢之裔不然則甥舅之國也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其福祚盛大子孫蕃昌昔者黄帝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嫘祖嫘祖為黄帝正妃其子孫皆有天下五帝三王皆黄帝之後也高辛娶陳鋒氏之女是生帝堯虞舜娶帝堯之二女釐降于嬀汭遂有天下大禹娶于塗山是生夏啓天下歸之子孫享國四百七十餘年成湯娶于有莘氏子孫有天下六百餘年周之先祖后稷生于姜原世有賢妃太王娶太姜是生王季王季娶太任是生文王文王娶太似其礼尤盛大雅歌之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言文王之初有識天已生賢女為之配也又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自古昏礼未有加文王之盛也太姜炎帝之後也太任大昊之後也太似大禹之後也太似生十子武王周公皆聖人也其餘皆為顯諸侯周之子孫徧于天下太似之德也詩人美文王之聖本由太任其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之化自家及國以正天下也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人倫之始風化天下皆美太任太姒也武王亦娶于姜是生成王周有天下三十餘世八百餘年其基本盖由此也故族姓不可不貴所謂女德者臣聞礼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乱因之興亡係焉三代之興皆有賢妃其亡也皆有孽女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妹喜商之興也以有娀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其亡也以褒姒此皆聖賢所紀詩書所載垂之後世以為永鑒者也秦漢以後昏姻多不正無足取法惟後漢顯宗明德馬后唐太宗文德長孫后憲宗懿安郭后皆有后德出於勲賢之家其餘敗乱足以為戒而已恭惟　本朝太祖皇帝以來家道正而人倫明歷世

皆有 聖后內德之助自三代以來未有如本朝家
法也 皇帝聖德明茂睿質純粹天監在下必生聖
女以佑 皇家惟 陛下遠觀上古近監後世上思
天地 宗廟之奉下為萬世子孫之計選卜宮寵以
母儀萬國表正六宮非有德孰可以當之然閨門之
德不可著見必視其世族觀其祖考察其家風參以
處事亦可知也昔漢之初大臣議欲立高帝子齊王
皆曰王母家駟鈞悪戾虎而冠者也代王母家薄氏
君子長者乃立代王是為文帝文帝為漢之賢主亦
由其母家仁善也故女德不可不先所謂陰禮者臣
聞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
須而後成者也禮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
陽道后治陰德教順成俗內外和順國家理治此之
謂盛德又曰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
孔子對哀公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
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
矣大昏旣至冕而親迎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
捨敬是遺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
欤哀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
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
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又曰天地不合
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蓋深非
之也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
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欤禮又曰元冕齋戒
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其可以不致
敬乎又曰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今臣與
衆官討論講議皆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不為過隆願
陛下勿以為疑進言者必曰天子至尊無敵於天下
不當行夫婦之禮而荀卿有言天子無妻告人無匹
也如此則是周公之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而荀卿
之言可信也臣謹案禮冠昏惟有士禮而無天子諸
侯之禮故三代以來推以士禮推而上之為天子諸
侯之禮蓋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至於士則一也
臣竊聞親王宗室之間娶妻殊無齊肅之禮敬而親
之之義天下豈有獨尊而無偶配者哉至於鄙悪之禮
或雜戎狄之俗或習委巷之風下自士族上流宮禁
有甚於此者願 陛下一切屏絶之以正基本以先
天下然禮不可不隆所謂特議者臣聞古者天子聘
后上公逆之諸侯主之故春秋書祭公來遂逆王后
于紀夫國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昔 慈聖光

獻之立也呂夷簡定其議故其詔曰覽上寧之數書
具册曰宗公內臣譎言于朝先是茶商陳氏女亦預
選擇王曾宋綬皆以為言大臣繼有言者遂罷陳氏
仁宗所以為聖者能從衆也進言者必曰此 陛下
家事非外人所預自古誤人主者多由此言也天子
以四海為家中外之事孰非 陛下家事大臣無不
可預之事亦無不當預之人且 陛下周一執政進
一迭進臣必欲協天下人望況立 皇后以母天下乎
臣恐 陛下一日降詔云立某氏為 皇后則大臣
雖有所見亦難乎論議矣今 陛下之所選擇莫若
出其姓氏宣問大臣若 聖志既定而衆議僉同則
卜筮協鬼神其依天人之意無不同矣故議不可不
特臣幸備勸講其職在以帝王之事稗益聖德故敢
獻其所聞臣之愚誠惟中宮正位之後四海之內宜
家相慶則宗社之福也狂瞽之言惟 陛下留聽于
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伏罪之至
封還解鹽專置使狀 六年七月十三日
準中書省錄黃尚書省送到回劄子勘會陝西
制置解鹽司元專設官總領後來方令轉運使
一員兼管是職務不專有害鈔法契勘茶事司
河北糴便司已罷轉運兼領七月八日得畫三
省同本 聖旨依舊差官專充制置解鹽使更
不令轉使副兼領者
右臣伏見 仁宗慶曆中以范宗傑為制置解鹽使
行禁榷法公私大受其弊於是范祥請變鹽法至八
年乃以祥為陝西提點刑獄兼制置解鹽事畫革宗
傑之弊謀入亦增祥初建議當時論者多以為非而
韓琦包拯等皆以祥法為便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
擢祥為陝西轉運使及李三代祥官謀遂積嘉祐中
張方平包拯請復用祥祥之鹽法至今稱之及祥卒
薛向繼其後祥與向皆號為能言利豈財之臣然皆
以提轉兼領祥之再使雖嘗專領後卒歸之轉運司
由此觀之鹽事修舉在於得人不在置使也今誠得
如祥向者而主之亦何必專者不得人雖專無益自
仁宗嘉祐以來不置此使已數十年今一旦復之設
官置吏別為一司公私先有勞費權輕則不足以動
州縣重則是增一監司州縣承稟不無煩擾又提轉
之外別置使者以主財利無不好相侵奪各求自便
此人情之常也 神宗熙寧中留意鹽政置監收使
數年而罷人置提舉常平司官 陛下即位而罷蓋

監司之外又置使則為冗長事理不要故不能久且
治道貴於簡使綱領尤不欲眾多也東南海鹽不為
不多然提刑司亦兼鹽事解池鹽在陝西轉運司止
一事亦若須置使則東南鹽亦當設官矣若每事專
設官則轉運司遂無所用尚何以主錢穀為職哉茶
事司本起於李杞劉佐陸師閔之徒征利而為之議
者皆以為非朝廷以熙河邊用不得已而存之此不
足為法也夫解鹽利害非臣所知止以　祖宗之舊
及事理言之恐不必專設官今陝西有都轉運使轉
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皆可以隨資序用人若選擇
知鹽事者一人為鹽司使之兼領豈敢不舉職若在
轉運司於鈔法有害則提刑司兼領亦范祥故事理
增監司一員猶愈於別置使之煩也古者利不百不
變常朝廷方欲省官惜費苟無大利害則不若且如
其故使臣愚竊謂作事謀始所宜慎重故未敢行下
伏望　聖慈更與大臣詳酌所有錄黃謹具封還伏
候　勅旨

　封還臣寮論浙西賑濟事狀二十四日

準中書省錄黃臣寮上言竊聞浙西州軍近以
災傷朝廷選差轉運副使本象求運判楊瓌寶
實仍賜米百萬斛錢二十餘萬緡俾救其患州
縣自亦依條發倉廩作粥散救濟行將少蘇矣
細民習為驕虛以少為多其弊已久欲乞明詔
本路監司并州縣詳具災傷貧分數賑貸行遣
次第各行申奏徐考其虛實而懲責其尤甚者
候　敕旨又臣寮上言訪聞兩浙水災惟蘇湖
秀三州為甚外常杭二郡絕為輕小其三州之
地亦有高下不等今傳言者或謂水災至大無
可種之田或謂高田無水下田水退有可種之
處以謂本因風駕海水江湖壅遏加之雨多遂
有漲涌之患風退水落此患自解可以種作人
言異同如此誠不可以不察乞下本路鈐轄轉
運提刑及蘇湖等五州令各開具逐州水災所
及凡幾縣幾村有無漂蕩廬舍溺死人口及高
田無水與水退可耕之地各約若干頃畝詣實
中奏不得相關稍涉謬妄即乞重行降黜惠朝
廷近日別遣使者支撥斛㪷一百萬見錢度牒
約計二十萬貫不為不多若見今未種今秋無
獲則向去乏食賑濟之期甚為長遠所差去官
當相度事勢措置凡此皆繫官吏能否而亦有

失當其害非輕乞令賑濟書司凡措置稍大事
件並中取朝廷指揮其急切不可待報者雖許
一面施行亦須便具畫一奏知所貴朝廷察其
中否緩急未便可以救止候　勑旨七月二十
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並依奏者
右臣謹案唐代宗大曆中霖雨損稼渭南縣令獨稱
縣境不損遣御史案實損三千餘頃帝歎息久之曰
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何不仁如是乎貶渭
南令為南浦尉德宗正元中江淮大水宰相陸贄請
遣使賑恤帝曰聞所損殊少卽議優恤恐生姦欺贄
上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謟諂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
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常病於斯又曰所貴者
財用所救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乃遣使宣撫
水災憲宗元和中南方早旱飢遣使賑恤將行當戒之
曰朕宮中用帛一疋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則不計
費卿輩當識此意七年又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
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如何
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
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
言有災耶此蓋御史欲為奸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

主名按致於法帝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聞其有
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耶朕適者不思而言耳
命遣遠蠲其租賦古之人君聞有災害惟責人不言其
救災惟恐人惜費又恐不及於事陸贄李絳賢相也
亦專信守臣奏報惡言者之小其事以機君心之愛
也今　國家建都于汴實就漕挽東南之利京師億
萬之口所食贍軍養民者出於二浙此乃國之根本
豈可不思其所從來今　陛下一方之赤子嗷嗷然
有倒垂之急如嬰兒之絶乳其死可立而待也方呼
天赴訴開口待哺以延朝夕之命為之父母者思惜
力而不救乎臣竊詳臣寮所言朝廷已賜米百萬緡
二十餘萬州縣亦自依條發倉廩作粥飯救濟人行
將少蘇矣臣竊以作粥救飢最出下策夫民已至相
聚食粥則疾疫將起飢困已甚死者必衆此乃災傷
之極正當憂慮豈得便為少蘇又言細民習為驕虐
以少為多其弊已久臣竊謂常年小有旱澇被訴災
傷僥倖之民或容有此今浙西災害甚大民已流散
乞食迫于死亡方且疑其習為驕虐而不之信何其
忍哉又言乞詔監司州縣詳具災傷分數賑貸行遣
次第各行申奏而懲責其尤甚者臣竊謂朝廷以待

從之臣為一路鈐轄又選差監司以往行未及境未
及設施朝廷既不憑信鈐轄臣之言又戒約監司州
縣如此臣恐官吏束手不能有所施為上下觀望各
求苟免夫奏災傷分數過實賑濟用物稍廣此乃過
之小者正當闊畧不問以救人命若因此懲責一人
則自今官司必以為戒將坐視百姓之死而不救矣
又臣竊言人言異同不可不察乞下鈐轄提轉及蘇
湖等五州各令開具逐州水災所及凡幾縣幾村有
無漂蕩廬舍溺死人口及高田無水與水退可耕之
地各約若干並令指實申奏不得相關稍涉謬妄乞

重行降黜臣伏見近日淛西申奏自今年正月大雨
至六月太湖泛溢蘇湖秀等州城市並遭水浸田不
有種處今飄蕩民棄田賣牛散走乞食臣謂朝廷聞
此當令官司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今若降此指揮
逐縣逐村須遣人抄劄廬舍人口田土數目飢荒之
際此等行遣必為煩擾一事不定即憂及罰閤境皆
死未必獲罪如此則賑濟却為閑慢百姓愈無救矣
又言近日別遣使者交橃斛斗百萬見錢度牒約二
十萬不為不多若見今未種今秋無穫則向去賑濟
之期甚遠所差去官當相度事體措置一有失當其

害非輕今所差去官與時暫遣使不同若向去賑濟期
日長遠此乃本司職事在彼自當任責當且委以措
置不須約束免有疑惑觀望臣竊以今水潦方降秋
田殊未有望審如臣察所言今秋無穫本路必更奏
請朝廷亦當接續應副則前日所賜未足為多况斛
斗止令出糶官不損直常平倉本無給散之法惟廣
惠倉許賑濟不足方許通支常平放稅及五分處仍
不得過所限之數兩傳淛西鈐轄司近方奏乞不限
石斗尚未降朝旨又奏夏田元未放稅以此觀之官
司守法止有賑救不及之事必無過當之理臣竊又

言乞令賑濟官司措置稍大事件並申取朝廷指揮
其急切不可待報者雖許一面施行亦須便具畫一
奏知所貴朝廷察其中否緩急未便可以救止臣伏
見 英宗時臣叔祖鎮出知陳州辭日 英宗宣諭
陳州累年災傷卿到彼悉心賑撫臣鎮至州方值春
種即發常平倉貸民種糧提刑司奏劾官吏詰釋不
聞陳州至京不數日可以往還然猶不先奏而行恐
不及於事也 神宗時西京大水遣郎官一人御藥
院内侍一人賑恤多方救濟北京亦然朝廷未嘗先
為條約以防之也今兩淛在二千里外事稍大者若

須申奏比及得報即已後時雖急切許一面施行若
官司畏避事無大小一皆奏請不敢專行則此法豈不
為害臣伏覩浙西鈐轄轉運司前後申奏累年災傷
今歲大水以至結罪保明奏乞斛斗度牒又云父老
言四十年無此水災近奏蘇州飢民死者日有五七
百人飢疫更甚於熙寧時又湖州奏貧人入城死者
相繼遺棄男女官為收養據此則災傷輕重亦可知
矣今詳臣寮所言大意惟以朝廷所賜錢斛不少恐
災傷不至如所奏故欲考察虛實懲責謬妄然臣之
愚慮竊謂朝廷已賜錢斛百二十萬德深澤厚又選
監司以推免吏臨遣專使今監司方出國門錢斛纔
至本路即降此指揮約束百姓必謂朝廷重惜錢斛
輕棄人命百二十萬已厭其多將來之食日遠復何
所望所吝者財物所失者人心況本路有鈐轄司轉
運提刑司發運司互相監臨而轉運司主財不欲多
費故 祖宗以來賑濟委提刑司蓋恐轉運司惜物
也監司州縣有凶年飢饉皆不得已而上聞亦豈肯
於無災之地賑不飢之民耗散倉廩坐失租稅以取
不辦之責哉今惟當戒飭官司多為方畧存活人命
寬其約束責以成效庶幾餘民早獲安堵惟是給散
無法枉耗官廩賑救不及貧弱出糶反利兼并措置
乖方所宜約束然此乃監司使者之事朝廷亦難遙
為處畫也若監司得人此弊自少誠使有之則人言
相傳亦宜可按臺諫足以風聞彈奏朝廷足以考察
按劾未為晚也今先降此指揮徒能牽制擾亂其所
為耳伏望 聖慈以遠方生靈性命為念無以官司
賑濟過甚為憂其臣寮所言伏乞更不施行所有錄
黃謹具封還伏候 勅旨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奏議

再封還解鹽置使狀 元祐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準中書省關差官專充制置解鹽使錄黃三省同奉　聖旨依前降指揮行下者

右臣竊以置官不如議法議法不如擇人法者人之所為也官者法之所行也故事之利害擇人為先苟不得人雖有良法亦無所施或反為害雖改置官司無益也　仁宗時范祥獻鹽法慶曆四年遣祥與陝西轉運使議其事至八年乃以祥為提點刑獄使推行之言者爭以為不便皇祐二年遣包拯往視之還言便三年又召祥與三司官議乃擢祥轉運使至和中罷至嘉祐三年張方平包拯請復用祥乃以為制置使自初獻議至此十五年方委以總領其慎重如此之至也蓋祥有已試之效故不使兼他職以盡其能此乃先得其人而設官也自祥卒後皆轉運使副兼之熙寧二年以解鹽判官李師錫為轉運判官自此不除解鹽判官以永興軍通判兼之今朝廷以轉運司職務不專有害鹽法故欲專置使臣不知鹽法有害是人壞之邪是法壞邪若人壞之也則當懲治其人其人不可別擇任人而已若法壞也則當講求范祥之法修復之而已臣謹案　國史祥之鹽法後人不能易小有增損人輒不便今不考究其法而改置官司官司雖改而法弊猶存則與不改何異若去其法弊而又得人則雖在轉運司亦可也若轉運司侵奪鹽利則重其法禁誰敢違之豈必改易官司哉祖宗時或以提轉兼領或專置使或置判官皆有故事但自嘉祐八年以後不專置使今一旦復之先有勞費故不可不慎重臣竊觀前世承平治道無不簡易而清靜唯是唐明皇天寶亂政廣置使名利出百孔朝廷近年增置官司稍多亦不久而罷今若增監司一員以主之猶愈於別置使之煩臣前奏已言之矣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賁其言蓋為治者不尚煩也諸葛亮偏伯之相猶出教曰事有不至至于十返來相啟告今茲之舉臣之愚見竊謂未安伏望　聖慈更賜詳酌謹再具封還伏候勅旨

貼黃檢會李師錫以前不見曾除判官蓋判官亦不常置

貼黃竊謂解鹽一司事務必不多故　祖宗朝

置使時多不置時多自轉運司兼領已數十年
不聞闕事今別置一使則事權不可輕小必與
提轄略均乃可以統攝州縣所主者止是鮮鹽
一事拟法利害又未必繫此故臣以為先有勞
賚

封還納后儀制狀八月四日

準中書省錄黄三省樞密院奏臣寮議到納后六
禮文字今同共看詳擬定逐項合行儀制

五禮命使
今欲以御亭驛權為　皇后行第

發册命使
其日　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文德殿

奉迎命使
皇帝臨軒與册禮使副同日遣　皇后入内
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福寧殿

右臣竊以都亭驛常為遼使館舍今納　皇后以母
天下而先居之於夷狄之館恐非所以觀示四方為
正始之道也臣愚欲乞詳酌以舊尚書省權為行第
又發册奉迎命使及　皇后入内　皇帝皆服通天
冠絳紗袍臣謹案古祭禮用冕服無他服之文通天
冠絳紗袍本以代古皮弁之服唐開元禮　國朝開
寶通禮亦皆服袞冕今發册與奉迎同日將以為天
地宗廟社稷之主繼先聖之後其可以不致隆乎伏
請　皇帝臨軒發册命使奉迎及　皇后入内並服
袞冕以重大昏之禮伏望　聖慈更下三省樞密院
參酌庶於國体為便合於先王經禮之意所有錄黄
未敢行下謹具封還伏候勅旨

貼黄議者或謂昨來發太皇太后册寶止服通
天冠絳紗袍今細　皇后服冕有踰尊之嫌臣
謹案冕服祭服也弁服齋服也故南郊致齋服
通天冠絳紗袍祭之日乃服袞冕〻服所以交
神非所以事親也昏礼將以為天地宗廟社稷
之主有鬼神陰陽之義故服祭服與事親之礼
不同即無踰尊之嫌臣與鄧溫伯等議狀已備
論之今服通天冠絳紗袍於礼無所據臣竊惜
惜　聖朝講明一代大典而於先王之礼無據
則未足為法也伏乞更賜詳酌

乞進帝學劄子十四日

臣以史職侍經筵嘗采集前世帝王學問及記　國
朝祖宗講讀故事為書八卷名曰帝學可以上助睿

覧今已繕寫畢伏望 聖慈許令進入取進止

進帝學劄子

臣先奏撰成帝學一書今奉御寶批進入其書八卷共八册為一襆謹具上進

申門下省乞罷瀘州置梓夔路鈐轄司狀

準樞密院録白皇城使果州刺史梓夔路鈐轄管勾瀘南沿邊安撫司兼知瀘州張克明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再任已過滿近差下王克平未曾赴任左藏庫使成都府利州路鈐轄王唯純八月十四日奉 聖旨就差王唯純充梓夔路鈐轄管勾瀘南安撫司公事兼知瀘州替張克明過滿闕

右某檢會梓夔路鈐轄元置在遂州替（元）皇中因蠻賊乞弟作過用兵討捕始移鈐轄司於資州又移於瀘州皆取一時應副近便即非經久之制後來蠻事寧息因仍至今不改伏詳 祖宗時置鈐轄司於遂州本以形勢控制兩川非專為戎瀘邊事而梓夔路鈐轄司轉運使亦得通管與成都府利州路鈐轄不同自瀘州置鈐轄司以來以兩路兵權付一武臣沿邊支郡反節制數十州本大本小邊州偏重事理不順且以西北言之如高陽之雄州定州之安肅軍渭州之鎮戎軍慶州之環州皆帥府在內邊州在外今瀘州於東川路若此雄州安肅鎮戎環州亦須隸屬帥府豈可令一武臣專制更無同領之人况戎瀘邊事至小豈得與西北同日而語哉并檢會元祐元年一一月因臣寮上言乞移（依）舊移鈐轄司在遂州朝廷下梓夔路鈐轄司與梓州路轉運等司同相度轉運提刑司尋具相度梓夔路鈐轄司依舊移歸遂州委是經久利便樞密院奉 聖旨令鈐轄司且依舊在瀘州更候三五年邊事一向定貼奏取指揮自降 聖旨將及六年更無邊事已是一向定貼今因張克明交替欲乞檢會前降指揮具新差官更不令帶梓夔路鈐轄知瀘州須留兵已守止存留沿邊安撫一司其梓夔路鈐轄依舊移歸遂州措置事件並依 祖宗時故事所貴西南久遠安便謹具申門下省伏乞詳酌施行伏候指揮十八日

乞復迩英閣記注劄子 二十一日經筵官同入

臣等伏見景祐三年因崇政殿說書賈昌朝奏請詔修迩英延義二閣記注令 陛下向學稽古間日一御經筵雖史官在前言動必記然講讀之事未有專

一纂錄臣等欲乞復脩延英閣記注如　仁宗朝故
事取進止

奏乞罷瀘州梓夔路鈐轄司狀二十六日

右臣近準樞密院錄白梓夔路鈐轄管勾瀘南沿邊安
安撫司兼知瀘州張克明弄任通滿奉　聖旨就差
戎都府利州路鈐轄王椎純替張克明臣檢會梓夔
路鈐轄元置在遂州元豐中因蠻賊作過用兵討捕
初移鈐轄司於資州又移於瀘州後來邊事寧息當
郤移歸遂州并檢會元祐元年十一月先降　聖旨
更候三五年邊事一向定貼奏取指揮今已六年合
檢舉取旨遂具狀申門下省乞擇酌施行并錄白送
樞密院續準樞密院批所差王椎純等已得　聖旨
所有移瀘州鈐轄司歸遂州見別具槩勘施行臣伏
見河北陝西唯是安撫經略司專委帥臣至於馬步
軍都總管即有副總管成都府利州兩路鈐轄亦有
兩鈐轄為之副貳今梓夔路鈐轄及沿邊安撫兩司
專委一武臣既不隸屬帥府又無別官同領當用兵
之際或有從權手無事之時則有偏重伏擇　祖宗
朝置鈐轄司於遂州蓋以西南邊方外按蠻夷內則
戍兵客土相雜武猛人窺伺大盜竊發淳化咸平中
蓋當如此是故兩川各置兵馬鈐轄司鎮守互相牽
制夷事緩急照應遠近適中并檢會梓夔路鈐轄司
舊制揀選蠻馬編配罪人並與轉運司同管勾惟是
戎瀘夷事則引用皇祐四年樞密院劄子令轉運司
相度事勢勝起鈐轄將兵討除外應干軍馬事件鈐
轄司一面行遣措置至熙寧七年察訪熊本奏請應
干戎瀘夷事並要梓州路轉運司梓夔鈐轄司同管
勾竊擇　先朝創置梓夔路鈐轄與成都府利州路
不同東州既非帥府而鈐轄須在遂州故稍輕其權
任主者不一令以瀘州節制兩路以一武臣專領兩
司諸路邊州未有此比況瀘南蠻賊作過本因羅苟
夷爭不償骨價事至細微都監王宣恥不預打誓遂
出兵與乞弟接戰邀功以致敗沒朝廷用兵誅討兩
川為之騷然自林廣蕩平巢穴諸夷畏悍一向安貼
梓夔鈐轄理當複舊欲乞檢會元祐元年十一月先
降　聖旨早行措置所有轉運司通管或依皇祐舊
法或從熙寧近制乞朝廷更賜詳酌其瀘州止存留
沿邊安撫一司梓州路轉運司官領常置使副一員
遂州知州選差及任滿升擢並知　祖宗故事所貴
兵權不輕付與西南久遠安便乞下三省樞密院并

檢會前後臣寮所奏及臣前狀拖行謄錄奏聞
貼黃臣竊聞瀘州自置鈐轄司以來官員使臣酬奬供給例皆優厚武臣知州素無綱紀是以彼州官吏推恐鈐轄司復歸遂州檢會元祐元年朝廷已下梓夔路鈐轄司與梓州路轉運司同相度轉運提刑司尋具相度鈐轄司依舊移歸遂州委是經久利便臣竊謂事理明白無疑欲乞更不再下本路相度只從朝廷指置若瀘州存留沿邊安撫一司令隸屬鈐轄司又不減戍兵亦足以防遏夷蠻不為無備

封還差道士陳景元校道書事狀 閏八月八日

准中書省錄黃節文秘書監王欽臣等乞差真靖大師陳景元校黃本道書每月支錢五貫文三省同奉 聖旨令秘書省具道書目錄付陳景元據目錄於道藏取索先校定成本供秘書省委本省官對校餘依所中書者

右臣竊惟 祖宗置三館秘閣以待天下賢才公卿侍從皆由此出不專為聚書設校理校勘之職亦非專為校書也六經之書不可不尊孔氏之道不可不明至于諸子百家神仙道釋蓋以備篇籍廣異聞以示藏書之富無所不有本非有益於治道也嘉祐中增置編校之官繕寫黃本自此書籍益廣充牣四館校讎相仍居其中者固未能周覽而徧校也今又使道士陳景元校道書臣愚竊所未諭議者必曰漢成帝時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今使道士校道書亦其比也臣竊以為不然漢之時以竹簡寫書在天下者至少非秘府不能備非如後世以紙傳寫流布天下所在皆有也劉向總校羣書非一人之力所能獨了故又用任宏等三人然兵書數術方技皆為有用非異端之學也任宏等亦非異端之人也今館閣群聚天下賢才宜有殫見洽聞之士博極羣書乃使陳景元先取道藏之書校定成本供秘書省委本省官對校皆取正于景元不亦輕朝廷之体羞當世之士乎又道書除老子莊列已立於學官其餘多虛誕不經儒者所不道天下名山宮觀自有道藏館閣所藏惟備數可矣不必使方外之士讎校以崇長異學也漢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武帝感其言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今館閣之書下至稗官小說

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所造者無所不有既使景元
校道書則他日僧校釋書醫官校醫書陰陽卜相之
人校技術其餘各委本色皆可用此為例豈　祖宗
設館閣之意哉夫聖王作事必防其微命出于上不
可不慎昔熙寧中王韶開拓熙河王安石使其門僧
智緣隨韶該說木征時人譏為安撫大師今館職之
外已置校黃本官又於黃本之外有校書道士天下
之人必謂之編校大師事雖至微寔損國体其秘書
省所請乞更不施行謹具封還伏候勅旨

論宋用臣敘官狀二十五日

準中書録黃三省同奉　聖旨宋用臣叙遠郡刺
史者

右臣竊以宋用臣変乱溝洫開掘縱横欺罔朝廷雖
刀聚斂凡所建置莫非害民大興土木無時休息又
以饋遺交通執政　陛下嗣徵位纔及旬月用臣所領
一切停罷京城之人無不欢呼鼓舞用臣所用縣官
財物有司終不能詰其多少之數隱盜出没皆不可
知此乃國之大賊民之大蠹所宜流竄遐荒以謝萬
姓　陛下初政止用寬典特從降黜已移宮觀使之
安使今叙復遠郡刺史則團練防禦使將來皆以歲
月次第遷之何以懲戒姦宄之人伏望　聖慈原其
罪惡情理難恕永不收叙所有録黃謹具封還伏候
勅旨

貼黃臣謹案唐德宗之末用宗室嗣道王李實
為京兆尹聚斂刻剝順宗即位不踰月貶通州
長史市人爭怀瓦礫款擊之後以赦令内移死
於轉州不聞復官今用臣何人貶黜數年復領
遠郡恐失中外所望

舉監察御史狀二十九日

準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令給事中舉監察御史
貳員聞奏者

右臣等伏見秘書省校書郎楊國寶京西路轉運判
官朱勃皆有文學履行操守堅正今保舉各堪充監
察御史任使若不如所舉臣等甘伏朝典

薦章元弼劄子十月

臣伏見前虢州知録事參軍章元弼學問該洽詞章
富贍自元祐三年舉賢良方正召試以丁憂不赴昨
蒙特召又以病不克試為人清苦專意於學伏望
聖慈特除元弼太學或諸州教授一官不惟表率士
人亦使元弼因得為學成就其才以待任使取進止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奏議

進幸學故事劄子 元祐六年十月

太祖建隆元年正月幸國子監二月又幸詔加飾祠宇及塑繪先聖先賢先儒之像 帝親製文宣王兖國公二贊四年四月又幸國子監 太宗端拱元年八月幸國子監謁文宣王畢命學官李覺講易泰卦淳化五年十一月幸國子監召直講孫奭講尚書說命三篇 真宗咸平二年七月幸國學謁先師及覽三礼圖召直講崔偓佺講尚書大禹謨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幸曲阜縣謁文宣王廟〻內外設黃麾仗帝服鞾袍行酌獻之礼初有司定儀止肅揖 帝特拜又幸孔林以林木擁道降輿乘馬詣墳拜奠下詔追謚夫子曰元聖文宣王先是 帝曰唐明王褒先聖為王朕欲追謚為帝可乎當令有司檢討故事以聞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遂止增美名 仁宗天聖二年八月幸國子監謁文宣王召從臣外講堂令直講馬龜符說論語一篇已而觀七十二賢攢述閱三禮圖因問侍講馮元三代制度慶曆四年五月幸國子監謁至聖文宣王有司言

舊儀止蕭揖　帝特再拜　君謹進呈
乞改正先聖冠服劄子
臣伏見禮部員外郎楊傑上言唐開元中追諡先聖
為文宣王内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今乞用唐故
事衣以袞冕之服臣竊惟　祖宗褒崇先聖比之前
代禮意加隆而冕服未用王者之制此蓋有司之誤
識為闕典　陛下欽明稽古聖德日躋臣愚欲乞因
駕幸太學酌獻之日親覩先聖服章特降聖旨命有
司改正用三代王者之禮以彰　陛下尊師重道崇
儒之意此乃一朝之盛典聖學之美事也取進止

特對條上四事狀　十一月三十日
準御史臺牒十二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輪當特對奏
事臣有管見謹具如後
一臣伏以自　祖宗肇造區夏剗削藩鎮分天下
為十八路置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有州三百州置
守皆得專達於朝廷有縣一千二百縣置令皆
命於天子其始也收鄉長鎮將之權悉歸於縣
收縣之權悉歸于州收州之權悉歸于監司收
監司之權悉歸于朝廷監司者古州牧連帥之
職也郡守者古公侯之國也縣令者古子男附
庸之君也自古封建則有強偪之患郡縣則無
藩屏之衛漢法古建侯王終有七國之變郡守
權重得專生殺唐世自方鎮至縣令皆有專殺
之威不請于朝廷惟　本朝之法上下相維輕
重相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民自徒罪以上
吏自罰金以上皆出于天子藩方守臣統制列
城付以數千里之地十萬之師單車之使尺帋
之詔朝召而夕至則為臣夫是以百三十餘年
海内晏然跦閣而不興寇竊亂賊而不作舟車
所至海隅出日無異近地不惟　祖宗仁恩德
澤深結於民亦由制置郡縣最得其道前世所
未有也夫監司付以一路守臣付以一郡縣令
付以一縣皆與天子分土而治者也其所以不
擇人乎夫一縣令不得人則里百里之地受其
害一郡守不得人則千里之地受其害監司所
以代天子之巡狩黜陟功罪進退能否内集財賦
外衛封疆者也若不得人則一路可知矣朝廷
比年命中外兩制舉監司又出省郎為之亦有
意於慎選矣然監司有善不當知也有不善亦
未嘗聞也夫人之情能者不見異而不能者亦

見容則自中人以下幾何而不惰是以議者多
言監司職事不舉夫天下之吏患在不奉法令
而規望朝廷之意朝廷之意寬則吏治苟簡遂
至於怠朝廷之意急則吏治慘刻遂至于苛夫
規望上下以為寬猛者是未得人也賢人君子
豈有規望而為政者哉　祖宗以來有考課監
司之法　神宗時枕行黜陟近歲廢而不舉臣
望　陛下詔大臣舉行考課之法專考察諸路
監司置簿于中書凡有奏請功罪皆書之參之
以衆言驗之以行事歲終則較其優劣簡其
能者亦簡其不能者而廢置之舉天下十八路
監司不過數十人皆知之亦無難矣夫選天
下郡守大臣之職也古者天子親之漢宣帝曰
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愁怨歎息之聲者政
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
太守者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故二千石
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
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以漢世良吏於茲為盛
称中興焉光武廣求民瘼觀納風謠吏多得人
百姓寬息建武永平之治後世莫及唐太宗曰為

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常書其名于於屏
風得其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是以
正觀之治幾於三代明皇開元之初歛重都督
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為之十二年以山東旱命
選臺閣名臣以補刺史十三年帝自選諸司長
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刺史又勅京官五品以
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舉縣令一人視其政
善惡為舉者賞罰是以郡縣多得良吏其治幾
於正觀　國朝太宗皇帝嘗語宰相曰朕擇循
吏俟選及三百人則天下何憂不理臨御以來
郡縣未理由擇人之未當也　太宗又嘗選秘
書丞楊延慶等十餘人分為諸道知州謂宰相
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非其人則下受其弊審
官院上新所選京朝官充知州者二十餘人御
前印紙曆子　太宗親書以賜之其略曰惠愛
臨民奉法除姦因謂知院錢若水曰所賜戒諭
有除姦之語恐不曉者從而生事可諭以除姦
之要在乎奉法耳朕盛暑中寫此豈不勞乎蓋為
官擇人以安百姓也　神宗嘗謂執政曰朕思
思　祖宗百戰而得天下今以一郡付之庸人

深可痛心自　太祖至　神宗未嘗不留意親擇郡守令　二聖垂拱悉以政事付之大臣然則今日擇郡守乃大臣之職也自京朝官以上功罪善惡無若吏部知之為詳臣愚欲乞先委吏部尚書取當為知州者具其功過舉主而擇其可任者保明之以上三省三省召為而審察之凡當召者使之言二事以上如轉對法或前任利害或朝政闕失不惟可以觀其才識亦因以廣言路通下情昔堯之試舜亦詢事考言舜之用人亦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夫欲其人不過以言與事二者而已若其言可底行及有功狀與其舉主多名人則可用無疑矣其不及者以次差之其否者與京府或藩郡通判其罷癃不能任職者與宮觀有罪者自依舊法降監當既定其等然後使御史臺糾其不當者到官則委監司考其課每及一年則以優劣聞而行黜陟爲如此則能者必出不能者必漸退雖未盡善得人必多矣夫有監司則有郡守有郡守則有縣令未有監司郡守得人而縣令可以容貪虐昏闒之人也是故天子任宰相宰相擇監司與郡守監司郡守當擇縣令宰相察監司而已監司察郡守郡守察縣令朝廷據其所察而行賞罰此豈難哉夫有考課而無黜陟與不考同今吏部雖以上中下為等文具而已非有賞罰使人勸沮也臣伏望　陛下明諭大臣使慎擇監司而亦考之又使大臣代　陛下擇郡守其監司郡守考課必行賞罰使監司郡守專察縣令庶使天下官吏漸多得人然後可以言治矣

一臣伏見近制舉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須通判資序嘗歷任一年以上人充臣嘗受詔與兩制同舉會議終日無一資序相當可充選者間有一人應格又衆論未以為允雖由舉者寡知人才不廣實亦拘礙資格所以尤難得人緣資格之設本以向者多不拘資序或特除選人故立此法矯枉過正臣愚欲乞參酌前後除制裁處其中應舉監察御史取第二任知縣以上殿中侍御史取初任通判以上更不限實歷一年其寄祿官並以奉議郎以上所貴資序稍寬易得應格兼收衆才廣言路亦經久之通法也

一臣竊見朝廷常患將帥之才難得其人　仁宗

時每遣臣闗或自禁近除授試之藩閫然後大用外任則都轉運使待制雜學士可用者常數人選擇而使之未嘗言之豈人才獨多於今由朝廷養之有素也將帥之選多出於監司初為監司者先自遠路漸擢至京東西淮南其資望最深績效尤著者乃擢任陝西河東河北三路及成都路自三路及成都召為三司副使其未可敍者或與理副使資序自副使除待制出為都轉運使夫自初為監司至三路及三司副使者其入仕當已深經歷已多緣邊山川道路甲兵錢穀所皆諳知故帥臣有闕可備任使中才之人亦能勉强朝廷以其經歷亦倚仗而不憂夫人雖有聰明絶人之才若未嘗目覩終不如親歷者所得之多也自王安石用資淺之人為監司使之推行新法其奉法精寬者則以為不才往往廢斥其苛急聚斂為士民所共疾者乃得在職或不次進擢是故才與不才而皆廢壞而資序一切不用　二聖臨御以來深懲監司刻薄多以罪黜其任用者又未嘗以遠近為之資序每遣帥有闕則不知可用者為誰由朝廷養之無素也臣愚欲乞復　祖宗時用監司之法先自遠路漸擢至京東西淮南然後選其能者任三路及成都試之户部司農太府或左右司郎官然後出為都轉運使邊臣有闕于此選授則可用之才必多矣今監司除授無法或初除即與近路及三路自三路則遷之遠地則人情已不樂為三路者或久而不遷其才能資望又不足以備邊帥之任此所以人常乏也今若復　祖宗三路之法以任轉運使其提點刑獄轉運判官亦擇才能者與諸路更互為之使往來出入于三路者常多則知邊事者不少矣

一曰聞昔季康子患盜問于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季康子又問政于孔子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臣始讀書蓋嘗疑之以為聖人之言主于教化而已行之未必有近效也及觀唐太宗初即位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哂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

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臣觀太宗之政如此乃始知聖人之言不欺後世行之必有近效也夫以匹夫之魯國季康子為相孔子猶勸之不欲所以止盜而況天子之為天下守季康子魯之執政猶不可以言教當欲善而已而況天子之於天下乎自古用重法以止盜者莫如五代之漢隱高祖即位之年患四方盜賊衆多刺盜賊無問贓多少皆抵死仍分命使者逐捕宰相蘇逢吉草詔意云應賊盜其本家并四隣同保皆全族處斬衆以為盜猶不可族況隣保乎逢吉固爭不得已但省去全族二字由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殺平陰縣十七村民其可謂重矣然盜賊不為衰止漢室不四年而亡大唐太宗之政如彼漢高祖之法如此有天下者當以盛唐為法乎當以季漢為法乎至周太祖時竊盜贓滿三匹者猶棄市　太祖皇帝代虐以寬稍輕盜法　累聖仁厚哀矜庶獄遞加減貸故竊盜罪無死刑然今編敕所定

盜贓猶重於律三倍蓋承五代刑罰世重藏之極輕猶至於此豈可更增重乎臣伏見熙寧四年中書檢正官奏請開封府東明考城長垣等縣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東應天府濮齊徐濟單兗鄆沂等州淮陽軍別立盜賊重法其後又有他州奏請乞比東明等處行重法者有重法之地又有重法之民夫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誰非君民今猶視此州縣如夷貊異域之人別立盜法自行法以來二十餘年不聞盜賊衰止但聞其愈多耳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又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太上以善待民乃可望民為善以應上若其不應罪在民也上以惡待民則民為惡以應上乃其理也何足怪其多乎古者聞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節儉示之以敦朴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則自不為盜有邪僻之民然後從之以刑豈有不治其本而專禁其末不清其源而欲塞其流也若以重法為權時之宜而行之數年而盜少於前固當除之復用中典若盜益多於前則是重法不足止盜甚明其

可除去無疑也又重法之地皆舉知縣必擇強
健之吏被此選者奉法除盜視民加仇一切以
擊斷為務跡此豈平世所宜為乎臣愚欲乞悉
除重法改重法地分為舉知縣地分夫天下縣
令皆不可不擇獨此諸縣先已舉吏則不可廢
民多姦猾尤須良吏以治之選吏以養民不令
吏以敵民也及今四方人情少安改峻法為平
法庶可以變惡俗為善俗止用常典足以禁姦
其刑亦不輕矣若刑重法不已盜賊益多臣將
見此數十州之民無樂生之心一有凶年飢饉
則為等死之計群起而為大盜雖有重法又可
禁乎惟　陛下無以孔子之言為迂無以唐太
宗之治為難無以教化為不急無以峻法為足
恃則民皆可使為善矣

右謹件如前臣智慮短淺闇于世務待罪班列無補
豪分伏遇　皇帝陛下明目遠聰開廣言路每因視
朝侍訪在廷臣輒以狂瞽仰塞明詔干冒天聽敢進
刑命臣無任惶懼隕越之至

乞不迁開封府狀七年正月八日

右臣準尚書省批送工部狀乞迁開封府於舊南省
令李工部與將作監同勘當者臣竊以開封府自
太祖皇帝開國建置於此　太宗　真宗皆嘗尹京
潛龍故迹至今存焉昨因廨舍遺火遍近原廟遂有
迁改之議若以火而迁則廟之東北皆有民居比之
開封尤更不遠火何可防又舊南省已為試院今欲
以開封府為試院豈可不嚴火禁乎若以開封敲扑
之地不可近原廟則景靈宮在　祖宗時已有　列
聖神御比之今日輕重亦均若以狹隘而迁則　祖
宗以來官吏所容亦足以治事且開封非貯火之所
但長吏與僚屬住家於其中爾比之民居數為難防
惟當申嚴火禁故築高牆以為隔限亦可以備患矣
今乃欲更已成之試院為府廢百三十餘年之府為
試院此兩大役營造不小夫土木之功使匠人度之
無不言費省而易了及其作之便見費大臣恐枉勞
人力虛費國用無大利害不必迁也今若因舊與葺
補徙近南北之兩廡營造功費猶小凡官舍數迁改
則民心亦不定不若因其故便昔魯人為長府閔子
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稱之蓋為國者
務省事不欲多變革也伏望　聖慈更賜詳擇謹錄奏聞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奏議十一

邇英閣奏對劄子 元祐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臣掌國史伏覩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豐功盛德固不可得而名言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納諫 仁宗能行此五者於天下所以為仁也 陛下嗣位于今八年昧爽而聽朝旦晝而講學風雨不易寒暑無倦可謂勤於進德矣然而天表淵默 聖度高遠中外之人未知 陛下 意所好如仁宗之五者見於天下群臣雖欲步祥萬一亦無所自而入方今四海顒顒相望太平臣願 陛下深留聖思法象 祖宗日新輝光昭示所好以慰答群生之望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薦陳祥道禮官劄子 四月二日

臣伏見秘書省正字陳祥道深於學禮用意專精求之諸儒未見其比昨任太常博士上其所著禮書一百五十卷嘗擢真秘省校正之職雖為請說然祥道之學未有所施今太常禮官皆朝廷所選用宜更多得禮學之士則議論有所質正伏望 聖慈候禮官有闕員復以祥道充或與理秘書省校正資任如及歲限就除帖職不唯禮官得人亦朝廷器使人才用其所長之意也取進止

薦張舉劄子

臣伏見前陸州青溪縣尉張舉志趣高潔詞學清瞻治平四年甲科登第以侍親未嘗出官既終養遂屏居不仕已二十六年今年四十九歲元祐之初以近臣論薦除潁州教授亦辭不赴臣當惟朝廷崇志士人廉退之風未立無以厲之唯精奬進安恬之人則奔競者不抑而自息如舉之履行文學直可使老於岩穴終不收錄方明聖在上樂育人才必不其然況前後累有臣僚論薦不一伏望 聖慈特不以次擢寘館閣必協士論若以舉未嘗歷官或乞且令校黄本書籍以待任使如蒙朝廷擢用後犯正入己贓臣甘與同罪取進止

進家人卦解義劄子 五月四日

臣近以權侍經筵久不進講 陛下今月一日已御邇英又先降 聖旨過端午未住講讀此見 陛下好學之至也而臣自五日以後北郊奉祠未獲入侍伏覩中宮初建將行嘉禮實為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恭惟 本朝祖宗家法自三代以述蓋未之有由漢

以下皆不及也今　陛下納后以承天地以奉　祖
宗內盡孝養外美風化將以為萬世法臣愚竊為
陛下重之謹按周易家人之卦乃聖人所以定天下
之端本臣輒不自揆敢撰集所聞先聖先賢之言為
解義一篇謹錄上進以代奏事伏望　聖慈少賜省
覽臣無任惶懼激切之至謹進

家人卦

䷤ 離下巽上 家人

臣祖禹曰家人之道以內為主女正則家正矣故其利在女之正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謂六二也男正位乎外謂九五也六二以柔得位而居中九五以剛得位而居尊男子居外女子居內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男女之正莫大于此此天地之義陰陽之分也禮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其可以不正乎天子者天下之君也諸侯者一國之君也父母者一家之君也君不可以不嚴天子則天下之所嚴也諸侯則一國之所嚴也父母則一家之所嚴也故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得父之道則慈子得子之道則孝兄得兄之道則友弟得弟之道則恭夫得夫之道則義婦得婦之道則聽如此然後家道正推而行之以治天下故正家而天下定矣舜文王是也舜事父母瞽叟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而天下之為兄弟者定釐降二女于溈汭嬪于虞而天下之為夫婦者定文王孝于王季太任刑于太姒友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學曰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象曰風自火出家人何謂也離火也巽風也火在內而風在外家人之道由內以相成故文中子曰明內而齊外也君子之居家也言必有物行必有常所以為家人法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何謂也處家之初治家之始故必防閑之然後悔可亡王弼曰凡教在初而法在始當治之於未變嚴之於未瀆也既變而後治之既瀆而後嚴之則悔矣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君子言有物行有常無

僻志無謠好所以閑家也昔者桀惑於妹喜故夏亡紂惑于妲已故商亡幽王惑於褒姒故周亡晉獻公惑於驪姬三世大乱唐高宗制於武后唐祚中絕中宗制於韋后身陷大禍皆不能閑之於初也閑之在於人心未変之時故彖曰閑有家志未変也六二曰無攸遂在中饋正吉何謂也坤之文言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陰不爲倡陽不爲和故坤道柔順承天而時行妻道無攸遂在中饋則正而吉矣古者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覌于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礼相助奠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恭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故閑雎美后妃之德其職在於供荇菜備庶物以奉宗廟又當輔佐君子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關雎之化行則諸侯之夫人采蘩于沼沚用之公侯之事大夫之妻亦采蘋藻薦之猶當湘之錡釜以供祭祀之用皆無攸遂在中饋之事也三代之亡皆以孽女乱政不修其職而預外事故武王數紂曰古人有言曰牝鷄無晨牝鷄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詩人刺幽王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婦有長舌惟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又曰赫赫宗廟褒姒滅之皆反此者也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何謂也以陽處陽居下卦之上爲家人之長剛嚴者也王弼曰行與其慢寧過乎恭家與其瀆寧過乎嚴故家人嗃嗃至於有悔雖危猶不失吉婦子嘻嘻喜笑無節終必有吝凡家之道主於嚴敬故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六四曰富家大吉何謂也以陰處陰体柔居巽少長有禮各得其序以听于上故象曰順在位也富者非富於財而已家之富猶人之肥也礼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其大者不亦宜乎九五曰王假有家勿恤吉何謂也陽居君位以家道治天下者也聖人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故視天下如家視百姓如身愛人如愛身治天下如治家孔子曰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太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身家家之本在身修身所以治人正家所以治天下也舜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此以家道治天下而四海之內莫不交相愛也詩曰子之于歸宜其家人大學

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敎國人先王欲正天下必自家始此家人之義也故勿恤而吉王弼曰王至斯道以有其家爲古之人有行之者舜文王是也上九曰有孚威如終吉何謂也以陽居上處家之終誠發乎中而著于外人皆信之故曰有孚治家之道初則閑之終則嚴之故曰威如閑之者制於未變也嚴之者所以常久也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傳曰有威可畏謂之威楊雄曰貌重則有威又曰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己又曰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之君子之道本諸身故治家者始於修身終則反諸其身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矣身處畏敬人亦畏敬之夫如是豈有不終吉者乎故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擧魏釗劄子

臣伏見內殿崇班成都利州路走馬承受公事魏釗資性詳整風力敏强曾歷任進所居稱職伏望 朝廷更賜考察陞擢遣要將領繁難任使以覩其才取進止

論求言劄子 七月

臣聞禹戒舜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舜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捨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后克艱厥后者知爲君難也臣克艱厥臣者知爲臣不易也君知爲君之難則不可不求言臣臣知爲臣之難則不可不極言于君如此則政乃治黎民化之敏于爲德矣君知爲君之難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可以興邦也不知爲君之難則所樂者唯其言而人莫予違也夫爲人君出言不善而人莫敢違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喪邦也舜知其如此故答禹曰信如此則嘉言無所隱伏人臣得行其言則天下之士願立於朝故野無遺賢々人皆在朝則萬國咸寧矣人君能盡天下之善言不遺天下之賢人又動必稽于衆捨己以從人故能不虐無告皆得其所不廢困窮皆得其養惟帝堯能之禹以道陳戒故以此告舜々以堯爲法故以此答禹其要在于所言用賢從衆愛民而已臣今日所講孟子不敢勸齊王發粟以救民則與比、相、正還齊王爲民父母坐視齊國飢饉其民將轉死溝壑而孟子不敢復言譬之馮婦搏虎豈得嘉言無所伏哉臣視齊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非無仁心也然而不能推愛牛之心而愛民見牛將死

則知愛之見民將死則不知愛之是以民飢而不救此
所以為不仁也畜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孟子非堯
舜之道不敢陳于王前孟子見之時少畜人見之時
多譬如萌生之物一日溫之十日寒之雖欲其生豈可
得豈可得哉此所以為不智也畜王不仁不智由不
能聽言用賢也昔 仁宗謂輔臣曰如聞州郡嘗於夏秋
之際先奏時雨露足稼穡登茂後或災傷畏罪不敢
以聞使民不得免賦租甚非長吏愛民之意乃著令
不罪州郡吏而聽除民租又有奏水災過實者有司
請加之罪 仁宗曰州郡多奏祥瑞至于水旱之災
或抑而不聞今守臣自陳墊壞官私廬舍意亦在民
豈當加罪也 仁宗聖心恤民如此若使孟子遇
仁宗之時豈有不言者哉臣願 陛下以舜禹之言
為法以 仁宗之心為心以畜王為戒知為君之難
不可不求言求言不可不防閑使嘉言日聞賢人日
進則四海生民幸甚 仁宗故事伏乞常留聖覽取
進止

議合祭狀一 九月 日

準尚書禮部牒親祠皇地祇三省同奉 聖旨令
侍從官尚書侍給郎舍臺諫禮官集議聞奏者

右臣等謹案經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
孝故事地察禮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
祀歲徧三代之禮天子無不親事天地周禮冬至日
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夏日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自
王莽推奬象舞皆不同由漢以來乃有合祭之文至
於 國朝遂為故事元豐中 神宗皇帝用禮官之
議詔定北郊親祀之儀始罷合祭之禮 陛下嗣位
於今八年將舉祀圜丘而疑於未見地祇欲循 祖
宗之舊則禮不經見欲如元豐之制則應北郊或未
可行故下有司博議此誠欽崇明祀慎重之至也臣
等謹案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禮曰地載萬物天垂
象取財於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王者父
事天母事地皆不可以不尊今三年一郊已非古典
而北郊未有親祠之日若不因見地祇則是尊天而
不親地事父而未事母也朝廷審能以夏日至盛禮
備物躬祠北郊率十餘年之隆典此則三王之誠復
見於今矣其誰敢以為不然 臣等竊恐北郊之禮
未必親行徒崇空文則天子長無親事地之禮亦非
聖情之所安也伏請合祭天地如 祖宗故事俟將
來親行北郊之禮則合祭可罷謹錄奏聞 臣張琡太常博士

殿中侍御史臣吳立禮起居郎權給事中臣喬執
中尚書戶部侍郎臣孫之奇御史中丞臣李之
純權戶部尚書臣錢勰翰林侍講學士臣范祖
禹翰林學士兼侍讀臣顧臨
二 初十日
右臣等近於尚書禮部集議親祠皇地祇已具奏聞
伏請南郊合祭未聞 聖旨指揮臣等竊以天地特
祭經有明文然自漢以來不能行之千有餘矣年矣
昔商因夏禮周因商禮皆有損益孔子曰其或繼周
者雖百世可知也可知者亦犹商因於夏周因於商
也時異事變不可盡同雖有聖人繼周亦少損益是
以先代之禮後代有不相沿前王之禮後王有不相
襲唐虞五載一巡守周則十二年豈可謂唐虞非乎
蓋周不能行也 先帝朝獻景靈宮十一殿一日而
徧陛下一歲乃徧亦因時制宜欲可行也合祭之禮
臣等不敢遠引前代自 太祖建隆四年初郊至于元
豐百二十年已成一代之禮後嗣可以遵承天地父母
理無不可以並不得言瀆 太祖平一海內 太宗
真宗皆致太平 仁宗享國長久 英宗 神宗
紹休聖緒率用此禮神祇饗答非不蒙福報也惟
元豐六年同詳定郊廟奉祀 禮文所議云始非所
謂以類求神之意遂遷皇地祇之位蓋以地祇當祭
於方丘樂以八變不可以升圜丘也夫周之后稷
本朝之 太祖皆當享於宗廟樂以九變而周公制
禮以祖配天未有或非之者也祖可以配則地何為
不可以並乎然 先帝所以之行者決欲親祠北郊
也若 先帝能力行之而 陛下未能枕當且復其
旧況 先帝尚未行乎設 先帝已行而復知其難
未少不改而從旧也 宋興以來 太祖郊四
太祖宗郊五 真宗郊五 仁宗郊九 英宗郊一
神宗郊三皆合祭不合祭者唯元豐六年一郊耳
陛下嗣位八年已再饗明堂當亟見天地今初郊祀
若循 祖宗之旧他日果能行先郊之禮然後罷合
祭未為失也今未能用周禮而先罷之他日欲親祠
則不果欲合祭則已罷父天母地偏而不備伏恐聖
慮未得安也若北郊既不可行而復議合祭則慢神
已甚雖宴享賓客猶不可以如此況事天神祇乎臣
等不知今欲親祠北郊如之何而可也一年再郊此
必不能且夏日之至未亦行也減損北郊之儀以就
可行是於父母有隆殺也南北郊與明堂同祀北南
郊愈疏亦未為得禮也或六年或九年而一郊此豈
周禮乎如此則北郊之禮必為空文未有可行之日

也今近捨祖宗百餘年已行之礼而欲遠復三代千餘年不本之祭去所易就而所難守周礼為空文慶地祇之大祀失今不定後必悔之伏望聖慈早以時决無疑於祖宗之舊以昭大孝隆圜丘合祭依熙寧十年典礼則四海蒼生並受其福臣等忝備近臣義不敢黙謹録奏聞

進合祭故事劄子

太祖南郊四 合祭

太宗南郊五 合祭

真宗南郊五 合祭

封禪一 昊天上帝 皇地祇

汾陰一 祭后土

恭謝一 合祭

仁宗南郊九 合祭

明堂二 一合祭

恭謝一 合祭

英宗南郊一 合祭

神宗南郊四 三合祭 元豐六年一罷合祭

右謹進呈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奏議

乞節講礼記劄子 元祐七年九月十二日 諸官同入

臣等奏聖旨講礼記伏緣礼記漢儒所集非聖人全經當有去取欲乞除喪礼十三篇不講外如篇中有不須講者亦節講取進止 聖旨依奏

再薦章元弼劄子 十月十六日

臣於去年十月具劄子奏事新授知潤州録事參軍章元弼乞除太學正録或諸州教授未蒙施行臣伏見元弼履行清修文章華贍可充館閣之選自元豐五年殿試第一得綰一資初任未赴以母病乞侍養歲滿調官未赴又丁母憂兩舉賢良方正以丁憂疾病不克赴試寔緣留滯未有考第即與初及第未出官人不同臣竊聞林自除太學録回述古鄭州教授皆无曆任伏望聖慈特賜比附林自等例除元弼太學正録一官長育其才勸率學者以增王國多士之美取進止

乞除賊盜重法狀 二十七日

右臣於去年十二月轉對奏事乞除賊盜重法未蒙施行臣聞王者之德如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四海之

內皆赤子也無有遠近當視之如一今重法之地独
為庶民一人犯罪連及妻孥沒其家產使同反逆先
王制刑少使民得以自新不聞刖異州域偏行峻令
恐非聖世所宜為也　陛下將郊見天地御樓肆赦
若於赦文悉除此法一切蕩滌與之更始足以感格
人心召致和氣則帝舜好生之德大禹泣辜之仁咸
溥解網之恩復見於今矣恭惟　祖宗無不哀矜庶
獄刑罰從寬遠過前代實有陰德上當天心是以承
百年福祚無窮唯是嘉祐七年初立窩藏重法至
熙寧中中書檢正官奏請遂為著令皆因有司建議
非　仁宗　神宗本意此乃權時之制不可久行臣
前奏論之已詳今因初郊宜以為仁政之始聖人順
動雲行雨施刑清民服此其時也伏望　聖慈斷而
不疑特降睿旨於將來赦書行下使百姓曉然知
二聖天地涵養無私之德不獨視此諸郡如夷貊之
人臣將見民之戴恩淪于骨髓則勝殘去殺庶可望
矣謹錄奏聞
　貼黃議者必謂一除此法賊盜必熾竊以為不
　然自嘉祐以來行重法至今不聞地分賊盜衰
　止近元祐編敕比舊法稍輕亦不聞賊盜滋多
以此知賊盜多少不係重法深可除去無疑并
乞檢會臣前奏施行

　薦鮮于之武劄子　二十八日

臣伏見左朝請郎前監東作坊鮮于之武博學能文
慎靜有守可備臺閣任使滯於筦庫眾論惜之其人
年四十以上伏望　聖慈特賜差充諸宮教授或內
外學宮一次漸加試用必有可觀取進止

　薦張康國劄子

臣伏見左宣德郎張康國敏而好學文雅有餘自登
科第兩蒙堂除學職今授知鄭州新鄭縣事以又守
官東南別無兼侍雖請近邑又已見闕而於私不便
恐不能赴官臣竊惟朝廷方長育人才如康國者所宜
收采伏望　聖慈特賜差充內外學官一任取進止

　薦王周道劄子　二十九日

臣伏見翰林醫學王周道博通方術用藥精審伏望
朝廷特賜差充太醫局丞一次俾領教導必有補於
醫事取進止

　進郊祀慶成詩狀　詩附

右臣伏覩今月十四日南郊大禮慶成文學之臣歌
頌盛德臣不揆荒蕪輒作古詩一章并序謹繕寫隨

狀上進雖不足形容天地之美亦臣子各言爾志之義也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郊祀慶成詩并序

臣伏覩　皇帝陛下以冬日至郊見天地臣幸得待罪從官在侍祠之列進俎投嘏拜官承事恭陪大礼迄于慶成目覩嘉應昔所未有欢忭踴躍倍万於常今茲群公卿士皆作詩頌鼓舞聖德而臣執帷惟愧其職在以先王訊興數陳功戒以補万一其敢無辞昔周之成王郊祀天地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此告神之詩不敢忘戒也群臣進戒成王其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此頌君之詩亦不敢忘戒也君不忘戒以告于神臣不忘戒以告于君此所以能永保天命也恭唯　祖宗光有天下百三十餘年　陛下纂修承統聖統躬勤典孝實賴　文母保佑扶持于今八年海内晏寧再祀明堂肇禋南郊神祇顧饗受祉萬億此乃持盈守成之初居安慮危之際也臣是以敢緣周頌之義作為四言詩一章凡百四十句直叙事實不為修辞具述　陛下祇事天地嚴奉宗廟精一之意傳示中外顯揚美盛因以功戒其詩曰

皇帝嗣位照臨四極恭己八年日慎一日唯我　文母振古无越登茲太平誕保元辟再饗合宮無文咸秩末見於郊　帝心若惕詢謀卿士作邑告吉祇率舊章無敢有易乃動大輅龍旂獻戟囯容煌煌軍容赫赫謁款真宮明薦蠲潔乃入太廟用事八室神門降來斋殿祇栗曾孫孝思夙宵慘戚省牲之夕陰翳霏雪日入而霽乾坤開闢　列聖在天精誠合莫升自阼階如見容色樂作九变祖考咸格厥明禋成復步而出斋于帷宮百礼既飭肇及内壝卻蓋而入乃命百官勿廻班列一意尊神屏氣有懼圓壇中天微茵登級二秩並位　太祖東席蒼璧黃琮陶匏藁秸升烟颺空休氣四塞六合清晏冬廻溫律上神來下飈馭紛怳柔祇顧饗万靈咸集登歌再成太史祝册凡此禋牲天民之力凡此粢盛天民之穡天實子民來歆子食帝厚其子其有帝眷福祿穰穰既安既積乃整法駕廻御册閣大賚萬方恩施草木釋除逋負瑕垢蕩滌日月所照莫不被澤東夷南蠻西戎北狄服我聲教來覲來觀　皇帝陛下惟天是則昆虫不傷況乃含識黃髮之叟欢呼阡陌曰似　仁祖堯舜之

贊　皇帝大孝溫恭朝夕師法　文母至公唯一子
子孫〻永奉式式天錫　皇帝壽考万億　皇帝体
道垂拱淵默不言而化萬物自得　皇帝秉心清明
正直訓于有位無敢頗僻天錫　皇帝多士孔碩
皇帝聖學若稽古昔商宗寅畏周文翼〻曰予一人
實懼勿克天人之際不遠咫尺毋曰在上視予動息
毋曰蓋高聽予于側天命不當惟敬勿失　祖宗艱
難惟慎毋忽危生于安禍兆于福如執大器傾于滿
溢兢〻唯畏涉水將釋天錫　皇帝一謙四益高明
博厚日新其德從臣祖禹古訓是戒稽首陳戒唯監

無逸

邇英留對劄子 十二月三日

臣伏覩　陛下邇者郊見天地雪止風和景氣清霽
神祇饗荅福應尤感侍祠之臣以爲前後未有都城
之人瞻望玉色歡呼洋溢皆云　陛下克類　仁宗
臣觀天意人心如此實宗社無疆之福也然臣愚竊
以聖人福至而益戒則能長享其福荅美而副之以
實則能永保其荅唯兢〻業〻不自暇逸乃可以荅
天休享之所欲因而從之乃可副民望若一有滿假
之意則今日之福乃他日危亂之基也不能副之以
實則今日之荅乃他日怨誹之端也故臣願　陛下
既受大福又獲民荅益思戒慎唯勤脩德修德之實
惟法　祖宗恭惟　一祖五宗畏天愛民後嗣子孫
皆當取法惟是　仁宗在位最久德澤深厚結於天
下是以百姓思慕終古不忘　陛下誠能上順天意
下順民心專法　仁宗則垂拱無爲海內晏安成康
之隆不難致也臣承乏史官嘗采集　仁宗聖政得
數百事欲乞撰錄成書上進少資睿覽觀成憲皆
奉而行以副群生之所願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薦陳祥道儀禮解劄子 九日

臣伏見館閣校勘太常博士陳祥道注解儀禮爲三
十二卷精詳博洽非諸儒所及臣竊以儀禮爲書其
文難讀其義難知自古以來學者罕能游心故爲之
傳注者至少祥道深於禮學凡二十年乃成此書先
王法度如指諸掌昨進禮圖一百五十卷已蒙朝廷
藏之祕閣伏望　聖慈特降指揮取祥道新注儀禮
奏御下兩制看詳并前所進禮圖並付太常以備禮
官討論必有補于制作取進止

進仁皇訓典劄子 八年正月十九日

臣昨具劄子乞撰集　仁宗聖政而奉　聖旨令進

入臣已編録成書名曰　仁皇訓典凡六巻并目録一巻繕寫為七冊謹具進呈伏惟清閑之燕特賜省覽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乞賜故修書官資治通鑑劄子　二十一日

臣先與故秘書丞劉恕同編修資治通鑑恕在職十餘年臣昨受詔校定板本奏御須行校對官皆蒙賜書恕有子前池州華容縣尉羲仲見丁母憂有書與臣以不被賜為其先人之辱欲臣奏請義不同抑臣檢會故中書舍人刘攽及恕皆自　英宗朝開置書局即預編修不幸亡殁不及受賜伏望　聖慈特降指揮下国子監印造資治通鑑并目録考異二部賜其家子孫則澤及淵泉存殁榮感他人亦難以援例取進止

薦滎輯劄子

臣伏見左宣徳郎滎輯強學力文履行純茂學望之美士夫所推自登科以來兩當朝廷選充西京穎昌學官元祐四年吏部侍郎傅堯俞銓量堪任文館之士五人輯為之首伏望　聖慈特差充太學教官一次以待館閣之選質於公論必謂得人取進止

薦常安民劄子　二十九日

臣伏見左朝奉郎致仕常安民前任開封府推官以母喪去職因求葬地往來道路忽得危疾家人憂惶即乞致仕安民文學政事精敏過人操履端方昔公盡瘁已經朝廷擢任太常礼官宗正寺丞及左開封皆有已試之效不幸丁憂暴疾壯年納祿尋得平復今已服除臣竊惜其人才可備侍從之選伏望　聖慈特落安民致仕還其舊職稽之公論必以為允取進止

畏天劄子　三月十三日

臣前上　仁皇訓典願　陛下法則　仁宗宜以至誠好學為先今因進解月令聖人奉天之事臣竊以畏天者莫如　仁宗故願　陛下先試於事天臣聞聖人之事天也非在乎七日戒三日齋執圭幣以饗圜丘之時也天之佑聖人也亦非在乎祭則降福之時也聖人無一日而不事天天無一日而不佑聖人昔堯授舜舜授禹皆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夫帝王之興受天眷命豈一朝一夕哉由其積行累功素合於天也堯有聖神文武之德故天命以為天下君孔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所以事天也元亨利正乾之四德君子行仁義礼智以法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

人之大德曰位天叙有典故奉之以五典天秩有礼
故奉之以五礼天命有德故奉之以五服天討有罪
故奉之以五刑賞有德罰有罪皆天之事非人君所得
私也故官謂之天官民謂之天民官不可以非其人
民不可以失其心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不違後天
而奉天時夫能使天不違者奉天之至也仲虺之誥
曰天乃錫王勇智聖人聰明淵懿皆天所與豈可不
學以奉天乎湯誥曰尔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
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言人有善已有過皆天所
知不可誣也聖人推此心于天下故其德合於天伊
尹曰惟尹躬曁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夫一者何惟
誠而已不誠則有僞故不一不一則無以享天心又
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
民歸于一德天之所佑民之所歸惟誠而已召誥曰
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命哲則有智有不智故
不可不一于學命吉凶則有禍有福故不可不一于
德命歷年則有永有不永故不可不一于仁此皆所
以事天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升降動
靜皆合天之意也又曰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
旦及尔游衍言天常與人君出入游處不可不畏也

夫天之與人同一氣耳故民愁則天爲之感民悅則
天爲之和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是也
恭惟　仁宗深体此意是以能誠于事天誠于畏天
臣伏見自去冬郊祀以來天人協應風雨時若有豐
年之祥此乃皇天向佑　陛下至誠之所感也而自中
春以來暴風雨雪寒氣過甚節令不時豐年之祥後
未可必夫天之於人君亦猶人君之於臣下也小過
則戒敎之若其不改然後責罰加焉人君覩小異而
不儆戒則大異將至矣是以洊雷震則君子恐懼修
省迅雷風烈孔子必變敬天威怒也惟　陛下戒之
愼之無忽天地之小異則側身修德以銷大異於未然
則天心常悅人心常和四海幸甚取進止

進紀草劄子二十日

臣伏見　仁宗時恭裏上　真宗所製奉神述模本
仁宗拱立命案進讀　神宗御資政殿史臣進　仁
宗　英宗紀草　神宗立聽頓問至讀畢徹案史臣
將降階始坐此皆　祖宗孝德嚴敬奉先之大禮也
臣本院近奉　聖旨二十二日進呈　神宗紀草伏
緣其日係大宴前一日御集英殿獨看恭惟　陛下
方覽　先帝史冊而閱史既畢即觀百戲理似未安

伏望　聖慈特降指揮罷二十二日獨看以示
陛下聖孝欽崇　神考大典專一之意取進止

舉學官狀 四月

臣伏見左奉議郎李㫬奉寧軍節度推官孫𢀈成平
縣主簿晁將之皆有文學履行詞章富贍為士人所
推伏望　聖慈特差充內外斈官一任以助長育人
才取進止

救疾疫劄子 五月五日

臣竊聞京城逐廂散藥所差使臣止是監醫生給散
小民既不知藥所主療亦不看診是何疾病一槩者妄
請醫者亦言散故飲藥者多死今疾疫方起又重為藥
所誤實可憫傷伏望　聖慈特降指揮下太醫局從
上差撥斈生以代醫生令依先降朝旨分定地分委
使臣同斈生日給食錢二百文仍於步軍司或馬鋪
權差借官馬各一匹乘騎免令冒暑奔走困乏實得
看醫用藥則救活必眾不誤人命以副　二聖惻隱
恤民之意取進止

貼黃臣訪聞太醫局斈生係已試中之人又經
治病其醫生是初入學之人未曾試中今乞權
暫差撥斈生仍與理為差遣一次所貴各肯盡
心及闕令所差醫生既無乘騎隨逐使臣不及
所以力不能看診須與給借人馬乃可責其治
療又緣京師人民至衆欲乞多差斈生數人或
更添差使臣管句並乞朝廷詳酌揮指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奏議

乞免節讀漢唐史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 請官全入

臣等近奉聖旨令講讀官同將漢唐正史內可以進讀事迹鈔節繕成卷帙逐讀日進呈數渙已具劄子奏見欲鈔節繕寫候成卷帙即具進讀臣等竊以經筵設事讀官講經讀史　仁宗時詔丁度等讀通前後漢書令撰序賜名前史精要止是讀官戒事令臣等分講禮記讀官分讀　兩朝寶訓若令講讀官同進讀漢唐史書即事請官兼讀官之職名分不正恐非經筵分置講讀官之意也伏乞特降指揮專令

薦張雲卿劄子

臣伏見前陳州州學教授張雲卿學文履行稱于鄉党為西都士人領袖家貧四壁志操益堅晚得學官專意職業安恬靜默不求人知年踰六十終老未遇朝所宜收錄以勸多士伏望　聖慈特差太學學官或三京教授一任取進止

辭押賜劄子 六月

臣今月十三日準　勅徐王六月二十九日生日礼物等差臣押賜者臣先於元祐三年任修實錄檢討官著作郎兼侍講日已蒙差押宗晟礼物一次今茲重煩　勅命實取不皇臣伏見梁燾任中丞日曾辭押賜伏望　聖慈特降指揮許臣依近例辭免改差未經押賜之人臣無任惶懼隕越之至取進止

薦龔史尚穎劄子 七月十三日

臣伏見左宣德郎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龔史委登高弟節操方正新授陳留縣丞尚穎強學力文履行修飭皆宜寘之學校伏望　聖慈特差充內外學官一次以助長育人才取進止

薦馮山張學劄子 八月十五日

臣伏見左朝請郎馮山熙寧九年為秘書丞通判梓州御史中丞鄧綰舉充臺官山自以素與鄧綰迹疎及不諳知朝廷事体乞免赴闕辭順義正不為激訐而風節自高山以母老速任鄉使二十餘年不到京師臣素不識山之面因修　先帝實錄見有辭奏而知其賢詢之兩南士人稱山之美如出一口山年已六十三丁母憂除服當赴闕朝參臣又伏見前睦州青溪縣尉張學自治平四年甲科登第以侍親未嘗出官既終養遂屏居不仕元祐之初近臣論薦除潁州教授亦辭不赴臣於去年四月具劄子奏學未蒙

施行奉有節行文章登科二十七年年已五十不為
世用二人者皆可為朝廷惜也伏望　聖慈並加不
次進擢寘之清要以厲風俗少有所補取進止
　薦曾孝純文居中劄子
右臣先於元祐五年十月劄子奏伏見奉議郎曾孝
純故太傅公亮之子出官以來並不磨勘自丁父憂
服除即乞尋醫　先帝特賜孝純進士出身辭不受
又除太常丞亦不就乞不次陞擢或處以館閣之職
未蒙施行臣竊以公亮定策勲亚韓琦歷相　三朝
配享　英廟所宜甄録子孫紹續門户孝純不磨勘
已二十餘年尋醫已十餘年尤當旌顯臣又伏見太
官令　太師彦博之子資性端愨行如寒素非任
太常寺奉禮郎以避親嫌改太官令稍為下遷居中
不以進退累心恬然安職方朝廷推廣至公求賢不
間遠近況可用之才出於公相之門此尤不可遺也
伏望　聖慈並特賜擢用取進止
　聽政劄子九月十五日同蘇軾上
臣等伏以天下不幸　大行太皇太后登遐　陛下
號慕哀毀孝性天至在廷聞者無不摧隕今將總攬庶
政延見羣臣四方之民傾耳而聽拭目而視此乃宋
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
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
合之時也嗚呼可不慎哉可不慎哉臣等久備講讀
或在論思首當獻言以助萬一　陛下宜先誠意正
心推廣聖孝發為德音行為仁政以慰答天下生民
之望此在　陛下加意而已非有所難也願　陛下
循其本而行之則其末可以無難昔周公以成王幼
弱故位冢宰治天下七年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其功
德至隆周公既沒成王追念周公之勲勞賜魯以天
子禮樂使世世祀周公以為非此不足以稱周公之
德也成王所以報周公如此故天下莫不歸心漢大
將軍霍光尊立宣帝霍光既沒宣帝亦葬以天子之
禮帝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夫周公霍光皆
人臣也有非常之功故成王宣帝皆報以非常之禮
而況　太皇太后　英宗之配　神宗之母　陛下
之祖母有大功於宗廟社稷有大德於億兆人民於
陛下之恩与天地無極豈人臣之比哉然然則今
陛下所宜先者莫如報　太皇太后之德也自　仁
宗以來　三后臨朝皆有大功　章獻明肅之於
仁宗　慈聖光獻之於　英宗　陛下也尤豈之末

神宗寢疾已不能出號令 陛下年始十歲 太皇
太后內定大策擁立 陛下儲位遂定 陛下之有
天下乃得之於 太皇太后也聽政之初詔令所下
百姓無不歡呼鼓舞自古母后多私外家惟 太皇
太后未嘗有毫髮假借族人不以族人而已徐王魏
王皆親子也以朝廷之故疏遠隔絕魏王病既沒然
後一往 太皇太后疾已革然後徐王得入進見
臣少從天下人望不以己意為喜怒賞罰故至公無
私之德雖匹夫匹婦之口亦能道之臨朝九年未嘗
少自娛樂焦勞刻苦以念生民所以如此豈有他求
哉凡皆為 趙氏社稷 宋室宗廟專心一意以佑
保 陛下也故身當其勞苦而使 陛下享其安逸
昔 章獻明肅時親党多僥倖濫恩 仁宗既親万
机不免譽章故小人不能無怨今 太皇太后自臨
朝以來左右請求一切拒絕內外肅然蓋以朝廷不
可無紀綱故身當其怨而使 陛下坐收肅清之功
陛下 如欲報 太皇太后之德莫若循其法度而
謹守之 祖宗以來唯以德澤結百姓之心欲四海
安靜無事 仁宗行之四十二年天下至今思之恭
惟 太皇太后之政事乃 仁宗之政事也然而

此有脫文

仁宗聖性寬裕不忍拒人內降濫恩其後亦如此而
有惟 太皇太后嚴正至靜不可干犯故能外斥遂
姦邪以清朝廷內裁抑僥倖以肅宮禁九年之間終
始如一故雖德澤深厚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亦不為
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 太皇太后不當改 先
帝之政 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 陛下不可
不察也當 陛下嗣位之初 太皇太后同聽政中
外臣民上書者以萬數皆言政令有不便者 太皇
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与 陛下同改之非以己
之稱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
有罪當逐 陛下与 太皇太后亦以衆言而逐之
其所逐者皆上負 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仇疾
衆庶所欲同去者也 太皇太后豈有憎愛於其間
哉頗不如此則天下不安耳惟 陛下清心照理辨
察是非并逐佞人深拒邪說有敢以姦言惑聖聽者
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儆羣慝則帖然
無事矣 陛下若稍入其語不正其罪則恐姦言邪
說繼進不已萬一追報之礼小有不至於此 太皇
太后聖德無損而 陛下孝道有虧少大失天下人
心 陛下与太皇太后用以為相海內之人無不欣

恍光沒之日無不悲哀乃至茶坊酒肆之中亦事其
画像光儀以得人心如此者為其羅輔佐　陛下与
太皇太后功及天下也以光之功比之　太皇太后
止莫萬分之一而百姓思之如此而況　太皇太后
天地之於　陛下有父母之德於生民四海愛戴思
慕無窮　陛下若聽小人讒説或追報有所不至或
輕改其政事豈不大失天下心乎人心離于下則天
變見於上　陛下雖欲為善以救之改過以補之
亦無及矣孝者萬行之本人既不立則其餘何足觀
焉夫小人之情非為朝廷之計亦非為　先帝之事
皆為其身之利也日夜伺候欲呈其恨者久矣今
太皇太后新棄天下　陛下初視政事乃小人求間
伺隙之時也故不可不預防之比等既上誤　先帝
今又欲復誤　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
臣等恭聞　陛下自　太皇太后寢疾朝夕不離左
右躬親藥膳夜一不解帶憂痒泣涕形於顔色自遺
變故以來哀慕毀瘠中外具聞喪服之礼務從至隆
不下詔發揭　太皇太后盛德摭恩高氏比大孝之
極也至親之際無所間然而臣等猶言及此者竊
以小人衆多恐置　陛下於有過之地也如臣等所
言雖萬萬無之然不敢不慮於未然或有纖芥流聞
於外則臣等上負　陛下不先言之罪大矣不勝憂
國愛君之至惟　陛下溜聖思取進止
貼黄臣等伏見　英宗即位之初小臣中有張
唐英者上慎始書預言不宜追尊濮王近臣中
唯司馬光先言之其後建議者上誤　英宗追
尊濮廟本朝皆以為不可朝廷雖盡逐臺諫而
已及　神宗即位深悔　英宗不從衆言追擢
張唐英為御史而司馬光大被信任今小大
進言臣等固未知其有無然不敢不預言者亦
慮朝廷既有其端則忠正之士必爭論不已不
唯上撓聖懷亦使天下聞而不平人心一離不可
不復收　陛下他日追悔無及臣等憂懼危懷
實在於此惟　陛下深察

第二劄子

臣竊惟　太祖受天眷命剗革五代之亂櫛風沐雨
為子孫立萬世之基　太宗平一海内守之以文由
真宗至于　神宗皆致太平海内晏安百三十有四
年雖三代之盛未有如此其久者也自古創業之君
起於細微身履艱難親冒勤勞先有功及民然後享

天下之奉故失之者常少守成之生生於深宮不歷
艱難不覆勤勞無功及民而享天下之奉故失之者
常多是以古人有言創業非難守成為難蓋能危亡
少起于治安禍乱少生於逸豫也今　陛下承六
聖之遺烈守百三十四年之大業當思天下者　祖
宗之天下不可一日而忽人民者　祖宗之人民不
可須臾而忘百官者　祖宗之百官不可私非其人脩
庫者　祖宗之府庫不可用非其道常自抑畏儆飭
聖心一言一動如　祖宗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則可
以長享天下之奉而不失矣自元豐之末時運艱厄
先帝棄天下　陛下嗣位幸賴　先太皇太后以
大公至正為心罷王安石、呂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以
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契
丹王亦与其宰相議曰　南朝專行　仁宗皇帝政
事可戒燕京留守使戒邊吏守約束無生事　陛下
觀戎狄之情如此則國人心可知也　先太皇太后
日夜苦心勞力以為　陛下立太平之基九年之間
安靜無事已有成效　陛下但由此以持循之則成
康之隆不難致也臣願　陛下守之以靜毫髮無所
改為恭已以臨之虛心以受之詔左右大臣動必循

守　祖宗法度　陛下躬攬於上諮諏善道察納說
言則羣臣邪正萬事是非必皆了了於聖心矣夫水
所以能照毛髮而物無所隱其形者至平也鏡所以
能鑒妍醜而人無所遁其違者至明也水所以能平
鏡所以能明者至靜也使水鏡自動則山岳不能見
也人心亦然唯至公可以見天下之私唯至正可以
見天下之邪唯至靜可以見天下之動荀卿曰虛一
而靜謂之清明聖人清明燭理生於心之虛一也
陛下何不觀　先帝太皇太后自英　英宗神宗
時不出房闈未嘗知天下之事一旦臨朝所行之致故上
當天意下合人心其故何哉唯至公至正至靜而已
夫小人之情專為私故不使於公專為邪故不使於正
專於動故不使於靜唯欲人君多所作為邪朝廷多
所變動則以有所希冀於其間矣若朝廷守靜上下
各安其分則小人何所望哉今　陛下既親萬機小
人心必欲有所動搖而為懷利者亦皆觀望臣願
陛下上念　祖宗之艱難　先太皇太后之勤勞痛
心疾首以所用小人為刻骨之戒守元祐之政當堅
如金石重如山岳可移聖政不可改也金石可破聖
心不可變也使讒邪者不能進說觀望者亦皆革心

則自今以往朝廷清明少日勝一日歲勝一歲矣
陛下如以臣言為然乞因大臣奏事之時明示以聖
意所向使中外一心歸於至正則天下幸甚臣叨侍
帷幄不敢自同於衆人恐有姦言邪說惑誤天听故
近與蘇軾先事上奏少裨省覽 陛下至孝稽古不
必遠師前世之事唯是儀刑 仁宗法則 太皇使
天下熙熙然至於昆蟲草木各安其生則臣之志願
也不勝區區之愚取進止

議謚狀十月十日

右臣伏聞 大行 太皇太后擬謚曰宣仁聖烈臣恭
以 先太皇太后極功全德保佑皇家光越前人冠
映千古雖究盡謚法不足以形容盛美上副 陛下
孝思欲報罔極之意臣竊惟愚見不敢不言謹按謚
法聰明睿智曰獻若以獻字易烈字則功烈可從而
知而獻 明肅太后上二字曰章獻 慈聖太后下二
字曰光獻今謚 先太皇太后下二字若曰聖獻則
於稱號尤美伏望 聖慈更與大臣詳酌以慰答神
人之望謹録奏聞

旌孝劄子十四日

臣先修 神宗皇帝實録伏見元豐六年資州奏資
陽縣民支漸於熙寧中喪母累年始克葬因廬墓側
日三時號慕肘行膝步自負土起墳初有雙白雀徘
徊於上明年有一狸馴墳側現漸上土又明年夏每
當斤培墳日色炎盛輒有陰雲蔽覆即過霖雨方負
土時亦暫霽止又有異鳥一目如丹至漸哭常悲鳴
向漸夜有二狐狸呼繞如巡警之狀久之有鳥群集
內一白烏獨日至漸培墳處回旋後又有五色雀万
餘隨漸行哭十日而去漸已年七十每號動涕淚如
雨日唯食脫粟飯不盥手濯足所衣苴麻至爛碎鬚
髮亦皆斷亂見者為之惻楚所居隣人句氏之子自
娶妻即棄其親不養現漸至行因夫婦感慟即日迎
其親還舍朝夕侍奉不少懈漸精誠格物諸祥屢至
變其里俗乞旌賞之詔賜粟帛臣今因修正史再牒
資州會問支漸事迹恐有未盡及要見本人存亡據
資州今年七月四申資陽縣追到支漸取問漸見年
八十與妻阿王同歲夫妻各無疾恙漸自培墳三年
歸家後於元祐五年內白髮退落再生黑髮及四齒
已落復生今身体輕健二時飲食如舊臣竊謂支漸
以匹夫行孝能感天佑助報以壽考康寧之福在於
朝廷理宜獎功伏況 先帝已賜粟帛付之史官今

漸八十尚存伏望　聖慈特授漸一長史助教或更優與名目旌其至行可以激勵風俗有補于孝治之化取進止

舉學官劄子十一月十一日

臣伏見左奉議郎石景略左宣德郎李瑞新知夔州奉節縣事楊彭皆有文學履行為士大夫所稱伏望
聖慈特差充內外學官一次以待任使取進止

論召內臣劄子

臣近聞　陛下召內臣十人而李憲之子亦在其中又召數人而王中正之子亦預其數中外之人以至民庶無不竊竊私議深以為憂皆言執政大臣不能固執置　陛下於有過之地自今更有大於此者驟加召用必駭衆聽若大臣又不能固執則是朝廷全無綱紀公議遂廢其於聖德為損不細何者　陛下初親庶政今方踰月四海之大傾耳屬目未嘗聞行一美政訪一賢臣先進用內臣如此衆多必謂　陛下私於近習人心一失不可復收雖家至戶說無以自解臣竊為　陛下惜之伏望　聖慈更加審慮特賜追改以安中外之心取進止

太史范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奏議

論邪正劄子元祐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崇政殿面奏　留中

臣伏見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等造立新法先言天不足畏衆不足從　祖宗不足法使朝廷不恤災異不恤衆言悉變更　祖宗舊政多引小人以誤
先帝黜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維引去又啓迪　先帝用兵開邊結怨夷狄至熙寧七八年間天下愁苦百姓流離幸賴　先帝聖明覺悟再罷安石而逐惠卿終元豐之世不復召用而所引小人已布滿中外不可復去如蔡確連起大獄王韶開邊熙河章惇開邊湖南沈起引惹交賊冤陷三州朝廷討伐前後死傷二十萬呂惠卿沈括俞充李稷种諤等興造西事死傷者又二十萬　先帝悔悼親輔諭臣曰安南西師死傷者皆不下二十萬朝廷不得不任其咎又言呂惠卿可誅元豐之末吳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李元輔行茶法市易於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此諸路之民皆愁苦嗟怨比屋思亂當此之時人心懍懍朝夕不保幸賴　陛下與　先太皇

太后聽從衆言悉罷新法修復舊政天下之民如解
倒懸九年之中四海晏安事理無疑明如日月外至
戎狄無不感賴唯是向來所逐小人日夜伺候今日
事變妄意 陛下不以脩改法度為是如使小人得
至朝廷必進姦言上以惑誤 陛下次以傾害善人
下以賀持群臣萬一 陛下適聽而小人復用豈唯
正人不敢立朝廷恐 宗室自此陵遲不復振矣臣
每思元豐之末人心已離不意朝廷復有今日所以
不避萬死為 陛下明言之伏望 陛下常以社稷
為念深懲小人傾危國家明諭執政大臣凡向來所
進除已死亡外存者屏廢永不復用則海內無不安
枕矣取進止

論宦官劄子 同上

臣聞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漢有
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其及亡也皆由宦官
相去五百餘年如循一軌蓋與亂同事未有不亡者
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故蕭望之周堪而
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於元帝東漢鄧后臨朝中官
用事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順帝以後五侯專朝桓帝
靈帝之時十常侍爐天下子弟親黨割剝百姓毒流
四海附之者寵及三族違之者滅及五宗大考黨獄
衰殺天下名士於事黃巾賊起朝野崩离及袁紹誅
宦官獻帝奔播困餓而曹操因之以篡漢唐自明皇
使高力士省決章奏宦官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等皆
因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於開元肅宗任李輔國末
年寢疾輔國以兵劫遷明皇於西內殺張皇后及二
王明皇以憂崩肅宗以驚沒貴為天子上不保其父
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由用輔國一人而已代
宗用程元振功臣畏讒吐蕃飛陷京師播遷于陝德
宗用宦官分領神策禁兵其後天子由其所立唐室
終以此亡憲宗服金丹躁忿為陳洪志所弑敬宗為
劉克明所弑文宗欲討憲宗之賊謀泄仇士良殺四
宰相及朝臣滅其族流血成渠朝廷半空文宗憂憤
以至于沒武宗以後皆由宦官所立僖宗呼田令孜
為父天下大亂黃巢賊起播遷于蜀又幸興元楊復
恭自稱定策國老呼昭宗為負心門生天子劉季述
等廢昭宗於東內韓全誨等劫昭宗幸鳳翔於是崔
胤誅中官而朱全忠劫遷昭宗遂弑之因以篡唐觀
漢唐亡國之禍其酷如此後之人主豈可不以為刻
肌刻骨之戒哉 太宗時王繼恩有平蜀之功中書

破除宣徽使　太宗曰朕讀前代書史不欲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宰相懇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為賞　太宗切責宰相等乃命學士别立宣政使之目以使繼恩布衣韓拱辰詣檢院上言繼恩功大賞薄　太宗大怒以拱辰妖言惑衆杖脊黥面配流崖州　太宗可謂深鑒前古而塞禍亂之源矣英宗服藥任守忠往來交構兩宮致　慈聖太后與英宗不相悦言者劾奏其罪貶蘄州安置盡逐其党然後　慈聖　英宗母子如初宮省清肅至熙寧元豐閒内臣之中李憲王中正宋用臣三人者最為魁傑憲總兵熙河兼領三路中正總兵河東兼領四路其權勢震動内外自陝以西人不敢斥言憲名中正口敕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奔潰死亡最甚憲陳再舉之策以誘夏賊致永樂陷沒在熙河僭擬不法用臣興土木之役無時休息推舟船置堆垛網市井之微利奪細民之衣食專事刻剝為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萬姓朝廷止從寛典量加廢黜唯憲獨死中正用臣猶存　陛下近召内臣十人續又召數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二人帶御器械一人中外無不駭愕既而聞二人以執政言其有過先罷三人以舍人繳詞頭且勲然前來指揮首違故事又李憲王中正之子既得入侍則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故臣敢極言之　陛下與　太皇太后同听政之初外逐蔡確章惇呂惠卿等及群小人故朝廷肅清内逐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等及群小人故宮禁肅清内外皆無凶人故天下安靜臣歷觀近古内外肅清未有如今日也　祖宗法度所以維持後世不可輕變　陛下柰何先自壞之　陛下所以享南面之尊蒙已成之業四方萬奔走而听命者以朝廷公正天下心服也陛下何不慎守法度規矩博略德政使通于垂簾之時然後不失天下之望今未及進一賢行一善先驟用中官如此之盛四方聞之必以為政出宮掖無復綱紀如袁李之世豈不欺失人心哉夫人心一失欲復收之甚難　陛下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悅服四方緣動則他日所為有順流之易人心先信故也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憂疑四方解體他日雖有美意人已不信在前豈得使心服乎如此而望德業之光名譽之隆非臣之所知也今中宮止是　陛下左右給使令臣雖至愚亦知其必有未有害政之事然破治

外者必先治内欲治遠者必先治近是以明王慎選左右女人堯舜畏之佞人孔子遠之恐其有損而不自覺也昔唐之時仇士良教其黨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則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良士以此固其權寵故能專恣二十餘年夫漢唐之事當今必無然以先帝天資英睿聖學高明可謂不世出之主而内外為小人所悞外與師旅内興百役　先帝未嘗事太平之樂終以憂勤損壽凡不便民之事皆辟小而為而使　先帝受天下之誚臣常痛之故不顧　陛下淺近小人蓋以此也　陛下誠能聽臣之言悉追罷除用内臣指揮未到者别與差遣已入者復授外官則中外之人稱誦聖德萬口一辭以為至美乃可以解衆庶之惑洗　陛下之誚此如反掌之易何難而不為哉自聞近日兩次指揮以來外議洶洶皆云大臣不能爭執隔　陛下于逈舉臺諫之臣又皆畏避中人莫敢一言但恐　陛下未之知耳若使知之必不為也臣侍經筵八年日望一日歲望一歲期　陛下為令德之主唯恐有纖毫之失故不避違拂聖意數進苦切之言　陛下每留廣聽以臣愚直見知臣亦不量微力竊以獻納自任今論事體定朝政污隆人情去就臣義均休戚榮辱不忍默默坐視敢冒萬死而獻其忠唯　陛下裁察取進止

論曹誦劄子

臣伏見樞密副都承旨曹誦權馬軍司事候姚麟回日依舊雖非正授止是暫權然於事理有二不可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于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得專制此所以百三十餘年無兵變也自唐衰季以及五代樞密之權偏重動為國患由手握禁旅又得與發也今副都承旨為樞密屬官權任管軍是本兵之地又得握兵合而為一非祖宗制兵之意其不可一也自英宗以來不用外戚管軍蓋以管軍之臣止有三人而外戚素非將領又無勲勞止緣恩澤遂為統帥豈得將士心服哉　神宗時曹佾雖為中書令封郡王止奉朝請而已今陛下初聽政而聞外戚管軍之漸示人以私非所以為後法其不可二也臣無言責然備位侍從國家事有未便無所不當言與其言之於大不若言之於小

吉之乎著不若言之乎微伏以　先太皇太后九年
之中內外無毫髮之私天下未嘗有間言　陛下總
攬庶政四海方屬耳目臣之愚識不欲使有纖之人
指某事不善曰此　先太皇太后時無之令　陛下
有之思某事善曰此　先太皇太后時有之令　陛
下無之所以㮣㮣而不能已也伏望　聖慈特降指
揮改正庶不違　祖宗故事取進止

辭潤筆劄子十二月十五日

臣先奉　敕撰故魏王墓誌已具進呈今月十四日惵
州防禦使孝詒與臣書送潤筆銀二百兩絹三百匹
臣誤膺詔委撰述誌銘翰墨微勤乃其職業豈可緣
公輒受饋遺伏望　聖慈特降指揮令孝詒寢罷臣
無任懇切之至取進止

論宣押知舉官劄子

臣伏見　祖宗時差知貢舉官常以晝日入省近歲
每宣召知舉官至閤門須等候其餘官作一番押入
試已昏晚則受　勅於宮城門外往往夜深方入試
院元豐八年孫覺同知舉臣為點檢官親見覺宿於
東華門外衛士禍上天將曉方隔門受　勅而去臣
竊惟朝廷差侍從近臣兩省以上官知貢舉及同知
舉委以進退天下多士其體不輕而近世陵遲至此
恐非所以現示四方為國光華也臣欲乞自今宣知
貢舉官到閤門三人已上令便受　敕先次差內臣
一人押入乞下礼部施行取進止

論點檢試卷官劄子

臣竊見禮部貢舉差點檢試卷官二十人自來久例
點檢官先考校書鑒等第送知舉官然後知舉官再
考定去留高下點檢官自入試院未謄錄到卷子以
前及將卷子送知舉官以後別無職事正是中間考
校及候選舉官考畢然後分定合格卷子點檢雜犯
故前後空閒之日常多考試點檢之日常少而知舉
官以夜繼晝力猶不給臣愚欲乞將點檢官二十人
分屬知舉官每員各得屬官五人使之相通考校去
留高下可以共議如此則不獨任一人之見人得稍
均考逐必更精審乞下礼部相度施行取進止

乞試院差官治雜事劄子

臣竊見　祖宗時知貢舉官止以出題較藝為職專
意掄選天下之士間得奇偉絕異之才由其用心精
一也承平日久舉人寖多比歲以來法令益密知舉
官受接詞狀兼治雜事日力常苦不給為之者無不

告苟非復如曩時之優裕也天承平之世政事所宜從容況選賢取士朝廷必慎擇其人付以文柄今乃疲弊於吏事如此恐非設貢舉之意也臣愚欲乞每遇貢舉別差禮部郎官一員專治雜事凡詞狀之類委知舉官判送檢法施行庶使知舉官專意於考校以副　陛下求賢之意取進止

上殿論試院事劄子 九年三月二十四日三知舉院對垂拱殿

臣等伏覩省試衆人尚書禮部貢舉一按文書吏人並隨過貢院知舉官所治乃是禮部侍郎官之職事務繁冗有妨考校臣等欲乞今後省試差禮部郎官一員專治雜務令知舉官得專意考校又考試刑法舉人準例差官十四人員數過多亦妨本寺治事臣等詢問可以減半據今舉就試人數只合差官七人欲乞今後減半差官若就試人增減數多即將差官亦隨數增減其專治勝親戚官止令考試刑法官一員兼領並乞下禮部施行取進止

畏天劄子 同日留對

臣伏見今月一日日食不盡如鈎覩者駭懼以爲數十年來日食之異未有如此之甚者也臣聞日食者陰侵陽臣侵君也自古陰盛陽微小人浸長虧損人君之明則謫見于天日爲之食　陛下初御前殿聽政月朔之日皇天見異以儆聖心雖言語丁寧不過於此矣　陛下所宜恐懼修省以答天戒深思變異之來殆由人事有以感致之務在安靜以寧人心夫天人之際相去不遠應如影響不可不畏能應之以德則災變而爲福異變而爲祥不能應之以德則重違天意何由消弭臣恐邪人佞臣欲寬　陛下聖慮或言日食自有定數又云天道遠而難知此乃小人誤國之言非聖人畏天之意也惟　陛下留神省察臣不勝惓惓憂國之至取進止

恤民劄子

臣伏見　陛下即位以來惻怛愛民出於誠心一有災傷則遣使振救倉廩府庫無所愛惜十年之間凡兩出內庫錢十萬緡以賜京師寒凍之民　祖宗之時唯是蠲放欠負未聞賜錢如此之多　陛下德澤深厚乃古聖帝明王之用心也然而天災流行民食猶難臣訪聞河北諸郡聚飢民所在以數萬若今歲夏秋更一不熟不知國力何以繼之臣願　陛下更與執政大臣圖救民之術朝廷政事宜務安靜無所作爲專聽于民左右從之未有民安而國不安民知

而天不應者也　陛下養民如子視民如傷今民方飢困尤當以安之為急唯　陛下深留聖思以固邦本天下幸甚取進止

薦講讀官劄子

臣自居講職竊謂天子當博求天下賢才置之左右以備顧問裨益聖學追觀　祖宗之時講筵之臣多由舊臣薦引故臣每思得人閑達天聽然無因而言懼為煩瀆或涉親舊言則有嫌今臣已三奏乞外任將去講職肝鬲所懷不敢不吐露于　陛下臣之愚見可充講讀者具列如後

讀官
王存
蘇軾
趙彥若
鄭雍

講官
程頤
孔武仲
呂希哲
呂大臨
吳師仁

右王存端方厚重素有人望前已執政若使之進讀足以重經筵之選蘇軾文章為天下第一其名亞於司馬光但忌嫉之者多此在　陛下主張而用之耳趙彥若父師民以經行淳懿久侍　仁宗書筵彥若德性類其先人博學多聞詳練故事去年為其子得罪其情可恕非有大過不宜久棄鄭雍自為中書舍人臣嘗言其可備講讀雍自居言職風望愈高今讀官猶有闕員此四人者寔充衆論程頤本末臣別具劄子論列孔武仲學問該洽講說明白　仁宗時賈昌朝曾公亮皆以知制誥兼講職今武仲若以中書舍人兼職自如故事呂希哲是司空公著之子公著嘗言此子不欺暗室其人經術履行識者皆謂可備勸讀今已五十四歲但希哲是臣妻兄故臣久不敢稱薦今將去朝廷竊謂言之可以無嫌更乞　陛下詢問大臣參考其人呂大臨是大防之弟修身好學行如古人臣雖不熟識然知之甚久亦以宰相之弟故不敢言　陛下素知臣不附執政又臣以乞外任故不自疑望　陛下記其姓名以備它日選用吳師仁自為布衣以行誼稱于士大夫元祐初朝廷特召為

學官衆論皆謂師仁宜入侍經筵臣前後已三爲師
仁更乞采於衆論臣誠狂愚唯　陛下裁赦無任震
懼之至取進止

二

臣伏見元祐之初　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
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雖　真
宗之待种放亦不過此也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人
歸心焉夫舉一人而天莫不歸心者何哉爲善於幽
隱者知其必不厭也　陛下用頤實爲布閭之美事
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
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
之此二人者非爲欺罔以誤聰聽也頤在經筵切於
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頤草茅之人一
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爲關防未習朝廷事體遂踈則
固有之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
又謂頤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
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
伏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以爲頤黨頤匹夫也有何
權勢動人而能傾大臣役臺諫自古處士入朝無有不
被謗毀蓋處士本不求仕進能輕富貴公卿大夫自
以己不能如此故無不稱重將謂處士入朝必有過
人之能致太平之術故其責望常重至於不賢者則
直以處士爲矯詐爲沽激爲釣名又處士多不次得
美官故其憎嫉之多是以自古處士入朝未嘗無謗
毀也　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
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爲
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
正之朝臣雁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濩召
頤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取進
止

朝辭論郵刑劄子（紹聖元年閏四月二日垂拱殿）

臣竊以先王欽恤庶獄務在於寬刑期于無刑蓋非得
已　國家一祖五宗以聖繼聖以仁繼仁哀矜于民
率用中典此所以祈天永命垂百三十年太平之本
也臣伏覩　陛下聖性仁厚有堯舜成康之質比間
有司奏獄多務從寬臣願　陛下長守此意操之勿
失有勸　陛下嚴刑峻法以威肅四方者宜拒而勿
听　陛下爲民父母海内皆赤子也人君之勢其尊
如天其不測如神誰敢不畏何患威之不立而必嚴
刑以肅之唯　陛下聖意專主於寬仁如天地之涵

養萬物則刑罰庶可清省矣臣久侍経帷無所裨補
今將遠違左右思所以助　陛下施陰德益廣福祚
結人心者莫先于此故不敢不言伏望　陛下深留
聖心天下幸甚取進止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進故事

唐太宗幸洛陽宮苑謂侍臣曰煬帝作此結怨於民
今悉爲滅有正由宇文述之徒內爲諂諛外蔽聰明
故也可不戒哉

臣祖禹曰昔周公召公之相成王一話一言未嘗
不以夏桀商紂爲之戒也其臣危亡之言不絶
於口其君危亡之言不絶于耳故天下國家可
得而安也唐太宗見隋煬帝亡國故親至其宮
苑而以諂諛掩蔽戒群臣夫知彼之所以亡則
固我之所以存而不敢怠矣此三王所由興也

漢昭帝詔曰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〻栗〻夙興夜
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
明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
一人

臣祖禹曰謹案大戴禮保傅傳曰昔者周成王
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
爲太師保〻其身體傅〻其德義師道之教
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
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三公三少

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輔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及太子少長則入于學〻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踈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端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正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三代之禮天子春朝〻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中鸞和步中釆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明堂位曰為仁而好學多聞而道順天子疑則問問則應而不窮者謂之道〻〻者導天子

以道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〻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〻者拂天子之過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文彊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丞〻者丞天子之遺忘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听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商周之前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天子不論先聖之德不知國君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閑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天子無恩于父母不惠于庶民不禮于大臣不中于刑獄無經于百官不哀于喪不敬于祭不信于諸侯不戒于戎事不誠于賞罰不厚于德不彊于行賜與侈于左右近臣吝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欲不從太師之言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節度無禮升降揖讓無容周旋俯仰視瞻無儀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天子宴瘞其學左右之習反其師答遠方諸

侯不知文雅之辭應羣臣左右不知已諾之正簡聞小誦不傳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冠帶衣服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縱上下雜采不以章忿怒悅喜不以義賜與奢賞不以節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宴私安所樂而湛飲酒而醉食肉而飽〻而彊飢而惏自取玩好自執器皿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大國之忌不知風雨雷電之眚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昭帝先通保傅傳謂此書也

唐太宗縱死囚使歸家期以秋來就死皆如期自詣
朝堂上皆赦之

臣祖禹以為太宗縱天下死囚皆如期自歸此由至仁愛人至誠感物之所致也書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太宗之謂矣

唐明皇東封還至宋州宴從官於樓上刺史寇泚預焉上謂張說曰曩者屢遣使臣分巡諸道察吏善惡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懷州刺史王丘餼牽之外一無它獻魏州刺史崔沔供張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刺史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顧謂寇泚曰此亦屢有以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謂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

臣祖禹因為漢武帝好用慘酷之吏故董仲舒以守令未得人為言夫一郡守不得人則千里之地受其害一縣令不得人則百里之地受其害欲天下之民皆得其所莫如選擇守令之為急也唐明皇東封過諸州而懷魏齊宋皆有良守亦足見其時州郡多得人矣豈非姚崇宋璟為相之效乎

太宗至道元年正月望夜御乾元樓觀燈召司空致仕李昉賜坐於御榻之側慰撫良久酌御樽酒飲之自取果餌以賜 上觀京師繁盛親指前朝坊巷省寺之所今拓為通衢長廊因曰晉高祖儒柔無斷捨成奸惡少主昏蒙卒至亡滅洎至漢朝其政愈亂致蘇逢吉史洪肇輩互相猜貳李崧之族枉陷塗炭是時京城人情倉惶殆無生意豈暇營繕都邑乎昉對曰晉漢之事老臣備經今 陛下恭勤治道聽政無倦是致四海清晏輦轂繁盛 上曰勤政憂民帝王常事耳朕不以繁華為樂蓋以民安為安

仁宗嘉祐七年上元御宣德門召近臣宗室觀灯酒
行上顧左右曰朕非欲獨爲遊觀此因歲時與萬姓
同樂耳漢制立春秋日下寬大書制詔三公方春東
作敬始慎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按驗皆須麦
秋退貪殘進柔良下當用者如故事月令曰命相布德和令令慶邑曰
即此詔之謂也
唐舊制雅俗之樂皆隷太常明皇精曉音律以太常
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開元二年更置左右教
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
之皇帝梨園弟子又教宮女使習之又選妓女置宜
春院給賜其家禮部侍郎庭(復)珪酸棗尉袁楚客皆上
疏以爲上春秋鼎盛宜崇經術迩端士而樸素謀以
悅鄭聲好遊獵爲戒上雖不能用欲開言路咸嘉賞
之
臣祖禹曰昔紂作靡〻之樂北里之舞以亡其
國明皇即位之初留意聲樂故其末年耽樂奢
侈以致大亂幾亡天下人君所好可不慎哉夫
太常掌天地人之樂禮郊廟之樂舜命伯夷典
禮夔典樂之職也以明皇之好音猶不使雅俗
相雜 國朝祖宗以來教坊宴樂隷宣徽院自
宣徽院罷乃屬太常以鄭衛之樂溷典禮之司
此有司官制之失也
漢高祖七年丞相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
武庫大倉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〻勞苦
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未
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令壯
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悅
臣祖禹曰禹卑宮室孔子美之曰吾無間然矣
周宣王初即位更爲儉宮室小宗廟而致中興
之功詩人歌之蕭何不能以道佐漢祖乃襲亡
秦之奢侈創業之君一言一動子孫視傚此乃
武帝千門萬戶所以興也臣恭聞 太祖皇帝
詔宮殿之制惟得赤白 累聖遵守不敢有加
儉德之美過于漢唐(祖)遠矣
唐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漢文德皇后
請帝曰誰觸忤陛下帝曰魏徵每庭辱我后退具朝
服立於廷帝大驚曰皇后何爲若是后曰妾聞主明
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不(敢)賀帝乃悅
臣祖禹曰詩人美后妃輔佐君子求賢審官
家將興必有淑哲之配儆戒以成君子之德若

長孫皇后感悟太宗真可謂賢矣

後漢建武初任延拜武威太守光武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嘆息曰卿言是也

唐太宗本以兵定天下雖已治不忘經略四夷也魏徵侍宴奏破陣武德舞則俛首不顧至慶善樂則諦玩無斁舉有所諷切如此（慶善樂者文德之舞）

漢武帝建元三年上始為微行常以夜出自稱平陽侯且明入南山下射虎豕狐兔馳騖禾稼之地民皆號呼罵詈鄠杜令欲執之示以乘輿物乃得免又嘗夜至柏谷投逆旅宿就逆旅主人求漿主人翁曰無漿止有溺耳且疑上為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覩上狀貌而異之（嫗威遇反母也）止其翁曰客非常人也且又有備不可圖也翁不聽嫗飲翁以酒醉而縛之少年皆散走嫗乃殺雞為食以謝客明日上歸召嫗賜金千斤拜其夫為羽林郎

臣祖禹曰　仁宗皇帝皇祐二年四月御邇英閣讀漢書東方朔傳至武帝微行數出　仁宗曰帝王每出須中嚴外辦何容易如此侍讀丁度對曰武帝以承平日久藉文景之資所以窮志極欲　仁宗曰若安寧之時常思危亡之戒豈有後悔臣愚竊謂武帝以天子之尊而好狂夫之游困於逆旅几至為殆考其行事足為永戒　仁宗皇帝特發德音所以垂訓萬世也

唐肅宗為太子時常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臑臂肱骨之臑音奴到反）明皇顧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漫汚在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徐舉而啖之上甚悅謂太子曰福祿當如是愛惜

臣祖禹曰明皇教太子愛惜福祿不棄一餅可謂知稼穡之艱難矣然于其身窮極奢侈用財物如糞土卒致天下大亂何其明于子而闇于己乎書曰非知之艱行之唯艱明皇之謂矣

史記樂書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致猶深審也樂由中出故治心也易平易直正直子諒愛信也）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若善心生則寡于利欲寡于利欲則樂矣志明行成不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畏如神也）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禮自外作故治身）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

矣鄙詐入之謂和欲生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易輕易也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鄭氏曰德輝顏色潤澤也理容貌進止也孫炎曰德輝明惠也理言行也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

臣祖禹曰謹按禮記樂記祭義皆載此語司馬遷取之以為樂書蓋古之君子傳先王之法言論禮樂之本而造于道德之精微孔子之門人祖述而傳之亦猶大學誠意正心齊家治國之說也此學者所當盡心而人君所宜留意臣是以敢獻之

唐明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坐部立部繼以鼓吹胡樂教坊府縣散樂雜戲又以山車陸路載樂往來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馬百匹御盃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安祿山見而悅之後祿山反既克長安命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舞馬犀象詣洛陽

司馬光論曰聖人以道德為麗仁義為樂故雖茅茨土階惡衣菲食不耻其陋惟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財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患殫耳目之玩窮聲技之巧自謂帝王富貴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後無以踰非徒娛己亦以誇人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窬之心卒致鑾輿播越生民塗炭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為大盜之招也

史記吳世家吳王僚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

臣祖禹曰彊埸之事常起于細微故兩女子爭桑而吳楚相攻由漢以來守邊之吏或忿爭細故或徼幸功賞以怒鄰敵至兵連禍結而國家受其敗人君不知者多矣可不戒哉

漢光武建武八年帝自征隗囂隴右潰亂奔西城邊大司馬吳漢征南大將軍岑彭圍之時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囂守上邽帝命虎牙大將軍蓋延建威大將軍耿弇攻之潁川盜賊寇沒屬縣河東守守兵亦叛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車駕還宮勑彭書曰兩城若

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
每一發兵頭鬚爲白
臣祖禹曰漢光武以兵定天下中興漢室是時
隗囂據隴公孫述據蜀未得息師光武厭苦軍
事雖諸臣猛將衆多猶曰每一發兵頭鬚爲白
其憂畏如此蓋深知百姓疾苦慇用兵之爲天
下害也
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春郎顗上書其四事曰
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
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
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朝廷勞心廣
爲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春旱以甲乙日爲蒼龍一長八尺居中央爲小龍七各長四尺於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爲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己日爲黃龍服黃衣秋以庚辛日爲白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爲黑龍服黑衣牲各依其方色皆燒雄雞猳猪豬尾手黑北門及市中以祈爲禮記歲旱魯穆公問於縣子縣子曰爲之徙市不亦可乎）臣聞皇天感物不爲僞動災變應人
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隔并太
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不在祈禱）立春以
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
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纖介牢獄充盈

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耀（比顯也時恭陵百丈廡災仍有光耀不絕）明此
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
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
宿麥若一穀不登則飢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
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載之蓄者
簡稅防災爲其方也（簡少之方法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
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
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于朝而天不雨則臣爲
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書奏特詔拜郎中辭病不
就即去歸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陷夏夏大旱秋鮮
卑入馬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皆略如顗
言
臣祖禹曰天人之交相去不遠故漢世儒者各
以所學推言災異其言多驗臣恭聞　仁宗皇
帝最深洪範之學每有災異恐懼脩省而求其
說近世學者廢而不習人君奉順天道不可不
留意也
漢文帝時賈誼上書曰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
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朝日以朝夕月以暮皆迎其初出也下朝音直遙反）春秋
入學生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

和鸞和車上鈴也步中采齊樂詩名也字或作薺又作茨音才私反趨中肆夏亦樂詩名趨疾步也凡此中者謂與其節相應也並音竹仲反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遠音於萬反長音竹兩反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鼂錯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于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

臣祖禹曰賈誼之學本于詩禮故欲人君知禮義鼂錯之學本于刑名故欲人君知術數三代之君以禮義治故下以誠應之秦漢之君以術數治故下以詐應之人主臨制羣臣聽言受事皆以為術數而不知聖人之道無它唯一以至誠而已唐太宗猶恥以權數接臣下而况於三代之主乎

臣祖禹曰自唐天寶之亂兵革不息訖于五代後周顯德凡二百十有五年天下分裂為八九生民康于兵周世宗以雄武之才在位六年南征北伐以强中國維綱紀稍振而大功未成太祖受命削平僭亂然後海內為一蓋天將啓太平之運以授聖人世宗征伐之功寔為有宋開創之基也觀周顯德以前治少而亂多然後知本朝百三十餘年年中外晏安自三代以來未之未有也可不兢兢業業以守之哉

臣祖禹曰古者致治之世麒麟鳳在郊藪龜龍游宮沼河出圖洛出書舜之時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文王之興鸑鷟鳴于岐山聖人在上則四靈為畜所以謂之也瑞也漢武帝幸雍祠五時獲一角獸若麃然有司以為麟武帝博謀羣臣而終軍上對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苴白茅於江淮發嘉歸于營丘帝甚異之由是改元為元狩臣竊考元狩之間有淮南衡山之獄坐死者數萬人吏益慘急而法令察武帝方甘心快意結怨于匈奴命衛青霍去病等將兵連歲出征匈奴亦數入為寇於是天下騷然倉庫空虛貧民流徙乃與公卿議白金及皮幣以奪商賈之利

取諸侯之財吏民犯法者不可勝數於是酷吏用事多至公卿而繡衣直指之使斬斷於外當此之時生民如處於鑪炭之上然則何以致天地之和氣麟曷爲出哉昔魯哀公四十年西狩於大野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視之曰麟也然後取之麟於魯出非其時惟聖人識也故春秋書獲麟武帝得一角獸而有司謂之麟終軍因勸以改元封禪甚矣群臣之諛也後世言帝王窮兵黷武嚴刑峻法者必曰秦皇漢武蓋以始皇無道而武帝亦近似之矣黜其行事豈獨武帝之過哉其臣諛佞以成之也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漢之群臣豈不然哉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太史范公文集第二十八

翰林詞章

賜翰林學士承旨蘇軾乞郡不允詔 元祐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省所劄子奏近者四次上章乞除一群郡王令未蒙指揮伏望早賜施行事具悉卿文學爲時宗工名參爲國重器剛直之節足以消沮羣邪仁勇之謀足以折衝爲里名自藩守入長禁塗譬如猛虎之處山林群麟之在郊藪豈惟獻納之益實有崇懷之先而書疏未聞坐席不煖奏封屢上引疾力辭中外所覩進退豈易且用賢則如轉石非朕所聞玉音而有避心求卿之志姑安厥位深体至懷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傅依前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辭免恩命不許詔 二十四日

卿逮事 仁宗眷服近密被遇 先朝進司大政耆惟舊德允諧塵紛加徽者之隆名示里君之優寵翊安車就第第常參置使之華今行馬在門尚有乞言之禮茲爲繼典毋或遜辭所請宜不許

又不允詔

朕惟五帝憲老三王乞言尚齒之風達于天下尊賢

之礼荀在王庭以卿忘正服勞耄期稱道蕃言爭寀
想見儀刑鎮使内徽惟卿舊秩魯侯多祉以介於壽
臧考又益恭尚勤於循走勉服休命毋為固辭所請
宜不允

西嶽開啓祈雨道場青詞 二十九日

伏以自陝以西失時不雨旱苗將槁粒食且艱惟神嶽
之配天主油雲之降澤載馳使傳申飭祠官祗存精
誠仰祇休應俾三農之望歲無異於西成庶八蜡之
記方益欽於明祀

撫問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李清臣口宣

卿參陪机政出守价藩特属商秋宜綏吉履特加問
賚以示眷怀今差入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張楨傳
宣撫問兼賜卿茶一銀合想宜知悉

賜小任臣寀進奉坤成節功德疏詔勅書

覽所進奉坤成節功德疏一軸銀軸頭事具悉卿紀
誕辰慶均率二集真乘之妙數演寶梵之洪音式將
臣子之誠同罄人天之祝眷惟忠恪良用歎嘉

賜太師文彥博辭免溫溪心馬不允詔旨

省所奏狀蒙詔書還溪心欲以馬一匹送與卿已敕
邊吏荅賜所直其馬令以賜臣恐有異故常特啓新
例伏望特收已行之命事具悉種羌獻誠属我大老
難異康侯蕃庶晝日三接以彰裴度勲德名聞四夷
捴豈敢常異煩讓避所請宜不允

賜宰相呂大防辭免弟大臨除秘書省正
字不允詔

省所劄子奏伏覩敕命除弟大臨充秘書省正字第
已兩次辭免未蒙開允緣臣身居重位遠方傳聞少
以臣私於其親不能為國求士伏望特許辭免事具
悉古人之對柄尚授人才内不避親外不怨心若權
衡之設物無輕重之私此朕所望於卿卿宜自任以
此大行臨李之美士夫所称進戚書林非緣親授勿
為嫌避宜体眷懷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樞密直學士提奉萬壽觀趙彥若
辭免乞齊州一任不允詔 七日

卿再世淳德一時名臣以學行侍經帷以文章登翰
苑比覽奏封之引婺郡從易地以示恩尚不違家力
祈外補免冠席藁知卿省過之深加膝墜淵非朕遇
臣之意往服成命毋為固辭所請宜不允

賜交阯南平王李乾德敕書

敕南平王乾德省所差人進奉馴象五頭象鉤五柄

裳衣銅鐸連鉄索五副朱裳纏衣蔴五副事具悉卿
世奉声教鎮守封陲遠自海邦来修貢職載惟忠恪
良用歎嘉今特賜卿国信物等交付差來使副李延
恩等具如別録至可領也
賜外任臣僚進奉坤成節馬詔勅書
覽所進奉坤成節馬一疋事具悉誕弥紀節萬国傾
心方貢在庭諸閑牧駿春言恭恪良用歎嘉
召翰林學士范百禄入院口宣
卿李問淵博文章粹純訪對西清復跨謀猷之益延
登中禁遅追典誥之風宜服寵嘉以副眷遇今差待
詔奉訓就第召卿入院充學士想知悉
賜新除翰林學士兼侍讀范百禄辞免恩
命不許詔
卿以李行陪經席以文章登禁林京邑劇繁已閲治
效承明嚴近方跨嘉謀再入之宗公議惟允率由舊
服異以為所請宜不許
又不允詔
卿在 英祖之時以直言奉大對當 神考之世以
正論居諫垣建朕纂承参華侍従邇陪經席入直禁
林眷言浩穰之労方跨論思之益祇率舊職毋為過
辞所請宜不允
賜寶文閣直學士新除權知開封府李彦
純辞免不允詔
卿出守全蜀有中和宣布之風入貳冢卿有銓綜公
平之美眷言邸国之首實難尹正之才特輟老成庶從
民望往欽厥職毋貴于辞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天章閣待制守吏部侍郎趙君錫
辞免不允詔
卿有穎封人之純孝可移於君以正考父之滋恭不
懈于位御史執法天官亞卿閲任賓均服寵惟舊仍
蕭華於延閣尚虚跨於嘉謀其往欽承毋為固避所
所請宜不允
就擇賜交州進奉人使朝辞御筵口宣吉
汝等来貢朋庭言歸藩服特錫賓筵之饌載嘉王事
之勤示我恵慈慰尔行役今差入内内侍省東頭供
奉官李稷臣賜汝等御筵想宜知悉
賜夏国主生日礼物詔
詔夏国主世修藩職聿来賀幣之儀日紀誕生乃眷
忠誠之美爰加慶賜用示渥恩益介壽康永綏福祉
今差供備庫副使安俞賜生日礼物具如別録至可

領也
賜夏國主中冬時服詔
詔夏国主眷彼西土世為外臣述戚以時旅庭有貫
方属戎寒之候爰頒匪礼之衣宜服寵嘉益懷忠恪
今差内殿承制閤門祇候劉程賜中冬時服具如別
録至可領也
賜同桓密院事韓忠彦生日詔十二日
惟乃顕考功格皇天萬生良臣翊我極近用錫社福
以昭寵光今賜卿生日羊酒米麪等具如別録至可
領也
醴泉觀威通等殿球漏儀修奏告青詞廿七
伏以瑶闕琳宮奉威神之来下震風凌雨宜棟雨之
載嚴有司允工擇日祇事敢伸昭告庶畀明靈
賜新授龍圖閣學士知穎州蘇軾辞免賜
銀不允詔二十日
省所劄子奏辞免撰及書上清儲祥宮碑賜銀一千
兩不敢祇受事具悉作宮于東降壂殿在下克成　先
帝之事奉荅皇天之休冝德傳宗工發揚鴻烈非卿文
翰莫造精微適観證之允成燕世南之五絶勤勤之金
石炳若日星爰有匪頒用昭眷奬義所當受礼無費

辞所請宜不允
賜中大夫新除試御史中丞鄭雍辞免不
允詔
朝有正色之士則精神足以折衝国有司直之臣則
謨猷不雖矜行風憲之長綱紀所持步得清忠乃称
骨骾卿自居諫省即以直聞今求其人莫若考實斷
自朕志無以易卿表正即司公論所属兜思報称無
或過辞所請宜不允
賜張方平吾辞免恩命不許詔
昔元老壯猷逆興周室四臣為輔実定漢邦卿望重
累朝名高四海雖君子戒之在得而盛王未有遺年宜
覩輔臣之崇仍兼帝傳傅之重豈特卿閭之寵乃惟邦
国之光其兜欽承毋煩固避所請宜不許
又不允詔
祖宗之臣遺我後嗣朕宅丕后图任舊人碩德在庭
固或耆壽詢謀黄髪尚有望高養栢栢崇於辟雍雖存
其礼延賓寧於東序莫致其人加使徽猷視儀近輔
翊由舊服命是多辞所請宜不允
賜皇弟武成軍節度使祁国公偲生日礼
物口宣

御帘棣聯華孟候啓国當仲秋之令序紀弥月之嘉
辰冝有匪頒用綏福祉
西嶽開啓諸雨道場青詞
伏以千里亢陽三農失望是用精意祈于有神山川
出雲亦應如答擣苗後起比屋咸蘇祈樂其科用伸
美報仰憑霊貺尚有豊年
又朱表
閔輔之間旱暵為虐焦旁西顧夙夜不寧神享其誠
大降之澤勃然嘉穀粒比烝民永修蹈禁之儀上答
高明之施

閏八月旦日景霊宮起居　宣祖皇帝至
神宗皇帝表
伏以少昊司秋曆官紀閏居王門而告朔瞻原廟以
寧神恭惟　諡號皇帝陟配在天詒謀垂世功光簡
冊如日月之照臨慶佑基圖與乾坤而久大永惟感
慕罔究名言
起居　昭霊皇后至　慈聖光献皇后表
伏以曆正仲秋月更閏朔瞻閟宮之有侐俾厚地以
無疆恭惟　諡號皇后德並姜任功高馬鄧流徽音
於憶載逆真馭於九霄時律徂遷孝思永結

閏八月旦日諸陵起居　仁宗　英宗
神宗表
伏以秋成萬物閏正四時履霜露而悽愴瞻原陵而
咸慕恭惟　諡號皇帝紹天立極流澤庇民藏弓劍
於橋山海衣冠於原廟寤言興念哀結增深
永昭陵起居　慈聖光献皇后表
伏以瑍玦樞紀候適属於閏秋園寢寧神載更於月朔
恭惟　諡號皇后登坰　二聖覆育羣生功冠古以
無倚神在天而逾遠永言瞻慕弥切悃悰
閏八月望日景霊宮起居　宣祖皇帝至
神宗皇帝表
伏以天序後秋正四時而閏定月行在望想乙廟之
神游恭惟　諡號皇帝德厚流光仁深澤逮　天開千
歲之統民畏百年之歲對越如存孝思罔極
起居　昭憲皇后至　慈聖光献皇后表
伏以中秋歲閏臨斗建於兩辰先寢時思慨月行於
幾望恭惟　諡號皇后道光彤史訓紀東朝覩褘服
以如存仰飈輪之益遠永怀慈範增深誠
就驛賜于開国進奏人進發御筵口宣閏
八月十六日

汝等遠服化風來修貢職恭言行役及此旋歸宴勞
有加遲忌期厚今差入內內侍省內侍高班史平一
賜汝等御筵想宜知悉

賜宣徽南院使檢校司空兗中太一宮使
馮京再上表乞致仕不許仍斷來章詔

卿昔在先朝再登近弼謹言正論具載冊書又均逸
於侯藩宜協輔於王室豈敢頻以官職蓋將備於諮
謀德蓋天下之遠(遽)尊崔帶神明之所常翊卿年雖耆
艾身則康強宜体至怀難徇來請所請宜(不)許仍斷來
章

不允詔

朕肱舊臣與國同体(休)耆老俊德惟民所瞻尚賴謀猷
俾朝朔望雖各知止足欲追老氏之訓書而尊禮寄
棋庶及周家之忠厚勉留輔朕毋或悼煩所請宜不
允

賜馮京乞致仕不允詔 十七日

省所劄子奏懷乞致仕事具悉古之大夫有不得謝
尊賢貴老三代所同惟我祖宗優礼耆哲著於史
冊前後相望卿以直道事君乃心王室是以先帝
召自西蜀入長安近樞遽朕纂承恭求舊德伏容經
幄方觀儀刑班于羣公足以重國遽欲引去義所未
安其体至優勉綏厥位所請宜不允

賜張方(平)辭免恩命允詔 十八日

省所劄子奏伏奉詔書以臣三上表辭免恩命不允
仍斷來章易以宣徽使爲待材用之宅臣既退老多
年今非復任用之人虛受無名伏望特垂降鑒庶於
朝廷大公之体粗有補於消(滿)埃事具悉朕夙寤思賢
眷求耆德徽猷置使循用舊章卿身退而志愈謙年
高而節彌厲以抑奚請老之久有衛武自儆之防力
抗奏封深陳至意載嘉素守是用曲從足以敦厚鄉(卿)
風垂榮史牒益綏壽祺庸副眷懷所請宜允

賜資政殿學士新除守吏部尚書王存赴
闕詔 十九日

卿夙陪机政丞轄中臺(臺)再易應符舊宣近服天官之
長人望所同其趣還朝毋久虛位已除卿守吏部尚
書詔書到日卿可依條交割公事訖乘遞馬疾速發
來赴闕

賜馮京再乞致仕不允詔 二十日

老成之德重於典刑是以先王尊禮不聽其去卿自
還朝闕綠歷三時耆後(徵)在庭中外所望遽欲謝事人

其謂何卿雖至誠在朕未可休茲諄諭勿復有云所
請宜不允
合祭天地詔
朕聞王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世有損益因時
制宜惟我　祖宗嚴奉郊廟當遣官攝事皆考合於
前文唯冀承親祠自裁成於大礼每以三歲對越二
儀成秩百神大賚四海迨　先帝元豐之末講方丘
特祭之儀蓋將補一代之闕容振百王之墜典朕惟
菲德嗣守丕基　列聖已行謹當遵奉　先朝未舉
惧不克堪是以昔歲仲冬躬誠大祀神祇饗答　祖
考蕪棄前詔有司載加集議犹欲資度諸儒之論稽
參六藝之文然理既不疑則事無可議斷自朕志協
于僉言祗率舊章永爲成式今後南郊合祭天地依
元祐七年例施行仍罷禮部集官詳議
賜溪峒知龍賜州彭允宗等進奉賀坤成
節溪布勅書
覽所進奉賀坤成節溪布一十五匹事具悉汝世守
遐域域心在本朝爰屬壽辰遠修貢職永言恭順良用
歎嘉
賜彭允宗等進奉賀端午節溪布敕書
省所進奉賀端午節溪布一十五疋事具悉汝地居
遐陬世服声教時屬盛炎之月遠輸任土之儀言念
忠情不忘嘉奬
趙州賜大遼賀坤成節大使茶藥詔
卿祗役使華會朝慶節眷言勤瘁特有匪頒宜体渥
恩無違頒賚今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江洙
往趙州賜卿茶藥具如別録至可領也
趙州賜大遼賀坤成節副使茶藥詔
卿介紹展儀星言在道時方畏暑行靡憚勞併有恩
頒用彰眷遇今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江洙
往趙州賜卿茶藥具如別録至可領也
趙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使副茶藥口宣
卿等遠奉隣欢來修慶禮適當炎燠言念勤劳頒賚
惟優眷思斯厚今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江
洙賜卿等茶藥想宜知悉
賜尚書左丞梁燾乞退不許批答
輔弼之臣與国同体進退之際海内所瞻卿正色直
言歷踐臺省沭謀遠慮乃心朝廷是以擢自禁嚴入
陪廟論曽未朞歲方覩猷為乃以宿疾時作抗章去
位此非吾所望也所請宜不許

不允批荅

昔舜有五臣而天下治周有十亂同心同德朕日勤
典學上嘉先王惟股肱之臣共圖庶政虞周之盛蓋
有望焉卿服在近僚進陪輔朕歷日未久遽以疾辞
夫心平氣和何恙不已姑安厥位無或多云所請宜
不允

賜梁燾乞退不允批荅口宣

卿承轄中臺轄政未久乃以疾告形於奏封尚當勉
留以副眷倚今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王綬
賜卿乞退不允批荅想宜知悉

賜梁燾第二表乞退不允斷來章批荅

昔及黯多病臥治淮陽魏徵久疾參議朝政朕以漢
武帝之待汲黯不如唐太宗之用魏徵卿雖足疾未
宜去也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不許批荅

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今闕政猶多協氣未應
民力凋瘵羌戎不庭方與衆賢共圖至治而卿引疾
求去豈其時乎所請宜不許

賜梁燾第二表乞退不允斷來章批荅口
宣

卿疊抗封章懇辭机政難狥來請宜体至懷方賜告
休蹔闕藥喜今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李永
言賜卿乞外郡不允斷來章批荅想宜知悉

賜梁燾乞除東北一郡不許詔

省所劄子奏覧以素有足疾比來發動殊甚雖漸獲
安愈而未能趨拜乞除授東北一郡事具悉人君勞
於求賢佚於任人進之惟艱則退之豈易朕嘉與疑
丞輔弼若昔大猷方將恭己以仰成豈可引身而亟
去姑務安養体茲至懷所請宜不許

不允詔

卿迥簡在庭圖任共政雖難進易退乃事君之常而
有始無終亦用賢之戒矧適聞損疾之喜加有賜告
之優其康乃心以輔予治所請宜不允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翰林詞章

中太一宮真室殿開啓謝晴道場青詞 八年五月二十日

伏以中春以來常雨為沴是用精禱夙夜不寧山川收雲日月舒照農殖嘉穀尚有西成惟神之休(保)敢不照報

又朱表

積雨累月下民其咨仰祈皇穹萬物父母側身思咎震懼靡寧惟神降鑒在茲是聞有衆時賜來應陰沴廓消祇棄真科上荅靈貺

後苑華景亭開建謝晴齋文

伏以苦雨數來嘉生不殖仰祈妙貴迴鑒精誠大明顯融六合清霽虔修法會貽報慈恩

賜資政殿學士知定州許將知真定府李清臣夏藥口宣

卿鎮臨邊閫宣布藩條適當燀暑之辰宜慎順生之理特頒良劑用示眷懷今差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黃彥賜卿夏藥兼傳宣撫問想宜知悉

賜除新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錢勰辭免不詔

開封郡國之首四方所則尹正之任蓋難其才卿治行尤異見於已試吏畏民愛于今稱之是以輟自地官再領天邑進或(職)內閣增幸達(並)班寔允師言大從民譽藉卿之重毋忒憚勤所請宜不許

不允詔

仲尼有言觀過知仁卿昔尹京邑期于刑措今茲新命蓋多前功宜体眷懷往祇舊職翊卿政事文學當及孔門必不使趙張三王專美漢世也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守戶部侍郎范育辭免不允詔

邦国大計本于地官卿工(貳)之聯實難其選以卿分閫于外扞邊有勞以治軍於(敵)之餘而當金穀之問是以優裕副茲簡求毋為過辞勉服成命所請宜不允

除皇弟偲制

寶玉展親愛莫先於兄弟車服彰德命用錫於公侯朕稽古昔之大猷奉祖宗之成憲推恩同氣爰號在廷皇弟武成軍節度使檢校太尉祁國公偲稟慶仙源承華寶善孝悌得於天性聰哲見於風成均愛東朝方勝衣而趍拜請肄外傅已敬業而樂羣是用仍秩上公視儀三事以重本支之勢俾兼將相之崇

固右輔之節𢘵加爰田之井賦於戚親之欲貴雖有
国之舊章位不期驕乃先王之明訓尔其務孝時敏
作德日休知稼穡之艰难永思克儉字富貴於長久
自牧以謙尚有令聞對兹嘉命可特授依前撿校太
尉開府儀同三司祁國公充武成軍節度使加食邑
實封

賜龍圖閣直大學士知成都府蔡京乞移
東北一郡不允詔

朕惟祖宗以來視遠如迩全蜀之寄尤難其人自
非望実兼允不以輕授卿服在侍從一紀于兹邦幾
浩穰邊闔要重已試之效衆庶所知是以輟自闕中
付之鈇外朞年報政而士用寧何疑上書求易便郡
昔文翁以循吏之教爲孝者師王襄有中和之詩称
盛德事治迹可想流風尚在勉企前哲寛予西顧蓋
務緩靖以副眷怀所請宜不允

賜皇弟偲辞免恩命不許批荅

卿席慶先朝啓封北国就傅之始好孝有聞是秋
公台作藩帝室唯益勤於成德以茂對於嘉林性即
欽承勿爲固避所請宜許

不允批荅

朕襃崇天屬屏翰皇家因使聞之旌麾加輸臣之印
綬匪予私愛乃國舊章延告誕敷師言允穆往祇成
命毋或過辞所請宜不允

賜皇弟偲辞免恩命不允批荅口宣

寵加懿戚位列宰司兹爲至公靡有虚授朕命不易
其往欽哉今差入内内侍省西頭供奉官李祁賜卿
辞免恩命不允批荅想宜知悉

撫問成都府利州路臣寮口宣

卿等遊矣西土简在朕心眷言官師宣力夙夜特加
勞問以慰忠勤今差東頭供奉官趙某傳宣撫問想
宜知悉

賜皇弟偲第二表辞免恩命不許批荅

昔周之子孫並建藩屏実由任姒之教以致成康之
隆今吾端處宸闈共熙庶政觀先帝之幼子從諸
兄而雁行是惟宗廟之靈国家之福也褒隆之典
何足多辞所請宜不許

不允批荅

諸侯制節故高而不危君子勞謙故卑以自牧雖再
命而傴深嘉尔誠而怀德性実寔爲予輔序進以位
夫復何辞所請宜不允

賜皇弟偲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批荅口
宣
王者愼用名器不以假人選建親賢固無幸位宜膺
懋寵勿復來辭今差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鄭居
簡賜卿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想宜知悉
賜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沂州團練使
克燕河蘭岷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文郁
進奉賀 南郊礼畢馬敕書
朕躬執圭幣祇見神祇百禮備成萬方來賀眷予桀
侮之任爰有修貢之儀言念恪勤不忘嘉歎
賜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礼部
尚書蘇軾乞越州不允詔
昔汲黯願拾遺補過漢武帝終出之淮陽魏徵每犯
顏諫爭唐太宗不使之一日離左右後世視武帝太
宗之得失豈不相遠哉卿望高一時名滿四海正直
之節冠于本朝方以道學輔朕不違乃亟欲引去茲
所來諭也所請宜不允
賜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范純仁茶藥
口宣
卿夙秉囯均久勞藩服特馳使指往諭詔音宜有寵
頒用詔眷禮今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句當
御藥院李偉賜卿詔書銀合茶藥兼傳宣撫問想宜
知悉
賜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
尚書蘇軾乞改知越州不允詔
昔齊之臣有黙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
祭西門齊王宝之重於照乘之珠楚之臣有左史倚
相者能道訓典以朝夕獻善敗於君使無忘先王之
業楚王寶之重於白珩夫以區區齊楚猶以賢臣爲
宝豈朕獨無其人哉卿侍經席日陳法戒眷吾北圍
雖無一日之虞而中山巨屏实難其師帥籍卿之重姑
輟以行雖失倚相於中庶得黙夫於外以越爲請非
朕所所望也所請宜不允
賜賜尚書左僕射呂大防生日詔
崧嶽降神傳岩肖象爲時柱石秉囯鈞衡土王在辰
門弧紀慶特加頒賚以介壽祺今賜卿生日羊酒米
麪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賜尚書左僕射呂大防生日礼物口宣
卿論道家司代天真宰間於二社式是百僚稟昴宿
之元精應台階之上象用錫介祉俾壽而臧今差卿

男右宣義郎景山賜卿生日禮物想宜知悉
賜皇弟大寧郡王佖生日礼口宣
履武發祥復記初生之旦展親循物莫先同氣之恩
往致壽昌宜膺寵數今差入内内侍省東頭供奉官
勾當御藥
賜卿生日禮物想宜知悉
賜皇叔徐王顥生日禮物口宣
叔父秉德佑我邦家大路啓封眷親賢之莫二左弧
紀慶冝福禄之無疆臨遣使華往綏眉壽今差翰林
學士左朝請郎知製誥兼侍講国史院脩撰兼知院
事兼修國史范百禄賜卿生日礼物想宜知悉
西京無畏三藏開祈晴齋文六月
伏以苦雨累月積潦害田趍變不登已失三農之望
禾稼既病將謂艱食之憂寤寐永嘆穰祈未弭載馳
使傳遠即靈祠祇建清塲董修淨供覬時暘之協應
俾陰沴之廓消中尚有西成以蘇厚品
除范純仁制
朕嗣宅丁后若昔大猷勞於求賢職在論相眷言舊
德述涖宰司乃頒命書播告在位觀文殿大學士太
中大夫高平郡開国公范純仁秉心直諒履道坦夷
向解寬閑出於天資忠義本於家學始終一節出入
四朝向解飭衛久臨藩屏介圭修覲喜見儀刑公衮
言歸益隆休貌是用延登右弼仰應中台寵進文階
增陪井賦於戲高宗恭默思道得傅說以代言康王
垂拱仰成有畢公之正色惟賢能俊傑盡其用則陰
陽寒暑得其和外鎮四夷内附百姓非至不能成庶
務非一德無以底丕平其殫乃心無替朕命可特授
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加食邑實封
賜新除尚書右僕射范純仁辭免不允詔
宰相代天理物坐而論道安危治亂繫於其人斷自
予衷圖任舊德深謀遠慮將倚老成蚤衰多疾亦惟
常理勉起就位毋或過辭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尚書右僕射范純仁三上劄子辭
免不允
卿夙以人望嘗居宰司今茲還朝復踐舊位朕嘉與
良弼共圖康功勉紓賢猷以輔予治尚體注意勿為
賢辭所以請宜不允
賜新除尚書右僕射范純仁上第二表辭
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荅
昔周召之相成王實為左右平勃之輔文帝繫其安
危若游大川必得舟檝若作巨室必勤垣墉卿名譽

之隆洽聞遠迩謀猷之益夙罄忠嘉同寅協恭屬在
耆德成命不易允勞執議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不允詔
人主之職在于内相宰相之職在于擇人權衡無私
故不可欺以輕重冰鏡至靜故不能罔以妍蚩朕夙
寤晨興學于古訓思得賢佐同底丕平以卿老成復
畀大任其佑乃辭辟無事於辭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尚書右僕射范純仁辭免恩命第
二表不允斷來章批荅口宣
卿昆槐舊德柱石時才已頒渙恩誕告中外往欽厥
職毋復固辭今差入内内侍省東頭供奉官李永言
賜卿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想知悉
白溝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御筵薰傳
宣撫問口宣
卿等肅將瑞節來慶壽辰方屆著在遂入驛館特先
迎勞當體眷恩今差某官賜卿等御筵薰傳宣撫問
想宜知悉
雄州撫問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口宣
卿等載馳使軺首次邊藩祖暑在辰歲程趣駕特伸
勞問以示眷懷今差入内内侍省内侍殿頭奉肅之
傳宣撫問想宜知悉
越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使副奉藥口宣
卿等遠奉隣歡欵來脩慶禮適當炎燠言念勤勞頒
賚惟優眷恩斯厚今差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
江淋賜卿等茶藥想宜知悉
就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銀鈔鑼唾盂
等口宣
卿等跋歷畏塗想休賓館飾精金之用器製文錦
之寢衣以慰勤勞式昭寵渥今差入内内侍省内侍
殿頭裴絢賜卿等銀鈔鑼唾盂盂子錦被褥等想宜
知悉
賜大遼賀坤成節使副生餼口宣
卿等命圭申信慶節謡欵式將館穀之儀往致饔牢
之餼以紓勤勤宜佩寵私今差入内内侍省内侍殿
頭馮説賜卿等生餼想知悉
玉津園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射弓例物
口宣
卿等圭璋脩聘既已展儀弓矢延賓亦將觀德宜有
珍華之錫用旌富固之能今差入内内侍省内侍殿
頭閤　賜卿等弓箭例物薰差殿前副都指揮使武

康軍節度使劉昌祚伴射想宜知悉
賜泰寧軍節度觀察留後李珣以下罷散
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卿等共脩法供仰祝壽祺以迄告成無忘嘉善特伸
寵眷用示眷私今差内侍省内侍殿頭王道賜卿等
香酒果想宜知悉
賜馬步軍都指揮使以下罷散中成節道場
香酒果口宣
卿等帥乘協恭人天脩供祝南山之永壽集西竺之
勝因乃眷忠勤爰加慶賜今差内侍省内侍黄門王
脩賜卿等香酒果想宜知悉
賜皇伯祖彰化軍節度使判大宗正事宗
晟以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卿等性予懿親與國同體脩筭慈之妙供祝難老於
誕辰嘉此告成均其慶賜今差内侍省内侍高品陳
温之賜卿等香酒果想宜知悉
賜知太原府韓縝進奉坤成節金酒器并
馬詔
覽所進奉坤成節金酒器一副馬六匹事具悉載誕
紀辰于蕃致貢心馳覲闕禮奉壽觴器陳三品之金
馬脩六閑之駿恭言誠悃良用歎嘉
賜外任臣寮進奉坤成節功德疏敕書
省所進奉坤成節功德疏一軸銀知頭事具悉誕彌紀
節遐邇獻誠恭惟臣上心在王室集人天之德善祝
海嶽之壽祺載省忠勤良深嘉歎
賜外任文武臣寮進奉坤成節馬敕書
覽所進奉坤成節馬一匹事具悉載誕紀辰辰多方之
來慶右率脩貢充上乘以思藏言念恪勤不忘嘉以
歎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省奇等獎諭敕書
敕五臺山十寺僧正省奇等覽所進奉坤成節功德
疏等事具悉節紀誕彌慶均溥率眷名山之寶剎祝
萬壽於華封言念精勤不忘嘉歎今賜省奇等紫僧
衣一對絹二十疋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後苑華景亭開啓祈晴道場齋文 二十八日
伏以孟秋月之苦雨歎秉農夫豈登民興咨怨仰
憑覺力祇建請場庶竭精誠遄蒙嘉應時賜來若年
穀順成
賜徐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卿親賢莫二忠孝寔兼祝萬壽於慈闈集百祥於法

會特加頒賚以答精勤今差內侍省內侍高班黃昇
賜卿香酒果想宜知悉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十

翰林詞草

班荊館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御筵
口宣

卿等使華復命郊館留行臨遣近臣特伸欽餞勿辭既醉用副眷懷今差內侍省內侍西頭供奉官董溫之
賜卿等御筵想宜知悉

班荊館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酒果
口宣

卿等徒馭旋歸山川悠緬抗旆首路柅轄頒恩加賜芳甘式昭勤厚今差內侍省內侍殿頭王棋賜卿等酒果想宜知悉

相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御筵口
宣

卿等壽辰展慶瑞節言歸聊息駕於近藩用肆筵於華館式循燕衎益示恩榮今差內侍省內侍殿頭梁敦賜卿等御筵想宜知悉

賜資政殿學士守吏部尚書胡宗愈乞知
楊州不允詔

卿昔在 先朝素推鯁直廼者輔政未幾懇請守藩

西蜀宣布流聞甚美以卿舊德宜在朝廷入長天官
民望攸屬夫賢人進退繫國重輕而以私恤遽求外
補春秋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姑安厥位以副眷懷
所請宜不允

賜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蘇頌乞致仕
不許詔

祖宗以來貴德尚齒尊寵之老莫不眷留班于大廷
表儀百辟卿向繇耆艾進位宰司深執勞謙懇求去
位置使祠館勉徇雅懷已退處于丘園尚何殊于田
里矧卿筋力克壯聰明不衰中外所瞻足以重國體
茲至意無或費辭所請宜不許

不允詔

古者三公在朝三老在學或坐而論道或就而咨謀
身雖佚休不離王室降及後世則異於斯以蟬蛻軒
冕爲高以從遺祿位爲潔卿多識前世之載雅意本
朝之隆君臣之交禮義相與乞身之請姑務少安所
請宜不允

賜龍圖閣學士知瀛州曾布乞揚州不允
詔

卿昔在 先朝服休侍從宣力中外靡憚勤勞南臨
長沙實濟師役西控青海以威羌戎眷言老成付以
北道疆場無事使傳相望綏帶雅歌足以綏靖忽覽
封奏欲求使藩尚當勉留以副寄委所請宜不允

賜宰相呂大防上劄子乞罷不允詔

省所劄子奏重任久次今茲譴戒所加殆緣臣致伏
望獨罷事具悉朕恭聞 仁宗皇帝因讀前史嘗諭
侍臣漢以災異策免三公莫若罪己以荅天青 皇
祖有訓雨暘格言朕承宗祧敢不祇服卿位上宰歷
年于茲乃以譴戒之來獨祈罷免移過于下非予所
聞勉思劻役之宜毋重朕之不德所請宜不允

賜宰相呂大防等爲雨水乞降黜不允詔

省所劄子奏伏見雨水過常害及民物皆由充位無
補致此災譴伏望特賜降黜事具悉當雨爲災歷時
不已雖竭禱祈未蒙神休陰陽失和衆庶被害惻席
思咎殆天儆予實賴左右輔臣交脩不逮卿等躬任
燮理志同憂勞雖引責抗章義深懇惻而遽請避位
予何倚毗惟先格王敕己正事不聞歸罪股肱大臣
當體至懷共圖救政所請宜不允

賜蘇頌第二表乞致仕不許詔

昔衛武耄老猶聞箴儆之言方叔壯猷實繫蹈允之

德卿已讓避宰席退領祠宮以時造朝精力未艾黃
髮在位重於典刑雖嘉知止之風且異尚賢之意勉
綏厥服以副眷懷所請宜不許
不允詔
輔弼之任體貌所隆進退之宜輕重攸繫卿亮采三
事施勤四方團任舊人久勞于共政賓禮故老尚賴
於咨謀而累抗封章願還印紱於卿爲美非朕所安
所請宜不允
賜資政殿學士許將免知揚州乞使鄉一
郡不許詔
卿自　仁皇之末首冠多士宣力中外服在近僚向
辭機務出分邊寄及此歸戍改藩東南而累抗奏封
懇祈鄉郡適家上塚雖懷桑梓之至情憂國忘私宜
體朝廷之重委往即乃治無或故辭所請宜不許
不允詔
昔申伯于蕃用寧周室貢禹懷土終老漢廷蓋邦家
唯欲得賢則人臣豈可自便卿入位丞轄出總戎麾
身雖侯方心在王室而近辭淮海遠請鼎閣求之故
常未有此比祇服成命以副眷懷所請宜不允
賜皇叔徐王辭免乘轎子至下馬處不允
詔
省所劄子奏許乘轎子至下馬處伏望特賜免罷事
具悉叔父秉德位冠宗藩入侍　慈闈宜有優禮惟
予冲人方以孝愛順天下其敢弗欽肩輿造朝則有
故事深執謙退當體眷懷所請宜不允
大相國寺大殿上開啟謝晴道場齋文
伏以常雨爲沴下民其咨祇竭精誠仰祈妙覺天地
斂氣山川收雲清風時興白日顯照爰脩法會庶答
慈恩
上清儲祥宮開啟謝晴道場青詞
伏以常雨爲災歷時不已肅將誠懇仰扣清虛陰沴
廓消離明迴照顧惟南畝尚有西成祇案真科用招
靈貺
又朱表
適以霖雨害及下民夙夜不寧永思愆咎輒瀝誠懇
仰籲穹旻惟神降休時賜協應顧茲寡昧曷動高明
祇建清場上答鴻施
故贈開府儀同三司駙馬都尉李瑋堂祭
文十五日
惟靈　章懿近屬　仁祖副車主姬築館秦贋還尚

寵榮福祿畢紀于玆旌節在門以俟就第奄終壽考
深用盡傷特設奠筵庶昭恩禮尙饗
又下事祭文
惟靈外戚藩侯奉車　帝壻四朝寵遇遠擁節旄康
寧考終奄及喪事褒贈之典視秩三公侑以奠觴慰
玆幽穸尙饗
又擧靈前一夕祭文
惟靈位爲戚藩居列主第富貴壽考哀榮始終訃音
初聞趣駕臨奠葬期奄至遣使護喪旣啓征塗將及
祖載侑以肴醴慰玆營魂尙饗
太廟逐室各津漏及諸濕神帳奏告　　傳
祖皇帝等祝文
伏以寢廟有嚴威神所宅歲時旣久風雨浸䕶攸司
庀工揆日祇事敢不虔告用昭孝誠尙饗
賜資政殿學士新除守戶部尙書李淸臣
茶藥口宣
卿夙贊鈞衡久臨藩屛已趨召節入長地官行涉暑
塗宜綏福履特加問賚當體眷懷今差入內內侍省
內東頭供奉官徐謖賜卿茶藥𦾔傳宣撫問想宜知
悉

內外神廟開啓消災祈福道場祝文二十三日
伏以崇慶至仁溥天共戴勤勞成疾治療未平遍款
靈祠仰祈休應所冀祓除災疾降集福祥永庇羣生
益隆萬壽尙饗
五嶽開啓消災祈福道場靑詞
伏以天作有德神享至誠　大皇太后保佑朕躬焦
勞庶政偶嬰疾疢未底和平是以夙夜虔遵齋明歷
禱惟神望于秩典庇此生民其克相於　慈闈永綏
安於壽祉
太皇太后服藥消災祈福金籙道場靑詞
臣夙以眇躬嗣膺大統寶賴　太皇太后保育冲菲
扶持艱危歷年于玆其德惟一至靜能久大公無私
天地之所鑒知華夷之所愛戴焦勞遘疾治療未平
臣冰淵戰兢夙夜憂懔是用載涓祕殿申敕輔臣案
金籙之眞科祈琁穹之寶命伏冀三淸敎父衆聖天
宗數祐　宋邦介福　文母勿藥有喜獲濟於屯災
無疆惟休永綏於壽祉
又朱表
上帝景命旣申錫於　宋邦冲人眇躬實仰賴於
文母自總臨于庶政惟恩濟于羣生無毫髮之私神

天所鑒有慘怛之愛億兆歸心久積憂勤屬嬰疢疾
臣夕惕惟屬瘳不遑是用請命皇穹呼籲元父仰
惟福善助順柴忱益謙極其艱厄之虞降以康寧之
吉
太皇太后服藥奏告天地宗廟社稷祝文
伏以 太皇太后擁佑眇躬敉寧方夏勤勞遘疾治
療未瘳心之憂危靡所底告謹擇良日請命天神伏
惟昭鑒精衷曲垂靈貺庶有感格以速和平尙饗皇地
祇云請命大祇宗廟云請命宗祊北稷云請命于神
故贈永嘉郡夫人王氏堂祭文二十八日
惟靈服在內庭奉循法度祇勤夙夜靡有愆違遽隕
厥身乃加追命將殯之夕送以奠觴尙饗
又墳所祭文
惟靈序職宮闈其儀令淑生有禮秩設有思榮遂奠
蕆塗致我誠惻尙饗
延福宮移清殿開啓上祝 太皇太后消
災集福道場朱表九月
上神孚佑降監孔昭洪造何言至誠必應顧惟眇質
獲奉丕基仰緊崇慶之仁大庇群生之命偶乖和豫
實自勤勞是以惕傷熏心齋明滌慮告虔淨宇薦悃

穹旻延集福祥祓除譴咎所冀勿藥有喜遄底康寧
無疆惟休永膺壽考
賜諸道州府告諭勑書
敕眞定府官吏軍員將校僧道百姓等上天降災九
月三日 大行太皇太后奄棄四海道揚遺命顧念
眇躬摧毀荒迷未知所濟咨爾有衆務安厥常以副
朕哀論之意故茲告諭想宜知悉
崇慶宮開啓 大行太皇太后初七水陸
道場齋文八日
伏以功被寰區登眞不返法周沙界應供無邊式陳
哀薦之誠大啓 慈之會冀憑妙界仰奉靈游
皇帝為 大行太皇太后成服祭告祝文
昊天降凶四海喪妣攀號罔極至痛無文初被縗麻
式陳哀薦以今日成服不敢不告尙饗
賜文武百寮請聽政第一表不允批答九日
昊天降禍 大行太皇太后奄棄萬方朕以眇末之
身嬛嬛在疚无窮永慕未知攸為而公卿大夫遽以
聽事為請夫三年之喪方處苫廬未易縗服乃欲臨
御坐見群臣其可得乎所請宜不允
賜文武百寮第三表請聽政不允批答十二日

朕遭家不造奄失 先帝實賴 太皇太后保佑聏躬勤勞艱難於茲九載大德未報奄及升遐悼心失圖銜恤在疚卿等乃迫以遺詔奪其哀情雖一日萬機理難久曠而終天至痛力未能勝毋違執於權宜庶獲專於喪紀所請宜不允

大行太皇太后二七 於崇慶宮設九幽醮青詞十五日

伏以慈顏未隔飈馭不留欲報之勤追攀罔極載嚴禁宇祗建清場覬憑眞聖之靈上濟仙遊之路願回昭監深諒精誠

賜文武百寮請聽政第五表不允批答

昔高祖三祀亮陰不言滕文五月未有命戒朕自嬰荼苦方此逾旬哀疚在心縗麻在體欲言國政所未忍也而況三事大夫服勞夙夜百司庶尹率由典常官不易方朝無廢事當少伸朕志毋奪喪爲所請宜不允

太皇太后山陵務從節儉詔

朕恭以大行太皇太后保 祖宗之基命定社稷之永圖德參二儀功冠千古憂民惨怛如肌體之有傷克己公請無私毫之自奉今普天喪恃四海同哀雖築陵高於太山備禮殫於萬物顧無以報亦未爲多惟遵奉於訓言益光昭於儉德以對在天之盛烈以揚愛物之遺仁緣山陵非久修奉深慮有司過有煩勞枉費人力不能仰承遺詔務遵儉省之意其令尚書戸部斟酌那移應副毋得寬剩計置除京西路轉運司自合供辦其諸道非特降毋得妄有進助咨爾中外當體朕懷

大行太皇太后殿前祭告祝文二十一日

伏以音容永隔服御初存龜筮協從日月流速爰依正寢祗設前宮光靈在天攀號罔極尚饗

賜文武百寮請聽政第七表俟終易月之制批答

朕惟先王制禮稱情立文君子居喪與易寧戚以日易月斷恩從權 祖宗以來亦未遑改朕外遵遺訓內服通喪雖三年不言仰企前哲而公除聽政抑有舊章卿等疊抗奏封備殫懇款朕承宗廟之重所不得辭强抑至情與言推切宜勉從來請俟終易月之制委有司定日施行

崇慶宮開啓 大行太皇太后三七水陸道場齋文二十二日

伏以眞馭不留慈顔永遠仰憑覺力追奉靈游　祇被
禁塗大陳法會庶集無邊之福用資不測之神

大行太皇太后大祥祭告祝文　二十七日

創鉅難任於天永痛祥除奄及易月有期睠慕几筵
式陳哀薦尙饗

十月朔奠薦　大行太皇太后於福聖禪
院作水陸道場齋文

伏以仙游永遠日御遠流履霜露以增哀想音容之
如在仰憑妙覺祇薦眞靈恭即仁祠大陳法會庶緣
勝果用助遐升

皇帝達　大行太皇太后與大遼皇帝遺
留書

十月　日姪孫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叔祖大遼聖文
神武全功大略聰仁睿孝天佑皇帝　闕下閔凶如昨
荼苦至深奉慈惲之遺言達寶鄰之永信特馳使介
往致物儀今差龍圖閣直學士左朝散大夫上護軍
河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呂陶西京
左藏庫使兼閤門通事舍人上騎都尉太原縣開國
伯食邑七百户郝惟立充　大行太皇太后遺留禮
信使副其禮物具諸别幅專奉書不次謹白

大行太皇太后遺賜南平王李乾德衣物
示諭敕書

敕南平王乾德昊天不弔崇慶上賓迺眷海邦世脩
藩職奉諱之日衘恤所均申錫遺恩仰承先旨益肩
忠順肅副誠懷今、大行太皇太后遺賜綵對衣金
腰帶銀絹鞍轡馬等具如别録至可領也

賜夏國主告諭遺留詔

詔夏國主上天降禍　大行太皇太后奄棄宮朝爾
自纘世邦早膺恩錫雖晝疆保塞久未訖於溝封然
恤過上章比已馳於使介仰承慈旨終軫嗣藩緬惟
奉諱之辰同切推情之慕今差供備庫使曹譜齋賜
大行太皇太后遺留銀絹具如别録至可領也

皇帝賀大遼皇帝正旦書

正月一日姪孫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叔祖大遼聖文
神武全功大略聰仁睿孝天佑皇帝　闕下歲曆更端
方春陽之發育鄰邦繼好宜壽祉之綏將善頌所深
名言曷既今差左朝散大夫守秘書少監上護軍河
東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呂希績供備
庫使上騎都尉贊皇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李昌世
充正旦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别幅專奉書陳賀

不次謹白

賜文武百寮請御正殿第二表不允批答

朕嗣位以來仰特崇慶同御便殿端拱蒙成不圖閔凶遽失慈訓哀慕慌惚警欬如存迫於群言勉力聽政雖終易月之制方執三年之喪前臨正朝實所未忍與念及此心焉若摧所請宜不允

賜文武百寮請御正殿第四表不允批答

昔我 仁祖神考追孝 二后感格天地通於神明垂裕後昆永錫厥類朕庶幾程式率而行之執喪致哀罔報罔極卿等雖志在家國其亦以禮愛君俾予一人無忝 祖考所請宜不允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十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十一

翰林詞草四

崇慶宮開啟資薦 大行太皇太后道場盡七齋文二十一日

伏以坤儀永謝日御遄流追罔極之深恩脩等慈之妙教禁塗載闢法會無遮庶憑十力之勝因上齊九天之僊路謹言

三陵上宮并諸后位及諸王等神臺值霖雨迭皮脫落下手添修奏告 帝后表文

伏以神靈所宅陵寢載嚴風雨侵尋塗丹剝落將加完飾罔敢輒興爰擇吉辰是用虔告

大行太皇太后山陵封山斬草動土興功祭告五帝祝文二十六日

恭以 大行太皇太后臨朝九年嘉靖四海昊天不弔厭代登遐山陵有期龜筴獻兆爰得吉穴禆于厚陵鳩工使徒將集大事練此時日肇興土功惟神之休降佑在下安固真宅億萬斯年與宋無極敢用虔告尚饗

大行太皇太后山陵封山斬草奏告諸陵帝后表

伏以先后在天崇丘卜壤練此吉日作于新宮乃
興工徒將啟兆域虔告陵寢用嚴威神謹差右朝散
郎臣邢端奉表奏告以聞
故魏王鄧國秦秦國公主墳斬草破地祭告
五方帝并后土等神祝文
伏以先后山陵帝子從祔考卜幽宅圖惟永寧託
神之休是用虔告尚饗
皇帝御正殿祭告大行太皇太后丈月十一
伏以日月遄流慈顏永遠夙夜哀慕不敢違寧群臣
抗言統業至重已即便坐躬攬萬幾當臨正朝時見
百辟勉從衆論增愴五情臣以今月二日御正殿不
敢不告尚饗
賜資政殿學士新除知大名府許將辭免
不允詔
朕以全魏別都國之巨屏大河洪溢烝民流離惻怛
於心哀此鰥寡思用舊德往撫一方以卿歷典藩垣
夙陪機政特轂東南之寄庶無朔易之憂當體眷懷
勿為遜避所請宜不允
撫問涇原路臣寮口宣
卿等宣力塞垣服勞王氏屬茲寒律簡在予衷存問
有加眷恩斯厚今差東頭供奉官曹允則傳宣撫問
想宜知悉
諸路走馬赴闕奏覆回傳宣撫問本路臣
寮口宣
卿等為國藩宣自公夙夜眷言外服簡在予衷存問
有加恩勤斯至今差西頭供奉官張彥孫傳宣撫問
想宜知悉
賜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劉奉世辭
免生日生餼不允詔
輔翼之臣禮有慶賜茲為故事不可一日而廢也朕
方銜恤而有司舉典夫何足辭所請宜不允
白溝驛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御筵口宣
卿等載馳原隰適及溝封眷言行李之勤方屬祁寒
之候爰加郊勞以示寵私今差某官某賜卿等御筵
燕傳宣撫問想宜知悉
趙州賜大遼賀興龍節大使茶藥詔
皇華將命瑞節在塗加異品之榮頒慰祁寒之行役
式昭眷寵以助保綏今差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楊
珪往趙州賜卿茶藥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趙州賜大遼賀興龍節副使茶藥詔

上介展儀命圭申信眷風霜之嚴冽頒荈劑之珍良
慰乃勤勞體予恩渥今差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揚
珪往趙州賜卿茶藥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賜觀文殿大學士新差知揚州蘇頌再辭
免知揚州不允詔

朕以東南之寄淮海為重思用舊德患綏一方與其
引逸於祠宮曷若均勞於侯服尹茲揚土以屏王家
尚賴仲山之將明庶闡衛武之箴儆所請宜不允

賜北京等路臣寮中冬衣襖口宣

卿汝等職在外服時方大冬用均安燠之恩以慰勤勞
之念欽承寵賚益體眷存今差學士院待詔段從易
賜卿汝等中冬衣襖想宜知悉

賜安武軍節度使知太原府韓縝進馬詔

省所進奉謝南郊禮畢奏薦子孫恩澤馬二匹事具
悉卿夙撫舊老藩閫元侯因推延世之恩來效充庭
之貢眷言忠蓋良用歎嘉

賜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蔡京進馬詔

省所進奉謝恩授龍圖閣直學士馬一匹事具悉卿
輟守雍部總麾劒川進陞內閣之華來效外閑之貢
眷惟勤蓋良用歎嘉

趙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茶藥口宣

卿等恭持信幣方次中塗爰有恩頒以慰行役欽承
眷渥用助保綏今差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揚珪賜
卿等茶藥想宜知悉

相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御筵口宣

卿等肅持使節來會誕辰涉歷山川少休徒御式頒
燕衎用示恩私今差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關琳賜
卿等御筵想宜知悉

白溝驛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御筵口宣

卿等跋修久好衝涉祁寒興言行役之勤用錫燕休
之禮體茲眷寵懋乃使華今差其官某賜卿等御筵
兼傳宣撫問想宜知悉

撫問太原府代州等路臣寮口宣

卿汝等為國蕃宣在公夙夜方冬寒冽言念勤勞當體
眷懷俾加存問今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裴
彥臣傳宣撫問想宜知悉

崇慶宮冬至資薦　大行太皇太后設醮
青詞二十三日

伏以日月遄邁霜露薦臻銜追遠之深哀感迎長之
新令載嚴禁宇大講料儀庶憑真勝之靈上濟仙遊

之駕永垂道蔭常祐寶圖無任懇倒之至

撫問接伴大遼賀正旦人使副口宣

卿等載馳華隰遠迓使軺蒙犯風霜勤勞夙夜唯宜尚慎以副予懷今差某官某傳宣撫問想宜知悉

撫問大遼賀正旦人使口宣

卿等踐修久好來會元正川陸途遥風霜氣烈宜勤調護以副眷存今差某官某傳宣撫問想宜知悉

賜尚書右僕射范純仁乞除一閒局或小郡不允詔

朕宅憂三杞深慮萬微方倚老成共圖政治卿昔以人望延登宰司召自輔藩復還揆路于茲未幾日竚謀猷乃以前有小言引欲自列弼臣進退為國重輕其亟起就位以副朕簡注之意爲所請宜不允

班荆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到闕御筵口宣

卿等載馳華隰已次近郊以慰使旟特頒燕豆勿辭既醉尚體至恩今差内侍省内侍殿頭孫承椿賜卿等御筵想宜知悉

就驛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銀鈔鑼唾盂盂子錦被褥等口宣

卿等並飭使車方休賓館係精金之用器製華錦之寢衣慰薦良勤眷懷斯厚今差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鄧友直賜卿等銀鈔鑼唾盂盂子錦被褥等想宜知悉

興龍節賜殿前太尉以下罷散道場香口宣

卿等翊衛竭忠誕彌均慶預嚴淨會以薦壽祺及此告成宜加寵賚今差内侍省内侍高品衛克忠賜卿等香想宜知悉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朝見訖歸驛御筵口宣

卿等肅將瑞節已致慶函方適館以少休特肆筵而示寵茲爲勤厚當體眷懷今差入内内侍省内侍殿頭梁隱賜卿等御筵兼差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上柱國韓忠彦押伴想宜知悉

興龍節賜知樞密院事以下罷散道場香口宣

卿等樞機之臣社稷是衛夙設人天之供共祈箕翼之祥宜有寵頒用昭眷遇今差内侍省内侍殿頭王祺賜卿等香想宜知悉

十二月七日就驛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
內中酒果口宣
卿等命圭修好信幣展儀猶禁宇之芳甘飾賓筵之
燕喜用昭殊遇當體至恩今差入內內侍省內侍殿
頭康承錫賜卿等內中酒果想宜知悉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不射弓例物口宣
卿等並膺藝選來展使華適當徹樂之辰難舉射侯
之禮特加賚予以示眷勤今差入內內侍省內侍殿
頭羅宿賜卿等射弓例物想宜知悉
就驛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不宴御筵口
宣
卿等風駕星軺來趨壽節屬在遏音之旦莫伸折俎
之儀就錫燕私用昭寵遇今差入內內侍省內侍殿
頭羅宿賜卿等御筵兼差樞密直學士中大夫簽書
樞密院事劉奉世押伴想宜知悉
興龍節賜徐王罷散道場香口宣
惟我叔父作藩皇家饌蒲塞於祇園祝椿齡於誕日
既成法會宜有寵頒今差內侍省內侍黃門王倫賜
卿香想宜知悉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朝辭訖歸驛御筵
口宣
卿等聘儀已事辭謁言歸少留舍館之安特賜賓筵
之寵用將誠意以慰勤勞今差入內內侍省內侍殿
頭王佐賜卿等御筵兼差大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
轍押伴想宜知悉
班荆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迴程酒果
口宣
卿等抗旌歸路脂轄近郊念川陸之阻修眷冰霜之
嚴烈特頒芳音用示恩私今差內侍省內西頭供奉
官張肇賜卿等酒果想宜知悉
太廟添修石室奏告 僖祖 宣祖 太
祖 太宗 真宗 仁宗 神宗皇帝祝
文（述以添修石室之意） 十二月
列聖在天思齊太任 皇祖合食神宮
於穆清廟
有侐石室肇修虔遵舊章不敢不告尚饗
太廟奏告 英宗皇帝祝文
伏以樹陵消日配主有期增廣祖筵奉嚴廟室僝功
經始祇率舊章昭鑒在天不敢不告尚饗
瀛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回程御筵口
宣

卿等聘事告成還車言邁段轅北道弭節近關眷言
行役之勤宜有燕私之寵今差内侍省内侍殿頭蔣
維恭賜卿等御筵想宜知悉
雄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廻却御筵口
宣
卿等徒御旋歸山川悠緬雖不違於啟處諒無爽於
保嗇特錫燕休仍加問勞今差内侍省内侍殿頭孫
承禧賜卿等御筵想宜知悉
趙州賜大遼賀正旦大使茶藥詔
歲歷更端使軺講好眷鞮霜之夙駕有犇劇之榮頒
綏乃冲和副茲優渥今差入内内侍省内侍殿頭馮
說往趙州賜卿茶藥具如别録至可領之
趙州賜大遼賀正旦副使茶藥詔
使華將命介紹展儀眷言行役之勤宜有恩頒之厚
尚綏乃履以副予懷今差入内内侍省内侍殿頭馮
說往趙州賜卿茶藥具如别録至可領也
班荆館賜大遼弔慰人使到闕御筵口宣
卿等夙馳星駕來會喪期已次近郊少休賓館特頒
燕勞當體誠懷今差内侍省内西頭供奉官石琦賜
卿等御筵想宜知悉

班荆館賜大遼皇帝祭奠人使酒果口宣
卿等載馳原隰來奠宫朝密邇都城少休郊館特加
頒賚用示眷存今差内侍省内西頭供奉官李世長
賜卿等酒果想宜知悉
班荆館賜大遼祭奠人使到闕御筵口宣
卿等肅馳使傳來奠皇儀近望國門少休郊館宜頒
燕犒用示寵私今差内侍省内侍殿頭孫承禧賜卿
等御筵想宜知悉
雄州賜大遼弔慰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卿等奉將使指來展弔儀載整歸驂已臨邊圉宜頒
燕勞用示寵私今差内侍省内侍殿頭王懷敏賜卿
等御筵想宜知悉
接伴大遼弔慰人使送伴回程沿路與賀
大遼正旦使副回相逢傳宣撫問口宣
卿等持節出疆抗旌復命蒙犯霜露跋履山川言念
勤勞俾加存問今差某官某傳宣撫問想宜知悉
接伴大遼弔慰人使送伴回程沿路與大
遼賀正旦人使相逢傳宣撫問口宣
卿等輶軒將命瑞節講儀蒙犯風霜馳驅原隰俾伸
問勞當體眷懷今差某官某傳宣撫問想宜知悉

趙州賜大遼賀正旦使副茶藥口宣

卿等並驅星駕戴涉冰塗乃眷勤勞特加賚予宜膺寵渥用助綏將今差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馮說賜卿等茶藥想宜知悉

相州賜大遼賀正旦人使赴闕御筵口宣

卿等抗旍遠逆弭節近藩少留舍館之安宜有肆筵之寵用昭眷渥以慰勤勞今差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王端賜卿等御筵想宜知悉

班荊館賜大遼賀正旦使副到闕酒果口宣

卿等驂騑夙駕來修上日之儀醴賓時珍往致近郊之勞茲為勤厚當體眷存今差內侍省內西頭供奉官李世長賜卿等酒果想宜知悉

班荊館賜大遼賀正旦使副到闕御筵口宣

卿等馳驅川陸蒙犯風霜近望都城少休郊館式頒燕衎用示恩私今差內侍省內侍殿頭王祺賜卿等御筵想宜知悉

賜大遼賀正旦使副生餼口宣

卿等肅持華節已奉信書方賓館之賜休俾行人之致餼茲為加勞當體渥恩今差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馮說賜卿等生餼想宜知悉

大行太皇太后謚號册寶奏告天地景靈宮等處青詞祝文 二十四日

伏以議行謚功請于 宗廟尊名節惠質之神天乃勒鴻休奉薦寶册恭舉舊典以今月二十六日上 大行太皇太后尊謚曰 宣仁聖烈皇后不敢不告尚饗

大行太皇太后謚號册寶奏告 宗廟社稷祝文

伏以姜任之功社稷是賴受謚于廟配祖在天乃勤鴻名奉薦寶册虔遵舊典以今月某日上 大行太皇太后尊謚曰云云

景靈宮奉安 太皇太后神御詔

朕惟 神宗皇帝大新館御追孝 祖宗合原廟之睟容萃景靈之吉壤 大行太皇太后每思克己惟務恤民特於元祐之初預敕永終之制避 神皇之宣寢從 英祖於治隆仁愛之深與天無極謙光之美振古未聞今將先遠橋山升祔宗祏載嚴像設以奉神游敢祇率於訓言用述成於聖志咨爾中外當

體朕懷將來景靈宫奉安　大行太皇太后神御衣
元祐元年正月二十六日手詔施行

撫問修奉官姚麟以下口宣

卿等營奉先寢時方大冬蒙犯雪霜勤勞夙夜眷言忠力深軫誠懷臨遣使人往伸存問今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許日宣傳宣撫問想宜知悉

賜尚書右僕射范純仁辭免弟純禮樞密都承旨不允詔

省所劄子奏辭免弟純禮樞密都承旨伏望特除在京一閑慢差遣事具悉古者盛治之世惟才是用父子兄弟並列於朝苟存至公不事形迹朕方仰成宰輔推委誠心庶幾君臣不愧古昔純禮承宣樞幄於卿夫復何嫌載覽來章非予所望勿為疑慮當體眷懷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尚書吏部侍郎王欽臣辭免不允詔

天官亞卿古之小宰攝職而授圖惟得人卿以文雅自將歷吏省部已試之效僉曰汝諧嘉其久勞寵以真秩往服成命毋庸遜辭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戶部侍郎王覿辭免不允詔

朕以六卿之貳難於用人故攝職而授以圖其效考實而進以勸其能卿歷踐臺省嘗參侍從頃由憲部暫處地官僉言汝諧寵以真秩往服成命勿為謙辭所請宜不允

賜禮部侍郎孔武仲乞江淮一郡不允詔

卿以履行文學為時名儒剛毅近仁質直好義春官之貳邦禮是司宜在朝廷時聞議論迺引微疾遽求外補非所望也姑安厥位以副眷懷所請宜不允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十一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十二

翰林詞草五

崇慶宮為　大行太皇太后正旦設水陸
道場齋文九年

伏以飈馭賓天望珠襦而永遠星杓紀歲驚玉曆之
更新履濡露以摧心依真乘而追福崇嚴清供竭罄
至誠仰祈妙覺之慈升濟倦游之路謹言

賜大遼賀正旦使副正月一日慰畢就驛
御筵口宣

卿等跋修久好來會元正已將命於外朝宜肆筵於
公館昭予眷厚慰乃忠勤今差某官某賜卿等御筵
兼差某官某押伴想宜知悉

賜大遼賀正旦使副正月一日慰畢就驛
酒果口宣

卿等展幣執圭已勤使事盈樽實篚加錫時珍用示
誠懷茲為眷禮今差某官某賜卿等酒果想宜知悉

正月五日賜不宴御筵口宣

卿等青陽肇節華隰講儀適當撤樂之辰就錫示慈
之燕勿辭既醉當體至恩今差某官某賜卿等御筵
兼差某官某押伴想宜知悉

正月五日賜不宴酒果口宣

卿等騁騑在館不忘啓處之勤觴豆燕賓爰有芳甘
之錫式將厚意宜服渥恩今差某官某賜卿等酒果
想宜知悉

六日就驛賜大遼賀正旦使副朝辭訖御
筵口宣

卿等來修聘事已上謁辭惟信宿之少留將旋歸而
言邁宜頒燕衎用示恩勤今差某官某賜卿等御筵
兼差某官某押伴想宜知悉

賜朝辭訖歸驛酒果口宣

卿等奉辭文陛歸整華驂豈無置醴之優宜有加籩
之享特頒芳旨用助燕私今差某官某賜卿等酒果
想宜知悉

相州賜大遼賀正旦使副回程御筵口宣

卿等抗旌歸路弭節近藩涉卉木之載榮念山川之
云遠宜頒飲御以慰賓勞今差某官某賜卿等御筵
想宜知悉

瀛州賜大遼賀正旦使副回程御筵口宣

卿等聘圭復命使御敏關眷言行役之勤用錫燕私
之享少留歸馭當醉湛恩今差某官某賜卿等御筵

想宜知悉

正月　日姪孫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叔祖大遼聖文
神武全功大略聰仁睿孝天祐皇帝　闕下歲曆更端
導春陽之發育鄰邦繼好馳使秉以皇華季帶展儀
信書致問永惟敦睦第切感悰今泰州觀察使蕭禮
等回專奉旨陳謝不次謹白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省奇等進奉功德疏
獎諭敕書

省所進奉興龍節并新正功德疏事具悉誕辰頌壽
元歲祈祥誠脩柰苑之儀疏上彤庭之貢覽其勤悃
良用嘆嘉今賜省奇等紫僧衣一對絹二十疋故茲
獎諭想宜知悉

賜知樞密院事韓忠彥乞降黜不允詔

朕聞先王作罰兄弟無相及之罪嘉彥之責卿何所
疑當體至懷復于而位所請宜不允

賜知樞密院事韓忠彥待罪不允批答

卿元勳之後登翊近樞歷年于茲一節匪懈嘉彥以
卿同氣為國懿親戚賓自貽罪無相及抗章引咎深
用憮然當體眷懷勉綏厥位所請宜不允

賜尚書右承鄭雍生日詔

日庥譽室月維孟春篤生良臣作我右輔用錫爾祉
俾壽而臧今賜卿生日羊酒米麵等具如別錄至可
領也

故蔡國長公主奉先禪院啓攢於攢堂前
開啓資薦道場齋文

伏以誠皇悲悼夙為降渚之游善逝法身普現隨方
之應爰因啓變追薦往生覬憑妙覺之慈永濟超升
之路謹言

故魏王拆攢祭文

維元祐九年歲次甲戌正月癸酉朔十日壬午　皇
帝遣其官某致祭于故魏王之靈維靈　英宗愛子
神考友弟惟予季父敢忘尊禮龜筮言吉蔵塗告啟
心焉孔疚侑以肴醴尚饗

故魏王輿靈前一夕夜祭文

先后上賓賢王從祔　祖宗之原鞏洛之路靈輴嚴
駕郵輿告具致此遣奠展予誠素尚饗

故魏王大奠前一夕夜祭文

惟靈秉德宗藩夾輔帝室自我不見于今七年從祔
原陵即安宅兆遠日之夕饋奠有儀尚饗

故魏王下事祭文

昔周成王追念叔父俾其子孫世祀于魯在漢章帝
感思東平處存人亡哀不勝情今予季父永歸窀穸
奠以送之義兼古昔尚饗

故鄧國恭國長公主祔攢祭文

惟靈寶婺儲精璿源毓慶降年不永卜日有期爰啓
蕆塗將歸宅兆侑以奠禮展予至情尚饗

故鄧國恭國長公主輿靈前一夕夜祭文

惟靈淑質幼成擐華風隕將從 先后往祔 西陵
明發啓行奠觴以訣尚饗

故鄧國恭國長公主大葬前一夕夜祭文

惟靈王姬之美未成肅雍帝妹之貴永違元吉 厚
陵從祔日月告期爰稽舊章是用尹祭尚饗

故鄧國恭國長公主下事祭文

金粟之原 神皇是宅蒼梧之野帝子所遊永閟幽
宮酹觴告訣尚饗

故貴妃苗氏充儀陳氏祔攢祭文

爰命太史考卜吉辰乃啓蕆塗即安宅兆式陳饋奠
以示哀榮尚饗

故貴妃苗氏充儀陳氏下事前一日祭文 六月

遂日惟良卹典告備將以明發適于幽宮魂而有知
歆此遣奠尚饗

故貴妃苗氏充儀陳氏下事祭文 七月

爰脩禮儀厚終襄事載寧體魄永閟萬年酹此奠觴
惟以安侑尚饗

崇慶殿開啓 大行太皇太后發引前二
日道場齋文

伏以慈顏永遠真馭不留大事諏期兩階啓殯仰憑
覺力迨奉靈游消被禁塗祇陳法會庶集無邊之妙
善以資不測之至神謹言

大行太皇太后靈駕發引 皇太后日奉
起居表

正月十七日

龍輴取道鳳翣戒行萬旅畢從百神來護恭惟 大
行太皇太后厚德載物至仁代天正座臨朝已致九
年之治佳城卜兆遽臨七月之期攀慕無從哀摧罔
極

十八日

幽宮協吉已占龜洛之都靈駕祖行寢遠鳳城之地

恭惟 大行太皇太后憂勤祖業燕翼孫謀成化始基方詠周詩之雅流陰易度忍聞楚挽之悲引望光靈第深悲隕

十九日

路指漢陵已隔旌旗之望風回魏闕空聞笳吹之聲恭惟 大行太皇太后德參二儀功冠千古聖如文母寶陰周室之基化若華胥俄返軒臺之馭追攀何及隕涕無窮

二十日

金旌風轉盖翣星陳想六列之徐驅度三川而益遠恭惟 大行太皇太后援統千載臨朝九年日月之照無私乾坤之功不有方專美於彤史遽上賓於白雲緬想行輿尚陳哀牘

二十一日

曉日深沉掩衣冠於東殿春風慘憺咽簫鼓於西畿恭惟 大行太皇太后德茂塗莘功高任姒神罔恫怨家用平康每懷勤政之憂未盡恤民之樂想安神駕惟極哀悰

二十二日

輼車風駕縞駟宵征悼日月之難居望山川之易遠恭惟 大行太皇太后儉追太古誠感至神瑞滿寰中儀列羽仙之馭澤流方外豈惟擬殿之悲瞻想光靈益增悲涕

二十三日

秘殿垂帷尚想衣紳之侍靈輿載路莫諧羽衛之陪恭惟 大行太皇太后知下勤勞躋民人壽懷卷耳之深念有比屋之可封方隆正始之基遽起送終之禮違離寖久摧殞兼深

二十四日

六綍在塗正適北闕八神陪扈將次西陵恭惟 大行太皇太后天覆無私坤載至靜慈容可想悲深渥水之涯眞馭莫回望極嵩峯之表尚馳哀訴莫盡孝思

二十五日

黼惟玉座奄棄東朝縞駟金車已臨西洛恭惟 大行太皇太后作配 英祖載誕 神宗象耕鳥耘將袝蒼梧之野龍盤鳳翥永從金粟之原瞻望無窮悲號何極

大行太皇太后靈駕至陵所未掩壙已

皇太后日奉起居表本

二十六日

日月遄邁山川正遥緬惟車駕之行少駐寢陵之地

恭惟 大行太皇太后疇咨前代啟廸後人神器旣

安遽返賓天之御幽堂未掩猶瞻儼極之輝卽遠難

攀馳誠罔旣

二十七日

挽紼駐行屬車解馭已就因山之制將申掩隧之儀

恭惟 大行太皇太后德配姜任仁行堯舜始被六

宮之敎遠總國風終流四表之光賁增帝典尙馳誠

悃少述哀悰

二十八日

自遠祖載已卽壽原雖亡道路之虞第結几筵之戀

恭惟 大行太皇太后公恕統下法令合人攀號非

特於六宮哀慕實同於萬國興言摧愴豈易敷陳

二十九日

去景易流悵金車之至止遺顔已遠瞻玉座以如存

恭惟 大行太皇太后治國以家視民如子時臻奠

枕方同萬國之歡禮就因山遽起九原之恨將臨引

窆第切摧心

三十日

神明所宅奄蹕同嚴倏驚晦朔之更愈結晨昏之慕

恭惟 大行太皇太后博施濟衆不廢困窮發政施

仁必先鰥寡宜饗恤民之樂遽臨復土之期緬想無

窮哀號罔極

二月一日

挽華輦節遙鮪薦新將臨引窆之期彌切對時之感

恭惟 大行太皇太后仁被草木信及豚魚動搖何

知自遂句萌之理音容永隔惟深哀疚之懷瞻望如

疑誦言罔旣

二日

厚陵木拱正瞻儼極之儀慈殿雲垂尙想問安之禮

恭惟 大行太皇太后顯俊尊帝眷賢及民永陰千

載之基奄棄萬方之養將臨成壙第切摧心

三日

宮陵在望月律更端屬蕆事於橋山第纏哀於彤禁

恭惟 大行太皇太后體坤持載並日照臨盛治難

名方受宜民之福流陰易失遽臨襄事之期攀鸞無

從悲摧何已

四日

天序密移春陽載淑將畢送終之禮莫申報本之誠

恭惟　大行太皇太后圖治憂勤撿身恭儉躁體大
練化已被於宮闈丹旐素帷悲莫路於陵寢輿言追
慕豈易名言

五日

諏辰協吉復土有期正纓同軌之哀愈切中闈之慕
恭惟　大行太皇太后明並日月德合乾坤朝無陰
誠之私壽有憂勤之損永遠大養罔極哀悰

六日

雲遠橋陵遽就因山之制星陳羽葆將臨成壙之期
恭惟　大行太皇太后逮事　仁皇嗣音慈后增光
洪業率由舊章方措世於大寧遽興悲於先逺追攀
何及隕涕無從

七日

宮禁纏哀已極遺顏之恨寢陵蔵事遽當掩隧之辰
恭惟　大行太皇太后修已安人對時育物珠襦永
閟與享地以咨安蘭殿增悲悵昊天之罔極尚申有
問罔喻哀悃

大行太皇太后神帛回程　皇太后日本
起居表本

八日

皇堂云掩綍翮初　屬袷事之戒期回祥車而載路
恭惟　宣仁聖烈太皇太后治登九載仁覆群生龍
馭上賓悼厥衣之永秘玉容如在佇黼坐以來寧瞻
望尚邈悲摧無喻

九日

大暮無晨莫侵寢門之問青陽在候言瞻吉伏之回
恭惟　宣仁聖烈太皇太后擁佑　聖孫奉咨天命
乾儀既判難名太極之功雨澤既施莫見還雲之迹
及虞將至哀牘莫殫

十日

因山云畢載主以歸欽承六翟之來已次一圻之近
恭惟　宣仁聖烈太皇太后以思齊之德走無翼之
謀兵馭既安永隔壽原之遠慈容可想少安祕殿之
嚴惟劇哀悃尚祈降鑒

十一日、

九虞將至萬旅畢還望悠遠於漢陵瞻光華於魏闕
恭惟　宣仁聖烈太皇太后功流社稷德洽民人故
物尚存永結中闈之慕神游如在將升清廟之嚴哀
戀排徊精爽飛越

永厚陵下宮告遷奉安　英宗皇帝并

大行太皇太后御容道場齋文

伏以聖德在天攀號罔極佛乘應物微妙難思消祓
閟庭具嚴法會覬憑神馭升濟靈游謹言

大行太皇太后陵所前一日夜祭奠祝文

龜筮協從禮儀既備將以明發遷坐新宮瞻望哀號
終天罔極尚饗

大行太皇太后陵所遷奠祝文

伏以真馭在天壽原卜宅揆此吉日適於 英祖惟
哀顯相敬用告遷尚饗

永厚陵上宮開啟 大行太皇太后掩皇堂道場齋文

伏以金粟壽原徽音永閟玉毫光相慧力長存即蒼
野之陵宮啟祇園之法會庶憑妙善少答慈恩升濟
靈游顯超覺路謹言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十二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十三

翰林詞草 樂語附

大行太皇太后山陵掩皇堂祭奠祝文九
年二月七日

八荒同軌虞奉大事敬卜茲日將掩幽宮後土戒期
終天永慕尚饗

皇后謝賜御筵表本

妾言伏蒙 聖恩特賜御筵者 先后賓天壽原復
土八荒同軌萬旅獻功仰聖孝之感通獲神休之祐
助屬當陪扈莫展勤勞曲頒燕犒之私祗荷惠慈之
厚顧無少補涓切愧懷

皇后謝 皇太后賜茶藥及傳宣撫問表本

妾言某人至伏蒙 聖慈特賜妾茶若干藥若干及
傳宣撫問者西陵先遠屬當扈駕之行長樂問安實
切違顏之戀眷懷所軫慈訓曲加仍頒茗劑之珍以
慰道塗之念欽承撫諭仰戴恩私

皇后謝 皇帝傳宣撫問表本

妾言某人至伏蒙 聖恩傳宣撫問者寢陵脩祔
展於勤勞道路安行屬當於陪扈荷睿懷之仁厚頒

溫詔以丁寧仰戴恩私益深感惻
　皇后謝　皇太后傳宣撫問表本
妾言某人至伏蒙　聖慈傳宣撫問者祇庀靈輿敢
憚勤于次舍近違禁掖徒結戀于晨昏特軫慈仁曲
加勞問御荷寵綏之眷彌深感惻之情
　皇后謝　皇太妃問候牋本
妾言某人至特賜問候者祇庀靈輴暫違禁閣上體
聖神之仁孝居忘道路之馳驅特軫溫慈曲加勞問
仰眷存之至厚懷感惻以增深
　皇后謝　皇太妃送茶藥牋本
祇護行輴敢憚勤于道路暫違中禁實結戀于晨昏
上軫慈懷遠傳溫旨屬春陽之在候頒珍劑以養和
戴荷所深名言罔旣
　大行太皇太后山陵下事掩皇堂訖於隧
道陵　治地爲方壇上設五方五帝神位
座鎭謝墓法祝文
伏以因山制禮爰始鳩功復土告成迄終大事惟神
敷佑于役罔艱祇祓精誠肅陳明薦尚祈來顧申錫
永寧尚饗
　大行太皇太后山陵掩皇堂訖九虞祭祝
文
第一七日
伏以光靈在天體魄降地惟哀顯相夙夜不寧爰遵
典禮祇薦祫事謹以制幣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
嘉蔬嘉薦醴齊哀薦祫事尚饗
第二八日
伏以送形而往旣襄大事迎精而返惟極孝思敬以
柔日哀薦虞事
第三九日
伏以其返如疑若有求而弗得以虞易奠惟至痛之
無窮明薦吉蠲神保是格
第四十日
伏以眞馭賓天主車在道日脩虞事于以寧神瞻慕
哀恫罔有終極
第五十一日
伏以成壙而虞日接於祔穉車近止將次都畿嘉薦
普淖惟以爰侑
　賜山陵使呂大防茶藥燕傳宣撫問詔
勑大防　先后在天新宮復土惟時冢相總率群司
卹典備成還車載道服勞大事興念不忘宜有匪頒

用昭眷禮今差使臣沿路賜卿茶藥具如別錄至可
領也
賜徐王高密郡王宗晟安定郡王世準觀
察使仲先世雄仲當仲損仲覽團練使孝
騫茶藥詔勑書
勑徐王躬侍靈輴徂安吉竁哀恫罔極行役載勤宜
有匪頒用昭覲睦
賜駙馬郭獻卿錢景臻王師約張敦禮曹
詩王詵韓嘉彥都大管勾張茂則防禦使
呂真刺史孟在光祿卿韓宗師衛尉卿趙
令鑠少府監陳紘內侍省都知劉有方茶
藥詔勑書
勑師約肅護靈輴奄終吉窆屬陽和之紀月祇行役
以在塗宜有匪頒用昭眷渥
賜禮儀使李清臣鹵簿使胡宗愈儀仗使
李之純橋道使錢勰茶藥詔
勑清臣躬護靈斿奄於吉窆眷使車之勤役陪虞輅
以言旋宜有匪頒以為慰勞
賜山陵諸司使副右司郎中承議郎以上
內殿承制崇班通直郎入內供奉官陳衍
等茶藥并傳宣撫問勑書
勑吳靖方因山脩祔複土告成乃眷匠工服勞夙夜
特加頒賚以示恩私今差使臣沿路賜汝臈面茶七
斤綈子茶七斤藥物一銀合合重三十兩至可領也
賜知河南府安燾茶藥詔
勑安燾因山蕆事復土畢功眷家幄之舊臣守別都
之留鑰典司陵邑陪扈輼輬宜有匪頒以慰勤勩
西路祔葬皇親賜故魏王新婦譚國夫人
王氏以下茶藥并傳宣撫問詔勑書
勑故魏王新婦譚國夫人王氏躬護靈輿往安吉竁
屬陽和之紀月銜哀疚以在塗特有寵頒用昭眷禮
今差使臣沿路賜茶藥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賜感德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兼西路
祔葬敦睦宗室宗景以下茶藥詔
勑宗景以下喪期先遠祔禮告成時屬暄和眷惟勤
勩特加珍錫用示渥恩今差使臣沿路各賜卿等茶
藥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賜西路祔葬皇親監護葬使左朝散大夫
守太常少卿盛陶以下并祔葬魏王鄧國
蔡國長公主管勾等使臣茶藥并沿路傳

宣撫問勅書
勅盛陶以下肅駕使輴躬臨原兆涉塗良苦厄事尤
勤宜推勞賜之恩用示恭存之意今差使臣沿路賜
汝臈面茶五斤縛子茶五斤藥物一銀合合重二十
兩內祔葬鄧國、秦國長公主允殤新婦等管勾到端
張禹備賓鐸脩墳宋良臣諸司張祐各賜臈面茶二
斤縛子茶二斤藥物一銀合合重一十兩沿路香火
張師逸李綬并祔葬故魏王沿路香火續燕各賜臈
面茶一斤縛子茶一斤藥物一銀合合重五兩至可
領也
賜西路祔葬皇親敦睦宗室感德軍節度
使同判大宗正事宗景以下并監護葬使
左朝散大夫太常少卿盛陶以下茶藥口
宣
有勅汝卿等爰協吉期克襄大事陽和在候夙夜良勤
宜有匪頒以爲慰勞今差入內內侍省內西頭供奉
官劉友端賜汝卿等茶藥兼傳宣撫問想宜知悉
虞主回京雙調四曲
導引一曲
思齊　文母盛烈對皇天演寶祚千年鄉雲復旦治
功全厭人世登仙龍輿忽捲三川綵仗屬車旋維清
象舞告英靈入詩頌歌絃
六州一曲
大平功擁佑　帝堯聰歌九德偃五戎寰海被祥風
車書萬里文軌同自南北西東耕田鑿井戴垂髫華
髮躋仁壽域變時雍大明方天中棄養東朝苦忽忽
玉扆如存永隔慈容恨難窮業慶空飈輪仙馭無蹤
超宇宙駕雲龍禕翟捲軒宮栢域王氣長鬱葱温路
照寒松光靈在上徽音流千古昭如日月麗層穹太
任家邦陰彤史青編永垂鴻清廟笙鏞奏假欽崇
十二時一曲
轉招搖　原陵廻望雙闕起岧嶢曉日麗旗金爵上
干霄風雨閟夜宮閉不重朝奉鸞鑣漸遶玉京如何
處飛英衛恤亂絮經悲春路迢迢縹緲哀音發龍笳
鳳簫光景同慘澹度巖邑指河橋馬蕭蕭絡繹星軺
拂天容衛江海上寒潮萬國魂銷追昔御東朝開鈿
扇垂珠箔侍瑤貂寶香燒散飄手問仁壽域　神孫
高拱乾崙渤澥玉燭方調一旦宮車晚旋歸沉寥九
載初如晝次功得瓊瑤
虞神歌一曲

駕玉龍設初虞祭終前旌舉天回洛水路轉嵩峯瞻
蓼鄜煙霏冲融窅無蹤震地鼓吹悲雄誰何羽衛重
拂雲旗幟駐青紅來漸東清塵灑道脩職百神恭回
首蒼茫霧雨吹風擁泉宮
震儀入山川改容皷鍾臨近次千官望拜涕淚衛從
人如堵晨光慈雖闕穹隆馳道禁水相通當年游幸
空皇儀事畢流重瞳哀未窮巍巍餘烈輝映簡編中
億萬斯年覆載同功

虞主祔廟日中呂導引一曲

延和帷座臨御九年中外事已成空皇基同覆盂四
海本自太任功九虞初畢下西宮廟祏與天崇周家
盛卜年卜世萬祀永無窮

撫問鄜延路臣寮口宣

卿汝等夙以材能並膺選寄外勤邊要久效官成式孚
眷存俾加勞問今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陳
嘉言傳宣撫問想宜知悉

賜新除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韓宗道
辭免不允詔

朕惟全蜀之寄實難其人卿以才猷歷位省府矧乃
祖叔父世守西南卿在　先朝亦嘗奉使于茲三世
出牧一方必能宣布中和惠綏遠俗則朕無西顧之
憂豈不休哉褒加寵名厥惟常典其趣祗命無或固
辭所請宜不允

賜資政殿學士守吏部尚書胡宗愈辭免
兼侍讀不允詔

朕通英訪道十年于茲方當博延儒臣總覽載籍卿
純誠懿學直諒有餘進讀于前渴聞嘉論勉膺新命
無或重辭所請宜不允

徐王改封冀王制

周尊公旦倚為四輔之師漢重王蒼位處三公之上
及我　仁祖加禮荊王顧惟沖人敢後叔父誕敷明
命播告治廷皇叔永興鳳翔等軍節度管內觀察處
置等使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兼鳳翔牧上
柱國徐王食邑一萬四千五百戶食實封四千九百
戶賜詔書不名顓稟訓　英皇同氣　神考仁義根
于天性孝友冠于人倫昔在　先朝登膺異數迨
宣后九年之政無愛子一毫之私追惟崇慶之功罔
極昊天之報方畢太宮之祔饗莫先尊屬之褒嘉是
用登拜師垣仍聯使節徹彼徐土受茲冀方內奬皇
家外綏侯服進陪多賦衍食真封於戲並建親賢實

曷其可以辭所請宜不允

賜安武軍節度使河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太原府韓縝再上表并劄子奏陳乞致仕不允詔

卿出入將相勤勞　四朝古之大夫有不得謝況於股肱之舊方膺藩屏之寄志氣克壯卧護有餘宜深體於眷懷其無拘於禮制所請宜不允

賜永興鳳翔等軍官吏等示諭勅書

勅永興軍官吏軍人僧道百姓等朕以顯地親叔父位冠宗盟追惟　文母之深慈乃眷賢王之全德方畀外祠宜先寵褒進秩維師增榮舊鎮大啓冀土永為宋藩想聞渙號之頒益洽周邦之喜今特授顥守太師依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鳳翔牧賜詔書不名充永興鳳翔等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改封冀王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勲如故故兹示諭想宜知悉將士等各得平安　參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並存問之遺書指不多及

冀王顥布政牓

應永興軍管內官吏軍人僧道百姓等兹者奉膺制命進位公師無改旌麾更分茅社奄受冀土作藩皇為社稷之衛益強藩屏用承　祖考之休往膺典冊之光永介壽祺之祉式昭令德無愧前人可特授守太師依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兼鳳翔牧賜詔書不名充永興鳳翔等軍節度管內官觀察處置等使改封冀王加食邑實封

賜新除守太師冀王劄子奏辭免不允詔

勅冀王省所劄子奏辭免恩命事具悉朕永懷　先后圖報無窮地近屬尊莫如叔父宜有異數以先列藩逮攬奏封力形謙避雖深嘉歎難徇懇誠所請宜不允

賜冀王再上劄子辭免不允詔

朕以上公錫命無若帝師之尊北土啓封莫如冀國之大非予叔父執冠宗藩其勉欽承勿庸遜避所請宜不允

閤門賜冀王告口宣

卿親賢莫二屏翰所尊進秩帝師改封王國其承寵典以副眷懷今賜卿告想宜知悉

賜冀王三上劄子奏辭免不允詔

卿秉德謙冲神明所相為善最樂宜得仁者之壽損疾有喜當聞勿藥之瘳褒崇懿親兹率舊典朕命不

易其可以辭所請宜不允

賜安武軍節度使河東經略安撫使兼知
太原府韓縝再上表并劄子奏陳乞致仕
不允詔

卿出入将相勤勞　四朝古之大夫有不得謝況於
股肱之舊方膺蕃屏之寄志氣克壯康護有餘宜深
體於眷懐其無拘於禮制所請宜不允

賜永興鳳翔等軍官吏等示諭勅書

勅永興軍官吏軍人僧道百姓等朕以顥地親叔父
位冠宗盟迨惟　文母之深慈乃眷賢王之令德方
畢升祔宜先寵褒進秩維師增榮舊鎮大啟冀土永
為宋藩想聞渙號之頒益洽周邦之喜今特授顥守
太師依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鳳翔牧賜詔書不
名充永興鳳翔等軍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改封
冀王加食邑七百户食實封三百户勲如故故茲示
諭想宜知悉将士等各得平安　参佐官吏僧道耆
壽百姓等並存問之遣書指不多及

冀王顥布政牓

應永興軍管内官吏軍人僧道百姓等茲者奉膺制
命進位公師無改旌麾更分茅社奄受冀土作藩皇
家顧有列於内朝莫獲臨於賜履惟茲多政厥有故
常爰咨文武之良深體聖神之寄務農重本先教後
刑實倉廩以振貧窮修戎兵以遏寇虐庶成仁壽之
俗上寬宵旰之憂将抜在和緇黄式化道雖云遠心
不謂遐諸有尊親亦附存問

改元御札

朕荷皇穹之眷命守列聖之丕基十年於茲四海用
乂日聽外朝之治躬勤萬物之微耿若涉淵未知所
濟顧念祗承上帝誕保受民惟駿惠于先猷以纘隆
於下武乃稽　仁祖之成憲思人　文考之烈光其
因盛夏之辰載新元統之號庶尊迎于景貺用敷錫
於群黎宜改元祐九年為紹聖元年布告多方咸體
朕意故茲札示想宜知悉

坤成節教坊致語八年

臣聞後天申祝已稱内殿之觴湛露示慈爰有外朝
之燕使幣致北鄰之聘星躔開南極之祥會帝克庭
慶千載闓布之遇舞童成佾奏一時交際之歡恭惟
皇帝陛下膺受正符統臨神器昭哉嗣服承　六聖
之鴻休大矣孝熙盡　三宮之至養恭惟　太皇太
后陛下執思齊之道御假樂之時用檝濟川始御成

於傅說斷鼇立極俄追配於媧皇天地得以清寧草木遂其零茂食既充於四輔歌亦修於九功肆及誕辰具陳樂闋童冠紫袴稍依慶善之文容寶鑑露囊盡斥開元之侈事臣猥居法部叨隸奉常冒瀆天聰敢獻口號

口號

綵仗含風縹緲間神孫當宁燕千官太陰入夢祥初發中岳聞呼老更雞諸夏豐年生詔令兩儀和氣入吹彈下臣拜獻坤成樂長奉千秋萬歲歡

勾合曲

膚筵初秩觴行露酎之醇樂節克諧技奏鈞天之妙雲龍在望魚藻特時上奉宸歡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御香成蓋宮漏穿花霓裳羽衣方聽妙音之舉瑤環瑜珥忽逢稚子之遊申以宮商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浴沂童子詠獻壽老人星

問小兒

悖帶並趨抗霓旌而布武髫髦相顧應畫鼓以分行宜露悃誠雍容敷奏

小兒致語

臣聞南北通觀必有豆觴之盛君臣飾喜亦資磬管之和矧千秋載誕之期當萬寶惟成之始所以命太師而奏雅延百辟以醲醇恭惟皇帝陛下至道生知英能天縱日御金華而講藝間臨璧水以恢儒奠玉郊丘獲神祇之昭荅薦桃寢廟蒙祖考之歆安遊幸闕然會朝勤止辰不動而星拱天何言而物生遂追劍誦之隆皆自姜任之訓乃修故事以樂嘉時臣等猥以弱齡值茲華旦躬緣薄技旅進賡除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慶切天壤可無燕衎之私樂備古今斯有俳優之戲仰祈天笑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音容秀整服飾鮮華干羽初陳來謁舜階之下風雲既闋却歸沛邑之中再拜天墀相將好去

勾女童隊

寶階三道取化國於遼巡力士五丁獻仙山於咫尺中有驂鸞之侶來呈舞鳳之工鐘律方諧雨畢女童入隊

隊名

九重開舞地一氣結歌雲

問女童

翩若鵷鸞來自風塵之表璀然珠玉隨生謦咳之間詞令必多雍容敷奏

女童致語

妾聞昔歲誕彌浴致九龍之端茲辰飲御舞騰百馬之豪蓋以下伸臣子歸報之心上奉 祖宗舉行之事藹頌聲而並作鬱協氣以橫流恭惟 皇帝陛下育德淵微收功敏妙殆致邦刑之措數膺年穀之穰露効甘滋近在禁嚴之地蠶呈異璽自成組織之文至於三韓獻金匱之書五嶺貢炎洲之布既符既至氛沴自銷比置酒於未央賓廣恩於長信妾等家居京甸籍占梨園聞雅奏之發揚謹成班列瞻睟容之懌豫願奉歡愉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仰瞻魏闕摸佳氣之鬱葱申命優臣示湛恩之汪濊少傳舞袂雜劇來歟

放女童隊

綴行孌婉步節虛徐璧月瓊枝暫相輝於宮闕朝雲暮雨盍各返於山川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十三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十四

啓狀

回知洛州張朝奉賀啓

右某近奉命書進升左史寵靈非次惕厲靡容力抗封章願收綸綍方旁求於俊彥宜不假於器名祿勝已則近貪聲過情而有耻荷聖神之廻聽察孤賤之由衷乾坤之仁曲垂於從欲日月之照下逮於容光獲寢過恩還祇舊職豈謂伏蒙知郡朝奉至誠樂善厚義敦風初傳命於置郵遽占書於璽室遠詒慶問仰服勞謙拜貺尤深銘藏無斁下情不任感荷之至

回陝西都運葉待制謝啓

伏審光奉命書近升法從付吳民之大計控關陝之奧區慶典惟行僉言允協恭惟某官天資强敏行表方嚴以才猷結主知以儒雅飭吏事優游餘刃揮發壯圖朝廷倚之以豐財士論期之於亮采仲山將命曾無吐茹之私孟不登車漫有澄清之志暫摘䕽於方面識易節於外臺吏自不欺服劉晏精明之智單無絕餉推蕭何轉漕之功上寬顧憂時所資仰未寧修慶還辱貽書贍令德以惟勤奉謙光而載惕其於感頌曷罄敷宣

回喬學士謝啓

伏審秪膺宸綍進直書林伏惟慶慰竊以人文化成莫先於典籍古訓是式實賴於賢才恭惟　祖宗以來尤重館閣之設詳延天下方聞之士討論上世帝王之書所以昭雲漢之文章盛乾坤之德業凡居是職即踐清塗自非卓有異能曷稱妙選恭以侍講學士瑚璉妙器杞梓天材漸游藝之淵源兼鄉雲之華藻行推於鄉黨清名聳於縉紳領袖一時蓍龜後學宗藩朱邸久賴於敦經芝閣蓬山復留於校籍大任茲始輿論所歸側聞褒升尤切抃蹈未馳慶牘先枉謝緘載研溫藻之文益仰謙沖之德誦言無斁永尤光箧笥之藏佩服殊深更甚瓊瑰之賜制拘出謁禮阻造門謹奉啓陳賀兼謝

回孫舍人謝啓

伏審光膺宸綍進直掖垣伏惟慶慰竊以內史之贊宰司近臣之與國論茲任尤重得人爲難詔見王者之心詞鼓天下之動賞罰號令之所自出典謨訓誥於是乎成發諸朝廷沛若江河之決書之方册炳若日星之垂自非傑異之才曷稱光華之選恭以中書舍人行成坊表學造淵源蚤以方聞入奉大對忠言

切於利行直節見於當官出處歸潔其身夷險不易
其操迨夫訪落倚以繩愆霜簡所加朝紳自肅諫垣
視議深沃清衷蜀宇宣風久勞外使縣蟠塗之近列
陟綸閣之清班斧藻訓詞方發揮於賢業謀謨王體
寔參賛於鴻猷公論所歸柄任茲始欽聞成命竊慶
登賢未遑刻牘之儀先辱貽書之貺感誦無數敷述
莫殫

回顏舍人謝啓

伏審祇膺帝制進直綸閣伏惟慶慰竊以史之贊宰
司過臣之與國論茲任尤重得人為難詔見王者之
心辭鼓天下之動賞罰號令之所自出典謨訓誥於
是乎成發諸朝廷沛若江河之決書之方冊炳若日
星之垂自非潤色之才曷副先輩之選恭惟中書舍
人行為坊表學造淵源蚤繇直道之行進被　先朝
之遇宣風使部有仲山之將明分職郎曹見公孫之
潤飾論經王府載筆規廷益隆當宁之知顯奉試言
知召越從左史序進西垣刻令養賢而及萬民顧俊
以尊上帝歆圖庶政之乂實賴近侍之良惟出入起
居罔不欽故左右前後無非正交修後德時亮天功
延登哲人協慰公論益觀遠業光輔鴻猷其久以庸
虛幸同陪侍欽聞成命竊忭私懷辱貺長言過形譔
德感頌激切不任下情

回館職謝啓

伏審祇奉宸綍進直書林伏惟慶慰竊以人文化成
莫先於典籍古訓是式實賴於賢才恭惟　祖宗以
來尤重館閣之設詳言天下方聞之士討論上世帝
王之書所以昭雲漢之文章盛乾坤之德業歷觀前
哲咨踐此塗自非問望之隆曷副高華之選恭惟學
士幾深蘊識德性存誠由孔孟之門蹐入淵騫之壼
奧居今之世與古為徒宜進登於天朝久退避於公
府上庠講道師表儒紳庶子治宮典司宗籍逮茲德
譽允協僉諧東觀校讐尚有留賢之歎西清顧問行
膺側席之求欽聞褒升尤切喜忭特紓傾蓋重辱貽
書仰謙眷之過隆拜嘉貽而已厚制拘出謁禮阻造
門感悚之深不任下懇

回孔舍人謝啓

伏審祇膺帝制進直綸閣伏惟慶慰竊以內史之贊
宰司過臣之與國論茲任尤重得人為難詔見王者
之心辭鼓天下之動賞罰號令之所自出典謨訓誥
於是乎成發諸朝廷沛若江河之決書之方冊繫若

日星之垂自非潤色之才曷副光華之選恭惟中書
舍人系承聖裔學號儒宗寔有力文期文屢先鳴於
多士令德中積英聲四馳冊府著書虞庠教胄經帷
勸講罔非堯舜之談詞掖代言式是商周之體越從
左史序進西垣刱令養賢而及萬民額俊以尊上帝
歆圖庶政之乂實賴近臣之良惟出入起居罔不欽
故左右前後無非正交修后德時亮天功延登哲人
協慰公論益光遠業久輔鴻猷某久以庸虛幸聯陪
侍忝預交游之末獲聞風義之詳昔參賜第之榮今
遂同朝之願欽聆成命竊忭私悰辱貺長言過形謙
德感頌激切不任下情

回陳舍人謝啓

伏審祗膺帝制進直綸閣伏惟慶慰竊以內史之贊
宰司邇臣之與國論茲任尤重得人爲難詔見王者
之心雖鼓天下之動賞罰號令之所自出典謨訓誥
於是乎成發諸朝廷沛若江河之決書之方冊摯若
日星之垂自非潤色之才曷副光華之選恭惟中書
舍人才適倫類學造淵源懿文爲吾道之表儀高行
乃諸儒之準的先鳴多士獨擅英聲布武青雲久淹
高步初慶郎曹而分職旋聞柱史以記言侍咫尺之
天威雖膺妙選出絲綸之帝制乃副僉言刱令養賢
而及萬民額俊以尊上帝歆圖庶政之乂實賴近侍
之良惟出起居罔不欽故左右前後無非正交修后
德時亮天功延登哲入協慰公論益觀遠業光輔鴻
猷某久以庸虛幸聯陪侍忝預交海之末獲聞風義
之詳昔參賜第之榮今遂同朝之願欽聆成命竊忭
私懷辱賜長言過形謙德感頌激切不任下情

回知郡周承議賀啓

此者叨奉命書進升講席固辭弗獲居寵惟憂伏念
某學古廷踈受才謭薄誤參華於法從遽召直於禁
林祗率舊章懇祈散秩初謂一麾而出守終膺三接
之延登執帙橙帷特優久虛之職紬書史觀俾成傳
信之大顧省衰疲詎勝眷委此蓋某官至誠樂善厚
義敦風過有奬成𢌿容冒處曲垂慶問益仰謙勤感
誦所深喻言莫悉

回賀翰林學士狀

此者祗奉綸言進陞禁直久玷露門之講復塵浴殿
之班盖奬飾之有加致寵光之謬及特紆慶問深切
感悚

謝訪及狀

伏蒙尊慈特垂寵訪拙疾為梗造謁未遑感悚之深
不任下懇

回知全州王左藏賀冬啓 永州

伏以書雲紀瑞測日迎長是為建子之正宜享自天
之祐伏惟某官膺時納慶與國均休阻修賓謁之儀
特馳音書之賤感頌之切敷述奚宣

回知道州秦承議賀冬啓

上同伏惟某官懿文博古厚德庇民聊敷政於方州
姑告歡於宸扆逢時之吉慶之社無疆 下同前

回縣令以下賀冬狀

亞歲令辰特煩慶問感佩之至但切下情

回鄂州通判啓 賓州

謫居湘浦已仰高風遠從邉州獲鄰治境伏窮閻而
念咎通記室以不遑豈意謙光俯垂書問載披華藻
如佩芬蘭伏惟通判宣德世濟忠嘉天資明哲孝友
施政愷悌宜民出貳名藩久洽聞於輿頌入朝宸扆
行峻被於寵章厚義所臨聽言尤切永惟銘感易罄
敘陳

納采啓

夙仰慶閥傾修嘉好某第子二溫朴愚粗立日訓義
方賢女令淑有聞尚如姆教已協宜家之卜敢先納采
之儀欣幸所深喻言奚悉

代資政公回司馬諫議定狀

某啓積善之家有慶正卿之世其昌特紆用鴈之儀
奚取食魴之美第五十三姪孫女朱末閑姆教尚在沖
年令姪承務登服義方已親外傅遽示問名之禮俾
修合姓之歡嘉命所臨固辭弗獲愧無以喻言不能
宣

代富公回豫章郡王狀

伏念退老田廬久違朝闕沐雲天之澤幸偃息於泰
和仰邦族之仁徒詠歌於信厚惟筋骸之難勉致賤
問之靡適遨想光儀坐馳夢索屬園陵之展事承騶馭
之在塗緬惟跋履之勤佇協保綏之妙恭以大王慶
源鍾粹景行推高懷德惟寧用彊於周道為善最樂
有美乎漢風分寶玉以隆恩錫服膳而異禮表儀藩
后屏翰天朝寔資夾輔之賢永底變雍之盛敢圖謙
眷俯逮衰殘特垂既於緘縢頓生輝於蓽室其於銘
荷曷罄敷宣

代王宣徽北京謝兩府啟

此者祇膺中詔再鎮北門撫全魏之封畿總元戎之

節制優藩之始思職爲憂伏念某官閎雖深事功匪
立視秩二府久塵樞省之班歷守三都屢掌帝宮之
籥間祈安逸越去近嚴爰領使於殊庭幸息勞於私
館屬合宮之蕆事祗召節以陪祠肆覲威顏具瞻衡
璐俄奉中天之命復叨朔部之行言念衰遲豈勝寄
委此蓋某官斟酌元化燮翼大猷率同羣后之心光
輔一人之治顧惟舊物嘗預僉諧特於户牖(編)之間曲
加甄藻之賜致茲樗散被乃帝俞敢不寅亮敷誠勤
勞宣力庶裨毫髮仰答坏陶

代司馬公回趙龍圖啓

伏審祇膺宸渥榮總藩條還内閣之禁嚴委中軍之
節制淵衷所簡僉議允諧恭以經畧龍圖敏賀(智)爲資
公忠秉節出逢亨會自結眷知領使外臺遠通想聞
其風績臨戎捍塞朝廷倚賴其籌謀屬王旅之徂征
驅傳車而西邁勤勞夙夜經畫始終惟隴右之故區
乃關中之外屏往宣廟略必得珍才果膺推轂之行
復峻登壇之拜折衝(衙)禦侮從容樽俎之間柔遠安邊
弭息烽燧之警欽聞成命方加欣悰猶稽慶問之儀
遂辱華牋之貺興言感忭曷罄敷陳

與集賢相公啓 以下代文潞公

伏自一別光儀十踰稔歲仰熒煌之星坐久曠音書
荷坱圠之化鈞屢分符竹屬因山而蕆事承整駕以
在塗載惟跋履之勤懋協保綏之勝恭以某官中和
秉德寡幼告猷發揮經濟之文登翊昌明之運天功
時亮帝載惟熙 品物無不茂遂自宮
闈之遏密及龜筮之告期特輟宰司遠護仙駕萬方
同軌共蕆 聖后之喪三事登車實總橋山之禮某
留司管籥祗奉陵園夙夜惟勤雖殫於拙力期會所
迫實懼於闕供仰繫庇賴之私獲免曠瘝之咎將俟
云云

岐王 嘉王先狀

伏以 聖后賓天因山制禮賢王扈蹕整駕在塗仰
惟跋歷之勞仍盡哀摧之感(感) 神明所佑寢飫性和某
居守都畿祇事陵邑阻伸慰覲第切瞻馳

曹侍中先狀

伏以 聖后賓天橋山卜壤特倚威藩之重遠陪仙
蹕之儀恭惟夙駕之勤仍盡哀號之感即諧展慰預
切馳誠

山陵集賢相公

伏以 聖后賓天橋山卜壤特委宰司之重遠陪仙

馭之儀踐履封圻勤勞夙夜神明佑助獲錬康和仰
惟哀慕之餘典奠御宣之勝即諧叅覲預切瞻依
伏以
　禮儀使以下先狀
聖后賓天橋山卜壤特委侍臣之重遠陪仙
馭之儀即遂披承預深瞻跂
　回随　靈駕皇親先狀
伏審肅駕行軒遠獲仙蹕俯臨近甸特枉緘縢感佩
之私不任下悃
　謝兩府啓
此者祗奉渙恩俾司洛宅解北門之管鑰畫西土之
封畿荷寵雖優偃藩茲扶伏念某久塵工衮素乏異
能出入　三朝勤勞四紀自避繁於樞府旋改鎮於
魏郡再奉命書七更歲籥引年甚懇陳力無堪累叩
天閽未回宸聽屬合宮之蔵事趨台闕以陪祠肆覲
威顏具瞻衛琊期畫還於印紱獲歸老於田廬不圖
寵進上公禮優辟台異容謝事猶委分符任陪周台
之骸肅崇極甫中之褒賁帝宮居守私室就安此蓋
某官登翼大猷斟酌元化勤收舊物廣厚羣倫秉國
論以僉諧賛工心之簡在致茲衰朽叨被恩榮惟修
屏翰之勤庶答陶鎔之賜感銘至切敷叙奚殫
　謝章叅政啓
近奉詔書特賜詩序眷恩隆厚麗藻鋪宣君都臣俞
戴若太山之重聖作明述寵踰華衮之褒叅政太中
蘊嘉謀猷有大手筆親膺睿旨涣發英辭皐陶颺言
乃賛襄於舜帝吉甫作誦實歸美於宣王載觀叙事
之工益慶逢辰之極刊之琬琰永為不朽之光飾以
青黄俯愧樂庸之賛感佩之切不任下情
　與兩制別啓
某近膺召節入侍祠宮宸眷曲加便蕃渥澤逢辰之
幸衰朽極榮伏蒙軒車訪臨垂慰欽企奉别如昨瞻
懐賓勞欲丐雅章以寵行色少煩藻思永為鄙室之
光也附答布懇幸惟恣察不宣
　謝兩制寄詩別啓
伏蒙英私垂貺佳什寵賁衰贊發揮榮遇言贈之美
逾如清風誦詠于再感服無斁當令琰刻永為家寶
奉啓述謝一二不宣
　答蔡叅政別啓
伏蒙寵示先公太師誌文發揮潜德薦慰幽壤論譔
之美光于無窮積善餘慶信為不誣顯親揚名何以
尚此眷私之厚雅故不遺循覽再三感服無斁叙謝

之懇言不能宣

謝史館王相公別啓

昨蒙　聖恩賜詩寵行繼以上宰賡歌盛作二府諸公併紆雅制固已焜耀爲榮無窮今復蒙送示兩制館閣群賢之詩文彩相輝增諸玟刻遂使私室上有聖神雲漢之章次有舉朝公卿大夫清風之誦求之近古蓋所未聞此豈獨衰朽之光亦足以見邦國風化之厚也苟非上恩隆異深眷優禮同德協賛上承下率爲之寵數殊於等倫何以致茲盛事幸幸甚幸甚奉啓叙謝言不能宣

謝執政啓

向緣謝事入覲威顏特辱撝謙俯臨僻陋玉津賜宴瓊林寵行同醉克觴共飽周德聖作物覩兩承天漢之章君都臣俞疊委宗工之制卿雲比爛華袞岳褒臯陶賡歌蓋奉惟幾之命吉甫作誦皆貽孔碩之詩焜燿歸塗輝光蓽室永惟榮幸實罕比倫仰宸眷之曲私見邦風之篤厚言旋里閈方遠台閎感戀增深銘藏至切

與兩府賀冬狀

伏以書雲紀瑞測日迎長捷萬物之幽萌亞三朝之元會恭惟某官氣鍾英粹道契亨嘉師尹庶工式協具瞻之望燮和元化宣贊助順之祥阻伸慶謁之儀徒切傾依之懇

曹郡王

某官慶承勲閥望重戚藩兼馬鄧之寵榮大許申之守土升陽介社並國延休歡頌所叢名言罔既

元資政

某官懿文華國令望端朝風推賦冢之功日奉經帷之對升陽屆序視履延祥慶頌所深名言罔既

賀樞密孫知院啟

伏審奉膺庭誥進長天樞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沉正秉彝惠和迪哲登于廊廟益隆當宁之知委以鈞衡遂冠本兵之任阻修慶謁第切歡悰

賀樞密呂正議啟

伏審祗膺明詔進位中樞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問望端朝識明體國經綸之學已參翊於洪樞啟沃之忠更倚毗於近輔欽聞嘉命采切歡悰

賀樞密韓太中啟

伏審祗奉命書進登樞府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時惟問望世濟忠純簡在上心久賛襄於機政擢居近輔

爰登翊於聖謀閑命以運歡言豈叙

賀都承旨張客省啟

伏審祇奉制恩總承樞宪伏惟慶慰衆以某官通才
成務敏識造微密勿帝猷久司於宣納彌綸機政進
貳於疑丞欣忭所深名言豈叙

回熙州苗團練謝啟

伏審祇膺涓綍就領价藩撫隴右之故封分閫外之
隆寄折衝禦侮久欽名將之風柔遠安邊遂總中軍
之政威懷殊俗宣布上仁承協嘉時已臨盛府遠貽
芳訊備識沖規感佩所深喻言奚既

賀北京王太尉啟

伏審光膺綸綍寵建旌旄進登上將之壇再領留都
之鑰帝心妙簡輿論均歆恭以留守太尉風冠時英
遍參法從具學本乎經濟賢業發於盛明出入三朝
蓄宣四國撫封畿於全魏壯屏翰於神都樽俎折衝
方倚老成之碩畫詩書謀帥乃揚休命於外庭想輿
傳聞欣悚交切阻修慶謁倍積瞻馳

回謝北京王太尉啟

近者伏審留守太尉顯奉命書榮分將鉞敢圖謙眷
首墜緘縢 國朝革五季之獘風重三軍之節制元
戎之寄必屬名儒舊德之求乃登上將列踐揚之涯
久惟問望之素陰僉謀所諧寵拜宜渥鎮魏都之巨
屏護朔野之列城幕府初開藩閫增重遠煩記室遠
示書箴感怍交深喻言奚既

賀王太尉啟

伏審光膺帝制進陟將壇榮擁節旄再司宮鑰伏惟
慶慰恭以留守太尉英名高世碩望端朝遍參法從
之華升翊大猷之美肯袁妙簡僉議攸歸全魏撫封
方倚安邊之略中軍制閫爰加授鉞之崇開府云初
恒藩增重欽闕誕告賓切歡悰阻伸望履之儀第極
瞻風之素

回熙州趙龍圖啟

比審祇膺宸渥榮總藩條伏惟慶慰經略龍圖風以
才升自結主眷外臺領使風采著聞極塞臨戎方略
屢上復峻齋壇之拜還登內閣之華妙觀遠猷益對
來寵方開幕府首墜書箴感怍所深喻言奚既

賀韓樞密知院啟

伏審奉膺庭誥正位天樞伏惟慶慰恭以某官世濟
純忠時歸碩望延登廊廟益隆當宁之知進秉鈞衡
遂冠本兵之任壯邦家之柱石宣帷幄之籌謀翊贊

聖明鎮服中外阻修慶謁弟切歉悰

賀安副樞啟

伏審祇膺帝制進位天樞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沉正秉彝惠和廸哲訏謨足以經遠厚德足以鎮浮法從參華宣忠勞於內外地官領計陰門望於彌諧允當夢卜之求升贊璿璣之政淵衷妙簡輿論僉諧阻伸慶謁之儀第切瞻依之至

賀留守韓相公啟

伏審光膺帝制榮鎮洛師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厚德明謨純誠亮節再登上宰協贊太平領使殊庭肇畀聽於四海陪祠泰畤祇顯相於一人寵建節旄出司宮鑰眷求元輔分正成周先十乘以啟行冠諸侯而述職某乞身得謝交政預榮將覩高風倍欣芳素

謝兩府狀

祇奉命書獲解宮鑰恩容就第寵冠在庭雖辭兼鎮之榮丞尚忝維師之拜措紳聳歎閭里光榮竊念某被遇三朝服勞累紀逮居二府歷拜五公斷珪組以褒崇懃鼎彝之勳伐自織心而請老無虛歲以告歸荷異禮之眷留示至仁之厚賜詔益几軺軒扶途以及耄期始諧夙志天惟從欲俯矜一物之誠相亦有懿遂繼前人之美極臣隣之榮遇實今古之罕倫此蓋某官登翼皇猷布昭元化人惟求舊義不忘勞紆廊廟之文謨贊聖神之矜慮開其衰篤許遂佚休猥以華顛膺茲殊渥方棲僻陋退屏塵紛荷德至深誦言奚旣

謝外任前兩府啟

某官左右王家緝熙帝載風猷鈞衡之化寄紆廊廟之言致此衰遲獲休佚復膺殊渥不廢舊勞感幸所深諭言奚旣

兩制

某官屬冀帝猷參華法從允諧僉論文貫清襄 以下同

曹郡王

某官望重藩垣地兼勳戚贊衷上德柔惠邦風 以下同

北京王太尉

某官望重本朝任陰厚右敦風茲久樂善有初 以下同

四謝孫觀文啟

祇奉制函俯從懇請恩容就第寵冠在庭伏念某被遇三朝服勞累紀久塵上衮無補鴻猷早聞知止之風備竭告歸之懇上仁篤厚眷禮靡留已窮迫于耄期始聽還於官政惟寵光之絕異非涯分之可安

此蓋某官左右王家緝熙帝載夙兜鈞衡之任嘗紆
廊廟之言致此衮遇獲全終始方力辭於天寵將退
託於里居幸謝塵紛即安休佚都封客迎慶問先臨
仰懷求舊之私蓋見敦風之美永惟盛佩曷罄敷宣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十四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十五

賦　論　策問

賦

寅畏以饗福賦（祇畏天道能饗隆福）　御試

天道昭顯聖心肅祇欲興隆而饗福乃寅畏以承時深慎清衷以上當於帝眷誕膺純祉能永固於邦基若夫究精禋之所由動夙宵而當畏何修而臻治道何飭而致休氣惟天為大毋懷懼而敢寧惟聖為能宜擁祥而不既欽若元后肅于上天日月星辰有順而有盭風雨寒暑或應而或愆是必建大中而茂對圖至治以周旋動以至誠仰德威而自懼介之純嘏享宗社以長延則知萬幾非逸豫而為四海在憂勤而保宜軫慮於當極以延禧於有昊揚烏若厲惟應以實而不以文善則降祥蓋親有德而饗有道豈不以助順者惟天之理降福者乃人之能無其畏則心或怠有其畏則德乃興五事交修惴如臨於淵谷萬靈來助固若保於岡陵噫位豈不尊志非自廣災常懼於未至福乃來於無象所以文王小心而事帝多祉常懷高宗見異以飭身百年長饗若然則寶命增永鴻圖浸隆謹天戒以當國延帝休而在躬用能荐

享卲工咨純禧之所自躋民壽域傳徽號於無窮大
哉建功所以永年宜人所以受祿應如律呂之動報
逾影響之速夫知天之仁愛人君畏者饗其福

天子龍衮賦 天子龍衮文以爲貴 錫慶院試

德至尊者其服稱禮甚盛者唯君全作龍衮以昭物
表聖人之御天繪以文章旣盡飾身之美 其變化
斯爲取象之先稽若禮經富哉夫天子內之尊也必有
以副其外表之著也盡有以彰其裏乃衣龍章以昭
德美始惟制法考古象而遠觀終乃修容飭帝躬而
光被若夫祭以嚴脩服而示恭采交華於五色衣炳
象於群龍助國體之輝赫壯天威之肅雍有降有升
固異三公之服或飛或躍孟尊萬乘之容觀其驤首
君躬存身帝衮若翔雲之初矯如在天而孟遠琢玉
爲以節其行步冕旒爲以增其赫烜絢采章之十二
其制昭昭貴儀禮之三千儼容宛宛豈不以至廣大
者函夏極崇高者聖君不顯章不顯何以一於衆不美
不飾何以大其勲是必以多爲貴有故而文下視華
蟲豈攀龍鱗之可及旁開黼黻疑翕翼以相分上不可
以降而分卑下不可以僭而擬四靈之瑞唯王者之應
六衣之用唯人君而已宜乎尊衮冕以陳之按禮圖
而得以是故舜帝明而作服制所由興周人取以登
山文爲之始則知大而化者聖之謂化而神者龍之
爲服之身而孟顯稱其德以攸宜彼交以爲旂間日
星而孟麗章而作黻配山火以猶畢又曷若服以昭
明文惟經緯矯如奔翥之狀蔚若騰陵之氣故曰衣
者身之章其斯以知天子之貴

論

成敗之機在察言論 御試

天下之事已成而後知其是已敗而後知其非此衆
人之智也聖人觀成敗於未然之前而知成敗於已
然之後不慮之於行事之始而慮之於聽言之時以
爲凡事之機出於此也天下非一日而成亦非一日
而敗也故古人有一言可以興邦而亦可以廢者雖
其言 必如是然而興廢之所由也今夫有以仁義
之言說於人主而人主知其所謂仁義而行之則凡
事莫不成於仁義然而仁義必久而效不可一日而
成也知其不可一日而成而遂不行則天下之事亦
不成也惟能久而行至於成則是由於察言之善也
今夫有以佞邪之言說於人主而人主不察於佞邪
之言而從之則凡事莫不敗於佞邪然而佞邪必久

而效亦非一日而敗也知其非一日而敗而試爲之則天下之事終亦必敗則是由於察言之不審也然而成敗之故不可不察也昔舜之時天下可謂大治矣然而君都臣俞其相戒則曰罔遊于逸罔滛于樂又曰無怠無荒夫舜固無逸樂怠荒之事也然而必以爲戒者防其所由也舜不以其言爲過而從之是以無逸樂怠荒之事而所以成也堯之時咨天下之可登庸者放齊曰朱也可堯曰吁嚚訟可乎夫堯之心欲求天下之聖賢而付之以天下之事而放齊以朋比舉朱堯不以其言爲是而卒不同故終無敗事向使從其一言之舉而用則天下之事幾何而不敗哉是以書稱堯曰欽明文思而稱舜曰濬哲文明以能察成敗於未然也然而言有似是而非者則人主何以知之曰惟至正能辨天下之邪惟至靜能制天下之動聖人必先深其思慮廣其聰明虛己以來直言考古以鑒成敗是以言之一入乎耳而事之利害計之得失昭然已在其前獨觀萬化之原而修之廟堂之上豈待於已然之後廼爲慮哉然則成敗之機在察言信矣

中庸論五首

一

聖人之道必始於小而後至於大必始於微而後至於顯其始也入乎毫末而不足以爲小其至也塞乎天地而不足以爲大此道之所以難言也中庸者聖人言性之書也出於孔子而傳於子思其爲言也精微其爲道也閎深嘗試言之記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君子之道盡於此而已乎是不然君子於其不睹不聞之間出處語默無愧乎吾心然後於其可睹可聞之間動靜周旋無愧乎天下故君子之道必始於慎其獨也人之不睹也如其欲睹之也人之不聞也如其欲聞之也此非有之所難雖匹夫匹婦而可知也始於修身而終於治人至於治天下國家可以育萬物而配天地則雖聖人有所不知也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又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所謂始於小而後至於大始於微而後至於顯也天下之所甚易莫若衆人之所能者也其所甚難若莫聖人之所不能者也以衆人之所能而教人是使易之而不勉也

以聖人之所不能而教人是使難之而不為也聖人既曰難行之又曰易行之既曰易知之又曰難知之易者所以喻於人難者所以喻於己蓋誘於人者不可以不易責於己者不可以不難也始於易終於難而不可以過乎中是故謂之中庸開之以易使天下可得而入也嚴之以難使天下不得而輕也制之以中使天下不得而過也夫中庸有衆人之所易行者焉有聖人之所難行者焉有聖人與衆人之所同行者焉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言中庸之易而人不守也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言中庸之難而人鮮能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言中庸之不可過中也口之於味也酸醎甘苦有偏好其一者是不知味之人焉惟其五味均齊而得其節然後適於口而和於心君子之於道也亦然不可以過亦不可以不及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此中庸之大略也

二

中庸者言性之書也既舉其略矣而未及乎性也默誠者聖人之性也誠之者賢人之性也聖人生而知之者故其性自內而出自內而出者得之天而不恃乎人賢人學而知之者也故其性自外而入自外而入者得之人而後至於天故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者所以成性也明者所以求誠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者聖人之性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賢人之明也目之視乎色耳之聽乎聲鼻之別乎臭口之識乎味此四者有諸內而無待於外聖人之性猶此也譬之則勸非之則沮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四者動乎外而應之於內賢人之性猶此也聖人先得於誠而有明者也賢人先得於明而後至誠者也夫中庸所以使賢者學為聖人也故欲誠者莫若明用明者莫若知夫所謂知者何也致其知也故曰致知在格物又曰物至知知物至而後有知也知然後好惡形焉有知而後有好惡也君子則好善而惡惡小人則好惡而惡善此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夫明者有善未嘗不知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焉擇其善者而執之其不善者而拂之昭昭乎知所以為善

知所以為不善此所謂明也此所謂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此大學之道賢人所以學而成聖者也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又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顏子豈無不善哉惟能知而不行也故曰欲誠者莫若明明者若莫知致知者是所以學為聖人之端也

三

聖人之治天下未嘗不以誠也誠者存乎其心不可得而見之故其說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夫性者何也仁義是也聖人以為仁義者生於吾之性而不生於外是故用之以誠仁為而必出於誠義為而必出於誠不誠於仁則人不親不誠於義則事不成誠仁者不施而親誠義者不為而成誠在內者形於外是所以貴誠也是故不賞而人勸不怒而人威不動而人化不言而人諭此所謂盡其性也是故為人子者誠於孝為人臣者誠於忠為人弟者誠於恭舉天下之性莫不誠於為善此所謂盡人之性也是故天地為之誠化日月為之誠明四時為之誠行風雨為之誠節草木為之茂鳥獸為之蕃凡在天地之間者莫不安其性命此所謂與天地參也聖人有其德有其時有其位而行其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也有其德無其時無其位而言其道孔子是也是故欲觀賢人之道聖人是也欲觀聖人之道天地是也天不言而四時行焉地不動而萬物生焉天地所以不言而人諭不動而物成者何也誠之至也聖人所以無為而天下治亦誠之至也故天者高之積也地者厚之積也聖人者誠之積也天積於高及其遠則人不能知也地積於厚及其廣則人不能窮也聖人積於誠及其神則人不能測也高不積不足以為天厚不積不足以為地誠不積不足以為聖人聖人者明並乎日月德配乎天地惟積於誠也

四

聖人之德既與天地參然而孜孜為常有不已之心記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此聖人之性也其行之也蓋未嘗不勉不思而終身以為不足夫聖

人之所不可及者其在此乎昔者堯舜之為君思天下有一夫不獲其所則其心恥之有一物不得其養則其心憂之夫恥之憂之者何也恐其德之有所不至也聖人之德固無所不至矣而常以不至為心故仁矣而曰未足以為仁義矣而曰未足以為義是以有一物不被其澤者聖人之恥也其責己也如此其待人也則不然夫人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此三者之異衆人之所知也聖人必曰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此三者之異亦衆人之知也聖人必曰及其成功一也此所以引天下之不肖者而為賢也生而知之者不可以人人而求也有學而能知者為有困而能知者為則與夫不學者異矣是故進而一之於聖使天下皆曰困而知者亦可以為聖而聖亦與我同類如此則孰不欲知聖人之道此所以為教也安而行者亦不可以人人而求也有利而行者為有勉強而能行者為則與夫不能勉強者有間矣是故進而一之於聖使天下皆曰勉強而行者亦可以為聖而聖亦與我同類如此則孰不欲行聖人之道此所以為教也聖人所以是人者如此而其責己者未嘗不重也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夫其仁足以博施濟衆而猶以為病此其所以責己也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此其所以待人也夫其責己也則為善而不足其待人也則恐其不得為君子二者皆出於其性推之以治天下聖人之道未嘗有過於此者也夫子亦何為哉知所以責己知所以待人則雖欲為堯舜而無難也

五

聖人不以己能而責天下之人故擇其近於中庸者而行之曰忠恕忠恕者所以為中庸也何謂忠曰推己之心之謂忠何謂恕曰如心之謂恕夫聖人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衆人之所不能為也以聖人之所能而責衆人是率天下而為一人之行也記曰聖人之制行也不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故不為人之所不能不行人之所不及動則思天下之可法言則思天下之可道要以使人皆可以為善此所謂忠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人常欲為君子而不欲為小人此天下之情也以己欲為君子之心而使人皆得為君子以己不欲為小人之心而使人皆不為

小人此所謂恕也仁義禮智四端之用未有不由於忠恕之道而可行也仁者過乎仁聖人不以為能也義者過乎義聖人不以為行也禮者過乎禮聖人不以為教也智者過乎智聖人不以為法也仁義禮智非獨以善一人也必使天下皆可以行之不惟使天下皆可以行之又將使後之人皆可以繼之如是而後可以為中庸之道此所以貫乎忠恕也故曰忠恕違道不遠而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蓋堯舜三王之治天下與夫孔子六經之道莫不由於忠恕也若夫以己能而責天下之人此老莊所以肆其放蕩虛空之論而不能自反也聖人者為天下而言者也故己可用而人亦可行老莊者為一人而言者也故己獨可言而人不可用是欲以一人之私論而率天下以行之也其意曰治身者曷不為我之等貴賤齊生死治天下者曷不為太古之為無為事無事是以言之而不可行也聖人之言其自為也過少而為人也過多老莊之說其自為也過多而為人也過少此其所以異也老莊之說如此而好之者或以為治性之書是不然夫治性者莫如中庸而亂性者莫如老莊故學中庸以治其性則性可得而見也學老莊以亂其性則性不可得而反也惟不惑乎老莊之言則可與由中庸以入於堯舜之道也

策問

省試策問二首

問古之士與君言言使臣與人臣言言事君與幼者言言孝悌與居官者言言忠信自童子以至於成人自掃洒應對以入於道德學不凌節教不躐等有非其所問者鄉先生君子不以告也譬如拱把之童子桐梓長之養之至於成材無不適於用如其未至而曰至未能而曰能則是賊夫人之子非先王長育之意也蓋孔子之教曰文行忠信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其所教者皆以明人倫也以孔子之聖四十而始不惑五十而知天命雖曰知之猶罕言之性與天道自子貢不得而聞況其下者乎近世學士大夫自信至篤自處甚高或未從師友而言天人之際未多識前言往行而窮性命之理其弊浮虛而無實鉄薄而不致雖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之大豈無豪傑不待文王而興者然聖人之教必為中人設也比年以來朝廷患之詔禁申韓莊列之學流風寖息而猶未絕夫申韓

太于老而李斯出於荀卿學者失其淵源　其末流
將無所不至故秦之治文具而無惻隱之實晉之俗
浮華而無禮法之防天下靡然卒至大亂此學者之
罪不可以不戒也子大夫以文行舉於鄉羣至於有
司且登進於朝廷風俗之媺惡政事之得失將於此
乎在必有中正之論以救斯弊其悉陳之

問二帝三王之道亦惟仁義而已矣孔子傳之詩書
所述爲萬世法其要不過曰稽古法天修身親親舉
賢而用之其言甚易知則宜其事甚易行然自三代
以還後世之治終莫能及焉由漢至于有唐其間明
君賢臣爲不少矣其治曾不得庶幾於古何耶豈其
學者論卑而不足以有明歟抑其時君不能勉而行
之歟昔孟子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與王言未
嘗不以王道如其不可行豈徒爲空言哉以區區之
齊五十里之滕孟子猶欲勉之以王況不爲齊滕者
乎夫道之不明也學者不講之過也既明矣而不行
者在上者之過也古之學者講而明之所以待在上
者舉而行之四代養士於學校蓋以此也子大夫學
於此久矣其茂明之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十五

記　序　銘　書　傳

記

龍門山勝善寺藥寮記

龍門距洛城十五里其西山有浮屠祠曰勝善興於唐開元而壞於五代迄　本朝太平百餘年諸祠稍復葺而勝善尤古未能興之事之興廢存乎其人藥寮者大尉潞國文公之所建也公閔下民之疾苦而不得其療者思有以濟之相其地得勝善祠之下方當闕塞之阨水陸之衝南北之通塗而行旅之所便也其山出泉曰真珠泉公出俸錢命工徒壘石以為址即泉為藥井而建寮於其上十有三楹是歲熙寧六年也公又以勝善為功德寺擇僧之知醫者為寮主以長之出醫書數百卷家之良藥珍劑輸之寮和藥之器用備焉凡郊野之民與有遠迩與道路之往來有疾病者造寮而請之其施與無窮所及者之衆可知矣寮之上則泉之所出也為堂曰珠淵其南則三堪為屋以覆大像又其南曰第四峴亦屋之於是勝善之祠復新人之至者有進息之所故樂而忘其勞而藥寮之地益加勝矣其東俯視伊水睥光瑩散望香山石樓若屏障圖畫蓋天下奇偉之觀也王公大人建祠宇修福田者有之矣未有濟民扶疾誠意之篤如公者也民受天地之和以生陰陽寒暑之不時飲食動作之不節於是有癘疫之災札瘥之昏聖人為之醫藥以救其夭死三代以後醫師職廢民之有疾者無所控告於其長上有志之士雖或能施而未充也公視人之疾若己赤子建長利圖廣濟前民之患而為救以待之俾民不勞而獲醫不費而飲藥古未有也惟公左右　三朝勤施四方陰功顯德被于民物不可殫數其著見於洛邑者如此可謂仁矣古之君子思一夫不獲其所如己推而納之溝中惟能推己以及人也孟子曰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後之君子觀是寮也則知公之心知公之心則知公之政知公之政則朝廷德澤之厚從可知焉來者守之其勿廢也某嘗侍坐於公〻語及藥寮願曰子為我記之某不敢辭公之命退而書其事云元豐六年十月日奉議郎同編修資治通鑑范某記

賜墨記

元祐三年三月十七日修　神宗皇帝一朝實錄於門下後省開局賜李廷珪真墨臣某謹記　中使李永言

司馬溫公布衾銘記

溫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君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公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斂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於物澹無所好惟於德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終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為警枕小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蓋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以為適不勉而能與二范公為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凡皆如此其誠心終始如一將歿而猶不忘某觀公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為超絕古今居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焉一起而功被天下內之嬰童婦女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欽其德服其名唯至誠故也公兄子宏得公手澤紙本于家屬某序其本末俾後世師公之儉云元祐三年七月壬子范某謹記

和樂庵記

河南張子京結茅為庵于其所居會隱之園元豐中司馬溫文正公為隸書以名之取常棣之詩兄弟和樂云後十年子京書與余曰庵得名於溫公近以雨壞復新之溫公沒矣是不可忘也子其為我記之始余以熙寧中入洛溫公方買田於張氏之西北以為獨樂園公賓客滿門其常往來從公游者張氏兄弟四人出處必偕余每見公幅巾深衣坐林間四張多在焉或奕棋投壺飲酒賦詩公又鑿園之東南墉為門闢徑以待子京之昆弟杖屨相過於流水脩竹之間入乎幽深出乎蔭翳乃得是庵焉美木嘉卉四時之變無一不可喜者賓至則兄弟倒屣怡怡然信所謂和且樂也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康伯入洛則二家兄弟日相從游其名子京之庵不惟以善張氏亦公之志也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外物之娛悅其有可以易此者歟張氏伯曰明叔仲曰才叔次則子京季曰和叔自其先君棄官隱居園池之美為洛之冠子孫不墜其素風而大賢以為鄰有德義之益之可尚也已是庵也其與獨樂之園久而人益

愛之宜子京欲為之記而余不得辭也敢又新之其勿替哉

太師堂記

神宗熙寧六年潞國文公以司徒侍中河東之節自樞府出鎮三城明年留守北都後七年拜太尉保甡洛宅又三年以太師就第今 天子嗣位元祐元年起公平章軍國重事元老在朝海內晏寧五年復請老章數十上 二聖不得已許之以公位極宗臣無以復加懿解重事以維師舊節歸老于洛六年十二月 詔以公之子集賢殿修撰周翰守三城明年二月周翰以避公宴子與至河陽父老觀公儀形擁道讙呼如見父母蓋自公去鎮十有八年而公之子繼守是邦流風善政相望不遠公既老而復臨之故邦人皆喜以為不獨公家之光寵亦朝廷之盛美也府舍頹河地卤下濕卑陋不葺上雨旁風不足以奉几杖蓋旨甘周翰因其舊廬治而新之榜曰太師之堂朝夕溫凊問安侍膳其中公作二詩以識其事遂邀游燕踰月而後歸洛周翰既以公詩刻之石又以書來曰子為史官為我記之某觀古堯舜之君壽皆過百年其臣亦無不耆老子孫有國數百歲而不絕周公老于豐鎬公封於魯凡蔣邢茅胙祭皆為諸侯召公相四世其子封於燕成王之封周公也周公拜前魯公拜後所以康周公也傳曰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況其子乎夫其相如此則其君之德可知也惟潞國公先輔 四朝功格上下垂五十年事冊載書由今觀之邈若古昔天錫之報壽考康寧八十有七而聰明不衰由漢以來輔相之臣福祿之盛未有如此比者雖三代而上唐虞之際歷選賢哲無幾人焉是以外至四夷敬仰公名或瞻望而歎息或聞風而獻馬此豈可以聲音笑貌使之然哉蓋其陰德之所被者廣仁聲之所及者遠愛公之深者不獨孟人而已然則斯堂之作其在周翰如魯公之奉周公其在孟人如召國之桓甘棠於以勸天下為臣子者之忠孝為人父者之慈訓其永無窮惟後之人勿替引之元祐七年四月丙子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國史院修撰范某記

序

唐鑑序

承議郎著作佐郎臣祖禹受 詔與臣光修資治通鑑臣祖禹分職唐史得以考其興廢治亂之所由昔

隋氏窮兵暴斂害虐生民其民不忍共起而亡之唐高祖以一旅之衆取關中不半歲而有天下其成功如此之速者因隋大壞故也以治易亂以寛易暴天下之人歸往而安息之方其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萬物此其所由興也其子孫忘前人之 勤劳天厭於上人離於下宇内圮裂天地不保此其所由廢也其治未嘗不由君子其亂未嘗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顯不可掩然則今所宜監莫近於唐書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商臣謹采唐得失之迹善悪之效上起高祖下終昭宣凡三百六篇爲十二卷名曰唐鑑唐之事雖不能徧舉而其大畧可觀矣元祐元年二月日臣謹上

東宮錫燕集序

上之元祐二年秋九月壬戌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論語畢甲子賜燕于東宮命宰臣主之執政及講讀起居之官預焉遣中使勸侑命卒飲所以寵劳甚厚中燕又遣中使賜御書唐人詩各一首凡十有三人拜賜于庭捧觀皆驚歎喜抃太師彦博以疾不赴遣中使就第賜之翼日彦博以下上表謝講讀起居之官又進詩以謝於是寫而輯之臣某拜手稽首言曰伏羲氏覩河圖畫八卦始為書以紀萬事昭明天下聖人務爲洪惟 祖宗皆好筆札 皇帝生知天縱典學日新繼文守成克篤前烈聖作神契得之自然而嗣位以來群臣未嘗獲覩真迹今茲儒臣首被此賜非夫稽古好學研精儲思丕承 列聖之顯謨恭若文母之慈訓則何以躬勤翰墨假寵諸臣如此其至乎其所賜題曰東宮錫燕寘于資善俾有司掌之以為故事既又各藏其副以傳之子孫元祐二年九月日臣某謹序

古文孝經説序

古文孝經二十二章與尚書論語皆出於孔氏壁中歷世諸儒疑眩莫能明故不列於學官今文十八章自唐明皇為之注遂行於世二書雖大同而小異然得其真者古文也臣今竊以古為據而申之以訓説雖不足以明先王之道庶幾有萬一之補焉元祐三年八月日臣謹上

仁皇訓典序

臣竊以語聖人之德必以甚盛者為稱觀先王之治必以所多者爲尚堯以仁舜以孝禹以功文王以文皆其甚盛者也夏之政忠商之政質周之政文皆其

所多者也三代以後其德不極其治不純然而亦必有盛多者焉漢孝文之恭儉唐太宗之功烈考之三王抑其次也惟我 有宋受天眷命 太祖無心於有天下而神器歸之至仁如天神武不殺終捨其子以授 大聖克舜傳賢不過是也 太宗繼文海內為一 真宗守成治致太平至于 仁宗當勝殘去殺之運制禮作樂之會充有天下四十二年 宋興以來享國最久修身於一堂之上而置天下於太山之安端拱於法宮之中而躋一世於仁壽之域舟車所通日月所照無思不服威靈在天既三十年仁深厚澤淪浹海寓流風未息故老猶存窮山窟穴之氓言之則流涕被髮左衽之俗聞之則稽首用能光大累聖無前之烈恢建 後嗣無窮之基昔周公作無逸本之太王王季以及文王追配三宗四人廸哲多稱文王之德以勸成王取其可以為者也昔漢自高祖至於肅宗非無賢君而漢世之治獨稱孝文唐自高祖至於宣宗亦非無令主而唐世之治獨稱太宗皆取其子孫可守以為成憲也洪惟 本朝祖宗以聖繼聖其治尚仁而 仁宗得其粹焉古者史為書以勸戒人君唐史官吳兢作貞觀政要 仁宗時命史臣編 三朝寶訓神宗時亦論次 兩朝之事陛下又命臣以 神宗之訓上繼 五朝以備迩英進讀日陳于前考自三代以來未有 六聖相承其德克類者也恭惟 仁宗言為訓謨動為典則實守成之規矩致治之準繩臣謹錄天禧以來訖于嘉祐五十年之事凡三百十有七篇為六卷名其書曰仁皇訓典以助睿覽庶有萬一之補焉元祐八年正月日臣祖禹昧死謹上

銘

義塚銘并序

余叔父故通直郎衆夫人故華陽縣君宇文氏捨田於成都東郭之外以給死之無葬者戒子孫使勿廢其事子龍永主簿祖亮請余記之余名之曰義塚而揭之以銘曰吾嘗觀於北邙之原聖賢所藏欽萬古之同此究終始其何鄉物生於土而反於土惟人之化欲人之不覩是以聖人教民葬之中野太古不墳厚衣以薪末世厚葬澆風變淳君子之于天下不忍一物不得其所故已有餘則推以及人鄉人有死莫於何所縣曰華陽鄉曰積善里曰東廟白土之間范氏之田松柏九九骨復于土魄化為泉誰謂無歸於

此終焉其無忘吾叔之德而過汝魂氣于天

書

答劉仙尉書

某啟人至辱書承令叔令弟相繼淪謝想悲痛可勝言邪嘗謂道純氣節不減先玨（正）惜其一病遂廢不為世用今又止此甚可歎也請足下所為亡弟述又怪天賦其才如此而不予之壽豈所謂難諶者哉足下史學足以繼先正譬如美木已有千尺凌雲之勢在所長養以待他日之用耳足下勉之無以悲傷摧損其志古之人固窮而通有憂患而啟發事業者多矣劉氏門戶所繫唯在足下可不念哉寄示先正墓碣石刻甚精十國紀年序欲求張左司書已面懇許諾溫公之文張固不惜書也近貴治通鑑印本奏　御固思同時修書之人墓木已拱存者惟僕尤可感歎人生會歸於此但有先後耳足下所寄紀年留此甚久京師殊苦少暇方將寫本校正蜀中求人刻板猶須一二年乃可成唯不訝其緩春暄千萬寧愛不宣

某頓首

答晁教授書

某頓首教授晁君足下某聞足下之名久矣以未得見為恨承過京師乃辱示書將先祖致顧某無似何以當之某始聞足下於司馬公休又黃魯直道足下為楊子雲別傳公休魯直皆某心慕而畏服者其稱道足下不容口是某已得足下於二君矣然子雲別傳亦未之見也譬如工人聞一美木賈人聞一至寶欲見之意何如哉恨以拘出入之禁不得走館舍然幸識尊公風采有家世之舊且與校書聯職事群從獲見者非一也古人或相望於千里或相得於異世未識其面往往已如其心況今相固已如是乎或東從尚少留休日不鄙如書所戒幸甚幸甚再拜

傳

康節先生傳

邵雍字堯夫衛州人家世貧賤雍刻厲為學夜不就席者數年雍嘗適吳楚過齊魯客梁晉而歸從居于洛蓬華環堵躬爨以養父母講學於家不彊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士人過洛者必過其廬雍與人言必依於孝悌忠信樂道人之善不及其惡故賢不肖無不親之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乘小車二人挽之行遊城中所過倒屣迎致居洛三十年洛人共為買田宅士大夫多助之者雍皆受而不辭為人坦夷無表

樣防吟不為絕俗之行其學自天地運化陰陽消長以數推之逆知其變自以為有師授世無能曉之者而雍內以自樂浩如也有書十二卷曰皇極經世詩二千篇曰擊壤集雍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熙寧初以為穎州團練推官與常秩同召雍辭不起卒年六十七歲知河南府賈昌衡言雍行義聞於鄉里乞贈郎吳充請於　上贈秘書省著作郎賜粟帛韓絳守洛言雍隱德邱園聲聞顯著賜諡曰康節

王延嗣傳

唐宋間延平郡有隱君子姓王氏諱延嗣字繼先先州固始人也世為州里豪右從父潮審知俱以勇俠霸於一鄉唐末之亂四方豪傑競起大者以王小者以伯壽春王緒攻陷光州得潮兄弟相持大喜曰恨相得之晚因留軍中計事將為誅巢之舉時秦宗權約會兵討賊審知語於緒曰此何足以成事哉遂違留不進宗權為巢敗走大怒以兵攻緒乃　南奔入閩有衆數萬而緒以猜刻失將佐士卒心一夕為亂軍所龔推潮為主師遂奄有福建景福元年唐拜潮福建觀察使審知為副使潮卒審知代立乾寧四年唐升福州為威武軍拜審知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瑯琊王君幼失怙恃養於審知為兒童時謹愿端愨如成人未嘗戲笑事審知如父晨昏侍左右彌謹審知寢疾躬奉湯劑未始須臾離庭闈雖甚勞苦不見有倦色審知亦以是器而憐之撫如己子審知諸子豪相高日以馳馬試劍為事君獨泊然無欲惟喜耽玩書史夜以繼日手不釋卷寢食為之幾廢故多識前言往行脩身行己每以古人自期儒冠書服雍雍委折似不能言者然郡有大政國有大疑將就謀焉則引古驗今抵掌議論凜凜風生不可尚已審知嘗戲謂之曰此我家措大兒也審知既撫有全閩將錄君以官君聞之力辭懇免至于三四不聽乃稱疾不出者逾月審知使人往訊之因手書以上審知其畧云春秋傳載孔子之言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蓋以名器者國家礪世之具苟上有私授之失則下啟奸覬之心居平世猶之可也況今天子播遷大盜蠭起迹其所由正緣朝廷政出多門刑賞滋濫大王親舉義兵為國平亂軋於賊臣決策入閩士卒將佐棄鄉井墳墓捨父母妻子從王南征何所圖哉志於立功名耳今師旅暴露日久大勳未集大王膺茅土之封領節鉞之寄肅將明命作鎮于閩尚

未班爵策勳以班戰士而首欲以爵命猥及無知之
私親將士觀望解體必矣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
者及狄伐衛授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僕雖愚
嘗粗靈於鶴懷武恍禁冒祿偷安利己以陷王於衛
君之地雖粉骨糜脈亦不足以贖其過當知以其言
切利害蓋器重之然終不能奪其志稍寢其命曰姑
俟他日而已未幾唐亡梁太祖拜當知中書令封閩
王仍升福州為大都督府命至閩當知將拜賜焉君
力諫之曰吾家本田舍郎二父蒙國厚恩遂秉節旌
朱全忠賊臣因嘗與我比肩事主徒以挾穿窬之資
逞豺狼之暴肆虐流毒蓋有神器人神共憤其能久
有此土我縱不能如留侯為韓復仇沛公為義帝發
喪其忍北面以事之義不當奉此其時也當知使首
久之曰此特腐儒陳言無補實用知彼知己兵法所
大忌彼雖僭逆然既已南面而諸侯加之堅甲利兵半
於天下東征西伐草折卵碎我憑數州之地敢嬰其
鋒是自取顛仆安能成大事哉君曰是大不然梁雖
弑逆僭舉大號而外寇於晉日夕支吾方且不暇重
以揚行密方據江淮實吾之外屏似出天造以限南
北梁人雖欲襲我得乎此正所謂風馬牛不相及也

況彼以新造之梁雄據中原大統未一內怨外叛腹
背受敵尤其甚者與晉相持雌雄未決其能越大江
度嶺以與我角耶故司勳杜牧有言上策莫如自
治誠能於此銳意自治內以修政外以治軍使府庫
充實兵革犀銳如小白之於齊句踐之於越國勢日
張霸圖日盛近約吳越遠結江淮外連荊楚伏義合
兵為國討賊其誰敢不從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
為東周乎反覆條陳數百言當知竟不能用其策君
拊髀太息私竊嘆曰大丈夫以氣為主氣先索矣無
能為也當知歲時遣使朝貢于梁阻於江淮道不能
通乃航海從登萊入汴使者入海覆溺大半君聞之
慨然因復為當知歷陳梁無足畏之狀勿傷財損人
以自拙且言治亂之機常隱於冥冥而自古觀人之
國則每預見而前知者蓋勝負之形已分矣如齊仲
孫知魯之未可動房元齡謂隋之必將亡莫不若合
符節以今形勢觀之則朱梁決不能為我患萬無足
畏然異時作難當在江表吳越之間其後果然當知
初不甚領略其意自是君始有浩然有隱遁巖穴全
身遠害之志而牽於當知有鞠育之恩於己念未有
以報之不忍遽遂翻然初潮卒當知代王疑外議有

未甚服從者會倖屬有獻言請以威嚴糺下之不從令者當知始用其言乃務以誅戮為事君言於當知曰書云臨下以簡御衆以寬語云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此萬世治國齊家君天下之大法也小人中無遠慮乃導王以苛虐為政不亦悖乎王緒之失實本於是覆轍在前王所目擊可不戒哉當知亦為之改容君每侍當知左右覺微有怒色必怡聲軟語進說以解釋其意前後有犯顏垂死復活者蓋千餘人識者固已知君陰德之必有後也閩俗喜佛而當知亦溺於浮屠氏之說窮極土木之功

以興佛宇財力殆困君力言於當知曰書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浮屠氏之本物外之人以寂滅為宗非有益於人之國今乃盡民財損民力以從事于斯是謂作無益以害有益也古之人君自謂善於其事者無出梁朝之武帝及其終也卒無補於侯景之亂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矧夫今日方欲以取威定霸其可崇此不急之務以蠹國傷民耶當知卒不悟自此帑藏日虛民力日困矣當知本武夫初不省禮樂詩書之教其後折節下士開學館育人才故唐賢士大夫避難南來者皆厚禮延納之招來蕃舶綏懷

海上諸壹貿易交通閩俗康阜皆君有以啟之當知諸子皆不肖服飾車騎侈異相勝視君敝衣縕袍蔬然學皆非笑有從而諷君者君正色徐以語之曰傳不云乎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以漢文之賢君而衣弋綈以公孫之賢相而用布被後世以為美談況當多虞之世雖萬乘之尊三公之貴尤當以漢文公孫為法須予何人既無汗馬之功復無籌幄之佐徒藉季父之資得依餘庥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優游卒歲無所用心日夕兢惕而虞滿盈以速禍敗矧敢不衷其服自菑厥身諸子為之忸怩當知雖起於行伍

之徒而天性純儉自奉甚薄聞君此言嘉嘆不已時自朱梁篡唐之後強藩巨鎮相次僭號改元當知王閩日久驕心日滋屢有跂犁之意君極口切諫其不可曰自古帝王之興莫不皆有大功德著於天下故天命有歸人心胥附然後應天順人起而君之國非細事當紂之時西伯躬盛德大業三分天下已有其二而服事殷曹孟德剗平禍亂威震天下挾天子以令諸侯盜弄神器於掌股間漢之為漢特位號耳而猶終於其世不敢登尊履極蓋以天命人心之有在耳今王雖聰明英武出於萬夫之上然功未著於中

威未加於海內叢爾之閩地不大於吳楚兵不加於
梁晉而輒欲謀此大事諸鎭聞之稱兵而難南則師
直爲壯我復何辭是乃捺無益之虛名享必然之實
禍僕嘗諫王勿臣朱梁且王以僕言不知彼己而今
日不意復爲此圖其可謂知彼己乎誠於此時捨身
脩德推懷永圖敦好睦鄰以大桓文之業則生享方
面之尊殁存忠義之名以垂裕後昆無有窮已不其
韙歟今乃不此之思而謀爲劉聰石勒之舉縱使諸
侯未暇致討得以偷安假息一旦有眞主出其能敵
我哉審知雖不樂其言然志之于心終其身不失臣

節君之力也審知諸子素惡之而獨與延政善及審
知卒延翰竊立君謂其所親曰此眞沐猴冠耳延翰
闇而愎之君因約延政同隱延政唯諾然志於得國
不行一日延翰取司馬遷史記閩越王無諸傳示諸
將吏曰閩自古王國也吾今不王何待軍府將吏因
勸進君曰是可爲也孰不可爲也此子能自免乎使
在先王之世子固當以死爭然斯人也何足以與語吾
族其血矣于我雖不能餓死首陽然亦豈可延頸待
戮因潛隨賈舟遁去將欲遵海濱而處閩偶値閩使
者自海上還遇君追之以歸至黃崎君乃捨舟宵遁

由間道草宿露行旬日始抵延平因愛其佳山水遂
有終焉之意乃易姓唐以字爲名蓋以唐與王音韻
相近而亦自謂唐之遺民於是隱焉時延平人物凋
零鄉無校家無塾士風不振青衿之徒散之城闕君
始以五經教授學徒人皆以唐五經呼之未幾國亂
骨肉自相屠戮繼而南唐兵取閩王氏族爲屠有子
遺皆如所料徃脫於難者惟君一人自非明哲保身
其能尔耶君初聞閩滅乃衰絰出郊東望故國一酹
先王大慟而還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王
氏之滅非天也亦自取之尔復何言哉始李景之滅

閩也乃以富沙延平劍浦三縣爲劍州刺史陳誨將
欲興建賓館以延多士初聞唐五經之名始議表君
教授俊造君聞之曰昔孟軻氏不以三公易其介使
富貴如我所欲則冠貂蟬秉節旌久矣惟夫不以易
其介故所以遁世而無悶遂以廢疾謝絶賓客終日
杜門雖比隣亦莫得見其面環堵蕭然卒於大宋乾
德四年壽九十有四娶黃氏先卒於閩晩得一子曰
玠有賢行秀而不實娶鄭氏有子一人曰餘慶治家
有法輕財重義閭之人皆以仁厚長者歸之娶鄒氏
有男六人女二人女二皆適士人男曰說曰詢曰綬

曰端曰靖季子早亡餘皆業儒端一舉中嘉祐八年
進士第今為河陽節度推官有文有守不忝厥祖施
諸政事所至皆有仁聲娶魏氏卒而無子繼室徐氏
生二女一男皆幼稚男曰淮先是君之寢疾也呼其
子孫而囑之曰古者士踰月而葬葬言其藏也令人
不復可見近世流俗之葬孝子慈孫欲榮其親者
墓惟恐其不大馬鬣惟恐其不高而又旁樹豐碑褒
揚盛美張亘道左是皆無益於亡者適所以為寇盜
發掘之標唐末之亂王公貴人賢士大夫例遭此禍
路旁每見為之動心可不戒哉我病且死汝則埋之
切勿徇俗以陰陽風水吉凶為拘忌但擇高明爽塏
之地免卑濕沮洳足矣不封不樹勿為標識銘誌碑
碣之具聽人耕種其上芻蕘雖免往來勿禁慎毋蹈
衰世餘習自貽後悔及君卒其子孫葬君于水雲村
之原一如治命及孫之卒也子餘慶方在襁褓孫始
病篤因自取針刺其姓於餘慶之右臂及封乃祖遺
書數卷留以付之喪服既除其妻持孤子適他族洎
餘慶長而母亡惟見臂字遺書而已迨冀辨其祖所
葬之地日月既邁詢之鄉老亦無有能知之者至今
子孫春秋拜掃展省合祀於其子孫之墓耳嗚呼如

君之全身遠害也何其慎終惟始而其長慮卻顧又
何其遠也世之小人嗜利亡軀朝不謀夕其視於君
為何如哉祖禹嘉祐中就試禮部始識君之曾孫端
於京師逆旅中與之語喜其識明自得之學不入時
輩每親炙之是年登進士丙科而祖禹亦幸塵忝自
入仕契闊二十餘年一日解逅於河陽幕府雖其淹
回沮抑而氣未嘗少衰於曩時倘非以其所學充其
所養能爾耶祖禹近參訂唐史事有疑似者數條質
之於端悉能援引他傳雜說并唐文士碑銘書疏之
類以決其疑莫不皆有證據予深德之而且嘆其傳
洽端因發篋出乃祖遺錄相示曰曾大父生於晚
唐長於五代而卒於國朝之初經歷甚多閱世甚久
惜其晦遯不仕不得託名於一代史書前輩已往知
者絕少弟恐將遂湮沒為子孫者不得無罪吾子其
能發潛德之幽光乎祖禹曰唯謹以君出處遺事而
次第之以為家傳直述其言與其所行耳不敢置一
字褒貶於其間庶幾子孫稍得其實後之君子尚論
古人者覩其傳而得其人則是非美惡於是有在固
非祖禹所得專也傳成歸之於端俾藏祖廟以為無
窮之傳云

贊曰甚哉出處君子之大致也五季之亂極矣聞人奇士不幸生於其世未有不被其汙蔑者求之於傳蓋無完人君獨能歸潔其身視軒冕若將浼焉彼其克享眉壽始終名節垂裕後昆在當時豈不謂之難得哉況乎議論磊落本乎純正有晉叔向唐陸贄遺風尤非五代間諸臣所能到使之一旦立人之朝食人之祿想其正色凜凜臨大節而不可奪惜其埋光匿影其在當年猶不可得而見況後世乎是知自昔英雄豪傑義夫節婦跡不殘於中朝名不登於太史聲名文采與草木俱腐者可勝數哉司馬子長謂伯夷叔齊徵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耳渠不信歟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十六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十七

青詞 祭告文 哀詞 誄文

青詞

代文潞公交歲設醮青詞

伏以上天孚佑雖高而聽卑大道無爲至虛而善應惟誠可達有感必通適臨交歲之期欽奉祈祥之典輒申精懇仰叩上真伏念臣幸以微生獲逢嘉運入登上宰出莅齋壇久塵三事之榮復玷上公之秩寵祿已踰於涯分勤勞無補於涓埃矧加告老之年未遂遺榮之志懼害盈之有咎恐非據之生災每夙夜之自思若冰淵之偕蹈敢忘齋祇祓事薰修伏望玉闕宸君璿穹真聖特廻靈睠俯狥愚誠永綏耆艾之躬申錫康寧之祉一門之內均慶善以蒙休四序之間嘗安和而迪吉

又

伏以元皇布氣群物流形太昊司春四時更始凡居覆載皆荷亭毒適臨交歲之辰敢用祈祥之典輒殫精懇仰叩上真伏念臣幸稟微生夙蒙休運被三朝之眷遇塵上衮之尊榮曾無補於明時顧久尸於厚祿顏光將迫告老未從恐貽非據之災自取疾顛

之符是以虔依道妙祇扶仙儀伏望金闕宸君玟穹
衆聖曲垂昭鑒大降鴻私保茲衰晩之齡錫以康寧
之福冀終身之佚樂壽考維祺俾闔宇之晴安子孫
逢吉仰高明之臨下期志願之弗違

祭告文

河南府主祭　太皇太后文

維年月日具官臣某敢昭告于　大行太皇太后
闈坤厚之德所以配乾元關睢之風所以始王化自
昔三代之盛曁于兩漢之興皆繫內助之賢以啟後
人之慶恭惟睿德先越前聞篤生王家進儷宸極輔
佐　仁祖表正宮闈保佑　英皇纔臨天寓勉狥聽
朝之請旋申復辟之文仁覆萬方功流德祀懷生之
品被澤無窮　皇帝出震承乾自家形國問安內寢
侍膳東朝極四海之尊榮盡兩宮之孝養而穹旻降
禍軒曜淪輝飈駕上賓日御遄改山陵備禮儀卜衛
啟行臣分職留都奉嚴復土駿奔道路率與司敢薦
菲儀用伸微懇謹具牲酒之奠瞻望靈駕臣無任攀
號隕越之至伏惟尚饗

百官祭文

恭惟　聖宋受命　祖宗垂統重熙累洽與天無極
實賴內有淑德之助輔寧家邦伏惟　太皇太后誕
生勲族陟配　仁祖母儀萬國表正六宮翊奉　英宗
越升明兩遭家多難稱制從宜固戢外朝亟復明辟
遠夫　皇帝嗣膺寶曆尊奉　祖闈率四海之歡心
極　兩宮之孝養宜錫丕祉壽如岡陵奄違聖日哀
整宸極痛結海內今山陵備禮容衛届涂臣等服在
具寮留司洛邑駿奔風夜不逮務處敢薦薄禮用昭
精誠伏惟尚饗

提轄祭文

昔者虞美皇英周顯詒謀之慶周稱任姒不聞戡難
之功歷觀載籍之所傳未有擅名之能備恭惟　太
皇太后自家鍾慶惟聖定祥體柔明而配天本靜專
以法地若其教風之所成就德業之所維持　子孫
繼聖以相承社稷再安於獨運儀刑天下表正人倫
享至養於　兩宮視太平者四紀宸闈淵默宜受祐
於無窮仙駕細翔儀御風而莫返人神懷痛夷夏還
音將祔園山之安爰臨同軌之會臣等任聯部按職
預駿奔觀客衛以增哀奉牲牢而述事伏惟尚饗

河南府祭濮王夫人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致祭于濮安懿王夫人惟靈生

自茂族克配賢王柔範令儀四德式備輔佐君子有夙夜之勤嚴事先祖有齊潔之志奉采蘩之職成鵲巢之風子孫衆多福祿光大宜家之義流慶無疆自奄違王國日月既遠今得吉卜歸祔寢園輀車在涂爰及封境敢具薄禮靈其鑒之尚饗

百官祭文

夙姓之後國於任城胙土命氏其源蓋遠惟靈圃精挺質方祇衆秀柔儀令範歸于王家輔佐君子祇勤夙夜嚴恭內事精一其德自　先帝之世疏恩啟封奄違聖時日月悠遠既得吉卜克祔寢園輀車在涂爰及封境恭致薄奠靈其鑒之尚饗

提舉祭文

自昔聖賢之所由興邦家之所以御維本身修實資內助懿厥碩人夙欽師傅惟濮定祥起家是㨿輯睦內外式安且譽王有蒸嘗蘋蘩是共王有嘉賓豆籩孔庶如何不淑奄先朝露歲月其逝音徽如故背平臺以即遠遡寢園而將祔詵曉風風飄松深隱霧慼禮惟稱新阡是固某等任列外臺職當陪赴祇薦薄奠惟誠之寓尚饗

濮惟大國宗室之尊宜有令德為之內助惟靈生稟慶善歸于王家輔佐君子祇勤婦職協睦宗族周式時懿宜降年有永受福無疆而鳴玉早閟先儀杳遠播美彤管流芳椒宮歲時既易宅兆未卜今屬盛禮從祔園次銘旌所扃遠適道有肆某等職在封圻敢薦薄奠尚饗

祭叔母宇文氏文

維豐元七年歲次甲子正月辛丑朔二十日姪左奉議郎同編修資治通鑑某謹以時羞清酌之奠致祭于縣君叔母宇文氏之靈有唐之季中原荼毒宇文及范自范泰徙蜀歷世昏姻著於邦族惟我叔母我之自出王姑之子先祖之甥歸我叔父婉德賢明為婦孝恭為母慈愛子孫既多福祿未艾宜享眉壽始戚斂金如何不弔遽奪其筆嗚呼昔我先妣實維冢婦同事舅姑維在叔母今也則亡靡瞻靡顧羈孤之感每懷其故宿官于洛久去庭宇屬纊踰時乃始聞訃號不哭惟葬不走墓哀恫未息日月如鶩寓奠祥薦寫其衷素尚饗

祭司馬文正公文

維元祐元年歲次柔兆攝提格九月丙辰朔二十五

日庚辰門生具官范某謹以深衣有酌之奠敬祭于
太師温國公之靈嗚呼賢哲之生得天粹精伊尹之
任伯夷之清惟公兼之以集厥成孝弟之性感于神
明立於朝廷乃建大節英堅金石莫明日月金鑠石
毀日昃月闕公之忠誠確不可奪山有時而裂谷有
時而竭玉有時而折斧有時而缺公之義剛直不可
屈是故三公之位不能貴萬鍾之祿不能富公貴以
德公富以義公所自有非由外致天下之士聞公之
風貪者廉懦者有立志其流波之所激餘風之所被
千世之下猶將興起充塞天地外格四夷狄無有遠
邇愛戴如一三尺之童服公忠貴跂行喙息被公德
澤進以天下退以天下庶民休戚繫公用捨爰立作
相六合鼓舞如熱得濯如飢得哺口明明　天子聖
后惟母子育我黎民畀兹哲輔盡瘁憂勤不知有身
終日之間不忘愛君假寐之頃亦常在民違恤其病
以至於沒孰有如公以身殉國某自為布衣辱公之
知教誨成就義兼父師昔聞於公生不欲死不欲愧
奉以周旋其敢失墜從公在洛十有三年忝命還都
公入陶甄謂別復合如形影然公今喪歸乃始長乖
流慟何及終天永懷昔者子貢築室於場嗟今不能
撫己隕傷薄奠矢辭公乎不亡尚饗

又祭文正公文

元祐二年正月　日門生范某敬以清酌時羞之奠
祭于太師温國文正公惟公靜也嶽立動也川鶩宅
道之奧操治之具舉而措之事不征數奏暮年而乏
忽失其據　二聖軫悼萬民思慕愈久愈深惟誠之
著覘首隴蜀人野祭方之今日曾未足紀某早以
諸生辱公之知從公半世以及長辭日月其逝宅兆
已卜義奔走千里赴哭官守有常又義不得　公之
風天下一話一言為法來者有狀有銘有贈有謚碩
惟小子復何述矣猶當執筆傳公行事詳記實書以
待良史寓奠告公鑒此精意尚饗

為范相祭解于修撰文

嗚呼子駿居今之世志古之道白首好學耽玩易老
見於事業發為文章治民則惠執義則強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邪則吾仇正則吾與余昔使蜀封部實鄰
聞其風聲愛慕其人同分西臺曉夕相親茂林修竹
美景良辰杯盤草具笑語天真通家之好往事空陳
年將縱心乃補衮職拳拳朴忠侃侃正色病不克施
終古遺直告滿三月退卧淮陽凶訃遽來我心隕傷

歸于其丘實迩吾鄉涕泗秋風酹此一觴尚饗

祭韓獻肅公文

維元祐三年六月十日具位范某謹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于太傅康國獻肅公之靈某登公之門幾三十載將老書局遇公洛川公言于朝爲之引重雖大鈞之寧不責報於一物而知己之賜敢自同於衆人今公永歸不預祖奠感念疇昔實疚于懷敬薦菲薄將其誠意尚饗

祭呂正獻公文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二月壬寅朔二十六日丁卯抒修實錄檢討官承議郎秘書省著作郎兼侍講上騎都尉賜緋魚袋范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恭祭于太師申公大人之靈嗚呼去聖已遠道學不明中庸至德民鮮能久過與不及其失之均惟公體被中和性函純粹天降大任先覺斯民真宰不言化育萬物巨浸無際并包百川從容廟堂不見聲色虛一而靜漠然無心 二聖恭己四方奠枕非夫深造自得尚友淵騫謨明弼諧思齊稷契何以居今之世如見古人極深研幾窮道之妙經濟之用乃其緒餘公今云亡渠本實壞邦國殄瘁何痛如之某辱知於公實自蚤歲取其迂拙遂齒昏姻如己義重踰於親愛儀刑師表靡所瞻依追惟訓言流慟何已敬致薄奠惟公鑒之尚饗

又祭正獻公文

維元祐四年五月庚午朔十四日癸未抒具位某謹以清酌時羞之奠恭祭于大師申國正獻公嗚呼自公之殁綿歷向時邦家失其蓍蔡善人喪其宗主緬懷風烈猶有典刑 二聖追思衆賢景慕尚式周公之訓共守蕭相之規庶幾有成永底于治日月逾遠宅兆卜期某官守有常義不得往西望引領爲天下慟寓此薄奠惟公鑒之尚饗

奠申國夫人文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五月庚午朔十四日癸未抒具位某謹以素饌清茶之奠昭告于申國夫人恭惟天生淑德作配大賢教成于家助及于國而探賾道妙超出物表死生之際不累其心通儒哲士未能及此某昔受室于顏得拜夫人退居洛陽實同淡泊音容杳遠十有七年今從申公永宅玄壤不克躬奠慘結于懷寓此薄禮展其精意尚饗

祭蜀公文

嗚呼昔先考大夫與公親雖父子義實朋友並游太學同年登科某自為兒童君公膝下撫育敎誨均於所生不幸早孤公實哀念及夫既冠再至京師猥以藝文隨例求擧公一見稱奬延譽於公卿之間從仕以來敎之忠義屛居洛邑十有三年公每肩輿凡五六至奉侍几杖嘗聞訓言惟公實為門內知己前年承事傾喪惟公是憂　上恩賜告省公于許齋詔勞問簡于聖心豈期逾年公遽薨殞平昔誨語跬步敢忘進惟慈顏邈不復覩今復蒙恩予告奔赴葬期莫此一觸心為如割嗚呼哀哉尚饗

祭從叔承事文

嗚呼叔之文章其取科第如俯拾芥而仕不登於館閣叔之才能其處繁劇如新發硎而仕不至於公卿天唯與之聰明而不畀之壽考平生所有百未一施某與叔相從實自幼少日來月往凡四十年譬如期松栢於九霄望驊騮以千里中道而止命也奈何嗚呼叔之隕喪忠文八十上恩予告來省來哭今也不幸忠文大故復蒙賜告送喪即路一慟而訣薦此薄具尚饗

祭從叔主簿文

某至和之初越來京師叔在襁褓茂質日舒嘉祐之末再來赴擧叔始總角從師受書風姿粹美如玉之瑜熙寧元豐侍行入洛文章論議焜燁卓犖如蘭之茁以至護鄜如麟之育以見頭角如何不淑蚤世隕落三十年閒如夢一昔嗚呼親則叔尊年則姪老誰謂中年反哭妙少人生一世孰為永久譬如共行一塗至有先後其闕脩短竟亦何有惟其不亡是謂不朽尚饗

祭從叔母靳氏文

惟忠文公與夫人先君有場屋之舊歲寒不改重以昏姻一為布衣一仕貴顯鄉曲士論以為美談夫人以令善承家以雍和配德舅姑稱孝宗族且宜而降年不永蚤世隕喪音容邈矣今踰十年筮日先遠即安宅兆敬薦薄禮用伸至誠尚饗

祭司馬諫議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十一月辛酉朔六日丙寅成都范某謹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于亡友公休諫議之靈嗚呼某昨與公休同講無逸今講書畢一篇之義已錄上之公休進對請讀孟子今則有　詔講孟子矣此二書者公休遺意也公休雖沒已陳之說復

脩上覽所請之書曰講　帝前後而言行其何所憾
降生不永命也奈何此天下所共哀傷不獨朋友之
痛也平生出處無不同之一朝睽隔葬不及送寓此
薄奠孰知我悲嗚呼哀哉尚饗

祭趙端明文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閏八月丁巳朔　日左朝散
郎試給事中兼講侍充實錄脩撰兼國史院脩撰輕
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范某謹令弟英州司理叅軍祖
哲恭祭于端明殿學士贈右光祿大夫趙公之靈唯
公學于先生道脩文武　先帝識拔曰予方虎出入
兩鄙垂二十年南代交阯奏功于天西師有征吳入
其阻公曰不然卒如公慮　帝趣起公往同吾圍士
卧于邊農游于訟　二聖倚公隱如長城季路一言
犢俗不盟元祐之初公求解去我實責公追　先帝
遇勞于王事以死繼之炳炳公心惟天寔知公之云
亡朝野震驚羌使慟哭貢遼失聲羊公罷市諸葛野
祭昔聞其語今見其事嗚呼人之生世予何其久唯
德與名可以不朽唯公知我義實執友寓此奠觴以
告公柩尚饗

祭從叔母文

維元祐十年歲次壬申二月甲寅朔十二日乙丑具
位范某謹以羊一豕一清酒香燭之奠致祭于縣君
叔母程氏之靈惟靈生于相門令德淑哲作配君子
逮事皇舅惟忠文公一世師表丘園退老垂二十年
實賴冢婦克其家事祭祀賓客率禮不違撫育諸孤
均愛如一宜享眉壽而不永年從祔皇姑爰及遠日
敬致薄奠惟靈鑒之尚饗

告文正公廟文

維元祐七年歲次玄黓涒灘二月甲寅朔二十日門
人范某謹用清酒香燭虔告于溫國文正公昔孔子
作春秋絕筆三年而沒至漢而春秋始用太史公作
史記既歷三世其書始行楊子雲作太玄後二百歲
而玄始興古之聖賢作經著書期於後世不必親睹
其行于世也子雲有言聖人愈鈍而後利衆人愈利
而後鈍不其然歟資治之書凡十六代一千三百六
十二年可謂遠矣歷　英祖考二世十九年　而成
可謂久矣公之精力盡于此書可謂至矣元祐之初
有　詔刻板摹印今已奏　御頒及公卿而公父子
皆不及見也此書藏于帝室副在名山今又立於學
宮與六籍並行天下之士聞公之名則想公之風讀

公之書則見公之志千載之下其猶存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者不可勝紀唯立德立言可以不朽爲公相者當時則用沒則已焉去不旋踵而後之人易其所爲者多矣惟公沒既久而人思益深其政在朝廷以爲準的其書在學者以爲宗師公其可無憾矣今天子遣使以印本賜公家某與成此書敢告終事于公之廟室惟昭鑒之尚饗

告先妣文

維元祐七年歲次壬申十月庚戌朔長子翰林侍講學士左朝郎國史院修撰兼修國史輕車　都尉高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戸某敢昭告于先妣高平郡太君某奉七月癸已　詔書登進講職褒贈之典逮于淵泉敢封高平錫命在第祇服官次無由奉將天澤謹遣弟姪展禮致誠伏惟昭鑒膺兹寵澤謹告

祭妹文

維元祐七年歲次壬申十月庚戌朔九日戊午兄某以清酌時羞之奠祭于亡妹仙源縣君之靈慶曆戊子大江之南惟汝初生後我八年夙喪先妣汝始總角先君鍾愛懷抱鞠育兄弟不天奄皆孤苦我来京師汝侍祖母季父是依既長有歸水陸萬里從官東西惟汝德性幽閑令淑孝事舅姑睦於姻族我昔在洛汝惟西川自我不見幾二十年兄喪東來慰我顔色汝無間言以爲我戚東遊吳越道喪其子憂結于中繼之以死嗟我兄弟白首未虧今汝先我就知我悲惟汝之夫清介特立將護汝柩返于鄉邑念汝藁殯旅魂飄揚告別終天酹此一觴嗚呼哀哉尚饗

祭從弟文

維元祐七年歲次壬申月朔日兄某遣姪　公致祭于亡弟五郎之靈嗚呼昔我先祖教訓諸孫登聞詩禮惟我弟兄叔父入官有才未試病厄其生半塗而逝流風餘澤宜在後人如何不淑壽止中身古之盛時兄不哭弟今也忽焉驚心隕涕死生隔闊道阻且長何以寫哀寓此奠觴嗚呼哀哉尚饗

祭叔母文

維元祐九年歲次甲戌閏四月辛未朔日姪翰林學士左朝奉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史院修撰兼知院事兼修國史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某謹以衣一襲羊一豕一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叔母壽安縣君之靈楊氏范氏世爲昏姻夫人之歸逮事祖妣配德仲父温恭惠和垂四十年内外尊仰福祿壽考子孫衆

多克昌其家以仕以學有一于此執不顧然況於衆之其可無憾某一去桑梓二紀半生繫官于朝屢上歸懇願莫之遂思焉永違瞻望西門捫膺隕涕寓此薄奠明靈鑒之尚饗

陝府謁諸廟文

維元祐九年歲次甲戌閏四月朔日具官某敢昭告于某神昔先王疆理天下陝在侯衛之服周召分主諸侯以此為中由周以來千有餘歲流風遺俗猶有存者守土之政視他郡國為難某待罪從官　天子命以撫字陝人惟神有廟於此能使風雨時若稼穡豐登民無札瘥盜賊不作豈惟太守得以塞責此邦之人亦將有牲拴黍稷馨香苾芬以歌舞神惠豈不休哉尚饗

謁先師文

惟夫子以道為萬世師自京師至於郡縣皆有廟貌自天子至于守令皆北面祀事昔門人有言生民以來未之有其在茲乎某受命守邦未遑寧舍謁欽廟學式遵故常不敢贊天之高譽日之明惟潔誠以告尚饗

祭文正公墓文

維紹聖元年歲次戊戌七月庚子朔門人龍圖閣學士左朝奉大夫前知陝州軍府事范某謹以香幣時羞之奠昭告于太師溫國文正公道有至公德不以力衆所同然天不可易古之聖哲以衆為師衆不我私亦不我欺匪力可致惟誠之為伯夷之清柳下之潔三尺之童莫不心悅如彼白日幽必見之又如雷霆隱必聞之惟公之名溥被四海本其一心固有內外著之簡策發為事功加于生民澤浸無窮公初為相夷狄咸喜公沒于府海瀕未祭歷考前世名德之宰三代以來蓋未之有某自昔從公十有七載今守是邦歲月其邁入敬公里遺烈如在近望公墓不獲展拜寫誠於文為此清酌尚饗

祭資政文

維紹聖元年歲次甲戌七月庚子朔九日辛未姪龍國閣學士左朝奉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某謹以衣一襲羊一豕一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留守資政六叔之靈昔在太尉是生五子先公為長公於弟季皇祐進士治平賢良直言于庭大對洋洋　神宗如人登公誅府匪躬正色終以職去元豐之末擢記言動上之嗣服光華侍從乃貳天官乃長禁林入輔大政

同德一心士夫所望方倚以相出偃藩垣奄忽以喪棐爰自幼少學于公所先公訓言視尔季父公在近班姪後叔前並侍帷幄講讀相先公入中書繼踵玉堂引嫌獲避士以為光公去政府姪忝再命公三改藩姪亦告病東各西陝同日除書謂當參者隣壤而居不圖凶災乃以訃來會喪於洛肝隕心摧惟公事業光照簡策怕若星漢終古不泯偃卽新阡窗毫故都卜兆云吉日月其徂祗命祠宮言趍黴邑復道洛卽適及葬日往來三月痛毒于懷寫情不文惟以告哀嗚呼哀哉尚饗

哀詞

明道先生哀詞 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卒

先生爲人清明端絜內直外方其學本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道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為空文其在朝廷與道行止主於忠信不崇虛名其為政視民如子慘怛敬愛出於至誠建利除害所欲必得故先生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而思之不忘先生嘗言縣之政可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先生以親老求為閒官居洛陽殆十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于家化行鄉都家貧蔬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其志賙贍族

入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絕於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先生於經不務解析為枝辭要其用在己而明於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沒而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于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睹堂奧一與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卽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師也成就人才於時為多雖久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處為時之通塞既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為且大用及聞其亡上自公卿下至閭巷士民莫不哀之日時之不幸也其命矣夫

誄文

康節先生誄文

維熙寧十年七月癸丑安樂先生卒洛陽士大夫皆來哭弔且歸賻門人治喪　天子下詔贈先生著作郎其年十月丁酉葬于伊闕之南嗚呼哀哉乃作誄曰邵居北土命姓于燕康公之後邈矣其緒皇之家初乃遷衛漳以及先生其道大光中和之發在於明哲之性之美之才之傑不激不厲不異不同亦坦而

太壯亦和而恭其幽惟顯其外惟中少也志壯始强
于學聖亾我同彼惟先覺直趣其奥力取其卑鶴鳴
于皐鴻漸于陸厥聲載振于彼淇澳幅員之大日所
未窺博覽遐覩以爲吾資徜徉四方遵海而歸爰自
帝丘遷宅中土考卜㵎瀍周公之宇陰陽所和可以
游處初無、廛莫蔽風雨顔子陋巷原憲環堵云何
不樂惟孔之苦推測天地元化之祖旁羅日月貫穿
今古爰暨草木昆蟲之微細入毫末大包九圍探賾
索隱極深研幾筆之于書皇極是紀以充其氣以養
其勇富貴不降威武不怵豈無爵位孰可致之亦有
軒冕孰能榮之不雕不樸不耀不奇玉韞於山珠藏
于淵豫章偃蹇蔽日參天爰得而用其材乃全昔之
隱者或還衰世遯迹山林其流以弊先生之隱其道
弥昭唐虞之際於以逍遥龜龍游沼麟鳳在郊豈必
陳力乃先於朝先生之化被于鄉黨無有遠近聞風
景嚮來見來請各滿其望今也則亡孰爲師長嗚呼
哀哉死喪之戚有生所畏疇昔臨之精爽不　委
終漠然而寢惟其一心俯仰不愧明明　我后布
命天自錫之好爵貴于重泉庶幾來者景行其賢嗚
呼哀哉先生之沒自秋徂冬不聞其聲不覩其容去
此故庭就彼新宫人誰不殁名則無窮惟其令德有
始有終作此哀誄播其流風嗚呼哀哉尚饗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十七

墓誌銘

大理寺丞張君墓誌銘

君諱淮字次公其先開封人曾大父尚書工部侍郎贈司徒諱去華始居河南大父光禄少卿贈兵部侍郎諱師錫歸老于家教訓子孫世稱為有德君子父尚書職方員外郎諱景伯以孝友篤行推於士大夫至今河南言家法者必先張氏君郎職方長子少舉進士長以祖蔭為郊社齋郎調廣安軍岳池尉代還丁其妣長安縣君李氏憂服闋補河南登封尉以薦者得廣信軍判官未幾以職方憂去官外除權杭州觀察推官考滿改衛尉寺丞知壽州六安縣以疾謝歸改大理寺丞卒實熙寧七年七月丁酉年五十二明年九月癸未祔于北邙之先原君事大父母父母盡其孝執喪哀毁有聞於人既孤撫愛諸弟尤篤治家謹嚴能守其先法居官耿介有立佐幕府遇事未嘗苟合而其長亦皆器愛之及當遷秩有司誤降一等有與君同者將訴諸朝君不可曰爵禄命也其可以訟求之邪久之有司以誤聞朝廷復進君秩一等六安邑大事繁前令數以不任職免君至不數月稱治議事于州與州符下邑有不便于民者必力爭之屬疾謁歸民相率詣按察使請留者千餘人又倚祠以幸其疾愈君娶李氏工部尚書莊公紘之女有淑行二子長曰燒郊社齋郎次曰鐃四女長適秘書省正字司馬康餘皆幼將葬弟涇以河南張君雲卿之狀來請銘銘曰

張氏之顯世不絶書降宅河洛其支扶疏入則孝弟出則忠謹自家及邦父訓子順光禄之懿職方之純澤其子孫源在于君禄則不厚老亦未及有惠于人止於下邑有弟有子實蕃其宗歸于先丘君子之終

虞部郎中司馬君墓誌銘 并序

司馬氏出於晉安平獻王孚其裔曰征東大將軍楊始居安邑後魏析安邑置夏縣子孫遂為夏縣人自征東至今墳墓在焉君諱京字元宗曾祖諱珂祖諱昺考諱諮贈衛尉卿妣王氏封福昌縣太君君以從祖太尉公蔭補太廟齋郎調涇州司法參軍又為齊州司法參軍舉監秦州清酒以最改衛尉寺丞轉大理簽書　州判官通判綿州潞州歷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虞比駕三部員外郎知趙州未赴改博州遷虞部郎中歲滿代還元豐元年六月戊戌朔以

疾終于家年六十八月壬寅祔于先原君為人質直
言行無彖飾於宗族僚友無隱情在官勤於職業不
避寒暑勞悴凡劇務人所難處者君至則立辦而過
下以不欺始為參軍監酒梁丞相守泰州政尚威嚴
官屬震慄君嘗白事不可丞相厲色呵之君端立于
庭爭之愈強必從乃已丞相無如之何在潞州太守
役兵治園亭甸　不得息君直從遣之太守又行伍
保法一人有罪輒連坐數家日逮數十人君一切釋
去不問太守雖甚怒然以君廉潔周慎卒無以中傷
也其知博州值河朔盜賊大起百十為群所在剽掠
晝入縣鎮驅殺官吏君督責討捕歲餘悉平時強盜
捕得即承者法皆免死盜倚法為姦益滋君擇其尤
無良者諭恆伯恚撲殺之文潞公安撫河北以博州
多盜始欲奏劾君或止之曰此介直人也公徐察之
宜勿遽已而潞公深知其能乃表薦之君安恬守分
不妄圖進取始得州即乞監終南太平宮不遂不得
已之官官滿又乞亦未遂而卒君篤於骨肉赴其急
難竭力無所　性儉約自初仕縮衣節食圭銖積俸
祿既年頗優足即散以賙親戚之貧者族人有從之
假貸無問多少無所拒既而歸之輙怒曰同家異財

此大不義甚不為也其自奉菲薄如其初時君先娶
洋州司戶參軍曹識女封仙居縣君生一男四女先
君卒再娶西京左藏庫使王懷濟女封長安縣君生
四男二女長子曰祀河中虞鄉主簿次曰標曰擲曰
拒曰推長女適左侍禁曰昭但次幼卒次適大名夏
津主簿劉嗣宗次適乾寧軍判官楊廸簡次二女尚
幼銘曰
司馬自晉安平枝分承繼綿綿在後之勤君之行已
始信邦族仕不斷進以及州牧儉以居家直以居官
不畏不悔在古為難一其所履其終如始納銘墓中
以質實吏

秘書丞劉君墓碣

君諱恕字道原其先京兆萬年人六世祖度唐末為
臨川令遇亂不能歸遂葬筠今為筠州人父渙少有
高志年五十為潁上令棄官家廬山之陽今為屯田
員外郎道原少穎悟俊拔讀書過目即成誦年四歲
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道原應聲曰以其兄之子
妻之一坐驚異十二三歲丞相晏公問以事道原反
覆詰難公不能對十八歲試經義說書皆第一釋褐
邢州鉅鹿主簿陳鄭公帥高陽召至府重禮之使講

春秋丞相親帥官屬往聽遷晉州和川令道原為人
重意義急然諾郡守得罪被劾屬吏皆連坐下獄道
原獨保證之恤其妻子如己骨肉又面數轉運使以
深文峻詆陸介夫帥廣西辟掌機宜道原為人強記
紀傳之外閭里小說下至稗官雜說無所不覽其談
數千載間事如指諸掌道原終身不治他事故獨以
史學高一時令端明殿學士司馬公受詔脩資治通
鑑奏請同編脩道原於魏晉以後事尤能精詳考證
前史差謬司馬公悉委而取决焉道原為人剛毅一
毫不挫於人熙寧中執政有與之故舊者欲引脩三
司條例道原不肯附之且非其所為執政者寖不悅
當是時其權震天下人不敢忤而道原憤憤欲興之
校面語侵之至變色勃起而道原不少屈稠人廣坐
抗言其失聞者縮頸而道原意氣自若久之亦不自
安以親老告歸南康乞監酒税以就養有詔郎官下
編脩丁母壽安縣君錢氏憂又詔就第續成前書未
除喪元豐元年九月癸丑卒年四十七著十國紀年
四十二卷資治通鑑外紀十卷包犧至周厲王疑年
譜共和至熙寧年畧譜各一卷道原娶蔡氏職方郎
中巽之女生一女三男曰和仲義叔某道原將殁使
其子為書來告曰子其為表若碣以誌吾墓銘曰
嗚呼道原博學強識海涵地負富有萬物人所難能
不降色辭中道而殞鮮克知之精明在上體魄在下
刻詩墓前以詔觀者

朝奉郎陳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知儉字公廉陳氏其先閬州人曾祖諱省華真
宗朝為諫議大夫始居開封之管城贈太師尚書令
兼中書令封秦國公祖諱堯佐以太子太師致仕是
為文惠公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鄭國公父諱
博古大理評事館閣校勘贈比部郎中文惠公相
仁宗其兄文忠公任樞密使弟康肅公武寧節度使
三人位將相宋興以來言兄弟之貴者以陳氏為盛
比部又以學行登文館顯名君生于世家況學精敏
少孝謹脩勵自立既長志欲克紹祖考拔奮于時初
以祖蔭守太常寺太祝累官大理寺丞 英宗嗣極
恩遷太子右賛善大夫知常州無錫縣丁母仙居縣
太君宋氏憂服除知開封府鄢陵縣以治行聞上即
位恩遷殿中丞改國子博士避父諱不拜王荆公執
政欲引以脩三司條例固辭擢提舉京西常平廣惠
倉未幾除權發遣轉運判官行部過汝葉令不治繫

因以百數居取案牘決遣斯須而盡無不當者改權
發遣轉運副使轉虞部員外郎徙權發遣河北東路
轉運副使改金部員外郎權轉運副使恩州有兄弟
遇父與人鬬者共擊殺之弟遁去兄伏殺人有司具
獄將行刑君過恩州止之曰子救父可憐且庸知非
弟乎彼鬬兄將死必還捕得果款伏以官吏失入罪
及者衆使吏自發舉乃奏讞之兄得釋弟亦免死郡
吏鐫石紀其事坐言濬河非是奪金部授知睦州未
行已而復其官久坐擧官不當罷睦州復為虞部改
朝奉郎元豐三年十一月丁巳卒于洛陽履道坊第
年四十六明年二月某日葬管城之先塋君性頴悟
於書無所不讀至陰陽卜筮道術方外之言皆探其
奧好賢喜善出于誠心視當世名公卿大人樂克己
就之忠信之士則篤友而不怠故其所知與游者必
一時賢雋今樞密副使呂公端明殿學士司馬公皆
當薦其才在京西河北治獄多所平反奉法無私而
能恕以與人故所至郡縣畏其嚴肅而樂其寬厚舉
吏八百餘人娶史氏先卒再娶閻氏封壽陽縣君
五子曰敦早卒曰崇曰居曰中曰孚尚皆幼一女適
大理寺丞馬琚亦先卒君卒之日家無餘財太尉文
公留守西都遣吏以幣往治其喪又命其為銘銘曰
展矣陳君相國之孫明試以才可紹其門付下而飛
未極後止胡不永年俾究其美葬從先兆既固而寧
詔于無窮永緘茲銘

汾陽郭君墓誌

郭君諱詢字某其先晉人自唐御史中丞甫從僖宗
入蜀避亂遂家廣都子孫今著籍焉於蜀為大家君
從父兵部侍郎輔位顯于朝族人以文學蔭補仕進
者六七人君獨貧無以養親為人強力感激不恥惡
衣糲食積累纖微以養父母少有矣乃周游四方以
致其贏身處勞辱而父母裕如既孤昆弟姊妹必待
君以養晚年有田宅以居則能損已以周人之乏凡
有疾病者死喪者必奔走赴救焉有餘者助之力不
足者助之財故鄉黨皆稱君為善人長者元豐三年
八月某日卒年若干明年八月葬于廣都某鄉里之
先塋父諱某母某氏娶張氏生一子曰某四女長適
范祖元餘皆幼將葬弟子淵以書抵洛求銘余先祖
妣君之姑也故不得辭乃紀其世系書其行事俾刻
石而納諸墓是為銘

供備庫副使富君墓誌銘

君諱紹京字世昌河南人司徒韓國公贈太尉之第二子母晏氏周國夫人以父任為秘書省正字改太常寺太祝熙寧初韓公領鎮海節鎮河陽白大理評事奏換東頭供奉官公還政恩遷內殿崇班監西京寔務轉內殿承制元豐三年上以韓公在 仁宗朝首議建儲策勲拜司徒特授君閤門祗候乞監西京都亭驛以年勞轉供備庫副使為人孝弟溫恭事親竭力接人盡禮見之者不知其為貴公子也好讀書史慕忠義死節慨然有志于功名遂請易武爵其授閤門祗候也或勸之起就職荅曰吾父母皆垂白豈忍一日離去哉同奏乞管庫以便覲上謂宰相曰富某子為親乞管庫宜為速行郎日奏下得請涖官勤恪安于卑冗不待長吏督察事必整治韓公居家動靜如繩矩君能左右循法無違賓客入其門庭見子弟之謹覲隷御之肅而公之家政可知蓋成德之君子舉必由禮躬行而教從在邦在家莫不一以正也君以奉親故學醫精究其術凡公飲藥必案視方書考驗衆說論定審察先嘗而後進韓公年八十視聽不衰夫人壽羸亦無甚疾雖公與夫人能自養以享康寧人子之至誠篤孝實有賴云六年閏六月韓公薨君毁然執喪其七月丙寅以疾卒年三十有七識與不識皆為之哀娶張氏故相文節公之從孫封長安縣君二子曰定方守秘書省校書郎曰直清守將作監主簿一女未嫁其十一月庚申從韓公葬河南府河南縣南張里皇考秦國公墓次伯氏朝奉紹庭泣謂祖禹曰吾弟不幸蚤死子其銘之祖禹不得辭銘曰

遠矣富氏厥顯于周忠諫死狄義動諸侯韓公之生振起風烈入相三朝載其直節哲人之澤宜及後昆懿哉仲子用譽其門涖官居家恪謹克孝蹈襲規矩匪煩告教惟相有子乃君有臣如何方壯亟隕其身北邙之原晻彼松栢歸從先公萬古是宅

工部尚書致仕李莊公許昌郡夫人錢氏墓誌銘

夫人錢氏其先吳越武肅王之族曾祖師紹祖承德忠懿王之入朝考秀始仕為左侍禁贈左武衛上將軍葬于宛丘遂為陳人妣淮陽郡太君倪氏博通經史訓飭子弟享壽幾百年兄故吏部侍郎象先 仁宗朝以經術勸講出入侍從推為名臣夫人性明悟端厚文雅有毋兄風年十八歸于故工部尚書李莊

公先孝事舅姑禮接族人長幼觀感無不得宜迄于沒身内外未嘗有間言自奉儉約衣至十年不易而周給宗族之乏恩施務厚莊公仕宦顯與夫人素相禮重每退朝夫人必從容諷切以古之忠義其出藩于外則勸以尚德緩刑莊公立朝大節不渝而為政寬猛相濟夫人有助焉善為歌詩多或數百言平生所著千餘首讀經史佛道書手不釋卷博聞強記談論清辯自曉音律精於曆數莊公捐館于洛陽夫人治家如公之存而加之以肅其家豐厚愈于故時洛為通邑大都衣冠之族盛于天下夫人雖不出閨門而士大夫交口稱之晚而好理性之學頗自得喜怒憂樂不入於心屬疾預治後事既革又自言終之日時如期而薨實元豐七年十月癸未享年八十三初封福昌縣君累進延安許昌二郡夫人子男六人曰蔔及次四人皆早亡曰宗約前朝奉郎行大理評事女五人長適光祿卿楊璵封同安郡君次適大理寺丞張淮次適長水主簿譚洙次適承奉郎孫林次適潁昌府節度判官楊琪孫男二人曰求卿社齋郎曰京孫女二人孤宗約將以明年正月丙申葬夫人于永安縣唐興鄉雙塔里祔葬公之墓使以狀問銘于祖禹既辭不獲乃譔夫人之行而系以銘

錢在吳越其顯以國武衛之奮肇服戎職篤生夫人淑哲而文母兄是似惟德之勤自其宜家以至終老天錫之報康寧壽考詩正夫婦禮謹閨門詠行刻辭以告後昆

朝議大夫致仕程公墓誌銘

公諱嗣弼字夢符其先居中山博野自文簡公葬河南伊闕今為河南人曾祖諱贊明太子右贊善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妣吳氏秦國夫人祖諱元白袁州宜春縣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冀國公妣楚氏晉國夫人考諱琳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為魏國文簡公妣陳氏魏國夫人文簡公在仁宗朝入輔出藩任兼文武威望赫奕為時名臣有子四人公在仲也以父任為秘書省正字再補將作監丞五遷尚書郎賜五品服官制行自比部郎中易階朝散大夫轉朝請大夫賜三品服自簽書彰信軍節度判官九任知鄆州不行改知兗州以疾歸京師踰年致仕　今天子即位改朝議大夫累勲至上柱國元祐元年二月甲戌終于武成坊之第享年六十公性孝愛樂易不為畛域而志堅正不可奪幼力

學舉進士已而專奉親治家遇事强敏處心平直文簡公器之凡家之政悉委于公女弟榮國夫人適今中書右丞相韓公初韓公為陝西轉運使榮國病留京師公迎致第與韓氏二甥朝夕左右召醫嘗藥奉事甚篤伯兄嗣淦終尚書郎無子公擇族人子為之後使主喪且言於朝而官之奉兄喪葬于洛公惟一子方病甚不顧而行人或勸之公曰吾不忍吾兄之孤也其後公子亦良愈程氏自冀公以上先葬鄭墓近水嘗徙(避)公即辭守郡求為閑官力營之合族人之未葬者凡十三喪遷之伊闕公自暑徙寘暑不息雖大雨猶杖蓑芒屩立雨中至暴露感疾乃克葬魏國夫人之族貧不能自存公聚而養之至於終身故人有任郎官而歿者孤女鬻於人公贖而嫁之所至舉職掌不為苟簡初為國子監主簿故事收囘租以贍學者歲入無法不可會公謹出納省浮費未幾積倉豊溫(溫)所贍倍衆在河南幕府　神宗即位詔給軍賞帑藏不繼將貸于民公議以轉運司封椿錢給之一日而既軍民皆悅永厚陵役使者委公總領事皆先期而集監司交薦其能　英宗大行在塗河梁未固主者不知所出公命積草實橋下而決其上流靈駕以濟民有盜人園果見捕窘迫投礫傷園主吏欲寘重法公薄其議杖之而已熙寧初朝廷更法令上大夫進拔不以次執政以公才可用且與公有舊屬之公終不往乃自通判擢守郡又辭不行求管句嵩山崇福宫杜門靜默貴要罕識其面方衆人趨競而公不動其心獨引避退處雖在市朝聲迹不接于人若山林隱遯之士生子富貴而恬於榮利乃如此其可謂君子矣喜為歌詩效長慶體慕白樂天之為人有文集二十卷先夫人楊氏封崇德縣君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蔡密公之女後夫人曹氏封壽安縣君丞相魏國文元公之女皆先公而卒子男三人公孫奉議郎刪定門下中書外省敕進格其二幼亡女七人長早世次適朝散郎行太常博士呂希純適眞郎晏暉承事郎王嶬承議郎張恕承事郎馮詡適張氏者亡其次幼亡季在室孫男六人仁問義問皆夭次曰禮問假承務郎智問孚問皆郊社齋郎幼曰廣問女三人柔問早夭幼曰都問平問公與弟朝議大夫嗣恭朝請郎嗣先友愛篤睦公主家事如文簡公存時公卒之日朝議方提點梓州路刑獄而朝請為大僕主簿與孤公孫奉公之喪以其年三月從祔于

伊闕先原合二夫人之墓將葬使以狀問銘於祖禹謹諾而為銘

程自伯休世德既顯以迄于宋大集文簡侃侃惟公孝友溫仁克承其家以褆厥身豈無膴仕不以易志施于邦國百未一試義有可為公則安之利所在焉退縮不窺究其始終人莫我疵刻詩于墓惟後之知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十八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十九

墓誌銘二

永嘉郡夫人富氏墓誌銘

太子太保田宣簡公諱况之夫人富氏河南人曾祖處謙祖令荀考言皆贈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鄧韓秦三國公曾祖妣劉氏祖妣趙氏妣韓氏封魯韓秦三國太夫人夫人之兄韓國文忠公與宣簡公為布衣交秦公與太夫人皆奇愛夫人慎擇可妻者素器重宣簡公遂以夫人歸田氏生十九年矣時公已登進士第益務力學夫人總治內事不以毫髮累公之勤已而公舉賢良對策第一遂登侍從位樞密使而文忠公為丞相對居二府歲時朝謁夫人與秦國太夫人嫂周國夫人偕入世圖之以為盛事宣簡公自樞府以疾謝政夫人奉養扶持竭其力凡六年如一日公薨子幼夫人葬于潁昌陽翟縣坊公買第于洛夫人遂從家焉久之夢公告以居室被水如是者再三日夜憂惻筮之如夢使相地者視墓亦協乃往占而發之果有水則其柩夫人臨壙號慟改葬河南壽安縣甘泉鄉龕澗村凡再襄事規畫一出其意所以奉終之禮無不脩備春秋躬濯溉執饎以享田氏之祖

孝自以未逮事姑每奠姑位容色必戚退告人曰吾
恨未嘗一日伸婦禮也元豐中詔脩國史夫人命其
子旦以宣簡公奏議行事功狀上史官又命旦編次
公文章爲三十卷上之請藏秘閣夫人性莊靜不妄
言笑御家嚴整有決閫外敬憚教子以學問取友每
聞有賢士大夫至喜見顏色親視膳飲以進客文忠
公與親族語治家必以夫人爲法元祐二年正月庚
辰薨于四都之第年七十二初封德安縣君累進永
嘉郡夫人無男子以宣簡公弟之子至安爲後公薨
至安終太常寺太祝後以公弟之子旦嗣今爲承奉
郎女一人適鄧州順陽令寇仲宣其三月亦卒孫男
三人峻假承務郎績早夭經幼旦服喪羸毀將以七
月葬夫人祔宣簡公墓使以狀來求銘其可辭銘曰
懿卜妻田既昌且延以及夫人歸其後賢鵲巢之風
碩人之族內外顯融厥聲載肅惟夫暨兄對秉極鈞
衆服翟茀一時三人宣簡有行夫人將之宣簡有文
夫人章之惟勤惟艱以立厥家匪初之勤其終又
汔于有成以詒孫子在後之承無怠無止

長樂郡君尹氏墓誌銘

夫人尹氏河南人起居舍人直龍圖閣諱洙之女太
中大夫集賢殿脩撰張公諱景憲之妻起居以文學
行義重于一世天下之士稱師魯則知其爲尹公夫
人事父母莊敬守禮歸于太中張氏西都名族姑李
夫人宰相文靖公之女治家尤謹法度夫人奉事常
得其歡心太中初爲小官俸祿夫人甘淡薄一毫不
輒費惟李夫人所欲用不計多寡有無至以笄髮繼
之太中寖顯于朝夫人猶菲食惡衣李夫人喜宴集
夫人身執爨與群婢等寢食一有不安節則夫人傍
徨不下堂將沒執夫人手曰婦孝不可忘也姑既沒
感慕久而不衰與太中相待如賓雖子婦不冠不見
尹公論官而卒夫人痛念終身嘗勉其弟曰汝志而
父以讒廢而志不伸矣太中沒諸孤歸洛夫人不出
閨庭而士大夫皆稱其嚴整有法入其門肅如也其
戒諸女曰汝曹事夫如事父敬而有別乃可以久此
吾得於汝外祖之言也晚而好禪學不以事物累其
心宴坐終日無所思營及屬纊不戚不亂順受而待
以元祐二年正月甲戌終于京師年六十二初封宜
芳縣君進封長樂郡子五人埶承議郎通判莫州量
河中府司錄參軍監兗州酒稅益宣義郎刪定令勑
宜重承奉郎監秦利軍酒稅直承奉郎監齊州稅女

六人長適承議郎石興次適信安軍判官李毅次適承議郎李士京次適承奉郎韓宗質次許嫁承奉郎富直清次尚幼孫男三人女四人諸孤奉夫人之喪將以某月某日祔河南府河清縣上官村太中之墓以狀詣予太史氏范祖禹惟古之君子必有賢配儆戒以成其德若太中仕不苟合風節著見於時出入侍從而清貧如素士諸子皆克孝事親盡力務養其志然則夫人所以助其夫訓其子者從可知矣銘曰

易正家道詩厚人倫教本於內行反諸身夫人之賢克配君子有德有言前烈是似在內方外士之所難於穆夫人居之以安歸從皇辟賛有幽刻詒其子孫視此為則

朝請郎致仕張公墓誌銘

公諱保孫字子遠其先深州束鹿人曾祖光偉贈太子中允祖文質贈尚書左僕射父存以禮部尚書致仕贈特進謚恭安曾祖妣李氏孟氏祖妣王氏贈太原郡太君妣劉氏贈安康郡太君自僕射徙居冀州今為冀州信都人恭安公事 真宗 仁宗歷踐臺省任龍圖閣直學士吏部侍郎 英宗 神宗朝累遷尚書碩望重德為時名臣公恭安公之第二子也父任守將作監主簿監冀州酒稅簽書安武軍節度判官以父老不欲為他州官朝廷亦優待恭安公故公三為冀部從事熙寧中大河自棗強西流(汎)寖(浸)通郡城將築隄于東郊占公家田吏議移之民田公不可曰與其損民不若自損卒置隄於其地通判恩州先是御河在郡中元豐四年大河北決自大名徐曲口注御河朝廷議欲遂令黃御河合流以通邊漕都水監都運司調夫脩御史度用工二十五萬公上言大河水悍非御河所能容其勢必漲為一州患方今農作重被災害謂發至廣仍為甘陵憂甚無謂也不若塞徐曲決口用工少而無後患朝廷從之契丹使過郡守丞餞之南門使曰兩朝通好日久往來如一家可謂太平守不能對公曰太平無象但兩國使者服曰誠名言也七告年老得謝官累朝請郎勲柱國服紫衣金魚八年十一月乙巳卒年七十一公為人醇謹孝弟出于天性事恭安公不冠帶不敢見過庭必趨恭安公夜分不寐不敢退出入第門外上下與馬自言平生未嘗對父坐恭安公宦於四方公未嘗一日離左右及將歸老公始仕為鄉里官年四十餘矣恭安公久尊顯奉養如意既老閒居夜必蠟炬他費

稱是朔月月半宴郡僚必陳樂四方珍羞異味無不
備者公擿己以率家人積用而致隆於親如是幾二
十年不衰居信都者宗族百人聞南北二第恭安公
居北第餘皆南第凡廩饍絲枲湯沐之用親疏如一
而公自奉儉薄弊衣冠菲飲食蓋侃如也兄白孫安
卒視其子與孫踰己出妹適李氏夫亡其家　貧公
養妹於家為其甥男女嫁娶恭安公薨終喪不居堂
奧聽事郡人以公篤行皆敬仰則傚之內外宗族事
公如事恭安公焉太師司馬文正公之夫人公之女
弟也嘗道公以訓其子弟曰如彼可以為孝矣公好
讀書老而不倦見賓客恭敬甚愿言人之過其在甘
陵部刺史嘗問公以屬吏能否對曰公自察之終無
所毀其為政惟恐人知之好立名然人皆稱其長者
娶楊氏卒贈蓬萊縣君繼室以其妹封壽安縣君子
男一人世京太子中舍先公卒女六人長適磁州録
事參軍郭郁次初適守將作監主簿呈甫僖再適衛
尉寺丞馬曮次適西頭供奉官李宗彥次適奉議郎
校書郎司馬康次不育次適郊社齋郎司馬棫孫男
三人克和郊社齋郎克勤永靜軍司理參軍克偕未
仕曾孫男一人曾孫女五人孤克勤以元祐二年十
月葬公于邢州龍崗縣白圭鄉夷儀里祔僕射公之
塋司馬校書狀公行事抵史官曰吾舅行如此其可
以不銘謹諾而銘曰
張氏在冀莫如恭安顯於　四朝壽考多盤惟其有人
幹父承考孝弟慈祥以至耆老鄉人尊之率化以躬
循循惟謹為石之風豈無多文亦有善辦君子之行
惟曰可見夷儀之里白圭之原永閱斯銘慶之後昆

天章閣待制楊公墓誌銘

公諱繪字元素其先出于漢太尉震八世祖珂仕唐
為漢州金堂令卒官子膳為國子祭酒從僖宗入蜀
葬金堂居于綿竹因家焉遂為綿竹人曾祖諱曄祖
諱克考諱宗道有隱德鄉黨尊敬以公貴累贈光祿
大夫曾祖妣宇文氏祖妣何氏妣李氏累封廣陵郡
太君公幼聰警儁拔讀書五行俱下老不復忘專治
經術工古文尤長于易春秋居无為山著書自號无
為子以其學皆時好名所居曰自信堂皇祐五年擢
進士第二人授大理評事通判荊南府丁光祿憂服
除召試學士院改太子中允充集賢校理為開封府
推官賜服緋魚擢推官庫吏積年盜用官錢因賂守
者事覺株連繫獄二百餘人公白尹許詿誤者自陳

患獲免開封縈劇府倚日力不給公從容有餘 仁
宗知其才欲擢寘侍從執政以公年少抑之改判三
司戶部南院以母老求領郡得知眉州奏課第一徙
知興元府未期年獄空者二百八十餘日 英宗書
公姓名于寢殿未及用 神宗即位一月召脩起居
注進知制誥知諫院賜服金紫詔遣押班王昭明管
句御藥院王中正李舜舉使陝西句當公事公上言
君之始年要在端慎方天下拭目傾耳以觀聽新政
館閣臺省之臣朝廷所養以待用者豈無一人可使
而必用中人乎又言中正妄言邊事欲以罔罷請罷

近職置之閒地又乞槩薛向李肅之种興种諤高遵
裕矯制取綏州之罪處以典刑宗室以服屬裁廕子
之數立出官之法從之又言向傳範后族不當領京
東西路安撫使宜易之以杜外戚僥求之源執政言
傳範以累典郡有政績而授非緣外戚與之上曰得
諫官如此言甚善可以止其他日妄求也宰相有乘
時旱斂多買民田及用所學善者為脩實錄檢討官
又乞其子判鼓院公累疏論列上為罷檢討鼓院又
重進退大臣乃罷公諫職除兼侍讀公力請外任御
史中丞滕元發以為言上手詔賜元發曰繪堅求外

補及乞明加黜責蓋繪未深究朕意繪違眾遠立朝
寡識不畏強禦知無不為朕一見便知其忠直可信
故望日即擢置言職知之亦甚篤一今日之除蓋難
與宰相兩立於輕重之閒姑少避之卿可示朕手札
諭以此意令早承命公謂諫官不得其言則去經筵
非姑息之地卒辭不受不閱月再知諫院以母疾辭
丁內艱服除入對而受翰林學士權御史中丞充理
檢使時王安石執政臺諫官多以言事罷去闕中丞
累月及公被憲士大夫皆想望風采公上言當今舊
臣多以疾求退范鎮年六十三呂誨五十八歐陽脩

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被劾引疾司馬光王陶
皆五十而求閒散 陛下可不思其然乎又言以經
術取士獨不用春秋宜令學者以三傳解經不必專
用左氏之說又言安石不知人提舉常平使者暴橫
時方行免役法公上言司農寺升徵縣戶等而多取
緡錢兩浙提點刑獄王庭老提舉常平張靚多率役
錢至七十萬以是違忤執政罷學士中丞二職以翰
林侍讀學士知鄭州未行改亳州徙知應天府兼南
京留守司事知杭州兼兩浙西路兵馬鈐轄杭為東
南會府公使至獄訟多壅剸決悉無留繫時諸路監

司多新進輕銳陵轢郡縣雖藩鎮大臣不敢校會旱
蝗太起詔遣監司巡案捕蝗宦監司坐視不出公移
文詰責促其行吏民感之境內蝗皆抱木死幾月公
被召受代之明日蝗復生民作歌以思公復拜翰林
學士兼侍讀李憲為安南副招討公上疏以唐白居
易諫用吐突承璀為言憲卒不行時議加孔子帝號
公上言不必進尊又言不宜用大遼曆改閏月悉從
之攝開封府數旬有聲從容談笑庭無留事 神宗
眷益厚會有忌公勝己者擠之言公受饋為人而其
人已死公無以自明責授荊南節度副使數月分司
南京改提舉江州太平觀謫居七年起知興國軍
上嗣位易徐州誣謗始辨復天章閣待制再知杭州
時已屬疾視事踰四月卒于州年六十二實元祐三
年六月丁丑公為人簡易不事邊幅表裏洞達一出
于誠為文章操紙筆立書其論議必本經術事上竭
盡無回忌敏于吏事事至即決而皆得其情實吏民
不知所出畏伏如神主於愛利不嚴刑罰待屬官無
贊拜禮脅史皂隸亦不責其曲謹尤為 神宗所知
前後皆自除用既坐廢退公亦知命處之泰然曰天
也其在京南執政有與公相善者使人致問將辨公
無罪公曰吾命未也其知命何及 二聖嗣位建起
公領藩郡且召用而公不幸以殁豈非命歟其官自
太子中允五遷為禮部郎中官制行易朝奉朝散朝
請大夫歷知太常禮院判官告院吏部流內銓審官
西院三班院大常寺兼禮儀事尚書都省提舉在京
諸司庫務初封華陰縣子食邑五百戶進封號郡侯
食邑一千戶娶李氏封同安郡君子男四人長文本
太廟室長積中黃州司法參軍使中出中皆承務郎
女二人長適前利州綿谷主簿李豫先次許嫁承務
郎范百慮孫女二人有群經索蘊三十卷先為編三
十卷西垣集三卷諫疏七卷臺章七卷翰林詞藁七
卷公因謫居荊南夫人與諸孤奉公之柩以元祐四
年十一月十七日葬荊南江陵縣龍山鄉金家村楊
氏范氏世姻故知公最詳諸孤屬以銘其可辭銘曰
自漢太尉楊世顯融從唐狩蜀以逮于公公居先為
學以自信與古為徒匪今之狥坦坦為人矯矯為臣
正色于朝不有厥身嘉言忠規日陳于帝亦無沮感
亦無避埶諫垣憲府再黜而升久益知之惟 帝之
明兩拜翰林入侍經幄帝將庸之居正是屬誣不自
辨一謫七年不戚不求曰命于天 二聖照臨起公

徐方與民所欲再命于杭杭人讙呼如父母懷公昔初去蝗死復飛今公再來以疾卧齋公殁于州老幼號啼其愛在人其直在史去蜀通判其自今始

承事郎范君墓誌銘

君諱百嘉字子豐成都人曾祖諱璲曾祖妣索氏祖諱度贈開府儀同三司祖妣李氏龐氏封榮國昌國太夫人考諱鎮端明殿學士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蜀郡忠文公妣李氏某郡君張氏長安郡君忠文公第三子也以蔭爲秘書省正字匀當都茶庫中通士第改大理評事以官制易階承事郎用薦爲市易司屬官用奏請究其弊語頗之爲其儕所傾坐罰贖奪官累年復承務郎　神宗山陵檄都粮料已號爲稱職司馬文正公當國素知其才且用之侍坐於文正得疾踰年而卒年三十九實元祐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君性明雋於書無所不讀慨然有志于功名其學天文兵法皆究其微爲文章豐豐如原泉之流尤喜論當世之務居官善治繁劇他人力不給而君沛然有餘談笑而事集方失官志不少抑益務爲學磨厲思有所試卒困不偶豈非命也娶李氏朝奉郎大昕之女再娶曾氏資政殿學士　孝寬之女子男三人祖野假承務郎祖恩祖某皆承務郎女二人君卒之明年忠文公薨四年八月從葬汝州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其從兄子祖禹爲之銘曰

於戲從父有緼不施如田之畬如室之基弗穫弗茨維後之詒有如不信視此銘詩

開封府太康縣主簿范君墓誌銘

君諱百歲字子老成都人端明殿學士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蜀郡忠文公諱鎮之第四子也母清河郡君張氏長安郡君李氏熙寧中忠文公請老君以明堂恩得試秘書省正字性溫良粹美自少至長言行有常忠文公官于京師門生寓館者常十餘人退朝教誨不倦繼之以夜子孫受學皆有家法故君童丱嗜書不待獎厲博通載籍多識國朝故事每講經義爲文章公必賞愛之嘗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二兄皆登進士第君益感慨強學　衛州司法參軍試河北轉運司爲第一再舉于禮部不中調開封府太康主簿未赴而卒年二十九實元豐　年　月　日忠文公爲文祭之甚哀諸名公皆痛惜之娶龐氏直秘閣宗師之女初韓獻肅公與忠文公同場屋既貴顯約爲昏姻獻肅一見君奇之許妻以女已而獻肅女卒以

孫女歸之子男三人曰祖　假承務郎曰祖　假承奉郎曰祖　女三人元祐四年八月己未從忠文公葬汝州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銘曰

君子為人如玉粹溫敏於行而力於文天不畀之年奕世隋身歸從先公汝水之濆維其繼承在後之勤

梁國郡君王氏墓誌銘

夫人王氏應天府虞城人曾祖瑀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某氏某國太夫人祖渙尚書禮部侍郎致仕贈銀青光祿大夫祖妣某氏某郡太夫人考獻臣殿中丞妣李氏隴西縣君王氏南都望族夫人生而淑懿孝敬慈祥父母愛之慎其所歸年十七適東萊蔡公公諱某初出繼伯父參知政事文忠公夫人事姑備盡婦道內外無間言姑夫人先公悉以文忠　與其弟延嗣秋毫無所取家貧奉養甚薄夫人安之族人以乏告者必竭所有濟其急常勸公昔學勿恤家有無見公登進士第擢為福建路轉運判官夫人封同安縣君嘉祐八年十月二十三日以疾卒年三十三後十年公為龍圖閣直閣學士追封太原郡君又封梁國元祐五年三月公以吏部侍郎莞于京師十月某日葬潁昌府陽翟縣某鄉某里夫人合祔子男六人惇譯皆右承奉郎悰奕世惺右承務郎恂奕世恪右承務郎四子皆孝謹好學能世其家女二人長適知州防禦推官前國子監直講沈銖次適右通直郎提舉三門白波輦運文永世孫二人與孝與宗並假承務郎孫女三人皆幼銘曰

夫人之行宜公偕老天畀淑哲嗇其壽考如彼築室既營弗處如田之菑亦不克庾勤則多矣不享于身惟其慶善以利後人莫誦之陰歸于幽宅刻詞昭美其閟無極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十九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

墓誌銘

檢校司空左武衛上將軍郭公墓誌銘

公諱逵字仲通世家鉅鹿國初徙京師後卜葬洛陽因家焉曾祖隱贈太保祖榮贈太傅考斌贈太師中書令曾祖妣何氏祖妣崔氏妣賀氏追封信安永嘉華原三郡太夫人公幼慷慨喜兵學初以父蔭補北班殿侍寶元康定間元昊擾西陲兄遵為延州西路都巡檢使遇賊死之朝廷優恤其家錄公為三班奉職時范文正公仲淹為陜西都部署公往隸麾下范公器之勉以學問待之如子姪延安有募兵十八人號青剛社勇皆絕人一日捕虜誤殺屬羌有司皆論死將刑之公請於范公願赦之責以後效范公亟令毋殺得活者十有三人尹洙為陜西經畧判官趣范公以延州兵取靈武范公召公計議公曰地遠而食不繼城大而兵不多未見其利范公曰君之言然遂決意不復出師洙怒而府中將吏皆誚公未幾涇原任福全軍沒於是向之誚公者以不出師為幸且服公先識陳恭公執中薦公試武藝會罷武藝司安撫王文忠公堯臣力薦公材武且有戰功改右班殿直陳公安撫京東屬歲多盜奏請公為駐泊捉賊也青州陳公嘗謂賓佐曰當今名將無如葛懷敏衆唯唯公曰懷敏勇與耳他日必敗朝廷事陳公甚怒後數日謂公曰君何以知懷敏必敗公曰喜功徼倖捷勇無謀可禽也陳公歎曰君真知兵懷敏今覆軍矣召試入等進右侍禁授真定府兵馬監押會保州雲翼軍擁兵馬都監韋貴據州叛安撫使田公況都部署李公昭亮召公往招之公與保州兵馬監押侍其臻嘗同事范公臻為賊所留公馳至城下出紫囊示賊曰此舊物也誰識之者臻應曰臻識之即再拜貴與巡檢史克順亦拜皆曰願君登城相見公乘城徑入開諭禍福皆泣拜請諭衆歸順貴等由此得全然亂兵或疑未肯下且曰或殺降奈何公曰我留城中以為質或殺一人來碎吾身可也衆感激皆請降公悉開所塞諸門以出降兵保州平詔先授閤門祗候然後論功都師嫉之不肯議賞復阬降卒四百餘人公力救之不可求還鎮陽不許俾公守城門不畀以兵不給以食復欲因事中之以法民皆歎曰完此城者此公也爭往饋之久之方脫去富文忠公弼宣撫河北召公謂之曰保塞之寃盍訴于我公曰賞以閤門

職夫復何冤富公曰吾知己詳而君不言真長者改雄霸州路沿界河至海口同巡檢又以為定州駐泊兵馬都監進東頭供奉官充環慶路駐泊兵馬都監丁太夫人憂乞解官三請乃許還郡武臣小使臣亦許行服仍公始服除復授環慶路駐泊兵馬都監人臣薦之乃以為涇原路駐泊兵馬都監兼知鎮戎軍先是虜知漢法不敢過壕每為寇公命邊吏追奔突擊必得所掠而後已迄公去不敢犯邊皇祐五年秦鳳路通古渭州公受詔以本部兵赴援三戰皆勝遂拔其城擢授禮賓副使尋兼閤門通事舍人改河北

路沿邊安撫都監兼同提點諸州軍寨榷場未行選為賀契丹國母生辰副使會虜中群臣上其主尊號請南使同上公與國信使吳公奎固不可虜欲脅之夜聞帷外有兵刃聲公堅卧不起虜人促之急公曰使臣可殺不可屈虜之君臣乃好諭曰北朝盛禮願南使一覩公曰當觀于何所曰立本班公使還報曰不可復命曰立于別次乃入卒覩不賀使還虜人以為言其公出知壽州公亦降授汾州兵馬都監故相龐公籍鎮并州僻公權知忻州契丹請天池廟以為故疆久不決龐公委公往議公于故牘得興國中契

丹移文天池縣曰遂祀天池廟有應以屬南朝地未敢擅倩公以示龐公龐公喜命公自為報命虜遂伏龐公薦管勾河外三州軍馬未受命會下溪蠻彭仕義反加帶御器械充荊湖北路兵馬鈐轄兼知澧州捕得仕義親信置左右以為小吏善遇之久乃備言山川地形虛實情偽用兵長短嘉祐三年春用小吏為鄉導以步兵進討破羅城峒及賀府等二十餘隘拔新州又銜枚夜進踰自至仕義所居桃花州一戰破之仕義棄城走蠻酋七百餘人歃血乞降公受降以聞賞功拜本司使邵州武岡楊昌透及詔以公為

荊湖南路兵馬鈐轄兼知邵州至則潛師夜起徑至賊壘黎明圍數匝昌透登柵大呼公命縱火焚柵斬其將畜鐵城等數輩諭昌透令降昌透曰我手生勇冠諸峒一旦窘此智勇不及施非戰之罪願射公三發不中即降公曰天道助順爾何能為昌透注矢三發皆不中諸蠻驚畏以公為神相率願降并以所領十餘州永輸租賦公受降以聞荊湖南北悉平就差知廣信軍遷六宅使充成都府利州路兵馬鈐轄公曰吾結髮從軍大小戰陣必在其間成都乃享厚祿養資考之地非報國本意固辭不行以六宅使領端

州刺史權涇原路馬步軍副都部署明年就加龍神
衛四廂都指揮使果州團練使升天武捧日四廂都
指揮使加侍衛親軍步軍都虞侯忠州防禦使賜號
雄勇亮節功臣 英宗即位加容州觀察使升侍衛
親軍馬軍都虞侯馬步軍缺帥詔公入朝兼總二司
未幾兼領殿前司 上親試田燮韓存寶武藝不中
格皆斬云嘗從郭某涇原有功未賞 上命公升殿
問之信然乃錄用之 上顧問邊事公條具方略以
對 上甚悅泛論朝廷大事時富公以直諫被譏
上問公公曰富弼忠亮臣以全家保之 上察公可

備輔弼治平元年先以公復為涇原路馬步軍副都
總管二年正月制授檢校太保同簽書樞密院事封
文水郡開國公改賜推忠佐理功臣及國門公感疾
上遣中貴人以國醫來未瘳復令平原夫人往視
公曰下臣有疾上為天子憂未能造朝而先見家人
非禮也令勿下車而返韓忠獻公琦欲寬塘濼之禁
同列以為不然論於殿上 上甚怒韓公未敢對公
進曰臣詳知塘濼利害誠不足恃同列大臣進曰王
公設險以守其國豈曰不足恃公曰設險者審權術
修法令議制度正綱紀是也未聞止謂塘濼瀆淵之

後豈無塘濼耶他日誤朝廷守計者必塘濼也歐陽
文忠公脩進曰郭某之言是也 上意遂解三年領
簽書樞密院事為陝西四路安撫使權涇原路馬步
軍都總管經略司兼判渭州公懇辭樞職 上曰初
欲授卿宣徽使慮外人以為罷政第領樞職往重使
權公力薦令丞相范公純仁等數人而後行党羌令
征反殺巡檢陳敢朝廷議招懷公以為始服終叛為
梗不已今又殺王官當以威懲之一族既破諸部必
降因繩之以法則邊患當弭遂決意用兵二月師次
捺吳川令征挺身來降公不許命執之進師討諸未

下者大破之放鴇鴿刺孤等城乃散諭諸羌俾安心
解業毋若令征自取勦絕諸羌畏威爭出鶻師因駐
兵塞外觀覽山川見強弱利害所在乃城捺吳川又
遣諸酋諭青雞川諸部示以威信悉効順又城青雞
川二川形勝相恃新附降羌萬餘帳地數百里皆在
腹中乃置酒召諸酋犒燕酒酣語之曰汝等今日遂
為王臣何以報國諸酋頓首曰惟公命公曰諸羌利
牧養而拙耕稼故二州沃壤鞠為荒萊汝等可近山
畜牧以閑田來獻諸羌曰謹聞命有吞田者我等為
公贓之得良田千餘頃乃下令召弓箭手人受田百

畝馬五十匹旬月得壯士千人騎萬匹省屯戍餽運
之勞詔奬之賜棣吳川堡曰治平寨青雞川堡曰雞
川寨　神宗即位加靜難軍節度觀察留後復乞解
樞職會御史中丞言宰相不押常朝班以為跋扈指
公為黨公因請閑郡召還朝至京師閤門待罪　上
遣中貴人促視事公力辭乃為宣徽南院使兗京東
西路安撫使判鄆州至州七日拜鄜延路馬步軍都
總管經略安撫使判延州時种諤誘嵬名山降夏人
誘知保安軍楊定內殿承制侍其臻右侍禁張時庸
殺之邊事方起故命公往初种諤取綏州朝廷以諤

擅興生事命公當必棄之公以夏人殺王官而所得
綏州後棄徒取輕耳當必留之會夏人以衆十餘萬
欲復取綏州公遣劉甫屯綏平王雅屯懷寧艱遠守
綏州賊攻圍不克而去遣薛宗道同周宗義來告諒
祚之喪且請綏州公言不可許又欲納塞門安遠二
寨易之朝廷遣今丞相韓公鎮故太僕卿劉航來就
議公執初議然朝廷曲狥其請許之熙寧二年都囉
重進奉誓表以二寨來易朝廷下誓詔予之公曰此
正商於之地六百里也韓公問重進曰二寨且獻封
界何吝嵬名懷寨党移賞浪來交寨公遣機宜官往

會之夏人欲二寨綏州同日交易公使先交二寨地
界然後還綏州虜使曰二寨寨基是也何界之有會
有詔俾公焚棄綏州公曰一州既失二寨不可得中
國為夏人所賣安用守臣為願以死守之藏其詔不
出潛訪地界得祥符中西平王撥為驗虜使遂詘而
去公以其事聞　上大驚顧大臣曰不知綏州今存
否亟遣問之大臣皆恐即降詔云某月某日指揮更
不行詔至僚屬皆驚曰前詔云何未之見何也公徐
出之乃促公焚棄綏州公曰曩遂奉行今則何如將
吏皆歎伏公乃以前詔上且言綏州見存待稽朝命

違詔旨之罪詔褒之曰淵謀秘略悉中事機有臣如
此朕無西顧之憂矣詔數夏國之罪以拒之卒留綏
州嵬名山之衆凡一萬二千既降未有以處之公以
夷狄獸心散居內地或生後患廣務賑貸非可經久
乃戶選壯士一人為捉生軍分隸蕃將貸以耕其闢
延州順安懷寧等曠土以居之夏人欲執景珣來獻
以易名山等公上言夏人詐謀不可信若納珣而拒
名山則棄前恩生後患異時誰敢嚮化景珣虜人何
繫輕重朝廷乃拒之初楊定等死公密詗邊吏得殺
定等首領姓名諜告曰夏將斬殺定之人於境以謝

罪公曰此將斬因以給我檄宥州詰之且曰必執李
崇貴等來虜曰殺之矣公曰崇貴等見存職任狀貌
如此何可欺也夏人懼乃歸楊定之子執李崇貴韓
道喜以來公遣涇忠紹獻闕下朝廷大臣以秉常初
立欲以官爵授其左右任事之人公上疏曰彼主幼
國疑當不受詔　或受之必偽立姓名以邀金繒今
既恭順當開布大信以示感靈所加不宜請之以利
果不奉詔如公所料未幾虜以重兵寇邊　上手詔
賜公曰秉常納款詞禮恭順朕務來遠以息邊民方
降誓詔且備冊命使猶在道兵已犯塞可具經久守

邊方略以聞公上言夷狄之性不常古無一定之策
然久遠不能易者十事條上之終曰陛下推心委任
賢才專意篤行仁義刪苛法而審衆心省重役而安
百姓邪佞不聞于耳正直常致于庭天下何憂不和
四夷何患不服若攻守方略應變權宜貴無聲無形
不可預言上嘉納之然必欲聞措置大略遣知河中
府蔡公延慶來就議　上降問目咨訪利害公具條
對附延慶上之明年虜以親軍夾河壯騎侵順安綏
平黑水等寨諸將請擊之公曰虜遠來利在速戰其
鋒未可當令堅壁輕出諜告曰賊糧欲盡矣公稍出

兵應之已而綏德城告急曰賊益兵大至定仙山烽
火皆滿公曰賊師其遁諸將皆疑公曰鷙鳥之擊必
匿其形兵果來豈示人以衆此張虛聲惟庸將乃疑
耳終不大出兵賊侵漢地築城郭暴掠尤甚公曰可
矣乃使李安李顯出綏德彭遵出順安燕達出綏平
賈翊出安塞檄宥州及使人諭賊曰夏國違誓詔侵
城漢地其罪甚大若能悔過悉毀汝還或不從誅無
赦稍既而賊棄順安走縱之歸皆拒官軍諸將合攻
之斬首數百餘皆棄城遁加檢校太尉改雄武軍節
度觀察留後再任秋夏人數十萬聲言將自西路擊

延州公遣李顯往東路視之顯未及塞馳還請濟師
公復遣往已而賊果自東路由金湯白豹川襲慶州
公知秉常在宥州遣燕達將銳士悉破虜近邊諸塞
聲言搗虛取宥州遣田守度設伏要其歸路吳積援
大順夏人聞之亟還守度要擊敗諸金湯虜衆遁歸
韓獻肅公絳宣撫陝西四路种諤帥師將取橫山公
曰諤狂生耳朝廷以家世用之過矣他日敗國事者
必此人也韓公與公議出兵公力言不可使幕府與
公論難公曰此舉不惟無功恐別生他變爲朝廷憂
以議不合詔召還朝　上問公曰种諤取囉兀撫寧

二寨或聞夏人復欲取之當何如公曰頼遵倫撫寧
則囉兀無患　上曰何也公曰昔夏人取靈武先擊
清遠然後靈州失守今撫寧地平而城小戍兵不多
萬一用前策則必先取撫寧撫寧破則囉兀隨之
上深以為然未及往倫撫寧已陷遂棄囉兀明年慶
州兵作亂關中騷然諸郡皆警朝廷憂之拜公永興
軍路安撫使兵馬都總管判永興軍至鎮徹警去備
遣巡邏兵皆還惟以重賞募兵吏入山谷禽盜人情
乃安徙判秦州充秦鳳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
使甘谷城通渭寨皆扞西圉甘谷形勢孤絶民不樂

業公破增築五城以安民心通渭舊乏水公欲移新
城以就水泉默計城池廣狹功力衆寡召諸將分命
之日趣往治新城期以十日諸將相視莫敢出言公
授以方略亟遣行各至其地則土功攻守之具畢集
不踰旬皆成虜駭其神速不敢攻於是邊圉遂固王
韶將開熙河依宰相勢多為不法公案其罪韶引邊
事以自解且乞他官覆案朝廷遣大理丞杜純來治
先移公判渭州純案韶事皆實宰相怒并坐純更遣
御史蔡確來公由是得罪落宣徽南院使知潞州未
幾充河東路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知太原府

明年復宣徽南院使時遼人遣蕭禧來議地界　上
遣呂大忠李舜舉與禧議　手詔問公方略公悉奏之
北人有降者衆謂宜納之公曰此得之何益彼或欲
交質于我何以拒之頃契丹騎馬劉三貫來歸仍上
平燕策朝廷恐以小害大尚且拒之此一蕃奴欲致
我曲耳亟遣之楊復乞河東陝西招懷投來蕃部公
奏駁之曰河東扼二虜之交與陝西異詔誓書皆
以招納為戒今行楊復之議是自求擾也時朝廷有
經略四夷之意於是迎合獻言者甚衆公獨鎮以靜
重務敦守盟好不求邊功熙寧九年交趾寇廣南陷

邕欽廉詔以天章閣待制趙公卨為招討使內侍押
班李憲副之已而罷憲更拜公為安南道行營馬步
軍都總管經略招討使兼判湖南北路廣南東西路
宣撫使卨副之公入見　上問何以平南公曰兵不
可前料願至邊圉上方略　上問所須曰願得鄜延
河東舊將吏將行宴於便殿賜中軍旗物劍甲以寵
之師次潭州遣知欽州任起攻永安州拔之朝廷勑
降勅牓諭溪峒公以蠻夷不知文告之辭乃直陳八
事請散牓郡縣溪峒門州賊將黃金滿岑慶賓來降
公遣和斌楊從先將材士數萬戰艦數百艘諸將將

九軍及降附諸蠻水陸並進師次邕州遣由珍討下
雷諸峒降之又遣知邕州陶弼集左江諸峒皆會於
軍次思明州公以為廣源州咽吭之地兵甲精銳不
先取之則有腹背之患偽觀察使劉應紀為賊謀主
不禽應紀則軍聲不振遣燕達往一戰克之拔其城
應紀出降師次決里隘遣張世矩攻之交人以象拒
戰公使強弩射之以巨刀斬象鼻象卻走自踐其軍
大兵乘之賊潰去乘勝拔桄榔縣由珍攻門州亦拔
之湊峒悉降交人伏兵於夾口隘以待王師公知之
乃由間道兜頂嶺以進次富良江去交州四十里賊

以夾口之計不及施亟以戰艦數百艘先趨富良壁
岸下　告曰和誠楊從先且至軍中皆喜既至則交
人數萬鼓譟薄官軍前軍不利公率親兵當之使騎
楊言曰大師至矣賊少止麾下士勇自倍公叱騎將
張世矩王愍合戰諸伏皆發賊大敗蹙入于江者不
可勝數江水為之三日不流斬首數千級殺偽大將
洪真禽左郎將阮根乾德大懼奉表詣軍門請降納
蘇茂門諒廣源五州之地仍歸所掠子女公與諸將
議帥師濟江諸將曰九軍糧盡矣凡征安南兵十萬
夫二十餘萬冒暑涉瘴死亡過半存者皆病瘁公曰

吾不能覆賊巢俘乾德以報朝廷天也願以一身活
十餘萬人命乃班師以乾德降表聞約交人護吉公
入塞亦疾甚臥護諸將城順州及桄榔縣而還詔赦
交人罷宣撫司公上章乞閒郡養疾除判潭州朝廷
以公不能得交州降授銀青光祿大夫左衛將軍西
京安置杜門不出者十年讀書養氣以自樂　今上
即位授左屯衛大將軍致仕明年落致仕檢校司空
知潞州武功縣男公不敢辭亟就治即告老不許明
年復廣州觀察使知河中府徑歸洛陽力請老拜左
武衛上將軍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元祐三年十二

月十四日薨于西京嘉慶里第享年六十有七訃聞
輟視朝一日贈雄武軍節度使公娶史氏封平原郡
夫人六男子忠良左侍禁忠諫左班殿直忠孝承事
郎忠臣西頭供奉官忠恕東頭供奉官忠賢左侍禁
忠良忠諫皆先公卒忠恕後公踰月而卒女八人適
直郎夏大定大理評事錢莬承務郎胡士脩宣義郎
呂昭問內殿承制石舜賓承務郎王秉文廣濟主簿
范埴皆其壻也一早卒孫男六人孫女三人公初遭
母喪慶帥杜杞以邊州金革從事例奪喪聽樂君公
強致之公涕泣就坐毀瘠不勝衣遂罷去既詔許解

官行服把以錢四十萬贈之公謝而不受奉養節儉慕范文正之為人性嚴重不妄言笑為將領宿衛將法不貸下軍政肅然及守邊撫循士卒得其歡心用兵先計而後戰善料敵伐謀戎狄畏其威名節制鄜延夏人嘗寇秦鳳邊將范恪死之殺掠甚衆公檄宥州索所掠悉得之 神宗嘗問公八陣遺法公曰兵無常形八陣特奇正相生之一法耳因為 上論之甚詳 上大奇之至延安使將吏以八陣教兵久不能成公召諸軍曉金鼓營陣之法者得六十四人使人教一隊頃刻而成先是鄜延雖多屬羌而無法制不足用公擇其勇技出衆者奏官之皆激厲賈勇敢萬皆為精銳兵械犀利為諸路最善用將校每至所部使人人自言所能職則閱試而記之故所用無失慶州之役主帥歸罪偏裨既斬李信劉甫又治鄜延西路都巡檢使白玉之罪玉見公託以後事且言不得終養老母公惻然哀之曰君第以我不違為詞力救之得免明年玉大勝于新塞 神宗謂公曰白玉能以功補過今立戰功皆卿之力也每戰必戒諸將先招懷而後戰鬭故降附多而誅殺少尤愛惜士卒南征既上道有犯罪者或請從便宜誅之公曰若從此殺戮至賊境則我軍將盡矣命一如法令須入賊境乃行便宜殺賊婦女老弱者皆不賞故不以多級為功嘗語其子曰吾用兵陰德多矣公雖以武立名然刻意學問書無所不讀日有程不中程不止自得於聖賢之意者甚多手自錄之曰竹庵精慮又古人言行可師者擬劉向新序編次之以白鑑戒至於陰陽占候百工技藝無不精曉國朝故事四夷名邑用兵地名山川形勢成敗事迹莫不精究喜為詩有五原蘭江二集節制集五卷奏議五十卷經制集五十卷對境圖釋五卷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某里從太師之兆公在 仁宗時有功南海為名將 英宗 神宗尤深知公遂大用之出入中外常為重輕所至隱然如長城朝廷四方恃以為安論將帥必以公為首及南征困於瘴毒雖不得交州然洪真授首應記面縛得五州之地全師而返交人畏讋遂不敢動公常言曰兵凶事也必有大獄隨之理勢自然無足怪者故公一謫不復救處之怡然晚居洛陽門庭寂如無人治家如官府子弟非冠帶不見及 二聖嗣位起公將復用之而公病寖久無意於世矣年未六十即為棺槨貯之居第每與客觀之慕府辟士極

一時之選趙禼初掌機宜未幾代公帥鄜延其餘多
為名臣世以公為知人初范文正最先知公奬拔之
韓忠獻富文忠司馬文正及今丞相范公皆稱公不
容口某從祖忠文公嘗曰吾游諸公間每見郭公言
必及深遠觀知公之人與公之所知雖古之賢將何
以加此孤忠孝以銘為請辭不獲乃銘曰
惟郭之先受氏自虢世有顯庸以踐邦伯桓桓郭公
允武允文出入四朝克成厥勲　仁宗惟仁天德不
殺疆理南海公初奮伐　英宗惟英整肅四方登公
樞廷大震氐羌　神宗惟神耀我聖武西守南征公
為方虎蠢爾交蠻身首弗讐　帝命公往匪亟匪遊
拔其五州夷荒是宅功成身危為衆受責釋師十萬
耽玩簡編樂以忘憂卒歲窮年　二聖起公將收棄
掄公以老吾身與疾俱惟其忒烈萬夫之特云誰無
勇孰如公識不知其人視其所知嗚呼郭公名則不
朽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

太史范文公集卷第四十一

墓志神道碑銘

長壽縣太君楊氏墓誌銘

家退翁居丹夫人之喪將葬命其子太學博士彬以
左奉議郎黎君持之狀請銘於太史氏謹按其實白
夫人楊氏眉州眉山人曽祖某祖某父某為州著姓
母侯氏尤深浮圖氏之學諸講師聞其言皆闇然服
自以弗及夫人年十九適家氏贈朝散大夫某某夫
也大夫兄弟八人族大口衆皇舅治家嚴整每稱夫
人曰吾家順婦夫人性仁孝謹甚雞初鳴立舅姑户
外候侍娛間起居已乃趨中饋具飲食滌器皿必手
所親暱婦奴怡如也待妾御未嘗厲聲色欣欣如也
大夫事親孝居兄弟宗族間友愛夫人有助焉大夫
既不仕退居東郊用宴秩二親喪畢分其器服夫人
一不取及子朝請更守二郡夫人躬儉素衣至屢澣
有奚衆家人請易之不許曰吾方安此卒不易猶其
在東郊時也性好施約己以趨親戚之急其待遇之
惟恐不至然未嘗伐其德日誦佛書以祝子孫雖寢
食不廢自彬及餘慶幼時與俱卧起慈愛甚篤或誦
書夜分夫人亦為不寐大夫捐館時夫人治家每風

與以待且其居處語默皆有法度故子孫以文行稱於鄉黨仕於朝廷夫人之教有自己朝請所至夫人必戒以治獄務仁恕不可以喜怒輕重 神宗祀南郊恩封長壽縣太君元祐五年正月某日終于第享年八十有二子定國郎退翁為左朝請郎前知懷安軍女二人適孫圭程參孫彬左宣德郎太學博士孫女三人長適某次未嫁而卒次適某曾孫餘慶曾孫女四人七年三月合祔於大夫之墓銘曰

天施無親惟彰厥善有淑諸幽必報於顯夫人居家孝敬溫慈仁以為德壽考是宜動則規矩言則教訓有子有孫莫不令問眉山峨峨江水湯湯福基慶源既厚且長

宋君夫人史氏墓誌銘

夫人史氏成都人考諱遜以德行稱於鄉黨妣張氏夫人溫淑莊靜事親至孝歸宋氏夫諱堧以文學中鄉舉不第而卒夫人事舅中散公姑壽安郡太君盡婦道宗族無閒言事夫以禮教子有法安貧處約未嘗愠歎元祐四年正月乙亥終于里第年七十其年四月葬金沙合祔其夫四男子曰先曰觀曰允曰充二女子適宇文渭范祖義孫男三人女五人允薦于國學方寓京師求仕夫人訃至乃歸祖禹先妣崇德縣太君夫人姊也余顧念先妣即世而諸舅皆喪獨夫人存今亦亡矣允以銘為請乃銘以寄哀銘曰

婦從其辟終古是宅瞻彼鮮原有敏松栢為善白首胡報之嗇于孫其昌視此幽刻

同知樞密院趙公神道碑銘

元祐三年四月登進輔臣以尚書戶部侍郎趙公為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六月拜中大夫同知院事五年二月丙寅薨于位年七十有一訃聞

皇帝太皇太后震悼趣駕臨奠哭之哀輟視朝二日贈遺加等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諸孤奉喪歸盩厔詔遣使護之其年九月壬午葬孟兆社先塋中書侍郎傅堯俞狀公行而銘諸墓其孤又以狀請于太史氏將刻之碑祖禹竊惟元祐之初 太皇太后保祐皇帝功格于天眷求老成經綸萬事凡所建置必視

祖宗之舊與吾民之所欲是以海內歡欣震動頌詠

聖德如 祖宗時豈有他哉由用得其人也當是時公召自滄州不三歲登右府人不以為速既在位天下想聞其風所言於上前者人不得而悉知其所可見者寬厚清靜息兵省刑民無勞役四方安枕公既

沒而人皆歎恨以為未盡其用也然則宜以是銘于
碑公諱瞻字大觀其先亳州永城人曾祖贈太子太
保諱翰曾祖妣昌國夫人王氏祖供備庫使贈司徒
諱彬祖妣岐國夫人李氏考太子賓客贈太尉諱剛
妣慶國夫人張氏自太尉始徙鳳翔今為盩厔人公
少力學以行義高鄉里登慶曆六年進士第初仕為
孟州司戶參軍移河中府萬泉令以圭田修學校鄰
邑之士褢糧而至改秘書者著作佐郎知陝州夏縣
作八監堂書古賢令長治迹以自為鑒不煩刑罰而
獄訟理父老至今稱誦之以秘書丞知彭州永昌縣
築六堰均灌溉以絕水訟民以比召杜改太常博士
知威州公以威茂雜夷獠除甚而難守不若舍之而
建郡於汶川因條著其詳為西山別錄及熙寧中朝
廷經畧西南就公取其書考為邊帥書屯田員外郎
英宗治平元年自都官員外郎除侍御史上疏請攬
威柄慎賞罰廣聰明更積弊　帝嘉納對垂拱殿稱
善久之詔遣內侍王昭明等四人使陝西招撫蕃部
公言唐用宦者為觀軍容宣慰等使後世以為至戒
宜追還使者責成守臣章三上甚激切會文彥博孫
沔經略西鄙又遣馮京安撫諸路公請罷京使專委
宿將夏人入寇王官慶帥孫長卿不能禦會長卿加
集賢院學士公言長卿當黜賞罰倒置京東盜賊數
起公請易置曹濮守臣之不才者未報乃求對力言
乞追昭明等不則受顯逐　帝為改容納之二年秋
京師大水詔百官言事多留中公請悉出章疏付兩
省官詳擇以聞　帝從之先是以六月詔議追尊濮
安懿王典禮公首上疏論稱親非是頗與建議之臣
對辨以定邪正章七上又與呂誨等合十餘疏既而
皇太后手書尊濮王為皇三夫人並為后公杜門請
罪翌日詔令速赴臺公懷侍御史敕告納　帝前乞
去職詔還其敕告公又上疏以死爭之劾議臣與中
人交結惑母后降手書反欲歸過至尊自掩其惡其
十月假太常少卿接契丹賀正使入對延和殿　帝
問濮園議公曰陛下為　仁宗子而濮王稱皇考即
二父非典禮帝曰卿嘗見朕言欲皇考濮皇乎公曰
此乃大臣之議陛下未嘗自言也　帝曰此中書過
議朕自數歲先帝養以為子豈敢稱濮王為皇考邪
公曰臣請退諭中書作詔以曉天下之疑是時連日
陰晦帝指天色示公曰天道如此安敢更褒尊濮王
乎朕意已決亦無庸宣諭公曰　陛下祗畏天戒不

以私妨公甚盛德非臣愚所及 帝重違大臣又嘉臺官敢直言不決者久之會建議者言於 帝以為難與言者並立於是呂誨等皆罷公使還待罪乞與誨等同貶不報閤門趣公入對優懇請 帝曰卿欲就龍逄比干諫爭之名乎孰若學伊尹傅說留以輔朕之不逮公皇恐退上疏曰臣何敢擬倫前賢亦終不敢奉詔使朝廷有同罪異罰之譏章又十一上還出通判汾州自是公名重天下 神宗即位遷尚書司封員外郎知商州就除提點陝西刑獄熙寧三年入為開封府判官奉使契丹因奏事 帝問曰卿為監司久當知青苗法便也公曰青苗法唐行之於季世擾攘中掊民財誠便今 陛下欲為長久計愛百姓誠不便時用事者以公有人望可藉以為重欲公助己使其徒陰諭公曰當以御史知雜奉待公不應由是不得留京師出為陝西路轉運副使同列欲更置運事與公議異除公知涇州後公之言頗與事酬復以公為轉運副使改永興軍路轉運使以親老請便郡得知同州七年朝廷患錢重欲置交子以權之命公制置公以謂交子特本錢法乃可行如多出空券是罔罔民也轉運使皮公弼議不合章交上朝廷方以事委公輒移公京西南路轉運使以親老不行十年差知陝州未幾請還鄉里除提舉鳳翔府太平宮丁太尉憂服除易朝請大夫知滄州今天子嗣位轉朝議大夫召為太常少卿拜戶部侍郎元祐三年請老優詔不允其四月遂輔政封開國侯因進對言撥政所急人才而已今臣選武臣難遍盡知請詔請路安撫轉運使舉使臣科別其才第為三等籍之之以備選任自元豐中河決小吳北注界河東入于海先帝詔曰東流故道淤高理不可回其勿復塞乃開大吳以護北都至是水官請還河故道下執政議公曰開河役夫三十萬用捎木二千萬自河決已八年未有定論而遽興此大役臣竊憂之今朝廷方遣使相視果以東流未便且亟從之若以為可回宜為數歲之計以緩民力議者又謂河入界河而北則失中國之險澶淵之役非河為限則虜兵不止公曰王者恃德不恃險昔堯舜都蒲冀周漢都咸鎬皆歷年數百不聞以河障戎狄澶淵之役蓋 廟社之靈章聖之德將相之智勇敵虜帥授首豈獨河之力哉後使者以東流非便而水官復請塞北流公固爭之卒詔罷夫役如公所議洮河諸戎以青唐首領衰弱可制

欲倚中國兵威以滅之邊臣亟請用師公曰不可御
夷狄以大信爲本朝廷既爵命之矣彼雖失衆心而
無犯王略之罪何辭而伐之若其不克則兵端自此
復起矣乃止又乞發梁陽軍紓荊湖之力詔諭西夏
使歸永樂遺民夏人聽命公既屬疾猶以邊防爲憂
及薨太皇 太后諭輔臣曰惜哉忠厚君子也公寬
仁愛人唯恐傷之色溫而氣和人望之知其長者也
其在朝廷義所當爲勇若賁育守之不變事君與人
一以至誠表裏洞徹如見肺腑故面引廷爭而人主
益知其忠未嘗爲同而僚友莫之或怨其誠慤素信
於人也娶劉氏尚書駕部郎中晃之女賢淑孝敬
配德君子治家有法度先公十六年歿追贈益昌郡
夫人子四人孝諶瀛州錄事參軍獻誠知唐城縣事
其發卒旁詒太康主簿皆強學力行是似是宜孫男
六人基郊社齋郎垂假承務郎堅右承務郎壁塈壓
未仕孫女五人曾孫男二人戩戡公所著春秋論三
十卷史記牴牾論五卷唐春秋五十卷奏議十卷文
集二十卷西山別錄一卷惟公在 仁宗之世爲循
吏事 英宗爲爭臣 神宗朝出處以義 二聖從
民所望遂大用之而居位未幾功業不究然其著見
之效已暴於天下炳於後世列於太常藏之史官考
公行事所至可紀今撮其大者揭之神道以詔于無
窮銘曰
挺挺趙公惇德有容遺我後嗣賚自 祖宗在仁宗
時公始試吏民曰父母來予攸塈簡于 英宗正色
匪躬 帝欽良臣曰惟汝忠爰暨 神考公心如一言
有違從不撓其直 二聖曰咨汝惟舊臣亟其就位
翊我樞鈞元祐之政惟天是若天聽于民惟民是諸
公在廟堂四郤戢兵靡有內外皆吾孩嬰天嚮仁人
錫公壽考方終相之不憖一老南山有蔚公名永垂
過者必式忠厚之碑

直集賢院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司馬君
墓志銘

元祐五年六月丁丙詔以秘書省著作佐郎兼侍講
司馬康爲左司諫時已屬疾五辭不許就賜告君奏
曰臣不敢拜君命于家疾間當亟起受乃留告閤門
以俟詔以君久疾不結俸其自止日續結之君辭不
受七月小間將受命疾作不能造朝即奏臣不可以
脩言職矣願卒辭新命詔遣內侍挾御醫三人診視
治療以君清貧命醫毋得受饋候疾損取旨八月君

奏曰臣之力憊矣言職不宜久虛願領宮觀養疾西
都　二聖不得已許之除直集賢院提舉嵩山崇福
宮詔曰勿藥有間即膺吾用遣內侍諭旨俾留京師
就醫藥賜錢三十萬九月丙寅以不起聞明日輔臣
對延和殿未及奏事　二聖嗟悼不已命優恤其家
特贈右諫議大夫遣將作監丞張淳督運木就護殯
葬官給錢百萬遣中使弔問妻子賜錢五十萬又賻
錢三十萬布帛有加既又遣內侍閤門行日賜白金五
百兩助葬事十一月甲申葬陝州夏縣太師溫國文
正公墓次君字公休文正公諱光之子也其先出於

晉安平獻王孚歷後魏隋唐以及本朝子孫未嘗去
鄉里積厚流遠是生大賢曾祖諱炫試秘書省校書
郎知耀州富平縣贈太子太傅祖諱池以清直事
仁宗為天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溫國公贈祖妣皇
甫氏祖妣聶氏妣張氏皆封溫國太夫人文正公以
道德事四朝進退以天下起相　二聖勤勞　帝室
懸荅民望為元祐宗臣君初端謹不妄言笑事父母
至孝出於天性文正公與夫人皆器愛之或當遠出
夫人必自挾以往既長入宮或數日不返家夫人輒
憂思形於寢廢或踰月而後歸則相顧慘然喜欲泣

敏學通人傳通群書熙寧三年以明經擢上第釋褐
試秘書省校書郎耀州富平縣主簿時文正公為翰
林學士奏留國子監聽讀四年奏授守正字五年監
西京糧料院遷大理評事文正公以端明殿學士提
舉嵩山崇福宮修資治通鑑奏君檢閱文字官制易
階承事郎丁外夫人憂勺欽(飲)不入口者三日扶而後
能能起毀瘠滅性見者哀之文正公居洛十五年往
來陝洛間士之從學於公者退與君語未嘗不有得
塗之人見其容止雖不識皆知其為司馬公之子也
服除授簽書山南東道節度判官公事元豐八年以

韓獻肅公薦擢秘書省正字轉奉議郎元祐元年為
校書郎文正公為左僕射力疾入對詔君扶掖上殿
賜緋章服公薨執喪如喪夫人哀毀有加焉治喪皆
用禮經家法不為世俗事得遺恩　以予族人其啟
夫人之喪而合祔也號慕如初喪既葬廬于墓凡文
正公終事竭誠盡力無一不致其極者三年服除召
為著作佐郎兼侍講進講(詳)明傳經義(勸)　上以進德上
必虛己聽之四年為修　神宗實錄檢討官上疏言
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自古禍亂之興皆由饑
饉為國必有九年之畜乃可以備水旱比年以來旱

饑為虐民多艱食若今秋不稔則公私困竭盜賊可
虞昔魏李悝為平糴之法國以富強東漢永初以後
水旱十年和熹鄧太后臨朝用征和故事從置飢民
於豐熟諸郡躬自減撤以救災凶故天下復平唐太
宗正觀初天下連歲災害太宗勤而撫之民雖東西
就食未嘗嗟怨至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
米斗不過三四錢自古賢聖之君非無水旱之災惟
有以待之則不為甚害如漢唐之策已非處處皆有
蓄積故令民東西就食此策之下者也魏文侯舉國
四境悉令平糴所在有儲此策之中者也三代而上
國有九年之蓄此策之上者也今臣願 陛下先為
漢唐之下策以濟目前之艱俟及豐穰乃為魏文侯
之中策積以歲月漸及三代之上策秉今秋熟令州
縣廣糴民食所餘悉歸於官今冬來春令飢民就食
俟鄉士豐穰乃還本土夫國家積財惟以安國民安
則國安故凡為國者一絲一毫皆當愛惜惟於濟民
則不當吝 陛下誠能捐數十萬金帛以為天下大
本則四海幸甚夫實倉廩使百姓足食非獨可以消
患太平之化由是而興措刑之本無先於此矣初文
正公在相位與呂正獻公及同列共議稍修官制以

就簡便令門下中書二省通職事亦 先帝詔書本
意也革具未上而文正公薨至是君復上舊藁降付
三省而朝廷未遑有所行也十月除右正言以執政
親嫌辭不就職五年春上疏歷陳前世治少而亂多
祖宗創業之艱難積累之勤勞以勸 上及時務學
守天下大器曰德曰才曰識三者皆由於學又勸
太皇太后庶於禁中訓導其言切至四月詔講讀官
奏對邇英閣君初對勸 上自強於學以孝德為治
道之先再對又言孟子為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
所宜觀覽 上曰方讀孟子尋詔講筵官編修孟子
節解為十四卷以進君自文正公喪居廬蔬食寢於
地遂得腹疾親戚勉以肉食終不肯及免喪毀瘠骨
然治療不愈至是益侵累奏乞留臺宮觀詔不許遣
內侍賜御膳勞問後乃予優告猶力疾解孟子二卷
自是疾有加除諫職未受條具諸所當言以待曰得
一對極言而死無所恨疾病召醫李積于兗積居野
年七十矣鄉民聞之告積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
其子病願速往也來告者日夕不絕積遂行至則疾
不可為也沒語妻子以不報國恩為恨享年四十一
公卿嗟痛於朝士大夫相弔於家處士相弔於野市

井之民無不哀之君篤行內外淳脩必欲如古人然
君如對大賓動靜有矩法望之色莊氣和而言厲嚴
於祭祀為人絜廉未嘗言財文正公既葬 二聖遣
使賜白金二千兩立神道碑君以文正公葬皆官給
碑已具固辭不許遣家吏如京師納之其事君務責
難非堯舜仁義之道不陳於 上前待族人委曲周
旋唯恐不得其所欲與朋友忠信久而益親有文集
十卷初娶張氏朝散郎保孫之女追封真寧縣君再
娶張氏大理寺丞准之女封安仁縣君二子曰植曰
桓皆承奉郎桓早夭三女長適假承務郎楊克覲先
君卒其二皆幼 祖禹與君同修資治通鑑同為正字
著作同修實錄同侍經筵相與猶一體也君初疾屬
以後事其孤請銘嗚呼其可勝哀也夫銘曰
烈烈溫公迪我 祖宗卒相 二聖以成天功公休
之賢是學是似民曰幸哉溫公有子溫公有子 天
子有臣世其休風澤我下民執經 帝前曰勸 帝
德 帝曰良哉俾予袞職惟其所有說未一施中道
而止天實奪之惟人之生惟德可久沒而民思是謂
不朽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一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二

墓誌銘

安康郡太夫人胡氏墓誌銘

夫人胡氏故寶文閣待制通議大夫彭城開國錢公
諱暄之配也其先居婺州之永康曾祖潑大理寺丞
祖承師尚書吏部郎中贈禮部侍郎父貴右班殿直
母朱氏夫人幼失所怙世父尚書公則愛其容德有
異親鞠育之尚書為三司使從家開封遂為開封人
彭城公吳越忠懿王之孫英國文僖公之子少以文
學有聲場屋聞英國夫人尤所鍾愛慎擇昏姻聞夫
人之賢遂委聘為錢氏宗族盛大夫人入門內外莫
不賛賀從姑入見 仁宗面賜冠帔彭城公陞朝封
文安縣君夫人孝於姑順於夫和於娣姒待上下親
踈皆適其宜性寬裕凝重雖燕必莊未嘗有疾言遽
色閨庭自肅彭城公不殖財產累官列卿而家甚清
約夫人能安之稱家之有無以遇親賓教諸子有法
度故皆謹飭自立熙寧中 仁宗女周國大長公主
將下嫁 神宗擇主婿欲得士之敏秀而文者夫人
之子景臻在選中 帝見其名氏曰此大勳之後忠
孝之家當無以踰矣召見大悅即詔以景臻尚主擢

彭城公少府監進封夫人同安郡君入謝禁中　帝
勞問甚渥顧謂近侍曰温厚若此宜其有令子也再
錫命服彭城公出守南陽夫人入辭　帝見所進名
猶稱郡君詔封永嘉郡夫人是日三宮幸後苑因留
侍宴在御狩風痺疾大長公主遽入面請遣其子景
升省疾詔乘馹以往彭城公還朝賜第於苑城之北
與主第相望初　神宗詔陳國長公主等行見舅姑
禮及大長公主出降中書請如故事　帝曰大長公
主朕宮中每見必拜雖　皇太后亦叙姑嫂之儀不
可與朕諸妹等也宜依兖國公主之禮然大長公主
天性孝恭每見夫人親執婦道吉耳温清唯恐不至
夫人春秋既高恬愉安養十有餘年歲時家人獻壽
緋服戲膝下孫曾滿前未始以貴盛自驕嘗謂人曰
吾何以致之此自錢氏德澤長遠爾吾敢忘乎昔乎
今上祀明堂加安康郡太夫人夫人篤信釋氏晚年
深究性理思殺生類未嘗鮮食將終方晝寢忽謂左
右當捉我與正坐奄然而化時元祐五年十二月丁
巳享年七十有六　上與　太皇太后　皇太后遣
內璫臨奠賻白金千兩　皇太妃淑妃亦問卹相繼
大長公主為姑行服哭臨如禮　太皇太后聞之遣

使賜絹帛二百疋子男十二人景悊成都府温江尉
蚤卒景略右朝奉郎景歷右奉議郎先夫人而亡景
升右朝散郎景棻右宣德郎景孺保靜軍節度推官
景勤復州玉沙縣令景規集慶軍節度推官景臻隨州
觀察使駙馬都尉景振右班殿直景持景特皆右承
務郎女二人長適朝散大夫少府少監呂希績次亡
孫男女四十四人忱右騏驥副使及次男宜春郡立
及次女皇家所自出也恢甫汝州司理參軍愷惇皆
右班殿直愃潞州司理參軍悌潁昌府法曹參軍愔
陳州司理參軍愉太廟齋郎忭慎愭皆假承務郎懈
忻恂惕怵惺惰悟愉未仕二未名女適宗室右衛率
府副率令珂次適右班殿直夏大章次適宗室右千
牛衛將軍令珪餘在室曾孫男女六人彭城公以元
豐八年堯葬開封府祥符縣魏陵鄉諸孤將以夫人
捐館之明年二月辛卯合祔以少府少監呂君之狀
問銘於太史氏不唯紀夫人之懿行亦所以見本朝
家法之正也銘曰
胡本姚氏帝舜之冑爰及太姬實啟厥後錢以吳越
入為帝臣毓慶蕃昌世惟有人忠懿之孫文僖之子
夫人宜家丕受多祉　仁宗天㫖　神考擇配夫人

有子以贊克對夫列近侍啟封大邦赫弈寵榮一世
之光壽考令終歸從　皇辟寢陵之原閟此幽刻
左中散大夫守少府監呂公墓誌銘
公諱希道字景純其先自太原副留守始為河東人
由文穆公而下三相五尹遂家開封世族冠天下曾
祖蒙亨大理寺丞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
祖夷簡守太尉致仕贈太中書令兼尚書令秦國公
諡文靖公配饗　仁宗廟庭考公綽翰林侍讀學士
贈司徒曾祖妣李氏祖妣馬氏妣上官氏封魏秦英
三國太夫人公為兒童時已端愿不妄言動文靖公
參國政奏授守校書郎遇郊禮將復奏遷官公方七
歲固辭請及族人之未仕者文靖公由是奇之慶歷
六年獻所為文二十卷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司
徒出鎮永興秦鳳皆以書寫機密侍行入判登聞鼓
院宗室女之子列得官無嫡庶辨公上疏請殺庶子
官爵至今以為定法通判揚州大姓湯氏訟閱十二
年不決部刺史檄責州將患之公曰世豈有不可窮
竟事實耶請不問洗先治吏果得情鞫吏受財數百
千縣吏止訟三司使卲必以解池歲課久負慎擇守
奏公知州事陝西轉運使張靖言薛向鹽法非是詔
委近臣同三司考究澆生鹽歲約增二十餘萬緡靖
以為非實移公案驗公曰澆生鹽歲實若以為欺即
溢鈔分布諸路害鹽法如此雖無澆生可也議者以
公言為然始解人不知向學公毀淫祠及寺無舊額
者百餘處取其材廣學宮士得居處講習即學為公
立生祠知和州郡境有麻湖瀕江二十里環湖田數
千頃無蓄泄之備雨久則田皆陷澤中為一方患甚
鉅公疏河通江介湖中為溝港雨暴注則瀉諸江因
溝港通運舟達城中數千頃皆為良田歲收三百餘
萬斛朝廷優賞其功熙寧六年初行免役法有司欲
過取羨錢公召諸邑令使量民量為入額一定無所
增損使者謂公措置不當奏劾以他事竟釋罪而朝
廷以公所定役法推之一路為式　神宗方講修馬
政置河南北監牧二使樞密使陳公升之薦公權領
其事朝廷素知公遂任為河南監牧使公建議川茶
色帛蓄部資以為急用邛蜀茶歲出不勝計積久賤
即棄之內帑綠帛新壓故不時泄且壞請以兩川上
供銀易茶帛漬損者變緋綠轉致塞下以易蕃馬詔
即行之併廢原武淇水兩監歲省錢二萬緡民佃牧
地四千五百餘頃得租六萬斛以助買馬朝廷方委

公馬政而獻言者以冗占牧地民兵請一切廢監公
言兵馬錢穀國之要務兵闕可招錢穀可斂馬政不
可旦夕得唐初閑廄馬三千匹命張萬歲領牧事麟
德中孳數至七萬六千置八使領監隴蘭渭秦原四
州之地猶為狹陋國馬之盛獨稱有唐而緩急有備
今兩監牧地止二萬頃比唐十不及一臣承乏領使
國馬大事不敢避萬死盡言書上建議者慚沮不敢
辯乃据公以報孳息不實卒廢監公亦還朝　神宗
察公言直釋其罪公初以奏課對　神宗諭以言者
欲於沙苑牧羊計綱入京公言此細務臣不敢煩天
聽上曰有唐故事公曰唐都雍去沙苑近今京師非
比也條其利害比費緡錢數萬　神宗釋然納之為
開封府推官民有相詈徼語近訕上無悖慢情尸及
同僚皆欲以指斥抵法公力爭請上聞　神宗果笑
曰小人無知均非本情釋之府中皆嘆伏辟火延燒
此屋坐左遷監南京糧料院數月朝廷察其非辜遷
知滁州又知汝州權發遣三司都勾院除知澶州辭
日　上諭公以河徙欲鎮安百姓執政進擬從官朕
選用卿公至澶以治績稱秩滿再任河朔保甲句畫
持挺公為盜數隊巡檢和德挾提舉司勢因緣枉法
掠聚貨賄監司隱忍不敢詰公一日發其贓狀條屬
皆惶恐公即獨奏其事捕德下獄提舉官聞之馳驛
至澶取保甲囚盡釋之公曰山可移獄不可變既罷
治取其首領於和掠處斬之餘皆配隸澶人感泣朝
廷亦命他路監司審其獄皆實重貶德自是與提舉
司益不協保甲有犯法者諸邑稍加懲治則必反中
以他事公檄諸邑保甲犯法有疑必送州至則悉論
如法提舉官怨欲劾公其同僚以公辭直不敢書乃
已元豐五年夏河東注靈平埽一夕潰岸幾決公曰
此正前日之曹材也事不可再即馳至河上自督役
河得無虞先是河決小吳南直靈平下埽甚急當歲
有水患乃請閉大吳口導河循西山北流論者以為
得禹之舊迹自是曹材無水患矣轉運判官張適上
河朔鹽利以助邊計詔推行之公曰　祖宗手詔在
北門地多斥鹵民所衣食故通鹽不禁河朔之人可
安不可擾適深恨怨初澶河未徙南北城相望河貫
其內故并河為禁地河既徙而北流人往來退灘未
有禁有盜十餘人劫掠他州縣夜遁退灘適因奏強
賊由城中過法當案責守臣遂罷還朝　今上即位
朝廷亦悟公無罪除知湖州吳興六邑出役錢七萬

七百餘緡而纂直止四萬二千其餘為義公首請歸除書上適與詳定所議合即施行之徙知亳州淮南饑仍歲大雪民凍餓瀕於溝壑公至即請出常平倉粟賑救民有壞屋以爨公不俟關發官易以薪之公上言朝廷以孤幼財產盡錄以寄官俟長而給之此仁聖惠卹之至也今之諸路監司不能上體朝廷意往往假貸繇以為他用民有終身垂白不能得者請立法毋輒貸用入為少府監元祐六年三月乙丑寢疾終于京師興寧坊之第享年六十七公性寬厚平易沉靜端默雖子弟不見其喜愠無寧元豐中士急於進取公雍容其間安分隨所適而樂遇事有不可必力爭　元祐之初吏治寬平公雅量自如亦不改其故常為十郡皆有惠政去而人思之有文集二十卷其官自秘書省校書郎五遷為太常博士又七遷至太常少卿易朝議大夫中散大夫左中散大夫娶虞部郎中王珣瑜之女累封華原郡君先公五年亡子男九人之問朝奉郎延問宣德郎君問通直郎貽問宣德郎榮問河南府左軍廵判官徽問真州六合縣主簿舜問潤州司理參軍易問假承務郎次不及名延問先亡女四人長次皆適宣義郎張埴次適通直郎王博古次適宣義郎張卿佐孫男十人時中發亡有中守中剛中並假承務郎和中惇中並亡民中通中餘未名孫女十人其年六月壬寅諸孤奉公之喪葬鄭州管城縣懷忠鄉神崧里司徒公墓之右華原夫人合祔前葬以太學博士許君之彥狀來謁銘謹錄而銘曰

溫溫呂公惇德有容共世不顯公奮自躬有惠于州有勞于使惟帝知之乃命以事屢進屢已不見色辭如川之渟人莫挹之謂公不達公事　四世開國中都正卿是但謂公不壽亦既耆老公多孫子福祿是保懷忠之原神崧之宅嗚呼呂公茲謂不沒

壽昌縣太君王氏墓誌銘

夫人王氏曾祖繼華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陳國公祖秉耆佐郎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魯國公父子融尚書兵部侍郎致仕其先青州益都人夫人伯父沂國文正公曾相　仁宗徙京師今為開封人夫人幼聰悟妣張夫人卒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張夫人至孝張夫人愛之如所生十九歸于尚書職方員外郎贈左正議大夫張公仲莊張公太府卿居業之孫祁國文孝公觀之子夫人逮事太府奉舅姑盡婦道文孝

立朝居家細行必謹有漢萬石君之風夫人動循法度文孝嘉之曰有婦如此吾家無憂矣文孝公薨不月而姑河南夫人亦捐館夫人毀瘠幾不能勝治喪事以禮睦族人以恩族人之貧者出奩具以周其急撫諸姪如己子由是內外皆尊敬之嘉祐中正議守汝州還卒于京師二子皆未冠夫人畢力襄大事嚴治家庭性仁愛寬厚待子孫遇婢妾無大聲色而閨內自肅平居服飾質素歲時祭祀常先諸婦視牲滌濯雖老不懈凡家事無改於舊率如正議時初文孝將薨召夫人屬以後事夫人奉遺訓斯須不忘教子必以禮義常曰文孝以德行起家清白之訓以屬於余子孫當勉以繼之勿使人謂家風衰於祖考則為孝矣少好內教老而彌篤晨起具服焚香誦佛書視外物偷然元祐六年七月庚申寢疾卒于京師武成坊之第側身而沒神識不亂享年六十有七以正議封壽昌縣君以子進封太君二子曰保微右朝奉大夫太府寺丞曰保衛大理評事蚤卒四女長適右朝奉郎呂昌文次適右宣德郎王价餘幼亡孫男二人山九女二人長適右承事郎吳某次適進士趙希旦其年∴月　葬河南府·縣·鄉·里祔正議之墓銘曰

夫人之生德禮之門歸于令族仁孝之昆爰初盥饋夙夜勤止乃薦蘋藻以奉永祀為婦為母皆可矜式視其子孫足以知德傳家之訓在後承之詔于幽壤系此銘詩

朝奉郎郭君墓誌銘

君諱子皋字德臣其先京兆人廣明之亂六世祖御史中丞甫從僖宗入蜀弟及為廣都令遂家焉曾祖漢平祖仁渥贈職方員外郎父輔尚書工部郎中梓州路轉運使累贈光祿大夫母徐氏贈天興縣太君君以光祿蔭補太廟齋郎好學屬文嘗薦於有司初任成都府新繁主簿丁內艱服除調成都犀浦主簿邛州大邑主簿陝州司理參軍舉者十有四人改衛尉寺丞知邛州大邑縣縣北與蜀州晉原接境每歲二邑之民鳩工為堰決渠溉田晉原據上流有餘則注之他江以邀邑民得重賂乃不為病謂之買水人素苦之君至均以夫井斷木為平以限水廣深多寡自木為準目曰水平由是大邑之水不買而足號為郭公平舉監成都交子務紙幣之設本與錢相權至是大壞價賤不售法幾為廢君講究其病錢幣後稱

官民利之先是交子務以二年為任監司奏留君半
歲遂著令以二年半為任舉者三十人知昌州遷太
子中舍易階通直郎瀘卒熱青因博戲殺人獄五從
輒變監司委君一訊而折以具獄讞竟獲免死於是
一路獄之難決者多以委焉徙知夔州官軍討瀘夷
道出斂關戍關卒數十人輒亡從軍以希戰功又郵
還主將悉捕送郡有司以為禁卒逋亡踰月當死君
雖戍從軍非亡命也止罰釋之郡當兩山之間民架
竹為茅屋依山而居故多火災君教民易以瓦官為
陶瓦貸貧民不費而華自是無火患遷奉議郎知利
州　今天子即位覃恩遷承議郎以疾請使郡歸成
都遷朝奉郎元祐二年四月十日卒于家享年五十
有五君居家孝友族人有貧不能葬者君出家資市地
其喪以葬居官忠信明習法令精於吏治務在愛民
不以勢利易其守以是所居可紀所去見思娶石氏
中大夫洵直之女封　縣君六子曰瑀蜀州江原
主簿曰瑜太醫局丞曰瑀曰建皆業進士曰瓛曰琪
蚤亡四女長適進士陳叔達次適進士史析其二亡
孫男六人女一人以六年　月　葬于鄉里君蚤
有退居之志嘗曰仕為郎其可已矣及病乞致仕命

下而卒銘曰
郭氏自唐從狩于蜀世有令人以登光祿恂恂使君
孝友篤誠有患在人不隤厥聲爵位豈多岳收方試
壽考豈多耆耋未至如彼泉流既深既長慶在後人
子孫其昌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二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三

墓誌銘

寶文閣待制鄭公墓誌銘

元祐六年五月寶文閣待制國子祭酒鄭公穆上
表乞骸骨　天子以提舉杭州洞霄宮祿之而不煩
以政教過門下給事中范祖禹奏䟽曰穆雖年過七
十精力尚強自為布衣閩中士人稱四先生穆其一
也平生歷官多掌學校在府十餘年持身清謹未嘗
有過擢居左省論議不苟浸為祭酒多士矜式旋觀
其人終始無缺年耆德茂力求引去在穆進退為
可榮而為朝廷計則可惜也古者大夫七十而
人君未有許之故有不得謝者則賜之几杖安
虞夏商周皆然也祭酒為國子師非藉其筋力　辨
職事正宜用老者為之不必拘以年願留穆舊職以
示朝廷貴老貪賢之美不報太學諸生千餘人以狀
詣司業又詣丞相府請留公亦不報公將行公卿大
夫多為詩以贈之三學之士皆為詩空學出祖供張
汴東門外三獻酒再拜堂下學官拜杭州明年正月
辛丑告終于皇華館年七十有五將葬子璆使人來
請銘祖禹接公於館閣又為僚於左省實知公者其
何以辭乃序而銘之公字閎中其先光州固始人唐
末高祖為王潮所虜入閩遂死之子孫家福州今為
侯官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考諱某以公貴累
贈正議大夫妣曹夫人以賢孝稱於鄉黨生公及一
兄一妹常教之曰汝曹當各為世人矩範乃足吾志
追封文城郡太君公醇懿端謹出於天資始志學閉
門讀書或累月不出至忘梳沐進退容止必以禮與
鄉人陳襄陳烈周希孟為友皆力古人閩中號為四
先生天下聞其名鄉閭及四方之士稱弟子者以千
數舉進士廷試不第居正議喪哀毀盡禮既葬將廬
於墓而紋焉門人族屬敦勉且告以正議遺命乃復
有仕進志皇祐中再至京師六試於有司四為第一
登進士末科　仕為河南府壽安主簿詔任滿以為
國子學官至　不數月西京留守王舉正奏為西
監直講久之　詔召為國子監直講除編校集賢
院書籍歲滿　館閣校勘累遷太常博士乞納一官
先南郊追封考　妣許之改集賢校理求外補得通判
汾州　神宗熙寧三年召為岐王侍講嘉王出閣改
諸王侍講時王府官猶闕員陳襄為御史知雜事因
進對言府僚不可不慎擇人　神宗曰如鄭穆德行

乃宜左右王也公居館閣三十年非公事不及執政
之門在王府一紀每講說可為勸戒者必反覆極陳
之二王敬深禮為元豐三年請外任知越州特遷朝
散大夫至則修校舍飾先聖像帥厲學者先是鑑湖
以旱乾民多田於其中延袤百里官籍而稅之既而
連年水溢民逋官租積至萬緡公悉奏免之未滿秩
召老差管勾杭州洞霄宮　上即位元祐元年入為
國子祭酒三年揚王荊王請為侍講罷祭酒除直集
賢院復入天府荊王薨為揚王翊善太學諸生上書
乞公為師復除祭酒兼徐王翊善四年拜給事中兼
祭酒人曰鄭公長者居門下必簡靜公遇事抗直無
所避士論益多之請解祭酒許之五年除寶文閣待
制復為祭酒公自為直講及祭酒諸生請問祁寒大
暑必朝服接之童子進見亦以禮迎送諸生尊其經
術安其教訓心悅而誠服之其成就人才為多都官
郎中張景晟公妻兄也將死遺公白金五百託其孤
公曰託孤吾所領金豈宜有哉歸金而恤孤皆得其
所先妻陳氏樞密直學士襄之妹蚤卒進封永福縣
君繼室張氏太常丞師雄之女封安縣君陳夫人生
一男三女男曰璆通州軍事推官女長適揚子令張

溥次幼亡次適左宣德郎林敷先公卒孫男二人峻
畛女一人公之東歸也過廣陵愛其土風淳厚復通
先世之居曰即此亦吾之故鄉也買地築室于州之
積善坊及沒璆遵遺命以其年八月某日葬公于江
都蜀岡之原銘曰
有宋醇儒曰鄭先生幼壯及老惟一以誠鄉黨高其
風天下仰其名王府求博學者求師　天子不違皆
以畀之惟其道德衆之所資有始有終無愧遺顯銘
公之蹟以勸為善

集賢院學士致仕高公墓誌銘

公諱賦字正臣唐申國公士廉之後五代祖官於中
山因為中山人曾祖整不仕祖素贈左神武將軍考
尹右衛將軍累贈太尉母氏某郡太君所生母楊氏
累贈遂平郡太君公以太尉蔭補右班殿直景祐中
登進士乙科改授奉禮郎四遷太常博士累太常少
卿　神宗即位遷光祿卿特拜秘書監賜三品服加
直龍圖閣進集賢院學士元豐官制易中大夫　今
上即位遷太中大夫以通議大夫致仕公初為武爵
非其所好力學中第乃仕知真定府真定縣通判劍
州成德軍邢州石州知慶成軍衛康滄潞蔡廬鄆七

州提點陝西河東兩路刑獄判尚書司封太常寺提
舉萬壽觀最後守郢求閒局再提舉崇福宮遂請老
公在成德永寧軍雲翼兵謀作亂公密知之以白主
帥主帥委公平其事人遂以安先是保州軍亂掠公
私金帛萬計檄公往受而復散之皆得均一以其事
聞朝廷推賞焉慶成地狹民困於役殆無虛歲多破
產者公言於朝十減六七民力遂寬城東歲被水患
募民築堤禦之軍城獲安衛民好巫鬼毛氏柴氏二
十餘家世畜蠱毒有小忿即毒之每閱歲殺人尤多
公命擒捕伏辜者數人蠱毒遂絕饒州有冤獄吏累
守不能決公奉制推鞫不數旬而辨人皆服之婺州
民相率詣轉運使請從公易其守唐州土曠民寡稅
入至薄公以治平元年至郡取圖籍考之自唐乾元
時領縣七戶四萬二千六百四十有四歷五代亂及
本朝承平今領縣四戶六千一百五十有五公相其
川原曰是皆沃壤可闢而人力不至與棄之無異募
兩河飢民計口與田比公罷歸增民萬一千三百八
十戶給田三萬一千三百二十八頃而山林榛莽之
地皆為良田歲益稅二萬二千二百五十七作陂堰
四十有四詔書獎之曰召杜南陽世稱循吏其亡久
矣朕上思之卿招懷飢流墾闢荒梗繕脩陂堨績效
具昭前人之良何以遠此公再治唐凡五歲與前守
趙尚寬皆受褒賞　天子諭執政曰尚寬等在唐闢
土疏水招輯民戶殆無曠土已有成效宜宣布治狀
加職以勸天下公自直龍圖閣至集賢院學士皆朝
廷嘉其墾闢之功也中人程昉以帶御器械領都水
外監丞奏請於滄州境開西流河口引水河南州城
西入北流河灌三塘泊公時守滄州執政先以書抵
公意其協力公以謂大河逼州城歲增隄防猶恐奔
溢不可妄引不從昉議然昉卒開西流河費工鉅萬
而功亦不成昉方以貴近用事執政者主之公力排
其說復昉數以事捃公而卒不能得公上言二府大
臣或概舍委巷散處京城間有第宅亦公私非便宜
倣前代丞相府於端門前列置大第俾執政居之又
言　仁宗時兗國公主不嫁一第之費緡錢數十萬
它物稱是臣聞禁中今有大長主長主凡五人若皆
以兗國為比則其費無極乞講求前代及　祖宗時
典故取中制為定式俾有司守之又言國家置提點
刑獄司蓋欲平反獄訟使民不冤自罷武臣以來多
止一員兼河渠農政常平賊盜兵甲而刑書繁多者

閣不給若委之吏則為大弊請逐路置檢法官以專
平讞䟽駁又言漢有雲臺唐有凌煙閣皆圖功臣
祖宗有天下以來文武之臣有大功者不為少而繪
像之制未聞宜於禁中建閣圖寫命詞臣為贊事多
見施行公雖歷顯仕家無餘貲退居襄陽元祐七年
冬十月戊寅以疾終享年八十有四有白雲集十巻
雜文十巻奏議五巻刀筆二十巻事類書抄一百巻
娶某氏封　郡君三子曰興嗣未仕曰興仁如京
副使皆先公卒曰興禮北京留守推官一女適進士
李齊孫五人傳正三班借職傳式傳行省郊社齋郎
傳慶傳道未仕孫女六人公歷內外官歲六十年天
資強力無一日少懈為人剛嚴內實平恕所居皆有
善政吏民紀之衛唐二郡民為立生祠云八年九月
丙申葬襄州襄陽縣順德保檀溪之陰夫人某氏祔
余從祖父奉議郎嘗為公掾屬公深知之公既沒其
孤因奉議以狀來銘於太史氏余不得辭銘曰
余觀熙寧中　天子方留意民事興農田水利遣使
者四出冠蓋相望留（當）此之時士大夫爭言功利然考
其實未能如所言也唯高公自治平中孜孜民政招
懷流亡戶口歲增發於誠心勞來不怠與夫希世而
為之者異矣故　詔書最先褒賞數進職秩以風天
下之吏比之召杜豈虛乎哉嗚呼高公施實德于民
而見知於人主生有顯榮沒有遺愛民垂後世為宋
循吏庶幾古人之風烈矣

長壽縣太君聶氏墓誌銘

夫人聶氏其先太原人曾被（祖）遵美贈大理評事徙君
陳祖詠右補闕贈尚書刑部員外郎父震太常博士
秘閣校理母呂氏永樂縣君校理以德行文學名一
世生五女皆適士大夫之賢者夫人其季也年十七
歸郝氏郝公諱戭麥人也夫人之姊諸娣之夫皆已
宦達郝公家世清白篤行苦節夫人安於淡泊若將
終身郝公晚登進士第為通山令年五十以父耋老
上書辭祿守太子中允致仕詩蔭授父官未及命而
丁憂居喪毀瘠負土起墳廬墓三年乃還家　詔賜
粟帛大臣交薦朝廷累降告命起之郝公志不可奪
所親或勸夫人公方年踰知命盍勉以仕乎夫人曰
吾不德無以助君子矧敢強其所不欲以累其高哉
郝公終辭不受由是贈父大理寺丞母解斯氏繼母
顧氏冉氏田氏皆追封縣太君夫人事舅歷事皇姑
前後如一皆以孝聞聚族衆多接之禮意得宜郝公

三妹在室夫人愛養過於己子夫族有甚貧者日周其急亦奮具以繼之嘗飭家人曰事能忍則何所不利至於妾御亦不加以聲色中外未嘗有閒言教諸子涖官守法廉慎平恕勿為苛察故諸子從政所居稱治所去見思夫人從夫封長安縣君以長子升朝進封長壽縣太君元祐八年九月戊戌終于河南府福昌縣李子之官舍享年七十有九四子皆力學長關之及進士第累官左朝奉郎大宗正丞閑之右宣德郎知汝州郟城縣事皆先卒問之河南府永安主簿閔之鄉舉經明行脩為福昌尉二女長適進士董說蚤卒次適鄉貢進士李祐孫男女二十九人曾孫一人夫人之沒福昌吏民往往聚哭盡哀喪歸蔡過郟城次子舊治邑人輟耕罷市弔酹而哭皆曰此教善其子者也夫人不出閨閫而仁心所感如此其年十一月甲申祔于西平縣明化鄉德化里郝公之墓初夫人伯姊嫁天章閣待制司馬公池是生太師溫國文正公夫人既葬李氏以左朝請郎元某之狀來請曰先君之葬文正公銘其墓惟吾母之行不可以隱晦不聞願為之銘余諾而銘曰

惟古君子必有賢配敬修于家由內及外猗歟郝公孝感神明實惟夫人輔以至誠克成其夫又訓其子立朝居官是有是似天錫之報壽考令終子孫振振不隕素風黔婁之妻孟氏之母惠考夫人無愧於古

集賢院學士知潞州朱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光庭字公掞河南偃師人曾祖琪贈衛尉少卿妣甯氏安陵縣太君祖文都尚書主客郎中贈工部尚書妣孔氏河南郡太君高氏許昌郡太君考景光祿卿贈太尉妣宗氏崇國太夫人李氏會昌郡太君公太尉長子幼好學十歲能屬文賦詩有警句尚書拊其背曰大吾門者汝也得任子恩辭以與其弟尚書益奇之嘉祐二年登進士第調萬年主簿數假邑事邑人謂之明鏡時程伯淳主鄠縣簿張山甫主武功簿與公皆以才名稱關中號為二傑遷臨晉令以太尉疾解官侍養太師文潞公舉公應制科會 仁宗登遐罷試丁李夫人憂外除為虢略令又丁太尉憂終喪為脩武令邑有牧地民久侵耳轉易皆為稅籍朝廷遣使案括加租總四萬餘石公爭之得蠲萬餘石脩武廢為鎮民以為不便公力爭不能得察訪官欲奏留公領鎮事公辭之改垣曲令他邑斂青苗錢類以嚴督取辦公不笞一人而輸以時足代還改

著作左郎今范丞相師慶州　簽書判官摳臣薦公
得召對　神中朵問所治何經公對以少從孫復受春
秋又問中外有所聞乎公對曰　陛下即位以來更
張法度臣下行之或非聖意故有使有不便誠能去
其不便則天下均被福矣用上殿恩得僉事河陽判
官今呂丞相守長安辟簽書判官朝廷伐西夏五路
出師雍為都會事多何公以辦調發有非朝廷意而
急於期會者公每執白不從部使者怨宣言將加以
乏軍興罪公請督治嶽祠以避之亦賴呂公力護護
免官制行改奉議郎代還簽書湖州判官遷承議郎

今上即位遷朝奉郎賜五品服　神宗山陵韓獻肅
公守洛奏公句當山陵事事以時集洛人不知有大
役用司馬文正公薦召為左正言首以辨大臣忠邪
為言又請天子燕閒與儒臣講習罷提舉常平司官
不散青苗錢廣儲蓄備水旱太學置明師以養人材
論奏無虛日多所薦達人無知者　太皇太后嘉公
正直問公民已蘇息未愛民當如赤子朝廷自非臺
諫公正執政得人一人耳目何由盡天下事又諭公
薦賢不當避親避親則有遺賢朝政闕失當安心言
之勿畏避公自以遇　二聖之知夙夜竭力知無不

言時進退大臣損益政事公密勿啟沃多見施行遷
左司諫請罷遣使高麗褒崇先聖增錫土田別異世
襲論急務十事一議官制二罷保甲三糾合宗室四
省浮費五罷京師倉法六汰冗官七議河患八慎數
易吏以省送迎九戀獄官慘酷十禁淫祠河北飢遣
公振濟大發倉廩所全活甚衆改左司員外郎遷太
常少卿除侍御史議明堂請天神悉從祀諸陵薦新
後　祖宗之舊西戎疆場不可許以城寨拜右諫議
大夫賜二品服請召講官便殿訪以治道是歲旱論
救災十事遷給事中有詔幸後苑賞花釣魚燕群臣

會春寒公請罷燕以祇天戒其夏日食上疏論脩德
應變乞戒諸州讞獄毋得為疑似之言以論事求補
外除集賢殿脩撰知亳州數月復召為給事中劉丞
相罷政守鄆公對封還麻制坐落職復知亳州歲餘復
脩撰知潞州遷集賢院學士紹聖元年三月辛丑晦
以疾終于官年五十有八公天性純孝居太尉喪廬
墓側三年事叔父盡其道教諸弟以有愛上下慎睦
靡間言為人端厚方重望之可畏即之謙恭虛己常
若不足脩身治家居官立朝與朋友交一以至誠再
守亳亳人懷其德為之立祠亳大飢公開倉賑濟量

口賦粟五月而止民無菜色在路以鄰境荒歉流民至者相踵公勞來安定日為食以食之一日食飢者至暮不暇食遂感疾猶强視事未終前二日親禱雨拜不能興憂民之心瞑而後已初受學於安定胡先生告以為學之本主於忠信公終身力行之後又從程伯淳正叔二先生於洛陽其所聞以致知格物為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為入德之方公躬行之造次不忘見善勇若貪育唯恐不及見不善如避水火常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為然故力排異端以扶聖道家貲素厚所取甚薄仕至朝列猶糲食不足後歷清顯其自奉如故娶王氏衛尉寺丞恕之女封壽仁縣君子男二人純之假承務郎二蚤夭四女長適洛陽尉范鎬次適三班奉職特操先公卒次適河中府教授程頤次許嫁假承務郎王康民孫男二人完假承務郎宏幼有詩跣文集若干卷其年五月壬寅葬河南偃師祁村北原先塋之次弟左朝奉大夫光逢與孤純之請銘余昔友公於洛又為僚於左省公余之所畏也銘其可辭銘曰

嗚呼公挺誠明篤實行直而方居則慎獨靡有作輟道學之强正色于朝見義能勇志氣之剛我思古人歲見來者今也則亡其名在人其事在史愈久而光祁村之原前洛後邙來固其藏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三

墓誌銘

資政殿學士范公墓誌銘

紹聖元年四月詔以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知河陽范公知河南府留守西都旣拜命閏月壬申以疾薨于河陽府居之正寢年六十有五訃聞　上輟視朝一日賻恤有加以右銀青光祿大夫告公第其年七月己酉葬河南偃師縣洛南鄉土中村天池原范氏之先本家長安唐末避亂徙蜀爲成都華陽人公諱百祿字子功曾祖諱璲贈太保祖諱度贈太師考諱鎡以衛尉寺丞致仕贈太尉曾祖妣張氏祖妣李氏龐氏妣郭氏追封嘉漢唐昌四國太夫人太尉五子先公中大夫爲長公其季也少穎悟秀拔力學不舍晝夜季父忠文公文章爲一世所宗太尉携公入京師忠文奇之曰廊廟器也年十六游太學諸生少之已而文辭聲名在千百人上衆乃驚服舉進士中第釋褐爲應天府楚丘主簿濄河役民夫數千人公拊循愛養不一月工畢縣人德之相與爲佛事三日爲公謝以恭者爲懷州武德令丁太尉憂服除調綿州龍安令遷祕書省著作佐郎擧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治平中京師大水制策降問時執政方議尊濮安懿王公對以五行傳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昔漢孝哀尊共皇而河南潁川大水孝安尊德皇而京師及郡國二十九大水孝桓尊崇皇而六郡地裂水涌井溢又曰大宗隆也小宗殺也天地宗廟之祀重也門內之私輕也宜殺而隆之宜輕而重之則不得於先王之禮不得於先王之禮則不得於人心不得於人心則不合於天意此變異之所從來也又陳十二事以勸上德考官第策入三等　英宗親覽嘉歎欲不次用之爲執政所惡遷一官以祕書丞知彭州濛陽縣國朝制策三等惟吳育蘇軾及公凡三人爲丁昌國憂終喪知開封府咸平縣御史中丞鄧綰擧公御史召對固辭　神宗從之擢提點江南東路刑獄發運司應詔於江池等州市木修金明池播梁郡縣以戶等科之民以爲患公奏曰　陛下勤儉之德出於天縱今有司乃以方土所無有而求市於民恐官吏督責或有不堪其求者矣詔即罷之徙利州路閬州兩稅外有新稅自唐僖宗優山南免其稅移之閬中由是山南輕而閬重公請免新稅歸山南利守用武臣有周懿者以贓虐敗公文言至道前文臣知

利州其後以右職兼監益利兵轄文龍邊界今領郡
政右費兩失乞選文臣知州而武臣監路分兵則名
分正事任一皆如所請瀘夷犯淯井官軍覆敗選部
使者經畫其事徙公梓州路加直集賢院既而檢正
官熊本為察訪專節制使者聽于軍所羅箇墓夷數
千人窮蹙請命裨將賈昌言貪功欲屠之公諭以殺
降之禍未聽亟見本謂之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彼
以窮歸我而君將殲之乎本瞿然遣屬官程之元持
檄畀昌言受其降召還同知諫院歲荒民流公三上
奏乞以清閒之燕召政府大臣詰其所因使各書以
對所以勞徠安輯之策又言民方困苦而定令未已
有手實告匿之法有保甲給請之制臣為謂治務有
先後理勢有緩急今不先安民而亟欲行法前日之
令固有未便設復為此而至於擾則周之餘黎不殆
乎靡有孑遺也哉乞以臣前後奏疏論大臣使講求
今日之急務收還法令之未使者以救將死之民公
在言路不為訐激朝廷小事有所不言所言多天下
大計　上亦以是知之時郡縣常平或不知發或增
價與民爭糴或自為閉糴之令河南開封諸邑不恤
荒凶而督累年逋負決河淤田而平原沃壤反有浸
灌之害公悉以聞又論手實法曰造簿手實告匿有
賞為是法者欲民之均推而行之恐必不如法意而
至於騷動此生民治亂之所繫也戶令雖有手實之
文而未常行蓋謂使人自占理必不盡而明許告言
則家家有告訐人人為仇怨禮義廉耻其可得乎設
若役錢由此暫均而使四鄰乖失所損孰大其後手
實竟罷常平法行郡縣吏有詿誤輒以罪去公奏曰
立法之始既要之以謹嚴成物之終宜濟之以寬易
請薄其罪使得自新五路兵置三十七將選授或非
其人事任過重且許辟召布衣為參謀公上疏曰今
大將未命而已除將佐有以勲蔭恩澤用有以贓敗
收有未常歷邊任經戰陳有以敗群盜得官而才無
聞有碌碌無他能適以幸會有微功而遷官驟詳數
其責若功與夫舉者當否之實枚其所長參而伍之
又列其甚無狀者十有四人姓名以上且曰付之新
將責以訓練給銅符以備差發賜鎧甲以寵軍容所
在長吏不得而預無匪人十數麤暴之才一夫之勇
但可為人指衆而未可任衆也況又委之辟使臣許
以察臣吏小人處此必有乖忤識慮無取紀律不明
五千之兵何所不至乞依義縣舊制將佐專部分教

閱餘即付之州縣而罷參謀　上善其言皆見施行
選人鄭俠上書言事語狂悖付諫官御史雜治公請
對奏曰連逮者衆或可寬宥頗諭治獄之臣戒其延
蔓帝覧奏色厲曰俠詈朕公對俠狂生安足爲　陛
下輕重以天地之造誠能容貸適足以增重聖德
帝改容嘉納詔趣具獄執政有忌公者繼諫官班以
沮之公奏曰　國朝兩省官不必正員行其事則立
其班所以明分職厲官守今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則
綴兩省知諫院則繼而不與詔如舊執政愈不悅會
公與御史治趙居獄妖人李士寧嘗以　仁宗御製
詩贈居母有后族意及許與刀飾以龍方訊鞫而寧
相素與士寧厚善御史徐禧言公鍛鍊士寧罪公奏
士寧熒惑愚婦狂童以致不軌當誅無赦禧縱出有
罪以媚大臣不可以任風憲朝廷以御史知雜樞密
承旨辨曲直主者直禧公坐落職奪一官監宿州酒
税久之　上察其非罪就除提點淮南東路刑獄徙
知唐州官制行爲司門郎中遷吏部元豊七年除起
居郎明年召試遷中書舍人司馬温公議復差役法
公謂温公曰熙寧初某爲咸平縣役法之行罷開封
府前數百人而民甚悅其後有司求羨餘務刻剥爲

法之害今第減出泉之數以寛民力可也温公不從
及議郡縣吏因差役受賕從重法加等配流公押刑
房固執不可且謂鄉民被係役今日執事而受賕明
日罷役復以財遺人既以重法繩之將見齊民衣赭
充塞道路矣温公曰微公言幾爲民害遂已之是年
冬使遼接伴蕭祐曰　南朝皇帝何以樂公曰崇高
富貴復何言哉又曰打圍飛放否公曰無有也　上
日出視朝近臣奏事百官各以其職進已而御便殿
召儒臣講讀經史宴息則覽中外章疏以修政事此
所以爲樂也祐嘆服次會同館論儀制公爲右番國
信使引左番而不問皇帝聖躬公曰儀未盡也何獨
問　太皇太后而不及　皇帝必正之乃可館伴梁
援曰此爲世法不可改公曰是豈可爲法者邪反復
詰問虜屈而從之遂兩宜問使還權刑部侍郎有以
強盗及故殺鬪殺情可矜者讞于朝法官援例貸免
而温公謂宜論死公請間言之温公曰強盗可憫也
殺人不死則法廢矣公以書辨之曰謂之殺人則可
制刑而謂之不疑原情而謂之無可閔則不可今予
之死則二殺之科自是無可疑與可憫者矣天下之
獄歳以爲計如是而殺之則死者不亦多乎温公後

書曰罰而赦死尚可貸也因田掾而殺人牽牛蹊田
奪之牛且不可況殺人乎此介甫鶻鶒獄也公又曰
昔楚子戡陳而縣之申叔時惡其戡人之國而欲復
之也故有蹊田之譬設有此訟不過還之牛而息訟
矣今也初無殺之之心非若利於得牛而有之也遂
寘之死與還之牛豈不異乎恐遂爲例則差之毫釐
後將噬臍其可得邪温公不能奪卒從之朝廷以公
議獄持平真拜刑部侍郎先是元豐八年冬詔天下
奏獄不當讞者案其罪有司重請讞斷刑峻奏至有
枉情以合法者公奏曰熙寧之令非疑慮與可憫而

輒奏者免駮劾至元豐刪去之去年詔書不得用例
貸配有不當即奏劾自是官吏畏法罪不惮論殺因
以元豐六年至元祐年冬十月終死者貸者之數以
聞明年奏獄門下者多駮正當貸者皆欲殺公屢以
告不可是又與執政書論之執政不從大理官亦以
書勉公從執政意公復書責之執政怒言於　上有
詔例在有司者收還中書置檢例官二人使議去取
閱刑部太理所奏疑慮若可憫情法輕重之狀有異
同各以上公自以不得其官三奏乞外任不許上疏
極論其事疏奏悉如公說請宥諸囚而例復歸刑部

自是中外奏讞無所避如執政前所欲殺者皆得從
例從貸免遠令八年其所活不可勝計矣遷吏部侍
郎右選官冗累歲乃得調既赴官而宗室許占射成
資即罷去爲覔庫者患之公奏請宗室員外置不獨
恩厚公族且使在官無非次替移之怨時患員多無
以注公檢索諸路久闕員而州不以報者百餘所亟
補之人情恱服外選所以使遠官久而有俸公請
周集注法人皆以爲宜領詳定者寺敕令公患吏胥
捜冗議加澄汰以白宰相宰相惡欲廢其半公不可
曰失職者衆法必不行莫若以漸銷之自今犯法及

死亡皆勿補不數歲所減過半矣宰相不從於是胥
吏之去者怨讟籍然至有弃妻子凍餒而死者吏額
書成賜金帛公固辭朝廷從之初元豐四年河決小
吳元祐初水官請於北京之南閘孫村口引河還故
道宰相主之朝論異同不決三年冬命公與給事中
趙公錫同行視公歷東西二河觀地利究利害而東
流高仰北流順下何不可回中途即馳奏至黎陽閬
稽緩得　神中詔都水使者李立之曰河決小吳東
流故道已於高理不可塞宜勿復閉決口俟見大河
歸納修立隄防公又以所得　先帝詔書并陳之時

宰相多以回河為便見公奏不抗既還尚書省以詔
言問利害且謂大河東流為中國之險要自大吳決
由界河入海既壞塘濼又界河淤淺則河必北流注
虜中失險阻之限公奏曰塘濼雖有限胡之名而無
禦寇之實今之塘水又異昔時淺足以褰裳而涉深
足以維舟而濟冬寒水堅尤為坦途如滄州等處商
胡之決即已淤澱今四十二年迄無邊寇之警亦無
人言以為深憂自回河之議起首以此為辭是欲動
朝聽煩聖慮若謂河注虜中失險阻之限是大不然
何者大吳初決水未有歸猶不北去今河流八年矣
入海而迅界河益深誠不宜過慮設有此則中國據
上游北虜豈不慮乘流而擾之乎自古匈奴入寇之
路朝那蕭關雲中朔方定襄鴈門上郡太原右北平
之類無險而不入豈塘濼界河之足限也哉及進對
二聖以公之言然退詣政事堂大臣曰河不去北可
必否公曰累章論列如之何不可又十數日而未定
有議公再上疏極陳其不可且謂　本朝河決必塞
復決未嘗復回於故道也今河行大山之西至于衛
章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趨徒駭分注木門由閻官道
會獨流口入界河東歸于海合禹之蹟前人欲為而
不可得者也元豐以前未有回河之論八年以後乃
有擴議王孝先俞瑾等緣勞以自進邪臣既案視究
見利害而大臣廷議踰月未決臣竊惑之元小吳之
決　先帝神幾春斷不下堂而見萬里之外順天地
高卑之性知百川脈絡之理明詔中出藏在有司大
略以故道於高理不可復更不修塞遠近心服人無
異論今一孝先乃敢妄議已罷修河司以有大費正
孝先理之罪以明典刑既入即降付外詰朝執政奏
事　二聖諭以並罷河役詔下如公奏初欲為是役
調夫費財其用不貲縣官所不能給科率調發出於
六路百餘州之民欲以冀幸不可必成之功姑成之
且有從吳公獨抗議彊排衆論其事乃寢以是為吏
部久不遷五年二月兼侍讀五月除翰林學士時初
詔經筵官遇英講讀畢留對公首進言分别邪正自
古所難惟察言觀行考其事實所謂正直之人或天
資亮直或家世忠義或有志報國或自立名節所
謂姦邪之人或逢迎上意或希合權貴或性識傾僻
或異望寵利凡此二端其情非一不可徧舉於是疏
其條目導人主以某事者為公正某事者為姦邪以
數相反凡二十條願留聖意推此事類以觀人情則

邪正可分而聰明無惑矣　上深嘉納公每進讀凡
所以啟迪人主皆仁義之意與夫前古治亂安危之
迹其說以修身正心任賢容諫慎賞罰重守長勸農
桑安邊恤民為要皆見於章疏至於造膝而啟必反
覆陳之歲旱以　仁宗寶訓三事進且請詔臣僚直
言得失罷五月朔視朝以避正殿詔太官減膳以示
貶損又曰因災異求直言　仁宗聖謨也　陛下即
位之始嘗降詔求言逮今五六年一日萬幾四海九
州之廣豈無一夫不獲一事失當形於人言從而修
之下可以感人心上可以消天變可不務乎高麗晏
入貢所在不無煩擾公奏待之之禮宜損於前俟其
欲辭勿復留止且不遣殺使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
以安遠為令德不以來遠寵虛名知元祐六年貢舉
奏罷參詳官除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始事留獄
無慮千人公審覈精敏未及月廷無留事尤為開封
者多略細務公獨省民事如他州日閱牒訴五百號
未盡五月盜賊衰爭訟息獄無繫者僚屬請以圄空
言公曰千里之緐而無一人之獄此　上德所格豈
守臣之功邪固辭不聽復召入翰林兼侍讀轉對後
祖宗故事幸國子監謁文宣王召儒臣講說詩　上

說學從之七年六月拜中書侍郎即輔政知無不為
是歲郊祀禮官議合祭以昊天有成命為言公曰
先帝定南北郊辨天地之祀此三代之禮也柰何復
欲合祭於圜丘乎昊天有成命乃祀天祭地皆歌此
詩故曰郊祀天地亦如噫嘻春下祈穀于上帝豈春
夏亦合為一祭也哉三省樞府凡八人惟公獨為是
說爭論不已公曰非天子不議禮諸公豈可輕變邪
久之辨於　上始郊祀宜並見天地公乃已熙河帥
范育累奏阿里骨酷暴且久病族帳怨叛願降附乞
招納河南八族開拓數千里之地坐獲數千萬之衆
大臣欲從之公力爭言於　上曰中國納夷狄之叛
理固不順今阿里骨未有過溫溪心輩叛去未可知
若發兵應援先伐阿里骨降者不能必而無釁者先
動矣大臣曰外事不可遙度姑使專之而責其成功
公曰此雖漢武聞之亦不為也初公在翰林范育請
以趙純忠節度青唐代阿里骨如拒抗即討之公奏
曰彼自相殘以來求哀當從而綏之示我恩信此守
在四夷之道豈可遣人刺候闚有離貳遂選置蕃官
而代之邪安得聽順而受代也臣恐邊臣之功未必
是變從啟夏國侵尋之隙狼子不伏之心及是再請

公獨不從其後八族竟無降者而阿里骨恭順如前日青又奏進築女遮納迷結珠龍川三城大臣難其謀樞府亦欲連書以上公曰此必爭之地我既城之賊馬時出侵民豈得安全後欲棄之則城費已甚必不可與邊禍何時而息凡板築之初蕃寇衝突勝敗未可知邪公於禦邊不欲生事上多開納水官陰田為河之患討增堤坊進緯埽固守前議又奏曰水官壅還北流歲月既久北流漏迅安得不激射東赴東流而東流不能吞納為禍必轉大不數月東流決清豐復北入内黄而德清軍實被水患如公言公罷政之明年朝廷又命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井亮采同案視亦無易公之說距公初使凡八年右相燕公猶留除書以言者罷公曰同有也責不可追燕公制下即待罪累章請補外以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徙知河陽河南寢疾薨士大夫知公者莫不哭之慟公天資純良内剛外和始筮仕慨然有經濟之意及在言職歷侍從位廊廟所言所行必窮盡義理好賢樂善以人才為急聞一善喜若己有性清約好施與自奉養如寒士而親戚族屬之貧者喪葬嫁娶必待而後舉與人交始終如一立朝有本末要之至誠

而已常語人曰吾於朋友未嘗為欺也況事君乎平生不畏彊禦故多忤權勢無左右之助及大用數可否事論議不少貶以是不朞歲而罷好學終身不釋卷經術尤長於詩文章精醇典麗有古人風氣格所著詩傳二十卷文集五十卷内制集五卷外制集三卷奏議十卷娶趙氏屯田郎中贈金紫光祿大夫宗古之女追封蜀郡夫人再娶宋氏職方員外郎端平之女追封蜀郡夫人亡子祖德右宣德郎勾當京東下卸司祖修右承務郎勾當嵩山崇福宮祖述右承奉郎勾當西京糧料院祖義雄州軍事推官知開府祥符縣丞皆謹厚而文祖德祖述屢薦試禮部祖義登進士第祖和右承奉郎祖臨祖言未官皆幼一女長適鄧州司法參軍解子聨次未嫁孫男十三人澤浞漢決測洌咸潛纖滌液濬激女十一人前葬大學侍士杜敏求狀公行事將上之太常史官諸孤請銘諸孃中祖禹少受學於公先公深友愛常曰次季父所為皆可法 上之視學祖禹與勸講迩英及公入侍祖禹固避不獲命父子先後讀講或同進對獻納左右公既輔政祖禹繼召為學士懇避得請公出藩上恩復中前命與公同奉内朝凡五年及出守陝將

者公于各高堯訃至何痛如之惟古之君子論譔其
前人之美而銘之使世乃振杜君之狀取其繁朝廷
大者傳信紀實不溢不誣哭而銘曰
惟我范氏陶唐之裔自蜀成都世顯以儒公來造庭
英祖親策言人所難帝奬其直入補衮職 神考欽
明蹇蹇匪躬帝諒其誠置諸左史以遺 聖嗣乃賛
書命乃議祥刑必本于仁必正于經河決而北朔方
其害 二聖命公往視所宜行其無事惟禹是師數
文禁林入侍經幄辨别忠邪以裨 聖學中書基命
考慎其人登戴厚司帝属良臣公拜稽首惟艱于莅
在始慎微底紀不隳事有可否惟獻替之秉義執德
匪石不移入輔出藩四國其治天奪之年不究厥位
有洛之南貴惟王中刻銘幽宫以詔無窮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四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五

皇族墓誌銘

保州防禦使贈崇信軍節度使房國公墓誌銘

公諱仲洽字景和曾祖魏王元佐 太宗之子祖允
升平陽郡王考宗回崇信軍節度觀察留後漢東郡
公妣李氏隴西郡君公幼聰敏謹重不妄語笑初賜
名授太子右内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
衛將軍求師擇友專精於詩書積十餘年或勸其就
試於有司公曰讀書學古足以治吾身而已安可干
國之貴和改右監門衛大將軍領昌州刺史漢東捐
館居喪哭泣幾失明遷均州團練使丁母憂號毀聞
者傷之乞守墳百日宗正以例不許公晝長子上賭
以狀詣丞相府力請朝廷憫其懇切從之遂為定制
宗室守墳自公始於是代處墓次布衣蔬食至卒哭
則形體殆無人色咸稱其孝制詔曰衛恤既久善喪
有聞 今上即位遷右金吾衛大將軍潤州防禦使
改領保州刺史本州防禦使元祐七年十月十四日
卒年五十有三遺命薄葬贈崇信軍節度使房國公
公天資儉約無所嗜好家多藏書手不釋卷雖居

私室必歛衽正席內外肅然無敢犯者奉朝請四十餘年未嘗有小失娶王氏封和正郡君贈中書令秦王審琦之曾孫先公九年卒和政事舅姑以孝聞嘗劉股愈姑之疾論者以配公之德爲宜四男一娶七曰士瞻右內率府副率曰士僕曰士糺皆左班殿直十女三早亡長適左班殿直劉建中次適左侍禁劉佃次適承務郎樊彥和次適田珣次適丑元叔次適范陶皆三班奉職餘在室孫男四人女一人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翼翼房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性孝性恭稽其德行宗室曾閔子孫不忘萬石之謹

右金吾衛大將軍原州防禦使墓誌銘

公諱世俊字希靜曾祖德芳楚康惠王祖惟能集慶軍節度觀察留後南康郡公父從賁鄧州觀察使南陽侯母會稽郡夫人康氏所生母陸氏封安福縣太君初賜名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衛州刺史右羽林軍大將軍吉州團練使坐累非自犯奪官二等未幾還一等官又數年復舊官遷右金吾衛大將軍原州防禦使公性剛嚴治家整肅事親孝事長順發言質直無所阿曲留意圖史通尚書大義仁宗嘗賜御書十二軸有忠孝世俊字希靜七字公書集　三聖宸筆草字兩進于　上羅賚金帛元祐二年十月葵安福君柩來墓次冒寒感疾明年四月八日卒年五十有四娶姚氏右千牛衛上將軍宗望之女封河東縣君十二男曰令匹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曰令遑贈徐州觀察使曰令介太子右內率府副率皆卒曰令洤右侍禁曰令宁左班殿直監常州鹽稅七人皆未賜名而卒女十五人長適右侍禁郭譯次適東頭供奉官姚彥輔次適奉職張敦皆卒次適內殿承制陳仲立次適故侍右禁劉侯次適蘄舒州桐城縣主簿張邦次適三班奉職史厚錫次適奉職耿之常六人在室而亡一人幼在室孫男六人曰子謙三班奉職次皆幼孫女七人長適奉職袁衡次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仁皇手札以寵宗親公得之多禮異群臣推其忠孝行本諸身

右監門衛大將軍贈眉州防禦使追封通義侯墓誌銘

侯諱仲科字師哲魯恭靖王元份之曾孫信安僖簡

王允寧之孫韓崇思王宗誨之第八子母韓國夫人
馮氏所生母仁和縣太君閻氏初賜名授右內率府
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
將軍侯少好學通五經專治尚書以喪服未嘗一試
孝敬友悌性寬厚樂施予侍韓王夫人疾衣不解帶
者各踰旬洎居喪致哀如禮所生母卒以毀得疾元
祐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卒年三十有二娶劉氏皇城
使永吉之女也封嘉興縣君二男曰士沘曰士阱皆
左班殿直女一人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
銘曰
振振宗子孝敬友悌刻意藝文曾未一試從祔九原
永脩此志

右金吾衛大將軍慶州防禦使墓誌銘

公諱令岩字曼叔曾祖惟忠贈彰化軍節度觀察留
後舒國公祖從藹贈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韓國公
父世本贈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彭城郡公母張氏安
定縣君初賜名補率府副率累遷鳳州團練使慶州
防禦使卒於元祐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年四十有四
公性聰敏好學博通群書喜為詩不尚華采初葬彭
城公有司穿壙於陰穴既畢而公知之累表請改卜
朝廷以既定不可易特置角堠以識其名母夫人疾
棄必親嘗而後進居喪毀瘠哀乞廬墓遂感疾而終
娶吳氏封永福縣君九男曰子詮率府副率曰子隆
右班殿直曰子遵三班奉職曰子遡子適未仕餘皆
夭十女太和縣令吳罕右班殿直張求錫右班殿直
陳頤三班借職李頎三班奉職吳拔其壻也二在室
三蚤亡孫女三人二蚤夭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
安縣銘曰
生於軒冕樂在名教君子之行維民則效系此銘詩
以彰純孝

右武衛大將軍吉州團練使墓誌銘

侯諱令瞿字師聖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曾
孫定州觀察使博陵侯從賛之孫右屯衛大將軍世
鎮之子母長安縣君周氏初賜名補率府副率歷右
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
衛大將軍和州刺史吉州團練使元祐四年四月九
日卒于昭化坊私第年三十有八侯幼時事母以孝
聞好學博通經史善為歌詩工筆札宗室碑刻多請
侯書娶郭氏封太康縣君一男曰子完三班奉職二
女適三班奉職梁允明三班借職張克侁故進士王

舜欽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昔漢東平為善以顯惟侯克孝文藝勉勉而克庸顯
喪此邦彥

右武衛大將軍秀州團練使墓誌銘

侯諱全鐃字君則彰化軍節度使許國公惟忠之曾
孫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孫武寧軍節度觀察
留後魯國公世規之子母涇陽縣君和氏初賜名補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
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澤州刺史秀州
團練使初魯公嚳望為宗室一時之冠處身正家悉
有法度每聞昕鼓必先至學館族人無敢後者 英
宗建宮學取以為法侯克紹先德敦厚莊謹不妄言
笑好讀書篤志于學性尚儉素居處苟完而已治家
以嚴中外敬憚子孫在側雖閒燕必立拱手平居終
日容貌端肅魯公薨執喪哀毀元豐中兩乞試以脊
服不得就元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卒年四十有
三娶劉氏封永泰縣君五男曰子綏右班殿直曰子
絳三班奉職曰子維曰子縝曰子綽九女左班殿直
李球張濟右班殿直王澈左班殿直孟滋太廟齋郎
王子充其婿也孟氏女蚤卒四在室孫女一人九年

有法度每聞昕鼓必先至學館族人無敢後者 英
宗建宮學取以為法侯克紹先德敦厚莊謹不妄言
笑好讀書篤志于學性尚儉素居處苟完而已治家
以嚴中外敬憚子孫在側雖閒燕必立拱手平居終
日容貌端肅魯公薨執喪哀毀元豐中兩乞試以脊
服不得就元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卒年四十有
三娶劉氏封永泰縣君五男曰子綏右班殿直曰子
絳三班奉職曰子維曰子縝曰子綽九女左班殿直
李球張濟右班殿直王澈左班殿直孟滋太廟齋郎
王子充其婿也孟氏女蚤卒四在室孫女一人九年

除監進奏院改今名 今上登極轉朝奉郎簽書鎮
海軍判官遷朝散郎通判亳州轉左朝請郎君幼不
戲弄長嗜書力學不倦每廢宮卯思有所效用其材
神宗之初許宗室補外官應召試學士院換文資初
至北京人謂宗子長于富貴必不事事君諸慎廉勤
過於異素監司交薦之丁開府憂既除喪家財一毫
不取或以為言君曰吾不忍父母沒而與兄弟競財
也歷官十五年所居見稱性無他好雖在職未嘗廢
書歷代史皆手抄精筆札工篆籀善為尺牘而恬於
勢利未嘗謁公卿之門人或勸之君曰富貴儻有不

假妄求命若止此求之何益聞者賢之元祐七年二
月二十八日卒于亳州官舍年四十有一娶田氏贈
太師中書令欽祚之孫女封秀容縣君二男曰子意
業進士次發夭四女長適成安主簿滑廷年一在室
二發七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祖宗以來不假名器公族異材終老不試 先帝稽
古試以吏事君以文學始愈獨仕命不可延亦遂其
志

左班殿直墓誌銘

君諱士𢢍字信之鎮江節度使郇國公允成之曾孫
容州觀察使宗懦之孫右監門衛大將軍坊州刺史
仲午之子母福昌縣君王氏以父蔭補右班殿直改
左班少涉學頗能詩性有巧思監和州暘津監酒稅
勤於吏職未幾隸增羨元祐八年六月七日卒年二
十有五娶王氏三男一女皆幼二月己酉葬河南永
安縣銘曰
吏事惟勤緣飾以文壽雖不遐亦克有聞

左班殿直墓誌銘

君諱令[illegible]集慶軍節度觀察留後惟能之曾孫保靜
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遂寧郡王從古之孫
右監門衛大將軍嘉州刺史世設之子母永嘉縣君
程氏初賜名補授右班殿直改左班補外任監郿城
酒稅元祐六年六月七日卒於官年二十娶田氏九
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振振王孫試吏以勤既官而隕未克有聞

右侍禁妻王氏墓誌銘

君王氏開封人曾祖亮洛苑使祖祭西頭供奉官父
後供備庫副使母壽安縣君趙氏君既笄適宗室右
侍禁令組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卒年十八君資
性柔明服勤婦道善於女工不妄笑語撿身以禮居
家以儉事上接下爲人所稱二男曰子權次未名
一女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宜其家室惟儉以勤年則不永婦德有聞

安化軍節度使榮國公妻馮翊縣君郭氏
墓誌銘

夫人郭氏曾祖妥贈保順軍節度使祖守信贈右監
門衛將軍考琛贈左領軍衛將軍夫人年十六適安
化軍節度使榮國安恪公仲玘封馮翊縣君事舅姑
晨昏有常節接夫相敬如賓榮公薨醫其資裝盡禮
以葬撫育諸子隆於慈愛而其情均一子士汸將赴

宦亳州夫人與之訣曰吾不復見汝矣左右皆恠之
不一月而感疾元祐二年五月十八日卒享五十有
四五男曰士佖蚤卒贈右屯衛將軍曰士歸右武衛
大將軍嘉州刺史曰士㬚右武衛大將軍媯州刺史
曰士彫右監門率府率卒曰士汭右侍禁三女長適
東頭供奉官田良彥次適右班殿直唐振次適假承
務郎周謹孫男五人曰不疑右監門率府率曰不佞
未仕曰不悔曰不厭皆三班奉職次未名孫女十人
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為婦孝敬為母慈愛子孫詵詵福祿未艾宜享眉壽
養不可恃

華州觀察使妻永福縣君郭氏墓誌銘

君郭氏唐尚父子儀之後曾祖守信贈太傅祖世隆
贈太子少師父承顏贈左清道率府率年二十適華
州觀察使仲寂入門而娣姒皆喜愛饋而舅姑交慶
觀察捐館守孀育孤凡二十年左右媵侍常假以顏
色內外親戚不覺有薄厚御僕使治居第皆有條理
宗族稱之多取法焉元祐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卒年
四十有五五男長蚤卒曰士衆右監門率府率卒贈
左領軍曰士綿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刺史以力學
登科第曰士箪士僚皆右侍禁居官有稱皆君之善
教云五女長適左侍禁王植次適節度推官王璋次
幼亡次適左班殿直霍祥卒次適假承郎務陳敏求
孫男四人曰不違曰不虛皆三班奉職餘未仕孫女
八人長適三班借職朱輔國餘皆幼九年二月己酉
葬河南府永安縣銘曰
尚父在唐功格于天韋延厥後其慶綿綿歸于公族
宜其家室為父為母皆可矜式

右監門衛大將軍妻長安縣君尉氏墓誌銘

君尉氏曾祖興四廂都虞候贈太師祖昭敏殿前都
指揮使贈太師中書令考保用東染院副使贈左領
軍上將軍君幼喪父母萬年縣君李氏攜之改嫁宋
氏既笄歸監門衛大將軍贈懷州防御使河內侯仲
謀封長安縣君河內侯好學構閣於邸中以藏書君
助而成之闢別院樂聲則曰淫哇之音吾家不可有
也河內侯卒君教諸子專以經史斥去服御華靡數
尚儉素以至終身元祐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卒年五
十男六人曰士見右監門率府率卒曰士奄右監門
衛大將軍次蚤亡曰士珹右內率府副率卒次二人

蚤亡六女長適西頭供奉官彭珪次適左侍禁曹布
仲次蚤亡次適河清主簿揚元振次適順陽縣尉任
緯次適莒縣尉夏琦孫男六人曰不儆三班奉職曰
不忮曰不求卒曰不撓曰不屈曰不妄卒孫女二人
皆蚤夭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助夫藏書恐鄰好樂以此治家勤儉素樸思古賢淑
九原可作

右監門衛大將軍妻長壽縣君李氏墓誌
銘

君李氏開封人曾祖繼隆贈太師尚書令楚國公祖
昭亮贈太師尚書令宗國公考惟賞右騏驥副使母
曹氏縣郡君君幼孫鞠於兄嫂性和靜處於閨室雖
姻戚罕獲見自懷幼失怙恃每時節忌日哀號不食
家人稱其孝年二十歸右監門衛大將軍仲戩奉其
姑榮國夫人盡婦道居夫室未嘗屬聲宗族踐感交
譽其美元祐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卒年二十有四一
男曰士位右班殿直七女皆幼九年十月己酉葬河
南永安縣銘曰
顯顯令族作配宜家孝敬叔慎壽考弗遐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妻張氏墓誌銘

君張氏浚儀人曾祖克封贈太師祖化基觀察使考
守素國子博士君幼孫養于伯父左藏庫使守誠伯
母宜春縣主性孝謹伯父母愛之過於己女年十八
歸太子右監門率府率仲璣事舅姑盡禮與家人上
下雍睦率府好學君常勉之治家有法服用節儉女
工不矜巧婦容不尚修居則嚴整淡如也元祐八年
五月十四日卒年二十有七四男曰士沐士潹皆右
班殿直二未賜名五女四尚幼第二女蚤夭九年二
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婦有四德持以靜壽宜享遐壽云胡不延

右武衛大將軍康州團練使妻安平縣君
江氏墓誌銘

君江氏開封人曾祖文濤儀鸞副使祖現揚州司理
參軍父惟善西頭供奉官年十六歸右武衛大將軍
康州團練使士說封平安縣君與康州皆好佛書悟
空理辨實異處外世事屏紛華以清靜為樂及疾家
人出珠璣錦繡之服將為斂具君却之易以常服乃
受元祐五年六月八日卒年三十有六二男曰不溢
曰不匱皆右班殿直二女長適進士李絳次幼九年
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婦道專靜亦克盡性爲纉弗奉其終以正

曰

爲婦孝敬爲母均一是惟可銘以賁幽室

右監門衛大將軍吉州刺史妻安福縣君

王氏墓誌銘

君王氏開封人曾祖承休贈左金吾衛上將軍祖世範左驍衛將軍父克敦內殿承制母杜氏永和縣君年十五歸青州觀察使仲覽之子士戴爲介婦與其姒協力治內事奉舅姑孝敬接姻族柔順待夫以禮而敎睦御妾以嚴而不忌奉身以約而不華元祐五年十二月乙日卒年二十有八五男曰不僭蚤卒曰不僾三班奉職曰不攅曰不依曰不作皆幼二女長在室次蚤夭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宜其宗家惟孝以勤弗克壽考婦德有聞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五

右武衛大將軍榮州刺史妻大寧縣君花

氏墓誌銘

君花氏開封人父永安左班殿直君年十八適右武衛大將軍榮州刺史令晝爲繼室封大寧縣君事舅姑孝謹奉祭祀嚴敬接族人以睦爲繼母以慈宗室稱焉元祐八年五月十日卒年二十有七五男曰子建三班奉職卒曰子延三班奉職次蚤夭曰子佐曰子集七女皆在室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六

皇族墓誌銘二

左承議郎妻榮德縣君宋氏墓誌銘

君宋氏七世祖太子太師蔡國公彥筠有功於五代時退老及國初爲開封人曾祖文質贈左屯衛將軍祖世寧西頭供奉官考良肱左侍禁君年十八適太子右監門率府率令特賜霞帔服率府少孤貧力學欲以立名君悉捐簪珥貿帨易書史輔成其志元豐初禁士子婚宗室甚率府表乞就學外第宗老太人皆不欲率府不敢違君力勸之乃得出諸常與姓來者厚具待之客不知其貧未幾疾革聞太宗正方審察率府又藝上朝廷謂宗人曰延吾數日聞君命足矣卒年二十有一實元豐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既卒東府召試秘書省中等换授通直郎賜五品服今爲左承議郎光祿寺丞追封榮德縣君君性靜慧喜翰墨博通浮屠書戒家人不殺生物初舉君族人會廟中有以侈服相尚者君曰新婦家故薄今奉婿姑縫衣裳外不敢及其他也由是尊老皆敬之教諸女諸婦必以君爲言侍姑壽光太夫人四年恭恪無閒言一男曰志女元阿秀後君一年卒元祐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樂羊斷織勉夫以學聞君之風死者可作如彼稽曰勤而弗穫

左班殿直妻王氏墓誌銘

君王氏父德用杭州助教母張氏年十六適左班殿直士叱性柔淑奉舅姑惟勤能睦其族人精於音律女工之事元祐五年三月十五日卒年一十九男蚤夭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作嬪于宗孝敬睦婣云何不淑蚤隕厥身

左班殿直妻魏氏墓誌銘

君魏氏曾祖昺贈左衛大將軍祖處約贈左金吾衛上將軍父孝祥左藏庫副使母趙氏平原縣君君既笄適宗屬左班殿直士積元祐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卒年二十四一女始三歲矣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懿彼魏姬柔靜順專胡嗇其壽陪祔新阡

右千牛衛將軍妻王氏墓誌銘

君王氏開封人曾祖士安祖諫左班殿直父益試將監主簿母張氏歸右千牛衛將軍令劭賜霞帔服性溫恭節儉奉身不華主中饋戒殺生物元祐二年七

月三日卒年一十有二一男一女皆幼九年二月己
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作嬪宗家約禮無華心不違仁壽胡弗遐

右武衛大將軍賀州刺史墓誌銘

侯諱世資字承之越懿王德昭之曾孫鄆國公惟忠
之孫楚國安僖公從信第三十四子母孫氏贈冨陽
郡君所生母王氏贈永寧縣太君初賜名補太子右
內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
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賀州刺史侯少聰慧長
而敏學長於詩書 英宗選置諸宮學官立大小學
限以年能記誦試合格者始遷太學得預聽書將多
以大宗正司之試爲艱故雖年長者往往多在小學
侯尚幼皆應格於是宗室勸勵執經者衆矣 神宗
選宗子執事太廟衆皆推讓冊侯獨以選攝太祝寢
疾誡其子曰吾雖無奇節亦自有無大過汝曹愼勿
以冨貴自驕元祐七年三月十二日卒年四十有一
初娶李氏振武軍節度使璋之女封仁和縣君再娶
賈氏供備庫使世京之女封崇德縣君七男曰令鍇
曰令瓚皆右班殿直曰令夸左班殿直曰令鈃右班
殿直三人未名五女三人蚤卒二在室九年二月己
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於皇 神考求世先孝相維宗子駿奔在廟平陽冊
祝維德馨香肅恭神人令聞不忘

右武衛大將軍嘉州刺史墓誌銘

侯諱世職字叔良越懿王德昭之曾孫彰化軍節度
使舒國公惟忠之孫保寧軍節度使楚國安僖公從
信之第二十六子母孫氏冨陽郡君所生母徐氏太
寧縣太君初賜名補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
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嘉州
刺史侯性警敏髫齔就學宗藩器之年十二安僖公
嘗會宮傅侯侍坐屢戲之曰聞好讀書有何事侯即
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安僖公深嗟賞及長無侈
靡玩好之欲聚書至千餘帙名儒碩學之士多從之
游趣尚淸遠不屑世務志在多識前言往行經籍自
娛而已冨陽夫人疾亟侍藥衣不解帶灼臂濯頂禱
祈備至由是崇信佛教深戒殺生居喪哀毁骨立及
葬遇大雪跣扶柩行數十里哀感行路晩而好禪宗
之學棲心直寂不復如輩超然有遺俗之意爲贊頌
至二三百篇曰通明集元祐元年閏二月二十日卒
年三十有九支體柔弱如生內外異之娶陳氏南康

王洪進之裔右侍禁宗誨之女封壽安縣君自寡居
不御脂澤常服大練非祭祀賓客酒肉不陳於前送
迎不踰閾能守侯之家法四男長未賜名卒曰令流
曰令丙並右班殿直蚤卒曰令玕左班殿直九女亡
者四人第二女適陳寧之次適王正臣第五女適王
存皆三班奉職一在室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
縣銘曰
亹亹東陽敏學而文惟孝惟忠事父事君非茍知之
亦行之勤刑于室家壼範有聞
右武衛大將軍康州防禦使墓誌銘
公諱仝倫字順之彰信軍節度使英國公惟憲之曾
孫全州觀察使新興侯從郇之孫虔州觀察使南康
侯世英之子母王氏河南縣君初賜名補太子右內
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
衛大將軍濮州刺史右武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康
州防禦使公幼而穎悟喜讀書不好美勤靜語默如
成人居父喪哀毀瘠過制事母以孝聞夙夜強學日
誦數百言書無所不觀尤工律詩肄業之餘間以習
射 仁宗嘗試賜弓矢以寵之御家有法閨門嚴肅
爲人尤厚詳雅趨進應對從容可觀天資清約飲食
衣服不事華侈及祭祀賓客則致其豐美素嗜唐史
成誦嘗語諸子曰汝曹將補外官當務清白競慎勿
爲諂佞貪污吾每觀李勉林甫之行事正邪如白黑
誠宗臣之鑑戒也元祐八年五月壬寅卒年四十有
九娶安氏封安福縣君十一男曰子西右監門衛大
將軍秀州刺史次未名而卒曰子壽左班殿直曰子
覃右班殿直曰子平子貢並蚤卒曰子亞子霖並三
班奉職曰子工子丙子亘皆蚤夭九女長適左班殿
直王晃次適左侍禁張宗晟次適左班殿直王億次
適右班殿直倪圭次適右班殿直張堯和次三人蚤
卒一幼在室孫男三人旁冏左班殿直旁轄旁廸未
仕孫女二人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彬彬公子敏學而藝 帝錫弓矢嘗抑分器尚論古
人以詒子弟厥鑑不遠在唐之世
右千牛衛將軍妻劉氏墓誌銘
君劉氏開封人曾祖懷懿南作坊副使祖用和閤門
祗候贈左千牛衛將軍父漢卿內殿崇班母崇德縣
君趙氏年十五適右千牛衛將軍令振奉舅姑盡婦
道事夫以禮閨門雍睦元祐二年正月癸亥卒年二
十有一二女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

曰
士會適秦其處為劉遠逸厥後有媛公侯暐暐其榮
忽捲諸幽

皇城使榮州團練使墓誌銘

侯諱仲縡字子儀魏恭憲王元佐之曾孫冀國公允信之孫祁國公宗說之子母張氏封清河縣君初賜名補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歷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慶州刺使西作坊使左騏驥使皇城使榮州團練使侯好學不事豪靡為人坦恵睦於宗族博物多能技藝無所不通熙寧中詔宗子服屬疏遠者得補外官授曹州兵馬都監仕爲除許州兵馬鈐轄又歷鄆潁二州曹素多盜侯設方計晳捕盜發擿得姦使去無留患人賴以安許有殺一家數人而亡去吏不能得侯遂捕指其家執之曰此殺人者也驗之果服在鄆及潁前後守將及部使者以事諉之類得辦治故多薦之者行營場闕軍士會天寒疾作不必報元祐二年正月癸亥卒於潁之官舍年五十贈容州觀察使追封高密侯娶劉氏封安縣君繼室錢氏封仁和縣君八男曰士冰曰士兢皆兩京左藏庫使曰士悲莊宅副使曰士訏右侍禁曰士捋左班殿直餘蚤卒九女長適內殿崇班程保民次適右侍禁彭寅次適西頭供奉官劉公亮次適曹州濟陰縣主簿顏幾道次適三班奉職應發一在室餘蚤卒孫男十三人不執不疑皆三班奉職不惑不輕皆三班借職不輟不慈不悔不茹不倦不倫不傳不隊未仕孫女七人曾孫男一人善致曾孫女一人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矯矯公子出而試吏智則有餘莫不辦治夙夜匪懈
以身徇公卒為宗藩有賁其終

右監門衛大將軍妻王氏墓誌銘

君王氏京師人曾祖充基贈驍衛上將軍祖詡文思副使父瞳東頭供奉官母趙氏君端麗聰穎喜讀書善為歌詩精於筆札父常奇之年十六適北海郡王之子右監門衛大將軍仲增內外宗族莫不宜之父監適州酒稅君出送悲泣而返數日不食憂思感疾元祐元年四月癸巳卒年二十男女各一人皆夭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夫豈不思自約以禮之子于
歸出祖其親卒以憂隕觀過知仁

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東陽郡王墓

誌銘

王諱仲䏶字子華曾祖曹恭靖王祖濮安懿王考沂
國公宗詠王沂公長子也母杜氏河南郡夫人初賜
名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歷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
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康州刺史忠州團
練使濮王三夫人祔濮園預從行還拜潭州觀察使
今上即位遷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初杜夫人娠王
七月而生幼多疾不好弄及長儀質端謹性寬而和
事上知禮節居家不妄言笑既富且貴奉己尤儉約
無聲樂妓妾玩好嗜欲一不以經心平居掃一室終
日生寢其間幽閒闃寂常人所不堪王處之泊如也
或勸王曰身為侯伯屬籍親近而所養太薄奚至自
若如此邪王正色曰世人有不免飢寒者吾為宗室
賴祖宗之德致位豐顯其獲溫飽為幸厚矣安可
為侈汰之事哉每朝廷加官錫賚命既下王撫然曰
我不幸有負薪之疾力不足以奉朝請高爵重祿自
取便安取死有餘責矣元祐元年七月病劇以聞
天子命中貴人挾太醫診治太皇太后撫問尤至癸
酉薨年四十有五兩宮傷悼遣內人致奠賻錫加
等贈保寧軍節度使追封東陽郡王命入內省供奉
官句當御藥院梁惟簡典治喪事八月乙丑具鹵簿
鼓吹出殯于城北資恩佛祠再娶夫人郭氏王氏皆
無出終以無嗣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濮國子孫蕃衍而昌沂卒于公以啟東陽猗嗟東陽
幼極于病澹泊無欲安以順命寵至而懼居逸而憂
流連荒亡爾公爾侯四十五終兩宮所悼孰如王
賢而不苟老王雖無子宗不絕世琢石有文以詔來
裔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妻呂氏墓誌銘

君呂氏開封人曾祖祐之贈司徒祖士隆贈工部侍
郎考蒙吉太子中舍母伊氏適太子右內率府副率
子啟事舅彭城公以孝和其夫族以莊歲時祭祀躬
執饌內外親族稱為賢婦彭城公薨居喪盡禮元祐
二年六月丁酉卒年二十有三溫恭柔惠寡於言笑
未嘗以喜怒形顏色精於女工誦書歌詩筆札音律
不學而能二子曰伯勇舉進士曰伯適蚤亡一女亦
夭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行潦之藻季蘭尸之寘諸宗室神實饗之庶聞其風
命乙亡之

三班奉職墓誌銘

君諱子琦字韞之宣州觀察使宣城侯從謹之曾孫保寧軍節度使昌國公世享之孫文州團練使令衹之子母平原縣君陳氏以父任為三班借職遷奉職監汝州都作院性孝謹平居深默似不能言而臨事明敏居官夙夜勤職遠家庭數百里畏慎常若在旁元祐八年七月庚子卒年二十有三娶史氏供奉官永年之女男女各一人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其來也孰與之其去也孰奪之宜壽而夭維世之悲

三班奉職妻史氏墓誌銘

君史氏開封人曾祖達左金吾衛大將軍祖青右領軍衛大將軍父永年西頭供奉官母王氏年十九歸文州團練使之子三班奉職子琦事舅如父佐夫以法度不敢懈才六月而卒實元祐六年五月癸未九年上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母結其縭夫脫其纓如挽之華蕢實未成

右金吾衛大將軍袁州防禦使贈安武軍節度觀察留後信都郡公墓誌銘

公諱世繁字約之曾祖德昭越懿王祖惟正同安郡王考從讜同州觀察使馮翊侯母襄國夫人符氏初賜名補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嘉州刺史台州團練使右金吾衛大將軍袁州防禦使元祐元年十一月癸酉薨年四十有五公幼孤嶷嶷能自立趣操不群長而好學嗜書史黃老百家之言無所不觀善歌詩得風人古雅之思嘉祐中上巳　仁宗賜宗室宴命射屋中的受賞賚　仁宗御書守信義不巧作好碩學精六藝十二字以賜之公持心近厚喜忠孝常戒子弟以燕語無臧否人物當自顧何如爾有以是非言者必艴然卻之或曰豈以為妄耶公曰人之言雖真偽雜出大抵生於愛憎之變吾不願聞也有隸卒喪母貧無以葬竊公白金以為送其公捕得之買金而釋其罪語人曰吾不欲以金傷孝子之意所受祿均贍族人之孤遺者率常無餘襄國夫人喪既殯與昆弟表乞廬于嵗室卒哭而返著忠孝錄五卷有歌詩十卷夫人和氏故相凝之後六子曰令囧右武衛大將軍舒州團練使曰令畋太子右內率府副率蚤亡曰令琬右班殿直次未名卒曰令軆左班殿直次未名卒一女蚤亡孫男四人子昇承務郎簽書涯康軍節度判官次未名卒子溫右班殿直

次末名孫女三人長適三班奉職葛違次蚤亡次幼
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王孫嗜學　仁祖所知賜扎丁寧寵嘉之東平樂
善馬侯戒予寥寥予載公繼其美

右監門率府率贈左領軍衛將軍護軍天
水縣開國子墓誌銘

君諱仲麎字和叔魯恭靖王元份之曾孫濮安懿王
之孫濟陰郡王宗輔之子母惠國夫人裴氏初賜名
補太子右内率府副率遷右監門率府率幼靜默不
為遨嬉既長有志于學丁内艱治喪紀奉祭祀盡心
竭力不得遂其學問之志繼以育母嬰疾累年躬親
藥膳勤苦憂戚傷其生之不幸元祐七年四月戊寅
感疾卒年二十有一娶郭氏生二女皆蚤夭君既没
郭氏服喪盡禮如君之存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
安縣銘曰
濮王之孫濟陰之子志于學問（惟）才之美濯濯嘉禾方
秀而止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六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七

皇族墓誌銘

右武衛大將軍寧州團練使贈襄州觀察
使襄陽侯墓誌銘

侯諱令龜字君寶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曾
孫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孫武寧軍節度觀察
留後魯國公世規之子母涇陽縣君和氏初賜名補
右監門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
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代州刺史寧州團
練使侯（幼）幼聰悟不為兒童戲惟喜筆硯長而好學魯
公愛之不使治他務惟令奉賓客掌辭翰魯公薨
禫而涇陽夫人棄養哀毀幾滅性執喪五
生長富貴深以驕奢為戒志行修潔不斷人知
愛不喜殺生婢僕有疾必躬為拯療不邇聲色好
不倦宗室稱之元祐五年九月庚午卒年四十有四
娶梁氏封和順縣君八男曰子囊右内率府副率蚤
卒曰子買卒贈蘄州防禦使蘄春侯曰子贄左班殿
直曰子賀三班奉職曰子賢曰子贊曰子質曰子貢
六女長適右班殿直李宗奭次適左侍禁劉和卿次
適右侍禁路志行次適涇陽縣尉邢希古二人在室

孫男三人女三人九年二月乙酉葬河南永安縣銘
曰
惟古邦君荒墜厥緒侯不驕溢以守貴富附以韓魏
猶賁歆然凡厥子孫視侯之賢

楚州刺史本州防禦使楚國公贈奉國軍
節度使諡良僖墓誌銘

公諱世恩字君貺曾祖楚康惠王德芳　太祖第三
子祖英國公惟憲考榮安僖王從式母　其
氏礿賜名補太子右内率府副率歷右監門衛率府
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
梅州刺史熙寧七年　神宗命公以潮州刺史楚國
公主康惠王之祀正拜袁州刺史景靈宮奉安　祖
宗神御禮成以康惠繪像恩遷雅州團練使　今上
即位授楚州刺史本州防禦使公幼有成人之量及
長謙沖謹厚動循禮節居家孝友與人愷悌榮王之
喪三年不入寢室不飲酒茹葷元祐元年兄崇信軍
節度使世采卒公哀悼感疾二年四月乙未薨年四
十有七贈奉國軍節度使諡良僖夫人宋氏封永康
縣君八男曰令劭右武衛大將軍濠州刺史次蚤卒
曰令璪右侍禁曰令歠曰令觀皆左班殿直曰令宫
右班殿直蚤卒曰令瑤左班殿直曰令剔右班殿直
蚤卒九女長適故右班殿直宋安國次蚤卒次適左
班殿直范瑞卒次適陳州司法參軍吳瓌卒次三人
蚤卒次二人幼孫男十二人子禍三班奉職子禋右
千牛衛將軍襲楚國公子機三班奉職子禝蚤卒子
祿子稜子球子禮子琰子禪未仕二人幼孫女十人四人
蚤卒六人幼九年二月乙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太祖洪支追王楚邦爰暨良僖啓楚故封禴祠烝嘗
薦其苾香龍袞柘圭以對先王於昱　神宗敦睦繼
絕列聖在天縣縣瓜瓞公多孫子仁壽之祉乃公
乃侯世奉楚祀

右班奉職妻安氏墓誌銘

君安氏開封人曾祖靖贈太子右内率府副率祖居
簡供備庫副使父吳左班殿直母馬氏歸宗室三班
奉職子瓔君在家孝於親順於長巧於女功及適趙
氏事舅如父母奉夫如長上内外親屬無不得其懽
心平居下氣怡聲未嘗忤物宗族每娶婦輙指爲法
式奉職官溧州君内治家事祭祀賓客必竭其力或
捐脂澤奩具以佐賙急故奉職入官未幾衆翕然稱
之元祐八年十二月辛酉卒年二十有五一男一女

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婦無攸遂是職中饋克相其夫以濟外事宜壽而夭
永齎厥志

右監門衛大將軍贈博州防禦使博平侯
墓誌銘

侯諱令騆字希才永清軍節度使觀察留後安定郡
公惟和之曾孫寧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宣城郡公從
審之孫右屯衛大將軍世仍之子母安福縣君潘氏
初賜名補右內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
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侯幼喪父號毀族人幾不
忍聞當祭感存具之不豐約日費甘脆饈以奉先祀
如其志乃語人曰某之願足矣事母以孝聞從師受
書易好學不倦爲詞章雅麗清新美風姿善筆札隸
字尤得古法娶朝散郎劉革之女先卒貴戚求婚預
言資送鉅萬侯曰娶妻以爲宗事非爲利也將再娶
妻之妹或曰彼貧而陋侯曰貧陋而賢此吾所述也
將納采元祐二年四月丁亥卒年二十有五一男曰
子侃三班奉職一女在室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
安縣銘曰
藝而有文宗子之秀天畀之明而嗇其壽惟其不享
以利厥後

右武衛大將軍舒州刺史贈明州觀察使
追封奉化侯墓誌銘

侯諱令愔字和叔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曾
孫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韓國公從藹之孫均州防
禦使武當侯世宣之子母普寧郡太君張氏初賜名
補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
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舒州刺史性
孝友厚重不妄發語居家謹嚴接人謙恭口不言人
過失好讀書初寒盛暑不少怠爲篇章操紙筆立成
音律奕射之藝無不通喜賙人之急屬疾普寧夫人
每往視之侯恐貽母憂雖至困强怡悅未嘗言疾苦
元祐二年三月丙子卒於顯仁坊私第年三十三娶
王氏　壽縣君七男曰子勵三班奉職曰子威右班
殿直曰子隱三班奉職曰子奎子彙餘皆幼三女長
適三班借職鄭燦餘在室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
安縣銘
言不譽毀無夸身兮力疾自悅恐傷親兮君子之行
宗室信兮慶則有餘在後人兮

右武衛大將軍光州刺史贈明州觀察使

追封奉化侯墓誌銘

侯諱令壺字聖與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曾孫定州觀察使博陵侯從質之孫右屯衛大將軍世鎮之子初賜名補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光州刺史侯幼孤事母兄孝友性純儉治家如寒素者絕聲伎之玩喜讀書爲歌詩屢求試換外官不許元祐五年十二月壬子卒年三十有六娶蘇氏封永安縣君一男曰子佾三班奉職蚤夭五女長適三班奉職高去華次適左侍禁劉必餘在室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寵而能降富而能約性孝性忠必謂之學欲試其有訖未及施用昭厥美刻此銘詩

右監門大將軍慶州刺史使追封遂寧侯墓誌銘

侯諱令剸字子思同安僖靖王惟正之曾孫同州觀察使馮翊侯從讜之孫安化軍節度使世覃之子母武昌郡夫人郭氏繼曰壽安郡夫人夏氏所生閻氏初賜名補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元祐五年獻所爲文召試有司入等加慶州刺史六年五月丁丑卒年三十有三侯弱不好弄澹然終日無所忤夙喪父哀毀如成人事嫡母及所生無違禮友於兄弟處閨門雍睦上下無閒言篤志好學未嘗以聲色自娛月入俸度所費外皆以市經史購 祖宗御書前代筆蹟書異墨奇硯盈於篋笥爲人美鬚髯善嚴飾進退雍容可觀娶安氏封德安縣君三男曰子琥三班奉職曰子璪次幼三女長適假承務郎王僅次在室次蚤夭九年二月乙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玉隱于山珠潛于淵其美發外如人之賢惟侯之行不晦亦顯刻銘于幽以勸爲善

右監門衛大將軍贈登州防禦使追封東年侯墓誌銘

侯諱令褰字聖美同安郡王惟正之曾孫同州觀察使馮翊侯從讜之孫安化軍節度使世覃之子母武昌郡夫人郭氏繼曰壽安郡夫人夏氏所生閻氏初賜名補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元佑六年五月丙戌卒年三十有二侯夙喪父毀瘠如禮性沉毅寬厚寡言志樂清靜無他好燕居爲小室聚書史圖畫琥翫無

戢善威儀進退容止可觀好施予得俸祿以濟貧窮
施浮屠無所愛卒之日家無餘財娶任氏封崇德縣
君二男曰子涼三班奉職次蚤夭四女皆在室九年
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惟侯之生居養不移俯仰一室耽玩書詩自視其身
而不蓄老壽辭于幽惟後之考

左班殿直妻呂氏墓誌銘

君呂氏開封人父師道東頭供奉官母張氏君年十
七適左班殿直士侄德州防禦之子事舅至孝宗族
長幼皆得其歡心勉其夫以學宮邸稱賢元祐七年
六月丙寅卒年十八生一男踰年亦夭九年二月己
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嵩之下洛之澌藏諸幽維永固

保寧軍節度觀察留後東陽郡公妻仁壽
郡夫人李氏墓誌

夫人李氏祖漢瓊彰德軍節度使父文昶供備庫使
夫人年十五歸于東陽郡公宗辯宜于家和于族人
富貴榮溢自視欿然尤好脩身養性之術每閱儒釋
書忻然有所得常勉東陽公以學東陽由是力於文
皇祐中爲舉首召試禁中獨中高選熙寧初堯夫人
持戒絕葷茹澹泊縞素若將終身訓諸子孫以學繼
東陽之業諸子孫服其教菲飲食耽經史寤寐勤勞
數年之業成於是仲綰仲瑝仲緘士獲繼登科第還
殷秩宗屬改觀以相勸勵魏邸文學之盛由夫人之
訓也　仁宗時嘗召燕宮中夫人同命婦特鑒見
上顧之曰宗戚近屬有德者固當異數若東陽家無
宜殊祿以朝詔有司命改服自後以包髻入當時榮
之初封金鄉縣君後以夫貴封德安郡君　神宗時
以積行之懿特封仁壽郡夫人元祐五年五月丁亥
堯年六十有八至今宮邸言婦德之美可以爲閨門
軌範者以夫人爲稱首男十六人曰仲冨左率府率
幼亡曰仲蕣故羽林大將軍黎州團練使贈鄆州觀
察使追封東平侯曰仲綰故台州防禦使贈武康軍
節度使追封崇國公曰仲瑝邠州觀察使曰仲緘右
武衛大將軍端州團練使曰仲洴右監門衛大將軍
曰仲琨右千牛衛將軍曰仲闔仲敳並右監門率府
率餘七人皆蚤卒女十九人長適殿直張從愬次適
供奉官李仲正次適侍禁王鎬次適左藏宗安道次
續侍禁王鎬次適奉職高烈次適侍禁石繼丞次適
殿直李士宏次適假承奉郎周剔餘十人皆幼亡孫

男三十二人士獲右武衛大將軍濮州團練使士訖
右武衛大將軍汀州刺史士陸右監門衛大將軍士
純士憖並右侍禁士伴士春士韞士渋並左班殿直
士令士聰士瑛士彝並右班殿直一人未賜名餘十
八人皆蚤亡孫女出適者八人未出適者十二人餘
皆蚤亡曾孫男二十二人不黨右班殿直不蹈不僻
不溢不惑並三班奉職十二人未名餘五人皆蚤亡
曾孫女出適者一人未出適者十有二人九年二月
己酉從　宣仁聖烈太皇太后之喪葬河南永安縣
銘曰

於穆夫人宗婦之賢有母之教蕃其子孫　仁祖神
宗異禮錫命九嚴有家宜視其度

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團練使妻金華縣
君石氏墓誌銘

君石氏洛陽人曾祖繼遠贈太尉祖熙政贈右屯衛
將軍考中本供備庫副使兄中立參知政事君幼專
靜不爲嬉戲長適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團練使仲
昊入見賜命服以夫貴封金華縣君事舅姑孝接親
族恭敎育子孫均一榮州好學所友多賢俊君具饍
飲致饋遺未嘗少倦榮州試學士院爲第一君有助
爲元祐三年正月丙辰卒年四十有三八男曰士緩
右監門衛大將軍曰士瓩右侍禁第六第八皆幼四
人未名而夭七女長適右班殿直馮安老次適右班
殿直張釆次適右班殿直楊安惇第七尚幼餘亦蚤
夭孫男九人曰不愠三班奉職八人皆幼孫女五人
皆夭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石氏自衛碏爲純臣以及洛師世有顯人賢淑宜家
宗子之門克成其夫拖于子孫

贈華州觀察使華陰侯永安縣君陳氏墓
誌銘

夫人陳氏曾祖堯咨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祖榮
右衛尉少卿父知德尚書虞部員外郎母董氏令封
仁壽郡太君其先閬州人自高祖泰國公顯遂居開
封今爲開封人夫人年二十二適宗室贈華州觀察
使華陰侯世瑞封永安縣君既嫁六年而觀察捐館
除喪未幾長子右屯衛將軍令騶亦卒奉祿亦薄殆
無以養給夫人安於窮約處之不憂鞠育幼子令鄗
盡其勤愛嫠居十七年始終如一令鄗既長以左班
殿直監泰州稅巧迎侍之官夫人敎子有素故居職
見稱薦者甚衆元祐七年七月戊戌卒于官舍年四

十有五二子即令騶令鄙也孫男三人曰子惇三班奉職其二幼孫女二人適進士陳元均高公肅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陳氏大家奕世冠冕以及夫人在家亦顯終蒼于子少報為善

右千牛衛將軍妻李氏墓誌銘

君李氏開封人曾祖應樞贈戶部尚書祖咸熙贈衛尉卿父昭嗣君年十五適右千牛衛將軍士話事舅姑孝而謹接幼少和而肅千牛有美才善為文章尤通音律君聞其講誦書史留意翰墨則喜稍習音樂則終日若有戚容千牛嘉其志悉屏他好自力於學試有司中高選君有內助焉元祐己巳六月甲子卒年二十有一生一子蚤夭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關雎之時以婦人勉夫以正為造化之行如君之少而能如此是可嘉也已

右監門率府率妻劉氏墓誌銘

君劉氏開封人曾祖仁罕贈太子太師祖謙保靜軍節度使贈中書令考懷安供備庫使母長安縣君伊氏君年十六歸右監門率府率仲軾率府不喜聲色而頗好學君事舅姑夙夜不懈閑斥奩具以佐率府與親賓遊舅防禦病飲藥未愈君刲股肉為粥以進防禦服之翼日而瘳上其事於宗正諸宮稱其孝元祐五年正月己丑卒年二十有二男長未名而夭曰士鈒右班殿直一女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截髮教子陶氏之母割肌愈舅趙宗之婦千載之後適者式墓

右千牛衛將軍贈左屯衛大將軍墓誌銘

公諱仲肩字聖循濮恭憲王元佐之曾孫安遠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密國公允言之孫巴州團練使祁國公宗說之子初賜名授右內率府副率三遷至環衛官元祐七年五月戊戌卒年三十有四贈大將軍公幼聰敏樂詩書無富貴之習事上以恭接下以禮兄弟聚居雍穆尤喜賑施急難皇族婣媾或非士族公常恥之父母察其意及昏為求公族得楊氏故中書令崇勲之孫女公既沒治家規範一不改其舊教諸子以善道宮中稱賢六男曰士翾左班殿直曰士憢曰士椒曰士槑皆右班殿直二人幼未賜名五女長適三班奉職張昞一在室三蚤卒九年三月己酉葬

河南永安縣銘曰
詞歎魯侯壽母令妻屯衛有室其德克諧公雖蚤世
子孫保之

右武衛大將軍通州團練使贈洪州觀察
使追封豫章侯墓誌銘

侯諱令琮字子奇太尉中書令冀王維吉之曾孫武寧軍節度使楚國公守巽之孫鎮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遂國公世設之子母李氏南陽縣君繼母李氏壽昌縣君侯性沉厚方二三歲出語輒驚人有老成之風初賜名授右内率府副率歷左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常州刺史以大將軍領通州團練使追母南陽縣君喪粥飲不入口三日毀瘠追慕事父盡孝親教諸弟以經史勉之以學錄是諸弟皆以文學試換多為文資見稱於人侯長子詩書好論語孟子老莊雖閒燕非法言不道出居外第俾諸子接朝士通世務致官知所守久之復還宮邸感先人棣宇而哭元祐七年六月己未卒年四十有九娶董氏封蓬萊縣君三子曰子球三班奉職曰子瑛右班奉直曰子適三班奉職四女長適左班殿直燕適次適進士劉希顏二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曾孫侯氏惟忠與孝克顯克承祖考之教俾其後人
永有則傚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七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八

皇族墓誌銘

贈左領軍衛將軍墓誌銘

君諱令逆冀康孝王之曾孫信安公守巽之孫鎮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遂國公世該之子初賜名補太子右內率府副率遷率府率性孝友謙恭好學刻意於書史文章將求試有司元祐元年七月辛未卒年二十有二娶王氏朝奉郎子淵之女九年二月乙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陋巷之士易以成名公子公孫鮮克有聲惟君力學有志於古如適千里蹟於跬步

右監門衛大將軍妻孝感縣君王氏墓誌銘

君王氏曾祖惟忠左屯衛大將軍祖凱威武軍節度使贈太尉父大方西京左藏庫使嫁右監門衛大將軍令誠性惠和勤儉甚宜其家元祐元年閏二月己酉卒年二十有三二男長不育次曰子孟三班奉職一女幼九年二月乙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王氏世將子歸公族胡啚其年不昇遐福

右侍禁妻瞿氏墓誌銘

君瞿氏開封人曾祖藏之內殿崇班祖儀供備庫副使父元衛右宣德郎君幼端麗勤于女工組紃之事承順父母顏色無違年十五歸相孝定王孫成州防禦使之子右侍禁士掄事舅姑盡婦道從夫之官監武勝軍酒稅元祐四年七月癸巳卒于官舍年十有九九年二月乙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瞿氏自周世有顯人之子于歸蚤隕厥身

右侍禁妻鄭氏墓誌銘

君鄭氏世氏族少卿隨之孫女歸右侍禁令詷事舅姑孝以勤從夫順而正雍容肅慎以禮自防娣姒稱其賢元祐二年九月卒年二十有二九年二月乙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鄭本姬氏來歸公族如春之華其隕何速

左班殿直妻錢氏墓誌銘

君錢氏高祖吳越忠懿王曾祖惟演英國公祖晦贈定武軍節度使父景祥右宣德郎君年十五嫁宗室左班殿直令烯事舅姑盡婦道處閨門之內肅如也趙君伯叔兄弟最衆多君奉其長以敬待其幼以和下至婢妾皆得其歡心元祐四年六月戊申卒年十有七一女幼九年二月乙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錢自吳越納其山川女為宗婦珪組蟬聯既充有家
而不永年

隨州觀察使漢東侯妻陳留郡君吳氏墓
誌銘

夫人吳氏曾祖廷祚永興軍節度使追封燕王祖元
慶左羽林衛將軍父守仁西京左藏庫副使母華容
縣君高氏嘗夢群女鮮服擁旌伏而至有一女跪拜
於前父占之曰必有女貴者及生室有紅光家人異
之年十七適故隨州觀察使漢東侯宗楷事舅姑盡
婦道治家恭勤節儉雖臧獲亦遇之以禮媵妾滿前
無妬忌之行主於慈愛有饋生者必育之而不忍殺
歲放禽魚以萬數輕財好施賑貧恤孤侯先娶崔氏
有寡妹無子夫人待之如己妹人莫知其非親侯薨
夫人教子以義俾開閣延賓客當世名士樂從之游
故子孫以多才顯於宗藩元祐八年六月庚申卒於
春明坊之別邸年七十有四九年二月己酉從 宣
仁聖烈太皇太后之喪葬河南永安縣皆侯之塋而
合諸墓男十有五人曰仲皋建州觀察使曰仲俟卒
贈密州觀察使曰仲參卒贈右屯衛大將軍曰仲畦
右監門率府率曰仲廖右武衛大將軍文州團練使
曰仲冉右監門衛大將軍寧州刺史九人未名而卒
六女長適西京作坊使張扶封長壽縣君次適東頭
供奉官杜宗弼封長安縣君次適內殿承制張瑛封
福寧縣君次適左班殿直郭若一封福昌縣君次適
左侍禁吳祥封仁壽縣君次適東頭供奉官婁嗣正
封永康縣君孫男二十有四人士畐右武衛大將軍
榮州團練使士極右武衛大將軍吉州刺史士衄右
武衛大將軍慶州刺史士鱣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品
故左領軍衛將軍士晉右侍禁士韓右監門率府率
士閎士許士闈皆右侍禁士傺士堵士莅士慌士哇
士慨皆左班殿直士暇士遷士傯士侍士曖皆右班
殿直三人未名孫女十有九人長適左侍禁向正卿
次適東頭供奉官陳建次適西頭供奉官康伸次適
潤州司法參軍郭弼次適左班殿直李端信次適右
班殿直鄭達次適假承務郎李垣次適三班奉職唐
公彥次適假承務郎孫公宣次適三班奉職劉璹次
適二班奉職張珪次適三班奉職孫思誠餘在室曾
孫二十人不剛不器不怯不貪皆三班借職不習右
班殿直不求不憂不劂不懲皆三班本職餘未仕曾
孫女上十有六人銘曰

宗子宗婦居天屬之貴享天祿之富所不足者為善所可願者永年也如夫人之福祿壽考子孫衆多其為善也可知矣

權孟州節度推官妻田氏墓誌銘

君田氏曾祖承謂贈左驍衛將軍祖紹淵贈右金吾衛將軍父良佐西京左藏庫副使母旌德縣君趙氏君既笄適馮翊侯之子孟州節度推官子㮘初君在提孩趙君祖母崇夫人嘗謂其女旌德君曰我孫子㮘當娶此女後崇夫人卒馮翊侯亦卒君父母以趙君孤幼欲求壻它族察君意不可故卒歸趙氏是時趙君補三班奉職未幾以詞學登科賜進士出身改授文資親族以此多君隨夫寓於博州元祐六年八月卒于博年二十有一男女各一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夙得其凰和鳴鏘鏘會日苦短別日苦長

右千牛衛將軍妻仙源縣君王氏墓誌銘

君王氏父詵文州團練使尚越國賢惠大長公主越國養君以為子君既長事所養禮敬不怠越國亦愛之如己出為擇良匹年十七嫁宗室右千牛衛將軍子綸入謝禁中 神宗延問進止如禮言對詳而不華 神宗嘉嘆優賜金帛 兩宮太后遣中使勞問皆有賜焉君事舅姑孝睦夫族曲有禮意居務簡儉專誦釋氏書元豐八年十月庚寅卒年十有九 太皇太后賜錢十萬賻其喪一男曰伯益二女皆蚤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英宗之女賢惠有聞女嫁宗子芝蘭鬱芬

右監門衛大將軍妻崇安縣君石氏墓誌銘

君石氏曾祖保吉 太祖朝尚公主祖先善光州團練使考繼勳左藏庫副使幼奇警能請班大家女戒及笄聰明和靜歸右監門衛大將軍士鄞事皇姑彭城郡君盡婦道執姑喪毁瘠性不妬忌能和其族人元祐三年七月辛亥卒年三十有三三女二蚤卒季女生七年矣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石氏近世昏姻天屬以及其孫来嫁公族朱輪煌煌彤管煒煒不克偕老中道而止

右班殿直妻吳氏墓誌銘

君吳氏曾祖均贈太子左清道率府率祖世安贈左朝散大夫父沛左朝散郎母伊氏華容縣君天資聰惠柔順善音律年二十歸原州防禦使仲防之子左

班殿直士專從姑齊安郡君入謁禁中賜霞帔服事舅姑孝接娣姒睦約於奉己至躬自澣濯元祐五年九月乙亥卒年二十有二二女皆幼九年二月乙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有吳之先太伯仲雍慶流苗裔以有延陵女嫁于宗命服是膺蚤世而殞未克顯承

右監門衛大將軍宴壽安縣君張氏墓誌銘

君張氏曾祖永和贈太尉祖茂則入內內侍省都知寧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父巽客省副使母壽昌縣君高氏年十九適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宥性靖淑閑于容止奉祭祀無違禮其家宜之事寡姑朝夕不懈元祐五年三月戊辰卒年二十有二一女蚤夭九年二月乙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瞻彼西陵祖宗之原葬從　先后永固萬年

右監門衛大將軍妻孫氏墓誌銘

君孫氏曾祖可度祖成贈左監門衛大將軍父吉左金吾衛大將軍母延安郡君費氏君幼孤鞠養於兄嫂敎服姆敎容止有閑年十六適右監門衛大將軍士悰事寡姑盡婦道居家雍睦元祐六年九月辛亥卒年二十有六三男蚤卒二女皆幼九年二月乙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西陵之原　祖宗所宅葬從夫家是謂天屬

贈慶州觀察使南康侯墓誌銘

侯諱世宰字持正越懿王德昭之曾孫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保寧軍節度使安僖公從信之子妣富陽郡夫人孫氏所生母贈大寧縣太君徐氏初賜名補右內率府副率累遷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威州刺史光州團練使元祐七年九月辛丑卒年四十有六侯性清約不以紛華盛麗為悅藏書滿室書與賢士遊親舊急難單力賙之九年二月乙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與奢寧儉爲禮之本好書日益好施日損况愛親仁其道則遠

贈青州觀察使北海侯墓誌銘

侯諱士倧字子強信安僖簡王允寧之曾孫越州觀察使會稽侯宗敏之孫定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博陵郡公仲仍之子初賜名補太子右衛率府副率累遷台州刺史性謙約厚於族人處其事不啻如己事弟妹幼孤者盡力鞠育以至昏姻皆有成立宗室稱之

元祐四年四月乙卯以疾終于正寢享年三十三娶
曹氏封仁壽縣君一男曰不惕三班奉職三女長適
興宗次皆幼九年二月乙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君子務本本愛始於親幼吾之幼以及他人惟侯之
行有志於仁

右千牛衛將軍妻崇德縣君郭氏墓誌銘

君郭氏曾祖惟海州司理參軍祖珪承奉郎父履祥
年十八適北海郡王之子右千牛衛將軍仲奓性淑
素善書禮勤孝盡婦道與夫相待如賓平居無戲言
元祐七年二月甲子卒年二十有一一女蚤夭九年
二月乙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翼妻鍾將梁婦舉案幽人之正中不自亂家道尚嚴
聖皆所歎

右武衛大將軍台州刺史妻仁壽　君曹
氏墓誌銘

君曹氏開封人曾祖玹贈左屯衛將軍祖偉贈左驍
衛大將軍父謂贈左武衛將軍年十五適右武衛大
將軍台州刺史士倧治家循理常以奢僭為戒北海
侯好義君尤善之撫諸幼御婢妾皆曲有恩意元祐
五年正月壬戌卒年三十有七一男曰不惕三班奉
職三女長適　興宗次皆幼九年二月乙酉葬河南
永安縣銘曰
曹氏勲族赫奕后家女適宗子儉而不華凡厥子孫
毋失之奢

欽州防禦使妻安康郡君柴氏墓誌銘

夫人柴氏世京師人曾祖禹錫贈中書令尚書令祖
宗亮贈太子太師父貽憲贈左驍衛大將軍母壽安
縣太君張氏夫人在家時事父母孝敬待人寬以和
內外親族無長少皆稱之既笄適欽州防禦使世表
逮事舅姑如父母皆得其懽心其待欽州循理而順
以善相告欽州亮直行己有方嘗曰夫人助我舅姑
洎執喪哀毀平居奉佛持齋多蔬食戒殺生賑施孤
貧幾五十年終始如一初無疾病一夕勉欽州以自
愛重守舊節教子孫元祐六年八月甲午卒年五十
有八六男曰令佗右內率府副率曰令爲右內率府
副率皆蚤卒曰令茸右武衛大將軍保州團練使曰
令椿卒贈右領軍衛將軍曰令鈗右監門衛大將軍
曰令滓右千牛衛將軍三女長蚤卒次適故侍禁李
需次適侍禁張汝礪孫男十一人子平三班借職次
子受未官子兆殿直子力奉職次七人未官孫女四

人長適奉職張宗璟次適奉職武營二人在室曾孫
女二人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崇氏大宗作配于宗率婦之職性孝惟恭徒夫之榮
大邦啟封慶在後人乃侯乃公

右監門衛大將軍贈洺州防禦使廣平侯
[illegible]墓誌銘

侯諱士穎字齊叔濮安懿王之曾孫寧海軍節度使
沂國公宗詠之孫郢州防禦使仲山之子母臨安縣
君王氏初賜名補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三遷至所終
官自能言至卯性質和靜為兒戲必陳書帙筆硯七
歲從諸父兄擇師友以經史自課日誦數百言及冠
通大義為詞章清警纂聽王家故多前代名帖心想
手臨為人書石刻以百數或報以珍玩郤而不受風
格整秀內融外潤恥為膏粱之飾頂破烏帽裏敝跂
焉日奉朝請出入閭巷人莫知其王孫也事母至孝
屬疾恐貽親憂忍不治者累月元祐二年九月丁丑
卒年二十有五娶王氏男女各一人九年二月乙酉
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濮國子孫衆多蕃衍廣平好學亦樂為善純素之行
雖隱而顯

右侍禁妻劉氏墓誌銘

君劉氏曾祖永崇供備庫使祖允濟贈左驍衛將軍
父仲逵供備庫副使母靖安縣君蔡氏年十七適右
侍禁士涸容質婉淑性識聰悟巧於女工通文史能
為詩奉舅姑孝事夫順族人稱之元祐四年七月戊
寅卒年十九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歸于王孫宜其室家三歲為婦壽胡不遐

右班殿直妻林氏墓誌銘

君林氏曾祖懋祖秀保捷指揮使父澤東頭供奉官
母董氏適右班殿直子緡事舅姑孝與娣姒輯睦恭
儉溫惠治家有法元祐八年七月丁亥卒年二十有
六一男蚤夭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林氏之先周禮比門名過泰山千古如存歸于公族
不享永祿壽夭自天云何其速

賀州團練使妻長安縣君侍其氏墓誌銘

君侍其氏曾祖某贈左千牛衛上將軍祖溥供備庫
副使父玠右侍禁適右武衛大將軍賀州團練使天
水郡公士雋事舅姑孝閨門雍睦無慍色怒言治家
有常法飲食衣服器皿不為華侈取適而已元祐元
年七月乙巳卒年三十有七七男曰不溢右監門率府

卒曰不惑右班殿直曰不愚不作未仕餘皆蚤卒五女二蚤卒孫男二人女一人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婦之德惟中饋㔹于家儉弗侈徙西陵利後嗣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八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九

皇族墓誌銘

左武衛大將軍貴州刺史妻渤海縣君高氏墓誌銘

夫人高氏曾祖瓊贈太師尚書令中書令韓烈武王祖繼和贈左金吾衛上將軍父遵武文思副使母李氏夫人以元祐八年八月歸宗室右武衛大將軍貴州刺史子騫十二月癸亥卒年二十有三夫人性惇慧在父母家柔靜而和巧於女工善筆札既嫁事舅姑如父母相夫以正而順誨子以義而慈貴州前夫人男女十人夫人鞠育一如己出雖處室未易寒暑及卒男女號慕哀毀一如哀親妣焉五男曰伯應曰伯膺曰伯廣皆三班奉職曰伯虞曰伯歷五女在室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夫人之歸鳴鳥始旦宛其沒矣歲律方晏有子十人愛毋無間

右監門衛大將軍贈蘄州防禦使蘄春侯妻長壽縣君杜氏墓誌銘

夫人杜氏曾祖彥鈞贈安化軍節度使祖贊皇城使父宗旦歸宗室故蘄春侯子買封長壽縣君性慧巧

善治家事舅姑孝接親族和雖媵妾遇之必以禮居侯家儉若寒素之族衣服不喜華侈厭遊遨觀之樂侯以賢稱于宗室夫人有内助焉侯卒夫人居喪如禮不飲酒茹葷元祐八年六月庚申卒年二十有九三男曰伯與蚤卒二人幼三女在室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杜氏之先世出陶唐嫡子宗子佩玉鏘鏘蚤世而隕令問不忘

三班奉職妻安氏墓誌銘

君安氏開封人曾祖靖贈太子右内率府副率祖居簡供備庫副使父巽左班殿直母馬氏歸宗室三班奉職子璎君在家孝於親順於長巧於女功及適趙氏事舅如父母奉夫如長上内外親屬無不得其懽心平居下氣怡聲未嘗忤物宗族每娶婦輒指為法式奉職宦深州君内治家事祭祀賓客必竭其力或損膳澤奩具以佐賙急故奉職入官未幾衆翕然稱之元祐八年十三月十八日卒年二十有五一男一女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婦無攸遂是職中饋克相其夫以濟外事宜壽而夭永齎厥志

贈開府儀同三司昌國公妻同安郡君安氏墓誌銘

夫人安氏京師人曾祖鮮州防禦使習祖左侍禁懷正父東頭供奉官承祐母李氏年十七歸宗室昌國公仲駢事舅姑謹肅治家有法待内外親屬無貴賤長幼一以禮雖遇婢妾亦未嘗大聲色故無不得其懽心故和義郡夫人昌公之繼母也夫人奉之愈加敬順未嘗以纖介致異昌公事繼母亦以孝聞人以為有内助焉既而公先夫人捐館夫人執舅姑及公之喪哀毀盡禮戒子孫必以慈儉為稱首子孫服其教訓循以為法累封同安郡君元祐七年四月壬午卒年五十有六九男曰士感右武衛大將軍渭州刺史曰士齒右内率府副率曰士趙左班殿直曰士匄右班殿直曰士頒右班殿直卒四人蚤夭女二十人適左侍禁劉鉉供備庫副使張徒厚西頭供奉官葛世明承務郎劉公佐三班奉職王審方二人幼十三人皆蚤卒孫男五人不求三班奉職不愚右班殿直不惑三班奉職二人幼孫女三人二蚤夭一人在室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澗溪沼沚潢汙行潦筐筥錡釜蘋蘩薀藻夫人是職

公侯之宮著爲壼則繼彼國風

右侍禁妻張氏墓誌銘

君張氏世京師人曾祖玉贈中書令兼尚書令祖耆
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父舉一左藏庫使母任氏
封永安縣君君天資勤儉志於女工父母愛之歸宗
室右侍禁士普歲時祠享饋奠必盡恭敬禮如事生
宗族稱焉奉姑孝謹治家和柔從夫官于汜水元祐
四年七月壬申卒于官舍年二十有四一女幼九年
二月乙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惟張氏遭遇 獻后 仁祖之世寵祿盛大子孫衆
多昏姻公族宜矣降年不永其命也夫

右班殿直妻陳氏墓誌銘

君陳氏閬州人曾祖省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
秦國公祖堯佐相 仁宗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鄭國文惠公父象古右宣德郎母陸氏繼母鄭氏君
幼穎悟長而端麗巧於女功奉順母教未嘗有違母
有所怒君在傍必移而爲喜其言如不出諸口家人
未嘗聞笑語之聲適宗室右班殿直子明冀王之後
也以孝敬爲舅姑所愛族人莫不宜之元祐七年三
月丙申卒年二十三二女皆幼九年二月乙酉葬河
南永安縣銘曰
有媯之後國爲陳氏鄭公文孫來嫁宗子方華而隕
如彼桃李

右武衛大將軍贈華州觀察使追封華陰
侯墓誌銘

侯諱仲巡字行可魏恭獻王元佐之曾孫平陽懿恭
王允升之孫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彭城郡公宗厚
之子母王氏同安郡君繼曰曹氏壽安郡君初賜名
補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
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原州刺史風儀秀偉神氣博
贍幼不好弄讀論語孟子通大意既長服膺儒術覃
思經典 英宗患宗室不學增教官立課式俾日試
月考由小學升大學簡不率教者損俸以懲之侯夙
夜勤勵率常中選 神宗以經術取士侯治易及周
禮大宗正以名聞而試秘閣不中第遂不復舉編讀
歷代史氏諸子百家之書間爲歌詩雜著以見志
神宗大興太學教養多士侯以宗室不可無學國立
宗子學立升進法條上之會西師興不報 天子朝
饗太廟侯以司尊相灌鬯禮成因論周官尊彝作上
中下三篇奏之屢欲試吏事齟齬不得施乃絕意於

仕敘二子力學試有司中選元豐二年魏郎奘侯力
胥所蓄經史以出室無孑遺從居京城之西北隅門
無車馬之跡與兄弟和樂闢軒於序南手植叢竹作
篠軒記以志焉日以詩酒自娛初與教官侯溥遊甚
歡溥死累年因過其墓作詩以弔之又與進士劉
克敦為布衣交克敦死哭之於墓為哀詞十章宗室
稱其善交元祐二年正月己巳卒年三十有七娶劉
氏封永康縣君六男曰士宇以文學中選為左承議
郎曰士泥試亦中格為侍禁曰士洋殿直曰士崻曰
士隆曰士危皆殿直五女長適殿直張燾次適侍職
高秩三尚幼孫男女十六人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
永安縣銘曰
英宗勸學侯入殿簾　神宗進士侯出扶桑難難在
宮肅肅在廟公子信厚邦國之敘

前右監門衛大將軍墓誌銘

君諱令騂太尉中書令冀王惟吉之曾孫陳州觀察
使淮陽侯守約之孫鎮江軍觀察留後北海郡公世
靜之子母襄陽郡太君張氏繼母壽光縣君慕容氏
元祐五年十月癸丑卒年二十有九娶徐氏永寧縣
君五男一女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殿祖考惟公侯厚其終掩諸幽

左班殿直妻翟氏墓誌銘

君翟氏開封人曾祖藏之內殿崇班閤門祗侯祖儀
供備庫副使父元弼西頭供奉官母皇伯彭城郡公
宗厚之女君幼喪母鞠於父性至孝卓然有立父命
主閨門之事家人裕如也及長適母兄故華陰侯仲
適之子左班殿直士隆事姑謹而敬治家嚴而理相
其夫以正而順中外族人稱之元祐八年十二月壬
申卒年十有六一女曰焉奴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
永安縣銘曰
君出自趙歸為宗婦方華而隕何風不莫

右監門衛大將軍贈博州防禦使博平侯
墓誌銘

侯諱令屼字子冏贈昭信軍節度使英國公惟憲之
曾孫贈金州觀察使新興侯從郁之孫贈洺州防禦
使廣平侯世芬之子初賜名補太子右內率府副率
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
元祐四年五月甲申卒年二十有八侯幼而老成及
長篤學治詩書禮樂喪父所生母劉氏適人侯及冠
始知之訪求無所不至俸入罄其所有度弔人事皆

絕期以知存没而後已元祐三年得其母迎入宮晨
昏定省竭力致養乃有生意寢食始自安宗族稱孝
娶張氏封壽安縣君三男曰子雍三班奉職二人并
女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昔唐德宗亂失其母轍跡四海没身弗覩惟侯克孝
終得其親凱風寒泉今有令人

三班奉職墓誌銘

君諱子皓字商老贈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徙恪之曾
孫贈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魯國公世規之孫右武
衛大將軍貴州刺史令卞之子嫡母樂平縣君徐氏
所生母王氏初授三班奉職幼不妄言笑既長能自
擇所守有老成人之志燕居端肅如見大賓與人交
必求勝己者事父母以幾微而諫亦無少忤其意接
親族和順而有禮義內外莫不敬愛之十歲能為詩
往往有驚人之句六經諸子百家無不該覽每旦未
冠櫛手已執卷夜分猶閱書聲父欲室之　登
一第以為親榮誓不娶也篤志于學過勤得疾事親
素謹雖病未嘗去側父母屢遣終不易其志也元祐
七年正月癸丑卒年二十所爲詩賦雜文十五卷藏
於家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英英公子被文華兮少而強學樂無家兮天畀之才
生有涯兮既冠而字命不遐兮

左班殿直妻李氏墓誌銘

君李氏開封人曾祖惟寶贈左驍衛大將軍祖宗旦
西京左藏庫副使父豫右侍禁母柴氏年十八歸左
班殿直士銳事舅姑孝敬嫁之明年姑病扶侍躬承
湯藥灼臂祈請數日而愈元祐六年六月辛亥卒年
二十有一一男一女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
安縣銘曰
婦道內夫家外父母家惟事舅姑孝斯可已矣降年
不永其命矣夫

右屯衛大將軍妻康氏墓誌銘

君康氏京師人曾祖琪左內率府率祖公元左侍禁
閤門祗候父德齊供備庫副使母長安縣君王氏適
左屯衛大將軍仲曦不逮事舅事姑以孝聞元祐二
年五月丙子卒年三十有四三男曰士寧曰士進曰
士嵘並左班殿直女幼二人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
河南永安縣銘曰
凡婦之行宜莫如孝姑慈而從古之善教子孫繩繩
永有則效

左奉議郎妻旌德縣君彭氏墓誌銘

君彭氏京師人曾祖睿武昌軍節度使贈中書令祖
再問右千牛衛上將軍父崇一左藏庫副使母安福
縣君　氏年十八歸内率府副率令珣君幼聰慧端
靜精於女功歲時為奇巧纖麗以獻中外尊親而自
服用甚質歸率府事舅姑勤敬所居隘狹幾不容足
鄰舍未嘗聞人聲率府以千牛將軍大宗正與教官
偕薦補外宮召試祕書省換授奉議郎監滑州倉草
場君治内益清儉雅尚清素有儒者風元祐六年二
月丙辰卒於官舍年二十有八四男三早亡幼曰子
砥三女皆幼九年二月乙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遠矣彭氏大邦之後歸于公族宗子之秀克成其家
不享眉壽

右屯衛大將軍妻安樂縣君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氏其先泉州人自曾祖寧遠軍節度使文顗
始居京師今為開封人祖綬大理評事考承德東頭
供奉官夫人幼警悟未笄適右屯衛大將軍世徙事
舅姑孝謹撫育子孫下逮媵御莫敢不肅而皆得其
懽心内外親族貧乏者必賙卹之親疎輕重各稱其
情人無間言屯衛在宗子中號為家法可稱者夫人
内助頗有力焉元祐四年六月乙卯卒七男曰令休
右金吾衛大將軍成州防禦使曰令族右武衛大將
軍高州團練使餘皆卒女適内殿承制楊應善孫男
女二十有三人曾孫男女七人九年二月乙酉葬河
南永安縣銘曰
帝舜之後胡公國氏在齊為田苗裔實蕃夫人宜家
内外雍肅以有子孫顯于公族

右千牛衛將軍贈左屯衛大將軍墓誌銘

公諱令緻字景熠贈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
曾孫贈宣州觀察使宣城侯從謹之孫貴州防禦使
世恬之子母大寧郡君邢氏初賜名授右内率府副
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公幼不好弄舉
止嚴重長治書易徧觀先儒及近世名家義說擇其
善者從之其餘誦習不務博而貴精非終帙未嘗趣
視他書論語孟子荀揚諸書皆能諷誦學李白歌詩
沈傳師字書平居靜掃一室文史筆研列置後前正
坐或竟日素樂施與或以貧乏告則視其戚疎緩急
而厚薄先後之甚者不暇請于父兄或解衣乞之無
難色性篤孝視父母色少有不悅未嘗安寢已而見
喜容必命酒自慶元祐二年得疾大寧郡君素鍾愛

毋來視公少自力冠櫛而興若無所苦者嘱兄弟以
儉葬十一月壬申卒年二十有五娶張氏二女在室
九年二月乙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事親色難于夏所聞力行有餘篤志與墳施不獲報
姦頂厥身

右武衛大將軍慶州刺史妻德安縣君王
氏墓誌銘

君王氏高祖承衍尚秦國大長公主贈尚書令鄭王
曾祖世隆贈尚書令祖克明昭州團練使父誨大恩
副使君生于富貴天資淑懿長適右武衛大將軍慶
州刺史世勋事舅姑盡婦道治閨門以禮法奉祭祀
敬而嚴恤傳獨惠而均元祐四年十一月壬午卒年
三十有九六男曰令賁左班殿直次蚤亡曰令澧左
班殿直曰令憤曰令芊皆右班殿直次未賜名八女
長適右班殿直季珣次適三班奉職楊訓二蚤亡餘
在室九年二月乙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詩歌碩人宗族盛大惟君之貴赫奕內外雖不眉壽
亦顯不晦

右侍禁墓誌銘

君諱士𢡺字明叔濮安懿王之曾孫廣陵郡王宗誼
之孫英國公仲論之子母建安郡君杜氏五歲授右
班殿直濮王二王夫人祔園廟轉左車遷右侍禁少
秀穎好學性純孝英公薨哀毀感疾而卒年二十實
元祐四年十一月乙酉娶高氏　祖　在大夫之姪
九年二月乙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子野毀卒春秋哀之雖不勝喪君子懷之

左班殿直妻李氏墓誌銘

君李氏曾祖繼隆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楚國公
祖昭亮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崇國公父惟
賢贈右驍衛將軍母曹氏沂王之孫女年十五適淮
康軍留後沂國公之子右班殿直士澧君聰慧而安
靜幼喪其母深處房闈兄弟罕見其面既嫁事舅淮
康孝敬衣服飲食不勝華侈見其夫好學則有喜色
欲罄所有以助之元祐三年十二月癸酉卒年十有
六九年二月乙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父母后族舅夫天屬其新孔嘉其究何促

右武衛大將軍賀州刺史妻長壽縣君劉
氏墓誌銘

君劉氏開封人曾祖知信贈太師中書令祖承嗣皇
城使資州刺史父永壽三班奉職君柔順寡言好施

惡殺承上御下動循法則族人皆樂其有純德諸子雖幼切於求師以教之常語其夫以子孫不立為衣冠之耻年十五適右武衛大將軍賀州刺史士薦封長壽君縣元祐三年十月甲午卒年二十有九二男曰不侮三班奉職次幼三女長適李偉餘皆幼九年二月乙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不榮世禄以教其子賢母之行宜貴彤史

贈曹州觀察使妻安康縣君王氏墓誌銘

夫人王氏開封人曾祖漢忠保静軍節度使贈司空祖　政眉州防禦使贈司徒父道恭慶州團練使贈明州觀察使夫人幼端慧不為嬉戲既笄柔閑婉淑事父母孝敬年十八歸宗室贈曹州觀察使濟陰侯世統封安康縣君入見坤儀殿　慈聖光獻皇后顧問家世夫人言母永嘉郡太君李氏　章懿皇后之姪也　慈聖勞問久之夫人性溫静衣服飲食約而不華喜聞中外之貧者事姑如母友娣姒如同氣敬夫如賓主左右給侍未嘗見其喜愠之色而皆得其歡心濟陰侯病且卒夫人悲泣感疾敕諸子曰爾曹幼孤宜力學治身以無忘先人之訓則吾雖死目且瞑矣諸子恭慎能如其教嫠居十餘年元祐八年五月癸未卒年五十男五人曰令香右千牛衛將軍曰令修內殿崇班次蚤卒曰令衿左班殿直曰令與右班殿直三女長蚤卒次適潘棨次適王倢皆三班奉職孫男七人子鳴三班借職餘皆幼孫女五人九年二月乙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懿以世族嬪于宗室守義而教實維母德子孫詵詵先訓是則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九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五十

皇族墓誌銘

右金吾大將軍濰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
贈安化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高密郡公
墓誌銘

公諱令敎字景修曾祖性忠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祖從贊定州觀察使博陵侯考世京徐州觀察使彭城侯母臨安郡夫人張氏初賜名補右内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環州刺史左武衛大將軍成州團練使右金吾衛大將軍濰州防禦使公少聰敏善屬文通五經諸子百家無所不觀富書數萬卷美風儀洞曉音律好讀晉史慕嵇叔夜阮嗣宗之為人閑居庭宇多植脩竹每援絃賦詩超然有遺世之志然尊賢樂施未若不及奉身端潔治家簡儉元祐五年四月庚子薨臨終戒諸子以不能終養為恨年四十有四著詩書大義十卷歌詩集十卷娶郭氏故參知政事贄之曾孫封德安縣君先公一年卒九男曰右監門衛大將軍子雲曰右班殿直子思曰三班奉職子泰曰子才餘皆幼女十人長適右侍禁向子平次適右班殿直錢峼餘在室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博陵之孫彭城之子敏而好學世濟其美振振信厚時如麟趾

安化軍節度觀察留後高密郡公妻德安
縣君郭氏墓誌銘

夫人郭氏曾祖贄中書令襄國文懿公祖紹昇光祿卿父肅之母陳氏夫人適安化軍節度觀察留後高密郡公令敎性靜專應順歷三十年其終如初門中無愠色無怨言治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豐侈而必精以潔其衣無故新澣濯縫紉而必絜以完其語言周旋容止進退必從容以和元祐四年三月壬午卒年四十有四九男曰子雲右監門衛大將軍曰子思右班殿直曰子泰三班奉職曰子才餘幼九女長適右侍禁向子平次適右班殿直錢峼餘在室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易在中饋婦無外事詩美鵲巢德如鳲鳩起家而有可配公侯夫人宜之是以似之

秀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贈保寧軍節度
使追封昌國公墓誌銘

公諱世享字公壽　太祖四世孫也曾祖德昭越懿
王祖惟忠贈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父從謹贈宣州
觀察使宣城侯嫡母薛氏高平郡夫人育母張氏以
公貴封寧國縣君祈賜名補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歷
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右
武衛大將軍達州刺史右羽林軍大將軍文州團練
使沂州防禦使　今上即位遷秀州防禦使公幼樸
茂不群宣城愛之九歲喪父號毀如成人長嗜學治
詩書論語孟子通大義熙寧中學官薦公明經可召
試會有制宗室不許舉而許自列公不欲嶄進然為
學不已間為詩以自樂躬訓子弟督責嚴甚故家廷
遵尚禮義肄習學業為宗藩所矜式精于書札善射
藝性孝友敦睦輕財好施事高平夫人盡禮寧國君
初喪　英宗遣內人莫慰自是宗子育母死內人致
奠自公始居心喪晨夕定省憂戚未嘗見于色容恐
失君母之意退就異宮則哀苦備極以訖喪期故高
平愛之如己出高平之喪哀毀過制遣子姪上表願
守護至卒哭詔許之及葬在道稍遇險阻必躬自扶
匶　仁宗山陵仲兄均州防禦使世祥從葬子幼稱
未能任事著令許命婦送葬會其妻病不能往公四

上奏請行詔特從之其後許弟護葬自公始燕居大
書積陰德三字揭之坐隅其撫養教督濟贍族屬之
孤遺惟恐不至凡衣食之用凶嘉之費皆仰給焉故
人丁淳之女失身於人公以財購出之又辨資裝擇
良家子嫁之族人有疑事必咨公公為處畫如己事
無不中節善與人交久而益厚喜賓客多蓄名書畫
筆硯紙墨遇朋友親舊把酒相樂推誠無間故士多
稱愛之元祐元年二月癸亥卒年四十有七病革遺
命教戒諸子訖後事於弟貴州防禦使世恬或勉以
饘粥藥劑可愈公曰死生命也其逃乎訃聞　天子
賻卹甚厚贈保寧軍節度使追封昌國公謚曰良恭
娶錢氏封金城縣君吳越王之後供奉官陰祐之女
先公二十六年卒十三男曰令褫右武衛大將軍文
州團練使次未名而夭曰令訌曰令喧並右侍禁曰
令精曰令豫曰令諧曰令襲並左班殿直曰令據曰
令仕並右班殿直一未名而夭十六女其壻奉議郎
胡仔右侍禁張宗陳三班奉職馬縱右班殿直郭求
彰承務郎李大中三班奉職董棨呂執中李塾向懋
劉蒙三人在室餘夭適郭氏呂氏者皆卒孫男十六
人子琦三班奉直卒琬子子琳發卒子均右班殿直

子玗三班奉職餘皆幼孫女八人曾孫男女各一人
九年二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翼翼昌公孝友溫恭簡于帝衷善積厥躬其生也榮
其沒也令公多子孫天錫之慶

右武衛大將軍處州刺史妻壽光縣君王
氏墓誌銘

君王氏曾祖貽永贈尚書令兼中書令祖道卿贈右
領軍衛上將軍考彭年左藏庫使妣李氏崇德縣君
年十六適右武衛大將軍處州刺史士健事姑盡禮
溫恭朝夕無少懈勤於家事凡十七年如一元祐七
年九月戊子卒年三十有二六女一蚤卒九年二月
乙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有崧維岳有洛維川永閟其藏于千萬年

右千牛衛將軍妻永和縣君張氏墓誌銘

君張氏其先河東人徙居開封曾祖延貴贈左衛上
將軍祖宗益工部郎中贈朝請大夫考脩遠奉議郎
母壽昌縣君趙氏君純粹端婉淑慎溫恭未笄適右
千牛衛將軍仲醻封永和縣君性樂詩書尤善屬文
元祐五年三月丁卯卒年三十有二十一子曰士燕
曰士曠皆左班殿直曰士謀曰士代曰士龐皆右班
殿直次二未名其四未名而夭一女在室九年二月
乙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張氏自晉歸于本朝令姻天屬令問宣昭其華蚤落
其實椒聊

右武衛大將軍榮州團練使贈徐州觀察
使彭城侯墓誌銘

侯諱仲雪字㝢己韓恭懿王元偓之曾孫相孝定王
允弼之孫彰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北海郡公宗割之
子母文安縣君崇氏初賜名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
軍右武衛大將軍瀛州刺史榮州刺史榮州團練使
侯性夷決嗜學至忘寒暑北海公藏書萬卷教育諸
子侯以通經一試於有司不中選遂不復舉爲詩多
警句日飲斗酒不以家事屑意事母以孝聞與諸弟
友愛母喪哀毀至性過人元祐八年八月乙丑卒年
四十有一娶宗氏朝請大夫惠開之女封永昌縣君
五男曰士壁左班殿直曰士滍右班殿直餘未名六
女其婿池州司理參軍劉寔右班殿直潘稟餘幼侯
月受奉錢十萬一妻一妾而處室沒之日家無餘財
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孝定賢王比海好書候克承之亦有名譽在後之人
無忘厥初

右侍禁墓誌銘

公諱令紀字景武贈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曾孫宣州觀察使宣城侯從謹之孫今貴州防禦使世恬之子母大寧郡君祁氏所生右氏初賜名授右班殿直遷左班殿直右侍禁幼好學誦書日數千言長而治易博通先儒及近世名家義說喜唐人詩諷誦不廢寢食燕語必及之故宗族朋友皆樂與之游性復好施人以急見抵解衣與之家雖屢空晏如也年二十始調監富國倉門在官事以賦詩自遣既罷吏惜其去遮留終日乃得歸授京西勉轄馬遞鋪未赴元祐五年四月丁酉卒年二十有五娶王氏一男三女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孔懸飽食博奕猶賢況於言詩樂以窮年道未之思夫何遠焉

贈左領軍衛將軍墓誌銘

君諱士覿字公會贈鎮江軍節度使鄅國公允成之曾孫贈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宗穀之孫康州防禦使仲防之子母齊安郡君石氏初賜名授右內率府副率遷右監門率府率性醇素敦謹事親竭力奉己務儉元祐二年七月己巳卒年二十贈左領軍衛將軍娶張氏西京左藏庫副使禹錫之女三男長未名而夭曰不廷三班借職曰不璟未仕一女在室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厚於親薄於己為人子能如是全而歸可無愧

右屯衛大將軍妻平原縣君張氏墓誌銘

君張氏曾祖壽益贈贊善大夫祖文炳殿中丞考用莊左班殿直歸右屯衛大將軍令講屯衛群從及諸父姑姊當執婦禮以見者數十人君待以和敬一無間言屯衛捐館既除喪君尚少父以其無子欲更嫁之君泣以死自誓不許元祐元年正月乙巳卒年一十有八生一女夭之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共姜守義衛作柏舟如君之節乃宜公侯無愧死者往從之遊

右屯衛大將軍妻崇德縣君張氏墓誌銘

君張氏父道周左侍禁適右屯衛大將軍令蒙封崇德縣君君夙喪父事母以孝聞既歸不及事其舅事姑如事母族人稱為屯衛兄弟四人最處幼君常勉

以佛由是親愛益篤也君卒衛㲲居不樂其生元祐元年宮中火驚而感疾十二月庚申卒年三十男二人曰子賚三班奉職次男及一女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伯姬火死諸侯畏宋君以駭隕亦惟義重凡婦之節汝而為用

左班殿直妻杜氏墓誌銘

君杜氏曾祖正己遂州錄事參軍祖宗敏贈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父士言樞密院兵房副承旨年十九適康州刺史仲考之子左班殿直士琡君幼聰敏性質婉麗巧於女功父母愛之求合得公族事舅姑盡孝閨門肅然元祐八年三月壬辰卒年二十有三一男三歲矣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杜氏后族派別流長嫁于宗支罔克壽藏銘以昭之俾後不忘

右監門衛大將軍威州刺史贈徐州觀察使彭城侯墓誌銘

侯諱令進字歸聖集慶軍節度觀察留後南康郡公惟能之曾孫鄧州觀察使南陽侯從贄之孫保寧軍節度觀察留後東陽郡公世馥之子初賜名補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坐罪非自犯奪一官未幾復舊秩遷右監門衛大將軍威州刺史侯性和裕未嘗失色于人力學好古熟漢唐史書善音律多蓄古器以為玩侍東陽公疾冠帶不去體居喪致毀事母盡孝元祐四年七月辛卯卒年三十有二娶永和縣君姚氏文思副使公綽之女繼室永嘉縣君王氏內殿崇班海之女二男曰子蘧三班奉職次尚幼七女長適三班奉職袁弼餘皆在室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君子之行不見聲色畸克能之惟侯可則

右監門衛大將軍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墓誌銘

侯諱令史字仲揚冀王惟吉之曾孫廬州觀察使廬江侯守度之孫建武軍節度使嘉國公世括之子母彭城縣君劉氏長樂郡君高氏初賜名補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侯秀穎刻意于學無聲色狗馬之好宗族稱其孝友元祐元年八月庚子卒年二十有八娶張氏封永康縣君二男曰子欽右班殿直次二人及一女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善積於身宗族信之不永厥年亦未克施

左班殿直墓誌銘

君諱子建贈保寧軍節度使楚國安僖公從信之曾孫贈同州觀察使馮翊侯世登之孫右武衛大將軍榮州刺史令詳之子母秀容縣君高氏以父蔭補三班借職改奉職幼有成人之志不妄言笑從師受學樂讀書喜筆札日誦百言元祐七年六月辛未卒年十有三九年二月乙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楊氏童烏育而不苗懿懿宗子亦隕璵瑤

右監門衛大將軍嘉州刺史妻永壽縣君程氏墓誌銘

君程氏曾祖坦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戡宣徽南院使武安軍節度使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父華文思使君幼端謹沈厚精于女功不喜華飾年十七歸遂寧郡王之子右監門衛大將軍嘉州刺史世設承上接下不失其宜侍姑疾夫婦衣不解帶宗族稱之性儉約治內嚴肅而能寬恕教諸子以孝友諸女以禮法元豐中封永壽縣君賜霞帔服元祐三年十月庚辰卒年三十有七六男曰令汝左班殿直卒曰令誠曰令僖曰令說曰令均並左班殿直曰令泱右班殿直六女長適三班奉職王誨次適三班奉職韓端仁次適三班奉職宗克先次在室餘蚤夭九年二月乙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程氏近世執政之門教子公壺以適宗藩鵲巢之風麟趾之配宜家有度在其後裔

內殿崇班贈左領軍衛將軍墓誌銘

君諱士暱字和叔平陽郡王允升之曾孫滕王宗旦之孫右屯衛大將軍仲寅之子初賜名令璘補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本唐州防禦使世滋之子也元豐初出繼屯衛改今名以學官薦換右職補外任改授西頭供奉官監壽州酒稅未赴權勾當翰林司還東頭供奉官內殿班崇磁州兵馬都監元祐四年四月乙乙卒于宮年二十有七君幼誦詩書嘉議論與之交者無不愛其才歷官處繁劇強敏有餘薦之者十餘人初赴壽春請對得上殿論當時利害數事

神宗嘉之下其章有司面諭令過郊禮而行乃命權翰林司娶張氏二男皆幼一女在室九年二月乙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神宗定宗子補外官之法故凡有一善必獎之所以長育其才也聖意豈不遠哉

右侍禁妻范氏墓誌銘

君范氏京師人曾祖守斌贈左司禦率府率祖文王內殿崇班父滋累舉進士隱居自適君既笄歸于鄭州防禦使越國公之子左侍禁子閔性質溫粹儀度端雅喜習筆札尤嗜書史事舅姑勤孝姑愛之如己女中外宗族一無間言元祐四年五月癸未卒年二十有三三男曰伯度次叅夭曰伯庠一女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范本祁氏陶唐之裔嫡于宗子令儀悅懿宜其家人弗克永世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五十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五十一

皇族墓誌銘

昭信軍節度處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撿校司空開府儀同三司贈太師追封崇王諡孝溫墓誌銘

王諱宗瑗字君玉　太宗之曾孫魯恭靖王之孫濮安懿王第十三子　英宗之弟也嫡母王三夫人王氏韓氏任氏所生母耿氏以王貴封德國太夫人仁宗賜名補右監門率府副率歷左清道率府率右監門衛將軍右領軍衛大將軍右驍騎大將軍襄州刺史治平中　英宗謂輔臣曰朕自即位罕見都兄弟心實慊然宜以正官奉內朝與時得顧視遷真州團練使　神宗踐祚遷蘄州防禦使改邕州觀察使三夫人改葬濮園王護喪如禮還拜鎮寧軍節度觀察留後王兄濟陰郡王薨　神宗臨奠因詔濮王祠堂王與昆弟序班祠下　神宗勞問甚悉遂下詔曰因謁濮祠顧瞻諸伯叔父形容齒髮皆非昔日深用惻然除崇信軍節度使封漢東郡王　今上嗣位授昭信軍節度使撿校司空開府儀同三司王性沉靜喜慍不形於色器質渾厚容止莊肅雖踧踖必冠帶

見之而寬大無所不容居室器用不向華侈衣服純素
食無珍異愛人好施振恤急難親族之貧者多賴焉
英宗入居儲宮委王調護　神宗習之世務意甚
勤切德國在堂王祿未豐躬怡顏養志服御玩好凡
可以順適其心者罄其所有無所不為　英宗雅稱
王篤孝德國病逾歲王晝夜省侍廝不安寢衣不緩
帶灼臂禱請無所不至卒不起居喪哀毀徒跣扶柩
以至墓所表乞廬墓終制　天子難奪情不許深嘉
歎之自德國薨不適聲色獨居靜處出侍妾數十人
元豐中從幸瓊林苑命射一發中的　神宗稱賞賜
與甚厚　神宗不豫王處一室憂見於色外人不得
入者月餘罷宮車晏駕號慟不食感疾失語踰年稍
復自支常追慕　神宗眷遇之厚雖久而哀不忘居
家嚴時祭享必先期齋別室齊潔累日然後行事恭
恪無少墮嶽間諸子侍左右教以忠孝見隸有過必
三犯然后罰閨門上下雍睦嚴整宗室親戚多指以
為法喜讀左氏春秋歷代史書晚年無疾方食於正
寢神色精明如平日忽不語少頃而薨年五十有六
實元祐三年五月癸亥訃聞　天子震悼輟視朝三
日制服苑中哭之百官慰于崇政殿門　太皇太后
同臨奠恤其孤恩意甚厚歸賵賻別賜金帛加等贈
太師追封崇王謚曰孝溫命入內省押班梁惟簡內
供奉官劉永年入內省高品李和護喪事六月申午
具鹵簿鼓吹出殯于城北乾元福聖佛祠王先娶彭
氏武昌軍節度使眷之孫女封英國夫人今正室劉
氏昭化軍節度觀察留後興之孫女封嘉國大男曰
仲伊右監門率府率蚤卒曰仲詰右武衛大將軍永
州　曰仲譁曰仲諱皆右千牛衛將軍十女長
壽縣主適東頭供奉官任懷亮太康縣主適內殿崇
班徐珪秀容縣主適文思副使程達卒永寧縣主適
西頭供奉官胡天經和義郡君適西頭供奉官周軫
卒遂寧郡君適右侍禁夏悅同安郡君適左侍禁彭
詢長樂郡君適右侍禁翟士永文安郡君適右班殿
直周涇次在室孫男十人士崗左班殿直士蓮右班
殿直士奇士硃皆卒士灑士仉右班殿直四人未名
女八人長蚤亡餘幼九年二月己酉從　太皇太后
之喪葬于河南永安縣永裕陵之西銘曰
太宗諸孫安懿多子　英宗承統奮國奉祀於穆崇
王宗邸稱賢治平之初有命自天　帝曰嗟子伯仲
叔季咸造內朝以慰予忠　神宗嗣服濮屬攸尊大

啟王宇並工而蕃惟是崇王協贊帝德　英宗所託
神考昊翼上之允宅惇叙九宗將旋相印益以附庸
生有顯榮沒有令譽役葬西陵利其後嗣

楚州防禦使楚國公贈奉國軍節度夫人
宗氏墓誌銘

夫人宗氏開封人曾祖趣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祖
皐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冀國公考絅西頭供奉官
妣張氏伯父綬參知政事年十七歸楚州防禦使楚
國公世恩封永康縣君夫人奉舅姑恭順接娣姒以
和撫諸子均一元祐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卒年五十
有二八男曰令勔右武衛大將軍濠州刺史次未名
而亡曰令璆右侍禁曰令勸曰令觀並左班殿直曰
令扂右班殿直蚤卒曰令珸左班殿直曰令剔右班
殿直蚤卒九女長適故右班殿直宗安國次蚤卒次
適右侍禁范端卒次適陳州司法參軍吳環卒次三
人蚤卒次二人尚幼孫男十二人子衲三班奉職子
褌右千牛衛將軍襲封楚國公子機三班奉職子禝
蚤卒子祿子禨子球子禬子琰子禪未仕二人幼孫
女十人四人蚤卒六人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
安縣銘曰
遠矣宗氏有商之裔宗在今朝世德孔昭懿哉夫人
終始惟一載其令淑有銘斯石

左侍禁妻郭氏墓誌銘

君郭氏開封人後從家許州今為穎昌人曾祖守祖
澄贈左千牛衛大將軍考瓌左藏庫使母長安縣君
李氏君生數歲已能承順父母顏色既長喪父白其
母曰不幸早孤劬勞無所報惟是不嫁以終養母母
兄不能奪處室二十三歲宗室士梟聞其孝行嘆曰
吾母亦寡居歲久幼弟未昏若得此女為婦使娣姒
共奉甘旨豈不善歟遣行媒力請于長安君長安君
感其意奪君志而嫁之遂適士梟弟左侍禁士㜶贈
虔州觀察使仲行第三子也入見禁中賜霞帔服君
既嫁果能事姑與兄公恭恪盡禮閨門雍睦上下欣
悅然未嘗須臾忘母思念感疾元祐三年十一月十
一日卒年二十有四一子後三歲未賜名亦卒九年
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處為孝女歸為孝婦雖則有行終念其母銘以昭之
純孝之墓

右監門衛大將軍贈洺州防禦使追封廣
平侯墓誌銘

侯諱令擧字子高贈保靜軍節度觀察留後高平郡
公惟叙之曾孫贈同州觀察使齊國公從戢之孫糊
州管內觀察使世逸之子侯幼而奇警記誦文字一
見如宿習比既長嚴於禮法動靜周旋容止必肅衣
冠必正母和義郡夫人疾篤醫有難色公刲股爲羹
以進母疾隨愈　仁宗爲育宗子聞侯幼敏賜以飛
白小字宗室榮之初賜名補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歷
右監門率府率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元祐
五年某月甲辰卒年三十有六娶李氏皇城使說之
女封仁壽縣君三男曰子安三班奉職蚤卒曰子寓
右班殿直曰子宏三班奉職四女長適石州司録參
軍吳德言三人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
曰
廣平蚤慧　仁祖所知既長克孝以禮自持玉韞於
櫝其卒不施

廣州防禦使贈感德軍節度使華國公墓
誌銘

公諱仲戢字子威魯恭靖王之曾孫濮安懿王之孫
濟陰榮王宗輔之子母惠國夫人裴氏少自刻厲不
紈騎侈翹然秀穎見者不敢待以常兒及長循守法
度上下無間言內外莫不加敬事榮王能候顏色怡
聲氣喻之於道終王身無過行宗族以爲有賢子之
助王寢疾藥必嘗而後進病革刲股肉以饋王薨廬
于殯卒哭而後返惠國太夫人薨時　仁宗山陵有
曰　上與　太皇太后遣內人弔臨公因復命跪訴
願與王皆得從葬許之葬歸悉出王餘積陳于庭召
諸弟子姪下至妾媵頒之無不滿其意俸廪悉均分
孤弱爲置師友教育如己子諸子弟矜慎謙儉如寒
素之士晚益清約所居一室蕭然終日服用不過繒
布元祐七年二月乙卯卒年四十有三娶安定郡君
康氏男四人右侍禁士閎右班殿直士晤士泰士喝
九年二月乙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孔氏之門閔子克孝人無間言擧以爲教公孝於親
以睦族人有聞于宗是謂立身

右監門衛大將軍贈蘄州防禦使蘄春侯
墓誌銘

侯諱子買字漢翁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曾孫
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魯國公世規之孫襄州觀察
使襄陽侯令廱之子母和順縣君梁氏初賜名補右

監門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侯天資挺特不待教而有立初魯公未有家孫得侯甚喜故極愛之長而好學事親孝敬友于兄弟睦於宗族雖生長富貴而有儒者之風戒勉以授官吏部者侯曰余重去親則如不得　晨昏之養雖日受萬鍾不願元祐五年三月某日卒年二十有七娶杜氏封長壽縣君三男曰伯瑛三班奉職二人及三女皆幼九年二月乙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古之求仕不遠千里死以親屈捧檄而喜惟侯之孝不去其親南陔戒養今見其人

右監門衛大將軍墓誌銘

侯諱仲全字端玉曾祖元佐贈魏恭憲王祖允言安遠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父宗說池州團練使祁國公母清河縣君張氏初賜名補環衛官累遷右監門衛大將軍　仁宗不豫上表請灼臂以禱　仁宗疾愈賜御書以旌之輕財好施治第吹臺之東亭榭池閣雕飾甚麗圖書翰墨環列左右當世知名之士間與往來曉音律尤善奕棊通於工巧技藝之事元祐六年二月庚寅卒年六十二娶陳氏封新安縣君先卒九男曰士璩右武衛大將軍賀州團練使曰士監門衛大將軍曰士貝蚤亡贈右屯衛大將軍曰士熙右監門衛大將軍曰士儻士遒皆右侍禁士銳左班殿直餘幼亡十六女長蚤亡次適左侍禁裴公謹次適內殿崇班周彼古次適吉州司理參軍王洌次適台州錄事參軍許求次適三班奉職裴旿次適二班奉職曹叅三在室六人亡孫男十二人不益右監門率府率不惑右班殿直不愚未仕不磷三班奉職不作未仕不諂三班借職不佞不懼不華不危不羣不疑不瀆皆幼孫女十人四蚤亡曾孫男二人女二人長夭次幼九年二月乙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振振宗子侯多才藝灼肌請命忠簡于帝保其寵位以沒于世詒厥子孫繩繩善繼

蔡國長公主墓誌銘

神宗皇帝之第九女母曰武美人生於元豐八年正月庚戌　上即位為皇妹封嘉國薨於元祐五年正月壬辰生六歲矣　上輟視朝二日主性慧悟已能好書畫追封蔡國奉先資福院九年二月乙酉祔永厚陵之西原銘曰

易贊帝妹詩美王姬其位在中車服有儀　英宗之

神宗之子何彼襛華未亂而止

右監門衛大將軍嘉州刺史妻永安縣君
向氏墓誌銘

君向氏 皇太后之姪女曾祖傅正贈太尉祖約贈
工部侍郎考宗儒刑部員外郎君年十五適右監門
衛大將軍嘉州刺史仲企性專靜寡言事舅姑勤孝
溫謹敬慎族人稱之為 皇太后所親愛歲時賜賚
有加及疾日遣中人存問國醫診視元祐三年十一
月癸丑卒年二十有四 太后遣中使致奠厚賻其
喪十男曰士鏞曰士應曰士峭曰士諺皆左班殿直
曰士邊次未名餘皆幼亡女八人其壻三班奉職田
有嘉施求三女未嫁餘皆幼亡孫男三人孫女三人
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作嬪于宗帝母所親宜其室家子孫詵詵遐不眉壽
蚤世隕身

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刺史妻永興縣君
程氏墓誌銘

君程氏開封人曾祖懷亮左藏庫副使祖勳父祥供
備庫副使歸宗室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刺史令話
事舅姑循法度以禮自防安素樂儉不喜紛華教子
日督程課敦序夫黨勤勞中饋盡作奩具置書史以
助其夫之學有古賢女儆戒相成之風元祐六月三
月癸亥卒年二十有九二男曰子傳三班奉職曰子
儀三女長早夭餘在室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
縣銘曰
程伯休父宣王司馬變彼宗婦克承其緒敬戒夙夜
配古賢女

右監門衛大將軍妻仁和縣君墓誌銘

君曹氏京師人曾祖翊贈比部郎中祖同文贈朝奉
郎父評右奉議郎通判潁州君事父母孝性尚儉素
好讀儒者書作五七言詩百有餘篇人多誦之其筆
札亦精妙父嘗曰此女所配宜得賢君子年十八歸
宗室右監門衛大將軍仲春濮安懿王之孫南康郡
王之子夫婦相敬如賓其夫前室之諸子愛之不異
己出者無少不均接內外親族以和莫不宜之元祐
四年四月丁巳卒年十有九二男曰士徂左班殿直
曰士倓右班殿直四女皆在室九年二月己酉葬河
南永安縣銘曰
曹出於周叔鐸始封遐遐後裔有嫁于宗方結其褵

右侍禁墓誌銘

上

君諱士班字子與鎭江軍節度使兼中書令郇國公允成之曾孫華州觀察使華陰侯宗禹之孫奉國軍節度使中國良僖公仲嬰之子母金華縣君陳氏繼曰長壽縣君魏氏君事親以孝聞卯歲知學既長博通群書善屬文美風儀材武過人尤長於射御初賜名授右班殿直遷左班請補外官監軍器庫門累遷右侍禁監西京商稅未赴元祐六年五月甲戌卒年二十有六娶曹氏四男二人幼未名二人與二女皆蚤夭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男子之事禮樂射御詩美魯侯允有文武矯矯公子蚤終令譽

右班殿直妻李氏墓誌銘

君李氏開封人五世祖昉相 太宗曾祖昭述翰林侍讀學士祖正卿贈朝議大夫父士彥朝奉郎母嘉興縣君劉氏君夙喪父嘉興擇壻得其姊之子冀康孝王之雲孫英州防禦使之子右班殿直子翀入見禁中賜霞披服性淳和動有法則善書札通音律篤志於女功既嫁以書札音律非婦事絕不復為專奉祭祀勤究有箴續紉縫未嘗不親動必聽于其夫無所敢專隨夫監驛于邢州享年二十九祐八年九月己亥卒于官舍二男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李氏家法來陸素風捨彼繁聲專此婦功潔薦蘋藻公侯之宮

右屯衛大將軍妻吉安縣君楊氏墓誌銘

君楊氏開封人曾祖全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邢國公祖崇勳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齊國公考宗識贈左衛大將軍母福昌縣太君趙氏君幼端重容止有法柔靜寡言長適右屯衛大將軍仲參敬其夫如賓事舅姑以孝聞屯衛蚤世君年始二十母閔其嫠獨欲奪志而嫁之君泣而不許母憐其節不強也自是屏簪珥斥鉛華衣服無文采晨起掃一室薰香誦佛書 日必齋素終老不厭稱兒未勝衣俾就師學晝誦夜講日課稍怠必嚴顏色而訓之族人或曰夫人有子單子名條屬籍設不使知道學富貴可坐致何苦效寒素家急祿養耶君曰生子不可不教吾獨一兒尤當力學以榮其身惰而愚非吾之志也族人乃服君有兄曰中孚有弟曰中良皆蚤卒墓殯未葬福昌君以為憂君指斥奩具珠玉服玩以相其

貲餘以賙族人之貧者福昌君卒君號慕每哭衄血不止既葬以哀毀感疾病革子孫環泣囑其子曰吾見若成立瞑目無憾矣元祐五年十二月癸丑卒年五十男二人長未名而卒次士伷右武衛大將軍虔州刺史一女蚤亡孫男四人不器三班奉職不習右班殿直不憂三班奉職次未名孫女四人長適右班殿直趙彥若三人幼九年二月己酉葬于河南永安縣屯衛之墓銘曰

衛母七子不安其室邦人刺之凱風是作　宋有宗婦二十嫠居之死靡它義殉其夫始為節婦終為賢母千載之後當式其墓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五十一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五十二

皇族墓誌銘

左班殿直妻楊氏墓誌銘

君楊氏曾祖延福左監門衛上將軍祖忠金吾衛大將軍父永保左侍禁母曹氏年十八元祐五年正月適宗室左班殿直士詠十一月丙子卒君性柔和幼敏悟寡言笑在家孝父母愛之及歸趙氏勤共婦道閨門之內上下皆得其歡心姑侯愛焉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之子于歸春水未泮不祿于室良人哀嘆

右侍禁墓誌銘

君諱令注字景和贈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曾孫贈宣州觀察使從謹之孫貴州防禦使世恬之子母大寧郡君邢氏初賜名授右班殿直遷左班進右侍禁幼不好弄及長靜默寡言笑喜學論語孟子楊雄法言皆略成誦治尚書通大義讀史傳必反復詳洽然后進不貪多務得而涉獵不精間則作詩以自適初調監河南第二草場門公方二十吏卒以其未嘗更事皆易之已而莅事敏察無敢以欺始大畏服司農卿廣正臣操下嚴急部吏鮮能可其意獨薦

君之才文路公一見器之曰吾讀史受漢唐宗子之
賢于其勉之授光州監酒稅未赴元祐六年十二月
乙巳卒年二十有五娶曹氏左藏庫副使備之女二
男曰子敦三班借職次未名一女在室君俸入無幾
而輟之以又士者常三之一及卒室無餘貲九年二
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振振宗子學以入官工欲善事器利且完方升而隕
如彼飛翰

右武衛大將軍鳳州刺史妻永安縣君郭
氏墓誌銘

君郭氏開封人高祖從義事漢為燕王曾祖彥升左
監門衛大將軍祖遵式左領軍衛將軍父昭簡內殿
崇班母長安郡君王氏繼曰長樂縣君王氏君年十
六適右武衛大將軍鳳州刺史令緝君在家事父母
孝及歸鳳州事舅姑如事父母鳳州昆弟衆多君上
奉兄公下待諸叔處娣姒和敬天族長幼莫不稱之
鳳州性疏財君約己儉素奉養有節雖脂澤奩具金
珠服玩往往斥以佐用度助家費殆盡不以介懷元
祐八年八月癸丑卒年三十有八五男曰子玉前監
穎昌府舞陽縣酒稅曰子稱三班奉職曰子懿登卒
曰子珹三班奉職幼未名七女長適三班奉職王仲
約次適三班借職潘絳次蚤卒次在室次夭次二人
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郭本姬氏二號之後世有顯人以及宗婦成夫之義
不以其富

右千牛衛將軍妻崇仁縣君高氏墓誌銘

君高氏曾祖繼忠四方館使榮州團練使贈左金吾
衛上將軍祖遵與內殿承制贈左驍衛將軍考士永
文思使君　宣仁聖烈太皇太后之侄也年二十歸
右千牛衛將軍士紘事舅姑孝敬教子以義方喜讀
儒書尤能翰墨千牛力學應科舉家事悉以委君治
有條理好賙人之急俸祿隨輒費盡不介其意常若
有餘元祐五年二月十一日卒年三十子男四人曰
不矜蚤亡曰不遠三班借職二人幼三女在室九年
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姜任之族馬鄧之家賢淑有聞而壽不遐

右屯衛大將軍妻靜安縣君鄭氏墓誌銘

君鄭氏開封人曾祖守忠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諡安毅祖惟幾贈左衛大將軍父佐內殿承制母趙
氏君嫁右屯衛大將軍令音封靜安縣君六年而屯

衛卒元祐四年五月十二日君卒年二十有九君歸
也衛為冢婦敬事舅姑如事父母溫和謙謹喜愠不
形於色居夫喪盡哭夜止心內慘怛而奉舅姑親常
舒裕見者不知其抱憂戚也三男曰子漸三班奉職
次蚤夭曰子渭三班借職孫男一人九年二月乙酉
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造次用禮企被敬姜壽弗克永名則不已

右監門衛大將軍妻永安縣君夏侯氏墓誌銘

君夏侯氏曾祖延敏不仕祖仁訥安陸府父緬右侍
禁君年十七歸右監門衛大將軍令蚖勤斈儉約夫
族宜之封永安縣君元祐元年四月二十日卒年二
十有三殯于金輝門外興教佛祠九年二月乙酉葬
河南永安縣銘曰
柔惠且淑宜其公族胡壽其年弗享終祿

右監門衛大將軍妻孫氏墓誌銘

君孫氏開封府助教惟道之女母張氏適右監門衛
大將軍士稷性簡靜奉舅姑敬接娣姒睦長幼稱之
嫁六年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卒年二十有一一
男曰不屈三班奉職二女皆幼九年二月乙酉葬河
南永安縣銘曰
坤道柔順陰德靜專無非無儀乃婦之賢

台州防禦使贈武康軍節度使追封榮國公墓誌銘

公諱仲縮字公權魏恭憲王元佐之曾孫懿恭平陽
王允升之孫保寧軍節度觀察留後東陽公宗辯之
子初賜名授右內率府副率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
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雅州刺史
侯少愿慤寡言有成人風長而機警無他好晏居一
室環列書史凝塵滿席澹然終日每嘆曰宗室託肺
腑坐糜厚祿無補于時飽食煖衣喪其良心豈不惜
哉由是盡心于學專治詩從師受易通大義是時朝
廷屢詔選教官以敎宗子有能通經術行誼修飭者
以名聞公為舉首召試學士院以詩易對義中選拜
開州團練使遷衛州防禦使　今上即位遷台州元
祐三年二月戊子疾卒享年四十有七夫人王氏封
安康郡君十二男曰士託右武衛大將軍汀州刺史
曰士倅士秦並左班殿直士惏右班殿直卒餘蚤卒
七女第三女適推官任實賢餘蚤卒孫男七人曰不
諂曰不柔並三班奉職餘幼孫女三人皆幼九年二

月已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維古公族弱於富貴宴安懷毒敗德速戾有斐宗子
學以自修詒厥子孫以公以侯

贈睦州觀察使汝南侯墓誌銘

侯諱令赫字民瞻冀康孝王之曾孫陳州觀察使淮
陽侯之孫彰信軍節度觀察留後濟陰公之子　太
祖元子越王即侯之高祖康孝王國于冀特命立宮
故子孫別而屬于冀母張氏金華縣君侯初賜名授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
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領襲州刺史幼
而秀穎自異於群兒中或戲之則正色儼然笑語不
妄記識敏悟四歲受孝經六歲通論語七歲能為二
韻詩喪父哀毀如成人既長涉獵百家書能為文章
事母尤篤孝奉諸兄敬順為屬序齋日隷學侯每先
至及退必最後金華君性嚴治門內有繩法子孫諸
婦皆畏憚侯有所規則能寬容而納之元祐元年閏
二月戊申卒年三十有九娶王氏封永和縣君一男
曰子瑜右班殿直三女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
永安縣銘曰
英宗建宗學廣教官　神宗俾宗子得從科舉而公
族彬彬益向學矣如侯之美秀而文使之立朝建豈
不為公卿才士大夫哉

右監門衛大將軍天水郡開國侯妻新安
縣君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氏曾祖明之尚書駕部郎中祖易祠部員外
郎父祐之袁州分宜縣主簿適右監門衛大將軍仲
全性儉約衣服不為文繡飲食不務豐腆祭祀不親
以為不恭四十餘年所求於夫者薄而施於人者衆
室無餘貲天水公延置門下皆宿師老儒夫人厚具
供給故諸子皆以藝業稱而諸孫亦舉進士事母孝
氏盡其力母年九十有五而終搢紳衣衾如禮元祐
四年三月甲午卒年六十有二九男曰士雋右武衛
大將軍賀州團練使曰士琫右監門衛大將軍曰士
貝蚤卒贈右屯衛大將軍曰士熙右監門衛大將軍
曰士傑士遒皆右侍禁曰士銳左班殿直餘幼卒十
六女長蚤卒次適左侍禁裴公謹次適內殿崇班周
復古次適吉州司理參軍王冽次適台州錄事參軍
許球次適三班奉職裴阡次適三班奉職曹參三人
在室餘六人亡孫男十三人不溢右監門率府率不
感右班殿直不愚未仕不磷三班奉職不怍未仕不

諮三班借職不倦不慢不華不危不群不疑不瀆皆
舉進士孫女十人六人幼四人蚤亡曾孫男二人女
二長夭次幼九年二月己丑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懿彼令德宜其侯宮婦渭是服榮盛以豈子孫振振
詩禮之風

右武衛大將軍嘉州刺史妻同安縣君馬
氏墓誌銘

君馬氏京師人曾祖德韜贈左武衛將軍祖崇正贈左
金吾衛上將軍父用舟贈右金吾衛將軍母萬年縣
太君武氏年十七適右武衛大將軍嘉州刺史士歸
君沉厚溫純簡靜嚴潔無侈靡之習姑馮翊君以病
侍醫藥積憂成疾未幾姑沒君執喪哀毀疾益侵元
祐五年六月己亥卒年三十八一男曰不滿三班奉
職七女長適左侍禁王治次適左班殿直宋齊次適
太學進士張鉉次適開封進士唐諮三人幼九年二
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馬氏之先蓋出司武命姓以官世不絕史准此宗婦
允矣淑人致孝于姑而隕厥身

右監門衛大將軍達州刺史贈真州觀察
使追封常山侯墓誌銘

侯諱令擢字公秀冀康孝王惟吉之曾孫僖穆王守
節之孫彭城郡公世延之子母李氏崇仁縣君劉氏
德興縣太君初賜名補右內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
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達州刺史侯
性質端重眉宇軒秀自為兒時彭城公常奇之服公
夫人喪號毀過制治家治身皆有法度雖家人未常
見其喜慍與伯兄濟州防禦使令續友愛極于雍睦
輕財重義俸入以賙貧窶不問有無善騎射洞曉音
律擊拂博奕皆妙然未常縱以為樂書無所不觀觀
輒記憶不忘至學宮講義則執經就列聳聽難問從
橫不窮又復以訓諸子 神宗享太廟始擇用宗子
執事侯首被其選元祐五年五月乙丑卒年四十有
四初娶王氏左藏庫使遵道之女封壽昌縣君繼室
曹氏文思使謹之女封長安縣君十男長蚤夭曰子
紳右監門率府率曰子縉右班殿直曰子綱三班奉
職曰子綸三班借職曰子綬曰子純曰子經曰子繹
未仕其一幼亡八女長適右承務郎吳寧次適右班
殿直張百常次適三班奉職張格卒餘在室一幼七
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常山彬彬允武允文雖遊于藝惟學之勤蚤世而隕

其行有聞

漢州刺史本州防禦使贈保寧軍節度使
榮國公墓誌銘

公諱仲革字景文魏恭憲王元佐之曾孫平陽懿恭王允升之孫崇信軍節度觀察留後漢東郡公宗回之子初賜名補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三遷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雅州刺史成州團練使舒州防禦使公性敦厚謙恭喜慍不見于色與人交久而益敬居母隴西郡君李氏喪毀瘠逾慕請廬於殯所有司以無往例不許公遣子姪詣相府懇請朝廷憫而從之後遂為例奉朝請四十餘年未嘗有過失疏財好施親識或假貸皆不忍取恐傷其意客有獻詩者許贈以萬錢未與而客死客之子初不知他日召而與之曰是以為祭享之資庶不負吾宿心也公無聲色之奉喜畜圖書葺舍館一室翛然左右經史遊息其間　仁宗嘗為飛白書又真書其名以賜之元祐五年八月己酉薨年五十有二娶李氏封同安郡君十三男曰士對右監門率府率卒曰士緞右武衛大將軍隴州刺史曰士免曰士証皆右監門衛大將軍曰士俹右侍禁曰士狆左班殿直曰士禘右班殿直餘蚤卒九女長適西頭供奉官董价次適左班殿直王子愈次適左班殿直孟滋卒餘五人亡一人幼孫男十人不愿左班殿直不息不掩不佶不矜並三班奉職餘五人幼孫女十二人長適左班殿直曹暾次適進士董昌言四人蚤亡餘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亹亹榮公克顯於宗宗室濟濟榮公愷悌豈無聲色公樂詩書豈無高位公有令譽延陵擊劍不倍死者公之與人無愧前古年踰知命沒啟國封公多孫子其慶無窮

右千牛衛將軍妻夏氏墓誌銘

君夏氏開封人曾祖竦贈太師中書令鄭國文莊公祖安期龍圖閣學士考伯孫左朝議大夫母永嘉縣君任氏適右監門衛將軍仲珣性溫仁柔克事姑以孝聞宗族宜之屬疾久不愈戒其夫曰毋復以針藥煩我無益也元祐五年正月戊子卒年三十女四人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有夏之先實維姒氏顯矣其族嬪于宗子令淑有聞弗克永世

贈洺州防禦使廣平侯王氏墓誌銘

夫人王氏京師人曾祖貴贈左衛將軍祖振海州團
練使父從善內殿承制母長壽縣君張氏年十五適
洺州防禦使士頵元祐元年七月己卯卒年二十有
一一男右班殿直女一人在室夫人在家孝于父母
旣嫁又能孝事其姑性溫靜口不言人是非尊屬稱
之曰如老成人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婦道之勤如事入母孝敬夙成弗克遐壽

右侍禁墓誌銘

君諱令璨字君寶贈昭信軍節度使英國公惟憲之
曾孫榮安僖王從式之孫贈崇信軍節度使譙國公
世采之子初賜名補右班殿直再遷右侍禁監陳橋
鹽稅勤於吏事元祐七年三月丙申卒年二十有五
娶吳氏二男皆幼吳氏守義不嫁九年二月己酉葬
河南永安縣銘曰
哀哉王孫天不假年躬行于家有婦之賢

吉州刺史本州防禦使贈崇信軍節度使
譙國公墓誌銘

公諱世采字徽之曾祖楚康惠王德芳祖英國公惟
憲考榮安僖王從式初賜名補太子右內率府副率
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
右武衛大將軍高州刺史右羽林軍大將軍茂州團
練使和州防禦使遷吉州性恭肅容貌嚴整每遇朝
進止可觀奉祠陵廟多被選未嘗有失 仁宗嘗書
忠孝二字面賜之嫡母高夫人薨卒葬英公別塋
榮王薨公表請遷祔王墓竭力以奉大事宗室稱孝
所生母李氏公未勝衣被出轉徙失其所歸高夫人
衰甚公勤惻哀戚形于寤寐訪求得之封長壽縣太
君歿贈安康郡太君姪令磋蚤夭嗣續不立公為經
畫後事躬視細務用度一出于己人以為難公生於
宗邸不喜紛華約身持法好施樂善沒之日家無餘
財諸子貸倖以畢葬事元祐四年五月壬午卒年五
十娶高氏供備庫副使遵憲之女封文安縣君卒繼
室以慶州經略使遵裕之女封崇安縣君皆 太皇
太后之從妹也十七男曰令初武州刺史曰令祛寧
州刺史皆右武衛大將軍曰令畫曰令玨皆右監門
衛大將軍曰令璋莊宅副使曰令德右侍禁曰令絲
曰令琦皆五班殿直曰令劉曰令稲皆右班殿直七
人亡曰令祝右內率府副率曰令璨令馭令騰皆左
班殿直曰令瑆餘二人未名而夭女六人適康承益
李諒李誼薛恭之管泳並奉職一早夭孫男十一人

曰子禮三班奉職早夭曰子珪子愿曰子思皆右班
殿直曰子先曰子行曰子生曰子佃曰子㻣皆三班
奉職曰子吉曰子璪未官孫女十五人九年二月己
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燁燁學王克大其後公實似之忠孝兩有　帝錫之
書煥君星斗惟其全名沒而不朽

右侍禁妻王氏墓誌銘

君王氏開封人曾祖克恭贈右監門衛大將軍祖有
度文思副使父仲簡供備庫副使母永康縣君趙氏
年二十適右侍禁令頵不逮事舅事姑勤孝侍禁出
補外官得監饒州玉城鎮關所治在深山窮谷間民
居戶不滿百而飲食服用皆無有君勉侍禁以清白
泰然能安之元祐七年八月甲戌卒年二十有八四
男皆未名二女長女與次男皆蚤卒九年二月己酉
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嬪于公族柔惠靜專勉夫以正維婦之賢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五十二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五十三

皇族追封記　　右記

皇族追封記

故魏王追封記

王諱　英宗皇帝之第四子　母宣仁聖烈太皇太
后生五歲　仁宗賜名仲格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
國子祭酒行太子右內率府副率　英宗爲皇子王
從居慶寧宮　英宗即位改賜今諱授紫金光祿大
夫檢校太子賓客博州防禦使封太寧郡公進拜耀
州觀察使封鄂國公治平元年授檢校太保左衛上
將軍二年南郊加檢校太尉　神宗嗣位授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武勝軍節度使封樂安郡王與仲兄今
徐王乞解官服　英宗喪下有司議不詳　英宗祔
廟畢授興元尹山西南道節度使封高密郡王熙寧元
年出就外傳　南郊加特進賜功臣號崇仁保運四
年出閤授保信保靜軍節度使封嘉王明堂加開府
儀同三司功臣號翊戴七年南郊加功臣號同德十
年南郊加功臣號守正後罷功臣號元豐二年加賜
公使錢歲八千緡三年拜司空封曹王　今上踐阼
拜太保武昌武安軍節度使封荆王贊拜不名五日

一朝如見於宮中如見大長公主之儀　神宗祔廟畢拜太傅武寧鎮海軍節度使元祐元年賜親賢宅以居拜太尉真定江陵尹成德荊南節度使王自熙寧訖于元豐累請居外第避東宮　神宗詔曰朕上承　先帝隆事兩宮顧豈以子舍之嫌而有間天倫之愛終不許至是懇請　今上不得已許之三年七月戊申王薨于親賢宅西位之正寢年三十有三比及殮二聖再臨喪再輟朝前五日後一日太常考行守禮執義曰端博聞多能曰獻請以端獻易王名九月甲寅出殯于西門之外王夫人王氏封潭國十男孝哲右驍衛大將軍蚤卒贈憲州防禦使齊平侯孝詒孝參孝奭孝璘皆團練使次蚤卒孝悅孝頡孝願皆大將軍團練使孝永大將軍七女長封永嘉郡主大人幼王生而秀嶷長而額異端重明粹孝敬悌順伏膺儒學肩禮宦條寬仁愛人出于天性在　英宗時神宗以長子主器與徐王講學東宮王以幼子日侍宮中神宗既即政上奉兩宮下接二弟怡怡愉愉言必溫色必悅賜玉帶玉魚以表異于羣臣天下稱孝友王與徐王居東宮二十年日奉朝請問安　兩宮圜丘明堂五陪祼獻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協心同德藩屏帝室天下稱賢王今上恭己守成尊禮近屬太皇太后齊家治國內外肅穆王正身絜己慎靜而謙無毫髮之私天下稱朝廷至公焉元祐八年九月太皇太后崩天子追惟　先后季子之愛哀王之蚤世慮落將以九年二月己酉從　宣仁聖烈之喪葬于永厚陵之北命臣祖禹誌王之墓臣奉詔既論次王之德行而銘之矣有司謂當刻石以表神道昭示後世故又取其大略而書之謹記

故鄧國長公主追封記

神宗皇帝元豐五年正月乙酉　皇太妃朱氏生第八公主于宮寢八年　今上即位為同母妹封忻國長公主生而溫懿既能言即穎悟性樂閑靜如老成人天資孝愛　神宗崩乳保初不使主知主覺而固問乃以實告哀不自勝至忘寢食因感疾十月卒未髮年四歲時　皇太妃護　神宗靈駕西行聞訃哀其聰悟而降年不永追封鄧國九年二月己酉從宣仁聖烈太皇太后之喪祔于永厚陵昔唐太宗晉陽公主五歲充孝慧而蚤夭太宗哀之今鄧國四歲孺慕繼以覺傷加於晉陽一等矣臣承詔序次本末刻石以表于墓謹記

故登國長公主追封記

神宗皇帝元豐八年正月庚戌後宮武美人生第九公主于禁中　今上即位以皇妹封嘉國長公主六歲慧悟已能弄筆書畫好錦繡女功之事元祐五年正月壬辰薨　上輟視朝三日追封登國殯奉先資福禪院九年二月　西從　宣仁聖烈太皇太后之喪祔于永裕陵之西原昔宣王考室感熊羆虺蛇之夢生男有室家君王之慶生女無父母詒罹之意以為周德之陰惟　神宗誕受帝祉天屬衆多登國始生六年幼有淑質而未及成肅雍之美助召南之化豈非其命也臣承詔既為銘而納諸壙又刻石以表于墓謹記

皇族石記

右武衛大將軍男墓記

右武衛大將軍漳州刺史士紳第三男贈容州觀察使普寧侯宗儒之曾孫贈同州觀察使馮翊侯仲盤之孫母長壽縣君李氏元祐五年七月庚辰生八年九月癸卯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贈感德軍節度使惠國敦孝公第三女墓記

贈感德軍節度使惠國敦孝公仲忱第三女贈太師信安僖簡王允寧之曾孫贈太尉韓榮思王宗諤之孫母安定縣君楊氏治平四年正月己巳生元祐二年六月甲申卒年二十有一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右侍禁女墓記

右侍禁士𢒰長女贈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彭城郡公宗彥之曾孫贈華州觀察使華陰侯仲寂之孫母元氏元祐二年五月丙寅生明年七月丁巳卒始二歲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府永安縣謹記

右內率府副率子右班殿直士捧墓記

右內率府副率仲需子士捧贈太師平陽郡王允升之曾孫贈開府儀同三司郇王宗惠之孫母張氏元豐八年六月戊寅生元祐元年三月賜名授右班殿直六年八月甲辰卒始七歲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府永安縣謹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女墓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綴第三女贈開府儀同三司郇王宗惠之曾孫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團練使仲奚之孫母仁壽縣君馮氏元豊七年七月乙卯生元祐二年正月壬申卒始四歲九年二月己酉塟河南府

永安縣謹記

右千牛衛將軍子右班殿直士琀墓記

右千牛衛將軍仲琨長子士琀贈太師平陽郡王允升之曾孫贈保寧軍節度觀察留後東陽郡公宗辨之孫母安福縣君沈氏元祐元年六月戊申生其年十一月賜名授右班殿直五年八月己亥卒始五歲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府永安縣謹記

右武衛大將軍沂州團練使子三班奉職子淳墓記

右武衛大將軍沂州團練使令甄子子淳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韓國公從藹之曾孫密州觀察使世雄之孫母孝義縣君蘇氏熙寧十年十二月壬午生元祐元年遇明堂賜名授三班奉職八年七月乙巳卒年十七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府永安縣謹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女墓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珥長女贈保寧軍節度使東陽郡王宗悌之曾孫全州觀察使仲微之孫母曰永安縣君王氏元祐五年十二月戊午生元祐七年七月丙申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府永安縣謹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男墓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謁第二男贈保寧軍節度使東陽郡王宗悌之曾孫全州觀察使仲微之孫母曰壽安縣君李氏元豐三年四月壬寅生元祐三年六月乙酉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府永安縣謹記

遂州觀察使男墓記

遂州觀察使仲碩第六男贈太師平陽郡王允升之曾孫贈保寧軍節度使東陽郡王宗悌之孫母曰遂寧郡君劉氏元祐元年二月癸酉生元祐三年十二月辛巳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之女墓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宗漢之女贈鎮江軍節度使追封丹陽郡王守節之曾孫贈鎮海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北海郡公世符之孫母曰秀容縣君劉氏元豐元年十月十六日生元祐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卒年一十二歲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右監門率府率第三女墓記

右監門率府率仲迺之女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定王允良之曾孫蘇州觀察使吳國公宗綘之孫母曹氏元祐四年三月十八日生是年八月二十八日夭年一歲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女墓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褎第二女贈華州觀察使華陰侯宗勇之曾孫贈　公之孫母長安縣君張氏元豐三年三月甲子生元祐八年九月庚辰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密州觀察使之女墓記

密州觀察使世雄第十二女贈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曾孫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韓國公從誨之孫母同安郡君錢氏元豐三年二月壬子生元祐四年五月丙子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右金吾衛大將軍渟州防禦使之女墓記

右金吾衛大將軍漳州防禦使令瓊第三女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曾孫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榮國公世規之孫母曰延安縣君李氏熙寧三年十二月壬戌生元祐五年十一月己卯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之女墓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令愢之長女贈鎮江軍節度使追封丹陽郡王守節之曾孫贈鎮海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北海郡公世符之孫母曰秀容縣君劉氏元豐元年十月丁巳生元祐四年五月戊戌卒九年二月己酉葬于河南永安縣謹記

右監門率府率之女墓記

右監門率府率仲適第二女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定王允良之曾孫蘇州觀察使吳國公宗繪之孫母曰曹氏元祐四年二月己丑生是年八月乙丑卒九年二月己酉葬于河南永安縣謹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之女墓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令愢第四女贈鎮江軍節度使追封丹陽郡王守節之曾孫贈鎮海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北海郡公世符之孫母秀容縣君劉氏元豐八年十月庚辰生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丙寅卒九年二月己酉葬于河南永安縣謹記

徐王第四男嘉州團練使贈感德軍節度使永國公墓記

皇叔徐王之第四子嘉州團練使贈感德軍節度使永國公孝錫　仁宗皇帝之曾孫　英宗皇帝之孫庶母高氏元豐八年三月丙辰生元祐二年八月乙未卒始三歲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徐王第八女墓記

皇叔徐王之第八女　仁宗皇帝之曾孫　英宗皇帝之孫夙母高氏元豊七年二月戊寅生元祐元年八月己酉卒始三歲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太子右内率府副率男墓記

太子右内率府副率仲洙長男士銳右班殿直平陽郡王允升之曾孫贈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高密郡王宗達之孫母郭氏元祐四年九月戊寅生五年八月壬寅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右武衛大將軍康州團練使男墓記

右武衛大將軍康州團練使仲析第五男士鷁右班殿直贈鎮江軍節度使邠國公允誠之曾孫贈静難軍節度使追封新平郡王宗保之孫母長壽縣君李氏元豊五年四月甲子生元祐六年十一月丁未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右武衛大將軍欽州刺史子三班奉職子振墓記

右武衛大將軍欽州刺史令穆子子振保寧軍節度使楚安僖公從言之曾孫青州觀察使北海侯世爽之孫母樂壽縣君徐氏熙寧四年五月壬辰生遇明堂賜名授三班借職遷奉職元祐六年十一月丁酉卒年二十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府永安縣謹記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五十三

皇族石記

右武衛大將軍舒州防禦使第六子墓記

右武衛大將軍舒州防禦使仲篤第六子贈太尉兼中書令濮安懿王之曾孫贈武寧軍節度使兼侍中彭城郡王宗哀之孫母壽昌縣君李氏元祐二年九月丁丑生四年七月丁　卒始三歲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府永安縣謹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第二子墓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仲戩第二子贈太尉兼中書令濮安懿王之曾孫贈武寧軍節度使兼侍中彭城郡王宗哀之孫母長壽縣君李氏元祐六年正月乙亥生其年九月辛卯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府永安縣謹記

右武衛大將軍舒州防禦使第七子墓記

右武衛大將軍舒州防禦使仲篤第七子贈太尉兼中書令濮安懿王之曾孫贈武寧軍節度使兼侍中彭城郡王宗哀之孫母壽昌縣君李氏元祐二年十二月丙午生六年閏八月戊寅卒始五歲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府永安縣謹記

同州觀察使馮翊侯第十二子左班殿直令覷墓記

同州觀察使馮翊侯世覃第十二子令覷贈建安軍節度使同安郡王緯王之曾孫同州觀察使馮翊侯從讜之孫母壽安縣君夏氏熙寧九年二月癸巳生元豐三年遇同天節賜名授右班殿直八年十二月甲子卒始十歲元祐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府永安縣謹記

右武衛大將軍廬州團練使第三女墓記

右武衛大將軍廬州團練使令狗第三女贈陳州觀察使淮陽侯守約之曾孫贈彰信軍節度觀察留後濟陰郡公世長之孫母清河縣君張氏熙寧五年十月丁丑生元祐二年四月壬午卒年一十有六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府永安縣謹記

右武衛大將軍昌州刺史第十二女墓記

右武衛大將軍昌州刺史令夫第十二女贈廬州觀察使廬江侯守度之曾孫贈蘄州防禦使蘄春侯世宏之孫母長壽縣君王氏元祐七年四月辛酉生明年十月癸酉卒始二歲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府永安縣謹記

前皇城副使長女墓記

前皇城副使令耦長女贈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韓國公從讜之曾孫贈定國軍節度使南康侯世綱之孫女母長安縣君劉氏元豐元年六月丙午生元祐五年七月庚辰卒年十三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府永安縣謹記

右監門率府率子右班殿直士倠墓記

右監門率府率仲換子士倠祖孝定王承弼之曾孫司空南陽郡王宗裔之孫母夏氏元祐二年十一月壬子生其年遇與龍節賜名授右班殿直五年六月甲寅卒始四歲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府永安縣謹記

右千牛衛將軍子不矜墓記

右千牛衛將軍士紘長子不矜贈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高密郡王宗達之曾孫贈保寧軍節度觀察留後東陽郡公仲烈之孫母崇仁縣君高氏元豐二年六月丙午生元祐五年七月己丑卒年十二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府永安縣謹記

右武衛大將軍昌州刺史第五子墓記

右武衛大將軍昌州刺史士岌第五子贈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高密郡王宗達之曾孫贈保寧軍節度觀察留後東陽郡公仲烈之孫母壽安縣君李氏元祐四年四月癸丑生五年二月己未卒始二歲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府永安縣謹記

右武衛大將軍恩州防禦使第十女墓記

右武衛大將軍恩州防禦使仲篪第十女贈鎮江軍節度使兼中書令鄖國公允成之孫曾贈虔州觀察使南康侯宗仁之孫母同安縣君焦氏元豐八年二月己丑生元祐五年九月己卯卒始六歲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府永安縣謹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康州刺史第六子墓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康州刺史仲弓第六子贈鎮江軍節度使兼中書令鄖國公允成之曾孫贈虔州觀察使南康侯宗仁之孫母嘉興縣君杜氏元祐二年十月乙酉生六年甲戌卒始五歲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府永安縣謹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第二子墓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令譮第二子贈鄧州觀察使南陽侯從贄之曾孫贈保康軍節度觀察留後吳興侯世經之孫母壽安縣君史氏元豐八年七月乙卯生元祐八年十月壬申卒始九歲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

府永安縣諲記

右武衛大將軍康州團練使第六男墓記

右武衛大將軍康州團練使仲析之第六子曾祖鄆國公允成祖新平郡王宗保母長壽縣君李氏元祐四年九月甲戌生十二月丙辰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諲記

右千牛衛將軍第二女墓記

右千牛衛將軍仲銛之第二女曾祖定王允良祖左金吾衛大將軍雄州防禦使宗蔄母崇德縣君魏氏元祐二年十月癸卯生明年閏十二月戊辰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諲記

右監門率府率長女墓記

右監門率府率仲挾之長女曾祖永嘉郡王允建祖祁州防禦使宗粹母曹氏元祐五年九月庚辰生七年三月己未卒始三歲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諲記

右千牛衛將軍第二女墓記

右千牛衛將軍令璯之第二女曾祖贈同州觀察使追封馮翊侯從讜祖贈崇信軍節度使追封榮國公世程母福昌縣君李氏元祐四年五月丙申生五年七月甲戌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諲記

右武衛大將軍舒州防禦使第四女墓記

右武衛大將軍舒州防禦使仲篤之第四女濮安懿王之曾孫贈武寧軍節度使兼侍中追封彭城郡王宗家之孫母壽昌縣君李氏元豐戊午九月丙申生元祐七年四月辛未卒年一十有五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諲記

潤州觀察使第八男右班殿直墓記

潤州管內觀察使仲佺之第八子右班殿直士騎濮安懿王之曾孫贈康王宗樸之孫母安定郡君劉氏元祐元年五月己未生初賜名授右班殿直八年七月甲辰卒僅八歲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諲記

潤州觀察使第十一女墓記

潤州管內觀察使仲佺之第十一女曾祖濮安懿王祖贈康王宗樸母定安郡君劉氏元豐辛酉四月甲戌生元祐七年六月甲寅卒年一十有二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諲記

潤州觀察使第十二女墓記

潤州管內觀察使仲佺之第十二女濮安懿王之曾

孫贈康王宗樸之孫母安定郡君劉氏元豐辛酉十
二月庚戌生元祐六年閏八月甲申卒年一十有一
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英州防禦使第八女墓記
英州防禦使令遶之第八女贈陳州觀察使追封淮
陽侯守約之曾孫贈鎮海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九
海郡公世静之孫母劉氏封徳安縣君元祐六年九
月癸丑生明年正月癸卯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
永安縣謹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英州刺史第六男墓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英州刺史仲弗之第六子曾祖鄆
國公允成祖虔州觀察使南康侯宗仁母永和縣君
錢氏元祐三年七月丁卯生四年十二月乙丑卒九
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右千牛衛將軍第三男墓記
右千牛衛將軍士崚之第三子曾祖武寧軍節度觀
察留後宗嚴祖右屯衛大將軍仲啇母安福縣君吳
氏元豐七年九月戊戌生元祐五年七月癸未卒年
七歲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男三班奉職墓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令坰之子子濟字道鄉陳州觀察
察使淮陽侯守約之曾孫鎮海軍節度觀察留後世靜
之孫母郭氏永睦縣君君七歲入小學通孝經論語
試升中學十歲下筆成章句十五通尚書欲舉進士
會朝廷復詩賦科君晝夜力學至忘寢食誦唐李程
日五色賦嘗曰吾當如程取宰相供備庫使高士華
一見奇之愛其好學許妻以女未及娶元祐七年六
月戊辰卒年十八歲一男櫟孫九年二月己酉葬河
南永安縣謹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男三班奉職墓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令諫之子子琦字君玉寧國軍節
度觀察留後從啇之曾孫安州觀察使世肱之孫母
長壽縣君杜氏繼母建昌縣君彭氏以父任為三班
奉職始就學論語孟子孝經皆能說其義為文辭有
思致律令亦通大槩教官補之元祐三年四月乙丑
卒年十有九疾革囑姚氏妹使勉其父母以殺哀節
哭已乃自澡潔衣朝服而逝得其遺札如所以語妹
者聞者哀之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贈崇信軍節度使男右班殿直墓記
贈崇信軍節度使譙國公世采之子令馘英國公惟

悪之曾孫崇王從式之孫母崇安縣君高氏初賜名
補右班殿直未聧元祐五年七月戊辰卒年二十有
一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右武衛將軍興州團練使第七女墓記

右武衛將軍興州團練使仲㧞之第七女贈太師平
陽郡王允升之曾孫贈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彭城
郡公宗彥之孫母和順縣君郭氏元豐八年三月辛
酉生元祐七年正月壬辰卒年八歲九年二月己酉
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右監門率府率長女墓記

右監門率府率士諧之長女贈武寧軍節度觀察留
後彭城郡公宗彥之曾孫右武衛大將軍全州防禦
使仲集之孫母鄭氏元祐元年二月丁卯生二年七
月戊辰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右武衛大將軍文州團練使長女墓記

右武衛大將軍文州團練使仲鋭之長女贈太師平
陽郡王允升之曾孫贈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彭城
郡公宗彥之孫母長壽縣君康氏元祐二年八月庚
寅生四年四月辛丑朔卒年三歲九年二月己酉葬
河南永安縣謹記

右武衛大將軍全州防禦使第九女墓記

右武衛大將軍全州防禦使仲集之第九女贈太師
平陽郡王允升之曾孫贈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彭
城郡公宗彥之孫母崇安縣君張氏元祐三年十二
月丙戌生七年十一月乙未卒年五歲九年二月己
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左侍禁之男墓記

左侍禁監蘇州鹽務令寵之男子瑶贈宣州觀察使
宣城侯從謹之曾孫貴州防禦使世恬之孫母曰張
氏年始九歲元祐七年七月丙午卒九年二月己酉
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右武衛大將軍興州團練使之男墓記

右武衛大將軍興州團練使仲厥第五男平江軍節
度使兼侍中汝南郡王謚安懿贈太尉兼中書令追
封濮王之曾孫寧遠軍節度使華國公之孫母曰長
樂縣君康氏元祐六年六月壬寅生元祐七年五月
丁未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達州防禦使之男墓記

達州防禦使仲理第十一男平江軍節度使兼侍中
汝南郡王謚安懿贈太尉兼中書令追封濮王之曾

孫贈武寧軍節度使兼侍中追封彭城郡王宗衮之孫母曰廣平郡君曹氏元祐二年三月己卯生元祐六年　月己酉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達州防禦使之男墓記

達州防禦使仲理第十二男平江軍節度使兼侍中汝南郡王謚安懿贈太尉兼中書令追封濮王之曾孫贈武寧軍節度使兼侍中追封彭城郡王宗衮之孫母曰廣平郡君曹氏元祐三年三月癸酉生元祐六年　月丁未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南陽郡王之女墓記

南陽郡王宗喬第五女韓恭懿王元偓之曾孫定王允弼之孫母安定郡君魏氏元豐六年二月庚午生元祐五年八月丙午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右領軍衛將軍男墓記

右領軍衛將軍仲訥之男士遣右班殿直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定王允良之曾孫蘇州觀察使吳國公宗皞之孫母賈氏元豐八年八月壬午生元祐元年七月丙寅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昭州防禦使女墓記

昭州防禦使仲王第六女贈太師平陽郡王允升之曾孫贈保寧軍節度使東陽郡王宗悌之孫母曰樂平郡君王氏元豐七年十一月壬寅生元祐三年十二月辛巳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五十四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五十五

手記

傅堯俞欽之 元祐五正月乞召還

蘇軾

蘇轍子由

趙彥若元考

司馬康公休 元祐三十一月薦講官 除侍講

王巖叟彥霖

朱光庭公掞

吳安詩傳正

賈易明叔 元祐四兩省同舉御史除殿中

劉安世器之

呂陶元鈞

呂大忠進伯

呂大臨

張舜民芸叟

李周純之

楊國寶應之 元祐六閏八月二十七日舉御史

楊瓌寶器之

謝卿材仲適

游師雄景叔

常安民希古

王汾彥祖

姚勔輝中

張耒文潛

晁補之無咎

劉唐老壽臣

廖正一明略

郝闢之希孟

吳立禮

張舉子厚 志趣高潔詞學清贍甲科登第二十餘年侍親然養屏居不仕安恬之節臣實不如

曾孝純 元祐五十月二十八日薦館閣

孫賁

錢世雄 元祐五八月舉陞陟時權進奏院戶部檢法官

宋大章

欒京 已卒

丁騭公默

吳師仁坦求 元祐五四月一日二免講乞擢用前此十科舉講讀

邵伯溫子文

杜敏求 拙翁 元祐四舉臺閣清要陞陟
劉敦夫 元祐四舉著述科
龔 彥和
馮如晦 叔明
馮山 允南
陳鵬 圖南
趙俊 思誠
張康國 饒州教授改官 徐鐸榜及第
元祐七舉學官
章元弼 愛之 子 公爾紀常極稱其有文
元祐五舉學官 七年再舉
馬消
朱紱
鄭僚
周行己 師正 叔
秦觀 能文
程遵彥 抗蕃而口未嘗言 子瞻極稱其才云溫公亦知之
蘇堅 彥子 子瞻稱之如程
韓純彥 好學有文申公嘗欲除館職
侯臨
邵光 子瞻稱之已卒
韓宗直 公授稱之

王普
王當
李楚 陝州人能文
范致明 應制舉能文
范致虛 元祐三及第 文甚豪
賀鑄 班行有文
朱勃 遜之 元祐六閏八月二十七日與公授同舉御
史
王夾 能詩賦
杜常 許學
王奎 永興通判回方識之在陝西言邊事
甚詳云元祐二年秋西人數十萬點集畢

趙竦
年方起至羅戎城下五日而去本無意入
羌乃梁乙逋欲慕以此舉觀人情也三家
共一駝戩乾穀人喜哲之既無所得自援
末易點集乙逋更以思結人心天欲立功
以服國入年方三十二元祐六涇原之逸
先殺烽子故無作援邊吏來不知六年六
月三日鎮戎之役官吏聚城中不出並聽
張之練節剸聊臣無所扼為李由頭者乙
適保護嗣子乃夏之伊屋也觀其所為無
墓箏之形
平呂梁洪百丈之險 元祐七舉公私
俱便 善治則賦
樂舉
李潛 元祐六舉臺閣清要
張徽
游冠卿

雍鈞
蘇嘉 元祐七舉陞擢清要
石嗣慶
李格 滑子 子敦拙稱之
孫諤 元祐七舉臺閣
陳沂 元祐七舉陞擢
楊宗惠 敦夫
劉處厚 敦夫 唐夫拙稱之
趙令時 領僉子畤字之曰德麟作字說併書 未盛稱之 已薦館閣 宗室
宇文邦彥

傅耆
楊皐
王渙之
張東 元祐八舉著述
商倚
劉羲仲
尹材 處祐 元祐四舉獻納科
張雲卿 伯紀 元祐八薦學官
陳師錫 伯修
秦觀 少游

陳軒 元輿 拔舉自代
孔武仲 彥常
應昭緯
蘇昞
周尹 正孺 卒
李由頤 養正
朱光裔 公達
陳元直 淑正
陳元紘
張重 子威

吳儔
陳瓘 瑩中
李百祿 祐父
榮輯 子集 元祐八薦學官
陳峽
宋匪躬 履中
宋景年 遐叔
家彬 中孺 元祐六舉臺閣
石景略
蔡肇 天啓 元祐六舉臺閣

李格非
李徹 擇之
韓宗質
王寔 仲弓
王寧 幼安
徐鐸 振父
游酢
田述古 明之　元祐五舉著述科
李豸 方叔
張廷堅　廣安人盛橋司業孫之
李紘 中師 中弟　李徹言 正叔書責堯夫不與換官
鮮于綽 大受
祝康 法家
孫覽 傳師
程之才
程之元 德孺
程之邵 懿父
高士英 子容
范子奇 中濟
劉昱 晦叔

喬執中 希聖　喬云論議似從二程 任南發運司
謝綬
趙岍 景仁　元祐五十月與兩省同薦御史
范純禮 彝叟　又舉自代
趙澤　元祐四兩省同舉御史
郭腴　己卯
劉當時 叔鄭
冒紹庭 德先
田子諒
[illegible]誕 逵翁
陳陟
孫安 永弟　長社宰宜德有能政
蘇京
羅適
張升 卿　與張宗諤同以茶法勸停
文勛
徐君平　文從荊公學當國時不隨　子由稱其文字有吏才
李旻 修孺　元祐六薦試紹
宇文昌齡 伯修
安鼎　元祐四兩省同舉御史

趙君錫無愧
鄭穆閎中　元祐五正月侍經筵
鄭雍公肅　元祐五正月侍經筵
李括　元祐五　知洋州回　識
石亘
毛漸　知高郵軍擾三十六堰
朱京
楊畏子安
傅傳師傳正弟　原明稱之
李君卿　考課第一未獎
張安上　能吏也
劉渙公濟　元祐五七月薦博士
李傳　同上薦
張景仁　同上薦　晁無咎稱之　除教授
張咸　元祐五七月乞免舉應制
司馬樵　元祐五八月舉賢良
謝良佐　公挨　正叔皆稱之　元祐六舉著述
暢大隱
虞策　元祐五十月與丙首同舉御史自湖南運州除監察
裴綸　元祐五除御史　辭不就

郭知章
陳祥道用之　特禮學　元祐五十月二十八日劄乞行其所進禮書　元祐七四月二日又薦乞擾為禮言
豐稷澤夫
彭汝礪器資
潘興嗣
晁說之　作述科楊雄別傳有史才　又六薦著
李常　同年襲弟廷　極其文　李傳相上
吳儀傳正姪　下挃稱其文
許奉世　老夫薦經行特就殿試　註孝經
扈充　元祐六舉陞擢清要
鮮于之武　元祐六舉臺閣清要　元祐七十二月舉宮教
周鍔彥
許彥處中　元祐七舉臺閣
司馬庭直鴻
王任叔重　元祐七舉著述
李脁　能文　元祐八薦學官
晁將之　元祐八薦學官
孫勰　元祐八薦學官

劉逵　焦蹈榜第二人
李[illegible]　紀常稱其能文
虞蔿　喬希聖舉賢良　稱之
王誼　劉器之舉賢良　子瞻稱其文
王發
舒煥
吳默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五十五

文潞公文集四十卷

（宋）文彦博撰

明嘉靖五年王溱刻本

潞公集四十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文彥博撰。彥博事蹟具宋史本傳。是集凡賦頌二卷、詩六卷、論一卷、表啟一卷、序一卷、碑記墓誌一卷、雜文一卷、自十四卷以後則皆奏議劄子之文。核其卷數、與陳振孫書錄解題同。惟伺闕補遺一卷、考葉夢得序、稱兵興以來、世家大族多奔走遷徙、於是公之集藏於家者散亡無餘。其少子維申（維申乃文及甫之字）稍討求追輯、猶得二百八十六篇、以類編次爲略集二十卷。是葉氏所序者已非原本。陳氏所著錄者又非葉氏所序本。今所傳者又較陳氏之本佚其一卷也。彥博不以詩名、而風格秀逸、情文相生。王士禎稱其婉麗淒艷、絕似西崑。嘗摘其佳句、載之池北偶談。其文章不事雕飾、而議論通達、卓然經濟之言。奏劄下多註年月、亦可與正史相參考。葉夢得序稱其未嘗有意於爲文、而因事輒見、操筆立成、簡質重厚、經緯錯出、譬之賁鼓鏞鐘、音節疏緩、雜然並奏於堂上、不害與嘒管簫韶、舞百獸而諧八風也。斯言允矣。

刊文潞公集畧序

潞國忠烈公文寬夫集凡四十卷蓋其少子維申討求追輯以成帙而葉尚書少藴所為序行者也然今板本不傳久矣沁水李司徒公叔淵家有抄本字多差訛他日巡按山西潛江初公啓昭命柟校刊司馬文正公集李公曰文公集亦不可以莫之傳也乃以其本付解州柟得而校正其十七八焉初公遂命平陽守王子公濟刊木以行嗟乎公之集誠不可以莫之傳也柟常謂文行無二道知行惟一理其知真者其行至其行高者其[illegible]實公友兒時已有取毬之智

及今冀日即用李本之策報在不言德如丙吉新宿殿廡男若樊噲為相賢於夢卜上跡傳說知軍敏於錢穀下陋周勃唐介一劾不惟與之同升其子亦至集賢李稷一侮不惟使之八拜其父亦且死感沮汪輔之以出御批真臥護比門之體抑夏竦以助明鎬佯討代貝州之策即更張而諷安石或結社而請司馬故契丹北狄亦稱天下之異人洛陽士庶乃立資聖之生祠蓋公天性忠誠器度宏深既畧且果亦重而安是以臨事風生即物有方故其所省典冊章奏辭賦歌詩凡以發所行耳觀者將其為人求之斯刻者之意也

嘉靖五年秋七月

賜進士及第平陽府解州判官前翰林院脩撰

經筵講官高陵呂柟序

文潞公文集卷第一

古賦

聖駕幸太學賦 并序

國家以寰宇昭泰仍歲登平務恢儒風以章示黎獻皇帝乃備法駕幸于大學詔諸儒博士講論前典親臨聽焉臣獲逢休吉之期恭聞偉盛之事舞蹈不足形於賦詠誠不能述宣上德褒讚形容姑第撫夫之談以協擊轅之韻爾詞曰

炎宋受命之四葉皇上御極之三年九有咸若六合晏然黎庶躋于壽域文教燭乎永天朝無闕政野無遺賢九叙可歌而不蔡百官承式以惟虔刑罰幾措宿衞不從荒愾清夷而偃革狙獷慄龍而慕翔軼漢踰沙趣纛街者有萬受纓請吏伏魏觀者旦千碧砮文戲之珎充仞乎儲邸果萃肉角之獸騶擾乎郊阡嘉祥靈集異瑞蟬聯天降甘露地出醴泉甚鴻烈則超圖而溢牒較盛時則裕後而光前宜乎優游當宁拱默承乾尚乃惕嚴衷而馭朽思嘉謨而涉淵以為治國之道校學為先故周氏東膠往誥之所顯商人右學來葉之以傳上既行則民胥效也君所令則臣必從焉雖平昔之已務在于今之益宣於是命有司

消良日襮儀盛蔵法駕乃出天威穆穆國容旨旨采章煥爛知鑾鏗鏘大史協樂以前導大丙弭節而徐翔蔽羽衛歷康莊在浚之都于國之陽神移斗運乃至于上庠宸心虔肅天步高驤歷階逾閫觀輿窺堂睎將聖兮有穆如悉數兮相當然後翹誹室明典章纓綏函序巾卷充廊鉅儒碩生奉帙而在列禮官博士掌姍而詔王展東面之殊禮法西周之舊章禹聽彌審堯聰益詳夫子善言由茲而不昧虞舜好問於是乎有光（時宣諸臣講魯論）于時閭閻相歡民靈胥喜扶老携弱自遐及邇莫不連踵而慴集駕肩而戾止悉雲委於橋門盡堵觀於壁水粵有華顛胡老童子冒于含經味道之流兮須高冠之士咸相與而言曰赫胥遂而大庭尚矣無得稱焉不可詳已自夫五帝而降三王之始書契可以傳聞憲章可以追擬悉皆極雍泮之基盛膠庠之址四術四教因是而興三行三德所由而起是故醇化丕隆至德逾美為萬世之所宗彌億載而罕比夘金之後蓋不足紀當塗甚覺典午淪弛南取鳥戎之譏北貽索虜之恥干戈於是日尋俎豆以之中圮咸不承於下世但胥循於覆軌泊乎有唐皇維誕張五室之儀兮絕而復嗣四郊之制

文潞公集卷一　一

兮抑而復揚爰序于術建塾于鄕家知禮讓民用和康所以卜年久而享國長號治古而振懿綱未石之際龜聲聞位雖亡則曾不暇給學校則誠非擬議噫大道不可以終否斯文不可以久墜故昊天命我太祖掃除僭僞俾萬方無墜炭之勞百姓有息肩之地三后繼明百祥還至展云岱之鴻儀紹元封之故事盛德大業固無與二今我皇上克奉先烈寅紹慶基體元則大累洽重熙將使儒風寖盛文敎日滋故秉輿親視於學俾億醜預覘其儀足鄙元雍之間屢有芹泉之幸揖讓延熹之際惟尚濯龍之祠夫然則

三代之風必能緩步而越矣兩漢之盛豈可並日而論之偉乎軌跡彝易文物葳蕤信千載而一時

金苔賦并序

王嘉拾遺記曰晉惠帝初有祖梁國獻金苔其色如金聚之如卵投水中則蔓延於波上光生照日上於宮中鑿池以置之常觀焉外人莫得見也惟進御嬪綵多被其賜與置於盤中則照耀滿室故宮中亦呼為夜明苔僕頗異之因為斯賦追其美詞曰

伊兩儀之高穹有萬彙兮紛紜嘉金苔之有異竆古史而未聞出於祖梁之國獻諸典午之哲其為狀也色掩損山光兮化鵲非沃壤之可植向華池而自託精氣所為衆口難鑠色焜朝日寧同沈郎之錢根覆輕漪豈羨陳王之閣如賜郭金難藏陸橐榮流衍而細細綠舒荷而漠漠燦堂上之江離沮洲中之杜若風國而或謂能鑄浪颭而多虞自躍游雷臨睨疑抵燕池之鼉出震吳觀常歌漢液之鶴所謂羅木非云滿堂東籬之菊兮瞻我而失色北堂之萱兮對吾而不芳葳蕤頗盛蔓延墀上彌長緝性水衣海上濯兮光之服流為石髮舟中見黃頭之即伊詭異之餘狀非名言之磬畢宜乎普出庶彙超蘭掩蕙將若艾以荃

交使蘋與而藻隸雖雒氏之務去兮不我芟焉縱騷人之遺詠兮奚吾擬議噫昔産遐陬常依異類既作貢於大國遂見珍於中地唯皇居之必蓄依圓海而是置自遠成美以少為貴非世俗之或覩豈凡品之能磨其或長樂清閒承光秘邃翠華黃屋宵遊夕讌春宵宮之鳳腦昆驊輝光咸陽庫之蟠鱗皆從擯棄置吾於隆棟之下則午夜而昕升我於文石之前則重昏而燧偉乎其苔之為狀也亦以異苔之為用也亦以至然不能方屈軼效靈芝指邪斥佞兮清君之側鈞深索隱兮決人之疑此無所取又將焉為徒能

隨波瀾而上下與漸稱而因依燁燁奕奕賜錫壹闓
悅目兮媪宮侈心兮嬪妃南風之蕩兮豈率循於四
德正度之荒兮遂曠弛於萬機是致永熙永嘉之蕩
析劉耀劉聰之傾逼王業播遷金行否塞蟠龍據虎
雖別王於偏方封豕長蛇迭吞噬於中國萬戶蒿榛
千門荊棘金莖亦陷於羯胡深可為之太息

律賦

省試諸侯春入貢賦 天下侯國當入方物

聖哉洪緒君臨博天侯國之辨方有要王春之入貢
昭宣列爵正儀謹奉藩而立制建宣協度致任土以

居先稽考載於禮經仰徽名於帝者諸侯述職以無
曠太史奉時而可假以謂惟王建國我則叙五等於
域中與物為春我則任九貢於天下徒觀夫爵分纘
父位列元侯當時是總管順煦和之美皇祗布發生
之休震方之善氣恭道長樂之洪儀肆脩常於執瑁
以端拱臣節奉璋而告猷旅幣都方咸奉舜班之瑞
允庭萬品皆分禹別之州但見雲布封疆綺分邦域
故我當歲首以入用致坤珍而罔忒巽風和令導傳
臚之九賓遲日當陽辰執王之萬國豈不以辨允王
者當貫皆四序者上春蓋將備物宜於時育以邦光

之日新龜納江沱之錫蠙浮泗水之濱齒革羽毛以
偕至球琳琅玕而畢陳三品良金于以向嚮端而執
贄五都奇貨于以當獻歲而效珍莫不名物森羅不
纓雜襲雖厚筐以斯備在庶邦而允集此春也霈於
皇澤當鄒律之均溫彼貢也錯於地財異楚茅之六
入彼來宗者夏之禮制獻功者秋之典章曷若謹歲
貢以備物慶春祺之載陽諒脩時而貢職乃辨物以
居方備于番于宣之儀皂呈輯瑞當載生載育之候
濟濟來王故聖人灼叙聲明光昭文物懿公侯之隆
盛充貢賦之繁祈屆居王布和之辰獻國珍而罔咈

省試青圭禮東方賦 修舉春祀崇尚圭為

青惟五色之首圭乃六器之傳朝日之郊是薦迎春
之禮聿脩結綠鴻輝既肅陳於震位出藍美質將御
奉於神休原夫教以前趣祲威具舉太史先春而必
告宗伯庀職而攸叙青圭之秘寶爰資春帝之明靈
可佇謂物生有象我則鋭其質以協宜謂歲起於東
我則倣其方而得所無瑕可貴有美惟珍配其色表
盛德之在木正其位彰與物以為春異彤楮之奇文
琢二矣取倖剪桐之秀彩寅位斯陳亦温其雲專
覘彼成形自表於瑰器致用必先於以祀色斯舉矣

俯玉披以相飾禮以行之背金方而致美豈不以㨾十德者圭為貴列四序者春是崇將順時而展禮故辨方而在東惹精呈姿稟粹自荊山之石虔恭致為逆蟄從解凍之風然則為器之用不同禮神之功可尚名參有邸之義色異因方之狀縹華中秘生成之氣候斯迎紺綵外融温厚之方隅相向懿哉茅兹生物之主異彼迎秋于西神感而登禮必答時和而迓衡不遂用可重焉且異舜班之瑞文為貴也遂殊禹錫之圭故得鳴覆降康太庭錫羡祈民福以昭格授人時而於變蓋由以方正摠萃之美狀青郊而可薦

焚雉頭裘賦（焚珍異之服去無用）

昔武帝以德繼惟睿功齊乃神焚雉裘而崇儉召鳳展以臨民化被元元必被先王之服燔兹楚楚盖除希世之珍原夫聖澤遐敷皇風廣被當百度之攸叙見萬邦之從乂諸侯述職貌息貢於瑰奇獯俗賓王亦咸輸於珍異伊彼程據當兹盛時康為臣之美矣必竭節以事之由是製此雉裘將充乎任土之貢獻諸龍陛爰陳乎執帛之儀彼觀其䰍彩鮮明爛光彬郁彌縫皆自於藻繪制作遂成於珍服異臣恭之獻鷩但取清奇殊孚光之貌裘惟彰温燠帝乃念兹究巧命以俱焚雷滏靡之下澌蕩俗恐奢華之上惑明君俄委燎原之勢遂同有齒之文紅焰初騰漠漠而漸成餘燼青煙欲斷依依而尚蔼微芬然後珍恠因求姦邪悉去六合咸歸於儉德萬化永安於鴻緒雖斯裘之甚美焉能衣之以奉天且厥用之至繁豈可被之而當宁若然則聖政敷於九有帝德合於三無闡易俗移風之道遵還淳返朴之途雖文帝之罷露臺亦難並矣雖武皇之焚甲帳未可同乎則知德不廣無以化蚩蚩之衆儉不崇無以成蕩蕩之主故焚裘之可美在去奢而有取既著美於一時遂流芳於千古者也

汾陰出寶鼎賦（皇漢之道神鼎斯出）

至德昭彰炎靈道昌當汾陰而展禮見寶鼎以呈祥有感則通表承乾之穆穆為時而出彰[illegible]祭之[illegible]昔孝武以運繼東周位崇西漢居尊而務於鴻業臨下彌勤於宵旰崇諸祭德俾遠邇之悅隨祀彼方祇冀人神之幽贊禮斯盛矣神惟享之允降穰穰之福靡徂抑抑之儀由是睢丘之畔汾水之湄仰窺乎天見黃雲之繚繞俯察於地得寶鼎以瑰奇莫不煥金景之榮光刻龍文之飛萃非惟啓於至聖抑亦見乎

有道寧虞竊餘寔天地之殊祥不假銘功乃邦家之
盛寶偉夫萬方承慶百辟咸欣非鑄鼎以象物益至
誠之感神瑞啓明特豈類宗周之寶天祚皇德寔彰
巨漢之珍是何澤及坤靈祥昭金鼎固莫異於時事
又難借於奇擬載於瑞典非還洛以堪同獲彼靈龜
豈于湯之足並不然則又安得並芝房而為瑯配白
雉以陳詩于以顯皇化之廣運于以昭聖政之無私
嶽脩貢而川效珍徒旅誥爾騰取新而華去故何益
由斯美夫杞事者脩休祥有秩非勞九牧之貢自顯
三材之質所以標瑞牒而紀不祥經彌萬代而皆出

鴻漸于陸賦（鴻在下陸為世儀表）

觀乎大易藉此賓鴻因漸陸以漸顯遂為儀而可崇
欲潔於身克務乎於高白下不濡其翼寧煩乎激水
摶風原夫居賢之象載觀設卦之由斯在體於鴻則
蓋取進動漸於陸則爰求樊鷲寧同越鳥依棲木戀
於南枝有異莊鵬運轉常歸於北海徒觀其載飛載
止匪疾匪徐翩徊翔而翩若必高潔以依於遰沚羽
以嗈嗈弋人何慕沖臂而發爰陽鳥攸居高遂雲
飛長辭木宿別海上之鷗鷺鄙波中之鳧鶩肅肅隨
陽翩翩遵陸見可而進同鳳鳴於高岡審常厥居類
鶯遷於喬木豈不以陸者地鎮之峻極鴻者羽族之
珍奇翼若詎董於軒翥屹然迥出於喧卑非來者之
漸矣安致乎而及之鸞游而蓋不足取隼擊則又何
能為將候雁以同賓羽翮既就與時龍而共起燕雀
焉知不雜塵埃寧隨波逝固殊遵渚之列自有鳴山
之勢類彼勤行之士卓爾離群同乎高蹈之人飄然
出世且夫棲陵木者南濱於山足集磐于者尚適於
水湄茍人言之有序則世綱以見縻曷若我將翱將
翔首據高明之地爰居爰處俯為衆庶之儀孰謂乎
無所取才不難振鳥或俯集於鷄樹或下臨於鳳沼

宜其羽翼清虛可以為天下表

孝者善繼人之志賦（人子行孝能繼先志）

稽禮經之垂訓見孝子之本親俾繼襲於先志蓋慱
諭於後人必學為箕既顯奉親之要無政於父克彰
務本之因得不載考斯文深窮秘旨非徒樹彼教本
蓋以勗於人子欲令不悖於親固在必從於始克纘
丕緒始則揚武王之休追祀先公次則顯周旦之美
徒觀其孝道斯盛國家遂行悉務無違之教或敦不
匱之誠其父析薪執公負之靡克若孝作室但見構
之方成斯蓋君令臣從上行下效俾百姓以從化則

一國而興孝用勞用力率從安義之文學禮學詩敢悖過庭之教罔墜先德彌增懿稱於顛沛而克肖寔前後以相承子路之貧屢傷斯爲直養孟莊之臣不改是謂難能所謂乎君子能勞後代有繼遵地義以寧失守天經而罔替克紹前烈我則益務於矜莊無廢舊勳我則彌懷於遜悌是曰有後無開厥先非惟世濟其美抑亦代不之賢史談著書遷繼而立言垂世夏鯀治水禹紹而隨山濬川懿哉念凱風之言譴白華之義蓋將無忝爾祖是用不違其志夫然則上自君而下達民固宜守茲而勿墜

中者天下之大本賦 天下之大本由此而出

中者存乎性性者命於天為萬化所宗之本乃七情未發之前濟乎自持政教自茲而出矣感而後動吉凶由是以生要保夫賾禮典之淵微得乎和之用捨聖人秘之以育物君子循之而化下人生而靜故能用其中焉教所由興是以謂之本也始其惟寂惟寞何慮何思道所從而隆矣人可得而由之喜怒不形守為樸素之本嗜欲將至散成禮樂之基外物未牽中扃是鑿詩賦發以中節是致廣而成教始惟所畀金則義而木則仁終乃有邊又爲慈而子爲孝是知言其中者哀樂之未發謂乎本者教化之必由蘊之則五常盡在散之則百禮交脩何異夫大樸將分上者道而下者器洪鈞欲播達乎萌而出乎勾得不載考斯言詳觀至理雖化育之甚大亦權輿而自此誠明內著兩儀踏極之宗和順外融萬物經綸之始有如此者不其偉而爲最靈而可美著達道以攸宜若然則天下之精無能及此縱域中之大何莫由斯故知道不自於天生禮非從於地出起於人性之靜肇彼民心之質所以王者之致中和雖百慮而同歸於

能自得師者王賦 能自得師者王道成矣

王者求賢亟席聞善服膺克隆於大寶曰位用臻乎庶績其凝得士者昌懋顯日新之德好問則裕彌成天縱之能豈不以訪道者非師而弗克治國者非王而不得苟能擇賢師而訪道是以爲聖王而治國勿謂乎介在人上我則接下而思恭勿謂乎富有域中我則尊道而貴德所以保傅是重模範攸資克永持盈之業彌隆卜世之基周道方融呂尚處三公之首漢業將盛子房爲萬乘之師樂育賢材旁求儒雅洛詢而學在中矣體貌而禮無違者誠由勤以行之用

致勑焉興也心惟主善既光闡於鴻猷道在經邦遂尊臨於函夏若夫雲師紀運天統興王無為之德斯盛可大之功已彰問道猶深於虞舜佇言尚極於齋栓行之非艱既美乎后從則聖繼者為善是宜乎邦乃其昌本乎于休必由斯道師事之禮無忒衆正之言可考同異大五帝之佐德弗及以非功三王之臣志同憂而可保易若我傳采俊旁周爰老成始摳不而翼翼終賢屎以明明前有疑而後有丞嘉謀未盡帝與師而王與友至教方行偉乎稽仲虺作誥之由見成湯革命之美非徒下順於人欲不獨仰符於天理盖由在上而不驕得師臣之道矣

文潞公文集卷第一

文潞公文集卷第三

律賦頌

多文為富賦 儒者崇學多以為富

稽先王之訓見君子之儒取多文以為美體至富以寧殊蘊之則獨善於身不失其所施之則兼濟於物無得而踰魯哀公道在崇儒孔宣父心存化下將令德之廣矣必使道之行也以謂勤諸博學式彰乎善莫大焉類彼多藏自取乎文為貴者由是篤行無倦脩辭罔窮所謂學成而上抑亦祿在其中韞玉俟時我則非道而弗處懷珠待價我則惟德而是崇豈假狗財爰因嗜學雖云既富而且庶寔在懷忠而抱樸博文者自顯豐歉昧道者堪譏齷齪抱義而處寧須陸海之珍藏器於身便是荊山之璞盈非損志用本患多匪予求而予取假如切以如瑳脩身踐言信滿堂而可升沒仁沐義諒潤屋以難過則知富於文者其富為美富於財者其富可鄙故往籍之攸載俾來者之所發發諭甚嘉謨有以進德脩業諒多積以攸同溫故知新豈厚亡之足比莫不郁郁斯盛彬彬有為且常伺於富驕又易見於盈虧雅符懷寶之人惟遵於道豈類窮奢之士必速於危誌大學海騰芳

儒林挺秀彰聖教之不墜見文風之是我寧虞我賓罔同於無德而貪詎比浮雲寔乎不義而富

主善為師賦 以能主其善成此師道

德由善立學以師興苟見善而可求則為師而足稱抱義戴仁既崇乎顯顯令德樞衣函丈尤務乎拳拳服膺故克己而復禮在推賢而讓能者也稽古典之立言見先賢之遺矩謂道也有益於攸往謂學也無常於所主遵乎主善則非禮而勿言務彼求師乃惟德而是輔由是尊賢勿怠服義忘疲苟積慶之美者在脩業以宜其順彼如流必展邇隅之禮崇諸若木

須陳擁篲之儀令譽爰彰嘉猷遂闡蓋千里之所應故五常之是顯片言可法我則捨短以從長一行堪宗我則遏惡而揚善則知人非善而不主善非師而靡成故君子就義以如渴聖人聞善而若驚翼翼彌恭允盡持謙之志孜孜罔倦爰傾景行之誠所以見賢思齊聞義能徙豈宜乎以貴而格物必存乎去此而取彼雖周公之聖下白屋以成能縱夏禹之尊拜昌言而擅美是故德無常主學無常師所謂求見而遷也誠宜乎擇以從之近取斯文同以賢而為寶寄探厥喻類立德以成基斥哉嘉善之言足稱容衆之文可考寔遂邇之咸仰亦邦家之所寶矣然則上自君而下逮民何莫由於斯道

祭法天道賦 以君子之祭能合天道

稽立言於往典考至德於明君承大祭以無忒法高穹而有闡初祀為儀隨時之義寧殫蘋蘩致潔用天之道爰分昔者明王古之君子著誠將格於祖考昭孝遂嚴於禋祀必防黷祭之失乃協奉先之義所以法乾造以無違順天時而有紀外盡物而內盡志既表儀然春曰禘而秋曰嘗皆符倬彼禮無違者神其饗之順寒暑往來之節感陰陽代謝之宜籩豆斯陳

怵惕於履霜之候黍稷是薦齋祓於濡露之時然則域中四大是本於天禮有五經莫重乎祭尸祭典之克壓與天道而相契不踈不數爰遵奉若之規是享是宜益得欽崇之制是知威儀抑抑夙夜兢兢將惟馨而是薦在無斁以為能感於神明舉十倫而寅奉行其典禮循四序以欽承故得愉愉之忠是伸攘攘之福可納或宗祀之怠棄則禍淫而暗合不然則何以為祈百穀涓辰日以郊耕君共五行體盛衰而俎臘則知將制其祭必本於天于以表乎思孝于以示乎家敎率神而從因木彰於維設祓衆以象可期致

於吉蠲偉乎潔彼踐邁其其薀藻欲恭致於絳亨皆冥符於穹昊是則葛伯之爲仇焉知天道

一生二賦（元氣之用生是天地）

一者本乎妙道二者資乎混元道生一而既顯一生二以斯存通幽洞冥作三才之肇祖從無入有爲萬化之本原昔老氏以識將道樞心存義緯和光允執於衆妙施教遂熙於庶彙以謂一之所起蓋兆自於眞宗二者何先必生因於冲氣察其所以因而陳之本無象而生有象自無爲而成有爲旁考斯文類黃鍾之生六律近探庖義同太極之分兩儀得不遠賾

眞筌深窮妙用當始在於冲漠同未分於錯綜無名漸散惟道也寂爾而日彰有物將刑惟一也淵兮而景從是故一由道以昭著二因一以潛生清濁本玆而遂判剛柔自是以方成爲品物之宗我則觸類而長作聖人之式我則與時偕行若然則大道俄分洗風漸靡既成形以成象則有非而有是茫茫兮伏我生成浩浩兮因吾繼始狀轉轔之華轂起自椎輪同皎皎之曾冰生於積水則知一者生乎立極二者兆乎先天見相生之道備得下濟之功全當有儀未象之時包藏莫顯及自寡成多之際孕育無遺懿哉弱

體無刑功符不器始則混而爲一終乃分而爲二故侯王得之以大寧可以經天而緯地

鴈字賦（雲淨天遠騰書成字）

草木落兮鴈來賓揚清音兮凌紫氛迤邐而齊奮勁羽聯翩而宛類前矣幾陣斜飛認初成於鳥跡數行高翥疑上雜於天文時也秋風高秋氣淨嘹嘹而奮翮彌遠蕭蕭而排空逾勁初同洒翰如絲之客雨輕龍幾訝書紳似練之澄江下映莫不魚貫星聯疎而復連極望而迴翥宛若仰觀而返顧依然常因避繳以橫飛或開飛霧幾爲隨陽而上擊點破青天理翰

方遒傳書更凌蜘蘆而倒薤宜並遵渚而偃波相混暮穿霞綺依稀而簪氏殊紋眺拂雲羅髣髴而仲尼筆家徒觀其一一成列翩翩上騰自得羽書之妙固非手篆之能拂巖岫以徊翔宜刊翠琰觸網羅之縈紆可代結繩穿候滌濡白隨騰翥精研靡在於彤管凌厲兮傳於玉筯不俗近蓋蔭露下垂露勢全雲飛經緯練樞遂題檢象著堪紀鷲序可志鵬程比人文而雖異紀鳥道以惟明不識不知皆類效垂而制自南自北悉同取史而成是何羽族之中斯禽有異違朔塞而登翱颺秋天而成字彼螢冠之與蟬緌非吾

族類

經神賦 能明識經旨神矣

昔鄭康成英聰挺生擅窮經之妙譽著緩德之嘉名識洞精微我則惟變所適學臻幾與我則用晦而明豈不以溫故知新博聞強識明先典之與義曉聖人之遺則足以道並無方功侔不測下帷靡怠莫窮乎變化示為開卷自精可驗乎聰明正直豈止夫遊心萬仞皓首一經爰因學以知道遂表人之最靈闡揚乎黃卷青箱難迷禍福講貫乎三墳五典可洞幽冥岳岳騰芳孜孜擅義允符得一之義克配含盈之理

敦詩閱禮應導岳降之言學易彌勤自合著圖之旨若夫彼之神兮於冥漠而足稱此之神兮在探討以為能諒咸因於膚學闕靡自於依憑豈止安之昔遙豈能方軌杜元凱之傳癖誠宜服膺厥號堪嘉斯言可度蓋經明之是務豈石言之有託多文為美知福善以攸同非聖不談信依然而究若偉哉斯人揚名立學以學優而既顯將誠感以斯親有同乎馬季劉臻皆稱漢聖且異夫隋初楊素止號江神是何盛德昭然遺芬若此當一時之攸仰俾千載而可雖神兮神兮興百神而有殊吾亦疇之久矣

土牛賦 春祀牛以農作無或

國家以上遵古典下示蒸民出土牛而應候俾農事以知春塊然不群自取授時之制卓爾可象殊無引重之因原夫欲示農時爰陳春祀命搆人以備物俾司存而謀始遂合土以為牛非任重而服軛有典有則成形而既取坤為不欲不傾尚象而爰因脈起徒觀天寂然不動莫與之儔雖顯逸風之狀寔非喘月之流在泥蟠而著義豈肉視以包荒俯以觀之異伯陽之芻狗遐而察也殊葛亮之木牛於是當解凍之嘉辰乃立春之令節覩其儀之攸序見斯牛之遂設

禮無違者俾三務之闕息人必知之得四時之有別美哉土者五行之本牛者六畜之宗何瑩蹄之成象假聚壤以為容爰殊采偶匪類泥龍用還非於薦廟義寔本於勸農匪刃如投破塊之處是切寗歌或叩擊壤之名可從五色爰資一毛靡落其用也待時而動其制也因人而作規模斯設想獲實以無虧丹雘俄施諒衣縞而有若是何觀形象以雖著考動靜而則無耕耘負我以無爽先後因茲而不逾候日土圭信方斯而異類翔風石燕寔非此以殊途盛矣哉標祀典而卑儕播章而圖或觀其形雖類於角立犢

共木爰符於上德所以示諸滯率之民俾常勤於力穡者也

天衢賦 亨達之路無復凝滯

否窮必泰畜極當亨收大衢而爰諭在易象以著明孰謂乎險不可升求淤則發誠因乎利有攸往直道而行原夫乾以剛升艮能柔遇卦成大畜之象亨在六爻之末言其天者示吾道之高明譬彼衢焉表時途之洞達徒覩其蕩蕩罔極平平甚夷必在與其進也方可致而及之將列曜以同游曾無險阻與群龍而共躍適出㕡平廣矣亨塗坦然大路小人寸進以

無便君子階升而行素達者近者自當臨泰之時何斯達斯非見艱難之步豈不以屈伸道異窮達路殊困躓率由於非從超騰宛在於康衢贊管闕固上行而莫有區區跛履信高蹈以應無盡以本乎天者悠遠而不窮況於衢者實衎而惟速雖亨達之有遂則制畜而無復初惟裁密同鸛鳴之任陰終乃升高類鴻漸而及陸偉乎高逵雲漢直比絲綸將何人之率履欲誰氏之先登上士行之而克勤大勳必集王者蹈之而不返庶績咸凝若然則道遂坦夷往無凝滯豈惟推四達之廣蓋將及九重之際何當獲此高衢振芳蹤而出世

玉鷄賦 祥瑞之象以孝而至

王者尊臨四海孝治萬方握金鑑以御衆感玉鷄而降祥將韞櫝以強名寔資光潤假棲桐而賦象用表飛揚原夫異翼奉先孜孜繼志允彰恭己之道克協因心之義精誠能格於上天和氣遂鍾於下地非煙非霧倏攻石以騰輝將翔將翔狀啣珠而為瑞油然生也仰以觀之或縹緲以瑜潤或氤氳而翼垂龍漢宝之飛鳥高呈葱蒨映周行之振鷺俯煥羽儀奕奕堪嘉溶溶可貴混銅龍於博望蒙金雀於象魏有道

則見寧同野馬之光為時而生宛類白虹之氣來豈無為至寔有因且非求於照廡亦無假於司晨雖名符於五德蓋瑞應於一人將紫氣以俱浮度關寧辨與青雲而共狀舐非相倫旌此至誠表乎篤孝標名且異於石贊理亦殊於霧豹輪困在布輝山之美應同蛾蠓兢妝斂翼之儀是效能致此者夫何偉而誠日烏之可逐諒大駟以難追湛露宵零已類寄流之際長霞曉映還符繁火之時偉乎呈瑞不群凌空有異非醇化而不顯故曠代而罕至吾皇以孝德升聞玆玉鷄兮來萃

德號繼胡頌 幷序

臣聞圓象高明運四時而不言所利方祇博厚載萬
物而罔矜厥功然則藏用顯仁其來尚矣仰觀俯察
無能名焉及乎太古造書先王畫卦鉤賾崇卑之理
範圍清濁之原必也正名況以乾坤之象所以昭德
配於易簡之功圜璧方琮欽崇之禮篆籀往圖先諜
擬議之文益多歡鳳著嘖確之言猶龍有清寧之說
斯登陋神明以永稱謂發施既以佇推崇者式誠以
資始之道隆則非常之名自顯成物之功博則溢美

之號攸歸至若厥初生人樹以司牧雖越繩契之上
固有筌宰之殊必立之名用紀於德則大庭柏皇之
氏栗陸驪連之君赫胥大英聯事而繼起尊盧渾沌
接武而乙興中史闕之寡聞尚緐衆而跡略眷皇啓
運帝魁在辰雲師紀德之精風紀金天之曆參於天
地炳若丹青莫不本嘉瑞以建官因盛德以著號彌
上世而爰出亘來籍而罕傳顓頊高辛陶唐虞舜揖
讓而治具存傳聖之稱損益可知兼爵建邦之號三
王而下兩漢已還雖積德以成王率因土而命氏祖
功宗德觀七廟以屢仔茂實英聲去二典而逾遠是
以

知德號地號皇哉唐哉非炎宋之嗣與信兼之者鮮
矣洪惟太祖皇帝稟天皇之精氣基唐侯之創封靜
淵有謀爰膺五勝之籙神武不殺亩煩三戰之師獄
訟攸歸民靈允屬五讓難推於天曆六飛肇正於宸
居丹魚之祥聲鱗宗而湍躍朱草之瑞旅英物以海
漳皆所以協火德之景光表炎靈之丕運太宗皇帝
嗣顯離照紹熙寶圖徂征不庭削諸侯之羈靽高拱
無事坐合宮之蟠蛸虎包不試於五兵魚夢叶登於
四藴廣詳延之路煥乎有文闢箴誦之塗變而至道
真宗皇帝握元樞而觀妙執大象以司民文物葳蕤

逾武宣制作之盛軌迹成易軼成康勤儉之風象譯
還臻邊鄙不聳於是俾采處士之議曲詢樵夫之談
刻石紀功糅無懷之遺迹奉符行事邁元封之上儀
是故得萬國之歡心盡百王之能事者矣皇上天資
敦敏日慎逾恭纂承二后之基紹繹九功之叙順稽
古道熙綏族姓孝愛盡於堯門節儉刑於禹室始謀
於廟宮鄭咸慶於乃謹其智如神兢慄具瞻於惟睿
風行林海化漸冰天鮮津底貢以率賓月竁奉琛而
來享書文車軌遐邇以混同乾符坤珍升降而汭濟
于時股肱三事做牧庶邦越雉冲之諸生迄膠庠之

群老紳宇丹房之士文身辮髮之酋累代當塗碩上
徽號上猶懍然馭朽惕若乘奔堅持德柄之謙俾斷
公車之奏群心益固得請為期日邁軥濡之前因覃
兆壘之繁皇上以重煩台獬俯徇熙䓁尚依違而積
時方偪俛而從欲先是禮官錯事將陳報本之儀妥
粟增壇肇舉国高之典會茲勤請頒邇嚴禋俾踐事
於圜丘甫受冊於路寢仲冬初吉太宰前誠祲儀殺
物而陳舊禮不戒而具天子乃凝靈體邃遊齊神明
一之日祇見於琳宮二之日昭告於祖廟三之日乃
備法駕將臻天泰壇攝提迴衡風后參乘招搖携斿

上紀於旌常堪輿儋橋中靜於關軸及天郊之夕也
歌大吕舞雲門百神受職以降康四圭有邸而登薦
惟聖饗帝揩載禮而有光惟辟奉天鑒周書而無愧
瘞祀云畢乘輿乃旋御負闕之巇峨發大號以渙汗
纒技悉原於滯繫桒薪咸釋於弛刑曾未踰時協氣
充於上下图不旋踵懽聲動於華戎既而回六又之
斗重正九逵之斧扆百僚師師以莅列多士濟濟以
盈庭臚傳甫終寶冊遂上未央前殿方藏於鴻儀與
慶內朝先崇於大號大武事地之禮著矣承祀之道
光矣恢三雍之上儀監二代以增郁聖文也兼七德

以禁暴驁八荒而畏威席武也御衆以寬臨下仁撫
仁明也繼志於外承顏於中孝德也宜乎紹列聖之
丕休舉遂古之墜典踵八九之遐武兼三五之懿稱
者爾臣跛仰德輝親逢聖旦濡化偶從於學版載塗
竊效於髦歌穆如清風敢冀先臣之式歎之不足願
繪游童之詠謹上頌曰
厥初生民樹以司牧二皇繼軌五帝聯轍民淳世
質仁合道豐歷地作王與天比崇德號地號大道
常道騰茂飛英繇寖汝吳三王而後兩漢已還繼
之者鮮行之惟艱皇矣帝宋紹天闡繹德煥往圖

道光前辟赫赫太祖巍巍聖功龍興雷澤鳳起豐
宮拓世貽統圖大宅中萬邦作乂四海會同於穆
太宗嗣典繇報紹先之緒纂禹之服大明繼照時
文載郁俗阜刑清遂安通肅五皇撫運大業重熙
禮樂備具文物葳蕤東封岱嶽西祀汾脽鴻動顯
號紀石銘蟠皇上握樞體元立極四葉重光三后
貽翼居域中天為天下式聖文睿武仁明孝德軒
崇寶附唐奉慶都內毗坤則外讚寶圖慈教廣被
仁風誕敷化億兆兮歸厚與三五兮同塗

文潞公文集卷第二一

古律詩

遊紫雲洞

同登青雲梯遠訪紫雲洞黃冠旣前導絳鞴亦後從
幽奇素所希險絕曾無恐況此巖谷遊不知雙鬢重
攝衣叩洞戶肅若心神悚兩崖勢相欹左右如抱擁
萬木傍森羅一水中洶湧信哉天下奇豈適俗間用
賞景未盡興向夕遂旋踵飄然御風行恍若遊仙夢
異日期再來退閑心更勇

寄贈華淸觀主大師

五城三洞朝眞客紫房名隷神仙籍玉案晨飡沆瀣
精椒庭夜飲流霞液姑山綽約冰雪容亭亭霞外脫
塵蹤飈馭狂遊紫貝闕雲裝醉入白銀宮想陪桂父
與金姥豈逢春宮蟠桃紅愚亦放懷隨澹泊採芝茹
木希彭祖常秘六泥東竈丹每求五色西山藥紫臺
久判浮丘袂錦川繡嶺三千里羽駕縱驂未載逢經
年望斷函關氣

彭門賢守器之度支記余生日過形善祝幷惠黃石茶甌懷素千字文一軸輙成拙詩仰荅來意

使從徐方來訛訛如雙魚遺我黃石器副之懷素書
素書與黃石得之豈在徐或在圯橋下或在留城墟
因物以達意思賢而警愚愚今所叨嬀何以承明盧
位歷二府重年登七旬餘三朝被寵遇八雜軟言讓
聽言西洛納頹繼東門踈音者亦松子果足吾之徒

寄致政太傅侍中曹魯公

近以王屋山所產靈壽杖為獻伏蒙尊慈不責輕渙仍旣雅章幷惠古鑑吟繹捧玩不能釋手輙成拙詩一首以荅來貺

天壇小有洞神仙稱福地草木盡翹秀靈壽特珍異

子立無附枝挺生出群類旣不假矯揉復不煩削治
制杖侍時用訓鳩循古義獻於君子堂匪此野人意
所獻旣已微其意亦有謂願公稍扶持與國同安置
匪惟布私誠茲乃出公議豈圖一羽輕復委千鈞賜
報之以寶鑑百練精明致副之以雅章二南風格備
煥若天光照陋軀獎褒貢何以稱尊貺傳家為重器
何以繼希聲陳許三部志

伏蒙僕射侍中寶寄示將渙上獎園歸至湖上詩一章研味欽服不能自已輙成拙句仰荅來貺

脩篁小塢渠水湄略有亭觀體甚徵陪京上宰樂幽
趣閑東齋粉臨判罷是時仲夏之晦日輪停午炎
炎時披襟岸幘意自適林下穆若生涼颸子敢愛竹
不問主魯侯在泮因成詩妍詞麗句溢累幅金壺灑
墨何淋漓公適東偏訪頹陋愚當北道承蕭規鑾入
思公過召伯一言一話無所遺疇昔篇章僅三百至
今琅琰羅珠璣蹋山飛閣常逃暑白醪滿泛黃金卮
沈李浮瓜信美矣回舩弄水曾無之迷瞻德星方聚
處正與兩兩交光輝穎川異迹冠天下湖上勝景鄰
日圍蹕輿桂欀函將覽即見零雨東山歸

送子駿朝議歸關 鮮于侁知西臺

累年分領西臺憲留滯周南人共歎蚤傳文價出坤
維為有仙才生閬苑桂籍登科既已久蘭筋飛步終
難絆兩持漕節賦均平歷守藩符政寬簡聖皇繼統
始謀朝哲輔官材專進善巍巍雲闕此歸覲禁嚴侍
從須邪彥離襟欲判重徘徊林下相從池上杯別後
思君何處望有興頻上紫金臺

送乾元寺住持實大師 思實座主

乾元古道場宛在香山陽實師應請去無滯於一方
飄然振鐶錫殊不事包裹孤風尤可尚靜法固有常
真心得正住安重如陵岡況聞師議論愽洽而精詳
和會禪與講若登圭峯堂迎知向學衆汲汲趨門牆
洪鍾既大叩隨宜為發揚清伊自南來長波極渺茫
所謂筏喻者利濟如橋梁

某伏蒙宮師相公杜寄示新居詩齋沐捧
讀不勝銘歎某謹成拙詩一章上紀盛德
粗伸謝意

年至即還政賢哉近古稀明哲冠四輔謀猷翊萬機
名遂身乃退意確天弗違寄節煥青簡遺法在黃扉
仁里開新第德宇翊采翬晏宅儉有制仞墻高可依

雅言重金昂清音繁玉徽一覽近觀微三復終研幾
私橐永緘秘蔀室增光輝信矣賢人業發於君子機
孤生懷絳帳引頸詠緇衣卑伸方圖任日與東山歸

招劉伯壽秘監

君自山中來熟見山中事我亦山中人素懷歸山志
切望青牛車細問歸山計

題史館兵部傅君草堂歎之

羨君濟上墅勝槩不可名泉石與松竹聲影交相清
周墻數百堵版築皆親營箕尾出南極直對茅軒明
陶廬自愛樂蔣徑堪逢迎但恐赤松子到此難忘情

捨却留侯伴從吾林下行

過燕川渡

燕川東北孔山西借中直渡馬頭溪退之涉處杓口詩云馬頭溪深不可借車載過水入箱農樵引路津不迷行行引上青雲梯回頭下視林木低谷風冷冷山鳥啼巖隈泉井上仍肥昔人於斯卜幽棲春深芝朮生新荑采芝茹朮希夷齊諸公共遊不知疲長吟吐氣如虹蜺水濱石上寫此詩手栽蒼蘚脚踏泥冒寒履險不憚辭勉欲繼踵前賢題

寄題密州超然臺

莒侯之蕪處留臺遊下尋俯鎮千乘國前聽九仙岑勿作西州意姑為東武吟名教有靜樂紛華無動心憑高肆遠目懷古散冲襟琴觴興不淺風月情更深民皮榜襦患境絶抱鼓音欲識超然意鵝邪賦擲金

樂府十首

塞下曲二首

老上焚庭後兒邪右衽時休閑小月陣罷犢排雲祠

徒覺筋竿勁空聞羽檄馳祁連皆積雪沙谷夜應施

又

朔漠凝寒久窮荒氣候貽涷雲藏虎谷殘雪滿龍沙

地迥胡風急天高漢月斜何人動鄉思隴上聽金笳

折楊柳

長憶都門外低垂拂路塵更思南陌上攀折贈行人行人經歲別楊柳逐年新何當逢塞雁重寄一枝春

關山月

宕子久行役邊西戍未還佳人怨遙夜清淚瀼朱顏鮮物掩閨妝塵昏寶鑑閒相思不相見明月下關山

采蓮曲

江南秋色蚤江上蚤蓮芳佳人采紅萼兩槳渡橫塘驕日華芝薄隨風綿紵長蕩舟方自樂綠水任霓裳

夜夜曲

明月流清漢娟娟照洞房微風吹敗葉颯颯下銀床塵晦流黃素爐銷碧惡香年年機杼妾獨怨夜何長

長相思

遠別苦無悰離居常戚戚顧慕懷所歡徘徊彌自惜瓊藥不可采瑤華未堪摘惟憑尺錦書一寄長相憶

陽春曲

煩傷金管遞仍恨綵光促四序若循環百年如轉軸佳人暮不歸蘭芳春又綠空持綺綠琴愁弄陽春曲

陌上桑

佳人名莫愁家在南陌頭因來淇水畔應過上宮遊
貯葉青絲籠攀條紫桂鉤使君徒見問五馬亦遲留

巫山高

巫山高不極高與碧穹齊朝雲常靄靄暮雨復淒淒
髣髴聞珠佩依稀認繡袿無能留彼美徒使夢魂迷

律詩

御溝 己下三十八首 貢進上日投贊

遠跡銀河浪深入帝王州不為朝丹禁何緣異衆流
冷穿平樂觀清繞景陽樓金屋嚴粧罷香波死外收

荷花

皐羽亭亭盖微障越鄂君錦書何日寄繡被幾君薰
步穩非因學絲輕未見棼唯愁容易散畫作楚天雲

讀漢史二首

漢室方中圮咸京欲伴蕪縣墀傾馭姿齕齒笑諸子
未暇平青犢旋聞奉赤符貨泉誠妄兆天命本難渝

又

久吏皆黃髮頻年困亦滑忽逢司隸屬重覩漢官儀
謳詠兆欣合氏寰異縱拍區區賽賢龍猶不恨大時

西晉

馬圖言雖驗兎毛事亦爲紫微纔過植白刃已交馳
星変應無酒私虵尚有麋銅駝休反袂何救黍離離

玉階樹

亭亭傍玉砌鬱鬱盡瓊枝璧月夜雖照金風秋更吹
陳宮唯是唱漢殿只應悲但有君軒戀歲寒終不移

無題

西陵何限栢一一勝瑶華幾縱青絲騎多逢油壁車
香囊猶未致春帶已成賒莫作雲間月願覩梁上霞

贈市隱者

數帨縈縮頭牆東隱儈牛開門廿銳髆浮俗重[illegible]優
有頰 改在某 寧須拂無資可用將故人雖舊狮郁復問

前聯

山中隱者

壓中久絶跡谷口自忘機草穚麥袁出柴車向夕歸
磴泉濡薦帶逕竹敗荷衣借問何為者山中掌采[illegible]

偶作示同志

隱几清吟久投瓢浩歎頻如何爵舉日猶是傳還人
膠葛終當足淫塗偶未伸苦嫌家監傲殊不厚田仁

夜思

明河秋耿耿小閣夜愔愔魯酒不成醉洛生唯是吟
簟涼初卷玉爐暖休薰金默坐終無寐西窓月影沉

華月

皎皎新秋月分明照洞房幾人千里別今夜九迴腸
皓彩穿珠幌潛輝上璧璫畫樓兼繡戶渾是可憐光

閑齋偶作

皷吹盡私蛙逡巡將徑釵梧高唯待鳳柳密只容鵝
度暑巾裁穀迎凉帳卷紗茂陵無奈渴猶有正心瓜

詠箏

別院秋仍靜高堂夜更閑纖絲移寶柱數曲奏陽關
好鳥瓊筵上長親黼座間野王雖後出無復謝東山

對雪

同雲方靄靄瓊屑已瀌瀌所過皆連璐萬臺盡結瑤
羽樽深酌桂碭壁暖塗椒誰念牛衣客衾寒困一瓢

旭日

乍出扶桑海如輪隱半規未晞桑上露已側檻中葵
赫奕晨霞映空濛曉霧披若看可憐處偏在照梁時

秋望

遠目仍秋望依依江上風煙濤寒颭白霜葉亂翻紅
列岫晴霞外遵鴻晚照中騷懷同屈宋佇立恨無窮

詠苔

緜緜上釣磯漠漠擁閑扉代面風梳髮垣根雨濯衣
不將凡卉雜還與俗塵違謝砌曾成詠深嚴近紫微

詠柳

帶緩何曾絕眉長未見愁青青緣御路靄靄映金溝
亂絮凌空蕩繁絲逐吹流傳聞隋水上千樹擁迷樓

玉梁

玉梁千丈駕澄流曾與群仙爛熳遊丹桂扶疏應近
月紫苔漫沒幾經秋濛濛五里皆金霧岌岌三休是
寶樓此地回驂時一望世間塵土盡蜉蝣

幽蘭

燕姞夢魂唯是見謝家庭戶本來多好將綠葉親芳
穗莫把清芬借敗荷避世已爲騷客佩綠葉還入郢
人歌雖然九畹能香國不奈三秋鶗鴂何

寄友包兼濟極

綈文何止號如龍發跡曾年終帳同方領聚將多推
致幅巾占論有古風名高闕里二三子學繼臺城百
六公（每叢事則生之條跡常多）別後愈知豪氣大可能持久在江
東（生憲詩有杖待日之句）

公子

甲第峩峩爵觀前對回微岸鵝鶄冠錦韉飛鞚丹砂
埒簇炬流霜紫玉鞭狐尾豹衣承寵數虎頭雙綬鎮

藁闌閒馳便面章臺陌里巷兒童逐彈丸

感懷

高樓閒眺夕陽登耿耿長懷不自勝錦瑟有時聞北渚鈿車何日到西陵地寒萱草猶難種天遠瑶華豈易憑多謝蘇門清嘯客了無塵事涉壺冰

時興

綸巾短袖迎涼服覆檣來車來興游豈謂煙霞生曠達只緣塵土倦伊優更無傾蓋將誰共幾有吹彤不我留曾過酒壚唯獨醉幄前猶恨欠三騶

暑中書事分得華字

薰飈獵獵度疏紗赫日流金樹影斜綴蕈冷便鋪藤葉門襦輕愛曳撞華仙槳想拖三危露靈漢思乘八月槎雪散水丸猶長物鎮心堪笑茂陵瓜

初曙

漢宮金掌露淋漓椒殿裝梅欲罷時宿霧空濛卧纈桶曉曦依約上文梲九苞威鳳猶棲閣三匝驚烏尚繞枝玉女窓虛蓮燭謝西南金魄隱殘規

和人留題華清宮溫泉

玉喢神游接漢京朝元金碧照天明香波淺鬭龍原閒炎液深涵鴈鶩清狎獵亂光浮藻井穹[illegible]長影漫彫楹聖皇勤儉無西豫鑾路經春煙草平

秋風吟

獵遍蘭叢與桂枝巢居未必有先期靈臺十仞烏隨轉阿閣三重鳳豈知度柳暗從蟬嘒嘒出雲高送鴈離離漢宮玉樹知何限爭恐重吟畫扇詩

閱史有感

縹帙青緗次第開慨然英氣轉難裁莫言每事俱長往須有清風屬後來彈鋏始知皆鎖旅揮戈方信是雄才平生自況真非薄只是休容楚鴆謀

詔開禮閣偶作呈諸友

星孤首闢群英敬天畢初張衆目羅漢傳仍聞求泛駕周明何止育菁莪碧紗已有蓬山籍綠李將分桂殿科今仗阿香推轂力九門三月化陶梭

省試蒲車詩

漢祀精禋潔云亭祀禮殊金泥伸秘檢車轂尚編蒲越帶仍前制文茵愧後塗軟輪同致美峴地用雖符翠幰芳猷集鑾芝秀彩敷非中儀矩盛備物壯皇圖

天聖五年春省試獻羔開氷

國重思寒祭羔于獻禮陳開冰遵往典薦廟屬昌辰肥羜方登俎清壺異饗神毋疑非葢夏狐聽異先春

鑿鑿凝光瑩峩峩發彩新何當此魚上從此出迷津

元日作

萬壽稱觴日三光肇祚辰新陽方政故暖律已升春
桃梗分朱戶椒花獻紫宸子輿方養浩何必誥盤辛

春日偶作

借問此何時南園蝶又飛杏梁棲紫燕麥壠囀黃鸝
榆莢深堆砌楊花亂撲衣洛吟經永日還似舞雩歸

梅花

洛溪幽居植江南驛使傳一陽初應候萬木獨為先
素萼凌繁雪清香襲淡煙欲知佳麗處漢殿繞株妍

元巳阻雨

林花脉脉怯朝煙雨隔蘭亭曲水筵欲買春花無定
價東風撩亂擲榆錢

和友人春日即事

小院閒扃晌日長靜探琅簡事虛皇依依柳陰銀塘
暗習習風穿玳押凉碧合暮雲連礎潤綠蘚奇樹透
懷香蒙山近得脩真訣辟穀常食太乙糧

酬金華山人春日見寄之什

漠漠鮮雲習習風谷鶯嬌轉小園中謝塘初長如烟
草湘渚難留避弋鴻輕雨落花紅撲地惹烟垂柳綠

縈空尋芳好伴宮陽侶深憶東山採藥公

和友人春日即事

青閒登臨恨已多可堪蘭景又妍和書囊閑置應成
癖詩思狂來恐是魔玉樹芬芳連霧縠珠櫳隱映隔
雲蘿鶴粱買得楊昌酒度日無憀倚瑟歌

郡齋春日書懷

晌日亭亭晝漸長煙藏幽砌蟻蘭香絲垂謝監園中
柳嫩折羅敷陌上桑出谷曉鶯還繞樹入簷風燕語
雕梁雖華欲寄隴頭信心逐白雲歸帝鄉

長平懷古 康定元年巳月東韓運副使入境過長平驛舍先是先令公按河東

洪使指揮公服勞繼務漕初至部賦此

此子徒能讀父書兵降始信藺相如却令後代承家
者每到長平戒覆車

題籌筆驛

臥龍纔起扶衰世料敵謀攻後出師幃幄既持先聖
術肯來山驛旋沉思

題韓溪詩 四章

三泉縣近郊之一水清泚可愛問諸水濱
曰韓溪取地志驗之而信且曰韓信去漢
而蕭何追及於此因以名溪予以韓事於

史甚顯而溪並通邑其名獨稱故詩以題
之
韓信未遇英主顧蕭何親至此中追君王有意爭天
下不得斯人未可知
平日漁樵皆病涉當年將相遂成功淮陰未濟鄭侯
識留得維才歸漢中
水濱山曲蹔盤桓紙筆臨風一據鞍莫訝史君頻歎
咏古來君相受知難
途中勝迹盡留題獨有韓溪未有詩直把蕪詞重疊
詠只圖流播路人知

綠綺
楚舞休飛鶴燕歌罷繞梁高堂橫綠綺上客奏明光
秋月華池淨春風蕙畹香還卭有辭賦仙鳳玉求皇

蘅皐
蘅薄頻牽望陽林久駐鑣香囊徒叩叩雲月自苕苕
翠佩傳情密曾波託意遙翩鴻漸高逝翻恨隔神霄

深院
楊柳亭臺暮梨花院落深玉池波湛湛珠幌影沉沉
遠思隨莊蝶春懷怯雍琴萱蘇不獨怨擁鼻獨清吟

春曉
宿霧藏飛觀晨霞映繡甍錦幃人未起珠樹鵲先驚
爐暖香初燼窓幽燭尚明更開花上露粧淚闘盈盈

芳草
綺節初抽翠金塘久託根何堪昆蕭艾自合比蘭蓀
碧映龍池水青迷楚澤魂年年增恨處長信與長門

公子
朝簪青陌追隨紫燕光鳳陂冠綠幘洛浦授明璫
下士營三窟名姬號四香千金沽斗酒結客少年場

井上桐
擢幹殊瑤樹託根非嶧陽發華臨玉甃倒影覆銀牀

方待集寧容衆鳥翔尾焦期入爨誰識蔡中郎

柳絮
拂地高楊翠影濃揚花斷續散香紅密和微雨粘沙
坂亂逐輕風透綺櫳漆圃旋驚飛蝶夢玉庭頻擬散
鹽空青門一望依依處千里金堤二月中

宮詞
金屋無人夜未央獨吟團扇倚椒房辟寒猶待君王
意鶴焰熒煌寵倚長
體輕全不勝鸞釵帶羨同心上苑梅萼輦木來珠箔
卷漆盤猶貯夜明珠

登江樓

飛觀接江干乘閑獨凭欄鮮雲橫列岫芳草散遙灘
梅笛吹漁浦茶桃汎鷺湍登臨謝康樂寄遠折瑤蘭

春遊

紫燕動光輝春遊賙鶩陂鶴天方爛熳鴻蓋任追隨
促席開瑤瑟當歌汎羽卮言歸將薄暮不羨[redacted]家池

夜讌

清夜開良讌金餅泛羽觴蕙肴芬絜俎蘭焰耿華堂
妙舞流風雪妍歌繞棟梁西園堪賞玩明月照銀塘

從軍行

汗馬出長城橫行十萬兵晨驅左賢陣夕掩亞夫營
雪壓龍沙白雲遮翰海平燕山紀功後麟閣耀鴻名

俠少行

錦帶佩吳鉤翩翩躍紫騮垂鞭度永埒挾彈過長楸
平樂十千酒南城百尺樓荊娥拂雙袖日夕又遲留

桃花

雨過新含灼灼華煙籠芳樹勢交加狂飛粉蝶穿朱
檻巧囀流鶯傍碧紗露井細香飄列臂霜林濃艶散
餘霞靄毫更近成陰處似入仙源一逕斜

早夏言懷

碧檻初榮桂芳園已秀萋翠岑應解稅高樹欲鳴鶗
霞綺籠飛觀雲峯映瑣寮霜紈徒比月仙馭好凌飈
寒水沉珠李新吟寄綠蕉葯房清氣藹苔壁冷香消
玉沼圓荷嫩朝樓乳燕嬌薄帷安晝石幽徑抹神飈
每欲求飛雪常思造結瑤告歌頻倚瑟又仙幾炊彫
靜對黃梅雨閑吹紫玉簫砌榴紅爛熳窓岫碧岧嶢
衣趾蹂還往類碍正寂寥且傾光祿酒莫發采菱謠

秋夕偶懷

小檻風驚葉幽庭露泫柯芳塵千里遠幽恨九迴多
螢影穿簾押蛩聲出砌莎寸心無以寫[redacted]月但長歌

秋夕偶作

獨誦潘郎秋興賦閑吟謝守怨情詩風搖紅樹啼螿
急月照緗窓清漏遲

秋夜聞笛

秋宵萬籟沉羌笛似龍吟向秀忽思舊馬融方好音
細聲吹入牖殘韻半和砧莫奏梅花曲旅人情更深

古寺清秋日五首

古寺清秋日微凉寶殿中玉題高納月金鐸碎搖風
翠蘚緣階碧幽蘭裛露紅閑聽蓮葉漏吟對惠休公

又

古寺清秋日幽閑景倍殊晩雲遮鷲嶺新月照蝦鬚
玉露霑雛菊金風落井梧武泥求乏鶴張翰莫思鱸

又

古寺清秋日登樓擁笏吟微凉生柰苑輕吹動香林
窓外螢飛火籬邊菊散金静彈流水曲何處有知音

又

古寺清秋日潘郎興倍長院閑披鶴氅人静掩鴦房
密樹鶯晨鵲幽軒耿夜螢班姬應詠扇通夕恨昭陽

又

古寺清秋日含毫凭小樓雨微滋石蘚煙淡落霜楸

紫燕休巢幙蒼鷹巳下鞲閑傾浮蟻酎時興鵾鵬表

重陽前五日探菊

此到重陽猶五日露披金菊滿東籬莫言預賞非真
賞大抵先時勝後時叢蕊不容群蝶采清香未許衆
人知幙中姚畫應多暇來伴淵明把酒卮

重陽前兩日登樓望月

寶刹當飛切紫宵況逢開士木緜袍黃昏尚倚危樓
望反照南榮唄梵高

誂月吟寄友人

桂魄騰輝朱戶深瑣窓珠箔夜沉沉慵聽北里吹竽

燕閑倚南樓撫舟吟玉宇暗銷紅燭影銀床斜轉碧
桐陰金餅剩貯程鄉酒留待龍文滿滿斟
薄宦羈縻事勞生困夏畦偶来遊日觀更喜躡雲梯
便擬紉蘭佩相招隱竹谿回看廣津路欲問轉多迷
閑道頻揮霹靂手覌娛譜之上定知不費玦之才且投
丹筆揮詩箋來洗花間把一杯

遊仙詠

十二瓊樓紗絳雲醉遊崑閬碧桃春煙藏玉樹棲鸞
穩露裳𨙸田候鶴壻間訪五城騎白鹿静昇三洞駕
黃麟紫房求看參真錄說是明晨第一人

送胡秀才歸終南

飄飄詞賦巳還邛法牖推賢繼祖風綬頻且鶩儀舌
在隻輪休歎院途窮佇觀振翼遷喬木忍學棲衡嗜
曉菘楚寶定須三獻遇明君上妃肯教頻歲泣如紅

贈孫莊秀才

靡槃道文絕比肩買符新自常州還四溟浪闊鵬須
化三島路長鸞暫閑桂玉擅名將繼卻籍瓢樂道且
晞顏前春定奮冲天翼休抱如虹泣楚山

送郭屯田收涪陵

涪陵古郡接青莹巴俗頻思叔度來魚竹乍分天顧

息是乾初動隼旟開一麾暫輟含香職雙華猶淹視
草才佇聽陝棠民頌洽紫泥封詔下蓬萊

和張曉秀才勉弟之什

棣萼聯華繼昔賢素園遊想已多年方覩紋鳳翔千
仞將見秋鷹上九天覺詔已聞求泛駕盛時休憶賦
歸田來春定中穿楊箭好約抽毫玉陛前

送昌黎先生歸秦亭

獨駕輕鴻返故園冠霞曾醉錦江煙五圖金記何年
授九籥丹經幾處傳曉別閬州飛玉笋暮登秦嶺挹
紅泉椒庭他日重相見應許壺中看列仙

送果州李推官赴闕

德滿椒蘭學滿籯升堂鴻藻繼雲卿舜庠蚕中魏袞
選詔廣文儉府還馳驅籍名捧詔定趨文石陛揚鞭
將度洛陽城麟臺馬著期高步問繹芸籤聽死鸞

送友人

携手北梁道送君南浦春斜陽沉璧彩流水濯纓塵
郢酒頻揚觶燕歌旋愴神瑶華如可折堪寄隴頭人

送寺上人遊川

火宅清凉廕慧雲海潮芳論更難倫鷹旁暫鑠巴山
下虎錫還飛錦水濆貝葉文皆收縹帙木蘭衣不染

紅塵亭皐欲別偏多感緣是雙林社裏人

登通山閣有懷寄呈同人

小閣登臨春暮時綺欄飛閣眺遊絲鶯啼曲檻韓馮
樹鮮妝幽庭賈島花開對碧雲吟桂木狂思長袂宿
蘭池徘徊望斷江邊客采得瑤華寄與誰

送劉推官歸冶源樓真館

高情樂幽趣遂與塵事違巖谷久潛照魚鳥知忘機
方邀栗里令卻指冶源歸借問歸何處山中芝木肥

送福州通判陳鑄殿丞 時為殿中侍御史河東轉運使

澤宮登甲第殿省滯時英閫國題輿貴稽山晝錦榮

軼才猶絆驥美俗佇誠壽毋平返喜迎知

贈會稽尊師

藐姑容化三陰館幻漏砂封六乙泥五鍊夜窮蒼玉
杌七明晨采碧雲梯冠霞高挹浮丘袂握髓深藏畢
谷谿如有西山駐靈藥何妨和贈一刀圭

贈白然表白大師 三首

千仞清溪絕世紛先生高卧白雲根近來名係丹臺
籍多向嵩山見荻門

紫府仙人每駁飆朝遊三島暮三茅他年內史功成
後願結山陰世外交

常感眞公傳隱訣每言凡骨是仙材他時載挹浮丘
袂直在崑峯十二臺

文潞公文集卷第三

文潞公文集卷第四

律詩

某天聖四年叨充鄉賦明道二年夏假副車
於本郡今年夏忝外計於本道寔嗣世職嵎（三年先大夫為京東轉運使）八月行部率遵故常鄉若懽
迎邀留累日徘徊舊地追惟疇曩因成拙詩
二章題於行署

不才[redacted]高門慶奕世皆為外計臣鄉老相逢頻教
我盡忠思孝報君親

昔年鄉賦議與野曾接諸君硯席間屈指歲華逾
紀錦衣懷綬過稽山

送益利路承受梁供奉回京

二星同入蜀三歲後還秋（供奉職同尋羅倖禁同時到任及相繼美替）
晩華軒去江濱祖席開歸途雖已遠別酒任山頽恩
遲迎知厚當朝重使才

雷簡夫自辰溪還除國子博士鹽鐵判官以
書見謝并寄杜鵑鳥一隻偶成二章荅之

學省新開用退之陽城司業定相知休思杜曲仙鄉
隱好獻元和聖德詩三部共推鹽鐵論五溪曾制虎
縱師濟源處士功成後始信書生善出奇

山人遠寄杜鵑翁因寄山翁遂寄心應謂不如歸去
好高飛却入舊雲林

送中舍浦君致政西歸

閑死當年硯席同別來三十八秋風東朝新命西歸
去珍重賢哉鶴髮翁

送分司少卿歸洪井二首

囊奏祈分務綸恩寵亞卿揮金還故里脫屣謝浮榮
緜服趨庭孝彩䙱解榻迎送言懃有味何必答希聲（來章有願求業令一篇詩之句）
知止遺榮世所稀帆風美滿浩然歸江邊閒有梅真

宅吟對西山不掩扉

送知府給事赴闕

䊸如驚曉鼓仙旆戒晨興萬碧攀朱較千兵擁綠縢
歸途非杳邈高步即嚴凝竹馬光前迹蒲鞭掩舊稱
府襟思啓沃寢泉佇疑丞興論方盈耳僉謀盡伏膺
公乎調大鼎皋矢賚良肱屬吏䢱三異微才僅五能
梁園暫未至燕館愧先登北海難延爵曹久見矜
須金錐自兇巧冶欲誰憑深結君軒戀謙思附驥蝸

和太師相公重九日燕府僚之什

不獨龍山勝致全黃樞開宴盡時賢風回綺席觴飄
泛日上彤襜虎幄鮮陶菊香濃漫玳押吳歈韻緩倚
鵾絃雲臉一幅西園什如聽鈞韶下九天

小園即事

閑脫蕉衫挂樹枝竹冠芒屩自耘瓜心形散傲如園
吏禪榼縱橫似酒家古檜婆娑張碧蓋流泉詰屈動
青蛇風清日落未歸舍待得東南見月華

宮保相公杜以某於具之役與有勞焉及聞
非才忝爰立之命貽詩加獎有晉公親討衛
國專謀之句稱述大過擬議非倫輙成拙惡
一章以達謝意

平淮伐蔡皆殊績靖亂夷凶著往編今以薄才叨重
任敢將微効覬前賢人慙肖象求商野德謝非熊起
渭川惟有安昌念高弟雅章稱述愛彰宣

題高平公范文正親書伯夷頌卷後（范自青州書寄許下）

書從北海寄西豪開卷饒窺蛛髮毛范墨韓文傳不
朽首陽風節轉孤高

春日湖上偶作二首

地勝當春早身閑愛景幽微風吹積水盡日颺虛舟
客至解懸榻魚來避直鈎機心本不動猶恐駭群鷗

又

岸幘長吟坐釣磯花香漠漠柳依依夕陽湖面光如鑑風送虛舟自在歸

謝太傅相公杜以近詩三十首寄示

一軸詩三十詞高氣格雄文通雅雜體吉甫讓清風平日丹青筆當年造化工安車有餘力移向二南中

湖上獨酌

盡日觀魚坐水邊悠然獨酌望青山罇前解下淵明帢起就東溪濯膩顏

外討蘇度支示古銅器形製甚雅輒書五十六字還之

古鼎艮金齊法精未知何代勒功名更須梓匠爲鳬杓堪與仙翁作酒鎗（南史有徐梁山酒鎗）滌濯尚應勞儥阜腥羶不復叅羊羮水邊林下風清處長伴蕭然醉玉傾

雨中湖上緋桃盛開舟子維纜於樹因書二十八言

灼灼穠華照碧流素煙絲雨助妖柔武陵不放劉郎去更就桃根繫小舟

得告赴洛展省松楸往還寓宿於陽程程容學新第因成四十言寄高陽

公隨趙北際（濮志云）宅據許西偏來往由通德逢迎阻見賢蒿高當牖外稍樹出墻顛信宿依華廢身居賀燕前（時雖巷分乙亥未至）

提刑司封垂訪郡齋會於湖上道舊爲樂兼旣雅章輙成四十言以答來意

昔忝西州牧驅車經劒門見君新鑿沼延我共開罇治岸依山麓疏泉透樹根鴨湖今日會往事喜重論

予移守青社同年宋學士代予守壁田會有來詩因成四十言爲答

舊許陪原郡時清假息優羡君能輒去奪我鴨坡游草樹秋芳盛鶴魚晚思幽相憑皆與問猶憶醉翁不湖（予在許昌移閒多適上吟酣月二四遊）

答南都致政太傅相公

雪苑揮毫寄雪宮丘門褒寵過華嵩希聲遠奪霜鍾韻妙墨高踰禊帖工辱韻頻暫才陋薄玩辭稱見意勤隆西南跂望安昌館何日陪隨似戴崇

偶題看山樓新畫山水

盡日望西山扶筇復倚欄遠觀猶未足更作畫圖看

太原府統平殿朝拜

逆壘彌天甚君王駐翠鑾荊榛覩前代家業信艱難

一劒江河定千年廟社安故城禾黍羨無復驗泥丸（太祖朝天兵至城下城中作土丸擲空中下之外鈴殘衆須兜則城尚可保平汝太宗朝大兵升至復爲此封而一擲內外俱碎而城遂下）

寄太原韓太尉（時建忠武節尹京北韓以武康節尹太原）

某近叨恩命避讓弗容伏思天聖丁卯稚圭高中殊濘生忝附驥歲月如駛倏焉二紀稚圭以文武兼資中外重望擁旌仗鉞臨鎮方面老生無狀輒又繼之其幸多矣偶成小詩寄呈

舊說男兒本分官更將詩句報長安虛庸自省尤非據深玷君家漢上壇

和梅公儀待制詩二首

登驪山見連理木

長生私語都無益芳樹交柯自表奇就使王真如素願山陰拱木竟何知

宿西谿寺

地占蓮華叢谿環實領蘿岑林含細籟巍剎照清漣獨賞寧妨醉幽吟定廢眠支郎諳雅尚掃榻就潺湲

公儀天章書示暫往藍田兼閒山水以咨來貺

暫枉觀風旆從容賞物華藍山青有玉輞水碧無沙林靜聞啼狖川長見落霞宜尋幽徑處竹里到南垞

和公儀天章雪中游藍田山悟真寺

古寺依山構高軍冒雪游穿林皆玉樹倚檻盡瓊樓景勝煩詩筆財豐綏計籌巖阿聊寄傲物外恣尋幽鞰鎖愁羈縶匏瓜歎滯留無因陪雅躅清唱後難酬

寄青州田龍圖況

某伏蒙龍圖諫議以頃守青社多居山齋復以其手植薜荔麻黃頗甚滋茂因有虛獎謂之其宗輒成拙詩一章仰答來貺

東秦假守栽經歲假息山齋興味長怪石罅中栽薜荔（於當軒欄石栽者木滋茂）碧梧陰裏種麻黃（種於西軒樹之下青翠可愛）吟牽翠蔓秋煙潤醉擷纖英曉露涼內省非才寡遠愛爭教所趣似其宗

雨後將華嚴川馬上作

雨後城南路無泥未有塵因觀曲江樹更憶杏園春草色迷俊水山光翠逼人勸農兼訪古覽轡緩朱輪

題中山郎中華嚴川墅

城南風物勝最勝是華嚴謝墅偏幽寂顏郎此退潛派泉清遶砌列岫翠當簷更愛村橋畔楊花撲酒帘

謝公儀作制書黃石枕（海陂山郭時邀）
得時應在蔡城山熱乘溫姿照席間助我漱流高川
意曲肱從此不睎顔

和公儀隱廳書事

跡貴辭軒冕心閑似隱淪林間新甃宇公退此頤神
蘚色青緣砌池光遠照人愛君高雅趣琴酒屢相親（廳在池內景物幽邃予屢與公儀觴詠于此）

月夕挈新醞幷文石酒鐏就公儀南湖雅飲

桃花石器榴花醸携就南湖訪飲朋雅論清吟涼月
滿山翁不惜醉騰騰

次韻和公儀月夕遊南湖

涼夜南湖飲林端月上初樽罍既古雅亭榭復清虛
靜賞興無盡劇談歡有餘群驄不喜出應欲久停車

和公儀詠扇

不取歸資厚仁風藉爾揚論財雖儉薄應用極清涼
六角價非重九華名未光傾心既已久安石勿相忘

和登飛橋觀舟艇

為愛高橋月色多飛觴投壁對吟哦輕舠一葉時來
往驚散鴛鴦動碧荷

和公儀重到隱廳偶書絕句

畫訪隱齋留雅詠將歸禁署似來棲悦猿夜鶴君家
物不戀南湖只戀軒

和公儀湖上烹蒙頂新茶作

蒙頂露牙春味美湖頭月館夜吟清煩醒滌盡冲襟
爽更適蕭然物外情

與公儀會飲南湖作（公儀翌日當趨）

湖上高樓對遠山一罇清醑且開顏今朝尚作林塘
主明日將歸侍從班心向白雲雖自樂身趨丹禁未
容閑為君不惜厭厭醉賞盡銀蟾秉燭還

和公儀遊太華

山水清音步步隨謝家歌舞豈須攜深游霧市身應
潤直上蓮峯路不迷細草銜茵承蠟屐長松傾蓋護
雲梯巖隈芝藥旨堪采采得盈箱亦自提

見山坡小飲偶作

雲淡天迷楚漢地古秦家第一行鴈小字數鉤銀
巷陌三條月池塘十步春府門初夜閑多少夜游人

寄致政太師相公杜 四首

向作見詩且欲因物將意竟以辭語鄙拙不
敢寄呈使人之還承賜手教副以佳章稱是
四物加有獎飾故追錄四詩以獻聊備一噱

玡玔竹杖

孤筠助質異纖柔欲假攜持助勝遊不為凌霜高節
在對公靈壽合包羞

蜀牋

素牋明潤如溫玉新樣𦇢傳號冷金遠寄南都豈無
意緣公揮翰似山陰

華陽巾俗謂隱士帽之

華陽山相遺巾法蜀國烏紗學製成公厭貂裘今已
久定知野服稱高情

蒙頂茶

舊晉最稱蒙頂味露牙雲液勝醍醐公家藥籠雖多
品略采甘滋助道腴

近以蜀物寄獻復以雅章為報輒課無音仰
酬來貺相谷杖

微物達誠方愧𢚁叔雅章流惠見情深野夫自是甘芹
味國老何曾靳玉音伸紙恣窺籃肆寶發函頻作洛
生吟辭清墨妙真雙絕韞匵傳家勵子襟每得公手筆輒令子
弟輩聯緘裝潢藏為家寶

天平相公遠寄佳章謹依韻和呈龐相時守鄆

曉闢天閶出帝綸麾幢誤委不才臣六條須詔卑臨

雖一道全師別制秦雖叟深恩辭北闕擬將何術無
西人他年遂解簪纓去乞去伊川號散民

昔年公掌秦中治虎節專提四鎮師從此功成為漢
相至今關內仰蕭規新詩遠寄音盈耳累牘頻窺喜
見眉更問春遊何處好夾城西面景龍池

次韻答平涼龍圖王諫議素

凜然威望讋戎十萬貔貅節制中從古藩垣謀帥
重于今詩禮得才雄勳歸定是推優賞靜勝由來保
上功不獨韋平稱世美緇衣兼詠武桓公來詩云偶國步艱都
無事坐收留不見功之句

答王龍圖遊山見寄

分得魚符守雍州巷帷閑閣再經秋眼看巖岫將登
覽身似匏瓜苦滯留杜曲朱坡雖已到圭峯紫閣未
曾遊却諭假道歸朝客上過終南寺寺樓

題紀太尉廟

死節古來雖有矣大都死節少如公惟圖救主重圍
內不憚焚身烈焰中龍準有因方脫禍猴冠無計復
爭雄如何置酒咸陽會只說蕭何第一功

過滎陽王像院

瑞相雙刊玉仁祠側布金輪蹄一道過風雨二山欽

密鎖蒼緑壁喬松秀出林村僧不可詰鄭問祖師心

過泥水關

濟世安民巨擒充執寶歸山川道氣象史冊動光輝
宗廟今昭德群雄皆畏威虎牢名自久牛口號應非
關塞倚天險封疆介日圍特吟摩詰句慶水柳依依

某伏蒙昭文相公富以某方忝涯洛之寄因有嵩山之行惠賜遊山器一副質輕而制雅外華而中堅匪惟便於齎持實為林下之珍玩也輒成拙詩一章報謝

上公遺我遊嵩具匳盥杯盂色色全拂拭便須延隱逸潔清那敢汚腥羶行齋每度雲巖側器使當居蠟屐前林叟豁翁皆竊玩山厨因此識珍邋 器漆以竹籠而緑其 中難聖精 巧絶倫

荅青州相公二首 宋淳一夔子 守洛叔楷 龐相

非才久玷釣衡重乞得麟符守洛師聖造如天從素欲愚衷何地報鴻慈先塋松檟躬時省私廟蘋蘩潔仲祠相國情深最知我郵筒千里貺新詩

雅章追念栢臺遊屈指今逾二十秋初奉南林持大憲後陪東閣告嘉猷心如金石同謀國路出風波免覆舟聞欲堅隨赤松去擬携靈壽從留侯

梅公儀見寄華亭鶴一隻

予貞仙裔重高情遂寄仙禽至洛城昔向華亭常警露今來緱嶺伴吹笙稻粱猶憶嘉禾美竹樹應憐覆逕清 樂天池上篇云有華亭鶴一 已遺吾家伊水墅旋營莎蔦似成京 公儀在盤著拯步謂之鶴籠有詩詠

游平泉作

一掩抱溪科前朝相家遺基皆老礫古木尚煙霞夙昔東山郢留迹上啟車雖云營退隱未免逐豪奢事往如飛鳥林空噪暮鴉池平無舊鳳堤壞有殘沙野叟猶能說樵夫亦共嗟至今巖石下多少紫薇花 平泉花木無了遺然皆谷間惟多紫薇花見其遺種于澗

又讀平泉花木記

歷覽平泉記文饒性苦奢如何伊上墅多是日南花 當時文士詠平泉自南太中故名花之概日 羨陰皆奇樹清芬悉異葩安知桃李盛不及晉公家

竹樹環青嶂樓臺生碧煙琰奇瓊四海景象冠三川上黨戒凶日太和歸國年此時能勇退應遂老平泉

五觀李太尉所失在誇權名遂不知退膏明惟自煎終身戀華組何日到平泉徒有思歸意歌詩盈百篇

文潞公文集卷第四

文游公文集卷第五

律詩

游盧溪(杞云盧稍清居)

一徑紆幽深清泉響竹陰昔人曾隱霧袞世偶為霖
謀國無長策論兵肆禍心王師遂不振物議愈難任
仰鑿身雖殞攻關盜轉侵傳家絶諸孽(孽之子弟死於冦亂)
遺業變雙林僧朴俱難問仰昏尚可尋徘徊念陳迹
不為歎人琴

寒食日早發赴積慶庄拜掃過龍門馬上作

赫奕晨霞照萬燈路穿關口勢如吞橋邊楊柳垂青

線林下秋韆掛綵繩平地伊流光一抹半天嵩岱翠
千層行行漸入吾疆理竹塢松阡間綺塍

秋日登關塞

鞅掌公庭暇登臨關塞秋清談不廢務遠望略消憂
二室攬前見長伊天際流借歸下捷徑客去上漁舟
返照明金刹飛泉響石樓放懷真趣得縱目滯清休
像列三龕客波龍八節碉悵然高世意不減治城遊

游潛溪

脩竹蔭清溪潺湲關塞西石床平有蘚沙路潤無泥
粉白松園古(有古松皮細而粉出本草艾納香真由變之體擇良又)藍生草帶

稀難留兆勒字救弊作雲覓(李隱居濟少持上)

登廣化閣

寶刹層峯上危欄淨界中登臨近霄漢子細見伊嵩
大迥傳脊梵川長沒遠鴻黃昏不忍去月在石樓東

宿少林寺

六六仙峯繞靜居俗塵至此暫消除偶來未悟禪師
意此去還馳使者車(予時方被命出守丸都)五品封棍今尚在九
年面壁昔何如心知一宿猶難覺花藏重尋貝葉書

游金星觀

雞髮龐眉二老仙林間老屋十餘間齋糧不蓄惟栽

藥道服長明徙看山朋侶過從應綺角比隣掩映是
嵩轅楚將自愧塵勞跡聯恰臨溪濯臏顏

游嶽寺

寺占嵩頭景最多奇峯列刹共嵬峩依巖賓砌藂書清
磧出谷飛泉遶素波下瞰長川窮殫邈傍觀列岫極
陂陁緇林法樂堪隨喜鐘磬聲清唄梵和

過潁陽山墅作

平生雙穎志未免困名韁潁此營山墅頻年至潁陽
相鄰紫雲洞不羨白蓮莊卻愧耕夫問歸軒作底忙

大名府舍館作并齋因題八句呈大師相公

宋大保相公龐

勿謂茅茨陋棲心即有餘非同諸葛川頫類靜名居
面壁思禪理向陽觀道書廻頭視華屋懽此佰蘧廬

留守端明尚書王君貺遠示贈閣梨漸師詩

依韻和成

常隨淨侶叶禪関熟聽潮音丈室閒身逐孤雲辭龍
首心如皎月照香山儒釋兩悟言無滯（新師自偽入於雖）覺
望斷除性本閑居守意動當應現不須祗到虎溪還

僕射侍中賈榮過渠上小園無題寄句遂成

五十六言仰謝賁飾

上相尋芳駐畫輪華貂玉節耀松鈞二南雅韻音盈
耳入體遒研妙入神魯壁再傳科斗字稽山長詠永
和春小園從此增花價一室熒煌照乘珍

小園池上偶作

微吟岸幘思悠然近對方塘遠見山恩施洛陽均逸
地莫言此地是偷閑

詩寄龍門寶應寺鑒大師（於此劉凡秘名本作洛公集）

山人去作山而將岫幌毓扉捧翠嵐欲問諮師求正
住憑師改作路公庵

依韻和答文裕群牧侍郎張

華軒過陋巷良讌集西園雅飲金罍恥高吟墨客喧
初晴山色靜早夏木陰繁酷愛君揮麈清言有會元

書後夢歸洛宅

位高才薄困疲癃竹影泉聲夢寐中定去洛城為逸
客近來書翰擧楊風

汝州王端明仲義寄示竹亭詩二十韻披玩
歎賞不能自已輒成四十言仰答來惠

窣篠竹間路清虛池上亭高情愛寂彩終日玩青青
汝水環近郭箕山開畫屏知君於此興極目送鴻冥

中書宿齋偶作二首

齋宇奉祠事深嚴宿禁扃露盤雲表見鈞奏夢中聽
愼獨虔君命清心重禮經頗慚温室樹忽此集鷦螟

又

凱閣容棲集心無外慮侵夜涼秋氣早人靜禁門深
大政慚無補微才恐不任敢眠聽宮漏蘭燭照青衾

太廟宿齋作

孟秋嚴廟饗公衮攝祠官達響來風迴方諸迎月寒
剪茅重屋峻藜壁縟墻寬（始爲時墻）仰念靈臺享恭恩主
業難

寄題龍門臨伊堂簡呈奉光守輿公

山僧知我思歸意為我臨伊創草堂聞説繞階叢巨
石更須當檻植脩篁窓間東望乾元刹門外南墻積
廢莊便擬半移生計去不知何似暢師房

東樞後軒列植花草隨時競秀種類寔繁滋
蔓因依未易圖也然昔之造化者為不少矣
故錄其名數牓於北垣意欲後之人勿剪勿
伐且無忘於封植也因覩其牓偶作小詩三
章曰嘲曰解曰斷云

嘲

百種閑花草皆非梁棟材如何桃與李曾不預栽培

解

勿謂閑花草色成各有宜君看桃與李未是歲寒姿

斷

天地育萬物物物遂其生何須強分別不若兩忘情

九月十日西園會范內翰李紫微已下諸公
惠雅章謹成拙詩仰荅厚意

今日西園集聯裾蜀國英為君將置醴念我昔專城
嚴句皆新意高談多故情報君雖拙陋所應在同聲

端明尚書仲儀內翰侍郎景仁龍圖侍郎文
裕垂訪弊居會於西園燕集賦詩貢餽輒成
四十字奉呈

重陽節始過佳菊色猶親東籬把酒客西園飛蓋賓
共此林下宴可類商顏人清罇幸未燥無所獻酬頻

和副樞吳諫議上元夜從駕至集禧觀

順時同樂慰邦民協氣和風應早春斗運帝車遵大
路雲從天步絕纖塵民瞻玉色欣遊豫岳峙琳宮望
省巡回御端闈張錦飲蘭燈桂魄耀星津

和致政侍郎張文裕二府詩

潭潭和府方高啓岌岌樞闈亦對開碁布司存鄰象
闕星分位表拱天臺樂成善頌傳嘉句芟命叨居媿

溥才仰認聖皇優待意先時曾枉翠華來

送秘書劉監歸嵩陽隱居

昔年實應茅齋主別後炎涼已屢經暫入城來緣買
藥却騎牛去似飄萍緱山重訪吹笙伴秘省長虛[illegible]
鶴聽一任洛陽人白眼且看三十六峯青

四明疇昔稱狂客二室於今號散仙子晉料登緱嶺
望待君笙鶴共昇天大遼晚律好音山中時路牛拔皆及之

和副樞吳諫議寄題廣化寺東軒

淨居高出四禪天更對伊嵩斷廣軒塔聳千花依鷲
嶺丹浮一葉上龍門雲藏古木當危檻風逝踈鐘過

遠村我有草堂南澗口（伊川堂）一回西望一銷魂

伏覩致政太傅侍郞曾公荅樞密諫議吳
留題齋閣詩依韻和呈

三朝光輔仰耆年謝政歸來作散仙第室尚依雙鳳闕放懷何必五湖船清談傾坐簪纓盛綵服趨庭子舍賢公伴赤松應念我早教西去老伊川

華顛相顧最相親同是三朝二府人曾忝政堂陪大論又叨樞[illegible]繼清塵我慚蒲柳衰殘質公稱叢龍強健身把酒觀言兼戀德春暉不覺漸西淪

雪中樞密蔡諫議借示范寬雪景圖

梁園深雪裏更看范寬山迥出關荊上如游嵩少間雲愁萬木老漁罷一簑還此景堪延客擁爐傾小罍（白樂天云擁爐酒也）

和副樞蔡諫議植山芋

半臺山芋傳區種久餌能令王壽延欲長深根培客土便期珍味爲府筵吳尊頓覺名稱裁楚芰須慙嗜好偏况是卅頭推絶品百金供費亦宜然

竊知今日於家園種山芋輒成拙詩奉呈副樞諫議吳

聞說家園樂仍携山芋來何煩心助長（[illegible]）惟營手親栽若務豐根本應須雜草萊迴知冬爲味決不減平莖

和副樞蔡諫議贈副樞吳諫議謝忠新宅雜花之什

百卉千花淑景新主人吟嘯惜芳辰依依綠藏隋隄色灼灼紅移洛浦春已愛清香飄宴席更分穠豔與交親鄒陽本是梁園客醉賞猶思濉水濱

新釀酴醾酒送吳蔡二副樞

此花猶未發此酒已先香獨有其芹意聊將略爲嘗

和副樞蔡諫議孟夏旦日右府書事

杲日無虧彰睿聖前星有慶耀東朝皇明燭遠群羌服火德乘時衆慝消丹扆焦勞猶損膳華顛尸素合歸推藹芽共奏康哉[illegible]雅詠和聲徹九霄

去春蒙西都致政李少師東之惠詩五首叙舊遊因而招隱某尚縻樞務請退未諧深味來章未知所荅還延宿留遂涉歲時今蒙聖慈俯從人欲聽解重柄均逸便藩仰西河之上遊瞻仁宅之實邇即當會舊積欣怡輒成小詩三章代書見意且荅去春之賜

新詩五首緣招隱未得西歸未敢酬今幸均勞解樞

栖期君同伴赤松遊來詩云賛擬獨大亦松遊
伊西古寺茅庵静不到經今八九春嶽谷定知雲水
冷宮師常作獨遊人來詩有仁答拙官獨自曰之句
丰數緇塵將白髭緘書先去問宮師仙丹東下能相
訪同上平嵩把酒巵

過曾太師廟作

墨綬前朝宰率鄭圃東叢祠臨大道遺烈凜清風
顧我才尤薄與君時不同歷官無一異得位亦三公
屑屑刑名内區區簿領中循良誰復道貪刻自為功
哲后方勤治愚臣合盡忠承流奉寬大宣澤務龐鴻

此意緣思古何人為發蒙神交儻來鑒替願啓其衷

再到積慶增莊即事偶成

不到伊川八九年重來風物盡依然驚回俗夢鳴皐
鶴洗淨塵襟漱玉泉綠篠侵階當蕙帳蒼霞蔽日對
松阡天憐老懶偏深處罷聽晨鷄徹曉眠
郊園乍適疎慵意勉强逢迎已不能赤米白鹽充野
饌藿衫芒蹻見山僧含風古木遮盤角漱玉清泉瀉
石稜田父相過後相勸早歸林下醉騰騰

東溪泛舟

東溪伊水東溪水碧溶溶兩槳曳僧去雙鳧上下逐
餘波通洛浦倒影浸嵩峯荷動鬪魚躍沙平見鶴蹤
島嶼森劍戟岸柳亞虬龍並載惟禪客隨觀有牧童
風傳櫂謳遠露濕釣蓑濃不是迷津處何煩問老農

遊楚諫議園宅呈留守宣徽留臺端明王君

貺司馬君實

五里依仁宅西鄰數仞墻主人爲屏翰楚今環慶帥園吏
占風光地勝金匭小林深錦繡長輕煙罩叢桂幽鳥
入脩篁蘚色浴茶竈松陰覆石床一區誠可樂三徑
莫令荒有木皆交蔭無花不並芳相期掛冠後同此
事琴觴楚建中正議宅俗呼為錦繡莊

遊史館張大卿致政李少卿史館傳兵部濟

上郊園張靖李卓傳堯俞時判河陽祈雪濟源廟作

嘗昔常聞處士莊林泉勝景甲山陽一渠寒木流清
淅千仞濃嵐聳太行枋口雲歸穿古木燕川風過入
脩篁前賢舊業何人繼分與三賢作醉鄉

題龍潭寺

古寺依青障高軒俯碧潭山僧如有待先掃侍中庵夏英公之庵

謁濟祠作

導流靈源祀典尊湛然凝碧浸雲根遠朝滄海殊無

礙橫貫洪河自不湍一派平流滋稼穡四時精享薦
蘋蘩未嘗輕作風濤險惟有涵濡及物恩
登平松閣右松亭作
不校平松與右松大都亭閣盡岧嶤太行太室當前
後俱是家山入望中
遊碧漣堂偶作寄致政司空相公富聊布所
懷
公以心如水開軒俯碧漣岧虛濟川檝却就釣璜淵
北倚平松閣南臨種黍田緣經治城望到此即懷賢
詩寄和州侍中韓魏公時判河陽韓判相州並為節使司徒侍中

某須陪高躅常議仮居營水竹之清虛較相
洛之優劣莫如韓樂宛在鄴中近緣幕客之
來頗詳府朝之盛陪後車而弗及隨飛蓋以
無由追維諸言形於善謔輒成拙詩一章
鼎邑從來事足誇冰臺近歲景尤嘉天平峯秀堪圖
畫晝錦堂高可宴衙新表門閭通德里舊栽桃李相
君家仍聞降志相希慕林下時乘洛樣車公前鎮安陽蒙示諭
依洛樣作安車
詩寄西都致政司空相公富
燕居堂北之隙地有紅蕖十數本堅直可愛

復以其託根善地遂成美材因取自削治以
為杖輒敢分寄一枝侑公之靈壽物甚微陋
而亮其意可也
燕居堂北虛閑地蕖藿森森欲柱天中有紅蕖最翹
秀削成鳩杖佐衰年初同野叟芼芹味始至孟其業尚可紐終
學狂翁掛酒錢分寄一枝公必許提携不稱葛陂仙
詩寄荅致政司空相公富
某蒙寄示二圃小花三十詠捧卷伏讀研味
不已真二南之風興也輒成拙詩仰酬來貺
衆卉群芳品目奇邊形歌詠殆無遺名過衛國乎泉

記數協江淹雜體詩蘇題柢誇長樂賦元輿惟咤牡
丹詞此一色各久貴矣公無情於發揚也豈知哲匠風騷美不間鴻纖
卉物宜
知郡傅學士將赴彭門蒙既佳什次韻奉荅
史局郎曹得俊賢稔聞高譽已多年山陽松菊拋三
徑泗水衣冠戴二天合作商霖光祖構猶持漢節滯
英躔河洪欲上難輕別[illegible]望遲遲駐曲旃
致政仲撰張工部諭及孟醞之味因寄數器
副以小詩益中
醞淥如澠味似飴心圃之名醞也朔回何必典春衣亭賓留

飲鴈無葊遠父供卄豸吏肥不惜郫筒令遠寄惟憂遠家得深識小家麴蘖君諳在莫使邛郫枉見圜

文潞公文集卷第五

文潞公文集卷第六

律詩

西都留守宣徽王祈謝嵩祠往還敝庄因成雅章為貺謹次嚴韻（時判河陽）

臘雪應祈沾下土府公遵命祀中天定陪仙馭經緱嶺應訪禪林過玉泉和氣隨風生二室歡謠繼日滿三川悠悠大旆歸郛郭却愛蘇家負郭田若比楊雄多一廛僅同徐勉葺東田溝塍萬畝言之過却恐增添助役錢

前歲寇孔嗣宗大傅過孟云近於洛下結窮九老會凡職事稍重生事稍豐者不得與焉其安樂之式率循其名其事誠可嘉尚其語多資嗢噱因作小詩以紀之亦以見河南士人有名教之樂簡貪薄之風輙錄呈留守宣徽卿資解頤

洛城冠蓋敦名教任是清貧節轉高見說近添窮九老（今中禮有九老之會詩近以四矣）從初使不要山濤

謝留守王宣徽寄花

遠惠奇花自洛城吟觀醉賞動鄉情開緘讀到安仁博方信河陽浪得名

再和

惟有陳園接府城池塘花竹可娛情雖然不及芙蓉
募猶得河橋史館名華人謂陳園為河陽火部園故公有赤土之戲耳

詩謝留守王宣徽遠惠牡丹

姚黃左紫狀元紅打剝栽培久用功采折乍經微雨
後緘封仍帶小奩中勤勤賞玩傾觴酹漠漠馨香逐
蕙風猶恐花心懷舊主戴時頻與望青嵩

熙寧癸丑季冬十有三日某被旨謝雪於濟
祠已事與秘書監劉几光祿卿直史館張靖
太常少卿馬章李潔屯田郎中陳安期秘

書丞張端同遊枋口泛舟沁水至峴石而登
岸歷觀巖谷閱前賢之題名翌日游化成寺
以東渡沁同入盤谷窮覽山水之嘉處由燕
川而歸

枋口作

下馬入枋口泛舟綠碧溪雪消山骨瘦風定浪頭低
數里復登岸群賢俱杖藜徘徊巖石畔尋覓退之題

化成寺作唐裴相之山墅捨為寺

昔覽傳心法知公素學禪今遊化成寺使我復思賢
大捨傾高產多生結勝緣今來雖已矣松柏尚依然
寶地侵苔蘚巍峯柱碧天擬衣書久失裴相擬衣書寺額今失之
龍石像猶全殿有小石像製作甚工其下刻云天寶十三載造境寂遺塵慮
僧閑足晝眠欲歸情戀戀緩轡出燕川

過燕川渡

早過燕川渡千峯插大虛雲開微見日水淺不漸車
時梁已壞車而過為風急樵歌響霜嚴木葉疎緣溪東北去巖
腹有精廬即化成寺

盤谷作

昔有幽棲士茲焉遂考槃鶯眠潤泉響醒酒谷風寒
列岫開窓見賓鴻倚杖觀韓文傳已久合在翠巖刊

昔有石詔今已失之愿也乖真隱韓文旨趣深本非誂富貴豈足愛雲林
已失豪華望方萌退縮心歸來老窮谷村叟共浮沉

自濟源回及中道得通守郎中詩敘美山水
之遊以不得陪從為恨因以詩答之通判陳郎中

奉祀靈源臘雪餘薄寒風景似春初因尋山下游三
日惟恨鱗前欠二車南望思君回五馬北來遺我得
雙魚新詩兩首連城貴百斛驪珠價不如

司空相公特貺雅章俯光陋跡依韻和呈以
答厚意

一代勳賢孰擬倫惟公爵德齒俱尊顧瞻衮舄辭樞
筦掫繼蕭規催輔藩舜到碧漣思召芙時傾綠醑憶
曾樽平嵩極目西南望仁里高閎近鼎門富公宅直定鼎門

初泛舟新宅觀子弟輩作詩因為此示之

舊池疏引透新池轉覺瀲灩勢渺瀰得志魚蝦爭跳
躍無根萍梗任推移船頭欲過衡橋脚柳眼初開映
水湄借問阿連春草句何人先把紫毫摛

將赴大名奉寄西都留守王宣徽

騄易銅臺守臨軍自蘊隆北行如拾曾南望倚平嵩
畏日臨傾藿驚飈走斷蓬伊流舊親友應亦念衰翁

春旱既甚禱祈未應小園即事

渴望甘膏蘇旱歲日趨祠廟罄虔祈春風也解相欺
閙鼓扇楊花學雪飛

寄相州侍中韓魏公時留守北京

向在三城退公多暇日玩法書名畫以為娛
樂內韓晉公村田歌舞圖及顏魯公跋尾雖
得蒲中摹本其實頗類真蹟今再來大名屢
發聞覲公之書正與顏類覬得公之數字跋
尾以光前蹟是所願也非敢望也兼成小詩
藉以干澤

晉公名畫魯公書高出張吳與柳虞法書記以張吳為正幸
得魏公揮寶墨緣公楷法亦顏徒

題韓晉公村田歌舞圖後

治世舒長日田家事力蘇干戈久不識簫鼓共為娛
濁酒行無算酡顏倒更扶將求太平象此是太平圖

題輞川圖後

吾家伊上塢亦自有林園漠漠清香遠離離翠實繁
盈襜常要采折枝不須藩每看輞川畫起予商可言

即事偶書熙寧甲寅歲作

世道逢消長人情徇愛憎光華如石火明滅似風燈

巢幙堪憂燕冥天不羨鵬危心戒行險視履益兢兢

昨夜飲散未眠偶成拙頌錄呈武功寺丞若
猶未禁無惜開示

以幻能除幻居塵不染塵略於歌舞地聊現宰官身
有法猶為滯無心乃是真還將所得趣試問悟空人

再答

說幻緣知幻言塵為覺塵覺知今亦遣塵幻豈關身
獨體方無對樂脩未是真因君秖夜頌自愧小乘人

提舉劉司封訪別將赴滏陽輙成五十八言

毛領琳宮作散仙雲情鶴態任天然欒驄軒馭歸仁
里懋拜封章解討權尺璧時光須愛惜寸金鄉士且
留連銅臺事事奇諱莫望西[illegible]髣着鞭

偶成小詩贈提舉劉司封

向上應無快活人斯言未敢便當仁留君且住非他
意好作縣寧第八春

家園酴醿自京寄至奉送提舉劉司封

小圃酴醿爛熳開盈箱採得寄銅臺當花對酒熏然
意伯到清香洞裏來

提舉劉司封監牧張職方詠酴醿詩皆以微

文形於善謔輒成累句奉呈聊用解紛

臺殘往復漏瓊瑰皆是論都作賦才花本無情亦無
語清香自到鄴城來

已折素華迷雪苑更將瓊艷照水亭劉郎曾入仙源
路又到唐昌觀裏來

招仲通司封府園避暑

騎山樓下水軒東一室初開待白公白云有章留於南演上別甘一室與白傳丹宿一故詩云終恐不如南澗上別開一室待閑人雖是不如南澗上都
緣却有北窓風御不避暑稱河朔飛盃延賓在鄴中
鮮擷況逢徐孺子饋漿如飲與君同之李章武不

金沙樓望月呈仲通司封是夕與賓佐會飲後園

滿滿十分酒高高百尺樓於茲賞圓月況乃值中秋
天宇浩無際露華光欲流西園清夜景公幹不同遊

又

細想建安盛西園飛蓋遊初筵會才雅今夕繼風流
月伴昏星出雲隨晚吹收老生於此興不減庾荊州

詩贈提舉當待郎舜卿

紫綬真將向雲鄉總領琳宮道氣清斬竹一林曾斷
買青溪三弄得遺聲李倫自作思歸曲向秀方深感
舊情雖恨功名非謝傳樽前更欲聽君箏

舟中別後中夕無寐偶成四十言奉寄中煇
大卿史聊致黯然之懷煇史

五十年親友如今兩鬢霜相逢在淇澳所樂似瀟湘
話舊如春夢聽歌放酒狂壓關樓下別一夕九回腸

依韻謝運使陳虞部生日惠雙鶴壽杖

仙禽壽杖並佳貺嘉句雕章煥列星深荷至懷形善
禱擬延西景駐頹齡
青田雙戲九皐鳴岳降仙姿入戶庭宜與衰翁為老
伴雪毛霜鬢共星星
瑰奇擢秀從王屋靈壽傳名自漢庭仁者存心安老

者欲扶蹇步得長筇
美幹非緣削治成挺然脩直體堅輕仙郎曲借扶持
力使助登山躡磴行
熙寧丙辰十一月二十八日安正堂喜雪
東雲濃厚朔風嚴紛揉瓊霙撲綺簷斗變至和緣消
力迎知上瑞協人占晚歸漁市蓑衣重曉上旗亭酒
價添更待三英同勝賞翩翩賦筆紫毫銛
雪霽登金宿樓閒望偶作
盈尺初晴皓采鮮長空極望勢漫漫銅臺不惮三休
上氷井須添一倍寒冉織侶從雲外過園林如在鑑
中看冬來景象今方好未到黃昏且凭欄

詩答鄆州分司李侍判許中春寵訪（中歸）
念昔多聞友千今四記弦滯才君絆驥吻命我循墻
二月芳期近三旬叔景長東郊望飛蓋蓐緣有輝光
謝假新丹（贈運使陳金部如檢）
使檻新成泛碧瀾更陪李郭共登仙（同訪運判李崇闕學省粲郎中共）
載深慚水如衣帶不稱君家舊濟川
寒食游歷沙寺雨中席上偶作
魏公前歲朝真去（戊辰韓道士拜魏公於天門）寂寞闌干尚有情
莫道甘棠無異種至今留得雪香名（魏公命釋僧戒雲香於余樹側）

（許判在焉五人）沙路無泥地側金淵園香雪照瓊林一枝帶雨樽前
看還是去年寒食心
機宜職方見示三月十八日遊船場見許公
亭詩追惟文靖公之舊蹟輒成四十言以繼
善聲
文靖居留日于茲事勝遊春塘雖有草夜壑已無舟
（造船場外漁）有召伯昔所憩人今再脩不緣從衆樂爭
忍過西州
某伏覩運使金部運判秘丞運句替善贈長

老元師詩一首舉唱三觀圓成叵測精微但
深讚歎輒不自揆類繼善聲素昧宗乘頗慙
無陋
北土久無臨濟嗣宗風不振至于今方當魏俗依僧
寶須訪先山禮道林東去懇邀香象偈西來頻識祖
師心紺園變色慈雲庇蔀屋容光惠日臨理事融通
周法界處時同就聽潮音不分孔老為三教欲使龐
盤作一金得度片欣龜值木當機無示技針伽佗
孤起開晨景（首運使所作歌詩金部）伊予齊脩照淇汕（繼運判所作頌古）
獨愧鈍根作了了然同背亦自沉沉頓將大鉢清涼

水淨洗昏眸與濁襟

效唐杜牧之對酒絕句

醒時忙事醉時閑隨分傾盃也破顏若使玉樓休釀
酒春風應不到人間

追和

銷磨歲月功名內撿束身心禮法中除却嵩陽詩酒
伴人間誰解惜春風

問石楠

遣使赴西洛因書問石楠栽培既已久圖經必須添楠說布葉應龍檻抽梢定出簪丹心與勁節無辨雪霜

嚴此木凌冬枝杪生紅心

問梧

詣愛池南梧當年手自栽出藍常有望生白固難催此木逾百年即有白蟻如杉本草謂文紋香者得地根彌固凌霜勢不摧楸
梧皆不問為爾亦凡材

書扇

莫結新情斷舊情斯言明載坐忘篇心名口誦為深
戒秖恐迷情逐景牽

詩答致政范侍郎致政內翰侍郎縈過郊居
少駐軒馭兼紹詩詠俯貺佳樊輒次元韻

刻層誠敝陋平地見伊光適值華軒過仍當贈景長
幸能留憩止豈敢謂高涼綠篠緣荒經青蘿補壞牆
勸耕周厥土問稼保斯箱處擇仁為里歸尋醉作鄉
老懷從放達宴坐絕稀望後躅承相顧交情孰可方
清吟委珠玉雅奏協宮商似震驚群蟄如牲薦大房
異塗逢善友酷暑得寒漿三復勞攢仰詞雄韻更強

運判秘丞黄以某自大水後久無燕集聲酒
之樂貽書問念繼以佳章輒依來韻和呈黄轉

下水關樓張別宴別來惟是寄雙鱗近緣荒政須藩
樂趣辨與梁為濟人水後樓道俱壞闕皆須係修治歌罷貫珠收畫

扇舞停回雪卷文裀蓬山叔度憐勤瘁繼走郵筒惠
訊頻

謝運使陳金部生日惠繡壽仙香爐合依韻
和二絕句

締繡為章古法傳刺文肖象用功專他時攜去伊川
塢欲並西古髓叟仙伊上敝居有積慶蘭若中有芝瓊所畫蘇叟仙得於成都大慈寺世稱名筆今得壽仙可為雙絕耕非寺物有時和合耶
詩緣大雅成歌頌器自良工得範模珍重星郎為壽
意更從蘭省輟薰爐

龍圖給事使還過魏少留仙旆道舊為樂因

及北史魏收之語作為雅章輙敢寄斝聊資一噱（蘇相頌）

劇談疊疊倍塵麾哥表堂堂對伎舉易作詩章須有得雜為連峭豈無稽回驅大旆雁沙北歸豆清廂虎帳西（龍圖閣在資政殿西）久困土山緣直道依然常掛荔子哇（子客項羅西被退為散郎奉常參遊年）

路上舟中作（初致政自京還洛）

詔乘巨艦濟安流聖念偏於老者優堪笑霸臣何須項五湖歸去一扁舟

行及白馬寺捧留守相公（康國韓公）手翰且云名園例惜好花以俟同賞因成小詩

公書若惜春光晚柳絮榆錢撲面飛誰說名園絕奇品留花未發待翁歸

去歲曾吟怨別詩今春辭賞又參差洛城雖是歸來晚趁得姚黃已發時

留守相公（康國韓公）寵召同賞花歡飲兼示雅章次韻

洛表衡皐穀雨天歸來景物尚鮮妍喜隨使旆尋花圃急趁賓簪赴綺筵酒撥嫩醅傾綠液曲調新譜促朱絃玉堂仙客應潛笑強作風情學少年

文潞公文集卷第七

律詩

留守相公寵示東田讌集詩依韻和呈稚公

嘗同徐勉構東田花竹成陰雨後天為愛惠基臺宜乙簡得隨相府賞紅蓮清樽屢醉吟情逸紅袖狂翻舞態妍歸興直須三鼓盡月華況是十分圓

端午日招諸公於漱園為角黍之會獨堯夫不至因成小詩奉呈用資一笑是日堯夫時為西臺

藥餌從來多客至人情大抵見榮觀戴崇會赴安邑會必為東田不足歡

留守相公寵賜雅章召赴東樓賞花之會次韻和呈

朱樓華閣府閑東蝸陋仍依英武中儉幕深嚴依綵水楚臺高過快雄風四絃清切呈新曲雙袖蹁躚試小童況是元規興不淺歸軒爭敢便怱怱

次韻留守相公同遊龍門

鑿開青障啓天門直瀉伊流淺汝濆昔禹鑿龍門以洩伊汝之水八節驚濤飛振鼓千花寶塔瑪翔雲巖隈雨過飛泉漲谷口風回隨藥紛龕穴隆穹三像列樓臺華煥雨崖分方喑苗旆來森勝不就浦浪遊茄笳北里笙竽皆擁從東山羅綺半酣醺升堂共覩儲仙貌策杖同尋古上坊喜脫貂冠親野老幸隨熊軾附邦君林巒岑寂真堪賞市井喧譁漸厭聞人慶長川猶隱映香銷古殿尚氛氳周生歸後蘭重佩荀令行時蕙更薰曉露未晞珠滴淚秋花爭發錦挑文群姬散步塵生襪小舫爭登水濺裙釣叟傍觀皆歎羨禪師迎謁盡歡欣就無冗局羈閑逝恐促回軒背夕曛得向石頭溪上飲從今遂不畏移文某去北都以累求致政時曲闕曹林貫外以職與紅曲闕見贈者之其末章云遂請後須與醉石以佐歡吸令微於山林有小貂得此曲因以佐談

次韻留守相公佳雪應時

同雲瑞雪符丘禱喜氣歡聲動洛師農事迎知春後望時寒順應臘前期擬爭未見三英賦貴紙先傳六義詩賢者與民同此樂下民無復共嗟咨

次韻留守相公以羅門新渠並成喜而成詠

萬艘灘匯嘉猷里分洛疏伊盡北馳遂引駛風通越貨威肇營勝跡在唐時通汴中梗年滋久爲利重興勢亦遲漕口羅門今並復相君一一授成規

知府學士堯夫送寄雅章曲念衰老謹依高韻和呈粗伸感佩之意二首

幾年洛社盍朋簪照眼峨枝秀出林川夕同遊許肇

後花時共賞酒杯深帶綸巾出郊開府使節所馳憶
判襟遠寄佳章念衰朽知君最有歲寒心
和致政張徽大夫見貽之什
自愧無才濟世難貂蟬掛了謝朝班襟形散逸塵埃
外杖屨逍遥水石間君亦早抛華省貴人皆仰羡白
雲閑湖溪閒與郊居近不用拈錢剩買山
送順師赴積慶院寂照庵結夏偶成二頌[illegible]
結夏歸寂照庵潛移性海入華嚴從來野寺門風
拙頰與西堂[illegible]
西堂舊有牧牛圖七祖真容列座隅雖是宗門粗淺

法從粗入細到無餘[illegible]開悟也
送彌陀寶師訪積慶西堂順老
好去三摩地相逢兩會家禪心窮實際慧眼絕空花
開化寮林日常烹北苑茶願將甘露味餘酒濟河沙
茶易各一角聊資禪話
頌寄寶師順師
傳聞一禪伯共是一家風悟處頭頭悟通時事事通
西堂入妙用寂照全真空更有青青竹若提法眼中
余前此二紀保釐西郊與判監李少卿及洛
社諸君遊龍門飲伊上有漁者獻鱖魚十數
尾因作羹膾坐客有思鱸之興余後守魏罷
請休致久而未遂曾為憶鱖詩寄洛下諸賢
今年秋罷與諸君飲於東田池上葦間鱠魚
炊香稻以佐酒浩然有江湖之趣因作是詩
并錄憶鱖詩如左元豐中留守西京作
一鐏江上思鱸酒兩首伊濱憶鱖詩今日東田遂前
請香秔綠蟻鱠紅絲
嘉祐中余尹河南與少師李公明龍圖董巨
源集賢王伯初同遊龍門漁者得鱖魚數十
尾以助杯樽飲與皆歡日月云邁幾二十年

感舊念游作憶鱸詩乃思鱸之比也李東之董沔王
熙寧中北京作
西風一棹思鱸興抖擻塵纓歸舊廬最憶香山石樓
下清伊深處釣寒魚
追思洛社開遊伴屈指于今太半亡若到龍門更聞
笛定知悲感似山陽
堯夫惠筆
使指及門傳惠賜新春新筆水紋寒相君雅意多兼
濟欲使衰老者安
清明日王津園賜宴即席元豐

節應桐華始筵開禁苑新推恩緣舊物如惠及陳人
衆樂聞天奏同寅會柄臣蘭肴爭豐潔桂醑酌芳醇
覆育需雲廣滂濡湛露均桑榆需晚景何路報堯仁

西歸日瓊林苑賜宴即席

竊祿叨榮四紀餘退思僥倖亦無如趨朝再覩新宮
省解綬還歸舊里廬報國丹心明皎皎戀軒疲足去
徐徐群公盡出都門祖盛事光於漢二疏

臣得請致政赴闕謝恩脩覲禮成回歸西洛
感恩戀聖情激於中謹成五言十二韻詩一
首齋沐繕寫上進

遭時方筮仕涉道未逢源四紀叨榮祿三朝忝聖恩
華顛固一節厚載託孤根得謝緣矜老求全愧幸尊
遜官非尚德進秩玷維垣海納推涵育天容不保存
賜筵臨黼陛別旨醻金鑾獻芹慚詞拙詳延玉色温
雲章訓深厚日擬寵便蕃移疾辭宸扆遲遲去國門
戀深惟有淚感極却無言攄寫忠勤志書紳戒子孫

臣伏蒙聖恩今月二日就瓊林苑特遣中使
寵賜御詩仰味聖言恭披宸翰申推恩禮過
獎恩臣感愧之深負荷弗克輒課愚陋恭和
聖製

老臣為感聖恩殊趣治軒裝覲帝居錫宴使潞親鳳
扆賜章重疊捧龜書康時有志才終短報國無功術
已疎身在洛陽心魏闕頓傾丹懇上公車

次韻留守相公韓康國光和運使度支陳詩

今古雖殊事不殊古今賢相事相符昔惟晉國今康
國皆自西都鎮北都解制自別遺北門予嘗裴杜之老奕葉公台緣
世濟累朝名德與功俱銘成九鼎歸良冶王季金昆
動一鑪

送圓明大師歸吳興

數曲清琴達舜聰瑶津仙苑助薰風朝端多士知音

久雪上故棲歸思濃韶協命服鮮華新爛堪行裝輕簡
攜焦桐鄉人若問大檀越盡在食經千部中

某再獲謝事歸老洛師留守相公王汝寵惠
台什過形獎予謹述來貺

二聖恩深念老臣許從休退樂伊濱重觀景物皆塵
迹喜見居留是故人林下放懷無檢束樽前道舊長
精神公雖久作東田伴却作黃樞秉化鈞

留守相公寵示喜雨雅章曲有推借謹付鄙
意上荅

嵩陰累晝結層陰一夕滂霈遍濟物深稼穡首資千畝

藉焦勞頓釋兩宮心高臺便有涼風至與室全無暑
氣侵利澤定知均率土保釐再起作商霖

留守相公王汝疊惠雅章過形奬借第以老
之才思難以繼聲輒以二十八言為謝

拵捧佳章深歎服洋洋盈耳類鏘金老昏拙滯無才
思勉強難為繼大音

余於洛城建春門内循城得池數百畝其池
乃唐之藥園因學徐勉作東田引水一支灌
其中歲月漸久景物已老喬木脩竹森然四
合菱蓮蒲芰于沼于沚結茅構宇務實去華

野意山情頗以自適故作是詩

引得清伊一派通三灣相接勢無窮便成渺渺江湖
趣更有蕭蕭蘆葦風西洛故年為勝地東田今日屬
衰翁藥園屯迹分明在盡見雲卿舊記中唐沈佺期雲卿學田記東田乃其舊地

遊東田八韻

文物平津閣風流太傅山勝游松島外故迹藥園閒
霜蔀編為屋荊刈作關窓欞虛漠漠畦甽水潺潺
蘆渚炊煙起萍漚釣艇還竹經朝雨翠荷借夕陽殷
幽興能招隱高情自愛閒從來行樂處攜手一開顏

與之珍朝議集賢伯才秋日東山觀魚擲餌水中
魚食者衆

觀魚最是樂莫作羨魚心進而能結網所得過千金
垂釣與施食乃是兩般心莫作魯人意公張取白金
鳧鷗兩閑暇知我無機心躍淵宜自在直莫上鉤金

前日蒙留守相公　邀飲于中和新堂仍
別設瓊幄飲令無　所暫憩翌日小娃已傳其
說輒成小詩

新堂仍設舊青瓊欲使劉伶暫醉眠何似奇章南澗
上別開一室待焦先

留守相公王汝於中和堂之西偏別設瓊幄
以待老夫中與暫以拙詩為謝尋蒙答既仍
改題所與為醉眠廠不任感戴輒依高韻和
呈

中和堂飲夜厭厭還答我冠欲墮簪深荷相君憐老
意改題瓊幄醉眠廬

留守相公王汝能示嘉篇有棠陰舊游之句
輒擬鄙句輒敢和呈

曹酒清醇飲易酣接䍦倒着不須簪甘棠舊憩人無
詠何似退歸伊上菴

再和留守相公上次惠雅章

將命歸來多閉戶貂冠掛了不將簪每慚丞相深憐
府常憩西湖大隱庵

再和留守相公繼示雅章

兩兩台衡世仰瞻高懷沖淡獻華簪經綸器業時方
賴難遂南陽臥草庵

次韻留守相公隸公閑

樽前不制淚汍瀾大抵人情老別難東閣賓朋漸分
散西都風景便闌珊惟憑魚鴈通書問秪對松筠想
歲寒公袞還朝副公望丞將天下置之安

次韻致政中散荀龍惠雅章

承眨安居訪高洋披雲喜覩舊風神昔年交會心相
契今日朋從意轉親華髮垂紫雖老稱清樽莫作獨
醒人高門積慶簪纓盛擅上聲華孰比倫

致政中散荀龍惠三篇詩光老夫不依韻和此非敢亂師其氣已躬此希一覽而棄之可也

郢樓高唱麗陽春重疊三章妙入神席上縱歡殊不
倦樽前道舊轉相親故交共是休閑客令子今為輔
弼人河內仙居頗優逸風流雅尚有誰倫

河陽寄留守相公光夫

暫別花煙初為半月期洛城歸意切不獨為花時

次韻留守相公光夫促令歸洛

自古錦城雖可樂猶言不若早還家三城爭似洛城
樂只是安仁一縣花

謝留守相公光夫惠書及詩意深切重

河陽好縣花稱舊仰望山川難比肩留掄中詩辯玉
振采毫灑墨燦星聯樽前華席鄒枚客舟上同登李
郭仙伊叟依劉心更切柴車促駕即言還

雨後全無京洛塵名園勝景好遊人東田無有春毬
探來就三城報得春昨日東田吏來報得且言花已盛開

題河陽太師堂二首

自別三城十九年重來舊跡總依然鯉庭應是魚符
守戲綵承顏樂自前

河橋洛宅近相望三月花時日又長暫整安居來子
舍為吾特啓太師堂

游花市示之珍容蕃

去年春夜游花市今日重來事宛然列肆千燈爭閃
爍長廊萬藥鬭鮮妍交馳翠幰新羅綺迎獻芳樽細
管絃人道洛陽為樂國醉歸恍若夢鈞天

題伊支庵（在伊陽北嶺庵）

斯干宇上上方比巖伴自為伊支庵每到庵中須熟
寢覺來惟共老僧談

此庵庵北望伊宮南望伊川松日長史有往川并頴
不過強直入挂瓢鄉

清明後同奉帥端明會飲於李氏園池偶作

洛浦林塘春暮時幾同游賞莫相違風光不要人傳
語一任花前盡醉歸

贈芳覺

堅大師以昭巨公畫像見示傳神寫照曲盡

其妙無過拙詩輙成一首奉呈

用志專精妙入神後生爾象奪天真能將繪素傳奇
表似與公侯結勝因要使高僧通風命王維真畫記
前才別緣喜留今小師留寫真四十七人

追郭毗畫樵夫渡水扇

溪木深山一徑通樵夫涉水出林中可憐畫筆多情
思寫在霜紈一掬風

經略大觀文相公充夫寄示東田別後一篇
謹次元韻（時太尉）

出處交游數十年故情勿重見矜憐東田慶涉求羊
徑西洛頻陪李郭仙四路迷城歸節制萬兵開府壯
威權雅量無既尤奇絕走筆如風似湧泉

次韻留守相公王汝以其赴東山持賜佳篇

東郊春土幾千畝烟舍園林僅百家地接玉泉多草
木路經緱嶺少風沙能留過客雖無館時對清樽亦
有花昔日相君曾降顧常憂蝸陋不容車

賀經略太尉相公王汝移鎮太原

國節移全晉階符應列星新開大幕府衆號小朝廷
風偃殊鄰服威加絕塞寧歸來煙閣上蕭象炳丹青
北首并州路旌幢擁蓋輪萬兵嚴後從百吏拜前程

漢相儀形重尭風氣俗淳政成期月報四海望洪鈞
將領號令柳營傳綏帶投壺自適然一片笙歌聞四
面晉公舊事在龍泉
晉陽禰移歌來暮各宅衣冠動去思若到參墟念嵩
少北園南望下樓遲

憶東溪（近得洛信云東溪水漲舟行頗艱）

常憶東溪溪上坐相從惟有野僧來可憐鷗鳥知人
意料得無機總不猜（比作京）

真以端居多暇懷洛成詩伏蒙運使兵部倘
垂屬和拙詩伸謝（兼呈）

倦翼念歸林幽懷動越吟更回谿叟信深契野雲心
巴里俾島唱英韶繼善音便須傳洛社紙價重千金

運使兵部以某馳想林泉拙詩言心存承屬
和曲有褒嘉今復致謝

為憶伊川塢因成洛社吟永言聊見志直當得知心
黼繡頻加飾嫈牙屢振音傳家同秘寶不啻滿籯金

運使兵部見采拙詩四沐繼和唱者已竭而
荅者無窮內省小巫敢當大敵既難收合餘
燼頗為城下之盟

引玉纔三唱投珠已四吟（出萊拙者三承屬和者四）一鈞皆協律（並蒙大頌見知）六義盡同心巨浸傾無竭洪鍾叩有音誰行
君正勇怯者顧閒金

元帥遷化其徒得舍利供於天鉢因作四十
言讚嘆既而得殿省蘇承詩又增十字

師令頃歿去所寂竟何知倏尒歸無物湛然同太虛
化成三昧火超出四禪居方悟秪園法又勝漆園書
蘇君善知識言詩更起予

令弟堅官漸歸京偶成四十言代書寄判武
學顧學士略資一噱

多年判武學未改舊官銜有意將投閣無人為解驂
郎資益簡略況味極蕭疏剛說鱸魚好歸心厭渴帆

蒙惠咸陽木梨極佳快（蜀隱居謂梨為快果）太原鳳棲
少梨許納上非報也欲校其味耳（呂大忠運使惠）

鳳棲佳果[redacted]寒馬乳龍鬚味一般（太原萄萄名重天下）未敢
便教充釘坐逕將冰窖校量看（咸陽有冰窖之名）

承荅詩披覽歎服無已今復和呈資一噱而
已

樂餘雖稱性味氣務煩功效有多般從來御宿嘉名
著豈與西沙一例看（蜀人謂梨為西沙）

承惠梨栗前詩止及梨今并及之荒詞喧黷

盈籠始自終南來兼量籾從宿般寄到鄭城人未
識阿通欣躍已先春

又增戲棗

承惠鹹白魚蛤蜊仍以佳章見示併深珍感
輒依來韵奉和且申致謝之意（丙戌北運使郭考功惠）

多魚見饋逾雙鯉異味無常過八珍更使伊資點鈎
手轉思江上鱠鱸人

望月懷珠蛤穉磨儲糟閩貴已稱珍蓄收箴貯承佳
惠深齊積山病酒人

偶書呈答岐守吳卿幾復北京作

君說歸期未有期西風又是鱠鱸時何當會集香山
伴同赴松窓燭下棊

東溪奉送景仁內翰歸東都 三首

君自東都至西洛風光相賞不相違瑞雪承露從頭
看看到姚黃與盡歸

暮春脩禊洛川遊絲管隨從李郭舟仲損昌言俱未
至擬將東望不回頭 張仲損張昌言

送君東至伊東塢東望青嵩與白雲又向嵩雲更東
去花前把酒惜離群

頌送天鉢長老若冲北京作

江無行化久法眼衆推尊不憚南來遠緣從北請頻
潮音振祖道瀾扣關宗門有投傳高弟無遮接下根
慈航拯群溺慧日破重昏老守心迷鈍求師示一言

五老會詩 元豐二年九月楚建中內翰張宗益工部張問諫議史炤大卿

四箇老兒三百歲當時此會已難倫如今白髮游河
叟半是清朝解綬人喜向園林同燕集更緣樽酒長
精神歡言頗有伊川約好作元豐第四春 為來歲張本

耆老會詩 富公第一大師第二共十二人

九老唐賢形繪事元豐今勝會昌春垂肩素髮皆詩
彥揮麈清談盡席珍斵輪不停詩思健飛觴無算酒
行頻酬[illegible]推[illegible]俟各[illegible]貴[illegible]賓自愧空談
陪几杖更容狄老恭簪紳敦尚齒尤多幸十二人
中第二人

再酬富公一絕

洛下衣冠最盛[illegible]當年尚齒禮容優惟公福壽并勳
德合是人間第一流

次韻奉酬經略呂通議過洛少留

喜過西都暫解鞍樽前不惜醉酡顏推稱道雅從容
久洛筆成詩頃刻間塞外更知威令肅幄中當得雅
歌閑相門出相歸人望瑣闈難凝佇狭班

家園花開與陳大師飲茶同賞呈劉伯壽楚
正叔張昌言

今朝自賞家園花濃艷繁英粗可誇外監上坡俱不
到紫園仙客共烹茶

近以洛花寄獻齊閤蒙賜詩五絕復借今韻
成五篇以答來貺 時附洛陽 曾明寬

左紫半折數十枝洗妝添色又新奇金刀剪送三城
去聊助山翁宴習池 聞陳也

山翁為賞洛花奇金盞連揮五絕詩口沫手胝頻捧
讀蘭亭醉墨尚淋漓

舊說河南滿縣花安仁當日頗矜誇洛城花品雖奇
絶多出尋常百姓家

朱輪大旆行春樂濟上山陽景物佳莫羨洛城花品
好三城本自有硃砂（砂紅洛中奇品陶圃亦有之）
後園不見栽花卉舊主無能可自知縱使當時曾手
植綵今十載亦凋衰（來書云孟之後園尋常桃李亦鮮）

近聞有真率會呈提舉端明司馬

近知雅會名真率率意從心各任真顏子簞瓢猶自
樂庾郎鮭韮不為貧加籩只恐勞煩主緝御徒能困
倦賓務簡去華方盡適古來彭澤是其人（是詩也斟酌而作變然亦成蹕甚鄙拙亦有叙真之意焉）

提舉端明寵示三月三十日雨中書懷包含
廣博義味精深詞高韻險宜其寡和輒次元
韻

春光晝欲盡夏景漸增添櫓梢松篁茂蔦蘿風雨霑
花心隨絮落花齒被苔粘巧轉鶯遷木低飛燕入簾
蝦鬚穿曲沼虎爪度前簷坐久香銷炷吟多筆貫尖
雲容方靄靄日色未炎炎舞鶴傾月頂游龜散綠簪
命賓常務率出令更須嚴詩詠當階藥書尋傍架籤
蘭芬衣可襲露潤草俱沾肯近舒介馬編脩賜玉蟾
高雅惟自適獨樂未嘗厭亦白首諸內丹青每訪閻
冲和緣養浩寂寞為安恬身處貧無愧心貪道不廉
成文推大手濟用鄙纖纖視稷傳青節祈茵酒雜鹽
閑居欣鳳舞存老爰名潛鱸鱠思名般紀宏址乎帘
聖時非吏隱賢業繫民瞻撫事惟公論撝辭乃自謙
保躬誠易遂康世義難淹類句慙無取酬言辛不嫌

奉陪伯溫中散程伯康朝議司馬君從入夫
席於所居小園作同甲會

四人三百十二歲況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同歲
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潞公遷居恩庶紹蒨謝安彭彭詩）

滿眉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予山朝奉倅汝陰過洛訪別求詩（陳安壽）

鄴下才名同七子六年關幕得嘉賓（子山前佐大名作幕六年老拙）
（所斬）留從潁水投餘刃合去甘泉作從臣素以潘陽敎
信睦仍於洛涘卜仁鄰士元騤足[illegible]難絆即見康
勢絶塵

留守相公和提舉端明作三壽公字韻詩輒
繼前韻

三川開盛府萬鑰主離宮雪苑延梅叟湖園奉晉公
因依念有素出處幸多同雅會歡言吾今推前輩風

右紀留守相公〈韓康公〉
千載靚逢聖三槐位忝公周行遵鴻鷺渭水憫羆熊
致主曾無術康時豈有功台文形雅詠褒倖過優隆
右自述幷謝留守相公
春色滿伊嵩春花折萬紅欣逢翰林主還訪玉壺公
聽賞吹簫鳳陪隨飛蓋鴻罇前忍輕別樂事轉頭空
石景仁內翰
水軒崇夜響花塞煉春紅中有群書府恬然獨樂公
清吟如唳鶴高翥若冥鴻汗簡猶多費時聞牽屬空
右君實端明

承伯壽大蓬惠書寄大小鉢囊花并語及欲
居松下石上之飲因成二小詩
片石長松特下有青山綠水覓來無姚黃賞盡東歸
去六六峯前會酒徒
大小鉢囊花色好不知得似[redacted]間無玉蕊峯下應須
嘗綺里園中是飲徒
次韻留守相公洛中金橘
嘉實本從南地殖移栽洛土結成時踰[redacted]未必全為
枳方信中邦物物宜
北都留守相公韓以某頃守魏都粗脩齋舍
特加標膀仍示雅章謹依前韻
栽守銅壺踰八歲漸營京室與溫房疎簾更揖清風
閤曲徑冬褰愛白堂窓靜坐開松竹韻探深行讓蕙
蘭香已慙必葺非宏體更愧佳章比召棠
贈國信提少卿〈仲游北京嗣判以此〉北京作
鄴下常推七子才兒園賓客重鄒枚三十里外出疆
去四五年前點額來將模未歸慙老大使旃重到喜
追陪朔風不度龍沙遠只向雲中講信回
答龐相家園雜陋春物向榮因與相東時枉
遊覽未蒙寵降承貺佳章謹次嚴韻

一廛幽趣斗城西竹映軒窓柳拂堤園史每詩風物
算主入常軟渢書迷碧池荷動觀魚戲朱檻梧傾待
鳳棲惟顧毗耶長者至莫爰花裏有鶯啼〈公初選致政有詩云毗耶長者入門初又樂天有惟愛花裏鶯啼之句〉
題龍門奉先寺與禪師房〈元豐三年十月自判北京移西京時〉
伊叟已生至興公猶未歸憑高東北望一片白雲飛
〈十月周揆喪嬪回作〉
偶書扇面
人生七十古來稀老境來侵老病隨自笑愁年垂九
十也須慙愧耳聾遲

文谿公文集卷第八

挽詞

慈聖皇太后挽詞

仁皇當宁久聖后配天崇厚德符坤象先朝定震宮
尊榮三代禮擁佑兩朝功徽範弁慈訓皆留信史中
聖孝攀慈範神遊巽少留重明緣積慶陰德在貽謀
制服從恩重因山變禮優白雲何處去雪涕望嵩丘
揄翟漸出金門遠閫膳深悲王座空奕葉舜華推至
孝前朝文母繼清風栢城鬱鬱依嵩岦石闕隆隆鎮
洛東白髮老臣何以報日期西去掃山宮

慈宗皇帝挽詞

乾德符亨會天飛出震乾繼明光五葉啓聖協千齡
方保瑶圖永俄悲玉殿青定知還寶坐還集太微庭
厥初丕命集咸慶長君臨恭儉敦堯德憂勤損舜年
象耕蒼野地龍御鼎湖天帝錫宣英號鴻休擢信編
在隱推龍德重明協帝華蓼蕭均澤及四海讋威加
就日心方切騰天馭已賖攀髯不可跂淚目送雲霞

僕安懿王大人挽詞

令叔王藩表忠勞代邸尊篤生為聖嗣善述在神孫
寺北感崇穠負掃傢僕園寶天維日遠國本自靈源

占重閭平樂中排軸佐功德谷感有祈喜慶東興窮
以義情雖奪於親禮更崇洛郊春向晚離挽變淒風

神宗皇帝挽詞

千齡逢聖日六葉嗣昌辰睿智天攸縱章程日入新
車書通絕域雨露洽殊鄰民隸華封祝帝思蒼野巡
龍髯攀不及鳳翼附無因望斷喬山路憂深杞國人
含生蒙舜德率土被堯仁罔極何由報徒能損百身
元豐聖政洽隆平隆牓聯篇載頌聲皇武惟揚昭七
德帝華克協纂重明喬山去日乘龍馭蒼野巡時見
象耕億兆臣民蒙澤久隕身思報一毫輕

老臣逢聖運受恭許優降覲禮超群后官儀冠上公
皇慈矜舊物帝念錄微功一酌寵鐏異臣致仕後共門謝辭蒙恩親御書拱殿特明宴仍取御峰刊一醆面諭云如酒還未退可致書工音作耳猶有多可令熟讀集無以任勝三篇說命同臣安命判河南京蒙賜御詩一章白後得請武砂歸洛又蒙賜御詩三章中外榮觀斯心期檢玉不意遂遺弓聲暨要荒外
衰纏普率中逵[illegible]石門路悠淡柏城風迴淚盈裨隕
何由報昊穹

宣仁聖烈皇太后挽詞

九年四海被洪惲瑞彩重輪照幾幃閶日視朝親旰
食未明思政事宵衣存心庶務勞千慮史意莊治獻
萬機下比顯顯望雲漢仙輿直指厚陵歸
老臣八十愧尸素掛了貂冠歸洛陽荃詔猶臨傳眷
注蕭輪促起頭平章重辭禁幄猶如昨今逐靈輿益
自傷兔策衰羸來蹙國臨風洒淚厚陵傍

故相國元憲宋公挽詞

天聖收群彥惟公獨出群兩朝推舊德一代仰高人
得位才康世逢時道佐君云胡天下勉撫几悼勳勤
念昔為僚契周旋一紀餘佐時君望重謀國老才疏
務劇常潤陽秋妙借噓忽驚傷殄瘁隕淚滿襟裾
名遂當身退高風近古稀台司脫屣去空土掛冠歸

仁壽宜難老朝陽數易晞哀篇學在禮恩耀賁泉扉

故宣徽使穆呂公挽詞二首 弼公

奕世章平緒經時管葛才蒼生方仰望大廈忽傾頹
不憖皇情悼如仁士論哀荊山赴真宅應見國僑來
藩閫朋從舊熟睹啓樞樂歲時多心如金石堅無
政聲但頌遠更和丹鳳臨池猶未洽白駒逢淖已
先過相門餘慶聲纓盛繼述皆同教與儺

故尚書左丞敏王公挽詞二首 素

盛德三槐傳論交二紀深帝聰聞史疑人望在為霖
沒世猶齋志康時未稱心孤懷傷殄瘁清淚滿衣襟

上臺三品位非輕秘殿論思職更清掖倚壯猷為解
翰合從僉議秉鈞衡頹然處順君無恨慟矣懷賢我
有情不獨九原埋寶玉人琴從此絕遺聲

尚書令魏國忠憲韓公挽詞二首

平生投分比金蘭莫逆論心最歲寒昆弟抓衣陪驥
尾東鈞槐府並貂冠洛陽耆英常侍睦相魏親鄰近
講歡水井臺邊星隕後公薨之前夕大星隕出廟百身何贖但
聞時留守魏都韓相州
出入三朝共周旋四紀同論交最知我經世獨推公
觀水驚川逝升堂失棟隆悲懷與聲淚遠寄緋詔中

中書令魯國宣靖曾公挽詞公亮四首

三朝輔翊秉鴻鈞功在旂常澤在民黃石授來為帝
傳赤松遊去保天真達生便享高年福出世輕遺大
夢身自古陞山多占宅國僑裝令繼芳塵
二府陪遊再二紀服公哲範勿忠齊留心舊典皆馴
致從事新書悉順稽吉發青風帘穆若心停止水史
淵芳先朝付囑非無謂必為其仁在放麑
龜蒙啟土世傳榮猶倚者英[redacted]卿及兒伯禽親拜
後方知遺愛在元戎
穆穆羅朝嗟不憖衝衝停市歎如仁生芻絮酒難親

致奠油帘成淚滿巾

王太師挽詞

賢書登入英雄殼冠歲出馳貴馬韓一紀玉堂司大
筆兩朝金鼎並和羹天邊處失騎箕象川上猶思用
武名欲識聖恩優異處案前手璽賁佳城
去春解組遂西征曾辱鄰門出餞行席上詩成光退
跡樽中酒滿叙離情經奇方歎音容隔此日俄驚柱
石傾瀛老不能親引紼臨風酒淚濕襟纓

司馬溫公挽詞四首

莫逆論交司馬文君心知我我知君同謀同道殊無

間一死一生今遂分八十衰翁如槁木一千餘日是
殘曛前途若有相逢處尚以英靈解世紛公遺志西洛不忘
心相在澤五宅民
留滯周南十五年成書奏牘過三千東山方起為霖
雨大廈俄傾歎逝川密有忠言如藥石別加優禮賜
貂蟬兩宮痛[illegible]哭臨輿襯為卑覽忘未宣
昔有鄉賢楊氏所亦聞此近有松楸新阡使合開三
徑同氣相求好並游
傳嚴舊跡今猶在熙與安平相州鄉賢相旁孫還卜
宅先時告老足歸真

司馬贈太傅康國韓公挽詞 三首

朝路相從三紀餘更陪國論對鈞樞康時遠術推賢業造膝嘉猷協帝俞盤結方資苞刃解旱乾猶望傅霖蘇寢門遽有人琴歎老伴凋零道轉孤

洛城曾與公相別已爲人生老別難今作紼謳成永訣滿襟悲淚轉汍瀾 門別此三年公赴北都餞於上東門愚嘗有詩云樽前不用淚汍瀾大抵人情老別難又白

西豪居在許東偏丹旐還 許田欲問相君眞宅處高平古地是新阡 公家始卜葬地問於野人此是吉地諱乃野人之名

中書侍郎傅公挽詞 三首 欽之

交會朋情二紀餘金蘭投分更無殊鳳池晩接經邦論龍陛晨陪步武趨起副民瞻方倚賴用爲霖雨待昭蘇如何奄忽公先逝自歎靈光老益孤

賢業雖長命不剿從來此恨古今同爲霖作礪君家事未盡舒張數已窮

常愛龍潭龜島上移床醉臥綠蘿中茂林脩竹皆如舊惟數人琴遂一空 昔與欽之飮於潭上泉石之間有小島如龜刑令植君汝如綠蘿髣然

致政仲損工部哀詞 二首

自昔朋游今五紀斷金連璧附英翹學通經史業三益心類松筠見久要白首郎潛具寂寞淸時史隱甚逍遙年逾九九誠無憾惟歎人亡與道消

金蘭取友務端良仲損於余極久長蚤歲傾懷論管鮑晩年脩好結潘楊人琴忽起逆艱歎蕭皺俄隨難挽傷不到寢門親一慟臨風老淚獨浪浪

太尉韓國文忠富公哀詞

蚤擅才名重天資德望崇大勳緣定策莫利在和戎一代推人傑三朝倚棟隆音容雖已矣不與更無窮

畾董經邦策皐夔濟世賢頻堅掛冠請未及縱心年蚤遂赤松伴晩參黃檗禪懸車踰一紀篳室冠三川

瀟灑山中相優游地上仙尊[illegible]無壽考五福在公全

我愧才無取公常問不能白麻曾並命黃閣遂同升調燮疑倫叙將明庶績凝如仁今奄忽昭代失良肱

去年春作耆英會一坐簪紳仰典刑今日共嗟天不憖惟瞻英範在丹青

逵官定知無恒化常情未免惱離羣邙山土學雖埋玉遺烈餘芬萬古存

故開府太師王公挽詞 贈太子太師

蚤歲馳聲猶未冠錦標獨得冠詞林四朝出處身名泰五紀游從事契深 賦贈聖神吟與君居守北郊依舊

德退休西洛負初心白能泉[illegible]昔烏北引綿悲謳淚
滿襟崇事中君既可各留余會歎於吳桂樓作心園春曲詞相屬有作髮青雲之句
昔年過洛赴三城華髮青雲叙故情今日人琴俱已
矣猶傳樂府沁園聲
天聖年中始得朋後陪孟洛兩交承此亦君既歌詞所及之意追
思往事渾如夢老淚如傾日不勝後已共都交印
前歲公圖歸洛中待君同賞狀元紅入間萬事雖如
意須把興亡付壞空君昭久思歸洛余嘗有詩寄之云公早早歸來因賞花前約同賞[illegible]元紅吏看[illegible][illegible]閣

楚正議建中挽詞三章元祐五年九月

出處交游五十春洛城晚歲卜親鄰東齋錦襟清談
處今日重來淚滿襟
大抵神存體不留萬安[illegible]下宅松楸平生無集歌惟
友伯壽應同泉下游正叔新除與劉伯壽鄰
叙謫鶴書鷗範篇人間五福是高年公年九九雖無
憾散盡者英我屹然

文路公文集卷第九

論

序賓以賢論

前志以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施於國不可
斯須而忘用於身不可造次而闕忘之則系上下之
序闕之則乖孝弟之風聖人知其然也乃由為之禮
事為之防從養老於太學仍校年於天下所以[illegible]民
於孝弟習俗於醇厚者矣故五帝憲德載之校史三
王乞言詳於先籍是知年之貴於天下也久矣古之
盛王未有遺年者焉而饗禮燕禮節文咸具上庠下

庠制度猶前至於擇賢之禮養陰陽之氣先習射
而上功次序而以賢饗燕而有儀禮律大備使觀之
者齊肅而知其常周之盛乎大雅所陳亦既詳矣竊
跡前事敢試論之夫養老之禮示天子必有尊也習
射之事蓋[illegible]之所務焉若夫安上而治民化民而
成俗斯不可於世矣故禮有養老之制焉有射燕之
義焉乎可若乎然所爭必也射乎然則射之為義盛
矣然此故王者將欲行養老之禮必先舉習射之典
前期以協吉先習以戒期乃率群臣躬行其事和容
擇志揖讓周旋比禮樂以為多取正鵠之必中[illegible]

之節發以循聲飲矢之均足以觀德歷有材者得而用之升之於膠序之中與其鐘皷之事俯袒割之度儀參德舞之下綴雍雍然皆當世之令人濟濟焉秀實行之吉士不賢者遠有德者升用能列四世以稱首監二代以增郁得賢之盛否昭於往圖講禮之備俯煥於朱藥仲尼因而憲章詩人得以歌詠者其在茲乎國家紹休三后之基登闓百代之制典文成秩墜典聿脩帝命式於九圍德教加於百姓尊更老以崇孝弟恢雍泮以興儒學闡以超八九之休崇軼三五之步驟寧使夫序賓之道專美於有周哉

仲尼學文武之道論

粤夫緯兩儀炳三代著經國之具英垂振古之妙範移風易俗顯代成之猷與世作程布時邦之制者此用文之淵懿也尚亡德勵五兵定保大之茂勳備有征之洪略肅民罰罪助天討之常戡難定功振刑威之法者此尚武之震服也若乃文德之縣綿武經之禁戢著是二說非聖神孰能行之懿子貢之話議仰宣父之上智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當世生仲尼也稟上智之性蘊將聖之德道猶江海而學與彌盛明並日月而訓言益煥律天時之動靜能襲水土之深厚祖堯舜欽明之德憲文武方策之政歷聘七十之國授徒三千之衆性與天道而仰者彌高學而時習則誨之不倦為木鐸者世振其聲數佩象環則服存方道義紹素王之德理禀神明之溫粹且謂學於文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著矣國重六經禮樂詩書備矣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遠人不服脩文德以來之刪詩書正義始典墳之素定禮樂明述作同和之制贊易象洞窮理盡性之旨脩春秋到偽辭比事之傳灼叙百王之儀矩誕布千載之軌範此用文之盛矣謂學於武也紹止戈之前訓得安民之勝術故曰

吾戰則克祭則受福百年訓刑可以勝殘去殺矣又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著筆削則亂臣以之懼任司寇則正卯為之誅示足食足兵之文壯非威非懷之詠此乃用武之盛矣若夫相須之盛節未墜之常道故漢志曰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故夫先聖鍾叡明之德適炮然之用昔者相魯公會於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豈不知至聖脩用乎寔本乎自誠之性存存而有成學該稽古之理衛術而非偽者日新之要道降功陪之廣

者故曰未若丘之好學也歟昔賢所謂政者刑也者政事也爲夫子之徒冉仲由非行之事若此則聖人非學而能矣今言學者蓋由耕拙立教化民成俗大聖無該文武並用若夫唐虞之興化本由文武之道雖只之致治蓋拘文武之迹若仲尼以文武之道致文武之迹夫何難矣則知禮樂征伐出於天下之有道者非聖人達於極摯孰能備矣

譎正論

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愚嘗七注蹟家流止云齊桓公正而不譎者以其伐楚而責

包茅不入問昭王南征不返有以見存臣節而尊王室也故稱其正焉晉文公譎而不正者謂天王狩於河陽因而朝之以臣召君非禮也故稱其譎焉以愚觀之則所謂只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夫聖人之道言以尚辭語無重出故云一字爲褒貶者取其簡而嘗也至於品藻諸弟子但云柴也愚參也魯由也喭而已若謂齊之正焉但云齊桓公正可矣謂晉譎焉但云晉文公譎可矣復云正而不譎譎而不正者其故何哉愚嘗議之蓋有以也按春秋曰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囿姬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絶之蔡人嫁之明年齊侯遂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責昭王南征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也以齊侯之始也以姬之怨而侵於蔡侵蔡得利因而伐楚楚既斷罪乃託爲勤王之師夫然

則測其始志得不謂之譎乎及責楚之罪則爲正矣既得其正乃爲不譎矣夫晉文公之始也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一戰而霸可謂正矣及其天王將狩於河陽君子譏其以臣召君又朝王而請隧王不許焉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噫晉之始也正則正矣及其此也臣節何在如此則始雖正今乃爲譎矣愚謂聖人之意以齊桓有管仲之佐雖始譎終乃復正故正而不譎矣以晉文公季年無良臣諫諍始雖正終迺復譎故譎而不正矣乎師之旨不其終乎

春秋何以見仲尼之志論

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夫春秋之義竊嘗聞焉仲尼之志未之見也愚也不敏敢試議之夫仲尼生姬周之末處鄒魯之間聚徒三千大闡儒教憲章文武祖述堯舜門墻數仞仰之者鑽鑿堂奧彌高升之者斯皆故曰有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聖者也然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位故栖栖然遊聘於七十國曾不一遇夫子知道之不行知身之不遠也而又覩周道陵夷王綱絶紐禮樂隳壞彛倫攸斁妖災凶罪而作民俗渠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曜因而盈縮

君臣之禮廢父子之恩缺君子在野小人見用四夷交爭戎夏共貫幽王以襃姒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號令出於權臣下陵上替僭逼斯甚夫子慨喟然嘆曰文王既沒文不在玆乎於是因魯史而脩春秋舉得失而明黜陟著成敗以彰勸誡其惡者不得不貶善者不得不褒闡揚大道用振頹綱故一字之褒寵逾華衮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是以有德者雖賤而必伸敗道者雖貴而必屈附勢而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懷才而獨運者無所隱其名斯所謂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者矣故知聖人之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觀其褒貶則仲尼之志見矣故孝經緯曰孔子云欲觀我襃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斯則其義明矣其後何休以此語序公羊傳則變其辭云吾志在春秋而行在孝經也是使後之學者觀之稍迷因爲之論庶幾辯惑者爾

何以措刑論

夫刑法之制有自來矣然歷代治襲其制頗異夫刑之用小則禁奸邪大則戡暴亂考諸上古又亦不然夫上古之時世質民淳上布希夷之化俗無爭競之

心故結繩而爲政書[illegible]而爲刑政甚簡而民自治刑至薄而人不犯也其後聖人因於天討遂制五刑上至兵甲下及鞭朴列五等之輕重廷刑罰之大端也自玆已降源流寖繁然夏商周之代漢魏晉之朝或以此而興盛或以此而陵夷其故何哉蓋刑者不可久用久用則民賤民者邦之基邦基既弱國將若之何斯則其猶兵之不戢將自焚乎其歷不遠在秦皇之世矣然刑之欲措必將有道以撫其俗則庶幾於太古之風矣且人之所懼者刑也所慕者化也當王上無爲致治革煩弊之政敦淸淨之風行仁愛以及

下布善教以懷民國泰時平無遠不服蓋上之好善民必從之故孔子云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從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也又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又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善政則民畏之善教則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以是而言則措刑之道其用善教乎故周之成康世稱其治漢之文景代美其能者蓋遵用於斯[redacted]也是以周漢之歷祚遐永者亦由是矣今我國家連衡五常方軌三王股肱惟良朝綱具擧民躋富壽之域時返淳朴之風六合晏然四海淸謐式秩奉

職咸爲外臣時平俗泰國富刑淸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固不可同年而語也斯所謂得善教之良術矣

堯湯水旱何以不爲民患論

夫陰陽舛度而水旱失常當其爲害未有不因其所由也蓋法度失於下則災變見乎上其或上失其道國無其人或讒邪得路而口興或忠良含憤而被逐或兵甲縱暴而形戰或刑罰苛刻而無當或土木之功不息或聚斂之法大重由是男怨女曠民不聊生墜於塗炭跼地無歸所以怨憤之氣積而災沴之遽作矣歷代而下未或無之而堯湯之朝莫斯爲甚一則九載而滔天一則七年而[illegible]浩浩沃日赫赫炎金禾焚湯焦爍川雕竭而遂遍無菜色上下無離心海內晏然域中淸謐其故何哉蓋雖不救縱議所言之堯湯之水旱者非政教之所失非[illegible]之所致也蓋時之所及不可得而移易也然卒不能爲害者蓋備之有素焉當二帝之臨御則孜孜求治宵旰忘疲敷[illegible]淳之教革苛弊之刑教民勤稼穡之務化下絶克儉之風賦斂允薄國富刑淸百姓由是阜康六合於焉升泰明哉之謳作樂只之頌興及其水旱之作沴也而國方富強民方康壽時旣隆盛又何患害之

能爲害故古語有之曰國無九年之儲非國也家無三家之儲非家也然而當堯湯富庶之代民俗安阜之時其畜積復何止於九年三年哉是則以九年三年之儲當御九載七載之災沴不亦可乎而又畜於稔歲濟於凶年此治國之大術爾抑又洪[illegible]農爲本良以食者民之天民者邦之本食足則民安民盛則邦興如此則縱有災沴患將奚爲聊擧斯一隅則其他可知矣

進無爲而治論

臣頃因奏事親聞德音謂古稱無爲而治者必當[illegible]

有為而致無為臣雖[illegible]仰對以虞舜垂衣而治者亦皆先有為而後無為誠如聖意臣退而復思曰陛下有堯舜求治之心而臣愚無臯夔致君之術夙夕慚懼啓處不遑又以奉對之際姿訥未周謹錄前與所述虞舜之德著於簡牘仰塵睿覽庶幾愚忠上裨聖政仲尼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先儒之解以謂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考於虞書則舜之治也流共工於幽州以其心狠貌恭足以惑世也放驩兜於崇山以其掩義隱賊黨於共工也竄三苗於三危以其貪冒食貨崇侈不才

也殛鯀於羽山以其頑囂傲很治水無功也四罪而天下咸服茲所謂去邪不疑而刑當其罪也於是詢四岳以謀政治闢四門以求賢明明四目達四聰以廣視聽於天下命禹作司空以平水土棄為后稷以播百穀契作司徒以敷五教臯陶作士師以典五刑垂作共工益作朕虞伯夷作秩宗以典三禮夔典樂以教胄子龍作納言出納朕命惟允咸命以官因戒勑之曰各恭其職乃能亮天下之功然後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茲所謂任賢勿貳而官得其人也夫明四目達四聰去四凶命庶官其勤至矣

得不謂之先有為乎及夫庶績咸熙天下服垂衣裳正南面而已得不謂之後無為乎臣究觀經史之載舜之至德也有大功二十舉十六相去四凶也十六相謂八元八凱稷契臯夔之倫去四凶則朝廷無奸邪之黨舉十六相則左右皆賢哲之輔如是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故後世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而逸於致治勞於求賢則先有為也逸於致治則後無為也恭以陛下紹祖宗之丕基行堯舜之至化黜邪遠佞去四凶之志也求賢審官舉十六相之意也然而一日萬務尚勞宵旰茲乃臣愚不稱職之効也

臣以為方今之務正在謹守祖之成法使爵賞刑罰不失其當耳爵賞當則姦邪無功者不敢僥倖而希進刑罰當則貴近有罪者不敢請求而苟免紀綱正而朝廷尊號令行而天下服如此則陛下高拱穆清之中無為而與虞舜比隆而下視三代之盛矣

文潞公文集卷第九

表啓

謝奏陳㢈河等事不當特放罪表訊

臣某言今月三日准中書劄子以臣奏陳㢈河事不當奉聖旨特放者自天有命踢地無容思厚如春感極以泣臣某中謝臣忝緣薄藝叨會休明假授任最隆舉時鮮比竭忠圖報始思謝國之深析理陳言終致論事之過既從吏議合置嚴科仰荷聖慈特從蕭貸斯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廣被漢度兼容貸假老臣矜憐舊物故不米淵在慮益慎於所為山嶽戴恩尚期於有補

謝男貽慶換授文資及章服表 元祐九年

臣某言伏蒙聖恩除臣男供備庫副使兼通事舍人同勾當軍頭引見司貽慶充恭議郎尚書都官員外郎并賜緋魚袋者仍親告詞謂臣獨宛三世粗有微勤以愚頑乞換文資特推寵命舉族知幸受恩若驚臣某中謝竊以朱紱身章昌即位皆為殊選悉俾非才仰戴丘山如臨淵谷此蓋伏遇陛下仁深育物道廣納荒既不棄於菲葑亦無遺於闒闟致茲常陋遇有忝塵敢不嚴以教忠勤於從政力著涓埃之効仰

酬獎甄之私

温卷啓

某伏以者輒貢荒蕪仰塵藻鑒飾倭倪之貌旅見於南威培塿之丘敢希於東嶽蓋非知量是謂黷尊在見視以長多寡尤戾之莫逭必謂對成迦之下閣聽[redacted]盲投若海之中姑務大噱豈意某官不遺末學特錄下材雖則賦謝大冲獲張司空之歎賞文慙僧孺得韓吏部之振揚敢增鄴顧聆倍價重今某俊校甚緣碌非能至於窺闖里之崇墉以龍門之峻坂寔有懷之有陽亦胡戲之甚遯抑又安世當年末

識車中之半面蔽茂此際亦無堂下之一言幸蒙某官庇門屏叙何加歎掖方愧仲由之率爾無所取材寧期夫子之循然不與其退何茲善遇允謂非常固當益勵於進修所冀不辜於賓獎銘肌鏤骨徽忘咳唾之恩附驥抽腸少謝羽翼之賜過此已往未知所裁

又

恭惟某官地紀儲英天章毓粹龍蘭敵而逾馥鉛玉德以中温王冲早炳於貴游荀美果膺於舊選將儀秀峻固蔽嶠之名歸矜變開剛崇番州之餘終罷學

八柱璧峻上連練迭與機動負於雅椽發降帝右日
奉於咫威綺紈無節貴之矜竹素有游藏之好詞庭
揆藻俊域飛英加以精鑒外融靈機內照雲棲雅推
於世範月評素擅於淡宗冠蓋風趨日有龍門之譽
纓緌輻輳比閭烏巷之游增戚里之光輝衔名流之
欽挹以故漢閣群彥咸趾踵而碩交會旅諸生皆曳
裾而請見若某者才局孝淺志尚非高材瀏以裝懷
復慙寡而成性食金蹤誚負乘貽譏遂謝于綸非清
平之佳士近懸佛助無鑑發之英才徒以前在髫齡
便從庭學彫虫篆巧敢逞壯夫之譏竊牘工文無願

偶年之忌錄殘牋而且廣補贖篋以塵全簡成詔策
之年始遊天邑賈誼登朝之歲獲預賢書幸商諸公
之間職由談者之誤觴塗爭騖效報贏雖勤六組齊
驅盤蟻封而遂困既仲雅於擯紛故盍事於研脩常
稽士激之文用廣日新之業今者國家錫一封之馳
傳總六服以搜材家家之壁充懷俱求善價紛紛之
袍亘道歷贄名鄉伏遇某官興進下流曲成微品輙
陰漫於許刺思仰造於魯堂儻錄謏才特充外寀雖
未遷於幸舍距敢侍於蒯緱所冀盼睞生輝翦拂增
價齋性雖烈獲登范氏之香鈆李味不甘亦預唐賢

之果餘捐軀有誓指水可旂期日前皆暫無綸上塵
瀆贖炎於狀多寔白享之過豈識庶納污詭曲容而
無忤惟干犯之為咎在啓處而罹遑慚赧之懷聯焉
如失

上知南京晏侍郎啓

伏念巡川蕃屏近更時錡蕭青綸猥隸方類於窘拘絳
幰前驅漫殊於望拜仰瞻燕座佇贊丹衷恭惟某官
雅望冠時清淡鎮俗丕贊景炎之運懋宣寅亮之功
越在夙齡親逢聖旦照蜺光於近署騰聲足於奧奎
代郎方聞早協謨謀之選周儲丕建復膺調護之求

六飛嗣止於宸居上德彌成於睿化民瞻允屬帝簡
滋隆亟還內相之榮旋領中樞之重尋揚基命釐敷
將順之規獻納嘉猷顯著彌綸之續矧乎甚之近輔
寔與王之創封妙簡是倚寔司留鑰契君陳之分正
尹茲東郊紹申伯之于宣式是南國行聞主覲拱迭
節趨入調伊鼎之和克協傳梅之用舉斯令而成功
傾祈某鄉侍庭劉幸朋幕府仰鈴齋之秘遂撰陪階
升聯文席之峻嚴曲容悶坐被尊光之委照莫家瀆
□深尤元沖末參無補狄龍之關皆折父子並依丘
伊之崇銘瑑庠恩紉完充葉末路亟嬰於隨牒倣城

遽邀於圖尾偶爾遺於飛龍仍久取於秦記惟時孝
始若在淳梁仲呂戒辰長離首序伏蒙仰緣宗社藉
保釐興庄氏秉均克永維毗之寄樊侯賦政益崇明
哲之資

謝陳龍圖諫議惠渚宮集啓 代人作

伏蒙龍圖諫議將賜手書兼[illegible]既所著渚宮新編
二策者發育尼之封捧緹袞之卷得與瓊璠之秘寶識
愧郢人奏韶武之太音聽慚俚耳仰蒙恩顧伏積怔
營竊以楚澤英風宗淡雅而尚質魏裴晉之新麗
以彌文代禩[illegible]史情忘適廣白匪紛披[illegible]緣衆

流連三變形侶之言軼七子珠軒之迹則何以包全
聞之士宜美於當年儼平楚之蹤貽範於來葉恭惟
某官帝宮[illegible]棟清剛光輝懷器望以幹時礪風猷而
執俗學臻靈寶該家壁以採珍文挾神庭淡篇少而
沉潛觀逢清選發跡紫階鎔鑄凌翰墨之才未施於
柄川[illegible]苕洛圖書之職式通於帝暉所以出觀陝服
之風坐鎮漢沔之地頼倪崇於遠略永輸制於諸戎
與以掌命西垣建節南郡肅政治以多暇因紀述以
立言俄及成時積成篇卷甚諸不朽此峴山而名高
競以相傳致洛都之紙貴乃纓紳之未宗述作之龜

枚豈謂撰見牆接俾之觀覽與尺題而郵分付篋函
祭會群後以討論少明宗政奏議納忠而效[illegible]頌
美德以推容序引紀事以指詳風什緣情而妍麗貽
之不朽勒成一家捐陳氏之遂山終多無累探張融
之江海後久名稱求秘級紬用資禀學庶有素
鑒石無閒滴沐聖風竊從牒隷曲遷而引籍守微
國以于宜雖務勉脩尚多於批政唯慶朝聚莫遊於
誰言昊謂能閒志禮秋之外蒼提賢之患思之吟牘
覩以高文而復列之天朝數附從聽升騰致防期俗
蟠木之容刻畫為功欲掄倭偎之醜鏤爪膏而不滅

摩頂踵以難酬伏限城守不果躬詣門地卑情伏增
悚惕依依之誌切知歸之至

知泰州謝兩府啓

伏奉勅差知泰州已於某月某日到任者古秦之封
中夏為蔽久所擇守難其得人自慚拙遇猥蒙寵
出於選絕說無勤勤敢希上恩乃俾易地仰政之始
觀風有殊山川瞻戎羌漢雜會俗尚不一師屯且繁
邇復拓開封所建宅城保守備之戒當有凌謀事役
之興劇於它道所任猶重非蒙克堪益遇某官協亮
天工總持政柄慎收師之選切方面之安啓言至公

汲用不進之情措置勉釐撲忠圖靖攘虜講求民理
庶幾脩職無玷於人

文路公文集卷第十

文路公文集卷第十一

序

送張太丞赴闕序

袁宏曰帝王之道莫大於選賢選賢之義各有其方也故周有俊造之科漢有賢良之舉莫不取經國宏材濟民遠略然後授之以職而使不失其職也膺是選者寔難其人太丞狀元鍾山嶽之靈蘊經綸之業才識敏茂聲華藉甚始以大司徒論秀而升於太學俄以春官氏辨材而揚於王庭狗監誦子虛之賦恨不同時天子覽平津之策擢為第一卿士大夫莫不

嘉嘆而自策名桂籍解褐仕路凡載佐郡皆有治聲天子嘉其能而自蘇臺郎政丞奉常擢行路之人悉以慶慰然縉紳之士或稱其位不充量也才偏之檢召賢之日癸丑戊戌之秋職助已別會稽賈誼重歸宣室則公之是行也拜金門外[illegible]室固其宜矣然鴻鵠之志一舉萬里非燕雀之所能知也其以公窺陳隅獲弓餘亞斥古之懸東陵殆倚西山半面之榮鄭璞僅逾周寶遂兹於邃豈其無言躑躅燦吻聊為之序

送龍山則先生歸蜀序

拜給之區炳岷峨之秀是以異人閒出俊乂成集長
卿導清源於前子雲翁芳塵於後歷此而降鴻碩頗
繁然或以浮誕相高矜湯忘返者十室而九其勵志
墳典遊心聖奧蓋亦鮮矣達斯道者其惟武陵先生
龍君平先生陵陽人也藏器於身不交世務閉關卻
掃開卷自得著書數萬言窮經[illegible]載乎英華而洽
道德先周孔而後黃老楊墨塞路辭而闢之名動士
林高視兩蜀遂不遠萬里上書公車累詔天闕久而
不報乃喟曰道未亨矣吾其歸歟因假道關中從
挹眉宇是故經籍與義得以詰焉或拱鍾待問則多

多而益辨或盱衡高門叫嘗[illegible]而來適搢紳之流靡
不推服且以堂有慈親貧之古自遂輟南陂之思遂
謀西轅之役移乾之際以得[illegible]用翠酒而言曰夫
古之人患於不明經也苟明一經取朱紫若拾地芥
爾何況於先生之經明行脩乎但老氏所謂大器晚
成也爾行矣自愛先生其志於斯言
藏器於身不雜世務閉關著書開卷獨得楊
墨塞路辭而闢之名動士林高視兩蜀不遠
萬里累詣公車上書自薦待食上都久而不
報遂復喟然歎曰命未泰矣吾其歸歟因假

道關川搜挹眉宇仰碧雞之雄辯鄰巷結袂
聽黃馬之劇談座客皆靡初以[illegible]此在念哉
金有則送君河梁聊復贈言勉哉是行以俟
遠

贈清河先生序

秘校清河君器識淹雅文行淵懿學有師法名高士
林游五經之邪超然深詣馳六藝之塗邈矣遠乎哉
丁宋運未克英教流滯之歎有識所同天聖初其始
到都下接諸公游自得清河君以文相會以道相合
行誠游息相得其歡不幾乎否塞名則務學之朋

友之益從可知矣予仲弟彥若嘗師於清河君授以
經義教之藝文雖未能傳其家法亦庶幾得其一枝
前年春彥若復來拜級旋為外諸侯奉辭總郡學講
授之職則清河君之[illegible]效又可知矣今予之季弟彥
伯又得師事啟一日彥伯謂予曰某依教先生之門
若三年公愚[illegible]識頗有開悟嘗於郡第子之末預
聞先生之[illegible]大[illegible]文者必始於通經通經者必在乎
講貫故先師以[illegible]而不講是吾憂也以是群弟子皆
請於先生碩闡唯哲始則講大戴禮終則講左氏春
秋論叔精敏既辟詳明學者所疑渙然開釋先生之

於五經無不通者將與群弟子請於先生願講尚書一經以重煩而未白也予應之曰昔與清河游亟聞其談經也於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禹貢洪範之說尤所精邃余遇有所疑就而質問若叩洪鐘大小必應未嘗不虛往而實歸一行為吏十歲于茲不聞益友之高論久矣今將與爾皆就學焉翌日躬請於清河君君亦重違予之勤請巽辭以從曰虞夏商周之書歷代寶以為訓昔嘗學于斯文矣與諸君許之莫逆于心喜可知也將布席以發論當聞善而相告好古傳雅與我同志者願聞來學二月日大常博士文某白

藥準序（此下二序熙寧八年北都作）

余嘗苦頭眩治之多方彌歲不解會國醫龐安時診脉問狀乃云甚有寒疾久之使然非它苦也授余香芎散并此方服未半劑而愈遂不復發余既神其效又觀其立方有法不與常類方用九物物別為之解凡藥性之溫寒味之甘辛并其主療略具於左雖簡而備使觀之者有據服之者無疑無疑即有效猶夫任人各知其才之所長用無疑事罔不濟乃知古之良醫治病必考於本草而立方方藥既精隨疾必瘳

班固云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原疾病之深淺陶隱居云道經載扁鵲數法其用藥猶是本草家意張仲景最為眾方之祖悉依本草近世庸醫鮮通本草求其方藥之驗固亦難矣余嘉龐安時醫之方專用本草之意因采仲景并外臺千金及諸家經驗方止若干輒加注傳于門內以備參療謂之藥準以其依本草立方則用之有準云

節要本草圖序

今嘗以近世醫工雖處方有據而用藥不精以至療疾寡効盖古醫經多自采故洞居者采擇錄備其花藥形色別其是非真僞用之無舛誤張之感得痊愈而又擇郡國地產之良及春秋采冥之候今則不然藥肆不能盡識但取采送之人醫工鮮通本草莫辨良苦之雜加之贗僞遂以合和以致疾台宜其寡效磨室之盛嘗藥闕乞本草圖欲悉知其形色氣味用藥之精其慎如此嘉祐初余在政府建言重定本草圖經凡數年而成例蒙賜本然藥品繁夥其形繪事卷帙煩多披閱非易因錄其常用要切者若干種別為圖策以便披檢庶斯易辨人得有之按圖而驗其真用之於醫所益多矣潞國公寬夫記

文潞公文集卷第十二

碑記墓誌

絳州翼城縣新修至聖文宣王廟碑記

聖宋四葉上纘明之五年某以進士舉中甲科得大理評事宰是邑秋八月二十九日始從事故事守令始至則郡縣之祠廟悉詣之恭於神訓於民政之本也由是詣於邑吏質之縣圖載祀典所列者惟宣聖之祠焉翌日仲祠謁之禮已事而退立於廡下觀其石記即後唐長興三年創是廟也歲月滋久廟貌弗嚴屋老皆隤梁木其壞上不庇於風雨下不容於俎豆縣署置其北十數步日有鼓樸之喧澮水流於軋不二四尺歲[illegible]漂溺之患雖賢哉回也不改其樂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而守土事神者崇奉之禮豈不闕歟乃謀與俗紳是政作方於善也將構新宇而縣西北隅道有廢剎俗老承傳爲湯王行宮事出不經禮無常[illegible]既絕頻繁之廟鞠爲荊棘之墟像設都亡廊廡全隤獨有正殿歸然中存雖丹堊已暎而覺棟頗堅異乎哉天將以斯室遺夫子耶不爾則胡為十室九廢而獨完茲小宇虛其正位者安所俟乎宜其即是遺構以正兩楹之狀迴茲頹垣以崇數仞之墻

踵其故以謀新制則以脩其本而加飾工不告勞
命睢氏以葺夷集撥人而塗塈興廢起墜務實去華
昔之湫隘者耽耽而雲檜矣曩之荒穢者殖殖而庭
平矣覽以東西二宗增之屛樹間閎危屋壁之闕堵
其數百撤危皆中而戒事日南至而卒功勳適其時
不愆於素邑人張會昇以文行稱於鄉曲累舉進士
敗於垂成運舛事違退而講授一日覩新廟之既成
以殊像之未備乃率其徒躬於其事明年春募工於
別郡得繪塑之妙者於是塑宣聖暨十哲之像逾十
旬而告就八月上丁行釋奠之禮洛之凡百能事畢

矣不可無聞於後盍書以志故述其經始之日乞記
夫歲月而已杜牧云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
之尊莫如韓吏部孟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夫子賢過
堯舜遠矣韓所謂自天子至郡邑守長得其祀而徧
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社稷壇而不屋豈如孔子巍
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門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
禮如親弟子然則夫子之德之尊韓孟子言盡矣今
玆為記是用略諸時天聖八年九月五日記

觀文殿學士尚書左丞謚文莊高公神道碑

昔者兩漢之盛也輔相以清靜寧民公卿以經術決
事故文景顯肅之際為賢主為治世炳焉幾於三代
比隆蓋公輔得人之效歟若夫本經術以熙治載清
淨以鎮浮翊我昌運高邁於三五澤斯生民永濟於
富壽而賦命不融齎志莫究遇於北海高公殄瘁之
歎深矣公諱若訥字敏之其始齊之公族於春秋時
甚顯迨漢而後名德軒冕赫奕相望從仕靈運今為
太原榆次人曾祖諱某贈太師王父諱某任崇儀使
考諱某任右侍禁並贈大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祁
國公曾妣王夫人祖妣馬夫人妣閻夫人封魏晉秦
三大國悉用公貴而追錫命也太師藏器弗耀天爵

自高二令君雖起家仕而位不充量濟大載德貽
謀積慶公復其始至公嗣興公蚤有奇節挺然不群
祁公之捐館公始十歲奉妣夫人寓及郡在幽安貧
嗜學樂道天聖初舉進士中甲科調彰德軍節度推
官秩滿改著作佐郎遷秘書丞太常博士二任劇邑
所居不尚赫赫之譽去後人皆思之尋舉御史改監
察遷主客員外郎殿中裹行未幾除右司諫直史館
賜服五品遷起居舍人知諫院改刑部員外郎兼侍
御史知雜事賜三品公迭居諫院當職論事不煩細
激訐以要近名務舉大體中時之急病若擬為士豪

緣戚里為郎得大郡公謂玷郎選輕朝廷亟論罷之內侍長居中任事恃恩而肆公率同列極言而斥出之復言今執政古三公之任所謂坐而論道者也今進對立侍裁移刻而罷於咨詢體貌之禮固有未盡宜復坐論以通上下之情以究都俞之美上以為識治體而深器之於是益有大用之意除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詔復留弗遣麟府宿兵高選外計乃選禮部郎中河東路都轉運使上思公學術優深議論精敏亟召還兼侍讀丁秦國憂累詔奪情瀝懇哀訴祈終三年喪國朝故事官待制以上遭喪類卒哭起復今許終服自公始也服除還舊職尋改龍圖閣直學士史館脩撰還吏部郎中除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理檢使上憫雨旰食因公奏事問兩暘所致乃推本洪範五事稽合時政及救旱之術上大感悟益嘉公之博洽數日擢拜樞密副使居二歲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又二年由戶部侍郎檢校太傅為樞密使公踐歷二府始終七年循守法度奉行故事簡靜慎重不輕改作常曰薦目而憂世者非致治之心也每被顧問必傳經以對條理明暢極盡治亂之原上未嘗不前席以欣納故愚謂本經術以熙治載清靜以鎮

殆有兩漢賢公卿之風為得之矣其在政府也凡僥倖干澤事從中出者皆格而不行后妃之族當遷權保因請不預執政悉降詔為永法在樞府時妖盜發甘陵嬰城負固王師攻圍逾月不克時議欲開其自新之路許以容貸且使兇黨離解公謂貝於河朔兵屯素盛今不窮討後恐亂階成豈不震將為戎狄輕矣當擇帥易將必行天誅寬恕詿管脅外騷狀求平歲久戎備闕習荆廣之甲若驅市人故屢戰屢敗公議遣大師總北兵及隴西之勁騎以往則計日可平或謂北兵不習南風賊必守險以老王師雖多馬恐不足施公曰賊狃數勝理必迎戰以我訓士精騎出其不意而夾攻之蠢爾雖衆胡能為哉二寇既平悉如公策又患兵冗而費浮議罷召募罷汰疲老要在節用彊本人給家足為太平長久之策性冲澹不嘉參權累奏章祈解樞柄辭情切至確不可奪上重違其志久之乃除尚書左丞觀文殿學士同群牧置制使不許外出且兼進讀益將用其所長以真奚立乎公既釋重務遂所願自退朝即杜門燕居觀書為樂搢紳高其靜退以至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遘疾薨于宣陽里之第享年五十九上聞訃震悼趣駕臨哭

既傷名臣之不憖又視其居處儉陋歎其清節者久
之賻賵加等廢朝日視朝贈尙書右僕射太常謚曰
文莊以是年冬十月己酉葬於開封府開封縣褒親
鄕之原從祁公之兆禮也初公寓汲時泰國有疾公
左右奉養藥劑必親遂精意於醫書且曰是術也前
世名儒巨公能者多矣兒人子奉親可不知耶因研
究得妙以是泰國終享壽康及公感疾之始自診其
脈曰吾殆不起諸子泣請召國醫高手者公堅口止
雖和緩不可爲已又戒其子毋輒奏以貽上憂吾死
殆不得有所請及東首神爽不亂恬然以逝非達生

知命安時處順之有素其能若是乎公旣葬上追思
之深親迋宸筆以表其遂曰儒賢之碑有以見君臣
始終之義存焉公以譽望凡朝之華選劇任必與焉
同知禮部貢舉者再取士得人近特爲最又爲京西
路按撫使入契丹國信使領吏部流內銓三班院閤
被詔定黍　協樂律之正制兵以嚴軍師之興裁
損祠祭肹蠁復古之法令悉用之朝議推其精密愚
與公布衣時爲友自登憲署司外計居政府爲僚故
知公尤深公性資方介中立無黨惟道是信不以世
俗毁譽爲得失所學非苟記問而已必窮其理適於

用每談歷代治亂之迹貫穿明白如視諸掌聽者釋
然更[redacted]志僃文集二十卷尤學之粹娶王氏封壽安
郡夫人夙有賢範閨于族姻後公一年而歿以明年
正月五日祔公之兆嗣子彥輔內殿崇班次保衡安
石吉甫光祿寺丞元規太理評事皆脩謹篤學能世
其家長女適游奎次適祠部郎中秘閣校理林憶次
適太常博士張誼次適王宗諤彥輔及諸弟泣叙先
列見託論譔將附於儒賢之下以永其傳愚自拙鄙
而義不可辭姑用直書傳信無愧銘曰

維高氏先　盖姜姓後　表海以遂

歷祀復久　爵德世濟　忠賢代有
發源浸遠　其流固長　儲因積粹
挺生文莊　文莊巖巖　照鄰先覺
大器長才　奇文與學　公初逢
奮自布衣　絕學遐騖　垂天迅飛
白簡觸邪　凜然霜威　皁囊納忠
彌縫闕遺　曰嘗曰否　吾所帮與
不激不訐　罔干虛譽　人不我知
吾不爲沮　信道而往　若肖于度
進直內閣　聯侍邇英　左右獻納

據古援經　帝御宣室　所暢是卹
公陳五行　決心造膝　乃信大政
乃總中樞　嘉猷長告　基命訏謨
事必師古　襲於常故　毋作聰明
毋越彝矩　寸之至當　百職咸舉
撓法撓賞　馮能怙權　繩之以正
金石其堅　殲竄于邑　殄冠于貝
多筭倫度　審于耆蔡　我思不言
名遂身退　斯言足踐　其志克從
毋處于外　惟帝念功　論思殿內

勸講禁中　師賓之地　禮厚恩隆
顯允君子　宜錫難老　方胡不然
曾未華皓　軫於天衷　撫几震悼
帝曰儒賢　表其新阡　寵以宸翰
冠于碑顏　崇封維屹　扶村維鬱
令儀則閟　貴若永茲

贈尚書祠部員外郎文府君墓誌銘

夫水之有原原出之深者其流長人之本祖祖德之厚者其嗣昌噫原深而流長者見之於吾祖祠部府君矣府君諱鋭字挺之本姓[redacted]當咎堂以犯高祖御名改則今姓取文之象也至聖朝以避翼祖廟諱遂不復稱有媯之裔遂於妻子完之孫以謚為姓自時厥後胄緒蕃或占數於平陽或爪居於涉坂八代祖太尉升陽王有大勳力於中宗載於國書可以復視高祖晤大和中由鴻臚丞辟北都留守判官曾王父稷時以明經中第守汾州參軍未幾留判歸老於西河參軍侍於膝下且又嘉是山水樂其土風乃自河東縣之同果里徙居於是故府君今為西河介休縣人也王父沼澤州錄事參軍烈考學遂長興中守遼州平城鎮與晉高祖有豐沛之舊天福初龍興

大夏風起晉陽遂以協贊之功亟昇出牢之任授代州崞縣令稍遷并州太谷縣令雖幄中之助居多而縣上之蓋薄方將借隱以保天和會劉氏偏霸於太原選用俊賢縻以要職而又兩載劇縣載更郡轄而考終于家有子[illegible]人其長丞士府君即其次也始以蔭補郊社署丞尋辟石州軍事推官太平興國中武車載駕王師有征後主率并氏因壘太宗皇帝霈陽春之澤封歸命之侯凡劉氏之舊臣率度材而被用時府君方以疾退便於家居且以順養為懷無復出處之意雖詔書授汾州司敦逭竟以疾辭不克上道

常以杖屨浮沉於鄉里頗用文酒燕樂於友朋故與進士温夢說詩僧崇果韶休輩有世外莫逆之契樂喜弗驗環濬斯及以至道二年九月三日啟手足於晉陵里之第享年五十有三府君始娶王氏故戶部郎中丕之女也生慶善之門稟柔懿之德天奪其算先府君而亡有子三人長曰洎令為司勳員外郎荊湖南路轉運使次曰淳郊社齋郎次曰淵未仕而亡有女一人適史氏載娶郭氏有子一人曰渭府君以長子之登朝遘慶凡四追命為尚書祠曹員外郎夫人追封臨沂縣太君洎娶耿氏有子一人曰彥博即

府君之嫡孫天聖五年春登進士甲科今為殿中丞知并州榆次縣權倅西河郡事而耿氏蚤亡亦以彥博預殿閨之引籍遘農壇之展禮得授恩例追封扶風縣君載娶申氏封永樂縣君有子一人曰彥若應進士舉有女二人長適蔣作監主簿翔齊卿故天章閣待制詠之子也次適進士成偉殿中丞元吉之子府君之次男淳始娶郭氏冀氏皆蚤亡今娶[illegible]氏有子四人長曰彥先次曰彥國其次皆幼渭娶王氏斯皆府君貽謀積德之至厚故子孫錫美流光之寖昌也彥博之生也後不獲逮事捧遺硯以出滌膺盥像

而下榻嘗立侍於父叔因習聞於話言曰惟府君局量閎深性資端厚信行著於鄉黨仁愛洽於族姻希尚嚴之沉冥達羲易之素履善教諸子俾紹家聲嘗曰扶陽之門滿籯非寶劉氏之室七業俱成吾素志也爾曹勉之惟以清白傳家不以業產為事識者以府君為林宗干木西河之後出也所不至者壽爾府君棄代之年權窆於里第之西原今歲在作噩利即真宅即以明道二年十月十七日己酉得吉卜於靈石縣之孝義原祖母臨沂太君先葬於介休縣之西原陪祖考之舊封松檟美茂不復還祔從古禮也禮曰銘者稱先祖之美旌孝孫之心也肅刻沈碶以識

佳城銘曰

王父之德　柔嘉維則　行有枝葉
信著金石　州黨胥化　宗姻是式
跌宕文石　涵泳典籍　美璞中存
含華內温　道屈當世　慶流後昆
祠曹追命　家印推恩　縣山南峙
汾流東瀰　吁嗟佳城　茲焉寧止
圓石勒銘　徽音無已

文潞公文集卷第十二

雜文

座右誌

夫圓首方足肖天地之形是為最靈也縫衣博帶纂
聖賢之道在於篤學也噫世之冠章甫衣逢掖而為
儒者可勝道哉其庶幾於道則無滓皆捨本趨末屑
屑於章句間利目前之利語乎道則何其疎哉夫人
之常情孰不欲達捨道而進則君子不為也然而道
有消長時有遇否所以才有餘而功未著業未半而
勳已百者有矣而昧道寡識者則其得與失孰賢也

榮與辱孰珍也曾不知齊景之有千駟不若顏子之
曲肱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楊雄之執戟故云不以其
道得之弗處也昔我先師尼於陳蔡召子路而問曰
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而於此
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智
耶人之不我行也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人而必信安
有伯夷叔齊智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復問子貢子
貢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
焉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穡良工能功而不能為
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

爾不脩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顏回入夫
子又問之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
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
不脩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之醜
也夫然則君子之於道豈險不易其操焉僕又嘗病
世之人其學未得其髣髴即餝虛譽以誇愚俗時小
有所長又自履時之不知也必欲家至而戶曉焉嗚
呼何及乎先師所謂不患人之不我知之言乎又獨
[redacted]老氏所云自伐者無功之言乎夫鼓鍾于宮聲
聞于外又何必其言也昔胡威父子俱以清廣著稱

晉武帝問之曰卿之清孰若父之清對曰臣不逮父
遠矣臣父之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之不知也如此則
自耀者不必為優自晦者不必為劣崔亭伯所謂叫
呼衒鬻縣旌自表者非隨和之寶暴智耀世因以干
祿者非仲尼之道又曹公云行而自衒者女之醜行
也夫蘭生深林不為無人而不芳鳳翔千仞覽德輝
而下則君子藏器抱德與時隱顯何患名聲之不
聞爵位之未遂乎僕又嘗患士之多上人而自大者
殊不能景行先哲見賢思齊而乃與常常輩角其才
智自以為能此又見其愚惟褊迫之甚也深不自焉

古語有云可為智者說不可與愚者道苟非其人即不如守吾之默也士君子既能以道自處復去自任之心加之以遠識清鑒襟度夷曠為儒之美復何尚焉苟不能爾則徒有章句薄才小巧終不能裨儒行之萬一亦與夫刀筆小吏無有異也雖復頂儒冠衣儒服且不可逃詩人彼己之刺又何施面目於士林間乎僕每讀唐相鄭公餘慶傳觀其行事有古人之風真君子之儒矣砥名礪行謙卑自牧踐歷臺省以蹇諤聞侃侃於公卿間未嘗俯仰媚于人必以其直歷事四朝出入將相逮於晚節不渝素行可謂以

功名終始者矣然而當時議者謂沽激尚未以全德許之噫士君子不違則已苟違焉可不益思慎其名檢乎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夷險一致忠恕不渝不啻即得為學陽公之罪人斯幸矣昔揚子云解答嘲班孟堅答賓戲崔駰達旨張衡應問蔡中郎之釋誨郤祕書之釋對皆所以矯[illegible]俗而旌厲素尚僕非能編德於數公也但述於翰墨誌之座右庶幾于自勉而已將擬崔生之銘焉因為座右誌云

題裴晉公畫像贊并序

尚書良式功蘇才翁得裴晉公畫像於大資政當公謂與家藏僧本正類因以相示予嘗讀裴公自題寫真詞有靈臺莫狀之句意公指其所蘊蓋不自言俟他人發明之而當時多嫉公勳德或云平蔡者愬公何與焉又逢吉黨謀為謹言以傾公獨賴正人訟其誣枉僅免於禍雖宗閔送出其門猶憾不引為相擠公于梁則於其時孰肯揚公之瑜後世史官於公無嫌追書公美近乎實錄噫豈群邪醜正見抑於當時耶將貴遠賤近人之常情耶予仰公之風覩公之像因原公意輒續公讚

繪事雖巧　傳神寫照　公之靈臺

孰覩其妙　靈臺崇崇　含和處中
經始勿亟　積善累功　賢人之業
伏義資忠　人不吾譽　吾不為沮
人不吾毀　吾不為喜　竊揆公意
如是而已

慈照大師真讚

嘉祐中余保釐洛師嘗遊關塞始見幽公於寶應精舍聽其言簡而詣覩其相靜而定又其朋智漸法覺之秀也亦謂余曰幽公傳通教與禪悟禪那並行精進為流輩所推余後數與之談析之言信伊而行塲

積慶蘭若爰集淨衆曰嚴鉢化以奉先公之卜地則
公樂是營守患然肯來亦既宴止遂有終焉之志太
幾寂化其徒悲涕慕思圖形瞻禮以永歸依謂余為
大檀越來乞讚云

師行惟幽　師心為寂　就名觀義
循理索跡　性相皆空　了不可得
用為形容　設色之工　即空即空
傳寫無窮　四衆瞻仰　悚然信恭

題宋宣獻書帖後

宋宣獻公以文學德行為一代宗師頃年嘗游公藩誤蒙

顧遇一日延食於春明東閣示予蘭陵蕭誠書且曰
名筆也乃知公之行筆類蕭今觀此小楷一軸精勁
有法遂出前輩追惟東閣春與之事不覺泫然興嘆
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北都善養堂題

奏議

奏為修開先殿乞循制度事

臣某昧死謹疏上皇帝陛下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
首臣聞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臣遭逢聖神敢獻狂瞽
伏惟天地之大德特貸鐵鉞之嚴誅則微臣幸甚臣
伏覩今月十四日詔書太平興國寺僧紹宗緣化脩
蓋外所有太祖神御殿令三司差係官工匠重脩又
云庶重脩於宏嚴俟時薦於芬馨有以見陛下奉先
思孝之道高出百王復又盡給國財不煩民力此乃
陛下敦崇儉德勤恤民隱之意也天下幸甚臣切以

載營寶殿嚴奉聖容仰佇靈游是為別廟古聞清廟
之制理在去華茅屋采椽本貴乎克儉丹楹刻桷乃
譏其崇侈漢書藝文志曰墨家者流出於清廟之守
是以險由此觀之則清廟之尚儉明矣臣伏恐監工
之官未詳詔旨惟務宏麗不稽典故乖清廟尚儉之
文累烈祖恭德之美臣伏望中勅有司凡所營脩
以典制經始勿亟必順天時臣按月令云孟春無聚
大衆孟夏無起土工又曰孟冬可以造宮室皆不欲
妨農事而違天時也臣竊計今之力役固應不減千

夫雖用官工不妨民事然而聚大衆起大功作事不時恐非令典伏望預計徒庸漸儲材用俟良月而興作亦不日而考成神之格思宜錫純嘏臣又風聞群僧精轄道路云云皆謂既建太祖神御殿則本寺佛殿鍾樓即應次第官脩事之然否雖未審知臣忝陛下風憲之任爲陛下耳目之官苟有所聞理當先事言之庶幾上達宸聽蓋欲杜其萌漸臣伏覩景祐三年八月十三日所降聖旨云太平興國寺佛殿鍾樓并敗壞院舍宇等宮中更不修蓋令開封府及僧錄司告示僧俗諸色人并許緣化錢取便興脩明命

既行遠邇咨悅皆以謂陛下省不急無益之務矜愛民節用之心自後已有僧紹宗化錢興脩漸成輪奐臣伏慮群僧黨翕希望宮中無脩佛殿鍾樓不復化緣營造伏乞申舉景祐三年先降聖旨其興國寺佛殿鍾樓任令僧俗緣化興脩所冀絕其希望之心因其緣化之志況佛寺者非急之務何須速成國帑者有限之財不可虛費景祐中吳賊未蒙逆節朝廷未議兵事尚且愛惜用度不修佛舍今則戍重兵於西鄙一日之費何啻千金苟旬時之間吳賊之首未能梟於藁街臣恐事邊之費未免寔困於民臣竊

宜節營寺之浮費以濟備邊之急用邊既實則狂寇何憂乎不殄芻蕘之言願賜詳擇干冒天聰無任進退屏營之至

乞令審官院選差沿邊州郡知縣事 康定元年

臣伏見西陲用兵緩急有民間科率應副軍期全藉州縣官吏必得其人臣欲乞應是陝西河東近邊及當路縣分戶口衆多差縣令處乞令審官院並選差有心力幹事京朝官知縣如本院闕官差注即乞外移合入西川官充兼有流外官見任本縣簿尉處亦乞令流內銓選差有出身幹事選人充逐縣簿尉所貴

緩急之間易為集事凡有科率必得均平則人戶安居不至勞苦

奏乞主帥使行軍令後奏 康定元年

臣聞穰苴出師首誅莊賈孫武教戰先斬愛姬當事而行未嘗稟命蓋將權不可以不專軍法不可以不峻茲所以攻必克而戰必勝者用法嚴也自古有將權不專軍法不峻而行師必勝者未之聞焉臣切聞去歲以來用兵西鄙或有禁軍小尉臨陣而先退遁豈偏師望敵而不進而統帥之臣即時不行軍令悉以事狀上聞仍令鄰部置獄取勘下法寺詳案定刑

臣以謂失閫外之制總軍中之令臨事不斷必命不
威豈曰軍容同大兒戲復恐推劾之際牽引枝蔓前
其苟免之心奏報之間淹延時日啓其幸生之路縱
不至此亦侵令稽誅無以勵衆乃老師驕兵之弊也
臣不知朝廷所用將臣必欲不令專制悉上稟於宸
筭乎復不知將臣不能用軍法皆取則於朝廷乎儻
朝廷用將而不令專制則臣所謂失閫外之制矣古
之遣將也君推轂而命之曰閫以内者寡人制之閫
以外者將軍制之此非徒然也蓋委任之成之道不
得不重令而輕之故臣所謂失閫外之制矣苟將臣

不能自用軍法則臣所謂總軍中之令矣人之常情
孰不畏死賊億萬之衆冒矢石之衝刑罰不嚴何以
督戰兵法曰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豈非嚴
刑故對敵而伍中有不進者伍長殺伍長不進什長
殺之夫以什伍之長尚得專殺而統師之重不能誅
一小校以厲士卒故臣以謂總軍中之令矣議者或
曰今所遇之寇未為大敵所興之師未至深入軍中
之法未可專用將校有犯所宜奏裁苟如議者之言
臣以為過矣寇非大敵兵未深入尚且狼狽先進逗
撓不進儻遇大敵深入而將校有犯必須上聞則機

宜之戰陣實非大敵也止於會逆而後則孫武之斬
美人非深入也惟以習戰而然矣戮其君之寵臣愛
姬亦未嘗奏稟而先啓終於齊師勝晉吳入郢孫
武穰苴皆為名將者委任專而法素行也以臣區區
國猶知任將之道豈巍巍聖朝不及於是且國朝著
令凡禁軍將校有退奏裁此則施於平居無事之日
邊州守戍近郡屯聚則用之可矣今昊賊亂常蜂蠆
有毒防邊之兵逾數十萬將權不專軍法不峻則何
以御之臣伏望陛下出自宸斷稍假將權凡有偏裨
小校臨陣先退望敵不進如此之類罪犯灼然但合

該軍法者不須置獄並許本部統帥對衆便行軍令
訖然後奏聞如此則師旅畏威進退從令或守或戰
必有殊功兵者國之大事陛下於廟堂之上與宰輔
大臣計之審矣往於淶涿那何輕議然臣承之處署
職左司聰苟有見聞安可緘默陛下勿以臣之此言
徒習先生之常談耳遂忽而不省臣熟思之任將治
兵之術何莫由斯道也愚者之慮幸賜采擇干冒旒
冕臣無任

乞河東依陝西例點強壯

右臣於去年二月初曾上言乞於河東路每三丁點

一丁充強壯緩急為守禦之備自後朝廷差官逐路
等於河東路點差到強壯共一十四萬三千餘人內
計一十三萬三千餘人是主戶九千餘人是客戶是計
兩丁內點一丁充強壯臣今遍巡歷到諸州軍切見
所點到強壯大多而不精兼頗妨奪農事臣檢會慶
曆中曾幹勅點差強壯本路除晉絳慈隰麟府六州
不點差外其點差到強壯四萬四千餘人今來雖添
晉絳慈隰四州點差強壯即比慶曆中增幾及三倍況
本路主客人戶共三十二萬三千戶勘會纔及陝西人
戶之半昨來陝西所點弓手只十萬人以此況之即

河東所點集大多而妨農也臣欲乞依陝西體例每
三丁點一丁充強壯猶可得八萬餘人所貴務農作
者不致妨廢習武者頗得精專如允臣所奏更不
行鈔點丁口數目而去留之並不搔擾動衆謹具奏
聞伏候勅旨

御前劄子 慶曆四年五月

西界雖累曾差人請和近却不住據延州及環州等
處奏稱賊馬入界作過雖逐度逼逐出界及救奪到
人馬切慮賊計多端且以通順為名遷延至秋別圖
大舉今來已入夏月邊上須是蚤作準備仰文某更
切體認今來已是夏月去防秋不遠如邊上有應干
守禦未備事件並仰疾速疚心處置早令了當免致
臨時倉卒悞事此劄子親自收掌不得下司付文某

四月二十四日

答奏

臣准御前劄子節文西界累差人請和切慮賊計多
端且以通順為名遷延至秋別圖大舉今臣體認今
來已是夏月去防秋不遠如邊上有應干守禦未備
事件並仰疾速疚心處置蚤令了當免致臨時倉卒
却有悞事者臣職在疆場日料賊計雖聞累有歸順

之情深慮必是遷延之計聖慮所及宸算無遺臣惟
知夙夜防虞常若寇至不敢終食之間懈於為備但
患才拙不能上副倚寄致煩聖念屢賜戒勵內省不
稱伏增惶懼本路沿邊要害城堡樓櫓自去秋以來
增脩各得完固以至甲仗戰守之器添補並及分數
臣今一依聖旨丁寧吏切躬親撿閱守禦之備訓士
養馬厲礪兵器及遍指揮諸寨增葺城堡戰守之具
及更差官分頭點撿比至防秋委得不悞大事

乞復昭化縣驛程 慶曆六年

去年臣條上古戍廢利州昭化縣驛程臣聞行路之

宮旨為不使臣昨親自經由相度誠為不便昭化驛
去利州雖近又因東有桔柏津大江之阻西有木瓜
原重山之險夏秋二時雨潦留滯行役之人進退無
據古來置驛良因於此今既廢驛即經過使命不免
裹糧留宿其如過軍稍多即宿食有所闕之臣欲乞
依舊驛支給券料所費甚少所濟則多取進止

乞選差川峽川郡知州 慶曆六年

臣切見祥符中先帝軫念川峽遠民精求循吏以為
審官院係資次差移官員多不得人故特頒詔書令
馮拯以下各舉川峽知州通判臣切以西川近年以

來生齒繁庶比祥符中數倍全藉長吏安輯稍不得
人即煩朝廷西顧臣以為川峽知通若盡循常差恐
難得人所有益梓利三路內邛蜀嘉眉彭漢陵綿果
閬遂合劍州興元府十四處戸口繁多屯兵稍衆所
有知州知府臣欲乞今後令審官院揀選差官須是
歷任內無私罪升朝後有舉主年甲未高者方得差
任如任內別敗闕得替日與先次優便差使或別有
殊尤治狀灼然可驗即非時酬奬所貴遠方得人無
舉先朝故事取進止

乞諸州供錢攙充交子務 慶曆八年

益州交子務元以交子一成獲公利甚厚復又民間要
藉使用蓋比之鐵錢便於齎持轉易今因秦州入中
糧草兩次支却六十萬貫文交子元有未封椿見錢
准備向去給還客人深慮將來一二年間界分欲滿
客人將交子赴官却無錢給還有悞請領便至壞却
交子之法公私受弊深為不便伏乞朝廷指揮本路
轉運司於轄下諸司軍內每月須管共收聚諸般課
利錢三五萬貫攙充益州交子務准備給還客人交
子錢免致向去壞却舊法官私兩弊取進止

乞罷將校舉留 慶曆六年

唐末及五代已來方鎮守臣每有替移或召赴闕其
間偏裨武臣多是妄託軍情不時受代因致跋扈國
初懲方鎮之弊盡去此態帝朝廷進退約束無敢違
異臣竊見近日以來沿邊征鎮總兵帥守累有本轄
將以狀舉留者此風不可啓其漸欲乞下諸路轉
運使今後吏不得諸軍將校使臣等列狀舉留本轄
帥守取進止

乞封示兩制等議沆使事文字 慶曆七年

今月十七日崇政殿蒙賜聖問以北邊沆使勿來恐
有邀求之事深可預防作何回報切以鎮撫四夷宰

相之職以臣之愚短待罪宰司不能有所建明以政
上煩念然臣自聞北虜聚兵雲朔及聞有汎使來告
西行夙夕深思多方迎料但不欲先自張皇預有漏
泄恐非示以閑暇鎮靜之理須虜使之至萬一妄有
邀求或即別懷狡詐則臣之思慮有素可以隨宜裁
制臣今雖與陳執中等同署奏狀上荅聖問示不敢
周悉聞陳以俟節[illegible]日細具白奏無臣兩日以來
察采外議皆云朝廷百僚只為議汎使事傳聞外方
深似不便或恐學士以下進日議狀論汎使事之令
左右封收密示兩府免致漏泄傳布中外謹具奏聞
謹奏

文潞公文集卷第十四

文潞公文集卷第十五

奏議

乞差嘉眉益利屯兵救應淯井監吏不差秦州兵 慶曆七年

臣今覩梓州路奏稱淯井監夷人作過事體不小乞
依慶曆四年例於秦鳳路差發兵馬赴本路救應事
臣勘會慶曆四年夏瀘州界夷人作過是時臣任秦
鳳路都部署經略等使準朝旨令臣發禁軍兩指揮
赴瀘州救應臣以秦州去戎瀘四十餘程地遠必慮
救不及枉有拖曳兵甲臣雖知不便當時以朝旨丁
寧不敢稽留異議遂發禁軍兩指揮赴瀘州未及中
路夷人果已退去其上件兩指揮兵士只到遂州駐
泊是時川界州軍見此兵士經過人情頗亦驚恐兼
為遂州官吏不諳軍政不能平心撫馭動有猜疑幾
至生事臣知益州日鑒此舉動之失曾具利害擘畫
聞奏以謂戎瀘少夷人作過只是本處白艻子弟
及寧遠兵示自可禦遏若賊勢稍大則計會梓夔益
利兩路就近差那兵甲可以討擊益夔鈐轄小變來則
禦之不可窮其窟究豈煩遠自秦鳳興師空自勞敝
無恐別有驚擾況嘉眉州計是益利鈐轄司屯兵之

處若發兵救應乘舟下水不三四日便至瀘州兆救之勢最為神速臣之奏章必樞府可以覆視伏乞更不自秦鳳發兵只令速計會益利鈐轄司相度量差兵甲由水路赴瀘州策應甚為允當取進止

臣比欲候假開日面奏又恐樞密院以梓州路所奏急切已入㫖字乞依所奏須至先具此奏聞

乞下田況選擇兵官使臣總兵赴瀘州仍令

奏梓州路官指縱事 慶曆七年

臣伏見自去秋以來日官所奏星文變異皆云蜀中

稍須防備近覩梓州路所奏淯井戎人作過若只是十州五團夷人即計其事體必不致大本路便奏乞自秦鳳發兵救應臣却恐因此張皇別致生事兼慶曆四年自秦鳳發兵往彼不惟無益於救援而幾乎別生他事臣鑒此失遂於前日奏乞不自秦鳳發兵只委益利鈐轄司相度就使發兵伏聞已依臣所奏欲乞更速下田況令選擇兵官使臣總領赴瀘州每事令稟梓州路官指縱不得輒分彼我致有不和取進止

慶曆四年秦鳳所發兵到遂州只為本處兵官不能平心相待事分彼我以致軍情忿憤

乞遣羅兵招安夷人 慶曆七年

瀘州風土瘴毒至春夏尤甚祥符二年秋夷人作過官軍討伐至次年五月詔曰瀘州三月即苦瘴毒如戎人尚敢旅拒量留兵扼其險路令孫正辭等自二月領兵分屯近郡臣以謂今來已是三月本土氣候方惡乞速諭本路兵官轉運使遂令依常列招安打誓了免致遷延瘴癘之地人心不寧兼祥符中孫正辭等以蠻事未了奏請添兵真宗以邊徼窮僻供億非易不許其請仍詔正辭等如蠻人不受招安已經

誅翦畏服勿窮追之又以丁謂招撫夔州令歃血為盟刻石柱為記事付之及令責招安小校云若兵人收集則賞否則部送闕下未幾夷人果就招安悉皆平定臣昨在益州嘗詢采戎瀘事體多云本處招安將校有狡猾者平居無事則間諜夷人興起事緒意在乘便招誘希肯遷延玩寇即所利甚多官吏作到或上下蒙蔽不知其姦臣欲乞令本處兵官一員面用兵威迫脅誅翦勇須督責招安將用心招誘早令安集免致宿兵生事取進止

臣以戎人作過雖不大其如西蜀久[illegible]若用

兵多口恐別生事

乞親平貝州 慶曆七年十二月

臣立朝最孤特蒙陛下拔擢俾與大政內省叨冒何階論報今覩貝州妖賊嬰城已逾旬日近差明鎬往彼經度必應非久平定萬一更致遷延未即擒戮朝議以北都地重未欲令留朝親去貝州處置軍事陛下若不以臣非才乞賜驅策上稟廟算庶幾蕩平妖孽況臣累經邊寄久在兵間理合請行不敢緘默

又

臣以貝賊嬰城已逾半月遂不度愚惴輒敢請行少

圖報効上寬宵旰伏蒙聖慈俾全孤拙未賜允俞仰戴洪私感激以泣臣每見貝州事宜文字遂時與中書樞院同共商議從長施行遇假故不入偶有所見遂入劄子聞奏愚者千慮粗伸裨益如或更數日間未見平賊次第伏望采臣前奏如或可行只乞出自宸衷取進止

臣先奏劄子蒙聖恩不令降出後日入對不敢面謝此劄子亦乞留中

御書批荅詔

卿所乞往彼知卿報國忠孝恐此並中書密院臣僚別有異論與卿不便文字不欲降出如有所見遂旋密具奏聞

繳納貝州宣勑 慶曆八年閏正月

臣昨奉差充河北宣撫使令臣同齎宣五道候到貝州相度合勾抽狄青替王信即發付上件宣命臣至貝州相度得更不勾抽狄青所有宣五道今欲送樞密院收管毀抹取進止

乞繼上奏封細陳事理 慶曆八年

臣謹按唐史見白居易為翰林學士因事進諫語甚切直憲宗不說謂宰相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

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極難耐李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大小而必言者蓋酬陛下拔擢耳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之言憲宗曰卿言是也由是言多聽納臣以居易被憲宗拔擢纔為學士能盡忠極諫以報恩遇而況臣非才寒進孤立無黨獨蒙陛下誤聽特力拔擢位至宰相犬馬之誠堅於報主然自待罪兩府已逾二年略無謀猷上裨神聖雖則日奉天顏常親黼座所奏覆者率多冗細事務常程文書徒自煩聖聽無益治體以此為宰相職業真所謂素飡尸祿齪齪謹而已豈懷乎所謂宰相

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外鎮撫四夷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之義于房玄齡杜如晦唐之賢相太宗猶常責之曰公為宰相當須開耳目求訪賢哲有武藝謀略才堪撫衆者任以邊事有經明德脩資性明悟者任以侍臣有明幹清慈處事公平者任以劇務有學通古今識達政術者任以治人此乃宰相之裨益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哉斯言之責誠為當臣叨侍丹扆累聞德音常以求賢致治為切務推誠納諫為至德臣愚不能上副聖意而陛下至仁未忍以大義責臣而臣獨不內媿於心

乎臣復自念性本朴忠言多蹇拙幸得進對咫尺天威凡所敷陳或未詳盡臣嘗觀唐宰臣趙憬奏章欲上書論事其略曰每升陛仰對宸嚴寔納易窮遽數難辯理詳則歷瀆煩甚言略則利害不分切聞正觀開元之際宰輔論事或多上表所貴獲盡情理時德宗嘉納之今臣之愚猶憬之志此後有所陳口奏頃刻之間或裁納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周即欲繼上奏封細陳理道上禆睿聖訪納之勤下盡微臣區區之蘊固不敢妄陳偏見亦不乞留中不出惟冀聖慈特賜詳擇

文潞公文集卷第十六

奏議

乞知縣縣令不得閑慢公事差出 慶曆八年

縣令為親民重任舊制不許差出蓋慮妨闕政事近歲以來諸路職司官多是將閑慢公事託以為名差遣出入頗妨本縣民政大抵皆是自便私故或即避見本任繁難朝廷累有約束未絕其弊倖臣欲乞今後知縣縣令除許差推勘重難刑獄及應副軍期差使或權知繁劇郡縣外更不得以閑慢公事差出仍令後凡差出知縣縣令並須依舊例具事由奏知如差訖不奏或依前以閑慢公事差出知縣縣令其所差職司官吏並從違制分數定罪被差之官亦行斷罰所貴縣務別無妨闕民政得以脩舉取進止

此事最關民政承前雖有約束終未絕其弊

今乞嚴行指揮

仁宗皇帝賜手詔 皇祐元年

朕據宸極之尊託億兆之上懋謹盈成之戒豈忘勵翼之懷然而監於猷為未臻古治動於精祲屢致咎祥比果星文屢有謫見風俗思省所致寧居靡遑德政闕脩刑賞差濫人有冤滯而無控雪之路民已匱困而無寬恤之實官局具設而職務或弛典章備存而綱紀不振科役煩重財成累刻軍政簡慢莫為經制教令輕出有所未安賢智在下遺而弗舉姦倖妄求而不抑惠澤旋壅而不流有一于茲足戾和氣朕深惟廟社之重祇荷祖宗之承欽畏天命論救人事嘉與近輔交脩儆闕庶荅靈戒以底休化宜令中書門下樞密院將此十二條於軍國庶務中推求實事有合更張振舉者審具條上朕當悉心詳究即議施行洛副朕欽戚體予意

荅御[redacted]手詔 皇祐元年

臣等各以非才忝居大任不能裨補聖政燮和陰陽以致星文屢有變異下繇人事上貽聖憂陛下曲示包容未賜罷免責以來效使之極言詔旨丁寧睿思寬大雖受伏膚蔑斬失圖恭以陛下允舜用心禹湯罪己欽若天戒增脩聖政彌災召和究集休應聖詔問德政闕脩刑賞差濫臣以謂刑不為貴近而屈賞不可僥倖而求則無差濫矣刑賞不濫則德政自脩又曰人有冤滯而無控雪之路民已匱困而無寬恤之實臣以謂人有冤滯必由郡縣及按察之司節級陳訴若猶未伸又許撿鼓撾訴固無雍遏之理然更

須州郡官吏常得其人為之仲理則民絕冤濫矣今
冗費無藝國用窘乏故歲一不登下民艱食雖欲恤
之而力不足也若減不及之務罷無功之賞及兵籍
官吏之浮冗者稍澄汰之則廢費國用不乏則可以
有恤民之實矣又曰官局具設而職務或弛典章備
存而綱紀不振臣以謂為官擇人不使僥倖者求而
得之久於其任考其殿最而升黜之無使屢遷速易
不為苟簡之政則職務焉敢廢弛祖宗之法備在典
冊舉而行之但若甚易但不為僥倖所撓則為至難
苟上下一意守茲典章堅如金石行此號令信如四

時則綱紀振矣又曰科役煩重肆成暴刻軍政簡隳
而莫為經制臣以謂前之所陳減不急之務罷無功
之賞澄汰兵吏之冗則國用不乏國用不乏則可以
省科役之煩重州郡官吏常得其人雖有科役亦不
至於暴刻矣但擇將帥稍假威權撫馭士卒不務姑
息勿使貴臣驕將撓於其間則軍政自肅而有經制
矣又曰教令輕出有所未安賢智在下遺而弗舉臣
以謂令出惟行慎乎始出出而不慎故行之未安近
歲以來茲弊頗甚由議臣輕建言而須必行行之無
効而終無責或雖有嘉謀而事無近効人之多言樹

為沮議朝廷不能持之故多中變條其事狀以類允
繁舉賢任官宰相之職宰相不能悉知其人但當慎
擇臺省長官及州縣大吏使如近制各舉所知庶幾
無遺才矣又曰姦倖妄求而不抑此正令之所患臣
等繼日議之矣又曰惠旋壅而不流臣以謂朝廷推
恩雖不下究然恐郡縣之吏不稱朝廷之意或逋負
之物合除而未除流竄之人可釋而不釋如此類者
更宜申明聖詔曰將此十二條於軍國庶務中推求
實事有合更張振舉者密切條上朕當悉心詳究即
議施行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心勤切之至所恨臣等

空疎不能上副好問雖然敢有罄竭愚短粗有所裨
然今所陳乃其大略蓋慮繁詞終成虛語徒煩睿覽
無補大猷臣等欲將十二條事舉一兩條細述合更
張振舉事件逐件而奏委曲敷陳所冀言是必行
之必當斯亦舜禹皐陶吁謨都俞之義也臣等不勝
區區至詔曰德政闕脩刑賞差濫臣等近奏以謂不
為貴近所留賞不為僥倖所求則無濫矣臣等諳略
舉一端如往年蘇舜欽劉巽以進奏院賽神輒用官
錢即皆除名去年曾覿宋永宗賽神亦用官錢其
罰當與舜欽等均而曾覿等上停見任近日史昭文

等以不覺察手下人吏取受利場錢物衝替未得與
差遣尋有監稅場官閻繼隆等切為昭文所發亦是
不覺察專典取受一例衝替而昭文即時却與差遣
其同事馮經亦連範牽復而繼隆等衝替如故此蓋
昭文曾與華以親近而從輕罰舜欽繼隆等以疎遠
而受重責久去山林事官作過皇城司官吏當坐重
責然皆是近臣奏疏止於降秩補外才逾年即皆復
職或更遷官往年張沔以保州及李聚事降黜數經
大赦至今未復舊職言體則皇城司事為重議罪則
張沔等輩為輕升擢廢棄理似未均不惟刑罰失平

實恐貴倖壞法臣等以謂今後用法理當振舉吏務
均平賞典之濫則如近日司天監周琮李用晦止以
選課日限便乞轉官任子醫官別無勞績妄乞額外
轉遷如馮琦潘象蘇惟和沈遇明之輩類陛下聖斷
皆與裁抑然未悉如先朝之制及前後條貫更欲申
明遵守聖詔曰人有冤滯而無控雪之路臣等謂人
有冤滯必由郡縣按察之官節級陳訴若未申雪又
許檢鼓院檢訴訂無壅遏之理今欲更敕約轉運司
提刑司凡有理訴並令子細究詳如事理稍[illegible]究枉
即選官就近覆勘勿令煩擾淹延冤致貧窮無資求

能詰關者抑而無告聖詔曰民已困匱而無寬恤之
實又曰科役煩重肆成暴刻臣等以謂國有窘則科
役煩科役煩則民困匱民力既困國用乃乏雖欲恤
民不可得也臣等請言其國用窘乏之由恭惟祖宗
以來置兵與吏及賞賚賜予皆有定制量入以出故
財不屈乏自康定用兵之後添募新兵幾四十萬數
年以來雖逃亡減廢之外猶不減三十餘萬每歲所
費衣糧錢物等共約三千萬貫匹兩石束賞賚之數
不在焉兼自慶曆二年後來添給二虜金帛每歲共四
十餘萬匹兩加以頻遭水旱復除租賦則國用不得

不窘故國用窘則科役煩科役煩則民力困今將恤
民之困窮寬民之科役正在省冗費省冗費之
大者在減冗兵臣等已嘗奏述欲於今冬別立揀兵
之格各降付逐路轉運使候至春首依常年例計會
帥臣同共依新格擇選老弱以減冗費其次則罷不
急之土木停無功之賜予抑僥倖之求請省員外之
冗官衣服用度務從敦質多少約諸事簡儉年歲
之間漸期足用國用既足則科役不煩則是恤民之
實矣聖詔曰官司具設而職務或弛典章備存而綱
紀不振臣等以謂官得其人職務自舉選才任官正

是臣等之責若官須擇人不甚拘以資任實當
特校其殿最三載考績必行黜陟百官脩飭孰敢懈
弛臣等請略舉其弊只如省府之官及外計之任近
歲以來遷改頗速有如傳舍豈暇舉職所以務為一
切苟簡之政而職■不得不弛臣等欲乞更頒詔敕
約束中外之官必須二年之外方許遷替者其殿最
而升降之若特拔擢才則不在茲限■典章者朝
廷之大法祖宗之舊制舉而行之執而用之豈有綱
紀不振哉蓋近歲以來緣貴倖之臣隳大法壞舊制
者多矣臣等略舉其甚者祖宗之制官有定員今員

外而置官者多矣如勾當皇城軍頭司及管官使副
之比是矣又俸祿之法各有定制等級賦與固不可
差今則有任觀察使而請留後俸者如此之類其徒
冗繁臣等欲乞今後更不溢舊額而置官逾本官而
受俸一守祖宗舊制不為貴倖所侵則綱紀振矣乞
特頒一詔敕處分聖詔曰軍政簡隳而莫為輕制臣
等嘗謂慎擇將帥不務姑息勿使貴臣驕將害之軍
政自肅矣聖詔曰教令輕出有所未安臣等嘗謂慎
乃出令令出惟行若輕出之必有未允則數易屢改
此為政之大弊若近日錢令鹽法為弊不細而建言

者謂之不職未嘗有責此所以致輕改作而易變
也往年建言諸州招刺義軍去歲即揀配諸軍人心
騷然此殆不能詳慎致不數年使有改易臣略舉此
數條蓋事之稍大者聖詔曰賢者在下遺而弗舉臣
等嘗謂舉賢擇才輔臣之職輔臣之不能悉知衆才
惟當慎擇其省長官州郡大吏使如近制各舉所知
庶幾無遺才矣然臣等敢不益勵蠢愚博求才智將
期得士之美上副任賢之心聖詔曰姦倖妄求而不
抑臣等以謂近臣貴戚醫工卜祝及諸司人吏因緣
請託妄希微勞希求內降如此之類盡守制一切裁

抑則官邪之蹊可以漸塞聖詔曰恵澤旋壅而不流
臣等嘗謂凡有推恩屢下究猶恐州郡之吏不稱
朝廷之意或補負之物當除而未除流竄之人可釋
而不釋臣等欲乞應經前年大赦合放負欠物色如
省司以未見保明文字州郡以未受朝省指揮至今
尚行催理者速令勘會依赦蠲除編配之人除屬揀
選路分外有已經量移情理輕者令具元犯奏聞看
詳依赦釋放

文潞公文集卷第十六

奏議

乞令團結秦鳳涇原番部

臣切見秦鳳涇原沿邊熟户番部比諸路最多至秋成以來禾稼牛羊滿野以致餌寇誨盜臣乞下逐路經略使每至秋成以前散差得力知番情使臣牙檢賫番字委曲曉諭部族逐急收斂田稼憑附險固寨柵斛㪷收拾老小牛羊為清野之計其强壯人馬各令常切團結探候番寇若來鈔掠量力禦敵取進止

乞指揮諸路帥關報事止

臣切見西人康定慶曆中每犯邊即於諸路各張聲勢務欲牽制疲弊漢兵其實入寇即併力從一路而來故邊兵常若寡少分布不足臣欲乞嚴切指揮諸路帥臣每探得事宜更相關報常須各作出師之備先為牽制賊勢庶幾賊兵亦自後顧不敢併力專從一路而出取進止

乞令邊帥練兵約束諸將

臣切見自慶曆初陝西四路之兵逐路始分數將每將馬步不下三二千人各自訓練務要精熟兼得兵將相諳使喚之際盡知人人所能則鮮敗事近聞諸將多不和同大帥罕能統制教閱部分各立異見寬猛之節不得中道狥情斂怨由此而生帥先在和有異於是伏乞嚴戒逐路大帥講求軍法精加訓練約束諸將務在和同兵聲稍振邊寇自畏取進止

舊法逐路分諸將者蓋欲居常則各將指揮諸臨敵則指蹤如意小警即量遣一將而出稍重即又加一將或歲月更番出屯外寨若遇大敵即諸將盡合為一軍大帥親總而節制之此制軍之法頗得其要近時兵官多不原本此意欲罷舊制乞朝廷詳察

奏西界事 皇祐五年

臣近准樞密院劄子節文秦鳳路奏探得西界首領王羅移訛部領人馬於閏七月十四日夜往乾川堡放箭當夜却回見在吹籛谷住坐所據上件事宜干涉夏國畫時要入照會臣勘會乾川堡去古渭州不遠切慮昨來添修古渭州之西界妄有詞說意在沮撓臣欲乞令樞密院檢會自古渭州以來如曾有西界文字及昨來得永往秦州於來一宗文字盡劄錄付臣所貴細詳有無取進止

乞指揮諸將

臣切見秦州所有蕃部過陳蕃字及口說事理只憑
本州逐寨引領譯語官翻譯其間多是回避事理改
易情狀蕃部漢官各不知覺緣此欺弊致失蕃情臣
切慮今秦州有屬戶蕃官知臣致任乞本公參或陳
過蕃字若只憑本處引領譯語官恐依前欺罔乞於
涇原路譯語官內抽差一人於臣處祇應准備牙換
翻譯以防姦弊取進止

奏陝西鐵錢事 至和二年

陝西私鑄鐵錢雖嚴行禁捕抵法者甚衆終不能止
絶蓋以鐵本至賤獲利甚厚以致見行錢作濫惡者

多物價增長稍禁行用或令揀選即市井囂然買賣
難阻其弊已極須當制置若使變錢法即恐未能徒
成驚擾不若使鐵價增貴即私鑄無利濫惡之錢亦
將鎔為器用自然百物價平民不犯禁欲乞令陝西
轉運司依河東路事體舉畫權住鐵冶三五年或恐
傷台戶即官[redacted]數年增起鐵價公私有利俟錢法平
定即弛鐵禁議者或慮鐵貴則農器鼎釜之屬民家
之用此必不然且農器鼎釜民家各素有之物非日
日示易而用或破碎即故鐵尚在創買者亦少設有
小害須從大利乞蚤賜指揮陝西都轉運使疾速相

遵施行

奏理正衙前事 至和二年

臣昨在陝西訪聞民間甚苦者里正衙前里正法用
第一等戶鄉狹少者至差第二等充是致若定之
時吏相紀決禁繫追呼動逾歲月枚計家貲纖細不
漏至於食器甚賤之物估直為業及充衙前者為抵
當土持場務稍有欠折則破產償官猶不能足欲令
陝西都轉運使相度轄下州縣有鄉狹戶少處將此
近三兩鄉合差一里正即可選物力及人戶充役且不
致差遣頻併庶寬民力況自前累有上言乞盡罷里
正者今以三兩鄉合差一里正事亦酌中

奏陝西衙前押木栰綱 至和二年

陝西衙前最苦者押木栰綱無不破產臣在永
興令通判職官周詢其弊皆言每歲春初方白朝省
分配到合要木植比至收買繫栰須及夏末以來僅
得辦集正值黃河水泛漲之時常有飄失其勞苦費
用動逾數倍遂舉畫於年前冬初沿河出木處縣邑
官置買木場先勘會省轉向前分配文字約度常年
須合應用木植預前收買如法安置比至來春初省司
配木植文字到來畫事添備便可繫栰趂四月間水

務平緩之時無故赴下納川軍極甚者切成積貫此只是永興軍一處通判職官等已如此擘畫其餘合河出木州軍未曾行遣欲乞下陝西轉運司更相度經久施行

奏永興軍衙前理欠陪備 至和二年

臣見永興軍根問衙前催里欠折官物者不必逐一一根問多是主管倉場館驛清酒務之屬跡其欠折之由悉非侵欺盜用皆因陪備不充官中又不與體量處置如清酒務年計出賣麥酒而官不給麥酒業或量給而用不足者般請麴米合使腳力及諸雜瑣

細用具盡令衙前專副陪備又倉場時納只令專副自辦鋪襯之屬館驛當東西六路使命如織供應諸券多要本色有估之外亦是專副陪備被刑破產率由於此凡此數事惟永興軍方今官自擘畫粗有條理稍紓衙前欠折之若其餘州軍亦乞更下陝西轉運司體量施行

已上件事臣在永興日與傳永田京等方欲商議節次施行偶臣被召赴闕切慮中輟故乞舉行

奏王安論親事官張貴事 至和二年

臣今日酉時准內降劄子為王安所論事貴有緬刀乃在角樓下埋藏為日晚欲就來早監取又恐僕後人懼罪藏隱如何臣遂來讀王安首狀內言張貴稱有刀埋在東北角樓下切恐有干連人懼罪隱藏欲乞差穩審內臣一名今夜遂於所指通埋刀去處側近別行勾當名目覺察或令密使人巡覷照望至曉必不至別有人擅去發掘亦不至張皇驚擾乞令勘官陳旭仔細審問張貴所埋刀去處疾速聞奏兼臣早來詳王安狀內張貴稱已結連得三十人尋有劄子令軍頭司官員如獲張貴先且取問除見今指名收捉共七人外更有徒黨即就便逐急收捉免致走

漏更乞下陳旭緊切推問張貴如實更有徒伴即密具姓名疾速聞奏

文潞公文集卷第十七

文路公文集卷第十八

奏議

乞令諸路擇機宜官 治平二年

臣切見諸路機宜司文字繁多所繫至重主管之官往往不先時檢閱詳熟遇有急速應荅外界文字或處分軍中事宜致有差誤未當臣欲乞遍下諸路帥臣令掌機宜官盡將本司前後所授宣劄子不下司文字并軍中前後行遣處置事狀一一分門編類排置冊封掌遇有應報外界文字及處置軍中事宜參詳檢會不致差誤所有掌機宜官亦乞令帥臣慎擇奏舉取進止

條奏辟向利害

臣被旨令看辟向所止蹟并邊陲利害其可否條例錄進入臣詳觀向之所陳大要有五其一任將帥以致其術其二亟攻伐以罷其敵其三省戍兵以實其力其四絕利原以弊其國其五慎經費以固其本所謂任將帥者朝廷何嘗不慎擇而重之但所擇或得或否耳既得其人固當如向所能使久其任必各成効猶如前時屢遷數易雖得賢才使將帥亦難責其成功所謂亟攻伐以罷其敵者一曰先舉之策以誚先發制人攻勝後發制於人攻負故欲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二曰淺攻之策其大旨欲招誘橫山部族團結熟戶之兵及義勇弓箭手之衆侵擾賊境使不寧居時自困弊此皆朝廷素畜意若韓琦上言慶曆初會與范仲淹皆建此策議西人輸欵而止去歲樞密院遂與中書同議悉行成筭尋已降付逐路令錄奏議進呈兼逐路之兵自來未嘗精較貫數去歲密院令編例指類聚得確實人數降下諸路嚴切訓練至於部分亦有成法并檢康定中諸路出師牽制之術並密封逐帥遵守（今並別錄本進）朝廷處置之詳

殆無遺策然此舉動必當其時去歲十月臣嘗上奏於先帝若諒祚果遂倔自絕於朝廷以討伐覺渠招納降附衆所不可若猶恭順服過即當含容所謂羈縻不絕況王者之師非不得已豈宜輕用今向亦云若諒祚改圖自新後守誓詔伏望廓天地之量霽雷霆之怒省費罷兵安邊息民天下之幸斯言是矣然於平時不可不講議精熟一旦有隙用之無疑所謂省戍兵以實其力者其要欲省東兵之疲軟揀土兵之精勤取實用損虛為持久必勝之術朝廷近以計較逐路之兵去留精皆有定數候向去春季依法

料簡蕃去歲不以親衛兵戍邊此亦省兵費之一端也又曰絕利源以弊其國謂朝廷歲賜並緣邊和市一宜絕之賊勢自窘矣歲賜和市如諒祚阻命自當絕之上三策不待議論而利害可知所謂慎經費以固本此乃方今至切之務最要講求蓋經費若簡國財乃富國富即兵強民繁不敢內侮而後制禮作樂馴至太平何欵而不可今之言者不計國用之豐寡而欲輕舉妄動為國生事者多矣惟朝廷審用而慎行之兵一用兵費不貲苟力屈貨殫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向又以調度兵費宜以康定為鑑其言宛

為切當蓋康定時兵久不用人未知戰上下騷然碁取橫用莫知紀極天下困弊終無尺寸之功亦可鑒矣向云自寶元初守官陝右出入兵間今又主關中之漕首尾七年目覩心計則宜詳悉其言誠有倫理然謀攻料敵老將所難兵者大事不可輕言之古人論兵至慎至重如向云取橫山如反掌捕西賊若設罝掩兔謀雖可采言亦似輕誠須慎之重之思慮如此伏乞聖神詳擇

御批綏州邊事 熙寧元年

御批令早得諤向此奏乃知彼中已是交兵及知种諤尚在綏州未同何故前來朝廷指揮令審量事勢取舍猶未到及據諤向奏云种諤申已令折繼世部領蕃兵弓箭手與西賊鬪敵卻不說向北人戶自能捍拒必是迯竄已及分數又不云續招到人戶幾何度其彼中事勢大斷孤弱獨种諤倔強以數千之眾守一空城耳於大事必以難就又慮綏城萬一不守諒祚重兵驀來沖突到時雖籍諸路師臣同心處置及遞探到事宜中諒祚所點起兵數亦甚衆多必卒未有期休散今雖一切責與諤向一朝失事幾之亦後時也若朝廷無為大慮韓琦改作陝府西路經畧

安撫使更不須降宣別指揮令經制四路軍事既帶陝西經略則自節制諸路便與改正勅文令過節便授餘事候面議

奏令陝西沿邊牒送降到蕃部與宥州 熙寧元年

麟府路軍馬司奏昨有軍前殺降到西界蕃部結勝欵走歸西界事奉聖旨結勝放罪量支盤纏給口券轉送與麟延路經略司令保安軍牒送宥州收管況今來夏國累遣使詣闕貢奉如舊朝廷廣推恩恕務遂物情應時來投降到夏國人口遣去本族豈無懷土思歸之心宜令逐路經略司並依此送保安軍民

令牒送宥州收管者

論夏國冊命（熙寧元年）

諱宗[redacted]至若所齎表止是告哀別無陳訴及宗道於押伴官處別無傳達言語欲令孫構因聚會次曲問秖作已意問之云先國主薨謝今來何人繼嗣往佗若云其人繼嗣即却問云是先國主之何親（若表中已有告終繼嗣之文即直使問其人卿否）云是子即使問云是嫡子否若云是嫡即與更問云先國主盛年棄世今來嗣子必是幼小佗若有對更隨機問答之少間即更說與自古外國必須中國冊命者方可取重於諸番今來西夏

以累世貢奉故當冊命嗣子然朝廷以夏國自嘉祐以來於麟州界上擅殺郭恩及於涇原侵掠同家堡子後又於大順城作過有違誓表如此非一以至先帝上仙不時來祭今上登極亦不入賀然朝廷曲示含容尚存事體而夏國終不自過又於去年十一月中於順寧寨界上誘引殺害却知保安軍楊定等三人如此不道今來朝廷必未肯便行封冊之禮須是與夏國重別商議再其誓表約信丁寧務存久遠方可商議別行封冊若依前却有侵犯邊境貢奉不時豈是恭順知奵之理若宗道別分疏即隨其言以理折難若云其秪是賫表來告哀不敢與聞佗議即且說與今來使還須是子細說與本國知委候議定別具誓表來上朝廷須有商量亦是使人了事之功効也

奏減廣南東西路戍兵（熙寧元年）

檢會廣南東西兩路景祐中屯泊兩路就粮本城兵一萬四千餘人治平三年兵共五萬一千餘人比景祐年多一萬七千餘人蓋自皇祐儂賊事宜後來添屯令賊平已久嶺外無事屯兵尚多況廣西稅入至薄粮餉不給皆自內地轉輸而往加以北兵往戍不

習水土每至歲滿戍還瘴死者十有三四此乃守臣務因事權兵官希望酬獎張皇邊事誑惑朝廷虛屯兵甲枉費錢粮不可更張必大困弊檢唐制嶺南五府經略守兵裁一萬五千餘人尚時亦無北兵屯戍遇有蠻事止發隣[redacted]鎮兵以助攻衛事定則兵還屯於兩漢命將曰樓船下瀨並為征蠻因事舉立名事即已未有久屯兵於炎瘴之地況儂賊平定之後守土者固當經度減省以寬民力復如往日亞州分為了事若但因循坐視勞費豈副選任之意兼朝廷近省諸路冗兵二廣尤宜裁節兼今有臣僚上言廣西

設官屯兵增置鎮寨事且許悉歘並下本路經略安撫張田子細相度具擘畫利害聞奏并下廣東經略使亦詳前項事理具本路見屯兵甲合行減省利害聞奏

奏雄州邊事 熙寧元年

張利一等奏北界行道刺兩屬人戶充義軍至時只行公牒理辦必恐不濟事如此界果是刺丁手擘欵却勾追照驗遂旋發遣赴唐鄧等州給與田土居住敢乞却於兩屬人戶上等內揀少壯之人刺雄州義勇守巳作聖旨令張利一等更切密細體探如果欵

揀刺兩屬戶充義軍即速行公牒以理[illegible]婉順爭執止約況聞北界近裏以通刺了義軍獨選延不便刺兩屬人充軍乃是自顧事體行之非便故近晉未決又聞向前亦曾如此通刺尋亦中輟無擬探報云恐以為名意在邀飲而已約若更以道理計術沮之事應自罷設若全不顧道理刺却兩屬人戶充軍亦於佗無利止是轉失人心

奏乞劉忱早過界 熙寧元年

臣准御批劉子可擬陸詵奏如有省川人來計會劉忱過界之時須是應曰令疾速如常前去若諒作以和譚事發殺其使人即舉兵更是有名萬一事或不來則朝廷應期遣使往來豈是中國先生關隙臣伏詳聖慮深切事機已依准即是行下延州令劉忱應日如常前去不得稽留況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蠢爾戎狄豈敢輕犯王人無於佗無濟陸詵此奏誠是疎闊

萬一過慮如唐時番賊執漢使犯邊者此亦無慮尚差劉忱衆謂此人堅愨有守必能自保忠義

論脩復延州北金明寨 熙寧元年

按聚米圖經延州之境東自長寧塞以次帶西北至德靖寨公邊回遠接賊界地分約七百里稽今三路中路塞門大川直至延州北至金金明楮楮兩寨上又分路東入安塞寨門入北入塞門寨川白入塞門沿邊雖是山谷然諸處並有[illegible]路通行人馬有渾州塞門兩川最是寬平易行大軍先朝時元昊犯塞門五路八界向延州安塞然直至本城白塞故先朝常保蘆關以拒其衝要隈蘆關在塞門北五十里所置關塞門者此隈自賊陷塞門安遠金明楮楮寨熟戶部落蕩然一空今雖脩復金明寨然徒有城壁其衝要之地多陷於虜加之甫耳州城不可不

別爲處置

文潞公文集卷第十八

文潞公文集卷第十九

奏議

供取索英宗遺事 熙寧元年

先帝切於求治審於任人臣等因進擬差除上曰朕向在藩邸每聞朝廷除官多是不厭衆論朕亦以爲掄選未當及朕臨御以來精意求人不恡好爵今選於衆方知得人頗難然隨才任之使各稱其職可也臣等上奏曰帝王任人不藉才於已往不俟將於將來隨才任之誠如聖旨

乞戒勵諸路將帥 熙寧元年

今西事方興用兵有漸欲預行戒勵諸路將帥

一將佐逐日公共協心講求兵政邊事各務周知利害蘊畜有素臨事不惑則鮮有敗事

一將佐依時躬親訓練士卒務令事藝習熟人情相諳免致倉卒誤事

一將佐須各熟知山川險易道路遠近敵人情狀所貴用兵料敵不失機會

一將佐等須熟詢康定中用兵次第鑑當日之失策則可以致今日之得計

一兵分勢弱取勝必難仰本路經略總管熟議戰守

之兵各有定數兵有定將量力應敵必求全勝無
若廉定中累為誘兵所陷
一沿邊小堡寨若遇大寇不能支吾即檢詳前後廢
置臨時或須併入大寨不管落賊爲便
一賊寇大入更相赴救或逐路牽制仰細詳前後指
揮處置不得至時觀望不進有誤大事及不得輕
有舉動致有敗衂
一常切選得力勾當事人探候賊中事宜如所報得
實及致官軍勝捷一依前後賞格施行
一行軍賞罰常須檢詳所貴倉卒易爲處分

一所須財粮常須計會運司計置有備仍須體認遐
儲難得豐備不得非理妄用
一經略司機宜官常須編排檢詳本司前後文書務
要習熟齊整緩急處置報應有所依據不致差失
一機宜官不得與本路兵官過從結納及赴筵妄有
稽遣有誤大事
妨行遣文字
乞禁止漢人與西人私相交易熙寧
檢會累降指揮沿邊諸路經略安撫使嚴切禁止漢
人與西界私相交易時買卄不丁寧近訪聞諸路沿

邊因循習俗不切禁止常有番漢私相交易並緣官
司不遵守條貫明行賞罰是致全無畏避及無人敢
擒捕陳近又聞西界不稔斛食倍貴人戶將牛羊青
鹽等物乘私博斛斗入番不惟資假盜糧兼恐沿邊
及時計置收糴軍儲今欲再丁逐路經畧安撫司依
累降指揮施行
奏陝西保毅軍利害熙寧
據涇州保毅軍人戶程奉先等狀乞除放保毅軍及
乞免放送納免錢事檢會熙寧二年八月終據陝西
沿邊四路經畧使與轉運使薛向分析擘畫到逐處

保毅利害看詳鄜延環慶兩路保毅軍皆是於人丁
上點差每並擬併充義勇外涇原秦鳳兩路保毅從
初並於人戶地畝上件差只有相承祖名元無正丁
充役皆是臨時衆戶依地畝合錢顧人充役每遇典
賣地土於契帖上開坐合着保毅分數隨地推送及
至應役之時出助錢數多不齊是經官理索即勾集
與賣衆戶管認分攤極煩追擾昨據兩路保毅五千
餘人更不勾追只令合着保毅每一名共納錢三貫
文各於稅簿內開坐合着分數隨夏稅只於本州縣
送納免錢不得支移折變如遇典賣地土亦依分數

於榦內開坐如兩稅法割移其納到保毅錢別作一
項樁封如本路有脩城或隨軍差役却將上件錢顧
人充使即不得別將支用自行下此指揮後泰鳳路
已依准施行公私為便別無詞訟惟涇原路據人戶
狀稱乞依舊充役免放納錢降指揮例與減錢一貫
每名只具納錢二貫文去訖今又據程泰先等狀乞
免納見錢及乞除放保毅軍體量得自前保毅人員
與逐州典利在輪差保毅往州占使因緣侵漁弊倖
不一今欲令本路經畧使更切體量利害如果是本
路保毅人戶納錢不便即却令依舊充保毅非時不
得勾抽在州縣及諸官下占使除大段脩築城寨及
隨軍般運軍須即得勾抽差役所有自前已納下拆
保毅錢具數封樁稱克和顧夫匠脩完城壁

奏西夏誓詔事 四年

夏國遣使通和今月二十二日中書樞密院同奉聖
旨令押伴說與西人除綏德城界至今欲趙高商量
外餘依從來舊漢界至重立封堠擬壕塹封堠界壕
內番漢各依界堠收耕種彼此更無所禁於界首擇番
漢穩便處置立和市許番漢交易漢收漢稅番收番
稅候商量上件了當即納誓表降誓詔待之如舊

委之慶曆六年臣知益州時屬飢饉列郡多草賊發
興起刑獄淹延事稍有疑例欲奏決臣勘會得益利
路鈐轄司多是承例酌情便宜區斷尋曾牒下州軍
今後勘到合行奏聽勅旨公案且先申當司以憑相
度其間有別無疑慮或情輕法重可以末減或情重
法輕當從嚴斷者率皆便宜決遣內有事狀必難裁
處方敢奏聞兼朝廷不以為非在川蜀甚以為便近
來事體與昔頗殊處置之間或多阻礙今本路提刑
司累奏乞別定鈐轄司畫一條貫猶恐本路鈐轄司
今來依舊引用臣慶曆六年川蜀飢饉之時權宜公
牒致監司官頻有論列欲乞送刑法司依本路提刑
司別定鈐轄司畫一條貫所貴經久遵守施行取進
止

論用人 四年

臣屢被德音將來西事寧息更須精擇守邊之臣積
粟訓兵為經久之制此乃陛下恭紹祖宗之丕基慎
守盈成之大法將欲躋斯民於富貴致天下於太平
臣退思之不勝竊抃又思以庸薄孱拙不能上副陛
下孜孜求治之意伏增悚惕今所擇邊臣雖未得周
才及已試之效但思慮精審不慄眾疑動以求徼幸

苟圖進身則已甚矣復能訓於積粟節用愛民恩威兼著將使夷狄懷附非但不敢侵侮而已玆所謂長城巨屛致朝廷高枕無虞矣若一用輕險躁妄之人使之守邊爲國生事以規身利則邊無寧謐之歲矣無休偃之時中外擾然民不聊生矣臣謂有唐天寶建中之難可無龜鑑開元初明皇勵精求治任姚宋爲相馴致太平當時不賞邊功以防生事及天寶之際林甫國忠作相引用匪人布在朝列時以承平既久才力富盛於是邀功之將務恢封畧以甘上心欲蕩滅契丹翦除吐蕃喪師者失萬而言一勝敵者獲

一而言萬寵錫之極驕矜遂增哥舒翰統西方二帥安祿山統東方三帥踐更之卒俱授官名郡縣之積罄爲祿山私於是驕將銳卒萃於二統邊隨勢強朝廷體弱祿山一唱中原蕩析元和中宰相李絳亦對憲宗云開元之末姦臣說以興利武夫說以開邊天下勞役以致大盜竊發兩都覆沒憲宗又嘗問侍臣建中之難朱泚盜據宮闕德宗播遷梁漢致亂之由宰臣李吉甫對曰德宗之初躬行節儉任崔祐甫作相動遵至道及祐甫歿繼其任者或非其人忠諫不聞小人乘間邀功便已苟媚當時以爲河朔未賓宜

用力取其言先入主聽致惑是時國材不足趙贊司國計纖細刻急括率京師商賈富民又諫官陳京獻策稅屋間架立法峻急人情愁怨遂致涇師叛亂爲與播遷實由輕用兵信小人剝下之謀以致危亂是二臣者皆願憲宗追念前朝之失以爲元龜實所違論快陟事階以出聽讀書非臣今伏聞徒旨以西事寧息之後愼擇邊帥爲經久之制實安邊息民之遠圖乃馴致太平之長策天下幸甚然尚慮有邀功生事之將希時取合之臣潛爲甘言上惑睿聽伏望陛下鑒前古治亂之由更加詳察或付之外廷公議可否兼樞密院

每進擬用人陛下累亦其人好作事可用其人不肯作事不可用臣愚以謂事有可作而不作誠爲過矣未可作而作失其宜矣不可作而妄作非惟害事實害治[redacted]天下之人不從上令而從上好上好是爲下有甚者且中人常情鮮克守[redacted]趣時希旨從上所好則必勉強作爲不計後之利害止圖一時僥倖者幾矣伏望陛下察其言觀其行探其始要其終可行而行可作而作庶無後害比者臣以劉邵人物志進說未審陛下以謂如何臣以邵之書主於詳察人物於任官擇材之法有可觀焉故其序云明王之宜玩案

相之宜覧又曰人之資量中和最貴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是以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至於人主任材亦貴平淡若道不平淡與一才同好則一才處權衆才失任夫一才處權則憸邪之人枉道附離而希進朋比之風扇矣衆才失任則端方之士守分卷懐而思退忠正之路梗矣然則於任人求治之道必有所偏偏則必有所害傳曰遠佞人放鄭聲夫佞者才智之稱蓋邪佞之人必有小才智以餙身而干進其害者也務納小忠與小利以自效夫小忠必為大忠之賊小

利必為大利之害苟人主不早辨之終必致於禍亂如聖人之於去佞其戒尤為深切書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安民則惠能哲而惠何憂乎巧言孔壬伏願陛下貴平淡之道以用人使群才不失其任推哲惠之心以去佞使群邪不干於正堯舜所以致治而於變時雍者由斯道也臣備位樞近內省尸素思竭區區上裨聖政干冐旒冕伏候嚴誅

文潞公文集卷第二十

奏議

言青苗錢 熙寧四年

臣位忝三公職當論列事有所關深酙聖政默而不言則上負陛下眷倚之重近日以來中外喧傳以諸路散青苗錢深為不便臣比不知本末今訪知其由深可驚駭不近人情有玷聖化無甚於此臣謂此事豈可不達聖聰皆云朝廷主張及諸路所差之官承稟風旨威福州郡故無有敢言於朝廷者臣會見河北轉運司牓開折提舉常平倉約束條目云所散青

苗錢每十戶以上結成一保須第三等以上有物力戶充甲頭此乃是恐向去收納不足勒令上戶填納又欲散與坊郭人戶其錢不得過抵當家所直價錢之半且謂之青苗錢却支與坊郭戶 是廣圖利息不顧道理茲豈常平散斂之舊法朝廷救濟之本意此法於鄉村之民行之惟舊夏秋成熟折還斛㪷絲帛即謂之糶放若秖令納本利見錢即謂之課錢將新抵舊還延歲時諸般折還未嘗了足以其利債負官司不許受理今乃官自為之從古以來未嘗有此豈當聖朝而行此法殊乖理一 況聞鄉縣之民有

窮迫之甚者即皆願請錢一時賑濟窘急向去必難填償此乃下民從來常態州縣既以逋欠必從散行催督追呼笞責何所不止兼聞諸路州縣之民猶有積欠税租貸糧并預支紬絹錢數甚多將来一併催納何由取濟所散官錢又成積欠提舉之官徼冀旌賞務成功利剥下媚上何恤於人州縣承風不敢申理[illegible]緣此煩擾必致興起事端所有提舉官乞下本路勘驗事件狀特行朝典以戒非理聚歛之臣書曰商鑑不遠在夏后之世臣不敢以遠事證之且以唐開元末用宇文融楊慎矜王鉷等二十餘人建中

初用趙贊陳京之策百方聚歛剥下害民歸怨于上當時執政議臣以姦佞結黨專以財利媚上方彼寵信不敢指言其非惟張說陸贄苦言之不蒙聽納仍遭跡斥馴致祿山涇師之亂斯不由斯禮云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盗臣信不誣矣方今朝廷清明表裏無事以天下之廣財賦所入比之祥符以前其增有及倍者亦可謂無遺利矣若以用度稍乏自當撙節冗費省罷不急之務不作無益之事濟之以儉示民不奢百姓自足君孰與不足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此之謂也夫興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陛下示開元之末與建中之初所用宇文融楊慎矜趙贊陳京之法治之道邪亂之事邪茲固不言可知誠可為聖朝之商鑑近時以來中外臣僚上言興利者甚衆大抵希時倖進妄作者多從自紛紜必寡成事伏願一切罷之惟内外計臣尤須慎選州縣長吏得忠厚廉良之人臺閣近臣無險邪朋黨之士則不治自治太平可期陛下可以垂衣端拱而化成矣臣愚不識忌諱發於至誠昧冒以聞伏增惶懼隕越之至

言市易熙寧四年

臣近因赴相國寺行香見市易於御街東廊置义子數十間前後積累果實逐日差官就彼監賣分取牙利且果瓜之微錐刀是競竭澤專利所得無幾徒損大國之體秖歛小民之怨遺秉滯穗寡婦何資況密邇都城虜使所館豈無覘國之者將為外夷所輕伏乞嚴勑有司速令停罷使毫末餘利均及下民恵澤分沾必召和氣取進止

又

臣近言市易司於御街東廊設义子差官監賣果實分取牙利損大國之體歛小民之怨乞行寢罷至今

淡句未聞施行亦不蒙詢詰未審聖意以為何如退
省僣狂伏增惶懼臣切慮陛下以其事小故不足恤
而臣愚以謂所損甚大決不可為區區毫毛之益由於
此且京邑翼翼四方取則魏闕之下治象所觀今乃
市作賈區公取牙利古所謂理財正辭者豈若是之
瑣屑乎周官泉府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以待
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故價以不如是之規利也凡本
廷之家網利於市搢紳清議猶所不容豈有堂堂大
國皇皇求利而不為物論所非者乎斯乃壟斷之事
孟軻恥之臣亦恥之復不忍聚斂小臣希進妄作侵

漁貧下玷累朝廷不勝憤悶輒敢發言伏望聖慈俯
垂詳擇若以臣言非當甘從誅責

言洮河 熙寧四年

臣竊聞議論欲至來春進築河州漸 遂路臣竊思
之以為未可蓋熙州初猶未完固西蕃內附尚要撫
綏積粟未豐屯兵雖衆未宜多事恐累成功臣以謂
且須增固熙城使有保民之利安存蕃部須堅向漢
之心倉廩豐盈士馬壯健以守則固以戰則強根本
既深枝葉自茂然後洮河之役可以指顧而就今欲
務速臣竊深憂古人謂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

之不成又云勞於服遠不若脩近斯言可鑒在此必
然大趣時希旨人之甚利紀領邊意人之甚害中人
之情鮮不為利多是顧身謀而諂說豈肯為國計而
危言臣待罪之所地兼將相若括囊無言仰屋竊歎
辜祖宗之獎擢負陛下之倚任是敢因事極論遠柔
立議庶幾萬一有補涓埃陛下以臣為納忠報國幸
賜采擇以臣為害成謀事非徒誅夷臣無任惶恐隕
越之至謹具奏聞

奏降羌事 熙寧四年

李憲到臣處具說趙尚為降羌去住事有所未便者

臣以朝廷務推恩信不一物失所許其去留自便如
天地之大曠然無間在於人情必當感悅書之史冊
固為盛事更復何疑但令帥臣分明曉諭群羌知朝
廷恩意欲去欲住各從其願於理甚安不當改易前
命若但令只詢問去年正月以來投降到西羌者為
簡便為近日節假并宴未及面奏伏慮遲延先且此
奏聞候至六月與中書同呈文字次
環慶等路皆不云未便必恐已行前命兼河
東經略司奏投到易浪界結顧歸夏國已牒
宥州去訖又云結勝卻不願歸西界亦當不

須強遣督朝廷指揮

言修中太一宮 熙寧丙申

臣伏見修建太一宮為民祈福臣聞太一天神之貴者天道貴質凡所營繕謂宜簡質不務雕鏤之巧不事金碧之華不重費不太勞不日成之神明安之虔潔之誠内充天人之心交感神應之福其理必然臣又見累年已來禁中營造不已般 木石鳩集丁匠追無虛日既有專切提舉修内司復置都大提舉内中修造司誠恐所司各以宏麗取悅上心一作未尝一作復與新舊相形不極不已國財民力豈易支供

臣伏見陛下督責水官以利農畝必思夏禹卑宮室盡力乎溝洫勵精庶政勤恤民隱必思漢文罷露臺思百家之産臣伏願陛下承勅中外應不急營造一切權罷即國用無窮民力稍寬臣又見繼聖堂祖宗燕射之地今為造弩樁所運斧斤置鑪鍛皆煩褻瀆理恐非宜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況祖宗之舊跡乎欲乞将製造弩樁移置他所或歸之有司則重明麗正之廷加之嚴潔奉先孝思之[redacted]益以光顯臣職在樞筦主調兵匠官添論[redacted]義當獻納區區下誠伏望采察

論本朝兵政 熙寧四年

臣向因進對蒙詢及點民兵利害臣與吳充即時略具大旨上對然而天威之下頃刻之間故未詳悉臣退而復思自陛下臨御以來焦勞庶政以兵者大事尤所垂意三四年前樞密院檢録得開寶初至治平中内外兵馬大數頗甚詳備遂議酌中定為永額比至道前即差多方慶曆中郎頗減内壯根本外護邊陲去冗留精適用損費逾補訓練皆有條理又以三路隣於羌胡即有鄉戶番兵弓箭手之類以至次邊州軍蕃置義勇緩急調發以應征防若守將經之得

置經久必無闕事並向時諸路郡縣額外增置弓箭手亦欲防虞盜賊如此紀綱臣以謂深協方今之宜頗得備預之理設有未至或有發隳即為彌縫振舉之可也恭惟太祖太宗之定天下也止用此兵真宗仁宗英宗之守天下也亦用此兵累聖相承而無異歷年彌久而無興汰故臣以謂協當今之宜得備預之理有未至而廢隳者彌縫振舉之可也今陛下以希聖之德承祖宗隆盛之業中原之人不識兵戈者幾百年歷觀前古致治未有如此之安且久也故生齒繁[redacted]逾於二漢封疆廣遠過於三代所謂民不改

聚地不改關雎之仁政而不煩擾之則太平之效又何知焉陛下必欲捨此而別求治道以致太平更易兵制以張威武固非臣愚所及況臣備位樞府所主惟兵不能上副然意變曲經畫尸祿之責所不敢逃伏望聖慈察臣前後累上章奏聽解樞機之重柄并還將相之印綬得以散秩俾守外郡從愚臣知止之分全朝廷退人之體臣不勝大幸然臣久蒙天地之恩敢忘犬馬之報竊謂兵民猶水木能載舟亦能覆舟禁暴戢兵武之七德不戢自焚自古所戒凡更制維御之方深願慎之重之區區之誠庶補萬一冒犯宸聽臣不任隕越惶懼之至

奏議

論臺官言西府事 熙寧五年

臣等以臺官上言黨庇密院吏人任遠及稱樞密使副與任遠相知又引姚崇只為庇一吏人罷相今已面奏臣等以材薄體輕頻致御史論奏更難以冒進樞要乞使歸西府杜門待罪今蒙聖慈特降中使傳宣各令使歸院供職臣等內訟實難便赴密院伏望聖慈俯賜罷免臣等不任惶懼俟命之至

第二

臣伏蒙聖慈降中使促令歸院供職臣與吳充等已具劄子奏乞俯賜罷免今蒙再降中使傳宣使令歸院緣臣所被臺章所言深切謂如姚崇尚從罷相即臣之望輕德薄固難冒處機軸伏望聖明照察特罷免臣庶幾協中外之議臣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第三

臣以臺官奏論樞密院事與吳充等並各待罪府第所有本院文字兩次送納中書逐次各合送納回續蒙差中使押印付臣收管緣臣與吳充等見待罪俟命所有樞密院印伏望聖慈令中書收管俟進止

第四

臣等累違聖旨不即赴院然事有不可須至陳論今臺官言樞密使副黨庇吏人又與之相知漏泄上語此非人臣所可為況於備位二府者乎若二府大臣有此便當伏兩觀之誅豈可更處此位如臺官誣罔自繫聖斷二者含餬不決苟且取容不惟四方觀聽謂臣等為何人寔亦上累聖德早來文字詎以回納乞以臺官章疏付之有司明辨黑白然後正臣等違命之罪惟陛下幸察臣等無任驚惶待罪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第五

臣等累具奏聞見居家待罪不敢入院所有密院印及公事檢會國朝會要大中祥符七年命宰臣向敏中權發遣樞密宣徽院公事時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皆罷免未謝故也自後若樞密皆罷即命官權掌如此例今欲乞聖慈早賜指揮取進止

第六

臣等以待罪西府奏乞送樞密院印於中書及檢祥符中向敏中故事權發遣樞密院公事未蒙指揮適又准李舜舉傳宣令今日且西府發遣文字來日入

又臣等以中書未肯收印實懼住滯急速文字誤事臣等已遵稟聖旨今日且於西府發遣急速文字容臣等來日入對天顏口陳誠懇乞遂前請謹具奏聞

第七

臣等早來面陳誠懇乞遂前請伏蒙宣諭盡賜照察兼聞德音已令開封府推劾任遠取受及試補第充帖房事其餘所言並無實跡更不施行緣臣等今來待罪本為臺官樞密使副與任遠言語往還及泄漏上語只乞辨明虛實今乃聞先罷臺官而臣等所乞辨明事節却未蒙施行於理未安欲望聖慈盡以臺官所言付開封府依公根究臣等不敢固違聖旨令且在樞密院發遣急速文字伏乞早賜免罷以厭公議

奏西府記事 熙寧五年

樞密院擬將作監申狀西府名記乞早賜指揮建立臣勘會自去年七月中曾面奏為西府記中有義理未安俗非陛下所以優獎二府之本意乞令少加刪改略使平直則傳之永久彰陛下恩禮之厚為輔臣待遇之榮即時蒙聖慈面下記本自後節次蒙宣諭

令陳繹自攺至今半歲有餘而繹終不本詔刊攺令
來將作監雜申乞又緣累奉詔旨已令陳繹自攺臣
未敢輒便建立碑石必是陳繹堅執不移又慮聖慈
重於攺作則乞候過今夏令將作監建立伏候聖旨

論監牧事熙寧五年

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戎事之馬政河南諸監所
入尚少漸增地利亦可自充如此則仰給度支者不
多所牧馬課亦不少大率草馬二萬歲收六騍為駒
一萬二千三歲之中若失其半猶得六千疋駑良相
參亞直十五千是歲獲九萬貫此就小計之所得不

少矣今若取一時浮淺之議則廢之甚易他時却欲
復祖宗之制則興之甚難坊監廐庫棚屋井泉官廨
營房七八十年經營成就若廢罷之後蕩然一空却
欲復之功廢愈大如向時廢罷茶法自後議欲復故
而園戶彫殘場務破壞言者雖衆竟不能復必若米
廢置之言即乞委詳練故典素之馬政臣寮博求利
害而審處之利可則變乃無後悔臣總領國馬于今
八年雖未及審思而頗究利病伏望聖慈裁察付外
施行伏候勑旨

東平監天僖年嘗廢未幾復置枉有勞費蓋東平

監地美且廣大名兩監逼水少却寄牧東平棚房
具寬冠絕諸監今聞首議廢東平監東平既廢即
大名兩監必難以存乞慎其始無近覩蔡天申奏
乞減河南牧地召人租佃亦乞秪令河南牧使相
度寬剩之田召人租佃牧課自贍免從度支供給

又貼黃

必若賦田與民俾出租利主事者言者務欲成就勞
績先以賞罰驅之不問地之肥瘠民之願否悉使占
田出租時下使得酬奬不數年間租佃之戶或退或
逃或以災傷為名歲歲已闕如嘉祐中并代路散租

牧地事可驗復今來均租之官須滿三年而課入如
額者方得行賞即賞不濫矣

又貼黃

蓋近時言事者率務更張各有趣向不慮後害後雖
有害或文過飾詐或依倚營救責亦勿及伏乞睿明
照察

對聖問

臣昨因登對聖問為故王堯臣之子同老進狀陳述
其父至和三年為參知政事日與仁宗前曾與臣等
乞立英宗皇帝為嗣謂臣必知其詳臣即時略記憶

當時大槩上奏續聖旨令臣作一文字述當時事實
進呈者臣記至和三年正月六日仁廟服藥罷朝兩
月餘是時以根本未立中外人情未安四月初仁宗
聖體康寧始服御殿中書輔臣顧念正二月中禁中
侍藥憂慮百端堯臣乃與臣及劉沆富弼切議曰方
今朝廷根本不可不早定以安人心時亦不暇與樞
密院同謀亦不敢顯言臣以堯臣久居禁近多知朝
廷事因謂之曰必得賢嗣以綏人心堯臣曰豈不知
養育於宮中者耶臣應之曰久在外任殊未悉宗室
間事所謂育於宮中者外亦傳之甚著而賢得非以

宜為名者兼臣不敢顯言以指書於案堯臣復以指
書案作下賈字臣等各言無易此矣至上前伏奏得
請此大事不可如常例退殿廬令堂吏書聖旨劉沆
云沆歆袖綿筆於上前親書翌日於垂拱殿呈進一
兩件常程文字臣等四人共奏春中仁廟服藥時事
中外人情非常憂恐蓋為儲副未立乃引西漢故事
人主初即位建儲令當以時立嗣以固根本臣等既
叨輔相之重當任社稷之大計也乞賜開納時仁宗
淵默寡言而欣然加獎曰知卿等盡忠然大事朕更
熟思之臣等恐遷延不決乃再三論奏曰知臣莫若

君知子莫若父料此重事陛下必素語意兼常選
賢者育於宮中計無易此臣等不敢斥名欲仁宗自許之仁宗雖默
而首肯之臣等拜賀且謝乞明諭聖旨堯臣之語危
激切仁宗曰既是大事未可輕出翌日當盡議時五
月恐聖體熱仁宗初康復旰食不便內侍盡前臣等
勑聚議為翌日必得吉且謂堯臣久居禁林敏於文
詔請堯臣密作詔意欲進呈施行堯臣然之云歸第
乃密草詔意然未及示臣等曰此詔意堯臣不敢示
人既對後申前請如昨日之語時臣在御屏之左
弼次之沆在右堯臣次之堯臣越之而奏曰願陛下

早定此議付外施行仁宗曰朕意既已定矣卿等無
憂臣等既得此意旨謂無疑矣時亦旰昃遂退是年
八月臣等因樞密院闕官議於上前乞召韓琦充樞
密使蓋以琦忠義必能當重事仁宗可之自後繼有
議論未幾臣得請判河南堯臣尋卒搢紳間多知其
忠於國計臣所記憶當日之事大槩如此今蒙聖問
令臣條列之猶恐遺忘謹具進呈

文潞公文集卷第二十

奏議

論保馬 熙寧六年

諸州郡坊郭第四戶縣郭第三等鄉村第二等以上戶生計從容皆須養馬以代徒步之勞且物力高則養馬愈多此皆不待官中勸率召募同已家有而戶畜矣若先時更使等第畜馬定以疋數須壯嫩及格尺者尼常任民乘騎出入歲時亦不得約點煩擾一旦官中須要給以元契之直可旦暮而集人自樂輸比之急暴而科買利害不侔矣今四等以上人戶類

出彼錢所出役錢之多悉在上等人戶今若蠲減上等租稅則下等人戶所出不充顧役之用必見闕事民既知緩急必取馬於民安得不家收戶畜以應一日之督責哉丁產簿法以三歲一造今非其時又頻歲災傷民流徙者衆今若非時重造徒成擾擾若同候至豐年行之未晚

赴河陽陛辭日面奏

陛下憂勤庶政切於致治乃堯舜用心更願陛下廣開言路兼采博納使下情上達收攬權綱無使權臣賣弄爵人於朝須協公議頒爵共之任官令久於其任候所職成功明著而後賞罰用人當與衆共才同濟時務若專一才即朋黨膠固者希時而並進孤忠自立者望風而斂退更望法天地簡易之道守祖盈成之業使上下安靜則不治而自治近時新進纖佞之人多是妄有更張興作以為進身之術陛下今不采納臣愚忠異時必當自驗臣惟望聖明早悟即天下之福臣今朝辭赴任方瞻戀軒陛更無劄子進呈伏恐有本任指揮事乞賜聖旨

乞令諸路帥臣與副總管同議邊事 熙寧六年

朝廷每差諸路副總管所降宣命指揮凡事並與都

總管商量施行訪聞近年以來逐路都總管凡關兵馬公事及邊防機宜多是於經畧司安撫司一面行遣副總管皆不預聞況本路都總管如有邊事須合出兵或不能自行即遣副總管領兵出入若本司公事及邊防機宜系不預聞臨事倉卒必不周詳復又素不假以事權臨時節制偏裨亦恐未甚仰服兼陝西諸路因康定中自鈐轄已不分定將官訓練兵伍蓋欲兵將相諳便於指蹤號令然副總管實副大帥盡護諸將不曾分作次第將官亦聞近年以來副總管亦分作第一將即與偏裨一等事體並輕尤爲非

便令歘下逐路經畧安副使都總管凡兵馬公事乃
邊防機宜常須與副總管詳熟同議亦不得別作一
將却與鈐轄都監等比所貴事體異於偏裨緩急倚
以出兵可以節制諸將餘依前後宣命指揮乃務協
和各副朝廷任使之意

乞免夫十一月 熙寧六年

臣檢會河陽逐年准勑差春夫赴鄭州滎澤原武等
縣界開修河隄及去年差夫直赴開封府界白馬縣
修隄功役地里遥遠人戶供送累費不易切緣本州
諸縣人戶累年併值水旱災傷民力疲困乞權免來

年差往諸處春夫一次所貴民力不致失所謹具奏
聞伏候進止

又

臣檢會河陽累據諸縣人戶陳狀併值夏秋五料災
傷乞免向去一料春夫州司體量得人戶即日委是
大段疲困以三次奏乞朝廷體念特免向去一料春
夫及先權住來年一年變修石岸一百步所貴稍寬
民力兼臣檢會元初擘畫改稍木岸作石岸一宗文
字所相度官亦無大段利害移且略依上言臣條施
行仍却於順水不向着歸岸每年交作一百步石岸

纔是不至緊急所差夫采石如甚勞苦若權住一年
極無妨礙兼臣於十一月十二日兩次被旨赴濟源
禱雪祈雪所過河陽濟源兩縣界以秋末至於冬中
久無雨雪田疇乾旱種麥全少況此兩縣在本州稍
為富庶而乃村落蕭然例有飢色若不減重役必不
聊生以臣愚短固無仁恵可以下蘇疲瘵上寬宵旰
惟是重疊乃奏朝廷特賜體念矜恤伏乞檢詳本州
前後三奏并臣今來劄子早降指揮取進止

乞罷河北預顧車牛 熙寧七年

臣勘會本道所管八州內懷衛磁河北西路近累准

西路轉運司牒准朝旨逐將下合用太平車一百六
十乘并牛畜於逐將所領軍馬住營州軍預令民間
結保承認遇兵行日量支顧錢隨軍前去民間聞之
將為官中不則使有舉動煩亦驚擾況河北人戶例
有車牛乃是民間日用之物與逐將所須車牛馬其
數不多緩急或顧或差旦暮可集不誤軍期乞更不
須預令民間結保承認免致先有煩擾取進止
澶州博州三將合用車牛東路轉運司並不
曾行下逐州必是別有擘畫亦恐民間煩擾
若遇兵行於民間顧倩車牛人情必不敢避

免即未明仍出車牛之家到時更合備人力
隨行不此一事人情所憚如不用逐家人力
隨行亦乞明降指揮

乞免人戸折變蚕塩錢 慶曆七年

臣檢會近准大名府牒為人戸今歲大段災傷因乏其蚕塩錢曰乞特許並免折變令納見錢候向去豐熟却令依舊已於六月二十九日具劄子申奏去訖至此未奉朝旨今又據懷衛州狀申逐縣人戸各為災傷乞將蚕塩錢送納本色見錢州司勘會今年夏税已係全放今體量得人戸委是累年併值災傷貧困不易所有蚕塩錢伏乞詳酌指揮者臣勘會上件逐州府人戸委實大段災傷必是難以了納切慮別致逃移欲望朝廷檢詳臣前奏及今來懷衛州所申事理早賜指揮許將人戸今年蚕塩錢並免折變只令送納見錢後向去豐熟却令依舊折變所貴災傷貧民易為了納取進止

乞體探西北遣使相過事 慶曆七年

臣見諸處關報探到事宜西人見虜遣使相過稍頻深慮姦謀詭計以利相誘牽引邊界乞令河東經畧司麟府軍馬司專委火山知軍於下柴子[illegible]力體察西北遣人相過情狀取進止

下柴子鋪火山軍在西北兩界之中內殿崇班燕復是火山軍人有心力見在麟府守官司委之同察

乞嚴諭河北安撫司探報事宜 慶曆八年

臣近累據雄霸州廣信安肅軍關申到體探事宜並皆係北界閒慢事節兼久應驗今來北界既頻有生事不比常年乞朝廷嚴諭前項四州及緣邊安撫司精選勾當事人比舊日優與錢物入深體探務要的當事宜不誤邊防准備取進止

論修樓櫓事 慶曆八年

河北平壤其城池樓櫓之設危險於它道凡遣使行邊所以將責於守臣按察之吏者必先焉太山且以有事整完無事則廢弛哉比者命安撫使以修完屬郡之城壁周相其摧壞褊狹將易而新之使士民有以容兵械有以施善矣茍慮事計材趣會則於歲月之頃無不完者此固足以代守國之檢而激衆戍之備也命方行而又令依做制度造作熟材堆積蓋藏於官舍之中以伏樓櫓之大壞而易之未見其利也比京樓櫓之當修者凡百餘所九八千餘間若欲一一修

於數月之間雖盡竭天下之良工亦不可卒爲而就
必在次第而修作之舊材之中尚有可用者亦無取
焉然猶要之一二年僅可完矣今乃以成熟之材委
積於巖間之處敵來而后立還至而后興無乃不及
於事乎今若據樓櫓見在區數內有庫下不及制度
並欲使朽弊者討其數耳修其半仍間間一座所費
城上不至討然空缺年歲之間便得周遍完備

神宗諮訪詔劄子第九

朝廷通好北虜幾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彌甚代北
之地素有定封而輒起釁端妄求理辨以敕官吏同

加按行雖圖籍甚明而詭辭不服今横使復至意在
必得朕以祖宗盟好之重固將優容虜情無厭勢未
已萬一不測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詢故老卿夙懷
忠義歷相三朝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其思
所以待遇之要禦備之方密具以聞朕將親覽付某

臣於今月十日准入內供奉官裴昱至賜臣
實封手詔一道詢及疆事令臣密具以聞臣
今以手劄一道進呈

答奏

臣伏奉詔書詢及疆事臣以衰拙昏惫何足仰承聖
問然以久當柄任蒙國恩深義激於中敢不罄露愚
悃補報之萬一夫戎狄之情貪利忘義從古以來載
於書史者詳矣自真宗朝與通好所以息民幾八十
年未嘗犯順惟慶曆初乘我西事未彌故有邀求餌
之而已當時載立誓書亦古尋盟之義也歷觀前代
中國與夷狄通好未有如今之悠久蓋朝廷謹守信
誓至雖瑣瑣細故亦不剏生變改是以戎人亦不敢
輕有希求自數年前累來理白溝館地及要拆去
鋪屋況誓書之中明載雄州所管白溝兩朝遵守已
久且信誓之詞質於天地神祇告於宗廟社稷此而

可渝何以享國今蕭禧重來又決於雄州北亭交割
禮物其意欲以雄州北亭為界其如誓書何誓書若
不為憑即代北之地止以圖籍照驗宜其不以為據
況其貪心亦因慶曆初西事未平之際求黃嵬之地
朝廷容易棄與之又至今日妄有侵理誠如聖詔所
謂虜情無厭勢恐未已臣亦慮因此妄起釁端聖意
謂萬一不測何以待之臣以謂中國御戎守信為上
必以誓書為證彼將何詞以亢縱騁詭詞難奪正論
臣又以事理度之事固有逆順理固有曲直順而直
天必助之逆而曲人不與之若虜人不計曲直利害

歸其貪狼犯順之心朝廷因已嚴於預備之要足食
足兵堅固城壁保全民人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此
而已臣又聞用兵之道兵應者勝不得已而用之此
所以天必助之大抵中國之兵利在為主以主待客
以逸待勞理必勝矣亦應兵之道也臣伏詳詔書曰
思所以待邊之要御備之方切料聖意慎於擧動尚
慮發言盈庭容有異論或曰先發制人意在輕動或
曰乘其未備襲取燕薊事不審處恐將噬臍非王師
萬全之擧也伏願陛下聖意熟察之令朝廷分畫將
官整齊器械伺得之矣然將校偏裨吏須慎擇其人

又河朔頻歲飢荒粮餉用度窘乏尤索計置若兵遠
未解物力殫屈即誤（全盡非策而不守尚不可況用兵出師而粮尚不給何以取）
濟國大事切要先事而辨乃無後艱至於不急煩費
悉須裁節在臣本道者亦當續次奏聞臣識淺才薄
思慮不周伏望聖慈特垂省覽寬其罪戾臣無任惶
恐之至

臣慮蕭禧之來亦議及白溝況白溝載於誓
書明白河朔城壁非要害之處亦當且後之
所貴專力於合修之處臣頓首上奏河北近
西山州軍城壁未須添展枉勞民力蓋萬一

自弗宜民皆出山寨之中步得新水出入自
使當時泊臣議者謂今之西山林木伐盡無
險可恃本以山為險非在林木沈嚴谷之間
戎馬必能散掠景德間山寨之名至今猶有
存者可以檢問

文潞公文集卷第三十二

文潞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奏議

言運河（熙寧九年）

臣勘會自去年秋於衛州分王供埽次不開舊沙河取黄河行運欲通江淮舟楫徹於河北極邊自今年春開口放水後水漲落不定所行舟栰多是輕載官船木栰其數至少須河官吏至於衆人無不知其有害無利枉費功料極多臣勘會所開運河在官部內兼御河穿北京城中過始初猶未審知開置子細今即目覩利害所繫甚大苟雷同緘默年歲間必須破壞卻御河又來行運至公私受弊乃是臣坐觀而不言之罪臣按御河上源止是百門泉水其勢壯猛相次至衛州以下可勝三四百斛之舟四時行運未嘗阻滯公私為利其河道大小亦如蔡河之類其隄防不至高厚亦無水患今來取黄河水入御河大率春納不得必至決溢小則緩慢淺澀必淤澱卻河道凡上下千餘里必難歲歲開淘此必然之理（據本州通判并諸縣申檢視到河內因透黄河水淤澱處甚多）入今來冬初已見淤澱卻河道阻滯舟船處甚多若謂通江淮之運即易見其有害無利自江浙淮汴入黄河順流而下又合於御河計每歲所運江淮之物必不能過一百萬斛臣勘會前年自汴使入黄河運粳米二十二萬五百餘石至北京口卸（據押綱供泊九月一日到運河口為淤此無木生滯數日逐到於黄河槓淤）（大在北治馬陂處卸卸於入城州縣次陂只得了當）止用錢四千五百四十餘貫和顧車乘般至城中臨御河倉所納若從一百萬斛至北京只計陸腳錢一萬五六千貫若卻要於御河裝船般赴滄邊無所不可用力不多所費極少臣勘會得所開運河口并置閘口去秋至今年四月中已後過二百一十四萬六千餘工五月後至冬閉口所用人工不在此數自今年正月後至九月終已使過物料一百二十餘萬錢糧計七萬七千餘萬貫石十月後至閉口所費物料不在此數又特置河清兵士六百人每歲衣糧約用二萬七八千貫石匹兩（所置可吉六百人乃以人諸婦各取十人充六百之數諸嘔即未錢恭遠以乃耕誕之語如七人是諸婦額外剃數即便合有羅歲得歲費衣糧諸婦既是開人相次便須添填其八百人終是物增請受只要時下斯）誑又稱費用物料全類汴口每歲所要稍草樁橛竹索就小計之合用百餘萬數假使黄河入御河無決溢淺淤之患每年般得及一萬石其費斑順河而下至北京止費腳錢一萬五六千貫般至御河其利害明白可見臣又勘會去年冬都水外監丞吏等畫於

北京黄河新堤第四埽第五鋪開置水口放水入御河以通行運此策尤為乖踈其所欲置口處乃是熙寧四年秋河下注御河之處是時朝廷選差近臣并判水監官督役修塞所費不貲僅能閉塞大名恩冀之人被害尤甚以至西移人使驛亭道路迄今廢損未平今又建言欲於其處開口道黄河水入御河都水監差官計會轉運司并大名兩通判同詣第四埽相視衆皆知其不可然不敢斥言其害恐忤建謀之官上作遷延之計回報水監云候修御河隄防完固方議開置河口況從來御河堤道觕如蔡河之類若

欲吞納河水須至於汴岸增修循恐不能制畜蓋地勢傾瀉為害不細瀕河州縣之人為未見定議至今憂恐及朝廷委清強官相視利害早令議定可否庶使人戶安居取進止

又

臣以開引黄河透御河不便已具劄子開陳切以今水監之官尤為不職皆不熟計利害容易建言惟望僥倖恩賞多從其請便為主張中外雖知其非不敢異議以避沮害之責事若不効建言之人都無譴罰如前時所議清汴已有勞費並無成功朝廷置而不

問范子淵冬月不閉汴口是年汴水凌澀上下救護晝夜打凌不勝寒凍終致府界決破汴岸止是夏秋水大容有决溢之理即未嘗有冬深決溢之患後来朝旨却令冬前閉口顯是因不閉汴口致感凌壞堤當是小[illegible]縣界隄防之官而子淵全不責問仍不害其進用士論不平無如之何臣謂今之水官更當選清慎擇况朝廷物力未豐不當更容狂妄之人横費生民膏血伏望聖慈垂察

不保明濬河第一 熙寧九年

臣本司准都水監牒保明范子淵乞酬獎濬川功効

尋點勘所取到逐州縣地分河水漲溢及後来減退事状即與范子淵所奏稍議雷同保明已別具本司奏訖臣詳濬川司所濬河身始末盡在水底深淺固難詳驗又只憑本司臣及都大提舉官供析保明至於所屬州縣亦望風為懼不敢異議欲乞今後濬川司所濬河道別差不干礙公正敢言臣僚覆行驗所不誤朝廷行賞

不保明濬河第二

范子淵所奏去年濬川退出分數地土今年夏末又却多淤淀了其去年川把[illegible]濬退出地少今年不曾

用杷知退出地多顯是河因秋深河水減退故本司
不敢扶同保明況濬川司所置官屬煩多一般人舡
不少別司官心知利害卒不敢言言之必以為沮害
功利故且緘默人情如此恐非朝廷之福臣今因都
水監問要保明方敢依實公言伏乞朝廷詳察

不保明濬川第三

臣昨奉聖旨令保明濬川司所濬過河事蹤取責逐
地分州縣的實事狀並皆不同及為蹤濬過處其河
水次年却依前淤澱澱民田並次年不曾用杷又
亦水退即河水長落次不由杷之蹤濬雖河瀨至愚

之人悉皆曉之所以臣不敢雷同保明及為衛州創
開運河不便亦具奏聞緣此事理備見本末不敢枉
費才力興多是狂妄希覬以如所聞運河亦有五利
其一曰綱運出汴斷過沙河免涉大河風濤之險且
汴口在河陽界內沙河口在衛州並供埽下自汴出
口由黃河下水相去尚近到日豈是出汴斷過沙河
既通德博州運亦可免行數百里大河之險且沙河
口在衛州西南俱博在大名東北上下相去遠遠即
與沙河水陸道路都不相干不知因何免得數百里
大河之險只圖朝廷聽信遂興力後乞朝廷詔問本

監官即見虛實伏乞論訖即乞行水監官所陳事狀
付臣容臣子細開析聞奏
臣自非到大名有水監官輕妄欲壽河事甚
多如欲決黃河大小吳埽地放水淤田及欸
於寇固下埽開直河并放清水如此等事猶
賴定奪官力議罷之不爾即為害不細所以
乞慎擇水官望朝廷垂察

奏黃河水勢

臣本司於七月九日據衛州申管勾運河于良狀申
今月四日沙河水漲沫過上東水櫃尋下插板欄截

不住沫過插板透入運河行流本司為今月六七日
大名府御河連併添漲日夕救護僅免決溢尋牒衛
州大急閉塞插口據衛州申尋捲埽於上下水口閉
塞了當有些小滲漏見割填次本司為當府城水大
關梁下不通舟船切慮運河插口依前固護不定透
黃河水入御河即為害不細已奏乞指揮都水監速
差官就運河插口固護今月十九日却據澶州申據
臨河縣申十七日午時詣過堤上巡視見水自西南
來波浪驟急問得人戶言說衛州樊店西黃河口決
一聚水東北行流十六日夜二更以來到本縣衛達

二十餘疃人戶觀此水勢及民間所說爲害不細縣司已遂急於沿河差船令佐親監轄救渡人命去訖又據衛川黎陽縣申今月十五日御河水渾濃漲猛水色與別日不同認是黃河漲溢沫岸通流入御河至三更御河水一沫出兩岸見今此水相及南門本縣令佐都監即時救應隄口城門至十六日南門西門隄口節次破決水頭一併向城流注湮塞不定遂緊切一向固護城壁官物者本司即時災急牒行文字轉指揮府城以上縣鎮官吏嚴切固護隄防如水勢大必不可防遏即令本地分官官吏孜心詳審計較利害相度路行有自來分減水勢舊河道處即便火急開決分減水勢無致奔衝直向府城爲害去訖伏乞更賜指揮都水監選差公心知河事官赴衛州相度調發人兵物料固護地方取進止

今據衛州十四日狀申水勢沫過埽背於運河上約後行流救護不定及稱河勢危急處係運河上約衛州屬河北西路仍乞下西路轉運司疾速應副人兵物料

再奏運河利害 熙寧十年

臣於去年冬奏衛州王供埽下開堤取黃河水作運河置劄閘引水入御河深爲不便以爲大則決溢小則淤澱尋聞差官定奪利害今來果致黃河水入運河防遏不住沫過閘口衝注下流州縣鎮爲患甚大切慮定奪所未知得今來運河之害乞指揮定奪所下衛州及大名路安撫司取索自七月四日及十四日後水中報決溢一宗文字看詳定奪

文潞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文潞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奏議

奏黃河曹村決溢利害乞擇水官（熙寧十年）

臣於今年正月六日奏為據德州申大河自去年秋夏至今冬河底淤澱通流不決河勢變移不循故道見今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臣詳黃河下流淤澱跡漸不行泄水不快即上流水勢須至壅遏若不預行經制切慮將來河水泛漲必於魏博恩澶等州決溢為患自後不聞水監別有擘畫只是固護東流北岸今年五六七月間大名金新堤一帶諸埽非常危

急累歲澶州決溢臣又檢會今年正月八日奏為近年以來河防官吏以減得物料指望酬賞只緣三四年來黃河非常水小埽岸偶無危急是致減得物料即非久遠常制必恐埽岸漸次有失添修若將來河水之張如舊必致踈虞伏乞檢會舊條不以減省物料指望酬奨今年夏秋水漲諸埽危急多稱物料少數亦聞今來曹村埽決溢自熙寧八年九年十年檢計春料令行接貼低怯之處三年之中並不曾應付接貼兼本埽只土多在別處占使或駕船裝般水利司小麥外見在只有兵七十七八實後致今來以堤身低小怯薄遂至決溢臣前來只論列河事并及水官乞行慎擇今河朔京東州縣人民被水患者莫知其數數數額天上軫聖念而水官不能自訟猶汲汲以希賞於理安在臣前後所陳出於至誠本圖補報非敢激訐輕有干冒伏望聖慈垂察

奏定奪所勾人吏事（熙寧十年八月六日）

臣本司准定奪取勘所牒勾追安撫司令司人吏八人留守司河隄一案人吏十人赴京照對濬河公事伏為今來本路州府非常大雨及黃御河決溢并德棣博等州職益常多曉夕行遣文字救護水災修完

城壁隄防催促捕捉賊盜凡百公事比之常時數十倍多加以所行文移急於星火今若盡勾却上件令司人吏則所掌文案首尾無人檢會承稟行遣必致遺悞本已具奏乞將上件人吏如的有何罪即乞依條收坐就隣近州差官取勘敢不承伏兼昨來保明熙寧八年濬川退出地土事臣為見九年河水依舊復來淹浸如八年退出地土人戶並訴水災照會得事理子細分明是以不敢雷同保明況事皆由臣不由人吏如顯有不當只令獨坐臣罪伏望聖慈詳察特賜指揮取進止

臣伏詳元差官定奪諸路貸河及開運河次
有理曲之人便行取勘今來定奪所勾追人
吏不少切恐定為理曲之人伏望聖慈將所
定理曲之狀付臣容臣一一子細開析聞奏
所貴不誤朝廷賞罰

乞恤刑 元豐三年九月

臣切見近年以來中外刑獄頗有枝蔓淹延大者盛
寒縲繫囹圄其間豈無冤滯感傷和氣朝廷每至盛
夏必行疏決或水旱為災原減輕繫此聖慈欲恤之
至也然守臣獄官鮮能上副陛下之意有傷仁孚之

化夫刑者所以輔教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三王任
德不任刑以德為陽居大夏生成之時以刑為陰居
大冬不用之處所施輕重居然可知臣不敢以經史
遠事言之切以唐之憲宗號為中興任德任刑頗得
其理嘗謂宰相曰丁嶋懷姦勸朕任刑獄朕失人心
也且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人主而失人心邦本
何由寧固臣謂今之牧守監司宜得明恩孚重之人
宣布朝廷寬大之澤施愷悌之政變刻薄之風則太
平之隆可垂拱而至

論赦事 元豐三年九月

臣伏覩陛下躬行大享之禮前期潔齋於路寢朝謁
於靈宮孝享於太廟乃格明堂以嚴宗祀禮之重
莫重於此既而御端闈孚大號霈惠澤於天下號令
之重莫重於此然號令之出在於必行不惟其反謹
詳新已赦文釋係縲貸逋負比常赦至寬自殺人已
死及監主自盜官吏枉法外罪無輕重悉除而近歲
以來中外臣僚多不詳罪犯與情理之輕重皆乞遇
赦不原朝廷或從其奏臣恐輕重之間有所未安且
臣下邀格赦令則禮為不恭朝廷遂從其請則令有
不信臣乞今後凡有罪奏乞不赦原者並送刑部俟

其獄上一繫朝廷臨時特旨

臣伏覩近降赦書文官員犯罪依條不以赦
降原減原許於刑部投狀具元犯聞奏未斷
者案後聲說取旨蓋朝廷必以情理輕重而
區處之

進史論 元豐三年九月進

臣讀漢史龜鑑錯之策云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
自親事臣謂錯之言乖繆頗甚因試論之夫易之乾
曰天道也君道也坤曰地道也臣道也天地既位君
臣之象著矣君臣交濟邦家之治隆矣而錯乃云臣

不及君故自親事然則古之聖帝明王安用輔佐而
致治乎所謂五帝者堯舜為聖之優故仲尼刪詩書
則斷自唐虞為萬世法二典之載堯則有命羲和為
天地四時之官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舜則命禹平水
土棄為稷官契作司徒臯陶作士垂為共工益為朕
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皆選於衆而後用其人
各任以職且云僉曰汝諧慎揀之至也所以百工允
釐熈帝之載如此則堯舜果自親事乎仲尼曰舜何
為哉端拱正南面而已錯所謂自親事豈非繆乎

若後之人君謂錯言為是乃以一身一心兩耳兩目
獨任自用以周天下之萬務豈不殆哉又將使厥后
自聖無復察邇言好問之裕仲尼云一言幾於喪邦
者謂人莫己若則錯之言亦幾於茲乎臣故著論深
切以明之庶幾有所補益

文潞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文潞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奏議

論西事 元年

臣聞昨來西事師出界中輟而還將下師徒頗有飢
凍潰以礙人衆不行軍法令使欲再舉何以勵衆又
運粮遠涉頗被邀截官吏民夫甚有陷沒必恐邊將
懼罪不曾依實盡言議臣得還亦不敢明白數奏老
臣荷陛下恩深若又不言乃是負國伏望聖慈深察
王師之舉必有邊將謀首開端緒不得詳審
以誤大計伏乞陛下察之若不深責無以勵

後

又

臣竊聞陝西用兵之後公私蓄積大抵殫耗丁壯運
粮從軍頁芻不下種大兵雖還邊備不可輕弛切慮
向去軍兵民粮食不充緩急無以計置謂宜講求漢
唐故事水陸輸輓以備之絕臣守藩當路近聞岐雍
間粟麥之價今已騰踴若至春後必多流亡兼聞關
陝人戶昨經調發應副節期不遺餘力死亡之餘疲
瘵已甚亦皆覬望德音倘以青陽一沛恩宥因而有
所蠲復或並及河東諸郡茲實陛下盛德之舉仍願

亟詔諸郡申嚴斥堠專為守禦之備養威練卒撫恤
傷殘之民在今之宜無以易此臣受恩至深慮有所
及不敢自默

又

臣近聞西師已還中外但知時幹欲治而未有分屯
解甲之旨人情憂疑皆慮王師必有再舉之計老臣
受國恩深義同休戚蒿髮如此無復覬望唯有區區
欲報之意不能緘默為陛下言之臣竊觀陛下臨
御以來選報拔將教訓齊師修治器械儲峙糗糧
皆發智所不及近世所未比者夏人昏亂自致天討

陛下赫然命將出師以伐其罪師行以來捷音屢上
雖未能傾其巢穴係其君長而師行有紀所遇輒克
羌人逃遁莫敢抗當之鋒天威神武震慴四夷戰
功之多近世未有然而數路進軍興動大眾彌歷累
月餽餉不貲諸路之民疲於供給將士盡忠竭力為
朝廷奮不顧身間關死亡衝冒寒苦備極勤勞臣以
謂國威既已振矣將士之力亦已殫矣百姓供餽亦
已竭矣為陛下今日之計正當勞來將士安撫百姓
與休其疲痛補完其瘡痍使得蘇息按甲養威以全
前日之勝如此則外足以懾叉夷狄內足以愛養軍

民乃宗社無疆之休也今若徒暫還而復出士氣已
衰而再鼓民力已困而調發復興諸路深入而轉餉
益遠如此則師之勝敗恐未可知而前功或喪此天
下之甚憂也兼臣在洛中津遣陝西軍須不少亦聞
陝西事體頗詳皆言百姓一已流離救粟之價騰踴
今冬二麥多不下種將春農事方興又復調發不已
必恐應副不前有悞大計臣而不言誰當言者伏望
陛下以天下為度以蒼生為心不以盡敵然後為功
亟詔班師分屯諸路使朝廷恩威並行軍民和附以
小羌昏亂如此可以坐待其滅亡矣臣不勝大願老

臣愚忠憂國之心不能自已僭易冒聞不任隕越伏
望聖慈哀察其誠俯賜容納

聞陝西河東運糧人夫雖費不貲而逃逸者
甚眾至有部夫官亦有逃竄恐無人敢子細
奏陳兵志謂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
春秋戰國時用兵運糧多在中原故兵有因
糧不遠載與今之餽運深入夷狄沙漠之地
其勢不同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
勿用以聖帝伐鬼方尚三年而克之理有不
可急者又曰師正丈人吉丈人嚴莊之稱用

之則吉小人勿用用則無功無功則有罪伏望陛下愼擇將兵者如輕險而水僥倖之功當勿用之臣年老眼昏勉力親書此劄子深懼不謹細伏望聖慈矜察兼不敢附遞恐漏洩不遠謹遣臣長孫承事郎求世特請通進司投進

答詔

自遠相見忽經兩年春暄鄉北平安前繼閱所論關中事宜悉至誠惻怛之意非累朝心膂之臣憂國如家之深曷能惓惓如此寤寐忠家不忘于懷朕洮道

日淺昧於知人不能圖任將帥以天錫可乘之時上爲祖宗殄滅一方世雖深用孚顏爰自六軍還塞將士已殫勞黎民已告病今日之勢豈復可遠舉深入哉惟固境自完而已近特命於涇原置制者弟使之城數亭障制虜衝軼可非復有而示之下用不用固有示之用耳處或其可震之乘威尋盟則朝廷因得復羈縻之也卿有耐體均休戚之誠諒已悉其措置大槩今因貽慶行故茲示諭

謝賜答詔貺禮狀五

臣去歲冬輒率愚慮冒累奏陳陝西邊事令孫蒙差臣男貽慶特賜臣二月二十五日手詔撫諭俯蒙聖慈矜寬不責任易恭讀詔旨曰六軍還塞將士已殫勞黎民已告病今日之勢豈可復遠舉深入哉惟固境自完而已近命涇原制置城數亭障制虜衝軼非有前日圖也臣仰味聖人言伏增欣抃有以見陛下推堯舜之心恤生靈之困盤溥率廣被遐方幸甚幸甚然自今秋已來復有這戍開疆運糧深入此必是邊臣希功規爲僥倖開陳端緒誑惑朝廷料敵不精致有撓敗進此討者陛下不必知其人乞行顯誅以戒今後干賞誘利之輩免致向去更誤朝廷大事望以

今年二月二十五日詔書大旨咨諭邊臣嚴設備諭固境自完來則御之去勿遠逐更年歲間士氣復振民力復完足食足兵何求不可醜虜聞之自當屈服臣又聞謀攻料敵老將所難不當與新進白面書生惟務高談虛論容易而計畫之今已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豈無深識遠慮懷忠守正吏中歷試之人願陛下詳求而審用之如祖宗朝所用村邊守密宿將名臣見於國史者多矣乞詳察之臣之此言非不知觸犯時怒盖耄耋之年被三朝重任蒙陛下眷獎尤深乃心本朝戚均休戚豈當隨例緘默上負聖朝伏望

天慈亮其區區竭盡之誠

又

臣伏蒙聖恩以臣奏陳西事特令侍男貽慶特賜手詔一道并傳宣撫問者仰奉聖訓伏增感懼切念臣衰老不才荷陛下恩禮之厚舉朝無比惟知竭盡忠懇粗伸報補昨西夏擾邊王師討罪雖義旣已退縮大兵尚屯邊徼師之善志允當則歸內是奏陳上干宸聽庶裁狂瞽祖禪萬一豈謂愚臣過計難窺陛下聖謀聖機固深睿筭默定基命宥密遠猷克壯乃生靈莫大之幸寔宗社無窮之福加以睿光曲照上德兼容迂陋芻言亦被矜釆臣無任感戴欣幸之至

奏西京災傷事 元豐四年六月

臣體量得西京畿內諸縣今春以來麥苗極盛有望豐登無何自四月五月中直至收穫之際大雨頻併繼日不止遂至頗損麥苗所存者三四分須且趁時收割上場所冀收拾殘餘粗救饑困臣體訪得所收多者僅及三四分日有人戶經官披訴苗傷又緣官吏拘文為已收割在場及有持竹了者不以為憑須得存留查苗在地方可驗覆今若不與檢放必致人戶逃移今夏多雨害稼般所明知難為巧詐伏望朝廷特降指揮下本路轉運司子細體量實有災傷即早與減放分數所貴人戶不致逃移更望朝廷矜察早降指揮取進止

奏西京漕河事 元豐六年

本府勘會白會通橋下至白馬寺洛河水路灘磧淺澁難行綱運遂奏乞開淘古漕河舊道稍令深闊柢至白馬寺却合洛河回避二十餘里灘磧所貴通行綱船不致滯礙今蒙朝旨依奏施行看詳中割內更帶下白波輦運司奏乞開濬漕河至偃師縣界合洛河通濟舟船雖與本府所奏事狀大抵皆同只是稱

至偃師縣界漕口合流必添展地里稍遠須至更差官覷步所碾添開濬故道地步長短及地形高下是與不是有古來河道確實計定功料申上

上殿謝劄子 元豐六年

臣老退不才蒙恩召置左右令議軍國重事況臣官忝三師其職惟當論道臣以涉道至淺不能上裨聖政然以平生舊學素蘊及以近時所見所聞當竭愚忠粗裨萬一又不敢同外廷臣僚頻入文字止煩聖聽須至留身口陳子細熟達聖聽然後簡徑作劄子奏聞乞付外廷衆議公行

文潞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奏議

論西邊事 元祐元年六月

臣伏蒙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不以老臣不才以其建事四朝出入藩府垂五十年起於休退之中令平章軍國重事臣敢不極盡所蘊上副虛佇臣於簾前密蒙宣諭將來西人求復疆界令與二三執政熟議臣以所議地界不出二理其一論義理曲直其一計利害大小所謂義理曲直者昨者出取其地上皆邊臣邀希功賞欺罔朝廷為國生事取怨夷狄今若推朝廷恩信因夷人請求而賜與之有以懷徠夷狄之心光大朝廷之德所謂計利害之大小者今所得堡寨并蘭會并新徼沙漠之地本無城郭人煙惟是朝廷創築城壘屯兵戍守歲費百萬以上困竭中國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地但恐不能支久卻須自棄如向時囉兀城之比其蘭州本屬蕃疆元不甚要籍夏人得之已久亦不曾築堡戍守只有一小部族城塹如中國荒僻村落朝廷不知將謂如中國小小郡縣徒煩兵守所費不貲兼會州又未知在甚處蓋是李憲當時怯懦不曾領兵赴會州城下只領兵過

蘭州廢壘之下遂欺罔張大云收復蘭會以圖苟免不至靈州城下軍令之誅遂誤朝廷以至於此臣亦聞議者謂地界彼求而與之亦用兵不與之亦用兵語尤欺罔但向去欲免主議不與起釁之咎且來常來求我如其意而得之必須感帶恩德三數年間當且保無事朝廷近經靈州求樂不振之後可以粗整齊兵勢完養民力異時或有邊事用兵庶幾有備無患今若不推恩賜信與其地犬羊兜狼之性因此不遂所求便作點集酬報之勢朝廷方此多事之際兵力未完可得高枕乎近年以來為新進書生不曉

蕃情邊事兵政者誤朝廷多矣願陛下審察而詳處之老臣年過八十感陛下厚恩惟知竭盡補報固無觀望希進之言不勝區區

臣今檢到祖宗以來處分邊事詔書西人事迹共幾件進入乞賜詳覽或曰蘭州宜如充國可置屯田添助兵食今若有山多屬蕃族不可盡奪向時王韶謂熈河可耕以助兵食人牛種子徒有所費終無所成今聞轉運司判官節減蘭州歲計猶須一百餘萬又當計會知州并師臣保認可以足用否

繳進元豐答詔 元祐元年二月

臣數年前判河南府日見調發師兵進討西夏受國恩深形於過計遂累具章疏論列利害蒙先帝聖恩尊差臣男貽慶賜臣答詔仰詳詔意乃知先帝本意止務安邊不欲輕舉皆是邊臣希望功賞為國生事僥倖萬一以致兵食困匱財力殫耗今聞於道路之言西人欲求內附臣以謂蠻夷猾夏堯舜之時所不能免伏望陛下恢天海之量廣示開納御四夷之術羈縻而已由此可以偃兵止固吾圉外夷懷服中夏安寧太平之風浸隆浸久臣又以朝廷舉事必較利

害惟務開疆以希功賞即不知用兵之時所費錢糧若干得地之後所入租賦若干凡一歲屯戍兵馬所費糧草之直若干若所得不償所費遠甚此是竭中原生民之膏血以事荒遠無用之地此乃唐開元之末務賞邊功邊臣各求徼幸致中原困竭唐業寖衰可為商鑒今因西人請命伏望朝廷熟計而審處之老臣不勝區區憂國之心迫於均輸言無倫次所有前者蒙先帝所降詔書輒敢進呈所貴詳知先帝素志惟在安邊不務輕舉謹具奏聞

元豐五年李舜舉過洛先帝意旨止令邊臣

自聞邊鄙多如臣所受詔旨爾後以徐禧南
方書生不曉邊事繼之李稷急於官賞妄有
開陳經畫遂至永樂敗事臣荷先帝異恩去
年欽蒙賜御詩云嘉言時幸　車臣亦仰
和聖制有願傾丹懇上公車之句去年三月
西人由熙河路入朝內求附臣即欲密啟所
見未幾先帝不豫遂止今西人復來須至有
此開陳望聖明照察

論役法 元祐元年五月

臣竊聞天下諸路差顧役法朝廷雖已降旨而今未

定頗聞煩擾臣檢會始初司馬光聞天下臣庶奏章
多言出錢顧役其不便遂卻復差役之法然司馬光
所言甚詳而節目頗繁恐州縣不一一通曉而又朝
廷置局詳定議論不一必難通行臣以謂差役之法
本州縣常事其來久矣皆素有定法及其末流不容
無弊故當隨時刊改臣曾累具劄子奏乞先令州縣
刺史令佐從民利便依例各議定其法縣申州州申
轉運司看詳定奪奏聞如得允當即降下施行蓋朝
廷大號令必當自上而下州縣常差役理須自下而
上則各從民便以天下之廣郡縣之衆不可以一切
之法行之行之必有妨礙而局官及諸臣僚紛然上
言各任已見不周知利害及私所司別無與奪以至
州縣希望朝廷旨至今其法未定益滋姦吏侵擾
若如臣前請只各付逐路郡縣定奪利害各從其便
庶幾下民早得息肩取進止

臣元上劄子二　尚書省付詳定役法所劄
子一　并知華州趙禼與臣白事劄子一并
錄進呈俟臣簾對日別具面奏

又

臣竊見朝廷差役法議臣之中少有熟親民政者所

議論不同前後所降命令不一致州郡難以適從緣
城郭鄉村人戶只有差科二法鄉老村耆各知次第
但用心公平必得愜當刺史縣令最是親民之官乞
且專委守令各隨本處自來體例差定後人編成籍
簿細開自來體例條貫申轉運司看詳體量如各得
精當一面施行申奏緣經變法以來僅十五年至今
不無小有須合更改從便事條亦當委自各處親民
官及監司相度申取朝旨詳定仍稍寬程限使盡利
害所貴行之久遠

差役之法逐州縣各有不同若自朝廷降一

切指揮即逐處難以一切奉行今來詳定役
法所見可據逐處申陳看詳定奪指揮必當

又劄子

臣昕以朝廷復州縣差役之法臣曾奏劄子以謂差
役之法其來甚久此乃州縣常事鄉老當大皆熟知
之刺史縣令皆總領之當且委逐縣議定申州看詳
如得允當即申本路轉運使司運司將一路詳定即
申奏朝廷朝廷覆視如可行即從之如有未便更當
會問或有義理即可行之或有顯然未當即處分
改正施行便見就緒今乃置局詳定及諸人議論不

一令今雖下致州縣議難久不決定况差役之法乃
戶部職須令乞罷詳定局只委戶部尚書侍郎郎中
員外於本部詳定况局中趙瞻劉摯自是本部之官
如本部要知本末即令孫永與李常等同計詳定所
有舊局中人吏並各勾赴戶部行遣文書所貴早得
了當如有諸臣僚奏議役法亦乞不須如名降付諸
路州縣看詳如有可采亦乞施行取進止
應緣役法臣已於簾前細開陳訖乞降付
三省

文潞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文潞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奏議

論監牧 元祐元年

臣竊以修復馬監指準令東西兩路支配未盡保馬
所差之官令遍天陝西河東京東西兩路相度卒未
見了當乞令速且取索京東西兩路支配外見存馬
數并沙苑馬約度可置得幾坊監先次於近便舊有
坊監處興置所貴早見就緒兼免保馬久在民間頗
有搔擾取進止

又

今已興復馬監切見光祿大夫新差知潞州崔台符
熟知馬政勘會相州有安陽兩馬監今當與復須得
知州所貴馬政[illegible]政差台符知相州所貴馬政速
見就緒况相州地[illegible]在潞州之下兼是[illegible]封又洛州
衛州各有兩監亦合與復與相州相接凡事取則
相州易成績効取進止

論取士

臣聞於詩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從古來為國治民者多士則興乏士則衰此理之必
然也士所以多由養育有素故有秀選俊造之目等

級升之漸至於官得其人國無不治臣朝廷育才取士之法數十年來有所未至向時應進士舉者自執卷為儒使知自重謂之應將科亦白衣公卿登科之後其在高等者知朝廷必將不次進用率皆益自修勵進修德業以副將望所至相於公卿將相為名臣者多是其人近歲以來稍異於是登甲科者縉紳罕聞其名朝廷罕得其用蓋由士子修蘊無素朝廷勸奬未周臣亦聞禮部別定貢舉似貫然慮於激勸士行儒風猶有未至臣欲乞先時降詔開諭使人人知朝廷育才取士之[redacted]使各自勉勵向去科選得士必多濟濟以寧當自由於此

奏尚書省六曹行遣迂滯事 元祐元年

臣竊見尚書省二十四司主判郎官轉移遷改頻數不定往往未知本案事務及文書義理以致行遣迂回稽滯中多所請多不得可否之報臣欲乞今左右司郎中員外點檢勘當使逐案行遣文字明白簡易可否公當不致留滯定為式例庶得永久遵行況左右司主本省綱轄亦乞委得覆視刑部尚書蘇頌素推熟知前代及本朝宜有典故亦乞委之同共詳定取進止

答奏

臣伏蒙聖恩特差中使降手詔省詢訪仰披訓言俯集兢榮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坤厚博載天光大明自聽政以來發號施令及進賢退愚時攻汙隆或因或革小大愜當中外欣悅所謂宗社無疆之福太平浸隆之時矣而猶謙勤退託以臣遭遇累聖久竊重任又謂其犬馬之齒加長宜有重言曲賜下問乃詢黃髮采芻蕘之義臣敢不勉竭愚忠粗裨虛佇夫治體之大莫大乎任賢納諫近者所用轉相所擢諫憲皆久積時望大協輿情必能弼直獻納上副陛下求治

深切之心以至罷去市易（國有四民商居其一既市易之[illegible]商賈得其業）減損青苗（青苗本於常平[illegible]以藏之豊歛出入之本 在利民既以都[illegible]夫滯[illegible]法令除其類）（配之令民遂[illegible]歲有保馬之法爲害尚輕比 即時皆使安[illegible]）停養保甲（[illegible]）免納役錢（二代之法民之力歲不過三 今不用其力使之納役錢）寬保甲按閱之煩遂豊民耕種之業（[illegible]）此則市井畎畝之人歡呼之聲必已達於天聽矣豈在老臣條陳而後詳然上之數事有損無益不可久行而罷者亦非朝廷所圖皆是近年以來臣僚急進僥倖成風率務妄起事端向來總領粗有微效則過求恩賞若有害當無責

罰欲其省官省事民安政治不可得矣爲今之要當
華此弊自去年以來斥去聚斂之臣頗究覈濫之行
四民樂業萬國歡心無名之入多已削除有常之用
當要豐足今之戶部實主邦計尚書侍郎郎中員外
未聞精[redacted]久任唯見屢遷數易欲使何人專任其責
國之大計安所望哉此乃朝廷所宜先而不可忽也
又謂臣之所知堪大任者臣素愚昧艱於知人然累
玷鈞衡之任惟在薦賢以固根國方其當軸任人極
於慎[redacted]拔十得五安敢庶幾及出領外藩將踰一紀
朝中多士罕有識知處雖有所聞莫更所試輕議論

薦恐未審詳然熟聞士論謂樞密直學士劉庠端正
有守雖已在近職久從外補臣向在樞密庠在太原
邊事民鎮政靜不擾光祿大夫前吏部侍郎蘇頌性
行淳和學問該博於本朝故事多所諳記若備顧問
議論當有稗益朝奉大夫京西路提點刑獄劉奉世
才力精明所守堅正向爲樞密院檢[redacted]及中書檢正
頗得時譽若並召還左右宜有所補更乞聖明詳擇
或更有新進可赴副東未容臣博訪別具奏陳況天
下之大必有多士賓於周行然自數十年來養育人
材有所未至蓋鄉里罷選不復取文行禮部赴役試

類收膚淺之學今若條理學校貢舉之法庶幾取士
得人以次擢升大任則濟濟以寧如周之盛方朝廷
大推仁政勤恤民隱親民之官專任守令臣謂宜申
戒吏部慎擇其人政得以和民受其賜前代銓衡授
官之後多且改所引驗問其所長或求其已試之效
而追之間有昏繆不才類多退落如此則郡縣得人
政事修舉又用人之法當各因其才器孔門四科分
政事文學之品亦須盡其所長而受其職職乃無曠
前朝選試文學之士即實於館閣育材之地漸進用
之雜學士待制至侍從備顧問議論以裨時政今

則盡循外任臣謂宜略定員数留充左右供職久當
察其器識緩急識執政闕人便可僉議進擢臣蒙詔
旨詢訪敢不傾盡所蘊但以老昏言無論理不任隕
越惶懼之至所聞夏國事宜不敢雜於此奏謹具別
劄開陳所冀便於詳覽謹奏

又 元祐元年

臣伏讀聖問有可禦西夏之術臣去年夏始聞西人
款求內臣以謂方國家多事務早安靜泰之朝廷恢
天海之量廣宗開納御四夷之術羈縻而已由此可
以息兵止國吾圉外夷懷服中夏安寧則太平之風

浸隆浸久兼曾繳進神宗專令臣男貽慶齎賜臣親
書詔一本所貴審知神宗本意止務安邊不欲輕舉
皆是邊臣希望功賞為國生事倘倖萬一以致兵食
困匱財力殫耗必料此詔以經聖覽今復蒙下問所
禦西夏之術臣愚何足以仰副虛佇臣切見西人自
去年以来九數次入朝即未見脩歲時常貢之禮亦
未聞請常賜之物度其姦心必有所待當此之際朝
廷亦須有以待之邊臣亦必有以制之若更如向時
种諤徐禧輩料敵不精謀攻失策致悞邊事即關中
之人其心搖矣自靈武永樂王師不振之後兵勢民

力尚未完復狡羌竊發必能制寸即如向時种諤輩
皆云西人亂弱狂計所誤朝廷於此固當熟計而深
念事欲夷成計須先定當責成邊臣審料賊勢精選
者密窺賊形必先事以待之使賊計不行邊壘有
備此亦因䖍寇之策為人謀之小勝或西人疑塞請
覲詰其所由出於善意即導之使来俟至延安帥臣
密察亦當得其要領先時奏聞廟堂之上可以預料
而審度之俟至闕下知其所來必有所為因其所為
之可否或議或詰審而應之可者即從否者即已若
議其彊土須廟堂之上衆謀大同苟有後艱同任其
責或取與之間謀有同異即各述利害理須明白後
或不因謀果不臧自任其責廟謀一定邊計粗寧天
下小康堂上高枕矣伏惟陛下聖明遠大之計固已
先定出於衆知豈俟臣之過慮然采芻蕘擇任亮
其誠而不責其妄幸甚臣無任

臣以謂事有利害者必究其利害之極而斷
其取舍之當其理得無容更相顧望議論不
決決乃散遣賊於君父則安用大臣

奏吏部三類法元祐二年

臣觀六典三銓之法以三類觀其異優者擢而升之

否者量而退之所以正權衡明賞罰抑貪冒進賢能
令之典選一守定格選格中有以多舉主有軍功者
為上多舉者或善請求有軍功者或容安冒如近時
買人頭得賞官者極多有同配官故多失才亦容濫
進臣欲乞委吏部尚書侍郎大略依三類之法定本
選之人合入知州通判知縣縣令者其才德功效為
上中下三品送中書門下覆驗可否定訖判選官引
對一經聖鑑物無遁形更有去留孰不激勸又判銓
之官亦當上體朝廷委付之重以衡鑑自任廢之不
疑間或以人才高下絕異者特以名聞而進退之乃

爲稱職取進止

御批（元祐元年）

予宮中閱故書得卿神宗時所上親書奏草見卿論議切於治要至誠愛國忠義可見深用嘉歎朕汴時所緼如此況當茲艱難之際想多憂勤予佐助機政斯愈年矣雖勉術聽覽以天下之廣萬務之繁深慮不逮顧我元老宜有諮詢如近者黜陟臣僚因革庶政公議可乎夏國未附禦以何術卿之所知賢人堪大任者悉當論薦用[redacted]求并所訪事可備具奏聞切待至言以補闕失故茲遣示當體予意

文潞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文潞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奏議

進漢唐故事（元祐二年）

臣近者竊聞聖旨令經筵官間日進漢唐故事各一件以備御覽有以見聖德稽古求理之切臣忝預經筵因當粗有裨補輒亦於漢唐史中節錄得數事繕寫進呈伏望聖慈采覽

一

漢文帝紀贊曰孝文皇帝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産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綈（黑也厚繒）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豐富興於義斷獄數百錢至刑措嗚呼仁哉

二

漢武帝問東方朔曰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redacted]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繒）足履革舄（師古曰革生皮也用系舄詳魚韋也）不以韋帶劍（師古曰但空用帛不加飾）莞蒲

爲席（師古曰莞今之葱蒲以莞爲席也）兵木爲刃（如淳曰以木爲兵而無刃也）言不衣縕無文（師古曰縕亂絮也）集上書囊以爲殿帷（師古曰集聚也）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師古曰準平也）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

三

漢丞相王嘉上疏言孝文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又數以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師古曰悉盡也言大小之過皆盡劾之）吏或居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師古曰不敢有所改作）下材懷危內顧（師古曰常恐罷退故私營其計）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人慢易之或至上書章下（師古曰依其所言下之）衆庶知其易危（師古曰易可危也）小失意則有離判之心

四

漢宣帝謂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師古曰表謂顯明之也）是故漢世良吏於

起爲盛稱中興焉

臣近曾上言乞判史縣令須滿三年一替及尚書吏戶刑三部郎官職務尤重須令久任此皆治之法兼先朝亦、令速遷

五

漢賈誼云今民賣僮者（師古曰僮謂隸妾也）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服虔曰偏諸如牙條以作履緣師古曰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爲要襻及褾領者也）內之閑中（師古曰閑謂闌也）是古天子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師古曰不以入廟則不以宴）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師古曰緁謂以偏諸緣之也）

（師古曰緁音妾又步千反）以美者黼繡（師古曰黼刺繡爲斧文也）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師古曰被音皮義反）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師古曰屈盡也言其物力屈盡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綈（師古曰綈厚繒也音大奚反）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師古曰孽妾賤者也）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師古曰舛相違也）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盜賊直須時耳（師古曰言待時）

䟽然而獻計者曰毋動以剛不可動詰拄天下爲大江以如漢
語者大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鄭古曰無等冒上
也師古曰進討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臣近曾上章以風俗僭侈之綸擬制度使上
下不僭侈務節儉皆富民之本在於節儉民
富矣君孰與不足致太平之風無出此 錐
聞已有施望聖慈留意

六

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時諫舜
禹者十餘人食器之間苦諫可也遂良對曰雕琢害

農事纂組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
金爲之金器不已必玉爲之所以靜靜臣必諫其漸
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太宗以爲然因言夫爲人君不
憂萬姓而事奢淫危亡之機可反掌而待也

七

唐太宗謂侍臣曰夫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
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
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八

唐史論魏徵與文皇討論政術往復應對凡數十萬
言其救過於遠能近取譬其實根於道義發爲律度
身正而心勁上不負時主下不阿權倖中不私親族
外不爲朋黨不以逢時改節不以圖位賈忠所載章
疏四篇在徵本傳可爲萬代王者法

九

唐明皇先天元年大獵於渭川侍中魏知古獻詩一
篇曰嘗聞夏太康五子訓命□我后來各行三驅盛
禮張頎時膺講武事功揚奔走未□及馴飛豈
暇搦非熊從渭水瑞翟想陳倉此欲誠難縱茲遊不
可常子雲陳羽獵僖伯諫漁棠得失鑒齊楚人恩念

禹湯成熙諒在宥亭毒匪多傷辛甲今爲史虞箴遂
孔彰明皇覽之手制詔曰夫詩者志之所之以寫心
懷寓諷諭今之是故楊雄陳羽獵馬卿賦上林爰
自風雅率由茲道朕頃至溫泉觀省風俗時因暇景
撥渭而畋方開一面之羅或示三驅之禮射熊殺獵
遂有箴規己子不述自非誠欵夙著孰能繼於此耶
賜物五十段

十

唐穆宗嘗謂侍臣曰國家正觀中文皇帝躬行帝道
治致昇平及神宗景龍之間繼有內難皇帝平定而

興復不易而嘗名最盛歷年長久何道而然宰相崔植對曰前代創業之君多起自人間知百姓疾苦初承丕業皆能勵精思理太宗文皇帝特禀上聖之姿同符堯舜之道是以正觀一朝四海寧晏有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之屬爲輔佐股肱君明臣忠事無不理聖賢相遇固宜如此明皇守文繼體嘗經天后朝艱危開元初得姚崇宋璟委之爲政此二人者皆天生俊傑動必推公夙夜孜孜致君於道璟嘗手寫尙書無逸一篇爲圖以獻明皇置之內殿出入觀省咸記在心每歎古人至言後代莫及故任賢戒欲心帰沖漠開元之末因無逸圖朽壞始以山水圖代之自後旣無座右箴規又信奸臣用事天寶之世稍倦於勤王道下斯缺以建中初德宗皇帝嘗聞先臣祐輔開元天寶治亂之殊先臣具陳本末臣在童丱卽聞其說信知古人以韋絃作戒其益宏多陛下旣虔心復■示望以無逸爲元龜則天下幸甚穆宗善其對

臣恭以仁宗皇帝聖德勤儉因御前親試進士以無逸爲元龜爲賦題乃知聖意所存深遠

十一

盧懷愼貞觀中上疏其一曰臣聞孔子曰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尙書云三載考績校其功也昔子産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一年而人歌之曰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孰殺子産吾其與之三年而人又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産敎之我有田疇子産殖之子産而死誰其嗣之終有遺愛流芳史策子産賢者也其爲政尙累年而化成況其常才乎臣竊見比來州牧上佐及兩畿縣令下車布政罕終四考在任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卽遷除不論課最或有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望争求冒進不顧廉恥亦何暇爲陛下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禮義未能興行風俗未能齊一戶口所以流散倉庫所以虛空百姓凋弊日更滋甚職爲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下從其敎吏知遷之不遠又不盡其力偸安爵祿但仰望養資望陛下雖勤勞之懷宵衣旰食然恍侍路啓上下相蒙共爲苟且而已寧盡至公乎此國之病也此胃謂所謂癬疥之病乃小小者耳此弊久而不革臣恐爲膏肓雖和緩不能療豈疥癬而已哉漢宣帝總覈

紹寶興理至化貢簡良二千石也就增秩賜金以旌
其能而不遷於潁川前代之美又古之爲吏長子孫
倉氏庾氏即其後也書云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
攸聞臣請諸州都督刺史上佐及兩畿縣令等在任
未經四考以上許遷察其課効尤異者或錫以車裘
或就加祿秩或降使臨問并璽書勸勉若公卿有闕
則擢以勸能其政績無聞及犯貪暴者免歸田里以
明聖朝賞罰之信則萬方之人一變於[illegible]矣致此之
美革彼之弊易於反掌陛下何惜而不行哉

奏乞立制度使元祐

臣竊以數十年來風俗僭侈車服器玩多踰制度以
致士民之家率多貧乏不守廉節夫爲國之要在乎
富民富民之要在於節儉民既富矣孰與不足臣
欲乞選差官檢詳唐室至於朝廷令式參定制度隨
時制宜務令簡當可久遵行庶幾上下有分不敢僭
修風俗自當淳儉太平可以馴致

臣嘗觀唐史太和中僕射王涯奉勑詳定制
度頗爲精當終爲權貴沮格不行朝論惜之
然涯之所以亦甚煩密臣今所乞因須簡當
可久遵行其王涯所定今亦錄本進呈臣伏
詳悟御三品四品官方得衣紫衣朱緋見近
侍及朝班之內衣朱紫者極多着綠者甚少
蓋是特推恩賜者頗衆臣謂服以章有德自
古所重臣乞今後非品秩當得朱紫乞舊着
令例合得外乞慎賜服

文潞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奏議一

乞兵部廂軍密院置籍 元祐二年

臣以樞密院總內外廂禁軍自來並係密院置籍所管今以新制並不管廂軍皆送尚書兵部且密院謂之本兵之府豈可內外五十萬廂軍却無籍拘管緩急出軍行師廂禁皆用況廂軍不獨用於諸般營造雜役兼自來如廣南槍手綱丁及諸州鄉兵亦是密院有籍欲乞令密院依於兵部取索廂兵等人數於兵籍房置簿拘管逐年揭帖常見實數亦不煩費緩急差使易為照會即不妨尚書兵部依近制主管取

進止

奏戶部事 元祐二年

臣以戶部尚書乃昔之三司使之任掌邦計財賦出入無不同知則國用取濟今當以昔之三司使之任悉歸戶部財賦盈虛可以經制不誤大計自尚書侍郎以下慎選而久用之庶幾集事尚書侍郎即是三司使副之職郎中員外乃昔之判官之職此國之大計乞垂留聖意

奏除改舊制 元祐二年

臣近面奏聖旨具自來除授官職次序一本進呈臣今略具除改舊制節目如後

吏部尚書選人兩任親民有舉主陞通判通判兩任滿有舉主陞知州軍此已上敘陞今謂之常調知州軍有績効或有舉薦名實相副者特擢陞轉運使副判官或提點刑獄府推判官今謂之出常調轉運使有路分輕重遠近之差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為重路歲滿多任三司副使或任江淮都大發運使發運使任滿亦充三司副使成都路次三路任滿亦有充三司副使或江淮發運使任滿充三司副使京東西淮南又其次江南東西荊湖南北兩浙路又次之二廣福建梓利夔路為遠小已上三等路分轉運使副任滿或就移近上次等路分或歸任省府判官漸次擢充三路重任以至三司副使內提點刑獄則不拘路分輕重除授轉運使副者府判官或隨急籍才差知大藩鎮者共歸亦多任三司副使或自除脩撰待制者

三司副使歲滿即除待制有本官是前行郎中少卿或除諫議大夫者有資淺而除集賢脩撰充都轉運使後亦除待制

三院御史舊制多是兩任通判已上舉充歲滿多差充省府判官或諸路轉運副使累遷至三路歲充三司副使又歲滿除待制御史或言事稱職公論所推即非次拔擢繫自特恩

正言司諫自來選擢無定制或兼帶館職文行著聞或議論識體方正敢言朝廷所知臨時不次擢用本無常法三館職事本育才待用之地例當在館久任其間資地人品高者除脩起居注即令起居遷知制誥有闕即試補即令中書舍人

已上並舊制甚別資品履歷次第除注之法與今未官制或小異而大同更乞與三省參詳進呈

奏夏國事元祐年

中外臣僚上言夏國受朝廷封冊恩禮極優錫賚尤厚而敢忘恩背惠輒行公牒傳送彊吏自絕于天不脩貢奉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共怒乞行天討以正有罪欲乞降詔邊帥及出勑牓以諭中外若朝廷姑務息民推天地之大德曲示含容抑群情之怒終不與醜羞計較即乞明諭邊臣嚴加守備靜以待之必取全勝所有朝廷續遣大兵且令分屯次邊州軍以備緩急邊上句抽

進無逸圖元祐二年

臣伏觀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後代聖君皆本為至戒以成治化以克永世臣又觀唐史見宰相崔植對穆宗云玄宗初得姚崇宋璟為宰相二人者夙夜孜孜致君以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一篇為圖以獻玄宗置之內殿出入觀省記念在心每歎古人至言後代莫及故任賢戒欲心歸沖漠開元之末因無逸圖朽壞始以山水圖代之自後既無座右箴規又信姦臣用事天寶之末稍倦於勤上躬於斯缺矣今陛下歷心求治伏望以無逸為元龜穆宗善其對臣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稽古緝學思[illegible]開月御邇英延儒臣講讀經史臣又觀邇英北壁有仁祖朝講官王洙所寫無逸圖臣慮禁中或未有此圖輒敢寫錄四軸并一卷上進望於殿內張掛置於几案以便聖覽臣愚不勝區區之至

奏吏戶刑部官久任

臣伏觀先朝復尚書省六部二十四司欲其分治職事悉如唐制臣竊以尚書省吏部典選戶部掌邦計刑部主國法此三部最為重而侍郎郎中員外多不久任遷轉頻數未熟本部職事已見遷改必致吞吏

乗隙作弊行遣迂滯臣欲乞三部郎中員外須令並滿四年理為兩任逐任與陞資序立為定制經久遵行內吏部戶部司封司勳考功度支金倉部亦須再任與逐任陞資上件二部郎官佐本部長官主判逐曹任官材掌邦計主國決皆是國之重事伏望聖慈詳察爲賜施行

奏疎決刑獄 元祐三年

臣今日登延和殿奏為孟閏以二十二日御殿疎決決禁繫罪人當日降雨尚[illegible]恐外處州縣有未周足處乞下逐路監司令分巡部下州軍催促刑獄疾速斷放免有寃滯因錄先朝御批劄子進呈奉聖旨令進入

奏中外官久任事

臣以中外任官移替頻速往往不久有如驛舍無由集事何以致治故累曾上言乞中外官各令久任須滿資考近日以來遷改尤為頻數蓋由風俗躁競例欲速遷輕政者或避怨謗不能鎮靜欲望中外治安未可期也臣欲今後凡差除中外官並具見在任官年月滿未滿須令任滿方得交替如是急速藉才須要其人則不拘此制其任補得替之官須具在任實有勞績方與照會合關陞差遣所貴官吏自此不敢苟簡欲速百職自然脩舉取進止

臣累曾上言以吏戶刑部官屬主大選大計刑罰并外任監司及親民之官並須久任此繫朝廷致治之本不可忽也今乞與三省更申明祖宗舊法遵守施行

奏監司舉官事 元祐三年

臣竊見諸路監司及州郡帥守薦舉部下官吏但務極稱才行不考實狀其間多徇告囑頗誤擢用臣乞今後凡薦舉官並於舉狀內直具在任的確明白事迹及本人素來行實為衆所稱方與上等記録或有任用更加詳察取進止

奏坊監草地令百姓出租 元祐三年

臣竊知太僕寺在京院坊監牧馬草地其間甚有自来不占牧馬不到去處係人戶斷撲租佃客貧民採捕漁魚種植蓮藕入城貨賣以資口食今聞太僕寺為係牧馬地內一例勾收入官臣問得本寺官及供到細狀稱上件不占牧地可以依舊令人斷課租佃濟貧民並無妨闕况今来下民艱食之際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令依舊出課租撲以紓近京貧下之民取聖

旨

奏鬼章事 元祐三年

臣以謂始會鬼章於法便當誅戮朝廷推天地大恩貸其性命無欲係其二子之心使感國恩不為邊患則西邊事簡兵必可減用度亦省今因阿里骨使人既來若令一見鬼章即其子信其父在若更與補一至下虛名使與李除羅抹同日遊寺燒香寺庭之間邂逅一見亦不能通傳言意即羅抹歸具言相見之所則結㖿捉等深信父在尤當感恩或謂鬼章有罪之人難虛名小官亦不可授且如西賊李崇貴誘殺保安知軍楊定其後策常執送崇貴來先朝亦貸其命授以官李繼捧與繼遷叛與大兵討伐生擒繼捧來獻亦貸之授上將軍封宥罪侯此並是前朝推恩之例如此甚多若李除羅抹到京數月不見鬼章歸蕃之後結㖿捉等必切詢其父之所存却云並不曾見即結㖿捉必疑其父亦被誅戮他日鬼章以病故其子亦必不信豈不深恨非時點集所部於熙蘭側近作過或堅求夏賊與之合縱分右吞廝之界作過即西邊兵屯未可減用度未可省亦須稍煩西顧然臣以謂令李除羅抹一見鬼章於朝廷有何損屈而議者或堅謂不然即不知有何利害臣竊惑之兼昨日簾前臣具以此議上對亦蒙聖慈以此為便後於都堂又集議却聞備有聖旨未即本詔者伏乞聖慈詳諸臣議蚤賜從長處分

如啗氏校尉之與乃九品武階又無請受向時多是諸州牙校假之結㖿從初亦知其父上京不殺又劉舜卿亦以委曲報結㖿促云鬼章見在東京照管甚厚今李除羅抹歸蕃却云不見鬼章其子豈不疑恨即朝廷貸鬼章之命都無所濟

又

臣於二十七日上劄子言鬼章事必已付三省今曉密院人吏來呈文字云候第二番阿里骨使人來令見鬼章臣以謂終是令見鬼章何候後番兼第二番使回又須更四五箇月若前番使回云不見鬼章必是疑訝兼聞阿里骨第二番使人七月十日到闕欲且令第一番使候第二番人來令起發因而同見鬼章為便取進止

臣以謂議者不欲令見鬼章令又令候第二番使人來令見之終是令見又何須如此疑難臣

諸臣必有明切議論利害分明臣安敢不從

奏知州通判理任元祐三年

臣伏覩熙寧勑并元豐四年條貫內地知州通判知縣並以三年爲一任此正合唐虞三載考績之義甚爲稽古之政法蓋親民之官久於其任則民安其政故漢唐以來郡太守或有治狀則增秩賜金留以久任近覩元祐元年四月敕下知州通判並以三十箇月爲一任臣以謂三年爲一任不爲稽古之義法乃先朝之定命施於官政極以爲便此必是吏部以在部守待知州通判待闕之官甚多少得近闕差注遂欲促其年限殊不知雖暫時下差注得一番待闕之官即替回若却多待闕者却衆徒有更張並不濟事又非三載考績之義臣欲乞且遵用三年一任之法取

進止

右通判以三十箇月爲一任即五年成兩任便陞入知州則知州之闕轉多

文潞公文集卷第三十

奏議

奏黃河事

臣竊見朝廷指揮都水監令於黃河沙堤第三鋪開分水口分水入孫村口入故道以紓北流決[illegible][illegible]之患水官以開第四鋪口恐水勢東流水猛上流舊堤久廢未甚完固且於第三鋪開口漸減水勢入孫村口故[redacted]今開第一鋪口所減黃河水勢東行已甚湍急乞速降指揮下大名府并恩州督責上下官吏日夕分頭赴河上照管横隄順水隄金新隄及二股河下西恩州北分隄防並須完固勿令小有疎虞取

進止

奏賜儒行中庸篇并七條事

太宗淳化三年二月詔以新印儒行中庸篇賜中書密院兩制三館御史中丞尚書丞郎給諫等人各一軸先是御試進士日以儒行篇為論題帝意欲激勸士人敦修儒行故特命雕印至是首賜新及第舉人孫何等及宰輔近臣臺閣臣僚并銓司選人聖旨諭令依此修身為治仍各於聽事所展掛終身遵奉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帝作文武七條其

文臣七條曰一曰清心謂平心待物不爲喜怒愛憎之所遷則庶事自正二曰奉公謂公直潔己則民自畏服三曰脩德謂以德化人不必專尚威猛四曰責實謂專求實效勿競虛譽五曰明察謂勤察民情勿使賦役不均刑罰不中六曰勸課謂勸課丁民勤於孝弟之行農桑之務七曰革弊謂求民疾苦而釐革之以賜京朝官任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府軍監通判知縣者武臣七條一曰脩身謂脩飭其身士卒有所法則二曰守職謂不越其職侵撓州縣民政三曰公平謂均撫士卒無有偏四曰訓習謂教訓士卒勤

習武藝五曰簡閱謂閱視士卒識其勤惰勇怯六曰存恤謂安撫士卒甘苦皆同常使齊心無令失所七曰威嚴謂制馭士卒無使犯禁以賜節度使以下至刺史及諸司使以下任部署鈐轄知州軍縣監押駐泊巡撫者又以禮記儒行篇賜親民釐務文臣其幕職州縣官監務使臣仍並賜敕戒勵令崇文院刻板摹印送閤門分給之初帝謂輔臣曰羣臣上殿者朕各以所職戒之漢制刺史以六條問事魏有五條皆行五條武臣有諸葛亮七戒朕昨著辭思以勗勵諸臣又先朝嘗賜近臣儒行篇可并以賜之八年利州路

轉運使依奉詔令於逐州州軍皆以所賜七條刻石或書于公著之廳壁從之

臣伏以先朝賜臣僚儒行中庸篇及文武臣七條所以激勵士大夫脩飭行檢及中外臣僚謹奉官箴其出外任者朝辭日各賜一本仍令閤門丁寧宣諭凡在臣下靡不恭承而奉行慶曆中先朝以久罷賜七條儒行中庸篇嘗降詔書申明然而後來臣僚多不受賜無所警策不知士行不完進取無恥官守失職苟簡無功臣欲乞舉行此法依例於朝辭日閤門給賜及宣諭誡勵之臣愚以謂敦奬士類鎮靜風俗激

勸官吏治守忠廉斯乃爲治之大本馴致太平之道故敢緝此區區仰干宸聽庶裨聖政伏乞付外施行取進止

臣昔任河東路轉運使每巡按部下州縣守令廳事屛風並無書寫七條雖間有刻石者亦無幾又文字細暗難以朝夕披閱用爲訓誡

進故事十門 元祐四年八月

臣伏以皇帝陛下聰明文思圖學求治閒日御邇英接儒臣講經義所考古道聖德日新臣得陪侍講筵竊深慶幸今輙率愚管之見於先朝所纂册府元龜

中帝王門類內節錄十門分為十卷上進以備乙夜
之觀庶幾塵露之微粗裨聖德臣不任區區之誠

奏勤恤民隱事

臣於四月二十九日至西京見本京進奏官申狀錄
報皇帝太皇太后詔書以歷時災旱宿麥幾損秋稼
未立上軫聖念引咎歸己特減常膳有以見聖心焦
勞得若湯罪已應天之義然臣尚在都下竊見東西
使命詢其雨澤稼穡次第多云近已得雨苗稼滋茂
臣既出京到洛見緣路民田宿麥秋稼悉如聖詔所
及深慮向去小民艱食即聚為寇盜伏望嚴勅監司

覺察守令勤恤民隱勿致煩擾及督責巡檢縣尉屏
除賊盜令境內清肅人戶安居救荒之政各在究心
諸事預防庶無後患

奏久旱乞不追擾事 元祐五年五月

臣聞化國之日舒以長蓋不奪民時不妨民力故日
力有餘而歲收有望臣竊以自春以來時雨愆亢人
情惶惶謂必艱食至今月八日大雨霶霈旋民讙抃
急於田事老幼就功力穡有秋正在今日但慮州縣
親民之官不知農事之急以小小詞訟勾追證逮禁
繫淹延至於隨司門留廣行拘繫煩妨農作臣欲乞
下諸路久旱郡縣當此農事急切之時民間小可詞
訟鬬爭一切且罷追擾除事干人命及劫賊急竊公
事即依常施行

奏西邊事 元祐六年八月

臣近得趙卨書云金城疆界未定止緣新壘侵占稍
多虜情未易輕捨至今遷延若非朝廷堅守大信終
始羈縻必恐再開邊隙民力豈易堪耶臣又見卨之
奏草云宥州累牒稱蘭州等處將自來無人守把城
寨設計賠償人騎守把却稱是元豐年修築乃是昏
賴之詞驗此南界邊官不欲夏國與朝廷通好況延

州是自來府事計會之所今又一向就利自黨比等
事情何嫌分雪若又一向固拒全不聽采夏國亦慮
難盡臣子之節今來賊意已窮無稱無處分雪必恐
作過此際開邊吏邀功之人乘間盜利昨朝廷
恩彼誠自并其心生靈何所負耶臣重惜朝廷頻累
年恩信一旦爭尺寸之利而失安邊之大計臣詳趙
卨之奏甚切亦恐邊吏爭小利以邀功賞為國生事
臣伏覩二聖臨御以來威撫戎狄皆得其心邊境不
聳中夏安寧今來夏國有此赴訴趙卨又有奏陳臣
雖未知其詳伏望令三省熟計而審處之若事未明

白未能便决定可否聞且令趙高徐報之如周朝元振之答吐蕃論欽陵之請無自塞其來意且為計以緩之使其惡意不得與萌亦御戎之中策也臣又料此賊計見朝廷以此恭順不疑其心自去冬今春以邊儲有限自罷西邊戍兵數萬即謂邊備已解恐乘此作過臣以謂不得不過慮也謹具奏聞

文潞公文集卷第三十

文潞公文集卷第三十一

進尚書孝經解

臣伏以皇帝陛下間日御邇英閣令講官講尚書又閣之南壁張孝經圖出入觀覽有以見陛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至德要道孝治天下臣今輒於尚書諸篇中節錄十篇及孝經諸章中節錄六章進上以備禁中清閑之暇研究義味或時令講官節録疏義進入上資聖德務求治之意臣伏讀尚書序云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舉其宏綱撮其機要典謨訓誥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然則後代聖帝明王莫不祖述寶為大訓恭以皇帝陛下聰明文思稽考古道日御邇英延訪經義方命講官講解尚書孜孜不倦所以聖德日新比隆堯舜臣以叨侍經筵輒於尚書三十二篇采其切於資益聖治宜於重復溫故者凡十篇録進篇別有後序所以發明本篇之大旨所冀便於乙夜之觀

堯典

堯之聖德蕩蕩難名而此篇極簡要亦仲尼舉宏綱

撮要之理如篇之所載者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分命羲和典掌四時使民務農利用厚生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斯皆後世聖帝明王所當祖述而模範之臨文而三復之故摘其目以叙之

舜典

虞舜之德重華協帝故列于二典後世作者雖三王之盛不可及已篇之所載命禹作司空而下至于四岳十二牧百得其人庶績咸治流放共工驩兜竄三苗殛鯀四凶人而天下咸服故曰舜有大功二十此所以重華協帝

大禹謨

禹稷皐陶共贊舜當君臣同寅咸有一德故矢厥謨成厥功曰俞曰都乃君唱臣和之義其謨則有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罔咈百姓以從己欲斯皆上下交儆以成聖功舜禹之所以為聖帝明王以此

皐陶

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慎厥身脩思永由升以言曰俞皐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臣以舜禹之時君臣謨議之協本後王所宜為法

益稷

此篇所載禹戒舜曰慎乃在位帝曰俞受禹之戒其言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庸作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臣謂斯言可為深戒

伊訓

篇云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

降之百殃臣以尹之斯言愛其君忠於國可謂至矣為君宜如此時君固當尊禮其人信受其訓

洪範

天地之大法其類有九而敬用五事曰貌言視聽思茲乃人君尤當慎思之蓋人君言動則左右史書之為訓不可不慎也故臣以此篇五事為重

無逸

此篇周公以戒成王曰君子知其無逸乞知稼穡之艱難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自今嗣王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故成王能承其訓戒乃

為今王至唐開元中作無逸圖置於禁中出入省覽
以為龜鑑臣亦嘗録此篇為圖以進以助聖覽伏望
曲留睿意

立政

周公告于成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自今立政
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蓋有天下國家所切者任人
得賢則治非賢則亂

周官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唐虞稽古
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

惟其人又戒庶官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以公滅私民
其允懷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
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成王稽古建官為治之
本後之帝王所宜詳慎

奏孝經圖事

臣以官忝師保得侍邇英伏覩閣中有仁祖命學士
蔡襄所書孝經圖張於御壁以便觀覽有以見仁祖
孝德在躬推廣以及天下恭以皇帝陛下天資聖德
行在孝經嘗開令講官備録經義進於禁中臣伏望
陛下日省而時思之

又進尚書二典義劄子

臣伏覩尚書序曰仲尼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
於周所以堯舜二典為書之首篇垂世立教示人主
以軌範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堯舜二典並
云曰若稽古帝堯帝舜以謂二帝並能順考古道而
行之乃知人主之聖必由稽古恭惟皇帝陛下日御
經筵侍講官論尚書稱聰明文思稽考古道垂意於
安天下之安天下安其臣以衰殘忝位保傅得侍經
闈為幸已深又不自揆輒於二典之中采撮事義數
條兼以訓傳或理有切近治體亦以愚短之議附之

庶幾粗有所補夫以齊之霸國而孟軻陳堯舜之道
於齊王之前欲勉進之今臣遭堯舜之時陳堯舜之
道固其宜矣臣愚不勝區區之誠謹録以上進

堯典

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敬授人時羲氏和氏世
掌四時之官臣某曰王者尊居億兆之上所敬而畏
者惟天為大故欽順之乃命官分職恭授民時分命
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平秩東作宅居也東表之地稱
嵎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羲仲居東方之官
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也申命羲叔宅南交申重

也言夏與春交治南方之官所居平秩南訛字啟化
化平叙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分命和仲宅西曰
昧谷平秩西成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
谷居治西方之官掌秋之政萬物收成故平序之以
助成物申命和叔宅朔方平在朔易在察也北稱朔
易謂歲改易於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
臣某曰帝堯上以敬順天命下以恭授人時使
此羲和氏之四人各居其方以布四時之令春
序其農疇興作之功夏致其生物化育之事秋
秩其百穀成收之宜冬察其一歲豐儉之實更
久於職官脩其方民變時雍庶績咸治帝乃命
六
舜歷試諸難
舜典
舜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舜陳典刑之義勅天
下使欲之敬之流共工于幽州象恭滔天足以惑世
故流放之放驩兜于崇山黨於共工罪惡同竄三苗
于三危三苗國名為諸侯號饕餮也殛鯀于羽山
方命圮族績用不成殛竄放流皆誅也四罪而天下
咸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奮起庸功載
事也訪於群臣有能發其庸功廣堯之事者使宅百

揆亮采惠疇亮采惠順也求其人使居百揆信立其
功順其事者誰乎僉曰伯禹作司空僉皆也帝曰俞
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俞然也帝曰棄黎民阻飢
汝后稷播時百穀衆人之難在於飢汝后稷播是百
穀以濟之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品謂五常
遜順也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布五常之教帝曰
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猾亂也夏華夏也攻刼曰
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汝作士五刑有服
士理官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服從也言得輕重之
中正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作共
七
工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
益汝作朕虞虞掌山澤之官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
三禮僉曰伯夷三禮天地人之禮也帝曰汝作秩宗
主郊廟之官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胄長也謂元
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
和祗庸孝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聖疾殄
絕震動也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驚動我衆汝作
納言出納朕命惟允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上
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禹契
益伯夷夔龍六人并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欽哉

惟時亮天工各揚其職惟是乃能信立天下之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三年有成可以考功九載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也庶績咸熙

考績發明衆功皆廣

臣某曰舜旣紹堯熙帝之載以請治天下者必先任人人有善惡必須審知故曰在知人在安民故曰知人則哲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苟不知人則賢愚善惡混淆不分善善惡不可並用惡人道長則善人道消當須屛去姦惡可以登用善良故其始也先去四凶而天下服然後咨詢

岳牧而用禹稷皐夔而下二十有二人天下大治又命龍作納言戒勅之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讒邪之人事在潛殺善良舜深疾之納言喉舌之官出納王命必在忠信故舜受命而切戒之唐以來納言之名不改隷門下省至於本朝頗循唐制以侍中爲門下省官長侍郞爲貳並爲執政官所選愈重必協僉論又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古之任官必在於久久則有功可以考其績効故先朝之法省寺監官並以三年爲任循古之美法也義當遵守如其稽才不次任用則雖拘常制臣學述荒淺不足以發明但以狂言聖擇冀有少補

文潞公文集卷第三十一

陳乞

乞罷男機宜

臣男宣德郎守太子右贊善大夫管勾永興軍一路安撫使司機宜文字恭祖昨以臣被詔赴闕將帶隨行結絶本司文字今並已了畢欲乞依例隨本使罷任朝見歸班取進止

臣男恭祖應潛中自鳳翔府簽判罷任赴闕臣方在政府自乞迴避並不令就差遣今來忝陛朝籍須逐日赴朝參與百官同班次恐涉譏議只欲令於審官院依例就一合入遠闕庶免逐日與趨朝官相接合具奏知

乞差使臣

臣隨行合差指使三員臣昨丁母憂已發遣使臣兩員歸班今却差侍禁姪宗望殿直呂世良充隨行指使所有逐人各係合入親民差遣欲乞各理為親民差使取進止

其姪宗望呂世良並係免短使合入親民差遣人數乞依例各支與大添支請受

乞張恩恩澤

臣昨丁母憂河南府差教練使張恩管勾墳塋葬事首尾三年有餘幹事得力欲望朝廷量賜恩澤於本人牙職上遷補一資取進止

乞郭宣恩澤

臣有隨行教練使郭宣隨臣勾當近二十年有行止得力今者因臣恭恩移鎮欲望朝廷改補一三司大將名目且在臣處驅使取進止

乞門客張瓊恩澤

臣有門客教授張瓊孚舉進士南省下第先於皇祐五年以臣奏薦恩授試將作監主簿不理選限自後本人又曾經應省下今來萬係先朝皇祐二年明堂已前到省舉人合該免解欲望聖慈念其久歷科場家貧親老未霑寸祿乞補一三班差使名目量與減年轉補借職取進止

請假劄子

臣昨暫請服藥假兩日伏聞特降中使就臣私第傳宣撫問臣已於今月二十六日早赴樞密院管勾本職公事訖謹具奏聞謹奏

已具狀附傳宣中使奏謝去訖

謝男貽慶拔授文資及章服表 元祐

臣某言伏蒙聖恩除臣男供備庫副使蕭通事舍人同勾當軍頭引見司貽慶充奉議郎守尚書都官員外郎并賜緋魚袋者仍擬告詞謂老臣勤勞三世粗有微勤以為息之拔文資特推寵命舉族知幸受恩若驚臣誠榮誠感頓首頓首切以朱紱身章文昌郎位皆為殊選悉畀非材仰戴丘山如臨淵谷此蓋伏遇陛下深仁育物道廣納荒既不棄於前勞亦兼錄於閥閱致茲蒙假過有不虞敢不嚴以教忠勤於從政力著消微之效仰酬覆燾之私臣無任

陳乞第五男人同西京差遣

臣先依勑於西京立家廟四室臣多在闕下守官或外守方面則西京常有子弟三兩人在彼守官以奉家廟四仲祭祀今以臣諸子並丁母憂解官特服並無子弟在西京守官奉祀今有臣親堂弟朝請郎大同近因相州簽判得替欲望聖慈乞差充西京一合入差遣所貴家廟歲時得人奉祀取進止

奏程珦葬事

臣切聞太中大夫致仕程珦身亡珦素稱清介守分安貧久歷外任皆有聲稱身沒之後家甚索然只有一子程頤素稱學行見推士林向為邇英講官因緣

經義開陳治體上資聖政今其父之亡窘於襄事伏望聖慈特賜矜憫優與賻恤以周其急伏候進止

奏孫男扶掖

臣有長孫男右通直郎永世自來每遇臣入殿扶掖近蒙恩除權發遣提舉三門白波輦運公事奏聖旨令候扶掖了日朝辭今來本任闕官日久春運見待及已差官管押牌印到京多日臣近有以次孫承事郎康世自西京來迎接臣到京欲乞令康世暫權扶掖替永世交割管勾赴任取進止

奏富相公薨乞與免納馬價錢（元豐六年十一月）

臣勘會武寧軍節度使行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鄭國公富某於今年閏六月二十二日因患身薨所有前後未納馬價錢見蒙省符催理今來住罷請受無可赴納謹具劄子奏聞伏望聖慈下有司依例特賜除放謹奏

文潞公文集卷第三十二

乞罷重任

御書批荅（皇祐元年）

御近進乞解罷重任為遜非出於私實使於公似有所妨今正使御當共國政推誠委用若臣同僃所求難從所使更不消卅上封章乞退所請宜不允付文求

第一劄子（元豐二年）

臣伏蒙聖慈以臣上表乞解重任求領近郡特降宸翰封還臣章諭以多昔上者君父之命理當必從臣

了之志亦有所守臣蒙被厚恩忝冠近位豈欲輕[illegible]軒幄自取疎外誠以年將衰晚精力減耗不能則止須合自陳若覥然冒禄必當攘官析解樞衡須假符守庶竟職責稍息疲癃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必賜開可無任

又

臣以非才久塵重任衰老疲薾力不勝任惟以至誠上干宸造必祈矜憫俯賜俞從雖更多言無易此懇豈敢喋喋徒煩聖德切見知河陽陳述古到任已久臣雖愚短願假符守猶冀勉竭駑鈍而願臣無任

又（辦同手劄封四十一）

臣伏蒙聖慈以臣上表乞守外郡特賜批荅不允仍令斷來章及差中使傳宣撫諭即時已附狀先具奏謝伏念臣於今㑹得對嚴宸且陳至懇必期天造俯從人欲豈謂犬馬微志未能回盖高之鑑伏地循省但極兢惶臣被遇三朝豈敢輙圖安逸實以衰朽難當繁務既得許從外補稍遂休養異時或委繁使豈惜捐軀論報又以今兹表裏窮謐愚臣方敢陳請伏望聖仁憐察必賜俞從臣無任

又

臣累上章表瀝竭至誠未蒙天慈矜察雖欲再三披露無易前懇固不敢重複煩言仰凟聖慈然屢為詔旨伏積兢惶亦不敢輙自歸司敗少於沽激今當待罪私門恭俟朝命萬一天慈矜恕俯徇愚懇許從外補稍貸疲駑則老臣蒙更生再造之恩不勝天幸謹具奏聞伏候進止

又

臣伏蒙聖恩特降中使封還臣今日所上劄子及傳宣撫諭使令供職者螻蟻微誠不能感動天意又以屢蒙詔旨退伏私居以待嚴譴雖至仁寬貸而未俞

勤請區區所懷隕越無措臣猶尚冀天慈垂憫從欲
所欲假以外補稍寬疲薾情迫於中言無倫次臣不
任惶恐俟命之至謹具奏聞伏候進止

又 熙寧四年

臣伏蒙聖慈封還臣所奏劄子以臣陳乞外補未賜
俞從仰味聖言伏增感懼切以犬馬之微猶知戀主
況臣奉事左右行將五年至仁涵容厚禮優假豈當
輕去軒陛自取疎外直以衰老疲劣勉強不前復緣
是虞覆水加懍然每欲陳情必深愧畏内惟悃愊終
冀俯從伏惟陛下天地大恩日月委照俯從所欲俾
守外藩勉其未長尚可圖報臣無任

又 熙寧五年

臣內訟非才久塵大任已歷識懇仰叩高明祈解樞
機之近司并還將相之兩綬得以散秩假守便州必
冀聖慈俯從人欲重念臣齒髮衰殘精力減耗不能
則止自知甚明當退一也久妨賢路無補聖政當退
二也賦性孤拙與時多迕當退三也所當退者三而
晏然尸位陛下聖明以臣為如何人天下清議以臣
為不知止臣雖懇款不敢夙夜以思不遑啓處
恭惟天地至慈不使一物失所伏望亟發俞音俯遂
勤請臣無任

又

臣聞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
如臣不才可謂無用臣自叨樞院首尾八年訖無獻
為上贊述作官忝宰土任居論道而無一論可裨聖
政職爲常伯責在納言而無一言可回天聽加之衰
朽寖以耗竭乃保若斯靦顏至甚是敢少傾懇悃荐
拜封章祈解樞機之近司并還將相之劇任得以散
秩假守使州庶遠人言逸妨賢路伏望陛下憐其舊
物俯以寬恩不責曠官亟從所欲臣無任

又

臣伏蒙聖慈以臣乞解重任未賜俞可特降中使封
還臣所上劄子并傳宣撫諭已具奏謝切念臣年齒
衰殘難任樞務累年以來頻乞出補閑郡聖慈全度
終未允從今以西事向寧及密院忝除副使臣方敢
再申前請必望聖慈俯從所欲臣無任

又

臣以累具奏封乞解重任私居俟命未奉俞音荐從
聖聰臣自前月入見陛降俯伏及歸私第左膝轉加
腫痛欲望聖慈許臣在假五七日將息稍得平愈即

當入見伏俟進止

又

臣以衰老不才久玷樞院比年以來奏章數十上祈解重任乞從外補聖恩存録未賜允俞蓋犬馬微誠不能上動天聽日勉一日于兹八年精神内竭筋力外耗今以邉事寧息乃伸前請必冀聖慈俯遂人欲臣復内訟才拙識輕精明不能洞機微重厚不能鎮浮薄於國之謀固多疎闊為臣之義自當退黜伏望聖慈閔憐舊物尚假寛矜終賜保全早從所欲臣不任

又

臣累乞外郡旦以衰老無補勉強所難惟望聖慈矜貸許其均勞累蒙敦諭令赴朝供職雖出對天光口陳誠懇陛下必加存恤未容解去臣子之情仰荷宸意難以喋喋固辭須至不避厳誅有違聖旨俯伏私居必其得請臣無任

臣辭窮意切伏望聖慈早賜矜可

又

臣皇恐臣之至誠危懇備瀝於累章而天聽尚未賜俞允仍俾亟復其位未即奉詔伏深惶懼嚴誅重譴所不敢逃然臣所恃者聖仁如天必加矜察是以不避再三之瀆猶敢控陳伏望閔臣久勞精力耗竭許從外補以保衰年臣無任

又

臣累具奏章乞外補未蒙俞可及連遣中使撫諭亟令供職愚誠懇切久不奉詔以是自訟俯伏待罪然猶仰恃聖慈必從所請臣無任

又

臣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封還臣乞外補并待罪劄子及傳宣撫諭已別具狀奏謝切念臣止緣衰老無堪

久妨賢路連章累奏罄竭懇誠必望聖慈特賜矜允仍乞於冬至節假前蚤賜處分臣無任

又

臣上章乞守外郡私居俟命于兹累詢今冬節假開伏望聖慈矜允蚤賜處分

又

昨晚蒙降中使撫諭及封還臣所上劄子至夜即聞鏁學士院必謂已降指揮遂臣所請今即知是降德音於河隴臣今不避譴責私居得罪須至再有陳請伏望聖慈矜允

又

臣以齒髮衰殘精力減耗數年以來累乞解罷重任出守近郡聖慈念舊未忍遐棄愚衷雖切天意不從去冬伏蒙聖恩矜其疲薾許至今年同天節後聽從外補德音親被曆旨丁寧復云不須上表即便践言臣今更不敢別上章表仰瀆天聽伏望聖慈特申前命錄臣向時累奏許解重任假守近郡臣無任

又

臣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詔書以臣乞解重任外補近郡未賜俞允尋具狀奏謝伏念臣年齒衰殘精力減耗內省尸素日虞曠敗數年以來懇求外補庶免妨賢而聖度含容未即遐棄緣去冬懇請蒙聖慈憫勞俟至今年同天節後聽解重任許從外補且云不須上表便可舉行臣方敢再瀆天聰必期得請臣竊謂天子固無戲言王者必信出令伏望聖慈憫臣衰疲允臣勤請臣無任

又

臣以去冬親被德音許至今年同天節後聽解重柄出補近郡仍云不須更上章表便可舉行定命臣所以祗且劄子自陳必謂便降俞旨今乃中遣中使特賜答詔加以敎諭亟令復位即非誠領深積慌惶須至別具表章再瀆宸聽倘則矜察允從仍乞只據臣今所上一表早賜處分臣無任

又

臣丹誠至懇已罄竭於累奏更無可陳述惟仰告天慈憫其衰老許其外補聖言可復人欲兼從臣無任

又

臣昨日隨表上手劄子再瀆天慈蓋臣之丹誠至懇已竭極布露更無可陳惟仰告聖慈天地父母哀而憐之俯察危衷許從外補臣無任

又

被俞音令茲邊事既寧老臣必期得請祈天俟命願賜哀憐臣不任

文谿公文集卷第三十三

乞致仕

劄子

臣以年齒衰耄數年之間累上章奏乞致官政聖慈存今舊物未賜俞允今春以來尤加昏耗伏望矜其疲薾聽還印綬俾歸田里以保餘年臣無任

今年二月中蒙聖恩差入內供奉官馮景賜臣詔書不允所乞及不令更上文字臣尋附馮景口陳誠懇俟過同天節獻祝聖壽以表臣子之誠即當更上奏章乞致政不審馮景曾敢奏否

又

臣累乞致仕未蒙允從披露肝誠殫竭辭語惟望聖慈矜允聽還印綬俾歸田閒臣無任

又

臣於五月二十四日再上章及具手劄子陳乞致仕臣至中夏以來頻傷炎暑時若腹疾伏望聖慈憫其衰老聽還印綬許歸田閒天地大恩於臣至幸臣無任

又

臣累乞致仕未被俞旨既緣迫切之誠難避再三之瀆今輒繼陳章奏敷冒天聽兼臣自夏以來暑氣所侵腹疾時作雖欲勉強實難支持伏望聖慈俯詳累奏盛賜矜從聽歸田里臣無任

又

臣以未遂致仕之請乞納使相印綬求領宮觀伏望聖慈憫臣衰老盛賜指揮所冀三伏已前赴洛免冒觸暑以保疲羸臣無任

又

臣犬馬之年七十有五久當致政而章數十上未被俞許迫於激切之誠須至再三之瀆臣今乞還使相印綬求領宮觀職名所冀殘年稍遂休息死有成例伏望矜從臣無任

又

臣累上表章陳乞致仕伏蒙聖慈屢降詔旨曲加敦諭未賜俞從仍俾斷章不令復請臣今祗服丁寧之訓勉從夙夜之勞即欲繼上封章實恐頻致煩瀆然臣桑榆景晚犬馬力殫未遂掛冠深虞覆餗仰祈宸造俯察愚衷俾諧休退而歸庶全終始之節臣無任

又

臣累乞致仕未蒙俞可念臣桑榆景晚犬馬力殫德

薄伎爲任隆責重非惟不勝已久蓋亦勉強難任不
避嚴誅仰干覆造伏望聖慈憫臣羸老聽還印綬許
歸田廬臣今不敢以重複繁詞別具章表深恐頻煩
聖覽止於直布危懇手陳至意所冀易關天聽遂
俞音臣無任

又

臣伏蒙聖慈以臣累上奏章陳乞休退特差中使傳
宣撫諭矜臣羸老察臣懇誠申以季秋之期當可露
章之請此蓋陛下仁深化育道廣生成必以當盛夏
炎燠之時非老者行役之際俾及秋杪使遂首李上

戴鴻恩感極以泣臣以附表奏謝別具劄子布區區
犬馬之誠臣無任

又

臣伏蒙聖慈特遣中使賜詔書丁寧撫諭以臣頻年
上章累求致仕前後敦諭已極重複都不體諒者臣
仰被宸旨俯稽兢惶深味聖言復增感涕緣臣年衰
位重已極滿盈福過災生日虞顛覆是以頻有干瀆
懇祈退閑今蒙恩旨令臣少爲遲迴且停來奏俟將
來郊祀禮成當有處分重言如天炳若星日臣之所
請休致今則有期更不敢繼上奏章喋煩瀆甫過嚴
禋恭俟俞旨臣無任

劉御藥回附口奏

聖旨以某頻上章求致仕前後敦諭已極重複都不
體諒者始初聞命深積兢惶然深味聖旨復增感涕
蓋某年衰位重深懼滿盈之災遂致頻有干冒今蒙
聖旨令某少爲遲迴且停來奏俟過郊禮當有處分
則某所請休致今遂有期更不敢繼上章煩瀆才過
郊禋恭俟俞旨

隨表劄子

臣元豐中犬馬之年七十八先帝憫其疲老許以退

休伏自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臨政起臣於林下
追赴闕庭仍俾平章重事昏老非才固辭不獲今已
三年有餘力所不支深慚尸素頻年請退竟未許從
臣今年事比元豐中又益老耄加之多病伏望聖慈
意許從懇迫之誠遂其退歸之志

又

臣以年過耄耋已具表并劄子懇祈休退茲者必望
聖慈矜從臣以羸瘠自京至洛六驛難以乘坐檐子
遠行切欲及此洛汴未凍間乘舟至洛稍得安穩伏
俞旨便可促裝臣無任懇切祈天俟命之至

又

臣近上章并累上劄子懇乞伏蒙聖恩頻賜詔書敦諭未允至誠緣臣年將九十固難任職但爵齒之高謂可表率多士而又德薄望輕不能鎮重風俗以此自度乃知素飡豈宜久處然臣之至懇切在乞身而歸得遂正丘之志共幸此矣伏望聖慈憫憐其誠早賜俞旨

又

臣近累上表章劄子請休致已竭精誠惟望聖慈矜憫早賜俞從今臣得於洛汴未凍已前乘舟而歸使

疲老免陸行之勞臣本欲入對軒陛口陳至懇又以腹臟未寧未敢趨朝候得請勉力入謝臣無任

又

蒙降批荅不允仍斷來章臣以詞情懇切累上奏章誠知煩瀆之過然臣衰疲不能任事惟望聖慈深賜矜憐必從其請遂其退閑臣無任

又 元祐元年二月

臣懇迫之誠已具累章上瀆宸聽念臣爵祿年齒皆極盈滿以致災疾嬰疾未平伏望聖慈特賜哀察仍乞不候批荅臣所上累表便賜俞旨遂得去位庶免疾顛以全衰朽臣不勝激切俟命之至取進止

又

臣歷觀前代輔相之臣勳德重望為時倚賴者及其老或病乞身以退時君憫勞矜老多遂其請所以全人臣進退之禮敦君父始終之恩如唐之房杜姚宋裴度輩可謂賢相時之倚重而宋璟裴度以老疾求退皆遂其請且云成人君養老之恩臣以非才不敢比於前賢徒以遭逢聖世忝竊過分又其年過耄耋必望聖慈矜憫許其退歸臣無任

又 元祐二年

臣自去年秋冬及今年夏秋以年老疲薾累上章乞退未蒙允許乞候興龍節後必望矜從今已經聖節上壽禮成伏望聖慈察臣懇誠許臣乞骸歸老臣不敢別具表章慮頻瀆天聽伏乞亟賜矜允臣無任

又

臣以衰老不任職事不避頻煩聖聽今遂已入劄子乞退歸丘園臣之情誠極於迫切緣桑榆之景晼晚鍾漏之期不永安能任重致遠惟望聖慈憫其疲薾乞與骸骨使遂首丘之望臣於私第日俟俞音臣無任

又

臣以衰殘久爾尸素貢誠懇乞歸林泉私居俟命未被俞音諸司以奉旨不接臣文字須至乞對口陳至誠必望聖慈濬發德音亟從所請臣無任

又 元祐二年

臣以衰老連年懇求休退近上劄子乞歸蒙聖恩賜詔未獲俞從愚誠迫切啓處不遑念臣新年八十三歲桑榆晚景固無幾何勉強疲癃誠難支久臣切以度之裴度一代宗工爽其膽年未七十曾乎章重事尚止留京師裁及百日遂得請而退如臣之歷薄忝冒聖恩至優極厚伏望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察臣危懇許賜退歸臣無任

又

臣伏蒙聖恩賜詔敦諭以御戎之策未有定議京東西河朔荐飢切在圖議臣切以太皇太后陛下臨御以來德澤霑洽人心歡泰兩堂哲輔皆陛下高選許謀猷納萬務畢舉而老臣昏拙則於其間一無禆補但勉強疲癃焉能支久伏望太皇太后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乞與殘體俾從休退旦暮之人豈復望丘園之樂臣無任

又 元祐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臣歲歷危誠上干宸聽伏念臣自熙寧元豐間累乞休致前後凡八九年蒙先帝哀憐許以謝事退歸林下曾未三歲伏遇皇帝陛下太皇太后臨御之始起自田里已逾八十累蒙詔旨甚嚴敦迫上道俾之平章重事弗獲固辭迨今四年尸素已甚矣自被命而來繼乞退歸前後章數十上未蒙矜允而臣年益篤老智力皆殫念然無補報萬一加之連年多病昏耄弗支近者兩上封章七具劄子再乞致仕天聽未回仍不許收接文字區區愚衷無以自達俛俛逾月復

過興龍誕節幸遂稱觴常諧得謝之期懇迫之情輸竭已盡臣今更不敢別具表章上瀆而況陛下眷留老臣前後恩禮已極亦不敢更煩詔諭伏望聖慈哀憫亟降俞音許遂退休激切之誠旦夕俟命

今年過明堂大禮累陳乞休退未蒙矜可尋奏乞候過興龍節上壽伏望聖慈矜憫疲癃早令休退

又 十二月十八日手劄子并上

臣昨過明堂大禮陳乞休致未蒙矜可尋乞候過興龍節上壽今已具劄子奏上伏望聖慈必賜允從

又十二月十九日

臣已具劄子奏乞解罷重任復致官政具述四年之間前數十上誠懇殫竭年過耄耋力難勉強揖蒙聖恩眷留前後禮意備至更不敢別具表章只乞亟降俞旨臣昨日入對面告聖慈激切之誠控陳已盡義無可留必望哀憐老臣曲垂矜允聽遂乞身之請俾全始終之恩臣見今居家日夕俟命伏乞並賜處分期於得請乃已伏望皇帝太皇太后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亟發德音特垂矜允臣無任

又十二月二十一日

臣已四具劄子陳乞致仕誠懇罄竭得請是期臣見今家居俟命日夕以覬仰惟聖慈必諒哀懇伏乞早賜俞旨臣無任

又十二月二十二日

臣近者累具懇誠再申前請乞解重任復遂退休并嘗入對仰叨聖慈罄陳悃愊伏蒙皇帝太皇太后察其至誠憫其篤老特降詔書俯垂矜允仰荷終始保全之賜實踰天地父母之恩奉誠諭言不勝感激臣前具奏聞俟至後月汴洛水通乘舟西歸今已恭依詔旨少留至二月上旬啓行欲望聖慈速賜降制處分臣今家居日夕俟命下入謝以叙感恩荷戴之誠

臣授命之後告謝正謝禮畢尚當數次入對方敢朝辭以盡犬馬戀主之誠兼正月假日甚多比謝辭禮畢已及春和伏望旦夕先降制命

又二月初五日

臣以羸老累乞退休伏蒙聖慈哀憐特降詔書許至春和當從所請今已春和日俟降制伏望聖慈蚤賜處分臣無任

又二月十三日

臣累乞休退已蒙聖慈矜許居家俟命今已累旬伏望聖慈蚤降處分況氣候暄和舟行便於羸老臣無任

乞蚤賜付外施行

此劄子不降出十五日降麻除兩鎮致仕仍加食邑實封

文潞公文集卷第三十四

文潞公文集卷第三十五

辭免

免充禮儀使至和二年

右某蒙差人送到牒一道為迎奉太祖皇帝御容孝明皇后聖容赴開先殿奉安奉勅差某充禮儀使伏緣某將及都門未經入覲兼未授新命即預相儀寔恐非便已具劄子奏乞改命大臣充使所有兼勅一道謹具送納中書

辭免公使錢治平四年

臣今爲進呈宗室公使錢文字蒙顧問體例臣因便奏陳樞密使帶節度使不當例受公使錢去歲曾具奏乞寢罷當時雖未蒙俞旨然臣必不可請受臣近移鎮永興軍又准宣接續支賜公使錢今檢到去年八月奏劄子一宗文字謹具進呈伏望聖慈許從寢罷非惟遂臣素志亦與粗革前弊稍為後法取進止

中書劄子熙寧二年十月

准今月三日詔中書門下二府者政事之出也維是一二股肱之臣日謨謀于廟堂之上皆朕所尊禮之顧其識豈有重輕哉伏覩仁宗實錄天聖時二府之相猶以其職高下定位則知往者不若今制之拘也今文彥博蓋朝廷之宗臣朕方倚以鎮撫之事雖用陳升之為宰相其令升之仍位彥博下以稱朕親賢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已降詔書如前

答詔劄子

右臣伏覩今月三日詔書宰臣陳升之位在臣之下者朝有著定國之彝儀尚容僭踰是紊綱紀況臣之孱薄安可克當願復異恩庶安孤跡兼考先朝故事止因曹利用而行臣本書生粗知禮節事出於怠決不敢從伏望聖慈特賜俞可

又

臣昨日奏乞班位在陳升之下及追寢十月三日詔命未奉指揮緣今日百官起居中書密院別班入殿即無妨礙自來日後赴常朝中書密院同班入殿若未得請即難以入班臣須至家居俟命伏望聖慈俯從愚懇蚤降俞旨取進止

今日進呈文字批欲再懇請久已日旰不敢留身

御批十月五日

卿兩朝舊德顧命元勳位右升之禮體甚順其勿過為謙抑以孤朕待卿之志兼已降詔旨來日不可不

入視事也

答詔劄子 十月六日

右伏蒙聖慈特賜手詔以臣累奏乞位在升之下及追寢十月三日詔命未被俞旨亟須宸翰誤獎臣以勳德令勿過為謙抑臣以謂忝備近司當守法度朝班之制不可僭踰蓋聖慈明有褒優在愚臣固非謙抑況茲禮例之起自於利用之初臣實畏之豈可當也必冀由軫天慈俯從人欲詔旨令來日不可不入視事臣今日即未敢隨班入殿已依禀入本院視事聽候俞旨

手詔

省所奏伏覩詔書宰臣陳升之位在臣之下者頗稷異恩庶安孤跡事具悉卿寅亮三朝周旋二府國之老舊望實素隆升之任用尚新甫登宰席原其雅意必欲推先是用斟酌禮文裁其宜稱發於朕志奚取常規蓋以褒異若成豈與利用為比卿謙恭久著於世何嫌往安乃居毋逆朕命所乞宜不允付某

答詔劄子

臣累具奏乞追寢十月三日詔命及乞依儀制立班在宰臣陳升之下至今未蒙俞旨臣欲何候陳升之正謝畢再具陳乞又檢詳儀制使相在親王之下宰臣在親王之上將來合班尤所不便伏望聖慈詳臣累奏班在升之下正朝廷素定之儀安愚臣所守之分區區之誠必其從可候敕旨

手詔 十月十六日

省所劄子奏臣累具奏乞追寢十月三日詔命及乞依儀制立班在宰臣陳升之下事具悉卿往事仁朝再為上宰予嘉德進服邇聯而固執謙撝屢形論請謂祖宗之故雖嘗以宮使而等差而朝廷之儀亦已下詔書而著定懇懇辭避至于再三勉從所請不

忘嘉歎所乞宜允付某

中書劄子 十月十九日

准今月十九日詔書中書門下朕惟國朝之制雖兵民分于二府然其委用者皆所謂執政之臣豈獨相樞密者以為使相邪朕嘗惑之故丙申之詔令文彥博班陳升之之上所以尊老成而均政體也今彥博數言於武臣之例非可同於親王之班有未便執謙慮損情有莫回予思罔然雖拒勿得其令中書門下如所請施行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已降詔書如前

乞免移判永興軍 熙寧六年七月

臣近蒙特降中使賜臣移判永興軍勑牒仍傳宣旨
以關中久旱慮人心不安令臣往彼安撫一道臣内
省衰拙何以克當臣以謂朝廷嚴戒邊臣不得貪功
輕舉致有釁隙若邊鄙別無事宜人情自然安帖以
至方田助役團結保甲皆非日下交切之務且令權
住及罷提舉常平之官一切委之提轉務從寛簡以
絶搔擾則關輔之民不止安帖亦可小康如此則吳
中復自可安撫關中不須愚臣異有委付伏望聖明
詳察取進止

再乞免移判永興軍

右臣近瀝懇誠乞免移判永興軍書伏蒙聖恩特賜
詔書敦諭不允所乞伏念臣以頹齡衰遲久當要務
聖慈矜憫乃許均勞假以近藩宴寛衰拙今才赴任
三城尋便就移京兆況關輔之重誠非衰老可當伏
望聖慈必賜矜察慎選才德付以分陝聽臣却赴河
陽之任臣無任

免兩鎮第一劄子

臣得進奏官報二十六日降麻制除臣兩鎮節度使
聞命若驚不皇啓處臣以愚薄遭逢聖明祿厚位高
日虞危溢陛下曲念舊物恩禮過隆苟義有未安則
禮當固避切有本朝以來名器至慎兩鎮之重親王
方授雙鉞之貴廢官不除臣豈敢貪天之功越本朝
之制覥顏不顧冒寵以居非惟於臣難勝寔乃為國
惜法伏望聖慈特假殊恩以全禮典令臣安分庶免
責言臣無任
兩鎮之重非庶官所授頃年韓琦罷相曾授兩
鎮亦不敢當伏望聖慈矜察即賜寢罷

第二劄子

臣近覩進奏官報制除臣兩鎮節度使臣即已具表
并劄子以臣之愚薄及於理必不可冒授乞賜寢罷

未蒙俞可臣伏念上荷聖恩過有優獎臣今不敢全
違恩旨乞祗授所加食邑實封即於老臣得安愚分
臣無任激切俟命之至
臣於前奏已具陳還兩鎮之重非臣庶可侵況
韓琦已不敢當今臣亦不可授伏望聖慈矜察
仍乞貼麻處分

第三劄子

臣於今月十一日再具劄子布露誠懇以兩鎮之命
上優至重愚臣決不敢當蓋恐自臣遂成體例臣亦
體聖意不敢全違恩旨祗乞授食邑實封兩鎮乞

復獲罷能伏望聖慈俯從所請臣無任

文潞公文集卷第三十五

文潞公文集卷第三十六

辭免

免節使請受曆頭 元豐七年

臣昨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制命依舊開府儀同三司河東節度使守太師致仕近准西京留府准尚書戶部符依元豐祿令出給到節使請料錢曆頭伏念臣遭逢朝廷久更重仕祿賜優厚叨竊固久本遂致仕尚以節使優賜實難當克欲望聖慈特賜指揮止用舊今以本官請受支給庶安愚令取進止

繳納文旁

臣昨准河南府給到致仕請俸曆頭一道却開坐見任使相則例并給到一月請受俸錢旁一紙臣必請所司錯誤不敢請領亦曾審問所司堅稱新條當然臣即時遂具奏陳以謂休致老臣不敢冒請厚祿乞依舊制致仕官請受日後本府被省符勘會往復遷延亦已半年今准河南府別給到依舊制致仕請受曆一道已令勾當人請領其前來出給到文旁即令繳納訖謹具奏聞

辭免男恩命 元祐元年八月

臣近蒙聖慈除臣男貽慶司封員外郎男居中充宗

正寺主簿仰荷大恩不勝感戴緣臣男貽慶自省郎
乞白波輦運到任方及半年男居中係臣陳乞西京
勾院皆以便於私計兼輦運司職事自可往來兩京
時得省覲所有上件告命不敢祗受已具奏乞寢罷
未奉俞旨謹再録奏聞伏乞蚤降指揮取進止

臣男勾當西京勾院居中以臣亡父某此月二
十三日私忌每歲就齋祭兼所給假滿今已先
次令發回本任臣於西京有居宅家廟歲時須
要人照管貽慶㒷因官兼遂私便才候臣一向
平復並令回本任

又

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以臣乞免臣男貽慶與
理轉運判官資序及男居中授宗正寺主簿不許辭
免尋再具劄子陳奏以貽慶近蒙聖恩賜金紫章服
今又特升資序恩命稠疊固不可當及授居中宗正
寺簿於臣私計不便並乞寢罷今再准尚書省劄子
奉聖旨依前降指揮不許辭免伏緣居中見任西京
勾院臣先以恩例陳乞切念臣家廟在彼今來若得
居中守任彼中就便主辦歲時享祀誠為私幸兼臣
即目見有兒孫四人守官在京於老臣左右不闕奉

緣其貽慶理任資序於義固不敢當所授居中宗正
主簿於臣私計實為未便伏望聖慈察臣懇切許遂
私志不冒天威不任戰越之至取進止

又

臣近准御批臣所奏劄子為乞免臣男貽慶居中所
授司封員外郎及宗正寺主簿已依所乞今却准尚
書都省劄子奉聖旨臣男貽慶與理轉運判官資序
居中不許辭免切緣貽慶本令隨侍臣至闕下入殿
日給伏蒙聖恩賜金紫章服無功賜服義不可當累
辭不從黽勉祗授今既許免郎官却歸本任又更蒙

特陞資序到任未久升陟無名必致人言俞不敢當
乞賜寢罷所有居中先乞西京勾院本為便於家廟
歲時主辦享祀今若授宗正主簿即於家私甚為失
所今日假滿已令發歸本任伏望天慈下從人欲臣
不任

臣位居師保任處台司當以廉退表率周行豈
敢冒竊過恩以致人言伏望聖慈矜察所有貽
慶居中所授恩命必不敢當

又

臣近再具劄子陳免臣男貽慶與理轉運判官資序

男居中授宗正寺主簿蒙封遂臣所上劄子准御寶
批居中以降指揮罷宗正寺主簿依舊西京勾院所
有貽慶依前降指揮不許辭免今来居中遂免宗正
主簿上感聖恩特賜從欲所有貽慶以近蒙恩賜金
紫章服今又特陞資序實以恩命稠重於義固不敢
受苟或冒竊必速人言是以不避斧鉞之誅再三干
冒天聽伏望聖慈察臣懇切特許寢罷此乃聖恩保
全老臣晚節取進止

又

臣近累具劄子陳免臣男貽慶與理轉運判官資序

及今月二十八日簾前面罄懇誠決不敢當今尚未
蒙俞可伏望天慈遂降指揮寢罷無任虔切之至[illegible]
若臣男到官日久自有勞效朝廷法當酬賞即
不敢辭

又

免明堂禮畢賜物 元祐元年九月

臣據本家指使報准諸司糧料院告示以臣近遇明
堂禮畢依宰臣例支賜銀絹衣帶鞍馬切緣臣久病
家居不獲陪祠赴宿衛所有上件支賜義難虛授伏
望聖慈特賜指揮寢罷取進止

又

臣近具劄子陳免明堂禮畢依宰臣例支賜銀絹衣
帶鞍馬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臣雖以久
病家居既不獲陪祠宿衛復叨恩賜實難虛受於義
決不敢當伏望聖慈特賜指揮寢罷庶安愚分取進
止

又

臣近以明堂禮畢蒙恩依宰臣例支賜累具劄子陳
免及今月二十八日簾前面陳誠懇今尚未蒙俞可
於義決難虛受伏望聖慈早賜指揮寢罷無任虔切
之至

又

臣近累具劄子及簾前面陳誠懇辭免明堂禮畢依
宰臣例支賜累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許辭免臣今
不敢屢違恩旨若全受即傷廉半給則有例臣久以
使相守藩在外雖不陪祠宿衛亦蒙依宰臣例給賜
一半臣今已令管請受給使人只依使相上宰臣
例請受一半餘乞回納左藏庫伏望聖慈聽可取進
止

又

臣近蒙聖恩以臣男貽慶陞理轉運判官資序及明

望太宰臣在病假不復陪祠宿衛依例錫賜臣累具
䟽辭終未蒙開可臣忝八軸自新知廉恥以表率縉
紳今若不顧義理貪冒恩賞寧免人言之責必貽禍
過之災所有臣昨陛資懇祈寢罷并臣經大禮支賜
只乞依例給半臣不憚再三之瀆欲祈天監察其誠
懇必賜矜從臣無任

臣以前件恩賜決知非宜必望聖慈從其所請
乃所以保全老臣晚節

免賜銀合 元祐三年九月

臣昨日奏劄子辭免御封所賜銀合今蒙批降聖旨
不許辭免臣伏思忝冒實難當授容臣候謝對日口
陳所以不可虛授之理伏望聖慈察其誠懇必賜追
寢謹奏

免差人內都知管勾葬事 元祐四年正月

臣以妻王氏身亡伏蒙聖恩特差勾當御藥院老宗
元傳宣問仍傳聖旨已差入內都知管勾葬事恩
眷隆厚必不敢當伏望聖慈特賜寢罷取進止

免致仕奏薦恩澤 元祐五年五月

臣伏蒙聖恩以致仕依條與五人恩澤外更特與一
名官伏念臣向者蒙聖慈過憫起於休退俾忝[illegible]
衡神竄分昏耗疲癃累章得請復還故棲天幸已甚
更蒙推恩固難當免臣有堂姪曾孫常去年明堂大
禮後曾奏乞恩澤以雖是本族同居之親為服紀已
絕尋別奏常之親叔安雅得假承務郎授命數月未
曾出官而身亡臣念其本房孤遺並未有得官者今
秖乞特授常一延下名目外其餘恩澤決不敢當伏
臣前時致仕已得恩澤於義固不可再授恩澤伏望
聖慈從其誠請取進止

又

臣伏蒙聖恩以臣致仕依條與五人恩澤外更特與
一名官臣即劄子奏陳以臣前曾致仕已得依例恩
澤今來於義不當再授更不敢陳乞止有堂姪曾孫
常一名去年明堂大禮曾用例奏乞以以服紀已絕
尋別奏常之親叔安雅得假承務郎不幸纔授命數
月身亡臣念其本房孤遺並無食祿者只乞時授常
一延下名目外其恩澤決不敢當伏蒙聖慈不許辭
免伏念臣寵祿過分私門蒙恩已多無補朝廷久自
愧負豈可更茲僥倖義實未安以難當免伏望聖慈
特賜允臣所請取進止

謝賜銀 元祐五年五月

臣伏蒙聖恩特賜銀五千兩即具劄子辭免不敢當
克尋奉御批不許辭免又蒙特降中使宣諭不允臣
不敢再三上瀆聖聽已祗受訖臣無任

再辭致仕恩澤

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文某致仕依條與五人
恩澤外特與一名官尋兩具奏陳臣前後蒙恩澤已
多不敢克當臣有同居堂姪曾孫常一名昨遇明堂
大禮奏乞推恩為服已盡礙新條不行別具陳乞常
親叔安排授假承務郎被恩之後不數月未經參選
身亡臣以常見今孤遺房下並無食祿者止乞授常

一近下名目外餘乞寢罷今再准尚書省劄子奉聖
旨文常特與假承務郎餘依前降指揮者臣無任感
恩荷戴之至所有臣今來致仕依條合得五人恩澤
累具辭免非以祇受更不敢陳乞上件恩澤謹具奏

文潞公文集卷第三十六

文潞公文集卷第三十七

辭免

免賜公使錢 元祐五年六月

臣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文某特依前任宰
相支破添賜公使錢仍令河南府管勾支用者恭惟
聖恩眷念老臣極為優異荷戴之深如負山嶽然自
來前宰相知判州府則有犒設軍兵延待賓客以其
本任不足故有添賜之名今臣以疲老蒙聖恩從請
得遂休致閒居西洛則無延客犒軍之理若授添賜
極是無名臣必不敢祇授伏望聖慈許從寢罷

又

臣近蒙聖恩特依前任宰相例支破添賜公使錢臣
以致仕退居里閭受賜無名乞行寢罷今准尚書省
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然臣伏蒙聖慈矜憫羸老
得遂退閒優賜無名不可冒受伏望聖慈必賜俞允

河南府申狀

西京留守司都廳准元祐五年六月四日尚書省劄
子文某劄子奏近蒙聖恩特依前任宰相例支破添
賜公使錢臣以致仕退居里閭受賜無名乞行寢罷
今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然臣伏蒙聖

慈矜憫羸老得遂退閑優賜無名不可冐授伏望聖慈必賜俞可謹奏六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河南府將所賜公使錢併本府公使庫收管應緣文某合用公使錢依例支用右劄河南府者右本府已帖公使庫收管去訖

又辭免公使錢

臣伏蒙聖恩依前宰相例支破添賜公使錢恭惟聖慈再軫老臣全為優異然臣以受之無名又無前例即所賜自臣為始更啓後人之例殊不自安累奏乞行寢罷今又准河南府公文奉聖旨令河南府將所賜文某公使錢附本府公使庫收管應緣文某合用公使錢依例支用者臣既遂休致即無合用公使授受之間誠不為便況臣閑居逸老脩然自適乃聖恩所賜餘年恩禮至厚又敕水不欲累於公私創開此例致後人攀援伏望聖慈必賜寢罷

進奨諭詔劄子

臣向以使侍中充樞密使到院後每歲依例支公使錢三分之一歲合支錢三千三百餘貫臣謂雖有舊例既無犒設所用終是無名竟不敢請累章遜紛蒙先帝從允賜詔奨諭今具録進呈

許免公使錢詔 元祐五年

擬某省中書准樞密院劄子奏御因進呈宗室公使錢文字樞密使帶節使不當例受公使錢今檢去年八月臣所奏劄子上進伏望許從寢罷事朕日月幾歲訪近輔而御因録先朝之奏草載辭舊府之公錢乃謂在外則有犒軍之常在內則無享賓僚之事傾敢受於私意願邀於縣官朕惟德盛者必約諸身計遠者必體於國故曾子輕其人之富何慊義之所在汾陽佐藩市之求衆謂忠之尤至勉從嘉舉重集褒懷所請已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允詔

勅省所劄子奏辭免依前宰相例支破添賜公使錢事具悉卿舊德元老弼亮四世勤勞帝室厥功茂焉朕諮謀始初復起自洛雍容大政亦與四年惓惓告歸誠請莫奪朝廷推尊禮之意有司職公養之錢而屢剡忱辭重開後比惟授受之恤有廉尚之風脩然燕居顧無㢈累節今當討義不忍違惇史善猷多殊內外永綏眉壽朕有賴焉所請宜允

答詔劄子

臣伏蒙聖慈依臣所奏辭免支賜公使錢者厚賜無

名因嘗避免大君有命得遂允從仍降詔音過獎稱
承至重榮幸無深臣無任

辭免男恩命

臣據西京進奏官李平狀申臣男貽慶除兵部郎中臣男及除集賢殿修撰閣命之初不遑啓處緣臣男各以解官持母服將欲服滿遽蒙朝廷特此優異除授退量不竊意難當克俟四月從吉合令赴闕躬自陳免謹先具奏聞

又

臣於三月三十日伏覩進奏官李平狀中蒙朝恩特授臣男及集賢殿修撰臣以恩出望外難以當克即特具劄子奏免允合本家從允今月十一日蒙朝廷降到詔命必不敢承受兼臣男及亦曰具狀陳免所有此身已送河南府收掌伏望聖慈早賜從允伏候進止

又

右某近蒙聖恩特授臣男某集賢殿修撰尋具劄子陳免伏蒙特賜詔書不允者臣竊以恩命過忝懼不敢當累具懇辭未蒙矜允亦承詔諭甚重戰越伏望聖慈俯從愚誠特賜寢罷兼臣男及亦再具狀陳免

次

又

臣近累具陳免聖恩除授臣男及集賢殿修撰恩命事伏蒙再詔書不允者切念臣向者起自退休再叨重任充位累歲訖無少補幸緊全度再遂謝歸甚貪厚恩自知無以塞責至於所得奏蔭恩例皆不敢當即蒙矜許今乃以臣謝事無辭可加而使臣男及叙進職名復此忝冒實難祗受兼臣男已累具辭免伏望聖慈深察至誠早賜寢罷取進止

又

臣男及持母服初除得遂西臺閑局以便養親極為優幸更蒙進職事出無名必不敢當伏望聖慈追寢進職之命必期得請

又

臣近累具狀陳免臣男及加集賢殿修撰恩命三奉詔書不許辭免屢煩訓諭恐懼不遑然義有未安不可輒已緣臣去歲獲解重任再遂退休日以居位無補不敢更當自得恩例[illegible]嘗懇辭皆獲命允今者臣男及叙還撰職復以臣致政無辭可加為名寔非臣之素願所以不避冒瀆再三必祈寢罷伏望聖慈察

臣懇款特賜矜從

又

臣男及所進職名決不敢祗受若臣男服闋之後任以繁難年歲之間稍有積效朝廷過推恩典謂之嘗所猶可恭授今則不然伏望聖慈特寢前命俾安遐分庶息人言臣無任瞻天俟命悚懼之至

又 元祐五年十一月

臣伏覩告命除臣男及集賢殿修撰知河陽者聖恩深厚感戴不勝切緣臣男已蒙假守洛郡於討使安極為優倖不敢辭避所有加職之命不緣績効恭冒過優實難祗受他日若因繁難任使稍著勞效敢固辭伏望聖慈特許寢罷取進止

臣男及已有奏狀辭免所加書殿之職伏望聖慈從允

又

臣以衰老致政居洛有子孫五人蒙朝廷優假並得西京差遣令便侍養臣以謂尸祿者過多遂及臣第七男及便近州郡俾之宣勞以報厚祿今蒙聖慈差知河陽並再除集賢殿修撰得郡既便加職難當尋奏乞辭免所加職名伏望聖慈未賜俞允臣以為因自乞郡仍加職名在於私誠實難當克伏望聖慈鑒其懇切許罷職名臣無任惶恐俟命之至

又

右臣近具劄子奏免臣男及所加集賢殿修撰職名伏奉詔旨不允者老臣無状久忝厚恩愚子何知繼叨寵命既難虛授須至固辭伏蒙聖恩特降詔旨曲加敦諭未賜俞從仰戴聖慈不任感荷惶恐之至謹具奏謝

又

臣男所加職名已別具劄子奏乞許賜寢罷

右臣以父子遭逢朝廷擢用寵踰涯分理合再辭伏蒙矜降詔書未從所欲仰荷聖眷俯激愚衷臣無任惶悚之至

又

臣向以休致居洛子孫五人並除洛中差遣臣以尸祿者過多不遑啓處遂乞第七男及補郡自試尋蒙恩旨加河陽并再除集賢殿修撰得郡已便加職難當尋再乞辭免職名屢蒙賜詔不允在臣子孫之分尤不遑安伏望聖慈許罷職名必若年歲之間治郡稍有成績或委繁難臨使朝廷因而推恩敢不祗受

臣無任懇切之至取進止

賜馬詔書 元祐六年七月

勅某省熙河蘭岷路奏據溫溪心差蕃部青宜除囉阿角四以蕃書詣范育欲以騮騣騸馬一疋送與卿事惟我宗臣名震羌落狼心馱舌知畝厥誠朕以張爰拒羌之獻不如旅獒昭德之致已勅邊吏荅賜所直其馬今以賜卿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奏狀

右臣伏准今月三日蒙賜詔書以熙河蘭岷路奏據溫溪心差蕃部青宜除囉阿角四以蕃書詣范育欲

以騮騣騸馬一疋送與卿事已勅邊吏荅賜所直其馬今以賜卿臣勘會舊例邊帥在任蕃首或有獻馬並以官物優荅其直其馬納官臣今蒙聖恩以馬賜臣實恐有異故常特降新例臣决不可受伏望聖慈特賜寢罷已行之命謹具奏聞

賜到荅詔

勅某省所奏伏蒙詔書溫溪心欲以馬一疋送與卿以勅邊吏荅賜所直其馬今以賜卿臣恐有異故常特啓新例伏望特寢已行之命事具悉種羌献誠屈我大老雖異康侯蕃庶晝日三接以彰褒寵勳德者聞四夷兹豈故常溪煩謙遜所請宜不允

熙河蘭岷路經略安撫使司公文准元祐六年七月二日樞密院劄子熙河蘭岷路經略司奏據溫溪心差蕃部青宜除囉阿角四賫到蕃字稱溫溪心文字上告熙州經畧使范龍圖東京有箇文相公自家如今獻送騮騣騸馬一疋告龍圖好生照管將馬疾早送與文相公去下本司看驗得係騮騣騸大九歲已送蕃部司餵養伏乞朝廷詳酌指揮候勅旨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范育依例估價以物作朝廷指揮回荅仍修寫蕃字送溫溪心馬以准朝廷指揮差人押

管送與文相公去也所有馬仍令學士院降詔賜與文某令劄付權發遣熙河蘭岷路經畧使直龍圖范朝奉指揮差人押送太師交割准此右勘會本司近差管勾河州西原堡左班殿直李震管押拂林國般次赴闕已帖李震因便管押上件馬一疋赴致政太師衙送納去訖伏乞照會收管

奏狀

臣以西蕃溫溪心送馬一疋與臣蒙朝廷支賜馬價與溪心及蒙降詔賜馬與臣令熙河經畧司報知溪心臣以事異故常不敢受賜奏乞將馬納官蒙再降

詔書不允臣今以事小不敢頻有煩瀆冒詔命祗受
已別具表謝次

文潞公文集卷第三十七

文潞公文集卷第三十八

舉官

舉李綖皇祐二年

臣昨准例奏乞國子監直講李綖改官簽書許州判官公事准中書劄子奉聖旨李綖與權忠武軍掌書記候一年與改京官者臣於李綖本非素舊采於衆議謂有文行曾應制舉久為學官輒露奏章乞除幕職於臣竊知人之美為國有育材之漸今綖自太學講官權授外郡掌記誠似屈其資望切慮綖以學職更例更須二年改官或聞自例自學官奏辟皆得改

授合入京官並近歲陳執中奏辟翰真卿充陳州通判亦以校外限未滿特授集賢校理伏望聖慈以綖在太學歲久文行為衆所稱特賜改轉合入京官簽書許州判官公事如改轉後本官犯正入已贓臣甘同罪取進止

舉陳湜

臣奉勅差充永興軍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切見太常博士陳湜久在河東陝西差遣深曉邊事官政欲乞差本官管勾永興軍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司機宜文字只理本官令人差遣資序占收進止

舉馮詰任允孚

臣奉勅差充永興軍一路都部署兼置制秦鳳路軍
馬司公事緣秦鳳日近頻有番界事宜須藉經諳本
處事體方幹官吏逐急差使一臣切見屯田郎中馮
詰曾任秦鳳路都監及通判秦州首尾六年並任朝
廷指揮令管勾番部公事深諳秦州東西路番情邊
事本官見合入知州差遣臣欲乞差充秦鳳路置制
司當公事並不妨本官待闕差遣亦與僥倖只供公
邊置制稍有倫序却令發赴本任一臣切見太常博
士任允孚自慶曆三年差管勾秦鳳路經略司機宜

文字及通判秦州至去方年替在彼十年深諳事體
臣今欲乞差本官管勾秦鳳路置制司機宜文字右
取進止

舉邵叔元

臣切見三班奉職李昌來臣處公參云奉宣差權秦
州伏羌寨監押切緣伏羌是秦州西路最大城寨控
三都谷文盈關兩路自來屯兵之處及體當西路事
宜全藉得力寨主監押並向來多近上或帶職班行
充寨主今本寨主是殿直謝宥又差李昌權監押從
不能彈壓番族公事臣勘會秦州三陽寨押監缺官
邵叔元在秦州差遣十餘年深諳彼處番情邊事兼
有心力欲乞就差邵叔元充伏羌寨監押勾會東路
治坊寨監押已及二年却乞差李昌權治坊監押取
進止

舉曹弼

臣切見秦州隴城寨監押侍禁曹弼好人材有膽勇
方略在秦州差遣首尾十年深諳邊情今欲滿替勘
會秦州遠寨在西路極邊慈寨主井寶臣自到任
三年有餘欲乞就差曹弼充寧寨主取進止

舉張度

臣切見自來節度使赴任例奏薦得門客一名今有
大學進士張度孫寔有文行曾經省試下第在臣門
館多年況近制奏薦門客更不理選出官張欲乞特
賜一試銜名目取進止

舉孟辦

臣切見提舉北京金新堤職方員外郎孟辦文學中
第廉幹在公恬於進趨雖然有守加以素負才武頗
懷忠義曾有臣知其所能舉換右職伏望聖慈許召
赴闕量其人材特賜擢用

舉楊宗誨

臣切見右騏驥副使楊宗禮頃自廣南知州安撫都
監因言馬政先朝特召爲郡牧都監到任已及三年
備見勤幹兼勾當右天廄坊充孳生馬監漸有倫
叙欲乞留宗禮再任藉其經度庶有成効取進止

舉錢長卿

臣等奉聖旨選舉官兩員與上存顧臨編修經武要
略刪定諸房例冊及令本院都副承旨提舉臣等切
見著作佐郎錢長卿大理寺丞劉奉世各有學術勤
於編綴欲乞差充本院編修經武要略刪定諸房例
冊官取進止

舉李端卿等

臣切見權河北監使周革近丁憂去職本路馬政方
有倫理切要素知牧事之官相繼整齊切見郡牧判
官李端卿累經本司任使詳知坊監利害兼資序已
深乞差充河北監牧使兼覬都官員外郎都水監丞
張□處事精敏乞差權監牧判官如逐官向去職事
曠敗臣甘妄舉之坐取進止
近知李端卿以家貧累重累乞外任都水監內
外丞額外員數甚多必可減那此一員

舉劉庠熙寧六年六月

臣切見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府劉庠向爲諫官屢
陳讜議累經外任咸有美稱今領太原一道緝治兵
防拊綏夷狄紀綱振舉人情悅服臣雖謬領河東與
庠義切聯事知其善狀理合薦論伏望聖慈特與不
次升擢仍令再任新貴方面得人朝廷增重取進止

舉范純仁同年七月

臣切見工部郎中直集賢院知和州范純仁名臣之
後世誦其家忠義不回華流推服伏望聖慈召還禁
近以備訪問必有正議仰裨聖政取進止

舉王大方同年七月

臣切見供備庫副使安肅軍駐泊都監王大方勳臣
之後敏於從事累經繁使悉有美稱臣今保舉堪充
升擢任使

舉徐保仲同年七月

臣切見供備庫副使徐保仲累更邊任熟曉兵政廉
良謹厚不憚勤劇見任江南東路駐泊兵馬都監將
欲任滿伏望聖慈就差充河陽兵馬鈐轄替王臨滿
闕

舉呂公懋同年七月

臣切見都官員外郎呂公懋秉心堅正涖事精敏勤

職要分衆諸滯淹伏望聖慈特賜不次非擢任使
舉蘇液同年七月
臣切見著作佐郎蘇液才識明敏性行剛果昨在樞
府供職尋以學業去宋衆謂非卑宜下寮伏望聖
慈特賜陞擢任使
舉張利一熙寧六年六月
臣切見皇城使達州刺史衛州鈐轄張利一文吏達
任深曉事機求之當流不可多得昨在雄州以不約
束屬吏致引惹生事原情實非己事然而料度虜情
應答邊機亦有倫理故北人頗憚而愛之今降為散

官內還問職北虜頗得其言遣人深惜其去伏望聖
慈體察早賜牽復知邊要州軍取進止
舉李師錫熙寧五年七月
臣切見河陽通判李師錫才資樸茂處事幹勤前為
陝西轉運判官深曉鹽馬之法切聞以議論寡合託
以慢公非時替近又以前任按察之誤與轉運使
一例降官原情頗輕降奪差重伏望聖慈體察早賜
奇復取進止
舉蘇轍熙寧六年六月
臣今復蒙聖慈從欲均逸便藩當求特才助宣邦教
切見權留守推官蘇轍博通經術深知治體見任懷
州州學教授如臣所舉不如狀及犯正入己贓甘當
同罪取進止
舉河陽累有前例奏差學官近向經奏留教授
陳安民再任乞後奏充國學直講本州見今闕
官
舉高惟幾慶曆年
臣切見益州路提點刑獄高惟幾材幹明敏長於治
繁臣頃任河東都轉運使惟幾通判麟州用兵之際
供意百端悉能應辦昨任益州路轉運判官日適值

歲飢臣在益州乃先勸誘人戶發粟賑濟遂請高惟
幾出巡外郡勸誘人戶出粟一如益州之法甚濟飢
民續狀可獎其高惟幾伏乞朝廷特賜陞擢任使以
勸勞吏如經擢用後本官犯正入己贓臣甘同罪取
進止

文潞公文集卷第三十八

舉官

舉楊文舉

臣切見利州路提點刑獄楊文舉廉勤幹敏前年利州路大飢臣累牒本官體量救濟備見用心集事以致流民不致重困伏望朝廷特賜旌獎陞陟任使如經擢用後犯正入己贓臣甘同罪取進止

舉田瑜

臣切見益州路轉運使田瑜才識通敏自到本路歲月未多而辦集財賦更張弊原皆有倫理今臣保舉堪充陞陟任使如經擢用後犯正入己贓臣甘同罪取進止

舉李九言

臣切見太常博士李九言明經登第學術精深施行爲政動有規法前任益州通判益州通值歉歲與臣協力賑濟飢民備見績効今已得替到闕切緣益州通判待替舊例皆有陞陟差使近因臣僚奏授益通判遂停舊例止得循資而九言之職勞未錄首爲新制所限伏乞朝廷體察特賜陞陟任使或求其學術任以檢討之職如經擢用後犯正入己贓或舉不如狀臣甘連坐取進止

舉張掞等

准勑節文令臣限一月內舉官三員於通判內舉成資以上一員充知州者

臣切見秘書郎通判永興軍張掞文學政事輩流所推薦兩任陝西通判並有聲稱臣今保舉堪充知州張掞不是見任中書樞密院及臣之親戚兼歷任中並無贓濫及私罪情理重者如經朝廷擢用後若贓汙不理苛刻害民臣甘當同罪謹具狀奏聞

臣切見太子中允知汾州平遥縣陳逵文行純懿政術詳敏臣今保舉堪充通判其逵不是見任中書樞密院及臣之親戚歷任中並無贓濫及私罪情理重者如經擢後若贓汙不理苛刻害民臣甘當同罪謹具狀奏聞

臣切見秀州華亭判官鄧中畏性公直於幹廉臣保舉堪充京官知縣其鄧中不是見任中書樞密院及臣之親戚歷任中並無贓濫及私罪重者如經擢用後若贓汙不理苛刻害民臣甘當同罪謹具奏聞

舉蓋平等

臣近准勑保舉通判永興軍張掞充知州今准

中書劄子為張揆令任永興軍通判當知州議
以奏聖旨依得替與試令臣依勑別舉官聞奏
者
臣切見國子博士通判并州孟平久於從政素有能
聲臣保舉堪充知州其孟平下是見任中書樞密院
及臣之親戚兼歷任中並無贓濫及私罪情理重者
如經朝廷擢用後若贓汙不理苛刻害民臣甘當同
罪謹具奏聞
臣切見屯田員外郎通判廣州張譔累更任使素有
聲稱臣今保舉堪充知州其張譔不是見任中書樞
密院及臣之親戚兼歷任中並無贓濫及私罪情理
重者如經朝廷擢用後若贓汙不理苛刻害民臣甘
當同罪謹具奏聞

舉張宗益治平二年
臣切見湖北轉運判官都官員外郎張宗益學識精
深議論宏博治官為政所至有聲臣今保舉堪充臺
閣清近之職所舉不如狀臣甘謬妄之坐
舉趙士宏
臣切見駕部員外郎知永州趙士宏識慮詳明敏於
從政試以繁劇必能幹濟臣今保舉堪充陸路繁難
任使如所舉不如今狀臣甘謬妄之坐
舉姚復治平二年十二月
臣切見大理寺丞姚復學政精勤臨事幹敏士檢端
愨為衆所知臣面奏充掌機宜文字備見其能伏望
聖慈特賜召試出身如經擢用後所舉不如狀甘謬
妄之坐
舉楊遂治平二年
臣切見絳州團練使楊遂出於行陣累有戰功歷軍
廂主落權涇原州總管及沿邊都巡檢使頗有績效
兼年齒方壯臣今保舉堪充管軍及邊上重難任使
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臣甘連坐取進止

舉張揆治平四年二月
臣切見龍圖閣直學士張揆議論堅正器識周通先
朝侍讀學士揆之弟學優博有兄之風臣今保舉堪
充經筵之職如所舉不如狀臣甘誑妄之坐取進止
舉劉航同年月
臣切見屯田郎中白波都大提舉輦運劉航駕部員
外郎提舉在京倉草場李希逸知永州池部員外郎
趙士宏並才術優長臨事精敏臣今保舉各堪充陸
擢繁難任使如所舉不如狀甘當同罪取進止

舉魏沂（治平二年）

臣去年夏奉制求興學奏辟河南府伊闕縣主簿魏沂就差充京兆府學教授未到任間臣被召赴闕沂已經流內銓投狀情願更不赴任在銓祗候注官勘會沂自嘉祐八年登進士第初任河南府伊闕縣主簿歹十箇月以臣奏辟罷官不成考第近知改註真定府戶曹參軍猶待遠闕伏緣本人久預太學生員衆所推其學業臣今保舉伏乞朝廷改注沂西京或南京國子教授差遣免致久罷官守妨廢資考足以補廣學業訓勵生員

舉任逵（熙寧四年正月）

臣切見都官員外郎通判鄧州任逵賦性明敏臨事精詳臣今保舉本官堪充陞陟繁難任使如擢用後犯正入已贓及不如舉狀臣甘當同罪伏候進止

舉賈青

臣勘會永興路安撫司所管棣州素號劇郡兼有第十六將官兵彼駐劄近聞知州虞部郎中張呂期奏乞宮觀差遣今切見通判大名府庫部員外郎賈青久歷事任才用周敏伏乞朝廷就移青知棣州所貴繁劇得人如朝廷擢用後不如舉狀乞犯入已贓臣甘同罪取進止

又

臣近奏舉通判大名府庫部員外郎賈青知棣州令闕朝廷以別差下人臣勘會博州知州士休復到任已及二年以上緣本州係居黃河堤岔合係舉官去處頃所管就糧諸軍不少全藉得人臣切見賈青久歷事任才用周敏伏乞朝廷就差賈青知博州候士休復任滿日交割勾當所貴繁劇得人如蒙朝廷擢任後不如舉狀及犯入已贓臣甘同罪取進止

舉范祖禹（元豐二年二月）

臣切見奉議郎編修資治通鑑范祖禹文行操守爲衆所推臣曾論薦堪文館任用臣以謂古之用人必問其器能如祖禹之才實堪文館任用伏乞檢會前奏特賜任使取進止

舉高紹庭（元祐元年七月）

臣切以故相富弼直道遠猷昌言致主始終一節華夷具瞻向與王安石同在中書議論趣向不合義難共事乃請出藩遂不待年亟求致政閑居十餘不幸亡歿今聞配享神宗廟庭公論極爲允愜今弼之子惟紹庭一名監中岳廟伏望聖慈以今來配享乃推

恩禮於彌之子孫更賜優加錄用取進止

舉孔文仲等 元祐元年十月十七日

臣切見朝廷近置館閣職名修復祖宗育材養士之法詔許大臣各舉所知三人以充其選仍立法以秘書省官任校書郎二年正字四年並除校理伏見禮部員外郎孔文仲丞廉制舉學行純正兵部員外郎葉祖洽熙寧初進士選首於今二十七年學術幽深衆所淹滯比部員外郎錢長卿詞藝精敏問學該通先帝嘗令撰高麗書未稱旨遂蒙獎拔三人皆曾任秘書省校書郎偶於未復館職以前就遷省郎不該新制緣逐人各在先朝已經柔擢備秘府文學之任宜在今日之選新條試職之人京官以上並除校理今來逐人已係省郎欲乞詳逐官資地比附各除充館閣近上職名取進止

勘會復館職新制以前曾任秘書郎者止有此三人今後即無人援例

文潞公文集卷第三十九

文潞公文集卷第四十

舉官

舉胡宗炎

臣向於元豐七年內曾奏舉朝散郎將作監丞胡宗炎石臣之後詞學登科乞朝廷特賜陞擢至今未蒙收求入今已年滿得替向在本監累經朝廷大功役以節材料宣力甚多備見勞能伏望聖慈特除充省府[illegible]以[illegible]使取進止

舉溫俊乂 元祐二年

臣切見朝請郎前監左藏庫溫俊乂廉勤公幹昨監國祭不避叢怨嚴行精辨但以孤立人鮮知之伏望聖慈令三省檢其履歷特賜陞擢任使

舉宋匪躬

臣切見承議郎宋匪躬名臣之後能世其家博學多聞習知典故伏望聖慈令三省詳其家世所履歷特除秘書校書檢討之任

舉丁欽臣 元祐元年

臣坊會太僕寺近准朝旨通領外監牧司依舊都牧司職事本寺少卿高遵惠目近丁憂只有少卿李周一員差往諸路相度見闕長貳管勾寺事切見工部

郎中王欽臣曾任郡牧判官并提舉陝西買馬又充
駕部郎中練習馬政欲乞差充太僕少卿須高遵惠
闕緣本人曾任陝西轉運副使兩任省郎資序已深
兼其人素有文學仍乞除一館閣職名充上件職事
庶自下使有近官修復馬政取進止

又乞九明

臣近以太僕寺闕官總領內外監牧事奏乞差官填
闕值累日期明堂大禮齋祠中未奉聖旨今來本寺
即日闕官治事欲乞檢會臣前奏早賜處分取進止
所有初二日奏劄子恐齋祠中未聖覽今更別

繳進呈

舉楚建中等

臣昨在西京蒙聖恩差勾當內東門梁惟簡賫賜臣
手詔曲有諮詢臣勉竭愚慮上對仍詢及臣之所知
賢才亟當論薦用副聚求臣當時粗舉三人應詔以
久在外藩後來新進少所知識容臣博訪續具奏陳
臣今蚤延和殿進對蒙聖旨更有薦論令進入文字
來今有續具在外臣僚皆是已試有効可以因其所
能而任之伏乞聖明更賜采察

一正議大夫天章閣待制致仕楚建中雖年愈七
十精力強明累任重路轉運使及三司判官副
使環慶真定路經略安撫使在京主判衆司皆
有風績

一中散大夫直龍圖閣知滄州李之純累任運轉
運使忠厚淳正頗有時譽

一河北提點刑獄虞義問中正有守恬於進趨頗
有學識善議論通時務

一知秦州龍圖范育曾為言事官頗有學識議
論不屈

一河北轉運判官趙純中正有守嘗以公事點降

衆謂理直終不自明搢紳多稱之

一知懷州朝散郎黃景學行敦篤有古儒士之風
可備勸講之職

右謹具奏聞謹奏

又

臣於去年六月中曾入劄子應詔續舉官六員今聞
多已施行內一員前知懷州黃景未見施行問得中
書言未見文字切慮遺墜不達輒敢錄元劄子進呈
其黃景伏望聖慈采察特賜擢用取進止
今月已曾面奏奉聖旨令別進劄子

擧杜訢箚 元祐二年二月

臣伏以近者奬恬退之士抑躁競之風切見衛尉少卿杜訢賢相之後能世其家久歷省府之任素有老成之稱太僕少卿李周恬静有守常官不挠向為監司以直道被黜又安閑職宣德郎楊國寶安貧守道恬於仕進器識深遠才力有餘雖近除太常博士未盡其才試太學博士品太臨強學篤行有古儒之風杜門十年以講學自樂經術通明聞譽夙著雖蒙召貢太學以親嫌未極其用以上四人伏乞特賜擢任取進止

擧唐義問 元祐二年五月

臣切聞就差河東轉運副使唐義問知荆南緣荆南帶湖北一路都兵鈐兼統押近界蠻夷地望重於湖南又聞廣西蠻人潜結荆湖西路蠻首作過極要彈壓今来唐義問只以近下散官知荆南慮事體不重兼近有謝麟自知邠州移知澶州帶直秘閣兼均以秘書少監知荆南帶直龍圖閣從来體例甚多伏乞朝廷特與檢會諸例今唐義問兼多館閣職名知荆南所貴夷夏稱呼有所增重方面事體取進止

擧張守約 元祐三年三月

臣切見東上閤門使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張守約累經陝西任使熟知邊事深曉兵政但以忠勤孤直進身不苟今雖年過七十精力甚強而官止横行使額欲望朝廷察其人材履歷特賜擢充正任以奬久勞

擧邢佐臣

臣切見在藏庫副使定州路鈐轄邢佐臣累經河北河東任使深曉邊事熟諳軍政頼以忠義自任不可求進今年過七十精力強明尚權諸司副使伏望朝廷察其履歷人材擢充正使兼帶遥郡以奬忠義

擧包綬 元祐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臣切見故樞密副使包拯身備忠義秉節清勁直道立朝中外嚴憚先帝以其德望之重擢為輔臣未盡其才不久薨謝擧朝痛惜之今其子綬見任宣義郎簽書濠州判官能世其家恬静自守不苟求進士人稱之臣伏見近奬用劉敦夫呂由誠皆以其父呂誨劉庠之故如包拯之後惟綬一身孤立不倚臣以謂宜蒙奬擢以旌名臣之後取進止

擧張雲卿

臣切見蔡州真陽縣尉張雲卿素有學行清介自守

安貧守道未嘗苟求雖進三舉晚霑一命至今滯之
兼雲卿通經博古欲望特除一西京學官必能表帥
諸生亦可敦薄俗取進止

舉尹復奏 元祐四年

臣切見同五經出身尹復淡素有鄉行頗深儒學累
有公卿薦論及蒙朝廷旌賁前歲科場本州又以經
明行修薦其二人於朝廷去年復奏殿試為第一名
其弟復性充第二名今又聞本路監司奏復奏乞充
宣聖廟教授闕考其行實極稱其任伏望聖慈特賜
依奏差充庶使闡揚鄒魯之素風欽承周孔之聖教
取進止

文潞公文集卷第四十